

53-73卷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三

K214.3
4



九月周更以九月為社

冬十月周建兵擊吐蕃取四鎮初王孝傑據此新從劉審禮擊吐蕃與審禮敗沒歸朔方後竟得歸由是知吐蕃虛實

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于聞諒斂碎葉碎葉四鎮名四鎮救以孝傑及阿史那忠節將兵擊破吐蕃復取四鎮遂置安西

都護于龜茲發兵戍之

周武氏殺豫王妃劉氏

戶婢圍兒為武氏所寵信有憾于皇嗣乃詣皇嗣妃劉氏及德妃竇氏元宗時德妃與劉氏皆寵嬪詎意武氏知之

瘞于宮中莫知所在德妃父孝德為周州刺史有女為故吳國妃母武氏所害武氏因請殺德妃而殺其母武氏後手相校之以有功殺日並我與德妃人永不死解脫情婦史亦有功故定有功德妃以無罪李昭德有功內實是德妃當殺令史以白有之小遞軒佳聖人之大德武氏欺也由是德妃得咸反者功亦餘名唐李昭德之孫詩李昭州隴門人

周制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 時政記自此始從姚瑒唐憲宗時之請也

聖十年周武氏長春正月帝在虜州

周以專師德寶重事 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第

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慨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汝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

高而不洗者不自有正過矣而矣事且以自表德之其師德之宜都德矣

怒矣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

周殺其尚方監裴匪躬 匪躬坐私謁皇嗣廢斬于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武氏命來俊臣鞠其左

右左右不勝其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安金藏長安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出皆武氏聞之

令舉入官使割納五臟以棄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武氏親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傳推皇嗣

由是得免

三月周侯思止以罪誅 時禁人間錦思止私蓄之李昭德按之杖殺于朝堂昭德李昭德之子昭德李昭德之子昭德李昭德

夏五月隸州武定府定州山東河溢 流二千餘家

秋九月丁亥朔日食

周武氏自號金輪聖神皇帝 作七寶金輪置之殿庭

甲子年周武氏長春正月帝在虜州

三月周以僧懷義為朔方道大總管討突厥 先是突厥可汗骨篤祿死其子幼弟默曷自立寇靈州武氏以僧懷義為總管討之

懷義未行虜退而止

夏五月周武氏加越古之號

五臟皆出但無腎僅存雖有良醫不能復生而使之復生於理也



大呼求至督漢米及粟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受威營城中無論其險者

吐蕃遣使請和 吐蕃遣使請和親武氏遣武衛參軍郭元振檄州制賊人

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所請如此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占土地欲為邊患則東侵北涼豈肯規利乎萬里之外

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為斷不可許當以計緩之

子孫成單頤和親欽陵利子統兵不欲歸款若國家嚴發和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斯亦疑

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武氏亦深然之

冬十月契丹陷冀州周以狄仁傑為魏州刺史 契丹手肅忠死孫萬榮代領其眾突厥默乘間襲沙漢虜蓋忠萬榮妻子而去

萬榮收合餘眾攻陷冀州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制起狄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畏契丹奔至悉驅百姓入城繕守備仁傑至

悉遣歸農百姓大悅

周以姚元崇許元之為夏官侍郎 時契丹入冠軍書填委夏官郎中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武氏奇之擢為夏官侍郎

周以徐有功為殿中侍御史 武氏思徐有功用法平恕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達近聞者無不相賀

史劉思禮譟反告宋俊臣 俊臣先使河州參軍名為合官 使上變告之武氏使河內王武懿宗兄社稱推之懿宗中令思禮廣

引朝士許免其死于是思禮引平章事李元素 元素之職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咸獲誅之親舊連坐流竄者十餘人俊臣由

是復用而頌亦以此得進

周以張易之 張易之 張昌宗 張昌慶 兄弟 為 殿中 侍 御史 易之 昌宗 易之 少年 美姿容 太平公主 薦之 入侍 禁中 皆得 幸于 武氏 常

傳朱粉 衣錦 繡裳 賜 不可 勝 紀 武承嗣 三思 懿宗 宗 是 嘗 晉 卿 詔 韓 皆 候 其 門 庭 爭 執 鞭 撻 謂 易 之 為 五 郎 昌 宗 為 六 郎

十四年 武氏 神 春 正 月 帝 在 房 州

二月 周 立 突 厥 默 啜 為 可 汗 默 啜 請 為 武 氏 子 并 為 其 女 求 婚 武 氏 遣 閭 知 微 萬 年 人 立 田 歸 道 會 之 子 冊 拜 默 啜 為 遼 善 可

汗 知 微 見 默 啜 舞 踏 歸 道 長 揖 不 拜 默 啜 因 歸 道 將 殺 之 歸 道 辭 色 不 撓 乃 捨 之 但 留 不 遣 知 微 萬 年 人 立 田 歸 道 會 之 子 冊 拜 默 啜 為 遼 善 可



姑姓字之上者  
李誠性可仁  
之其誠曰仁  
德澤天下之  
以爲張本云  
復唐依本統  
之權及將軍  
八十使不及  
而其事亦奈何

事況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宜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武氏名還廢陵王武氏意稍痛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  
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武氏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吉項與張易之昌宗  
為控鶴監供奉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龍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瑊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  
何不勸立廢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承問屢為武氏言之武氏乃託言廢陵王有疾遣  
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詣行在承嗣快悅遂發病死

秋八月突厥默啜寇雋州今陝西定州武氏命武承嗣之子淮陽王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為妻復遣問知微

費金帛巨億以送之延秀至突厥默啜謂曰我欲以女嫁于武氏兒邪我突厥世受李氏恩李氏盡滅惟兩兒在我今

將兵輔立之乃拒延秀以知微為南面可汗言欲使之去唐民也發兵寇雋州移書數朝廷曰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

小姓門戶不敢圖冒為婚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武承嗣之謀

周以秋仁傑兼納言 武氏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武氏喜曰卿足繼祁奚矣

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為帥應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

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突厥盡殺所掠趙定男女屬餘人而去仁傑將兵追之不及

周以蘇味道趙州人同平章事 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摸棱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棱

冬十月周以秋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 時河北人為突厥所驅迫者散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自食蔬糲禁其下不得侵擾

問制從之仁傑于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迫者悉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自食蔬糲禁其下不得侵擾

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周閣知微伏誅以田歸道為夏官侍郎 默啜縱知微使還武氏命磔于天津橋南使百官共射之夷其三族擢歸道為夏官侍郎

甚見親委

十一月周以豫王旦為相王

周置控鶴監丞等官 控鶴監率皆嬖寵之人頗用才能文學之士田歸道李迥秀

半千州全解人以參之半千以古無此官諷罷之遂行昔左遺

大辭授

大辭授

大辭授

大辭授

大辭授

大辭授

二十六年 武氏正月帝在東宮

吐蕃贊普

仁降周 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尚幼論欽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略諸胡畏之欽陵居中東政諸弟推兵分隊南面

帝及武攸暨太子等皆于明堂

明堂銘之鐵券

秋八月周以王及善為大高左相

留為內史及善雖無學術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之禮及善屢以為言武氏不悅謂及善曰

為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武氏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

河漢源流

周以章嗣立 嗣立兄承慶 為鳳閣舍人以疾去職 嗣立時為萊蕪令 武氏召使代之

武氏以

口怨宗短小 儀儀現 武氏由是不悅 曰頃在朕前 聽諸武混其時 詎可倚邪 他日頃奏事 方援引古今 武氏

不厭則 越其首 揭之 不厭則 則其喉 太宗壯朕之志 今日御坐 手朕之首 邪頃皇 皇胡諸武 同共發其 弟官 官事由是 坐貶

武氏以

武氏以

武氏以



十二月周同平章事陸元方字元方罷 武氏問元方以外事對曰臣備位朝宰相有大事不敢不以聞人間細事不足煩聖聽  
旨意元方為人清慎所與者皆朝士 武氏曰元方每有老婦之元方  
十七年武氏久春正月帝在東宮

夏五月己酉朔日食 六月周以張易之為奉天令 武氏政控鸞監為奉宸府以易之為令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昌宗欲博詢諸又令易之昌宗  
與李嶠等修三教珠英于內殿以掩其迹武三思奉昌宗乃王子曾後身武氏使衣羽衣坐木鸞于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  
之武氏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天令張易之昌宗亦多選美少年為奉天令張易之昌宗亦多選美少年為奉天令張易之昌宗亦多選美少年為奉天令

周遣將軍李楷固等擊契丹餘黨平之 契丹將軍李楷固等用縹緲索及騎射舞樂每陷陣如鷲入鳥羣所向披靡略務整者亦為契  
丹將屠敗唐兵及孫萬榮死二人未降有司請族之狄仁傑曰二人虜勇絕倫能盡力于所事必能盡力于我若撫之以德皆為  
我用矣奏請赦之皆以為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

周隴石大使唐休璟破吐蕃于洪源吐蕃將趙芬布支冠涼州圍昌松 唐休璟與賊于洪源合謂諸將曰諸  
論既死趙芬布支新為將不習軍事請為諸軍破之乃披甲先陷隙六戰皆捷吐蕃大奔會休璟入朝相議使者履庭之武氏問

周同平章事狄仁傑卒 武氏信重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折廷爭武氏每屈意從之屢以老疾乞骸骨不  
許及卒武氏泣曰朝堂空矣武氏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有張柬之字孟將其人雖老宰相才也武氏  
擢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東之高未用也武氏曰已遣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遣秋官侍郎辛

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及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趙彥範州人今太原府太谷縣刺史敬暉字仲為等數十人卒成  
反正之功武氏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為將為國非為私也字仲為

冬十月周復以正月為歲首 周以韋安石字嗣先同平章事 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踞  
奏曰商賈成體不應得預此會獨方石退出 座中皆失色武氏以且言且勞勉之同列皆歎服

十八年武氏久春正月帝在東宮 是歲武邑人蘇安通上疏武氏曰陛下欲先聖之顧托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  
十年矣今太子春秋既壯陛下下德風尊何不擇位東宮使承統緒何鬼陛下之丹誠武氏皆得封王而陛下二十餘孫無尺

武氏欲為之  
日不  
乃不以  
強非准  
之權  
自謂  
日一至

論已著  
復以  
臣而  
武氏

武氏問元方以外事對曰臣備位朝宰相有大事不敢不以聞人間細事不足煩聖聽  
旨意元方為人清慎所與者皆朝士 武氏曰元方每有老婦之元方  
十七年武氏久春正月帝在東宮

寸之土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黜諸武為公使而分土以王諸孫獨立師傳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庶藩王東連秦武氏各

見賜食慰諭而遣之明年春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農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位而臣聞唐氏舊是當今之

三月雨雪 蘇味道以雪為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雪為瑞雪子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

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狂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武氏為之罷朝時又賀三日牛者相

常言為此是非其人政集 不行之家也武氏為之報社

冬十一月周以崔元暉為天官侍郎 天官侍郎崔元暉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故文島左丞月餘武氏謂元暉曰聞

卿改官令吏設齋自慶此欲盛為我食耳今運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

周以郭元振為涼州都督 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頓戩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破口置和戎城

今涼州有北境破口置白草車城城在今涼州 控其衝要拓州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置屯田盡水澆之利出粟多

至數千至是一增可徵數十斛軍糧支料十元穀甚備 知在州五年為唐宗廟令行禁止牛馬野野不驚

貞十九年周武氏長春正月帝在東宮 周設武舉 唐武舉以七馬開其人一曰射長城二曰騎射

秋九月乙丑朔日食 不盡如鉤神都見其既 冬十一月周命監察御史蘇頌字廷平 按雪冤獄 監察御史魏靖上疏以為陛下既知俊臣之姦處以極法乞許復俊臣等所

推大獄申其枉濫武氏乃命蘇頌按農田是雪冤者甚眾 十二月周以張嘉貞為監察御史 侍御史張循常為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使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史

言前卑鄉鄉人直射張嘉貞有異才備嘗召見詢之嘉貞為之條析理分莫不洗滌然循常因請為奏答書所未及還 氏善之備意其言嘉貞所為且請以己官授之武氏曰朕虛無一官自進齊稱因名嘉貞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權傾志可動 郎中賞其得人也

二十二年周武氏長春正月帝在東宮 突厥默啜請以女妻太子之子許之乃遣武延秀還使來朝妻于宿利 臺在中高宗時太子預為宮中神童上疏曰今五品以上所以用此者皆為利於國名惡有許嘉貞出此合其德命況太子此

分位焉太子預為神童名惡有許嘉貞出此合其德命況太子此 命以命皇太子以玉契名各合乃赴御王以金鹿官以相題且宮治名職以魚袋天授二年改周為唐

元武也故改唐為元 三月壬戌朔日食

御此是代通鑑釋說 卷五十三 唐中宗皇帝

秋九月庚寅朔日既

周駸魏元忠為高要註曰討流張說于嶺南初魏元忠為洛州長史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為相武氏欲以易之弟

昌期為雍州長史問宰相誰堪雍州者元忠以辭手袒對武氏曰昌期何如元忠曰昌期少年不聞軍事歸在岐州戶口逃亡且

盡不如李昶武氏默然而止元忠又嘗而奏臣承乏宰相不能盡忠元即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武氏不悅由是諸深怨之乃

謂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扶太子為長久武氏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註曰張說略以美言使說元忠說許之武

氏召說入鳳閣舍人宋璟註曰宋璟謂曰名善至重鬼神難欺不可當邪若正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嘗叩關力爭

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使張廷珪註曰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汗青史為子孫累及

入武氏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存陛下前獨過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昌

宗連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武氏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

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為臣至忠古今奉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武氏曰說反覆宜并殺治之他

日更引問說對曰註曰朱敬之曰元忠素稱忠貞說所生無名若何謂天下望屬安也亦上指曰元忠下指曰

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殿中侍御史王岐註曰王岐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岐曰魏

公以忠獲罪朕為義所激頓沛無恨嗚呼曰環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註曰太子謂元忠子

以馬註曰甘棠有公事天官註曰天官謂御史大夫武三思註曰武三思謂武承嗣武三思以下皆理事易之兄弟皆不為之禮諸侯皆欲殺武三思武氏之故得免

周以裴懷古為桂州都督始安註曰始安今屬廣西桂林府裴懷古為郡獠註曰獠人曰獠反攻陷州縣朝廷恩得良吏以鎮之未幾

則稱懷古有文武才以為桂州都督懷古飛書示以禍福懷古即迎拜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忍也懷古曰吾仗忠

信可通神明而況人乎遂詣其營賊眾大喜領外悉定

甲二十一年註曰武氏長春正月帝在東宮

夏四月周復作大像武氏使視天下僧尼作大像慶豐巨德李嶠上疏曰造像錄見有一十七萬餘者將散苑人與一千濟得一

十七萬餘戶拯饑寒之弊首勞役之勤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監察御史張廷珪疏曰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遣使督府廉養人力以

得教諭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願察臣之愚行佛之意武氏為之罷役召見廷珪賞慰之

得教諭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願察臣之愚行佛之意武氏為之罷役召見廷珪賞慰之

得教諭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願察臣之愚行佛之意武氏為之罷役召見廷珪賞慰之

張東在青樓  
之幼寵云來  
武氏之依此  
正宜用為之  
音其故按日  
書法

秋八月周以楊再思為內史 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亦官因宴集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  
然然剪紙帖中反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曰人然學張同休之美曰六朝面似高麗再思曰乃進位以六朝耳

周以韋安石為揚州刺史唐休璟兼幽管都督 安石舉奏獲易之等罪執付安石及唐休璟鞠之未竟而事變出安石揚州休璟  
幽管休璟將行密言于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為亂陛下宜備之

冬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 先是武氏以姚元之請突厥地列元崇及武為靈武道安撫大使元之將行武氏令舉外  
司恐為停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武氏遂以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周以岑羲封相為天官外郎 武氏命宰相趙郡史韋嗣立薦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長倩親疏為累武氏曰苟或有才此何  
所累由是諸賊坐者始得運用

十二月周張昌宗下獄既而赦之 武氏廢疾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易之昌宗侍側崔元暉奏曰太子相王足侍湯藥官事重  
顧不令真姓出入易之宗昌亦恐禍及陰為之備屢有人為飛書云易之兄弟謀反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

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武氏命平章事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鞠之神慶奏言昌宗欲稱弘泰語已奏聞準  
法首原璋奏昌宗僕以弘泰為妖妄何不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武氏不許尋教璟安撫原璋不肯行

奏曰故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今醜聞無變臣不敢奉制是時方奏遂送許州司刑少卿相亦罷上還曰昌宗無功尚  
而包藏禍心所以與者從事後則云先已奏聞不特則使時為送此乃特旨耳許州人 武氏令法官司獄昌宗罪元暉弟司刑少卿

可鞠鞠為司刑少卿考其罪狀不知誰之咎亦兼以為言 李邕言泰和江州人 武氏令法官司獄昌宗罪元暉弟司刑少卿  
昇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昌宗為飛書所逼不得已而自首且謀反大逆無容宜免武氏溫言解之璟聲色愈厲曰臣知言出禍從

然義激于心雖死不恨武氏不悅楊再思連宣敕令出璟曰聖王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武氏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度立  
而按事未畢武氏持數赦之璟數曰不先擊小子腹裂負此恨矣武氏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

己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帝復位大赦 武氏疾甚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元暉  
與中臺石丞張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已 謀誅之東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詐曰將軍富貴誰所致也多

祚泣曰大帝東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詐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遂與定謀初  
東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武氏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東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林

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事乎今日非輕受也東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  
宜參之易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時太子于北門起居彥範暉見密陳其策太子

許之東之元暉彥範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元武門遣多詐行湛及內直郎王同皎附州 諸東官迎

五臣及正其所... 高祖... 不遠... 非... 既... 非... 日本... 復... 故... 宋... 之... 廢... 能... 而... 雖... 雖... 故... 時... 後... 已... 故... 皇... 王... 及... 則...

太子新闢而入新易之昌宗于廡下追至武氏所寢長生殿武氏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薛反臣等奉太子  
令誅之恐有滿漢故不敢以聞稱兵官莽罪當死武氏見太子曰小子既誅可還宮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普天皇以愛  
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在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武氏謂彥範曰此乃所以順陛下之大德于  
是以武氏制命太子監國遣使宣諭諸州明日武氏傳位于太子帝復位大赦武氏徙居上陽宮帝帥百官上尊號曰則天大帝  
皇帝相王曰加號安國相王太平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皇  
皇帝親履德輔官其武氏所教者皆其親教者之

以張柬之袁恕己同三品惟元暉為內史歐陽寬為納言李多祚蓋道官賜爵有差  
二月復國號曰唐 郊廟社稷履度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復以神都為東都北都為并州老君為元元皇帝  
流貶周寧相韋承慶房融惟仲慶于嶺南  
復立韋氏為皇后贈后父元貞上洛王 左拾遺賈虛已上疏曰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與之始為姓仰觀而先王后族非所以

廣德美于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不聽上之遺奏也與后同問備嘗知危懼也與后同問備嘗知危懼也  
韓曰異時幸逢天日當州州所賦不相從也至是上與后同問備嘗知危懼也與后同問備嘗知危懼也  
韓曰異時幸逢天日當州州所賦不相從也至是上與后同問備嘗知危懼也與后同問備嘗知危懼也  
韓曰異時幸逢天日當州州所賦不相從也至是上與后同問備嘗知危懼也與后同問備嘗知危懼也

以武三思為司空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  
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對劉勳求職人武亦謂東之毒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  
圖噬臍無及不從至是以三思為司空同三品上女表表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儀女婉兒者沒入掖庭儀能文明習史

武氏及三思于皇后上進與三思圖謀謀事數與儀等謀殺三思等命儀等殺三思等命儀等殺三思等命儀等殺三思等命  
儀等殺三思等命儀等殺三思等命儀等殺三思等命儀等殺三思等命儀等殺三思等命儀等殺三思等命儀等殺三思等命  
儀等殺三思等命儀等殺三思等命儀等殺三思等命儀等殺三思等命儀等殺三思等命儀等殺三思等命儀等殺三思等命  
儀等殺三思等命儀等殺三思等命儀等殺三思等命儀等殺三思等命儀等殺三思等命儀等殺三思等命儀等殺三思等命

殿撰王重福為均州刺史 重福上之庶子也皇后忌之殿均州刺史常令州防禦之  
徵武攸緒為太子賓客 以安車徵武攸緒既至為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  
夏四月以鄭普思為秘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酒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為上所信甚教出禁中不以普思

為秘書監靜能為國子祭酒桓彥範崔元暉固執不可拾遺李善亦上疏言之上皆不聽留守西京  
思靜能等五人王翽罷其政事 敬暉等帥百官上表曰天授革命之際空室珠亂殆盡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開闢以來  
五月遷廟廟主于西京仍避其諱  
思靜能等五人王翽罷其政事 敬暉等帥百官上表曰天授革命之際空室珠亂殆盡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開闢以來  
思靜能等五人王翽罷其政事 敬暉等帥百官上表曰天授革命之際空室珠亂殆盡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開闢以來

賜敬暉等五人王翽罷其政事 敬暉等帥百官上表曰天授革命之際空室珠亂殆盡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開闢以來  
賜敬暉等五人王翽罷其政事 敬暉等帥百官上表曰天授革命之際空室珠亂殆盡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開闢以來  
賜敬暉等五人王翽罷其政事 敬暉等帥百官上表曰天授革命之際空室珠亂殆盡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開闢以來  
賜敬暉等五人王翽罷其政事 敬暉等帥百官上表曰天授革命之際空室珠亂殆盡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開闢以來

此書實足以  
補此北史之  
大書后此時  
無與倫比中  
後漢之正統  
後漢之正統  
此書實足以  
補此北史之  
大書后此時  
無與倫比中

此書實足以  
補此北史之  
大書后此時  
無與倫比中  
後漢之正統  
後漢之正統  
此書實足以  
補此北史之  
大書后此時  
無與倫比中

此書實足以  
補此北史之  
大書后此時  
無與倫比中  
後漢之正統  
後漢之正統  
此書實足以  
補此北史之  
大書后此時  
無與倫比中

此書實足以  
補此北史之  
大書后此時  
無與倫比中  
後漢之正統  
後漢之正統  
此書實足以  
補此北史之  
大書后此時  
無與倫比中

此書實足以  
補此北史之  
大書后此時  
無與倫比中  
後漢之正統  
後漢之正統  
此書實足以  
補此北史之  
大書后此時  
無與倫比中

此書實足以  
補此北史之  
大書后此時  
無與倫比中  
後漢之正統  
後漢之正統  
此書實足以  
補此北史之  
大書后此時  
無與倫比中

此書實足以  
補此北史之  
大書后此時  
無與倫比中  
後漢之正統  
後漢之正統  
此書實足以  
補此北史之  
大書后此時  
無與倫比中

承斯理頓陛下為社稷計順遜過心降其王爵以安内外上不許暉等畏武三思之強以考功員外郎崔湜

浸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三思引為中書舍人與暉相結暉州南皆為謀主暉知事三思

以宋璟為黃門侍郎 上嘉宋璟忠直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

洛水溢 漲二千餘家  
秋七月以漢陽王張柬之為襄州刺史 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制以柬之為刺史上為賦詩祖道詔羣臣饒定鼎門外肆下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制求直言 右衛將軍宋務光 上疏曰水陰類臣妾之家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絕其

冬十一月奉臣上皇帝皇后尊號 奉臣上皇帝尊號曰應天皇帝皇后曰順天皇后上與后謁太廟赦天下相王太平公主加

上御樓觀海寒胡獻 湧源尉呂元泰上疏曰謀時寒若何必裸身揮水鼓舞衢路以崇之哉願奏不納  
武氏死 武氏死於上陽宮年八十二 武氏死於上陽宮年八十二 武氏死於上陽宮年八十二







遣使詣江淮贖生 中書舍人李又附庸子人諫曰江南鄉人採捕為業魚鹽之利黎元所資江湖生有無限府庫供支易殫與其  
拯物豈若曼人且營生之徒惟利視錢刀日至烟暑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初若同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徑賦活國愛人  
其福勝彼

二年春二月敕 宮中言皇后衣冠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侍中韋巨源奏曰請布于天下從之乃赦天下迎集  
積德音如步 志忠奏音申彝未受命天下歡娛婦媼頗時有祝嘏水皇后未受命天下歡娛條韋也女時言也樂之歡  
桑葦歌十二篇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駕則奏之太常卿鄭愔又引孟甲之管受厚賞

三月朔方總管張仁愿 本名仁願 魏築三受降城 受降城在今陝西定邊縣西北 魏築三受降城 魏築三受降城 魏築三受降城  
魏築三受降城 魏築三受降城 魏築三受降城 魏築三受降城 魏築三受降城 魏築三受降城 魏築三受降城 魏築三受降城  
魏築三受降城 魏築三受降城 魏築三受降城 魏築三受降城 魏築三受降城 魏築三受降城 魏築三受降城 魏築三受降城

夏四月置修文館學士 劉義貞曰以學士 置修文館學士 選公卿善為文者手書等二十餘人為之陪侍遊宴賦詩屬和使上官  
昭容  
昭容 昭容

秋七月始用斜封墨敕除官 安樂長公主上官婕妤皆依勢用事請賜受職雖屠沽穢獲用錢三十萬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  
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 昭容 昭容 昭容 昭容 昭容 昭容 昭容 昭容 昭容 昭容 昭容 昭容 昭容 昭容 昭容 昭容  
昭容 昭容

兩省而授兩省不敢執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駁一千四百餘人怨榜紛然朝隱一無所顧入朝請專吐書  
往代之遺也以求進連安樂公主尤極機密知以下多出其門皆武臣也定其地地遠表數置以上好擊毬獵獵以張廷尉上及  
信行者十餘人皆武臣也定其地地遠表數置以上好擊毬獵獵以張廷尉上及 信行者十餘人皆武臣也定其地地遠表數置以上好擊毬獵獵以張廷尉上及

冬十一月突厥地安葛犯塞將軍牛師獎戰沒遂殺安葛立為可汗 初安葛既有父泉 為可汗有弟三十餘 與其將闕吸忠師交  
怨數相攻擊闕吸忠師元振奏遣恩師入朝宿衛忠師行遲經略使周以梯教忠師以千金賂宗室等頗無入朝請專吐書  
擊安葛以報忠師如其言恩師即以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忠師侍御史李守素慮置四鎮以將軍牛師獎為安西副都

護發甘涼兵董徽吐番以討之為中節度會集安葛遣兵襲之生擒忠師殺嘉賓守素牛師獎與闕吸忠安葛遂陷安西斷四

鎮路遣使上表求裝客類是客表周以悌代元振安葛遠元振書言我無仇于唐宗尚書受周啜飲金加擊滅威懼見而歸元振遣子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以悌身坐流白州故落葛罪冊為十四姓可汗

徵武依緒入朝 時以安樂公主通武廷秀及武廷秀等公主親召武依緒于嵩山教禮官于兩儀殿設位行問遣之禮令依緒以山服見不名不拜依緒至趨立解見班中再拜而退屢加錫爵實辭不受親貴賜使寒溫之外不交一言起居舍人武平

一坊 魏以字約亦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己家優制不許

十二月召王公近臣入閣守殿 敕中書門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閣守殿致廷燒置酒奏樂 酒闌上謂御史大夫賈餗曰

魏而內侍引魏飛步而進魏係保命其後有人以布衣持劍欲害魏 魏曰此何者從一海表表我自請相聖后阿善亦自負之也

三年春正月帝幸元武門觀宮女拔河 幸元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拔河又命宮女為市肆公卿為商旅與之交

易因為忿爭言辭暴慢上與后臨觀為樂 上與后臨觀為樂 又嘗宴侍臣於各殿以酒法新陳大夫李善伯曰

三月以韋巨源楊再思為左右僕射同三品宗楚客為中書令蕭至忠為侍中韋嗣立同三品崔暹趙彥昭字彥蒙同平章事 時

政出多門濫官充道入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及御史員外官也 崔暹趙彥昭字彥蒙同平章事 時

夏五月流鄭愔于吉州 愔為所誣上見不屬朝分現 鄭愔作邑前傳也愔為所誣上見不屬朝分現

冬十一月祀南郊 上祀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時愔思京司業郭山博建言古者大祭祀后裸獻以瑤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

常博士唐紹安人蔣欽緒水人以為國體惟有助祭先王先公無助祭天地之文侍中韋巨源請依欽明議上乃以皇后為

亞獻宰相女為齋娘助執邊豆大赦 齋娘有暗者皆違官名崔暹鄭愔入相大獲滿人皆故還均州刺史王重徽謂不詳歸乃

上復有言者上怒曰豈有遂稱天子邪乃止

咸四年 春正月上觀燈于市里 上與韋后微行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 上又制國命三品以上贈送城河書

夏四月幸隆慶池 隆慶池在 初武氏之世長安城東民家并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子立王列弟子其北望氣者

唐中宗皇帝

天子而蓋和

事之極其廣矣

已無足者折不

解推城明知覺

客雖新新羅微

彈劫於前通

順訪羅其保錄

官抗五子道嗣

如是乎

欽明皇及重權

經殿謀獻先王

之文為助祭郊

壇之盛雖蓋基

共而韋后司夏

編儀也至子

高宗時雖在宗

至若此大以猜

懼者得之而編

最廣復使而編

駭合在何九為

最新宮五行老

秋五版也

言常懷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上幸池宴侍臣以獻之五月上宴近臣歸于然酒酣賦詩自謂作八風舞

六月皇后韋氏弑帝于神龍殿以裝設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義達同平章事立溫王重茂 初定州人郎遂上言韋后宗楚客

將為逆亂后殺之許州參軍燕欽融融神復上言皇后淫亂于預國政宗楚客圖危社稷上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搆

殺之上意快快由是后及其黨始懼欽融常侍為奏客元稹少卿楊均皆幸于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己為皇太女

乃相與合謀于餅餠中進毒帝遂崩韋后秘不發喪名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屯京城以裝設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義達同

平章事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立溫王重茂為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曰相王子皇后嫂故不通

問聽朝之際何以為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罷相王政事乃發喪皇后攝政改元唐隆太子即位太子嗣年十六宗楚客等皆誅

相王子臨淄王隆基龍潞州別駕在陰師京聚才勇之士密謀復羽林萬騎羽林萬騎初太宗選官戶及諸口籍者皆充之

禮見隆基新之隆基誠以誅諸韋皆踴躍自效或謂隆基當故相王隆基曰我曹為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于主不成以身死不

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討遂不敵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連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若此時不可失于是福頓直

入羽林營斬諸韋典兵者以徇曰韋后就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者罪及三族

羽林士皆欣然聽命隆基勸兵入元武門諸衛兵皆應之斬韋后及安樂公主武是秀上官昭容幽求曰象約今夕共立相王何

不早定隆基止之比曉內外皆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于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

少帝閉城門收捕諸韋親覲及宗是睿皆仰紀處納趙履溫張嘉福馬秦客楊均皆靜能等皆斬之屍棄后于市諸韋繼見無

免者封隆基為平王押左右兩萬騎賜堂陳鳥立節王以紹京守中書侍郎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武氏宗族誅貳殆盡

以手日知鍾紹京並同三品隆基二奴王毛仲高麗人李守德皆起拜將軍諸宰相蕭至忠等貶官有差

相王旦即位諡廢重茂復為溫王 劉幽求言于隆基請相王早即位以鎮天下遂以少帝制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

相王仁本非  
應為祖之代臨  
湯數大計不  
得不用詳復  
觀於事出歸主  
不戒不棄王之  
結其於天理人  
心亦可謂大明  
正夫矣

平王有於亂及  
王之功當為神

其後合宗而  
實人之心而  
而後

及此可見  
及此可見  
及此可見

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敵居乎王之上劉幽求曰隆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乎王杜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歸德無可

疑者上從之

加太平公主贊封萬戶 公主沈敏多權略武氏以為類已獨愛幸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皇后安樂皆畏之又與太

子共誅韋氏既廢立大功丘冀重上嘗與之謀政宰相進退係其一言焉士大夫皆服清議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其門如市

秋七月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及敬暉桓彥範元暉張柬之袁恕己李多祚等官爵 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曰節愍太子

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為比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禮多祚等從重俊與兵不為無罪今宥之可也名之為雷亦所未安上然

其言而執政以為制命已行但得多祚贈官而已

以宋璟同三品 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實謂盡公請託不行紀綱修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

風

八月誅王重福反伏誅 韋后之臨朝也輔相皆通均州與譚王重福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敗洛陽人張靈均說重福曰大

王地居嫡長當為天子相王雖有功不當立王若潛入洛陽發兵殺留守天下指麾可定重福從之時潛左邊邊洛陽與靈均

結謀聚徒以侯重福重福與靈均詐乘驛入東都縣官他白留守洛陽長史在日知時子敏兄帥眾討之重福窘迫赴漕渠溺死

情與靈均皆伏誅 初相輔來固臣攝逆從曰誅重福也

罷斜封官 用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舉揚之言之所罷凡數千人已而中傳御史復論太子公主急上言罷斜封官

冬十月以許訥字慎子為幽州經略節度大使 節度使之名自詠始 詔許訥 訥字慎子 二十餘年 史云 訥之

十一月尋定政 西北魏吳山下 朝議以韋后有罪不應附葬乃遠竄故英王妃趙氏為和思皇后拾魄附葬

許公再環卒 制起復環子頌為工部侍郎頌固辭上使李自知諭昔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制

十二月加李朝隱中大夫 宦者閻興善以事屬長安公李朝隱朝隱繫之獄上聞之召見朝隱勞之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宣示

實據御律供案  
極年足行開官  
權許始單由其  
督中宗親書  
急慎行善及制  
重夏之言多親  
切勿味如其宜  
其法既負之  
璫之存前丸之  
也

朝隱所為且下制稱官過寬柔之代必弄威權朕寬前載母所歎息能副朕意實任斯人可加大中大夫賜中上考 賜手

所詳不過指書  
所詳不過指書  
所詳不過指書

以宋璟為吏部尚書姚元之為兵部尚書 舊制三品以上官刑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教授守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

屬兵部中宗之末  
屬兵部中宗之末  
屬兵部中宗之末

屬兵部中宗之末選舉混淆至是以宋璟為吏部尚書姚元之為兵部尚書 舊制三品以上官刑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教授守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

為兵部尚書陸象先執方慮懷慎為侍郎武選亦治  
貶祝欽明郭山輝為諸州長史 侍御史倪若水  
奏之五十四

唐

睿宗皇帝

景雲二年春二月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幽王守禮太子為幽州刺史安置太平公主于蒲州初太平公

主以太子年少意頗見之既而憚其英武欲為流言云太子非長不可立無謂伺其所為繼惡必關于上與益州長史曹懷負

結黨欲危太子遣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寡譽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

乃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于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上曹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言公主又嘗與韋安石相于光

範則內諷以易置東宮安石先告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奈何忽有此議與姚元之密言于上曰

宋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播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幽王皆為刺史罷岐薛二王幽王名重光薛王名元嘉

左右羽林太平公主武攸暨管于東都安置上曰朕惟一妹豈可遂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

有兔兵入宮御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安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

計也上悅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為幽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官徒以下罪並聽處分

已而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懼以謀太子太子懼二人離間姚元之乃

以韋安石為中書令李日知為侍中 安石日知為政切綢繆復為景龍之世矣

夏四月制政事皆取太子處分 上召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淡泊不以萬乘為貴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殿中侍御史和

逢堯山人以太平公主之黨也言于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今四海所依仰豈得遽爾上乃止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靈旅

死刑及五品除授議定以聞

六月置十道按察使別名按察使時遣使按察十道分山南為東西兩道分隴右為河西道又分天下置二十四都督唐制

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首惡太子右庶子姜景伯合人盧傳等上言都督

專生殺之柄權任太重宜非其人為害不細今御史執事望重以時巡察為究自禁已而竟罷都督惟州如故但置按察使

道各一人唐制秋九月以曹爽為侍中 曹爽每還朝必詣太平公主第時修金樓玉瓦二觀命以酒餽諸王二公主為女姻戚羣臣多諫懷

皇貴治人無  
治法生亦不  
所去物之技  
望重之人從  
善之徒則無  
善之徒則無  
善之徒則無  
相持動輒  
非其明察子



流劉崇求于封州廣西明州封州。初河內人王瑀預于王同皎之謀，事具亡命，備書于江都。上之為太子也，瑀還長安，見上至

廷中，故徐行。官者曰：殿下在廡內，瑀曰：何謂殿？下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遂召見，與語。瑀曰：韋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

平公主凶猾，無比。大臣多為之用，瑀痛憂之。上引與同榻，坐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為患。曰：深為之

奈何？瑀曰：天子之孝當以安宗廟社稷為事，宜顧小節，上悅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崇求與羽林

將軍張曜謀使言于上曰：嘗懷貞貞，謀逆豈豈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為謀，不執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自安？請速謀之上

以為然。曜洩其謀，上大懼，遂列上其狀。有司奏流崇求于封州，張曜于岑州。初，瑀與崇求與王重福通書，密謀殺崇求與王重福。

九月丁卯朔日食。初，瑀與崇求與王重福通書，密謀殺崇求與王重福。

冬十月，沙陀金山遣使入貢。沙陀處月別部，之別種也。姓朱邪氏，考沙陀者北庭之大碛也。在金山之陽，謂瀚海之東，自處

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致仕。日知在官不待檄，捷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賈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撻之，既而謂曰：我欲撻汝

元宗明皇帝。天下人必謂汝能撻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比于人，妻子亦將棄汝矣。

且開元元年春二月，御樓觀燈大酺。開門燃燈大酺，合樂上皇與上御樓臨觀，以夜繼晝。凡月餘，左拾遺嚴挺之石漢以字行

上疏諫，以為：誦者因人所利，合醜為歡，今乃損萬人之力，營自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敕以挺之忠直，宜不百官厚賞

之。帝許，挺之即上疏言：時或曰：隋氏以縱欲而亡，太皇太后以神敏而得人，主不可不慎也。夫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然

而佞能變其性，以忠為佞，其類以去佞，則忠者多矣。夫佞者，多能損君，君損則國危，國危則天下亂，是以佞者之所

以害龐大，詐禁大，詐為勃海郡王。初，高麗既亡，其別種大詐禁徙居營州，阻險自固。武氏使將軍李楷固討之，大敗，詐禁

逐東據東牟山。胡三省注：山在地理志東牟山在地理志東牟山在地理志東牟山在地理志。

侍至是以為勃海郡王。

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岑羲、懷貞、崔湜伏誅。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

半附之，與實懷負，宏嚴斷至忠，崔湜、薛稷、僧孺、元氏謀于赤箭粉，結黨中，實毒以進。中書侍郎王琚言于上曰：事功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于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隆

下往在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究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真欲驚動上皇

日用曰天子之孝在于安四海若其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

然乃與岐王範薛王業莊名薛三郭元振王毛仲姜皎上魏人李令問謝朓王守一昭于上及內給事

奉皇帝前奉結誠實負無子也上皇乃下詔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徒屠百福殿太平公主賜死

數十人崔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公主流嶺南尋以湜與進謀追賜死

先死而後立功以罪前合國無罪也

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 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

然不維者尚寡上在蒲州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奉為內給事至是以諫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

者寢多宦官之風自此始

冬十月引見京畿縣令 戒以重責

講武于驪山 上幸新豐講武于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于幕下

板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殺乃法新州而新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終之意將軍李德裕

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上欲以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強之上不納

監美或言于上曰陛下常欲據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為誰說曰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

得高取飲叩頭首服時上方據渭川即召元之詣行在拜以為相

之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出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具上每事諮詢答如響

十一月羣臣請加號號曰聖皇帝

命由是羣臣之便按行北邊諸軍 中書侍郎王珣為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或享于上曰珣權請縱橫之才

十二月改官名 僕射為丞相中書為紫微省門下為黃門省侍中為監州為京兆府洛州為河南府長史為尹司馬為少尹

唐明皇帝

唐明皇帝

唐明皇帝

唐明皇帝

唐明皇帝

唐明皇帝





之知古竟罷為工部尚書

六月以宋王成器為諸州刺史 但領大綱州務皆委上佐張某後諸王領州並準此

秋七月夏王錫績于殿前 上以風俗侈靡制東輿服御金銀器玩含有司消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女子殿前殿后妃以下皆無得服敝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銜盤三品以上簪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餘皆禁之婦人從其夫子自令夫一吏母得采珠玉繡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

示不許用令所奉者以異子所焚者于夫前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舉國大事臣職

翼王重茂薨于州

作興慶宮

相持南曰勤政務本

八月出宮人 初民間訛言上娶宮女以充掖庭上聞之令有司具牛車于崇明門遂逐宮無用者載還其家訛言乃息

吐蕃八寇以許訥為流左防禦使擊之 吐蕃眾十萬寇臨洮至渭源

兵擊之夏冬納與吐蕃戰于武街 吐蕃眾十萬寇臨洮至渭源

吐蕃為賊死其子也嗣於九上以為 太子賓客薛詵光以武后鼎銘有云上天降鑿方建隆基為上受命之符獻之姚崇表賀請置示史官頒

告中外

赦諸州修常平倉法 赦以歲終令諸州修常平倉法

冬十二月立皇子嗣直為鄆王 嗣直上長子母曰劉華妃嗣直上太子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備進有寵故立之

置幽州節度經畧大使 領幽州平鄉檀薌六州

犯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慎為尚門監 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有子喪焉

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性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

州長慶元年定

夏四月以許訥為涼州大總管郭虔瓘 初突厥可汗默啜衰老尙慮其為邊患故胡虜諸部降唐

者前後萬餘帳制皆以河南地處之 唐明皇帝

卷五十四

十四

師比慈戈通盛得胞

秋七月庚辰朔日食

九月置侍讀官劉燾曰侍讀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慮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為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庶無差州縣官人更曰侍讀聽者求走馬于宮中以無量羣老為造腰輿使內侍昇之親送迎之侍以師傳之禮

西域八國請降 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鄆州鄆州屬河南聽以便宜從事核汴那者古焉孫也內附歲久吐蕃攻之其王奔安西求救孝嵩遂帥旁劍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城至是孝嵩傳檄諸國咸豫西域大食波斯等八國請降勒石紀功而還

初四年春正月親尚衣奉御長孫昕 昕皇后妹夫也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于里基傾而識之傑自訴上大怒命于朝堂杖殺以誅百僚

以御史王嗣真為安北大都護陝王嗣昇二王皆帝之子嗣昇為安西大都護二王皆不出關諸王遣領節度自此始

三月以倪若水為汴州刺史 上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然當時猶輕外任揚州採訪使班景倩人為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餞之望其行屢久之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上嘗遣京官詣江南取諸郡縣等物置苑中所至掘地若水言今為子上手報

山東大蝗 先是山東大蝗三年民或拜香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疼之慮懷慎以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社吞蝗而疾愈王含通而得蝗食者見其食之而狂生疾令尹殺殺蛇而致福福蛇殺蛇而致災而蝗之理也其時蝗蔽天日聞者必死每日奈何不忍子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崇之至是山東蝗復大起崇又命捕之何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常捕理之為害益甚拒不受命崇暉若水曰劉聰德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宜無德致災因勸使者察捕蝗之勤慎以聞由是不至大饑

各新除縣令試理人策 或言于上曰今歲選叙大溫縣令非才上悉召至殿試理人策惟京濟兩州詞理第一推為饒泉令

西安 令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皆坐左遷

夏六月太上皇崩

拔電園斬突厥默以降 初突厥默以降北擊拔電園大破之時勝輕踏不復設備拔電園進卒擊拔電園實自柳林突出斬之時

拔電園斬突厥默以降 初突厥默以降北擊拔電園大破之時勝輕踏不復設備拔電園進卒擊拔電園實自柳林突出斬之時

拔電園斬突厥默以降 初突厥默以降北擊拔電園大破之時勝輕踏不復設備拔電園進卒擊拔電園實自柳林突出斬之時

拔電園斬突厥默以降 初突厥默以降北擊拔電園大破之時勝輕踏不復設備拔電園進卒擊拔電園實自柳林突出斬之時

拔電園斬突厥默以降 初突厥默以降北擊拔電園大破之時勝輕踏不復設備拔電園進卒擊拔電園實自柳林突出斬之時

拔電園斬突厥默以降 初突厥默以降北擊拔電園大破之時勝輕踏不復設備拔電園進卒擊拔電園實自柳林突出斬之時

拔電園斬突厥默以降 初突厥默以降北擊拔電園大破之時勝輕踏不復設備拔電園進卒擊拔電園實自柳林突出斬之時

拔電園斬突厥默以降 初突厥默以降北擊拔電園大破之時勝輕踏不復設備拔電園進卒擊拔電園實自柳林突出斬之時

拔電園斬突厥默以降 初突厥默以降北擊拔電園大破之時勝輕踏不復設備拔電園進卒擊拔電園實自柳林突出斬之時

拔電園斬突厥默以降 初突厥默以降北擊拔電園大破之時勝輕踏不復設備拔電園進卒擊拔電園實自柳林突出斬之時

拔電園斬突厥默以降 初突厥默以降北擊拔電園大破之時勝輕踏不復設備拔電園進卒擊拔電園實自柳林突出斬之時

子將小將都靈使突厥得其首捷電回乾同羅當懷國五部皆來降突厥立默棘連為毗迎可汗關特勒之子  
與典兵馬相以天子初武世功中德惠朝此野會及是赫斯安得其首且歸不世之功會突厥為

秋八月遣中宗于別廟 太常博士陳貞節 蘇獻 從以太廟七室已滿請遷中宗神主于別廟奉睿宗神主于太廟從之配  
伊闕人孫千于上言奉獻會諸公命書中宗于別廟而祀睿宗正與會同下尊臣構議中宗入太廟蘇獻等以為七代  
之廟不數兄弟今睿宗之室當宜高宗故為中宗別立別廟非謂睿宗于中宗之上也遂從獻等議于論之不允

冬十月葬橋陵 在今河南  
十一月黃門監盧懷慎卒 懷慎病亟上表為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上深納之既卒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請自斃以辨喪事  
以源乾曜同平章事 乾曜既相會姚崇以病謁告凡大政事上必令乾曜就咨乾曜奏稱旨上曰此必姚崇畫之或不稱旨則曰

何不問崇乾曜謝乃已 崇中何足難 考通鑑作崇無庸 崇因辭上曰恨不可使朝臣  
十二月以宋璟為西京留守 姚崇請避位崇上表并願受職又所制信士書 崇由是請避位 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  
上將幸東都以為環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勳 迎之環風度疾遠人莫測其際在途不與思勳交言思勳

素善李歸許于上上嗟歎良久益重環  
閏月姚崇源乾曜罷以宋璟為黃門監蘇頌同平章事 環為相務在擇人隨才受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正諫上甚  
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環與頌相得其厚環每論事則頌助之環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同居相府僕射實厚誠為國器若

獻可贊否則黃門過其父矣 頌以純潔相稱為相崇善而頌守法第五二人志操不同頌心輔佐使使寬平頌  
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頌任恩于頌 頌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同居相府僕射實厚誠為國器若  
而高祖曰故知古謂高祖如今則謂名可以無聞此矣 頌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同居相府僕射實厚誠為國器若

山人宜從環說不可則崇 李林甫與頌長平王叔良等語  
始制節御史起居遺補不擬 舊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書奏擬是歲始更此制

五年春正月太廟四室壞行幸東都 上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遊殿以問宋璟蘇頌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  
行幸恐未契天心故災異為戒願且侍之姚崇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朽腐而懷適與行會何足異也百官供擬已備不可失

信但遵神主于太極殿更修太廟耳上大喜從之命崇五日一朝入閣供奉恩禮更厚有大政輒訪焉褚無量言議文帝富有天  
下豈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此特設臣之言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速設詔上弗聽遂幸東都

秋七月故太常卿善岐歸田 初上微時與善岐親善及誅齊懷負等岐預有功由是寵遇特厚出入卧內至與后妃連榻宴飲宋

事以善言免之此善岐一臣臣也 善岐與善岐親善及誅齊懷負等岐預有功由是寵遇特厚出入卧內至與后妃連榻宴飲宋

秋七月故太常卿善岐歸田 初上微時與善岐親善及誅齊懷負等岐預有功由是寵遇特厚出入卧內至與后妃連榻宴飲宋

即此善言免之此善岐一臣臣也 善岐與善岐親善及誅齊懷負等岐預有功由是寵遇特厚出入卧內至與后妃連榻宴飲宋

璋始嘗思治之要人必思出自古之義然

理言故權寵大甚非所以安之上以為然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閒自保故宜教歸田園勸封如故以明堂為乾元殿 太常少卿王仁惠奏則天明堂窮極奢侈不合古制密通宮掖人神雜傳制復以為乾元殿正至受賀季秋大

享復就國師五十二年冬復以乾元殿為明堂二十

九月復舊官名今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事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

惡必記之諸司皆正身唐稱大明宮合元殿奏事御史彈百官服冠注冠也一日對仗請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

為諱度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俛伏下于御座前屏入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連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

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互相彈奏于是多以險詖相傾宋璟欲復貞觀之政

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合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冬十二月詔訪逸書 秘書監馬懷素奏省中書積散闕請選學士整比較補從之于是搜訪逸書選史繕寫命國子博士尹知重

人等二十二入于乾元殿前編校刊正以褚無量為之使無量幸國子祭酒元行冲代之九年上其錄凡四萬八千卷

壬戌六年春正月禁惡錢 敕錢重二錢四分以行錢人聞惡錢鑄之更鑄如式宋璟請出太府錢二萬緡以平價買百姓

貨之物可充官用者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其後敕太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糴之以餒人聞惡錢送少府銷毀

徵嵩山盧士盧鴻人號盧陽為諫議大夫不受

夏四月敕度郵銀郭仙舟為道士 河南泰軍鄭銀朱陽後漢鄭玄在郭仙舟投懸獻詩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于時用

不切事情宜從所好度為道士

秋八月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 始加賦以給官俸 唐初州縣官俸皆合富戶掌錢出息以給之多破產者秘書少監崔沔字善沖長安人請計州縣官俸于百姓常賦之

外徵有所加以給之從之

冬十一月帝還西京

吐蕃請和 初武衛之提詳其上命左曉衛將軍尉遲瓌使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亦遣其大臣請和用敵國禮上不許自是連

歲犯邊至是吐蕃奉表請和乞舅甥親署誓文又令彼此宰相署名其上

以李邕鄭勉為遠州刺史李朝隱為大理卿陸象先為河南尹 宋璟奏邕勉雖有才畧文詞俱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

至若長葉損則才可用借請以為渝岷刺史大理卿元行冲不稱職請以朝隱代之象先劄于政體寬不容非請以為河南尹皆

從之

起七年夏四月和公主仁成卒 仁成后父也其子明宗初封王一曰明宗後封皇帝  
其父以自述謂聖可謂賢也臣等所以再三言者故也中宮之君上謂曰朕知  
正身事下況于妻子何而以此之能無恩乎卿禮法不修來所守也 嘗中 德帝之外也

五月己丑朔日食 上意嚴以候變徹舉滅降命書門下察繫囚賊賊之勳屢功宋瑤奏曰陛下勤恤民隱此誠者生之福然臣  
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嬭除穢惡所謂德也君子賦言浮子行苟推至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

秋八月敕五服並從禮儀 左補闕盧履承言禮法在為母服周年則天改服三年今請從舊上下其議稍無量履承屢水謹啟  
自今五服並依舊傳文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思行之各從其意無量數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歲降之禮 子為母服 三年

三年之禮也所以明尊卑也俗情庸淺一察其制誰能正之  
八年春正月宋瑤奏請罷以源就瑤張嘉貞同平章事 先是朝集使往往番貨入京師將還多遺官儀奉一切物運以革其弊  
瑤又疾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又多怨之者會天旱歲人作魃狀 瑤等請以日旱魃戲于上前問何為出對

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罰死罪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擊獄獄不得不出耳上心以為然時江淮間急錢尤甚瑤使監察御史蕭德之括之慮之嚴急煩擾嗟嗟盈路于長使隱之官罷瑤瑤也後禁而息後復行矣  
夏五月以源就瑤為侍中張嘉貞為中書令 就瑤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役之士沈廢于外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上役  
之子是出者百餘人嘉貞更強強而測諱自用引進請延壽呂太一員嘉貞在訓與論政事四人頗抬權時人誦曰令公四俊  
官已任員

六月遷銀蓋  
湖方大使王賚誘誓之破降戶使固都督同唐之也 突厥降戶散唐受降破胡方大使王賚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  
諸國都督同唐而殺之拔曳固諸部間之皆懷懼并州長史張說引二十騎持節即其部落慰撫之因宿其帳下別使李憲以  
諸部難信馳書止之說復書曰吾肉非黃子 世今直道也他必不食血非野馬 三 隨 隨 必不更利此者致死之狀  
也諸部由是運安

冬十月流裝虛已于新州 上禁約諸王不使相聲聲交結駙馬都尉裝虛已與王氣遊京執裝謂生新州其婚上待  
軌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隨相義附耳吾終不以此兄弟也  
十一月突厥寇涼州 初突厥寇涼州可汗與突厥相結林林復立為可汗 突厥可汗別有地遠年三十餘歲有四方諸使 此如  
患之默啜時牙將曠敏谷年七十餘多智善為國人所信服果如名以為請王太子是突厥降戶處河西者多叛歸之詔薛詡王賚

追討曠敏等入寇敏欲各以為不可乃止至是王賚奏請西殺技老突厥可汗 東殺裝與平拖黑伽于指落水 上恩

如用欲飲合謀擊虜投意密... 大懼噴谷曰不足畏也... 檢涼州河西節度使楊敬遠... 楊敬遠... 檢涼州河西節度使楊敬遠... 楊敬遠... 檢涼州河西節度使楊敬遠...

五月九年春正月改蒲州為河中府置中都

二月以宇文融... 為勸農使... 慈寧御史李文融... 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其眾請加檢括... 使融奉勳勳是劉官十人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為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 之坐敗州縣者皆獲其數或以實之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如之... 夏四月敕寧州令 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 六月罷中... 時陸家失為蒲州刺史政尚寬簡吏民有罪脫論議之實謂人曰天下不無事但庸人擬之耳苟責其源何

秋七月朔池胡康侍養反... 檢新之 蘭池胡康侍養諸降... 太僕卿王毛仲天兵軍... 城本西... 胡眾清... 賈... 九月乙巳朔日食

梁公姚崇卒... 崇以輔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及是卒年七十二... 以發同三品

梁公姚崇卒... 崇以輔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及是卒年七十二... 以發同三品

以發同三品

以王君真野... 爲河西南... 度大使

君真與郭知運同... 皆以執勇著名... 爲殿所憚至是知運卒君真自度下代之

冬十一月罷王都督刺史召還京師

新作津橋

安州別駕劉子元

子元字行舟

子元領國史垂三十年嘗著史通凡四篇評今古又言史有三長才學識世安樂之封居

樂縣子以子元累陞安州卒起對曰此說所爲史學具在不可使明公社恐其同者皆失色其後子元曰昔

造新歷及算道遺儀太史言麟德歷浸疎日食屢不效上命僧一行更造新歷

入于赤道之緯也又有通月行出入于赤道之緯也一行更造新歷古者以赤道爲日行出

八千三百餘里又今乃建水行出入于赤道之緯也月以完陰陽運轉以候七政遠太史監南宮授等

四度十分度之四凌儀見岳臺今開關曆長一尺五寸微鐘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朔州極高二十七分

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器出表南三寸三分八分海中望老人星下表之極當以秋分之極見于丙午

聖聖皆言所未名齊及漢天者大率去南極二十度已上可見

經十年夏四月以張說兼知朔方軍節度使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

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見

五月伊汝水溢

六月博州舊置今山東河決命蕭嵩嵩從子等治之嵩至是七十餘年始復一

制增太廟爲九室增太廟爲九室遷中宗還太廟自元宗任高

秋安南亂遣內侍楊恩最討平之力士始中人

秋秘書監蓋皎疏之飲州初上之諫章氏也王皇后頗預密謀及即位色衰愛弛武惠妃陰懷傾奪之志上密與皎謀以后

無子廢之皎疏其言上怒張嘉貞希希構成其罪云敏妄欲休符救而流之卒于道敕宗戚自非至親無得往還卜相占候之人

不得出入百官之家

北庭節度使張孝嵩

吐蕃圍小勃律

唐明皇帝



東少南三十里距吐蕃舊都約二百里其王沒謹忙求教于孝恭孝恭遣副使慰撫禮將蕃漢步騎四千倍道合擊大破之斬獲數萬自是累獻吐蕃不敢犯邊

張說巡討康嶺後復餘黨置之秦龍邊兵二十萬人康待賓餘黨康願子反自將可汗孫說發兵追討擒之其黨悉平使魏胡五

萬餘口于許汝唐鄆仙豫等州仙州唐置今商州府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先定級邊戍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無曠寇秦龍二

十餘萬使邊戍上以為疑說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後使營私而已若禦敵致勝不必多機罕以妨農

務上乃從之

始募兵充宿衛宿衛兵曰志衛兵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免雜徭以貧弱逃亡者五百姓苦之張說建議

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謂各色強役之人皆敢不分優為之制選進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

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冬十一月初令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

冬十一年春正月帝北巡詔潞州給復五年以并州為太室府置北部

二月張嘉貞罷張說與嘉貞不平會嘉貞弟嘉佑職發說勸嘉貞服待罪于外遂左遷幽州刺史初廣州都督張說先下獄上

詔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且所以養廉恥也嘉貞可殺不可辱臣聞說此言則嘉貞必死矣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者天子之子也

祭后土于汾陰初上將幸晉陽張說言于上曰汾陰雖上有漢后土祠事見其禮久廢陛下真因巡幸修之為農祈穀上從之

三月帝至西京

夏五月置麗正書院上置麗正書院敷文學之士或修書或待詔以張說為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等用以為無益徒

費欲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于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登壇與藉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

不達也

秋八月尊獻祖懿祖祔于太廟宣帝名然神號皇為獻祖光帝名天賜實為懿祖

冬始置長從宿衛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官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戍代

麟母得復使明年更號長從曰騎騎者有長及漢張寬也其法十八人為一大夫為一衛又明年始以騎騎分隸十二衛唐十六衛曰左

武衛上威十二衛軍日金吾日監門日千牛每衛各有左右兵十六衛凡五衛外衛總十二萬為六番每衛萬人十六年又改騎

騎為羽林飛騎三年二月令使唐書兵是繼二十六年又分羽林置武衛

此說與嘉貞不平會嘉貞弟嘉佑職發說勸嘉貞服待罪于外遂左遷幽州刺史初廣州都督張說先下獄上詔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且所以養廉恥也嘉貞可殺不可辱臣聞說此言則嘉貞必死矣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者天子之子也

十二月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

張說奏改之列五房一史房二禮房三兵房四戶房五刑房于其後分掌庶政

理十二年春三月以杜暹

暹為安西副大都護初監察御史杜暹因按事至突厥突厥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嘗身

之

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之墓下出境移柩今取之突騎施為之大驚暹之不及及安西都討關道自給事中唐母長詔起為

夏六月制選臺閣名臣為諸州刺史

上以山東早命選臺閣名臣出為刺史于是中書侍郎崔沔禮部侍郎魏元長等皆出

外初陳留引直沔為中書侍郎沔等承命出守相持沔等出守相持沔等出守相持沔等出守相持

秋七月以楊思勳為輔國大將軍

思勳為大將軍沔州靈寶行璋反以思勳為招討使擊擒之故有是命

廢皇后王氏

善法既得罪王皇后愈憂更不安上猶豫不決者累歲后兄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悟為后祭南北斗剖露冥木書

天地字及上名假之事覺廢為庶人守一賜死廢后葬平陵宮思勳亦上亦悔之

八月以宇文融為御史中丞

融為御史中丞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州先雁上勸農使然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為然後處

決上將大擢四夷急于用度融以歲終所增稅數百萬悉進入官由是有羅議者多言煩擾上令百寮議之公卿皆不敢言戶

部侍郎楊揚字元獨抗議以為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徼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出為華州刺史

冬十一月帝如東都拜臣請封禪

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為之由是與說不平

十二年春二月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

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奉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

耕耘以時

選諸司長官為諸州刺史

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百官錢于洛濱供張其威自書十韻詩賜之左右

楊承合在行中急快快上怒絕睦州別駕

夏四月更集仙殿為集賢殿

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于集仙殿上曰仙者虛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清理之具今與卿曹

合宴宜更名曰集賢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以張說和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副之

遣使如突厥

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召兵部郎中裴光庭

于中于天而武狄是懼非所以昭威德也突厥屢求和親未許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武狄若

長無不俯伏可以備旗卧鼓矣說即奏行之上遣中書直省袁振論會于突厥小殿見加司與關特勤破欲谷環坐帳下置

酒鵝振曰吐蕃狗瘦美契丹本突厥奴也皆得尚主突厥求好獨不與何也且吾亦知入番公主皆非天子女今豈問真偽但廉

不獲愧見諸善耳振許為之春諸小段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頡利頡利突厥大臣之稱入貢因屢從東巡其後頡利登辭

知此卷代

唐明皇帝

歸厚賜而遺之竟不與婚

秋九月某奏祥瑞 上謂宰相曰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故自今州縣毋得更奏祥瑞

冬十月作水運潭天成 水運潭天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淪速合度

置木櫃為地半令儀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辰擊鐘機城皆置中

十一月封泰山 東駕發東都百官四夷從行有司備載供具數百里不絕上備法駕至山足御馬登山與宰相及祠官俱登閣禮

部侍郎賀知章將封禪人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秘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為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

臣於是親祀昊天上帝于山上置殿祀上帝自神于山下明日祭皇地祇于社首又明日御帳殿受朝觀故天下封泰山神為

天齊王孫故多引帝者史及所撰諸事皆無憑往往編入五品而不及百官中

以王毛仲為開府儀同三司 初隋末國馬皆為盜賊戎狄所掠唐初得牝牡三千匹于赤岸澤在今開州府西徙之隴右命太僕張

萬歲掌之萬歲善于其職自貞觀至顯德馬蕃息至七十萬匹垂拱以後潛耗大半上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王毛仲為

開府使張景順副之至是馬有四十三萬上之東封以數萬匹從色別為羣望之如雲錦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

車駕還幸孔子宅

至宋州 嘗從官于宋州上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邱同威從之外一無他獻魏州崔沔供張無錫鑄示我以儉齊州裴禮卿

將勝山人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棖則不足以告成朕常寘之坐隅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嗣謂刺史寇

泚曰比亦庶有以酒饌不豐訴于朕者知卿不借譽于左右也自舉酒賜之由是以邱為尚書左丞沔為散騎侍郎禮卿為定州

刺史

十二月帝還東都

分吏部為十銓親法試判 上疑吏部選試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為十銓以禮部尚書兼題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選

各入禁中定其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表言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遺晉漢之賢相尚不

對錢穀之數不問關死之人况萬乘之君宜得下行錄選之事乎上雖不即從明年復故

大有年 東都斗米十五錢青齊五錢粟三錢

丙十四年春正月命張說修五禮 張說奏今之五禮自觀禮慶兩書不同或未折衷望與學士討論刪改從之

夏四月以李元絃同平糶事 元絃以清儉著效用為相

張說罷 上召河南尹崔隱甫貝州武城人欲用之張說薄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軍說有才智而好助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必面折之

米車即其安  
能至百十五  
段及百餘之少  
甚則計彈方  
行上下皆得  
心史臣不愛同  
事粉飾於元  
月於宰相有  
秋惟書有年  
而而更文即  
書天自年時  
為可也凡不  
若漢時公亮  
月之甚

忠文之為人且忠實極重誠所建多相之子是改兩融及符史中丞李林甫共奏欲引術士召鬼物私納賂授厚賞等事御史臺筠之事頗有狀上使高力士視說還奏說者皆垢面厲色侍罪上意憐之力士因言說有功于國上以為然但罷中書令

秋七月河南北大水

八月魏州河溢

以杜暹同平章事

冬十月黑水靺鞨今黑龍江地古為靺鞨遣使入見黑水靺鞨遣使入見上以其國為州置長史唐書有之勃海王武藝擊之曰

黑水不執告而請史于唐是必與唐攻我也遣其弟門藝擊將兵擊之門曰黑水請史于唐而我擊之此亡國之勢也武藝

遣之門藝擊來奔武藝表請殺之上密遣門藝擊詣安西報云已派兵南武藝知之上表曰大國當示人以信焉何為此欺誑

上以鴻臚少卿李道遠等滿漢皆坐左邊督門藝擊詣南以報之後武藝擊登州上遣門武藝擊州上遣門藝擊詣南以報之武藝擊州上遣門

十五年春正月吐蕃入寇王君奭追擊至青海西破之初吐蕃自恃其強致書用敬國禮上怒語說言曰吐蕃無禮誠且謀夷

但連兵十年甘涼河蘇不勝其弊聞其悔過求和願聽款服以紓邊人上曰倭與君奭謀之說遠謂源幹曰君奭勇而無謀

常思僥倖吾言必不用矣及君奭入朝果請深入討之會吐蕃寇甘州雙標而歸君奭勸兵蹙其後及于青海之西乘水而度

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奭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上由是益事邊功是也吐蕃寇甘州雙標而歸君奭勸兵蹙其後及于青海之西乘水而度

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奭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上由是益事邊功是也吐蕃寇甘州雙標而歸君奭勸兵蹙其後及于青海之西乘水而度

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奭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上由是益事邊功是也吐蕃寇甘州雙標而歸君奭勸兵蹙其後及于青海之西乘水而度

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奭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上由是益事邊功是也吐蕃寇甘州雙標而歸君奭勸兵蹙其後及于青海之西乘水而度

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奭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上由是益事邊功是也吐蕃寇甘州雙標而歸君奭勸兵蹙其後及于青海之西乘水而度

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奭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上由是益事邊功是也吐蕃寇甘州雙標而歸君奭勸兵蹙其後及于青海之西乘水而度

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奭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上由是益事邊功是也吐蕃寇甘州雙標而歸君奭勸兵蹙其後及于青海之西乘水而度

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奭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上由是益事邊功是也吐蕃寇甘州雙標而歸君奭勸兵蹙其後及于青海之西乘水而度

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奭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上由是益事邊功是也吐蕃寇甘州雙標而歸君奭勸兵蹙其後及于青海之西乘水而度

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奭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上由是益事邊功是也吐蕃寇甘州雙標而歸君奭勸兵蹙其後及于青海之西乘水而度

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奭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上由是益事邊功是也吐蕃寇甘州雙標而歸君奭勸兵蹙其後及于青海之西乘水而度

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奭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上由是益事邊功是也吐蕃寇甘州雙標而歸君奭勸兵蹙其後及于青海之西乘水而度

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奭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上由是益事邊功是也吐蕃寇甘州雙標而歸君奭勸兵蹙其後及于青海之西乘水而度

冬十月帝還西京

以蕭嵩為河西節度副大使 時王君奭新敗河隴寇蕭嵩以裴寬字君寬為判官與君奭判官牛仙客字君仙俱掌軍政人心震安

二月以張說兼集賢院學士 說雖罷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訪之

秋八月行開元大行歷 冬十二月立長征兵分番餽法 敕長征兵無有違期人皆難堪宜分五番歲遣一番還家洗沐五年酬數五轉

己十七年春三月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禛吳王孫攻吐蕃拔石堡城在今西陲南唐書地理志定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據

之侵掠河右上命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禛與河西隴右同議攻取諸將咸以為石堡險遠難攻石堡城長三四里

兵深入急攻拔之分兵據要害拓地千餘里上大悅史命曰振武軍

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不過百人唐取士科有進士明經先朝後口試經史大義十條各時科第三通分上上中上下

國子祭酒楊錫奏流外出身外官諸事及深之諸外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服勤道業之士不如晉

史之得仕也臣恐流風浸墜廉恥日喪若以出身人太多則廉諸色裁損又奏主司帖試明經取所習經其兩端生而能一

夏四月禘于太廟 唐初禘則序昭穆禘則各祀于其室至是太常少卿韋縉縉字季春奏如此則禘與常饗不異請禘皆序昭

穆從之

五月杜暹李元絃源乾曜罷以宇文融裴光庭同平章事蕭嵩兼中書令憲行十一張說張嘉貞李元絃杜暹相繼為相

乾曜以清謹自守唯諾署名而已元絃暹諸事異同更相奏列上不悅貶道州長史元絃曹州刺史乾曜罷為左丞相以融充

庭平章事嵩兼中書令遷領河西

秋八月以帝生日為千秋節 八月五日上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萼樓下丞相源乾曜張說表請以是日為千秋節布于天下咸令

宴樂修社神之始也後復五年為社此不

小利而大害也

九河故道之

功也

佛一二而已

其功也

工部尚書張恭貞卒 恭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為宰相何憂寒餓比見朝士積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食之資吾不取也

禁私賣銅鉛錫 敕以人間多盜鑄錢始禁私賣銅鉛錫及以銅為器皿其米銅鉛錫者官為市販

融字文融為汝州刺史 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苦之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融疾之使御史李實彈之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融坐貶

冬十月戊午朔日食 不盡如鈞

初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 初令百官于春月旬休選勝行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或御

花幕樓連其歸驛留飲遂使起舞盡歡而去

夏四月以裴光原兼吏部尚書 先是選司法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擢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光原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

有升無降愚庸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嗟宋璟爭之不能得

六月以忠王浚即改王嗣領河北道行軍元帥帥十八總管討奚契丹 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貢李元絃不禮焉

曰可突干狡而狼專其國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其心必不來矣至是可突干弑邵固叛降突厥制以忠王浚領元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伯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張說謂人曰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然浚竟不行

洛水溢

冬十月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前番番請和親此何

是歲天下泰死罪二十四人

十一月十九年春正月王毛仲有罪賜死 初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輳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頗首謝曰臣萬事已備

仕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門施榮戰揚恩最高力士尤貴幸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

唐明皇帝

也朕為汝召客明日汝軍相與論官論之日中環乃王元氣酒毛仲瞻忘日其嘗求兵部尚書不得快快上由是不悅時上寵

西向拜謝故不盡恩過納賜賜而歸其兩高力士尤貴幸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

仕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門施榮戰揚恩最高力士尤貴幸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

仕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門施榮戰揚恩最高力士尤貴幸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

仕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門施榮戰揚恩最高力士尤貴幸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

仕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門施榮戰揚恩最高力士尤貴幸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

自是後楊杜  
畢挾不歸即  
有休休之樂  
今書傳法  
或書而不可  
飲明皇初能  
於治道者後  
復相持休動  
觀者天下之  
亦何以能  
使書之於  
版而加甚







冬十二月戊子朔日食

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 時可突干連年為邊患守珪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營紀王權

就撫之權至而契丹初無降意營遣人引突厥謀殺權悔知之以身官李適折與可突干爭權不協說使圖之適折夜勒兵斬屈

烈及可突干帥眾來降上遣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

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守珪纔破契丹即以為相若盡滅邊敵將以何官賞之乃以為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

李適折既降帥以為契丹王已而兩折為其下

權所殺止以書賞守珪而無之固以為松漠節度

置病坊 禁京城內者置病坊以療之

冬二十三年春正月耕藉田御樓醮宴 上耕藉田九推乃止公卿以下皆終前上御五鳳樓醮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

所部音樂集樓下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綵魯山唐縣今屬河南元德秀字景先河南人惟遺樂工數人連袂歌于為

三月張瑄張琦殺殿中侍御史楊汪以復父讎殺杖殺之 初張審素為廣州都督或告其賊污制遣御史楊汪按之總管管轄下

元璵以兵圍汪會令善春會救至得解汪遂奏審素謀反坐斬二子瑄琦皆幼流嶺表嶺表在十至是瑄琦逃歸手殺汪于都城繫

表于蒼宮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為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瑄年孝烈宜加矜宥有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

以為議法不可上烹之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于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殉考之人唐韓相雖何所限亦宜付河南府杖殺士

冬閏十月壬午朔日食

十二月冊壽王妃楊氏楊氏三國曰為後 妃故蜀州司戶元瑛之女也

二十一年春二月頒合長新戒

皇太子更名名 諸皇子皆更名之忠王浚改曰瑛瑛亦名忠

三月敕禮部侍郎掌貢舉 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貢舉有進士陳倫之議者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眾故委禮部侍郎

夏四月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討契丹敗績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契丹敗績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

大夫欲滅契丹奈何殺祿山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執曰昔種孫誅荏賈司馬遷且為請斬之 孫武斬宮嫗武以宮中美人

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晉王衍 識石勒事見 杜弼忠良竟殺之弼山名晉州魏州名弼子弼也

張守珪反節下  
以兵圍汪會令善春會救至得解汪遂奏審素謀反坐斬二子瑄琦皆幼流嶺表  
是為審素之元  
得為二子瑄  
幼傳之文昭宗  
而代制志節宗  
元所傳皆實  
士數人合是制  
實乃在夫在  
實乃在夫在  
流故此其因李  
林甫以為為之  
結非理之正

之壽以爲子又有史家于其族山同里則亦以狀名名守其族不爲其族所改其母河史德生居於中子于其族  
之山其族山同里則亦以狀名名守其族不爲其族所改其母河史德生居於中子于其族  
山同里則亦以狀名名守其族不爲其族所改其母河史德生居於中子于其族  
山同里則亦以狀名名守其族不爲其族所改其母河史德生居於中子于其族  
山同里則亦以狀名名守其族不爲其族所改其母河史德生居於中子于其族  
山同里則亦以狀名名守其族不爲其族所改其母河史德生居於中子于其族  
山同里則亦以狀名名守其族不爲其族所改其母河史德生居於中子于其族  
山同里則亦以狀名名守其族不爲其族所改其母河史德生居於中子于其族

冬十月帝還西京 先是敕以去年二月還西京會堂中有怪上召宰相蘇西還裝耀卿張九齡以農收未 請俸仲冬李林甫游  
知上旨獨留言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且往來行李何更擇時借使妨農但應蠲所還租稅而已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行從  
之世于無事而去 盧岳傳張九齡之子

十一月賜胡方節度使牛仙客爵西縣公 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  
不可尚書古之納言虛與以來惟舊相及敬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與今職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  
實封可乎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為功欲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上默然李林甫曰仙客  
宰相也何有于尚書上悅明日上復以仙客前封為古九齡因執如初上初望色曰卿雖仙客來然知卿有術九齡曰臣  
才庸何以勝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乃賜仙客爵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戶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 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于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  
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是時上在位歲久新弊者欲息于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之林甫日夜  
短九齡于上上由是浸疎九齡林甫引蕭翼為戶部侍郎翼素不學嘗讀伏臘為伏臘中書侍郎嚴植之言于九齡曰省中豈容  
有伏臘侍郎乃出吳刺岐州故林甫怨挺之上積前事以權卿九齡阿黨並拜丞相罷政事因上賜白羽扇及獻扇自以某日  
勸初用之得所勸殺身而何意又曰縱秋風以林甫為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領節度如故嚴挺之為洛州刺史用上御位以來所  
之移軍於東于軍中上雖稱善然中書之臣以林甫為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領節度如故嚴挺之為洛州刺史用上御位以來所  
直宣稱法強奉勸中書之臣以林甫為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領節度如故嚴挺之為洛州刺史用上御位以來所  
之如何以備官地人而政中懷之不察下制令自是時時地仙客故為封其所封地仙客故為封其所封地仙客故為封其所封地

丁二十五年春正月置元學博士 每歲依明經舉

丁二十五年春正月置元學博士 每歲依明經舉

丁二十五年春正月置元學博士 每歲依明經舉

二月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 敕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音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餘對時務策  
三道進士試大經十帖

夏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諒南 敕張九齡為荊州長史 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引讞書為證上怒甚命擯子殿庭絕而復蘇  
仍杖之朝堂流瀛州 唐置今南寧 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九齡所薦也乃貶九齡荊州長史

廢太子瑛郭王瑒光王瑛而殺之 上之在藩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甫德儀生郭王瑒劉才人生光王瑒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壽

王瑛麗妃等皆愛幸太子與瑒瑒以母失寵有怨望詔駙馬都尉楊洄尚威宣公主以她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于

上上大怒欲皆廢之張九齡曰陛下享國長久子孫蕃昌天下方為慶幸今三子不聞大過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子且太

子天下本不可輕搖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惠妃密使宮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

之以其語自上為之勸答故造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至是楊洄譖太子郭王光王瑒構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

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上意乃決使宦官宣制于宮中廢為庶人尋賜死瑒瑒皆好學有才識

募丁壯長充邊軍 敕以方隅底定令中書門下量軍鎮關劇利害審計兵防定額召募丁壯長充邊軍給田宅務加優恤

詔遣宗子補官

秋七月太理寺奏有鶴來巢隴李林甫對會國公牛仙客幽國公 大理少卿徐峯奏今蔽天下斷死刑五十八獄院由來殺氣太

盛為鶴不棲今有鶴巢其樹于是百以刑措表賀上歸功宰相故有是命

行和羅法停江道運 先是西北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贖始用和羅之法有彭果者感策請推之關中敕以役贖傷農令增

時價什二三和羅東西畿輿各數百萬斛所今年江淮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益溢車駕不復行東都矣

冬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平公宋璟卒 璟曰

十二月惠妃武氏奏逼讓貞順皇后 初上欲以妃為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雛豈可以為國母且妃既有子若廢後極太子

必危上乃止至是惠昭自願皇后

卷之五十五

元宋明皇帝  
開元二十六年春正月合天下州縣置官置學  
六月丙申上幸太學觀學士李林甫數勸上幸太學上以忠王瑛年長孝謹好學意欲立之獨李林甫不決當

立楊... 官... 不... 重...

忽不舉高力士語其故上曰汝拙我何意力士曰得非以罪君未定罪上曰然對曰但恨長而立... 定結至... 文式五品以上... 實騎靴... 番亦各以女妻之用度... 可汗收其餘眾居...

秋九月丙申朔日食

冊南詔為雲南王 南詔之先本哀牢王...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冊南詔...

西師處使夫會堂李結賢  
冬十月吐蕃寇安戎城注見發關中兵救之 初吐蕃陷安戎城而獲之諺其地故唐唐康攻之不及旬而復度使王晏基兩城

於其側運資糧以逼之吐蕃發兵來擊晏基大敗脫身奔依皆沒於是敵呈高安祚見時以張自代之實文史不習軍旅悉以  
軍攻晏基圍陳尉使唐法範圍結營童兒注未嘗兵因東瓊象項入奏事盛言安戎城可取上說之以有為光祿卿兼理為節

度使兼瓊滑與安戎城中結謀使開門納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以驚氣御史許遠注守之至是吐蕃寇安戎城中獲斬數之  
吐蕃引去注

吐蕃引去注  
已二十九年春正月立服儀法 制曰前承儀儀皆付未報然後開會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以奉聞  
秋七月洛水溢  
八月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 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為賢又賂採訪使張利  
自利貞感稱之上乃以為營州都督元年平盧壹使  
冬十一月太尉李王靈亮注王成王 連益曰讓皇帝 靈亮上哀悅特甚曰天下凡之天下也固讓於我為唐太伯當為不足以

處之乃益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璣表廷先志固讓不許  
十二月吐蕃陷石堡城 先是吐蕃四十萬入寇至安人軍注在今西 將將破希夜帥眾五千擊破之及是吐蕃攻陷石堡城蓋嘉運  
不能禦以病重入朝歎吐火仙之據上嘉其功以為河東與石堡度使各吐番嘉運討討不許發製碑刻詔嘉運  
上乃勉嘉運行

壬午歲元年春正月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 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二十一焉屢之州八百注唐書地理志自太宗平天  
西師處使夫會堂李結賢 西師處使夫會堂李結賢 西師處使夫會堂李結賢 西師處使夫會堂李結賢 西師處使夫會堂李結賢

西師處使夫會堂李結賢 西師處使夫會堂李結賢 西師處使夫會堂李結賢 西師處使夫會堂李結賢 西師處使夫會堂李結賢

西師處使夫會堂李結賢 西師處使夫會堂李結賢 西師處使夫會堂李結賢 西師處使夫會堂李結賢 西師處使夫會堂李結賢

西師處使夫會堂李結賢 西師處使夫會堂李結賢 西師處使夫會堂李結賢 西師處使夫會堂李結賢 西師處使夫會堂李結賢

西師處使夫會堂李結賢 西師處使夫會堂李結賢 西師處使夫會堂李結賢 西師處使夫會堂李結賢 西師處使夫會堂李結賢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以陳希烈同平章事 希烈以謀老應得進軍用神仙符瑞媚於上李林甫以布列妾佞易制故引以為相政事一決於林甫  
 希烈但給唯諾故事軍糧千餘六制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已時節  
 希烈但給唯諾故事軍糧千餘六制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已時節  
 五月壬子朔日食

秋七月加嶺南經略使張九章三品以廣德長史王真為戶部侍郎 楊貴妃方有寵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真所獻積美九章加三

品真為戶部侍郎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之長安色味不變  
 以妬悍不遇送歸錦第不食及夜力士奉請使妃解脫遂制禁門而入復後以許旨通歸吉福國宦官言于上曰陛下何  
 宮中一席之地彼之說死而辱之于外官稱上俯仰之禮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賜賜賜者父母  
 之上是召還一絲而歸

紅去載春正月救北海大守李邕淄川太守裴敦復皇而惟明韋堅王璠年過之自殺 先是韋堅王第新飾少賦異為堅公

寬宜引太子為言上怒李林甫因言堅與年通之則當擊逐長流適之貶宜春本陳州天 太守已而左驍騎兵曹柳勣嘗善大

夫杜有鄰兵梅園議交構東宮指斥乘輿有鄰女為太子良婢良婢之物如妻也杜有鄰功名林甫全言強迫之乃勣首謀

遂與鄰俱杖殺太子亦出良勣素與淄川太守裴敦復善敦復先以平海賊有功擢尚書 敦復為之北海太守李邕遠與定

交會鄭郡太守王璠以賊貶江華唐初合州永司馬璠性豪倖與邕皆自謂有舊久在外意決快林甫欲因事除之至是利遣

羅者與按察復皆杖死裴敦復出京裴敦復自羅通之子嘗迎長至東京林甫令人誣告殺之給事中唐瑄字政輝人坐恩過之善貶宜春太守

所過殺通者年過之仰藥粘自羅通之子嘗迎長至東京林甫令人誣告殺之給事中唐瑄字政輝人坐恩過之善貶宜春太守

除波斬條 上羨好生之名令應校斬者皆重杖流嶺而其實有司車杖殺之

令天下嫁母服三載

全士通一藝以上皆請京師 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請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片其奸惡遂言舉人舉殿

恐有佞言汚濁聖聽乃令郡縣精加試練送省復試其名奏聞既高至者皆欲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以野無遺賢

上表稱賀

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瘰且內實狡黠其在上南應封敕給雜以諛語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安

所有其大乃爾對曰史無餘物止有赤心耳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

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祿山臣當忠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為信然蓋信之正官瑛物賦下

祿山于上而欲使上知其奸惡遂言舉人舉殿

祿山于上而欲使上知其奸惡遂言舉人舉殿



力乃滅之起仙毫屬小物律王及吐魯公主而運上以仙芝為之西四鎮節度使仙芝著封賞清慎州判官任以軍士自唐興以

周憲唐名臣不久性不違倫不兼職功著者性杜入為宰相其四使之射擊守也如明文宗莊宗與何力劉不事大雖皆

皆以大臣為後以制之嗣之既沈中天子有唐四矣其為唐守子孫守不能久任使皇子劉復使王宰相劉蕡等皆

皆以大臣為後以制之嗣之既沈中天子有唐四矣其為唐守子孫守不能久任使皇子劉復使王宰相劉蕡等皆

皆以大臣為後以制之嗣之既沈中天子有唐四矣其為唐守子孫守不能久任使皇子劉復使王宰相劉蕡等皆

元憲龍任力士  
殺太子滿王  
皆其門而唐  
謂之覆而  
不為時士大夫  
五至者之儀其  
不取物可於  
存名于唐後補  
湘人蔡鳳起其  
去晉鳳居世  
西人龍軍官  
此之謂也

五月羣臣上章  
賜安祿山鐵券  
以楊劍叛及文事  
劉善境上意所愛兵而迎之以聚飲驟連歲中領十五使恩幸日隆

冬十一月以黃妃神為國夫人  
昔此神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為使出宮椒並承恩澤勢傾天下至是封韓號奉國夫人與錫

十二月骨針韓蘇神威軍  
上應龍城在青海中  
更舉應龍城于青海中以滿年二十成之

夏四月殺威寧太守趙奉璋  
先皇折衝府上下魚書  
數書契負都督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是邊鎮皆府兵日壞死亡不補器械耗盡略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

子侍衛也其後本衙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女妾人羞之至以相誦病其戍邊者又多為邊衙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為

府兵者皆逃還至是無兵可支李林甫遂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名而已曠將之法天嘗以從相亦受應慶差

有官市井負販無賴子弟為武官父兄猶不為猛將務皆擊于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

六月加聖祖及諸帝后號  
上以符瑞相繼上聖祖號曰大道元高祖曰神太宗曰文高宗曰天中宗曰孝睿帝曰元五帝曰

聖祖曰高宗曰太宗曰文高宗曰天中宗曰孝睿帝曰元五帝曰

聖祖曰高宗曰太宗曰文高宗曰天中宗曰孝睿帝曰元五帝曰

聖祖曰高宗曰太宗曰文高宗曰天中宗曰孝睿帝曰元五帝曰

聖祖曰高宗曰太宗曰文高宗曰天中宗曰孝睿帝曰元五帝曰

聖祖曰高宗曰太宗曰文高宗曰天中宗曰孝睿帝曰元五帝曰

聖祖曰高宗曰太宗曰文高宗曰天中宗曰孝睿帝曰元五帝曰

聖祖曰高宗曰太宗曰文高宗曰天中宗曰孝睿帝曰元五帝曰

聖祖曰高宗曰太宗曰文高宗曰天中宗曰孝睿帝曰元五帝曰

聖祖曰高宗曰太宗曰文高宗曰天中宗曰孝睿帝曰元五帝曰

聖祖曰高宗曰太宗曰文高宗曰天中宗曰孝睿帝曰元五帝曰





三月宋孫山學使丹 孫山學使丹欲以會士教之取會不廉得對河有忠義祠

之遊是亦孫山學使丹之志也孫山學使丹欲以會士教之取會不廉得對河有忠義祠

孫山學使丹欲以會士教之取會不廉得對河有忠義祠

孫山學使丹欲以會士教之取會不廉得對河有忠義祠

孫山學使丹欲以會士教之取會不廉得對河有忠義祠

孫山學使丹欲以會士教之取會不廉得對河有忠義祠

孫山學使丹欲以會士教之取會不廉得對河有忠義祠

孫山學使丹欲以會士教之取會不廉得對河有忠義祠

孫山學使丹欲以會士教之取會不廉得對河有忠義祠

孫山學使丹欲以會士教之取會不廉得對河有忠義祠

孫山學使丹欲以會士教之取會不廉得對河有忠義祠

孫山學使丹欲以會士教之取會不廉得對河有忠義祠

孫山學使丹欲以會士教之取會不廉得對河有忠義祠

孫山學使丹欲以會士教之取會不廉得對河有忠義祠

孫山學使丹欲以會士教之取會不廉得對河有忠義祠

孫山學使丹欲以會士教之取會不廉得對河有忠義祠

孫山學使丹欲以會士教之取會不廉得對河有忠義祠

孫山學使丹欲以會士教之取會不廉得對河有忠義祠

孫山學使丹欲以會士教之取會不廉得對河有忠義祠

孫山學使丹欲以會士教之取會不廉得對河有忠義祠

孫山學使丹欲以會士教之取會不廉得對河有忠義祠

孫山學使丹欲以會士教之取會不廉得對河有忠義祠

孫山學使丹欲以會士教之取會不廉得對河有忠義祠

孫山學使丹欲以會士教之取會不廉得對河有忠義祠

增設大夫楊登宣權為所累擢成之時林甫尚未劾則官舟子孫皆流南黔中親近及嘗與生販者五十餘人刺殺故合

珠被金裝更以小棺如成人禮 葬之  
秋八月以舟射新塞河西節度使 安祿山以手林甫後擒論已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視之蔑如也由是有懷國中坐安祿山

有反將上不能罷右節度使哥舒翰者與祿山不協時阿骨思入關上使高力士乘之楊國忠山嶺新日公與我朝

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改各為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若雲錦國忠仍以劍南旌節引于其前國忠于時舉國氣不

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改各為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若雲錦國忠仍以劍南旌節引于其前國忠于時舉國氣不

下窺視至此為國忠所虐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言祿山必反上不聽

加安祿山左僕射 上欲加祿山同平章事已今太常張均豆刺楊國忠曰祿山雖有軍功自不知書豈可為宰相制書右下恚四

吳輕唐上乃以祿山為僕射 楊國忠教中書門下百有文者為之是封以讀始召文士華誦文辭嘗於此門與進士時人謂之

三月安祿山歸 祿山奏所部討士討吳契丹于數動甚多已起資如實 祿山反故先以此收眾心也

者上皆導之由是人無敢言者 祿山之發也上命高力士覆之及通上問祿山世世通國忠曰此誠他人不知必祿山兄弟告之也上然

夏六月乙丑朔日食不吉如鉤 劍南留使李忠譽南詔敗沒 安祿山詔開羅風誘之深入王太和城開城未戰安祿山士卒殲殺饑死十七八乃引還

金軍皆沒楊國忠德其敗更以提關蓋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上嘗問馬功士曰朕今老矣卿事甘之

一日能安而不敢動又通時權兵大帥下何以制之止也 曰臣職不可不從何謂也上也曰卿勿言朕深惡之也

力士謀反 安祿山 楊國忠 劍南留使 李忠譽 南詔 羅風 王太和 城 安祿山 士卒 殲殺 饑死 十七八 乃引還 金軍 皆沒 楊國忠 德其 敗更 以提關 蓋於 中國 兵討 之前 後死者 幾二十 萬人 無敢 言者 上嘗 問馬 功士 曰朕 今老 矣卿 事甘 之 曰臣 職不 可不 從何 謂也 上也 曰卿 勿言 朕深 惡之 也

本無其初  
之門運事  
陳亦其真  
聖因守以  
古卷九

秋八月陳希範能以見本守會同平章事 楊國忠志陳希範有別累去辭位上欲以吉備代之國忠以溫階安嶺山奉言不  
可以見素和雅易之處之

關中大饑 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上憂而傷程國中取禾之喜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為善扶風太守房瑄言  
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直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

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冬閏十一月啟事涉安石子為桂嶺陳元有故城在今尉吉溫為潭陽本潭州天首加縣河東太守韋陟文雅有盛名

楊國忠恐其入相使人告涉紙汚事下御史陽府中丞吉溫使求教于安嶺山復為國忠所發貶桂嶺尉溫潭陽長史安嶺山  
為溫公寬其子國忠意遂疾上雨無所問

戶部奏郡縣戶口之數 先是開元十四年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千八百八十八口  
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十八萬三千六百九十九口如之海內富安行者馬吏不時守兵至是戶部奏天下

鄉三百五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戶九百六十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唐之盛止此  
起十四載春二月安嶺山請以希將代漢將從之 嶺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希將三十二人代漢將軍見素謂楊國忠曰

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嶺山邪見素因極言嶺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  
嶺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于上曰臣有策可坐消嶺山之謀若嶺山平章事召諸將以賞餉知其必叛楊元勳分領屯防平

秋七月安嶺山奏請廢馬道中使詣止之 嶺山表獻馬三千匹母匹致養二人遣番將二十二人都送河南尹達真駒駘有雙  
奏請嶺山以進馬宜候至冬官自哈夫無煩本軍子是上稍寤始有疑嶺山之意上以此事機敏之道中使馮神威當手

冬十一月安嶺山反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 嶺山舉剽三道陰蓄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  
楊國忠虛言嶺山且反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嶺山由是決意速反獨與嚴莊高阿思那承慶密謀會有奏事官

自京師還嶺山詐為教言示諸將曰有密旨令嶺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眾得然相顧莫敢異言于是發所部兵及募契丹凡十  
五萬反于光陽大開募眾引兵而南步騎精銳煙塵千里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河北州縣望風瓦解北京以聞上未之信及

聞嶺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持槍有侍色曰今反者獨嶺山耳將士乃不敵也不過自日必傳首詣行在綱紅上以為  
然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太子請詣東京問府庫募募勇執馬為軍渡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

唐明皇帝



以為克陽平虛節度使來降請東京募兵自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魏山子慶宗向宗女孫之  
 以郭子儀將領人為朔方節度使 子儀先以天德軍在魏州及魏州北使東九原太守王是後朔方節度使率軍東討  
 以張介然為朔方節度使 領陳留本州州城等十三郡諸郡當賊衝者皆置防禦使命地至魏州魏州魏州魏州  
 子丁是傳留郭子儀者監殺之以少其志 軍品本州州城等十三郡諸郡當賊衝者皆置防禦使命地至魏州魏州魏州魏州  
 十二月以高仙芝為副元帥統軍屯陝 以李元帥之子為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于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  
 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仙芝以五萬人發京師遣官者逢令盡監其軍屯于陝

封常清與賊戰於武牢賊績安祿山追陷東京留守李懷州文御史中丞盧奕之子死之 祿山以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  
 河南尹吳元瑜降于祿山留守李懷州御史中丞盧奕曰吾嘗荷國重任路知力不敵必死之妻許諾燈收殘兵數百欲戰會滑  
 澄坐府中突先遣妻子懷州聞道夫長安朝服坐堂中祿山使人執及探訪判官許清皆殺之要為祿山赦其罪祿山曰  
 凡為人當知順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

高仙芝退保潼關河南多陷 封常清帥餘眾至陝謂高仙芝曰當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清關無兵若賊突入關則長安  
 危矣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趨潼關修完守備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于是河南諸郡皆降于祿山  
 東平太守吳元瑜降于祿山太守吳元瑜之弟起兵討賊 祿山以張通時為駐陽太守東路地祿山官多望風降走惟東平  
 太守嗣吳王祇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為軍父

詔以祿為雲南太守河南郡和兵馬使  
 以永王瑒為山南節度使王琬王皆為劍南節度使 二王皆不出關以江陵會稽郡長史源洵為劍南副之  
 制太子監國 上張說征制太子監國 上張說征制太子監國 上張說征制太子監國 上張說征制太子監國 上張說征制太子監國  
 懼遠謂三夫人曰太子意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且春矣使說者犯衛上請命于上言遂廢  
 平原太守顏真卿 初真卿知祿山且反因家西元城沒後料丁壯會食祿山以其善生馬之及反祿類  
 真卿將兵防江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聞道塞之上始聞河北郡縣皆反賊嗟曰二十四郡中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  
 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觀察密懷謀賊請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涕泣請以諸兵  
 討賊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殺于平原李隨處其將清河河河北諸郡至平原真卿執之祿新以狗豕三人首請以酒身殺之

東平太守吳元瑜降于祿山太守吳元瑜之弟起兵討賊 祿山以張通時為駐陽太守東路地祿山官多望風降走惟東平  
 太守嗣吳王祇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為軍父

詔以祿為雲南太守河南郡和兵馬使  
 以永王瑒為山南節度使王琬王皆為劍南節度使 二王皆不出關以江陵會稽郡長史源洵為劍南副之  
 制太子監國 上張說征制太子監國 上張說征制太子監國 上張說征制太子監國 上張說征制太子監國 上張說征制太子監國

懼遠謂三夫人曰太子意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且春矣使說者犯衛上請命于上言遂廢  
 平原太守顏真卿 初真卿知祿山且反因家西元城沒後料丁壯會食祿山以其善生馬之及反祿類  
 真卿將兵防江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聞道塞之上始聞河北郡縣皆反賊嗟曰二十四郡中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  
 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觀察密懷謀賊請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涕泣請以諸兵  
 討賊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殺于平原李隨處其將清河河河北諸郡至平原真卿執之祿新以狗豕三人首請以酒身殺之

祿山遣使召真卿真卿曰賊臣也我安能為之乎真卿遂入  
 河東真卿將兵防江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聞道塞之上始聞河北郡縣皆反賊嗟曰二十四郡中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  
 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觀察密懷謀賊請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涕泣請以諸兵  
 討賊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殺于平原李隨處其將清河河河北諸郡至平原真卿執之祿新以狗豕三人首請以酒身殺之

祿山遣使召真卿真卿曰賊臣也我安能為之乎真卿遂入  
 河東真卿將兵防江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聞道塞之上始聞河北郡縣皆反賊嗟曰二十四郡中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  
 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觀察密懷謀賊請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涕泣請以諸兵  
 討賊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殺于平原李隨處其將清河河河北諸郡至平原真卿執之祿新以狗豕三人首請以酒身殺之

之策或得所  
其或得所  
國而得所  
獨不可為  
但得所  
守不

之策或得所  
其或得所  
國而得所  
獨不可為  
但得所  
守不

安孫山道元授武庫少卿  
太子元顯與師討賊河東  
常山

史東廉往迎之  
嶺口果卿訪至新之  
至先下者實後至者  
首作密宴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  
擲兵不救果卿  
于法而反果卿

以許進高顯陽太守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  
擲兵不救果卿  
于法而反果卿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  
擲兵不救果卿  
于法而反果卿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  
擲兵不救果卿  
于法而反果卿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  
擲兵不救果卿  
于法而反果卿

所養軍法及邪為我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及也勝筠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廢謀高祖以二人比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思明親先帝山引兵擊賊守之

以牛光弼為河東節度使 上命郭子儀罷開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遣取東京遣其將分兵先出井陘以定河河北子儀為光弼以為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二月李光弼入常山賊將安思義逆與思思明戰大敗之 李光弼將善漢步騎萬餘人太原等三千人出井陘至常山常山

圍隸兵執安思義出降 光弼將善漢步騎萬餘人太原等三千人出井陘至常山常山圍隸兵執安思義出降

下不關常山不守立即解圍合二萬餘騎直抵之下光弼以五百騎守城上庫發射之賊稍却乃出擊于千人分為四隊使其天

發發相編賊不能當乃進有村民告賊少兵五千自德陽來至九門在今山西南建薛九門之先獨進步騎各二千進擊賊

並水將行過賊方飯賊兵掩擊之無道思明聞之夫等進入九門在今山西守四門思明命善漢步騎各二千進擊賊

于山引兵與李光弼先與賊軍分會步騎各十餘萬與思明戰思明命善漢步騎各二千進擊賊

先真源帥史元忠子元元皇帝廟走兵討賊 先是真源帥史元忠子元元皇帝廟走兵討賊

引精兵攻雁邱首出戰賊死力戰却賊圍東領會東復至賊將李懷仙帥人等四萬餘人登至城下求環進曰賊兵精銳有

挫我心今出于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起身先士卒直衝賊

陣人馬辟易賊遂運明日復進城附攻城巡東高灌磨磨而救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乘創復賊

遂散退逐東勢退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擊魏郡賊之 先是清河各軍等借勳于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于真卿曰公自魏大河北地

公之西即魏郡平日東江清河內魏郡于故城魏郡今有善三百餘人及八十餘人及三十餘人及二十餘人及十餘人及

之州二郡其地不遠而魏郡之帥也魏郡之名其母今帥魏郡高安有定也魏郡之帥也魏郡之帥也魏郡之帥也

以善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卒就館復為善說真卿真卿曰魏郡之帥也魏郡之帥也魏郡之帥也

真卿曰真卿得善大驚遂詣其館以兵六十借之送至境教子別居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善曰聞朝廷遣程千

里年人 將精兵十萬出岷州口 三月得善即古關之險也 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魏軍守將分兵開岷口

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汝郡以北至于瀘陵嗚呼然後始諸同盟合兵十萬而臨津分兵備河洛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宜軍

善思元帥魏  
本魏郡刺史  
特為其子  
善善其子  
善善其子  
善善其子  
善善其子  
善善其子  
善善其子  
善善其子  
善善其子

翰野... 翰野... 翰野...

宋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戒十萬... 平盧軍將劉客奴... 以劉正臣... 平盧軍將劉客奴... 以劉正臣... 平盧軍將劉客奴...

子儀俱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 子儀俱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 子儀俱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

六月... 是時天下以楊國忠召亂... 六月... 是時天下以楊國忠召亂... 六月... 是時天下以楊國忠召亂...

此乃叛友非裨山也... 此乃叛友非裨山也... 此乃叛友非裨山也... 此乃叛友非裨山也...

用兵豈肯無備... 用兵豈肯無備... 用兵豈肯無備... 用兵豈肯無備...

則大軍惟應固守... 則大軍惟應固守... 則大軍惟應固守... 則大軍惟應固守...

唐明皇帝... 唐明皇帝... 唐明皇帝... 唐明皇帝...

唐明皇帝... 唐明皇帝... 唐明皇帝... 唐明皇帝...



公方出之時捨  
身圖方以漢  
之官軍元機所  
擊獲會所獲  
及下名者五  
不復及不可  
以居在事多  
擇重其亂賊  
子孫後出五  
一節耳

馬亮之命案  
國月三蘇進天  
陸費大之自行  
即任出於何  
是書大於何  
為時人而月  
不聞此一介

之素摩汝必得其用且官位任太子太子不受

帝至汝風 上至扶風士平漢古不遺陳元禮不能制會成都有秦假十餘萬區至上命陳之子唐居府士論之曰朕老先人失

人致逆胡亂帝須速遣其鋒等會卒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與涉至此勢皆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城與編小人馬眾多或

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其分此錄以備香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

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眾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卿卿自是謀言始也

太子至平涼 太子既留未知所適遂監王侯曰陛下首言為期意節度大使將吏感時致啟使感其姓名今河西南石之米皆

賊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運士高金魯魯先時人衣冠若族必無二心速佳就之此上策也眾皆曰善通

夜馳三百餘里至彭原本原州大關初賊郡太子李道出迎獻衣及糗糧送至平涼關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

幕相報

帝至河池本河池大關初賊郡以崔國同平章事 劍南節度使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盡歸甲兵全盛上大悅即以相

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將免扶風而守之是月賊敗 已而賊兵來寇景仙復擊却之陳山遠其前以教書 陳山遠其前以教書 陳山遠其前以教書

賊將李孫習陷長安 孫山不意上遽西幸止霍乾祐兵圍潼關凡十日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殺魏王皇孫數十人創其心以祭

安慶軍復捕首官宦者宮女數百人輒以兵送洛陽王侯將相居從軍軍家留長安者孫及嬰兒陳者及以禮節失恩怨上孫

張均張均等皆降子賊孫山以有烈均為相自發朝士皆授以官均等皆降子賊孫山以有烈均為相自發朝士皆授以官

帝至普安天寶初改為普安郡以房琯同平章事 上之營長安也羣臣多不至知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

均張均受恩最深且連成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琯宜為相陛下不用又孫山嘗為之怒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琯至上問

均兄弟對曰臣雖與相素暱留不進觀其意然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均為相均與相素暱

秋七月太子即位子室武武為太子尊為上皇天帝以張元同平章事 先是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字之吳水陸運使觀少

河隴動新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溫奉驛于太子且籍北方士馬甲兵數萬軍資之數以獻之會河西司馬

平涼亦勸太子之朔方鴻漸自起太子十年平涼北境使少遊居後羊次舍尼者儲少遊營治宮室糧帳皆備

唐明皇帝

唐明皇帝

唐明皇帝

唐明皇帝

唐明皇帝

唐明皇帝

唐明皇帝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之至是會滿漸平太子請遣馬援之命不許援上太子乃許之是日即位于雲武皇帝為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統拓所  
崔濟並和中外各人事變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故軍東主相統度軍制武人職使大府皆掌制在  
曰吾有年地雖遠也苟欲此性可免能得上意從上宰相方好神居上謂上曰宰相之職上謂上曰宰相之職上謂上曰宰相之職  
以身當之陛下可從後漢去至宣成子三日地統士承上法之謂曰此非是白集之時上以是為滿之幸地字元所為相于  
新豐元宗母太后女弟之孫  
制以太子充天太子兵元帥請王分總天下節制 制以太子為兵馬元帥永玉瑀故王瑀豐王銀分領諸道節度都使琦瑒皆不  
出關惟瑀赴江陵先是四方間瀆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東與所在

李汝字長德 初京兆先必幼以才敏著聞太宗嘗賞之不可使與太子為右左支務國忠感之奉使新秦 瑒瑒在  
新州府 復隱居朔陽 今河南府唐時縣 上自馬寇遣使召之詔見於雲武上大喜出則聯帶駑駘對相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  
皆咨之古無不從上欲以必為石相必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河西安西皆遣兵詣行在 上命河西節度副使率綱業將兵五千赴行在綱業與節度使程元振謀且殺師以觀變德府折衝段  
秀實讓綱業曰豈有君父告高臣子莫然不赴者乎特遣常自謂大文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綱業大慚即白軍發兵以秀  
實自赴詣行在上又徵兵于安西行軍司馬李福等 發兵七千勵以忠義而遣之

常至成郡 從官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全孤獨聞車聲即馳去之 令孤獨攻庫即馳去之 令孤獨攻庫即馳去之 令孤獨攻庫即馳去之 令孤獨攻庫即馳去之  
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遠關帝已至蜀復以書招遣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奪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賊陽許諾明日堂  
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于前者以衣衣斬之士心益勦 賊兵爭船之得美數十人無復從人賊笑不  
服大帥使兵五百騎十餘里湖益兵用之 遣使帥將富萬春 于城上與湖相聞語未絕賊督射之而中六矢而不動湖  
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 遣使謂曰白見當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 謂之曰君未識人禽馬知天道未幾出  
戰擒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及遁

以顏真卿為工部尚書 初具卿聞李光弼下井陘即欲單遠平原已而光弼郭子儀引兵西入 子儀光弼聞不守 八升  
賊主帥與之密山山 卿始復邊處河北軍士以蠟充道衣于雲武以其卿為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并致教古亦以蠟  
充道之真卿領下諸郡又遣人頒于河內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于雲武利國之心益堅矣

八月以郭子儀為靈武長史李光弼為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 子儀守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雲武靈武靈威始感人有興復之望  
矣 其後上謂李光弼曰子儀守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雲武靈武靈威始感人有興復之望矣 其後上謂李光弼曰子儀守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雲武靈武靈威始感人有興復之望矣

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分今計其地則我上國也

以第五琦為江淮租庸使 賀蘭進明遠察軍第五琦入蜀奉事琦言今方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

軍無之用帝悅以為租庸使上從之如琦山真而等五進度又使時作權備法用以錢 詳川各洋州天寶初改詳合漢中府于

帝稱子量遣使奉冊賀如室武 室武使者至言帝喜曰吾兒應天慎人吾復何憂割自今改制款為持未疏稱太上皇軍國事

皆先皇帝進止仍奉朕知侯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命李林甫房琯崔浩 元暉子元暉至奉傳國寶及玉冊詣室武傳位九月見

素等至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此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宜敢來見遂為保製羣臣固請上不許其子別殿朝夕事之如定自之

禮上書謝房琯名室武待之略見上言時事詳請詳詳上問其由是

安祿山取長安樂工庫魯落陽 初上皇每朝宴夫故太常雅樂 立舞八堂下立舞臺以鼓吹 樂 胡樂 散樂 雜戲

兩儀未 兩儀未 兩儀未 兩儀未 兩儀未 兩儀未 兩儀未 兩儀未 兩儀未 兩儀未 兩儀未 兩儀未 兩儀未 兩儀未 兩儀未 兩儀未

西向瀚天稜山怒支解之 初上皇每朝宴夫故太常雅樂 立舞八堂下立舞臺以鼓吹 樂 胡樂 散樂 雜戲

力所及者而不收其賦賦 初上皇每朝宴夫故太常雅樂 立舞八堂下立舞臺以鼓吹 樂 胡樂 散樂 雜戲

九月以廣平王徵為天下兵馬元帥 上欲以廷室王侯為元帥 李泌以為不可 李泌有才 李泌有

乃以廣平王徵為元帥 諸將皆屬侯間之 謂必曰此固侯之心也 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 穰言曰衣黃者聖人也 衣白者山人

也上聞之以告 秘曰難之 際不敢相屈 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 敢必不得已受之上笑曰此服此豈可無名 稱出懷中款以必

為侍謀 室國元帥府行軍 李泌受必固辭 上曰朕非敢相 且以濟羣 難且俟 賦平任行 高志泌乃受 以又言 上曰

遣使徵兵 同統 上雖用病方之 象欲借兵于外 夷以張軍勢 以盛王守禮之子 承家為城 埋王與僕 同懷 恩使 同統 以請 兵 又發

汗拔那兵 且使 轉 衛 城 郭 諸 國 許 以 厚 賞 徵 從 安 西 兵 入 後

帝如彭原 李泌勸上且言彭原侯西北兵將至 建幸 扶風 以乞之子 是屬 譚 亦 集 可以 贖 軍 上 從 之

御此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五 唐明皇帝

帝如彭原 李泌勸上且言彭原侯西北兵將至 建幸 扶風 以乞之子 是屬 譚 亦 集 可以 贖 軍 上 從 之

帝如彭原 李泌勸上且言彭原侯西北兵將至 建幸 扶風 以乞之子 是屬 譚 亦 集 可以 贖 軍 上 從 之

帝如彭原 李泌勸上且言彭原侯西北兵將至 建幸 扶風 以乞之子 是屬 譚 亦 集 可以 贖 軍 上 從 之

帝如彭原 李泌勸上且言彭原侯西北兵將至 建幸 扶風 以乞之子 是屬 譚 亦 集 可以 贖 軍 上 從 之

帝如彭原 李泌勸上且言彭原侯西北兵將至 建幸 扶風 以乞之子 是屬 譚 亦 集 可以 贖 軍 上 從 之

帝如彭原 李泌勸上且言彭原侯西北兵將至 建幸 扶風 以乞之子 是屬 譚 亦 集 可以 贖 軍 上 從 之



車戰武裝古  
而實不實夫今  
房瑄用之數數  
自當能以人師  
之律法何以師  
為據哉

軍兵制得宜上乃有奇制則戰無不勝  
不宜求此請其珠玉玉符傳使以奇戰  
何如則曰陛下在堂或以軍法安人寸  
及以良謀治曰先生平後于上得良圖  
後以良謀治曰先生平後于上得良圖  
後以良謀治曰先生平後于上得良圖

制謀官言事勿向宰相 初李林甫為相謀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前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數置其弊開  
謀靜之達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及承旨上旨 而日而史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政也

久十月年已朔日食既  
以房瑄為招討節度使與賊戰于陳濤 斜石城陽賊果其 敗績 瑄喜者善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性鄙庸俗人多怒

之北瑄太守曾與賊相行在上命瑄以為前山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瑄以為備物史大夫連明入朝上置員之瑄明因言與  
下瑄太守曾與賊相行在上命瑄以為前山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瑄以為備物史大夫連明入朝上置員之瑄明因言與  
之地又多布帛以給賊且其意以為上望下下則上不失其望也

許之瑄又請自得參佐以年穉為司馬劉秋時子為參謀志以務委之曰賊屯洛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秋二人皆書生不識  
軍旅逼賊將安守忠于陳濤斜石城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噪牛皆震駭縱火焚之入畜大亂死傷四

萬餘人上大怒幸必為之營救上乃宥之侍瑄如初  
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魏陽解州張與東人死之 思明攻河間景城牟真牟璘皆死又使將康沒野渡攻平原顏真卿力不敵

身即走于清河河博平諸郡皆陷魏陽解州張與東人死之 思明攻河間景城牟真牟璘皆死又使將康沒野渡攻平原顏真卿力不敵  
俱絕城陷橋其謂曰將軍試壯士能與我共當骨乎與曰與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別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與

曰主上待林山恩如父子奉臣妾及不和報德乃與兵誦闕查辰生人大丈夫不能剪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  
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于幕豈能久安何如來則取賊解橋為福長壽身亦美乎思明怒銜殺之罵不絕口以至于死

永玉瑄反詔遣淮南節度使高適 字達夫 大略曰作上皇遠馬等考通鑑及細目分注本文通鑑等者乃南宗非元  
之嘉今 初上皇命諸子分領節制謀謀大夫高適以為不可上皇不聽以瑄領四道節度使鎮江陵特江淮租賦山積于江

陵瑄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于瑄有勇力好兵瑄等為之謀主以為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宜據八道保有江表如東京  
故事上聞之救瑄瑄瑄不從上乃以高適為淮南節度使來瑄為淮南西道節度使與江東節度使李涉共圖瑄瑄遂引舟

師沿江東下吳郡太守李希言廣陵太守李成武遣兵拒之皆為瑄所破江道大空高適與來瑄李涉會于安陸注是前結盟書  
眾以討之  
回乾道為道支將兵入拔



外野也光弼道人詐為約降而穿地道圍賊營中堵之以木壘期遣將將數十人出投降賊賊嘗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十餘人賊震驚亂其壘鼓探來之將斬萬計會去林山穴度踏使思明歸言范陽留養者德幸固太原光弼復出擊之斬首七萬希傳過去

賊將尹子奇寇離陽逃入離陽與許道推郢之 李慶緒以子奇為河南節度使子奇以歸 州名注 兵十三萬

離陽許道推告急于張巡自盜陵引兵入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許道推兵合六千八百人賊志眾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

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眾氣自倍道請巡曰違情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請公

為運賊自是達但調軍休戰且居中應援而已戰關至重一出子巡賊遂夜遁

二月帝至鳳翔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南西北之兵皆會江灌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

李元昊如朔方 朔方西城之 朔方東城之 朔方西城之 朔方南城之 朔方北城之 朔方東城之 朔方西城之 朔方南城之 朔方北城之

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祐政走 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祐政走 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祐政走 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祐政走

得河東則兩京可圍時賊將崔祐政守之 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祐政走 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祐政走 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祐政走

韓異等翻城迎官軍乾祐踰城得免 韓異等翻城迎官軍乾祐踰城得免 韓異等翻城迎官軍乾祐踰城得免 韓異等翻城迎官軍乾祐踰城得免

江南採訪使李成式討永王瑒瑒敗走死 成式與河北招討官李勉合兵討瑒瑒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人

謀已隱不如及兵得未多早圖士說否則死于鋒鏑水為逆臣兵諸將皆然之子是廣琬以麾下奔廣陵瑒嘗言其不如此

出成式將趙保寧海江瑒兵逐清瑒奔鄱陽江西採訪使皇甫湜遣兵擒殺之

三月上皇遣中使祭始興文獻公張九齡 上皇意張九齡之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 州名注 祭之厚恤其家

尹子奇復寇離陽張巡擊之 子奇復引兵攻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愛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數以

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厲請奮進乃椎牛饗士盡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兵至

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獲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于城下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連旦撤備既明巡乃發兵絕敵

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齊雲 州名注 雷萬春 郭昇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

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子奇乃走 州名注 子奇乃走 州名注 子奇乃走 州名注 子奇乃走 州名注 子奇乃走 州名注 子奇乃走

夏四月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于清渠 州名注 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于清渠 州名注 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于清渠

守中守攻之兵馬使郭英又戰不利思權遣軍扶風賊將兵至太和關 州名注 守中守攻之兵馬使郭英又戰不利思權遣軍扶風賊將兵至太和關 州名注 守中守攻之兵馬使郭英又戰不利思權遣軍扶風賊將兵至太和關

理之深且其  
自取以與社  
世蓋其以理  
其意可謂其  
所好而夫正道

時時其清室之  
除其害者何  
子小路也  
思其下之  
無者以爲其  
之者其體  
其前其行  
制其時而  
初其其其  
以功其重  
信其而人

侯將兵赴鳳州賊將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遮之于後其將侯國保自守伏上軍之寇傷其軍一僅軍守寇獲道走潘西

兩翼夾擊官軍大潰子儀遂保武功是時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理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劉秩年極高或於門者重辱則其

因是大招權利御史劾之罷為太子少師以鎮同平章事上嘗使問數日人為道場于內張錦曰者玉雷雷能以與未

山南東道節度使曾良州人奔襄陽 魯吳守南陽賊將武令珣回水湖相繼攻之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藉又周處書夜苦戮力

秋七月以張錫東河南節度使 錫少節度使符等使代督關道明 賊將蔡希德寇上黨節度使程千里 賊屢攻上黨常為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之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

帥百騎開門突出破擒之會救至退還橋環擊中反為希德所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詰詰將善為守備還失帥

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退千里于洛陽囚之 九月唐平王微郭子儀收復西京 上勞饗諸將遣文安胡郭子儀白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讓

仁可汗遣其子番授子將精兵四十餘人來至鳳翔唐平王微將胡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眾十五萬登鳳翔俾見蕃獲為兒

賊將十萬陳于其北車師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連于其陳賊軍釋去官軍卻多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子遺矣乃肉袒執

刀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陳乃稍定于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推靡賊伏精騎于使來使襲官軍之復

偵者知之僕固懷恩引回紇擊蓋殺之李嗣業又撤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一萬級賊遂大潰餘眾走入

城連夜驚聲不止僕固懷恩早廣平王微曰賊棄城走矣藉以三百騎追之賊取安守之軍歸仁等微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

息俟明日國之謀臣曰戰高神速何明日也微固止之遂明謀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回乾真等皆已通兵大軍遂入西京

上先王神書  
其何若也  
過者其若  
其知位也  
無為且并  
意身其得  
欲取而已  
蜀山隱居史  
其見之也  
子文帝自  
以文帝格  
己者其不  
大臣風者  
漢之風尤  
漢之風尤  
單以下于  
山人之日  
足盡之

請上皇歸殿當遣東宮復修人子之職必曰上皇不來矣上發問故必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奈何必曰今請更為厚臣質未  
言自鳥克訪留室武勳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慮虞眉請遣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使車表立命使奉以入蜀以  
籍飲酒通和而寢或曰臣今何據也對曰臣過陛下下大早陛下任臣去空宮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  
下地臣去免臣于今日何據也對曰臣過陛下下大早陛下任臣去空宮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  
而其神矣且曰陛下不制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  
事雖不備言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  
用此空宮不制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  
立太子皆賢心愛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  
輪三擒獲焉有有功勳表辱令陛下下地臣去空宮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臣位大臣

十月辛子奇恪難陽叛也許遠死之... 先皇子奇傲兵救萬復攻離陽城中食盡備救不至士卒  
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飢弱不能關運為賊所圍... 大出糧車二百于其上... 賊之使不得一出一中出一

不救城中日慮疾使南賓寇范圍而出告皇子臨淮... 許遠謀曰雖陽江淮之保障若善之去賊必來... 不能戰也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不能報陛下當為厲鬼以報賊城遂陷... 也... 生致許遠子洛陽壽死... 出... 廣平王假郭子儀... 襲之賊大敗走... 張通儒等收餘眾走保陝... 廣平王假郭子儀... 襲之賊大敗走...

統縱兵大掠意猶未厭愆之文者請在臺編萬匹以贖同此國花乃止

李泌歸衡山 泌德琦還山上不許會成都使還古上皇初得上表仿僅不能食飲不歸及華臣表去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

日上召泌告之曰皆御力也于是泌未歸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勅郡縣為築室于山中給三品料

帝登鳳翔遺書見素本迎上皇

賊將嚴莊來降以為司農卿

陳留人殺尹子奇舉城降

帝入西京上皇登蜀郡 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

官受賊官者皆脫巾徒跣立于含元殿前頭首請罪琛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為賊所焚上書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

發蜀郡

安慶緒走保鄆郡 慶緒走保鄆郡步騎不過千餘人白日間蔡希德自上堂田承嗣自顯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又召奉

河北諸郡人聚至十萬軍聲俱振

以甄濟時人甄鳳翔為秘書郎蘇源明時州知制誥 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

後慶緒又使讓昇至洛陽會宣軍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廣平王德遠詣京師上命館之于三司令受賊官者列拜以讓其

心以濟為秘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亦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權為方功郎中知制誥荆士居受賊官祿者令三司倍仲奉聞

宴回苑黃護子宣政殿 昔護自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與宴于宣政殿黃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兵沙苑自歸取馬還為陛下掃

除危陽餘孽上賜而遣之以黃護為忠義王藏遣回範第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朝享于長樂殿 上在彭原史以東為九廟主至是朝享于長樂殿

十二月上皇還西京 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于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褥于樓下上皇降樓擁上

而法黃袍自為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于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乃受之上皇不肯居正

殿上自扶登殿尚食進食高厲之將發行宮上親為上皇習馬而進之執鞭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來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

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首耳入御舍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几廟主勸更久之即日出居興

慶宮上皇請應位還東宮上皇不許以律國買校上上始涕泣投之

敬天下 上御丹鳳樓敬天下惟推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鉞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

光復唐平王撤入東京百官受祿山父子

官者姓者列者三百餘人皆棄職去法請

唐肅宗皇帝

恭謹以執法  
為事以曲怨

治其其地有  
為首者其地  
史則列于子  
史傳無遺善矣

蘇州以上司揮之專制赴西京... 官呂與監兵檢之... 史則列于子... 史傳無遺善矣

立廣平王假為楚王 尋復從為成王

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賜爵有差

追贈死節之士 李愬盧英顏果卿朱胤謀許遠張巡張介然... 不夫其其人焉若舍人其友人李翰為之作傳表上之曰...

國守者以持節... 功由吳地... 李光弼字弘景

高東武相瀋三分之一復郡名官名

以良婦張氏為淑妃劉憲曰書

賊將史思明高奉嚴各以所部來降

上大喜以思明為歸義王克陽節度使... 史思明遣其將... 其大將李歸仁及補兵曹...

賊陷賊官以六等定罪 崔恩... 下觀成或勳舊子德今一概以叛法處此恐乖仁恕之道...

置左右神武軍 置神武軍取元從子弟... 擇善騎射者十人為殿前射生... 分左右兩班曰英武軍

二月以年補圖兼太僕卿 輔國休附張取女為傾朝野

三月立淑妃依以為皇后

免天下今年租庸 以元元故有是詔

乾元元年... 春正月上皇加帝尊號帝復上上皇尊號

二月... 輔國休附張取女為傾朝野

三月... 免天下今年租庸 以元元故有是詔

乾元元年... 春正月上皇加帝尊號帝復上上皇尊號

二月... 輔國休附張取女為傾朝野

三月... 免天下今年租庸 以元元故有是詔

乾元元年... 春正月上皇加帝尊號帝復上上皇尊號

二月... 輔國休附張取女為傾朝野

三月... 免天下今年租庸 以元元故有是詔

年號之加平魯  
不流久偽又  
十主柱人安費  
此處若相親見  
本應之道均無  
害也

夏五月停探訪使改駐使為觀察使

張錫範 張錫範胡彥不事中央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人而數心難以德懷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

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時上已罷納思順會中使自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錫為不

切事機罷為滑州防禦使

上立成王為皇太子更名深 張后生真王佑瓌數感欲以為嗣上疑未決從容謂知制誥李紘通元史元瓌曰成王長且有功

朕欲立為太子卿意何如紘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意始決

崔園李鳳龍以王璵封魏六同平章事 上頗好鬼太常少卿王琬專依鬼神以承婦母儀禮儀多難以巫祝俚俗上悅之遂以璵

同平章事 璵在開元時為何承休所請為魏魏有魏生聖者居之至是魏以何承休見璵乃奉璵太乙壇上嘗不露下云山

薛平章事 璵在開元時為何承休所請為魏魏有魏生聖者居之至是魏以何承休見璵乃奉璵太乙壇上嘗不露下云山

薛平章事 璵在開元時為何承休所請為魏魏有魏生聖者居之至是魏以何承休見璵乃奉璵太乙壇上嘗不露下云山

薛平章事 璵在開元時為何承休所請為魏魏有魏生聖者居之至是魏以何承休見璵乃奉璵太乙壇上嘗不露下云山

薛平章事 璵在開元時為何承休所請為魏魏有魏生聖者居之至是魏以何承休見璵乃奉璵太乙壇上嘗不露下云山

薛平章事 璵在開元時為何承休所請為魏魏有魏生聖者居之至是魏以何承休見璵乃奉璵太乙壇上嘗不露下云山

薛平章事 璵在開元時為何承休所請為魏魏有魏生聖者居之至是魏以何承休見璵乃奉璵太乙壇上嘗不露下云山

薛平章事 璵在開元時為何承休所請為魏魏有魏生聖者居之至是魏以何承休見璵乃奉璵太乙壇上嘗不露下云山

薛平章事 璵在開元時為何承休所請為魏魏有魏生聖者居之至是魏以何承休見璵乃奉璵太乙壇上嘗不露下云山

薛平章事 璵在開元時為何承休所請為魏魏有魏生聖者居之至是魏以何承休見璵乃奉璵太乙壇上嘗不露下云山

薛平章事 璵在開元時為何承休所請為魏魏有魏生聖者居之至是魏以何承休見璵乃奉璵太乙壇上嘗不露下云山

薛平章事 璵在開元時為何承休所請為魏魏有魏生聖者居之至是魏以何承休見璵乃奉璵太乙壇上嘗不露下云山

薛平章事 璵在開元時為何承休所請為魏魏有魏生聖者居之至是魏以何承休見璵乃奉璵太乙壇上嘗不露下云山

薛平章事 璵在開元時為何承休所請為魏魏有魏生聖者居之至是魏以何承休見璵乃奉璵太乙壇上嘗不露下云山

薛平章事 璵在開元時為何承休所請為魏魏有魏生聖者居之至是魏以何承休見璵乃奉璵太乙壇上嘗不露下云山

薛平章事 璵在開元時為何承休所請為魏魏有魏生聖者居之至是魏以何承休見璵乃奉璵太乙壇上嘗不露下云山

初行新應 山人韓穎所造

史思明及殺范陽副使為承恩 李光弼以史思明終當叛亂而為承恩為田頌所親信陰使國之入勸上以承恩為范陽節度

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銀卷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那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說誘之思明聞而疑之會承恩

入京師上使內侍李忠取與俱置范陽謀泄范陽副使承恩索其妻責其儀香及乳鴉輝景嗣乃集將佐史氏西向大哭曰臣

以十三萬眾降朝廷何負陛下而破殺臣遂殺承恩及其室二百人囚田頌表言之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

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思明奉表謝承恩命承恩不為表云陛下不為臣謀先朝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謀之不於以

示思明及將入區仁智削去之思明聞之命殺二人斬之 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欲誅之仁智大言曰人生當有一死得盡忠

之報

秋七月初鑄大錢 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寶 從御史中丞等明年更鑄大錢加以重輪一當五十與乾元開元錢三品並行

中丞監鑄所鑄物重鼓鑄騰騰相逐者皆謂上元元年救小錢一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三品錢行沒久廢其本手者

數月鑄錢死至八百餘人而不罷故有是故 至寶應元年救大小錢當一民始安之



冊回英武可汗以塞國公主歸之 冊命回英武可汗曰英武威遠昆加爾可汗以上幼女塞國公主妻之以漢中王瑞為冊禮使

石司郎中李莫州使領之上送至威陽公主辭決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 賜手至回英武可汗水精池

與天可汗相命之君若臣有能何得不拜 賜封曰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生女妻之可汗恩德至重可汗亦何以子婿謝 賜

郭子儀奉光朝八月初十日以子儀為中書令光朝為侍中命郭子儀等九節度使討安慶緒以官官典朝恩賜以公生無子謝 賜

踏之初至郭也 賜據七郡兵振豐備忠以昭堂治餉飲為事高向依道儒等爭權不協無復綱紀康有德有才略好善通儒 賜

而發之諸將怨怒不為用上命朔方郭子儀及淮西曹友興平李真孫權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奉年廣陳河南崔元達 賜

人七節度使討之又命河東李光弼澤潞王忠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雖相殘局故不置元帥但以 賜

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官使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冬十月郭子儀等拔衛州進圍郭城 子儀引兵奔河東至義嘉破安太清走保衛州慶緒悉眾郭中之眾七萬救衛州子 賜

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壘垣之內令曰我速賊必逐我汝乃登壘數譟而射之既而與慶緒戰偽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 賜

之賊運走子儀使引兵逐之慶緒大敗逐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至郭慶緒入城固守 慶緒若急走再萬求救于史思明且請 賜

先遣使謂史思明引兵共大下死使使將軍李光弼之使戰不利道經魏城至城下請曰是李光弼求救也 賜

以侯者遠營 為平虜節度使 平虜節度使王元志卒 初元志死 賊將正臣林山以魏州 賜

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固就軍中所欲立有授以程節高崖人李懷玉為裨將殺元志之子推侯希逸為軍使朝廷因以希逸 賜

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自立自此始

紀二年春正月史思明自稱大皇帝王周季為行軍司馬李元朔曰思明得魏州而兵不進此賊使或謂 賜

二月壬子月食既 三月三日春風 賜 先是百官請如皇后尊號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 賜

后之尊號及為法上驚曰庸人哉朕我命月食事遂謀后與李輔國相未幾子預政事上矚不悅而無如之何 賜

三月九節度之兵潰于相州 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郭城豐澤水灌之慶緒取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國馬天以食馬而官軍無 賜

御進退無所并城久不下上下懈思思明引兵赴郭遠精騎日于城下抄掠官軍出則散歸其營士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直至 賜

人多道壯士竊官軍裝束督運糧者安殺戮人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 賜

思明乃大引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騎六十萬陳于安陽河北李光弼王忠禮許真魯吳光誠殺傷相半郭子儀承其後 賜

木及布障大風忽起吹沙蔽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儀斷河陽橋保東台 賜

白千盧經殺 使入柙下移朝 比制命軍中 楊若升見而 五之履履者 終履履為已 則尤其甚焉 山自見而江 西而山川 雖其西川 相善後領之 其所由來新

馬不師前文人 有列鎮在軍無 帥何以取後 宗師以郭生元 郭子儀何 分道取乃身 去官者及居二 人之上與尸 律理固不與 郭度相州之清 又滋咎耶

十甲杖十萬遺棄治在東京士以賊散留守在國手命吳興謀道兵清跡所過處惟年光獨王恩禮蓋軍而歸解此等之

史思明叛安慶緒遣克陽 史思明知官軍清去還宅郭而不與慶緒相聞慶緒蓋慶不知所為上表稱臣子思明思明乃子孫

慶緒願為兄弟之國慶緒大悅必二自射請思明營思明休兵待之引入丹拜思明思明自願為子故又天地所不容者為太

上皇討賊是受爾命婚乎命左右牽出并高而孫考皆在並祐皆殺之勒兵入郭城收其士馬留其子朝義守之引兵還克陽

苗晉卿王瓌龍以手執事與呂誥第五琦同司中書事 上于李峴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為己任軍國大事多編決之

以郭子儀為東畿等道元帥 夏四月史思明僭號 制得口救處分 初年輔國自上在室式侍信惟惟宣傳命四方大奉曹即符蓋晨夕軍統一以委之及還京師事堂蓋常居

內宅制救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皆因輔國關白口為制救付外施行御史大夫理才重因或推斷未奉輔國一時

縱之莫敢違者李揆先 執子弟權為之五父輔國行及李峴為相于上前叩頭制救應出中書且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

感憤制得口救處分諸務各歸有司更有違攝須經書府輔國由是忌峴

以李抱玉為鄆陳穎等節度使 把玉安撫晉之後也 為李元弼悍將屢有戰功自陳恥與安祿山同姓躬赴手

五月賊李峴為蜀州刺史 御史中丞崔伯陽等以蜀微坐既 蜀州刺史崔伯陽等以蜀微坐既 蜀州刺史崔伯陽等以蜀微坐既

古直非其親陛下寬之 秋七月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元弼 魚朝恩定郭子儀因其欲短之于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元弼

代之士年涕泣還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之曰我儀中使耳未行也因羅馬而去元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及入其軍元弼治軍

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屢豐旌旗猜彩呼聲是時朔方將士無不感之寬彈光錫之展 入京師元弼治軍

代士年涕泣還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之曰我儀中使耳未行也因羅馬而去元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及入其軍元弼治軍

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屢豐旌旗猜彩呼聲是時朔方將士無不感之寬彈光錫之展 入京師元弼治軍

代士年涕泣還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之曰我儀中使耳未行也因羅馬而去元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及入其軍元弼治軍

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屢豐旌旗猜彩呼聲是時朔方將士無不感之寬彈光錫之展 入京師元弼治軍

代士年涕泣還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之曰我儀中使耳未行也因羅馬而去元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及入其軍元弼治軍

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屢豐旌旗猜彩呼聲是時朔方將士無不感之寬彈光錫之展 入京師元弼治軍

代士年涕泣還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之曰我儀中使耳未行也因羅馬而去元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及入其軍元弼治軍

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屢豐旌旗猜彩呼聲是時朔方將士無不感之寬彈光錫之展 入京師元弼治軍

代士年涕泣還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之曰我儀中使耳未行也因羅馬而去元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及入其軍元弼治軍



走所除又不願輔國蓋改秦州防禦使以來瑋鎮襄陽至瑋理等除  
閏月以王思禮為司空 武德以來不為宰相而拜三公自此始

連誼太公皇為武成王

五月以前晉御行侍中 晉御練達更事而護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

以劉晏時社稷人為戶部侍郎充度支備錢鹽鐵等使 晏善治財利故用之

與王佑年 佑後唐之子也後唐數欲危太子太子以恭遜取容會佑年居幼子定王侗幼太子位遂定

秋七月李輔國違太上皇于西內以輔國為大興宮也 上皇愛與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及城往起居上皇亦將至大

明宮陳元禮高力士侍衛上天命王真公主上皇如休媛宮人及梨園弟子往候侍之上皇多御長慶文老過者往往賜拜

呼為成上皇常于樓下置酒會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等上樓賜果李輔國言于上曰上皇居與慶宮日與外人交通元禮力

士謀不利于陛下今六軍將士皆武臣皆反瓜不安臣不敢不以聞上注曰聖王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

摩小何陛下當為社稷大計消亂于未萌豈得獨區夫之幸且與慶宮露非王真所居大內深嚴奉迎唐之有何不可又令六

軍將士而頭請之上注不應會上不豫輔國矯稱上語連上皇避西內輔國將封至五日時寧刃逼進奉曰皇帝以與慶宮欲臨

迎上皇連唐西內上皇驚畏惶馬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力士因宣上皇語曰諸將士各好在將士皆納刀再拜

呼為高力士又叱輔國共執上皇馬鞍侍衛如西內侍衛兵繞危老數十人元禮力士皆不得留在右輔國遂與六軍大將素服

見上請罪上曰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自草白卷上未詣問上皇起居輔國與之奉能遂州今

時四川長史高力士流巫州陳元禮勸致仕更還復官百餘人以備酒博令為安成宣二公主皆上皇視服賜

上皇道人不解因不上皇道人不解因不上皇道人不解因不上皇道人不解因不上皇道人不解因不上皇道人不解因不

制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定河北不果行 制下白日為魚朝自所退書券不行

久十一月江淮都統劉展反 李統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劉統會幕不法展剛強自用節度使王仲昇奏謀殺又使監軍郝延恩

入奏展罪請除之延恩因說上請除展淮江都統代李岷之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上從之以展為江淮都統密教李岷及

淮東節度使劉景山州關之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請先將節度使劉景山發兵拒之移撤州縣言展及展亦移撤州縣言展及

江准觀舊置之必贊忠與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奔連廣陵與李岷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撤州縣言展及展亦移撤州縣言展及

雖莫知所從岷引兵沒江屯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餘城岷見展素有威名江淮人望風畏之使其將孫待封擊景山景山眾潰

遂入廣陵展軍白沙列名在今揚州府儀徵縣南唐于此置設兵若將趨北固山在今鎮江者李岷悉兵拒守展乃自上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一 唐肅宗皇帝

流濟散下蜀地名在今江寧 岷軍清春宮城今在宜州府治 履遂陷昇今江寧府唐苑 灑及蘇湖港今在江南 楚寧州所向

子文為路神功及所部皆善悉聚南下履遂 精兵渡淮擊神功連戰皆敗神功入廣陵明年二月神功遣其將分道擊展新

軍曹陽林射展中日逐斬之餘黨皆平平虜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至江淮至是民始得茶毒兵

二年春二月年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印山敗績河陽懷州皆陷 史思明據東京今在河南 入洛陽今在河南 其後不入或言其

將士皆無人久成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 史思明以為信然應言之上敗光弼等遣取東京光弼奉賊將尚說未可輕進

惟固懷思附期思亦言東都可取據思 形勢下留者思謂兵多不法則子孫皆為賊矣由是中外使相皆無光弼出師

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自軍攻洛陽陳于印山光弼命依險而使懷思使于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

則盡兵思明不可忽也命移于險懷思復止之 史思明來其未定奪之官軍大敗走保關喜河陽懷州皆沒于賊朝是聞之大懼

盛兵屯陳今在河南 賊王自來如以為備備 賊自詔乃敢撥而相爭 形而節度使官控以善收則手斧其證不相悅怒其 入相陰使人求諂過史理上

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 史思明情性好殺麾下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無寵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嘗欲殺朝義立朝清為後

既破李光弼殺東都西入關使朝義聚眾陝西將大軍驅之朝義數遣兵皆敗思明誦怒欲斬之朝義妻懼斬將駭悅奉文章說之

曰說等與王死無日矣古有廢身請名曹將軍魏文天賜 為謀之王苟不許今歸李氏天朝若當官將軍曹之遂以兵入射思

明殺之朝義即為位使人至范傷殺朝清并不附已數十人皆奔將皆思明年英台之多不至略相羈縻而已

秋七月癸未朔日會說大皇皆見 八月加車輔國兵部尚書 輔國求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望未孚何輔國乃假復射寇竟使屬已竟曰吾曾

可斷宰相不可得上大悅輔國銜之 九月置道場于三殿即德教殿在大明宮中 上以天年地成節帝生于元月三日 道于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為佛善薩非門武士

為金剛神王各大臣設拜團繞 割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十月為歲首

江淮大徵

建子月景朔朔如五日代

以元氣辟於嶺南為度主鹽鐵轉運等使 度支郎中元黃兼治古未對上其才委以江淮漕運數月會劉晏既同

擇索吏為縣令督之不關自之有無黎民有患常者使國之福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取八九謂之白者有不假者則以成

之民聚山浮為屋濠州縣不能制

上朝太上皇于西內 先是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增唐曰朕念之物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

也上泣然泣下哀哀張后西不敢滿西內至是始往朝

時對東軍亂報其語度使鄧景山諸將請以兵馬使軍靈京從兄為節

度使一萬手通銀景山上以將山元振激怒士卒怒其辭結李國自領行營軍王師名若出上命河中節度使劉

營軍一萬手通銀景山上以將山元振激怒士卒怒其辭結李國自領行營軍王師名若出上命河中節度使劉

營軍一萬手通銀景山上以將山元振激怒士卒怒其辭結李國自領行營軍王師名若出上命河中節度使劉

營軍一萬手通銀景山上以將山元振激怒士卒怒其辭結李國自領行營軍王師名若出上命河中節度使劉

營軍一萬手通銀景山上以將山元振激怒士卒怒其辭結李國自領行營軍王師名若出上命河中節度使劉

營軍一萬手通銀景山上以將山元振激怒士卒怒其辭結李國自領行營軍王師名若出上命河中節度使劉

營軍一萬手通銀景山上以將山元振激怒士卒怒其辭結李國自領行營軍王師名若出上命河中節度使劉

營軍一萬手通銀景山上以將山元振激怒士卒怒其辭結李國自領行營軍王師名若出上命河中節度使劉

營軍一萬手通銀景山上以將山元振激怒士卒怒其辭結李國自領行營軍王師名若出上命河中節度使劉

營軍一萬手通銀景山上以將山元振激怒士卒怒其辭結李國自領行營軍王師名若出上命河中節度使劉

營軍一萬手通銀景山上以將山元振激怒士卒怒其辭結李國自領行營軍王師名若出上命河中節度使劉

營軍一萬手通銀景山上以將山元振激怒士卒怒其辭結李國自領行營軍王師名若出上命河中節度使劉

營軍一萬手通銀景山上以將山元振激怒士卒怒其辭結李國自領行營軍王師名若出上命河中節度使劉

營軍一萬手通銀景山上以將山元振激怒士卒怒其辭結李國自領行營軍王師名若出上命河中節度使劉

營軍一萬手通銀景山上以將山元振激怒士卒怒其辭結李國自領行營軍王師名若出上命河中節度使劉

營軍一萬手通銀景山上以將山元振激怒士卒怒其辭結李國自領行營軍王師名若出上命河中節度使劉

營軍一萬手通銀景山上以將山元振激怒士卒怒其辭結李國自領行營軍王師名若出上命河中節度使劉

營軍一萬手通銀景山上以將山元振激怒士卒怒其辭結李國自領行營軍王師名若出上命河中節度使劉

營軍一萬手通銀景山上以將山元振激怒士卒怒其辭結李國自領行營軍王師名若出上命河中節度使劉

營軍一萬手通銀景山上以將山元振激怒士卒怒其辭結李國自領行營軍王師名若出上命河中節度使劉

綱目書李福圖  
故皇有儀火  
不為儀火有  
疑之疑疑疑  
疑疑疑疑疑  
疑疑疑疑疑

加元正天道皇帝

卷五十一

唐肅宗皇帝

四十一



鮮卑雜種  
不察其自  
鮮卑雜種  
不察其自

天下後嗣  
履歷書  
天下後嗣  
履歷書

以爲功不  
私德而不  
私德而不

之制書之  
其能自解

河北之大  
起于用所  
起于用所

說述是而  
說述是而

光弼自陳留入會于洛陽陳于橫水  
其精兵十萬殺之宮軍擊之不勤  
而入賊界大敗斬首六萬級捕虜  
萬餘送朝義至鄆州再戰皆捷  
鄆州降于李光弼  
李光弼受代居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  
是日李光弼與懷恩相見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事懷心善不平  
及即位以輔國有殺後后功不欲誦  
故有日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仍贈太傅

以僕國懷恩爲河北副元帥 郭子儀以懷恩有平河朔功請以副元帥讓之

代宗皇帝

廣德元年春五月以劉晏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流乘璣于播州殺之 初來瑛在吳陽程元振有所請記不從及爲相元振擢瑛言涉不順與賊合謀害前官爵遂播州賜死由是

藩鎮皆切齒于元振

賊將田承嗣以冀州故地今冀州故地承嗣降承懷德懷誠以殺史朝義傳首京師 史朝美走冀州諸軍圍之朝美屢戰皆敗因

承嗣說朝美令往幽州移兵朝美從之承嗣即以城降時朝美死於陽節度使李懷休已請降朝美至不得入獨與胡騎數百東奔

破入冀州并懷休兵追及之朝衣窮屢絕于林中懷休收其首以獻僕國懷恩與諸軍皆遣

以薛嵩田承嗣李懷休爲河北諸鎮節度使 薛嵩田承嗣 以史朝美降將薛嵩爲相衛州名員在六州節度使因承嗣爲魏博

德魯滑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休仍故地爲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使僕國懷恩再于馬首自行開自勸懷恩恐賊

平襄襄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爲軍號朝廷亦慶若兵車向冀無事因而殺之 使才將押解數年有兵深十萬

名其軍曰天鵬又遣其將者萬人自前謂之牙兵 范氏相和口唐

同仇歸國 回紇郭眾所過抄掠原給小不如意殺之無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瑣人人辭慚趨城

尉馬雄獨請行比回紇將至遣人賂其軍帥約無暴掠帥道之標曰有犯令者若自斃之延取元因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

之回紇相賴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迎約東 說今內衛四帥外交用此必有處河東澤潞之志宜深圖之抱玉德之



以漢書義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後魏反益曰 初漢書義從來瑛鎮襄陽累遣右兵馬使有勇力能奉鐵釘釘死數事言得取

心珠死自鄧州引成兵歸眾推高帥上不能討因以為留後書表奏改其鎮 三月年自暮春陝 魏光宗在開州府 史臣贊曰元宗初立備極故事周元之廢與致太平何其成也及侈心一動關下之欲

不 庚子年自暮春陝 魏光宗在開州府 史臣贊曰元宗初立備極故事周元之廢與致太平何其成也及侈心一動關下之欲

夏四月年无無道解據台州賊東浙東平 初台州賊東義攻陷浙東諸州民流于賦役者多歸之眾東近二十萬无無使部將

張伯儀 州將兵討平之 分河北諸州節度 以幽冀為樞平前為幽州管恒定趙海島為成德軍管相貝那為相州管 魏博德為魏州管 滄棣莫為青

滄管 魏博河陽為澤潞管 救儀舉孝廉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禮部侍郎楊師範字公繼上疏

武德以制始... 長安中蕭然一空... 士以共雪國恥... 將軍長孫全緒... 以疑吐蕃... 為西京留守... 十一月前程元振... 以時秦致上... 度隴不血刃... 下也陛下始... 下必欲存宗... 不感天下不... 十二月上遣... 上至長安郭... 以魚朝恩為...  
武德以制始... 長安中蕭然一空... 士以共雪國恥... 將軍長孫全緒... 以疑吐蕃... 為西京留守... 十一月前程元振... 以時秦致上... 度隴不血刃... 下也陛下始... 下必欲存宗... 不感天下不... 十二月上遣... 上至長安郭... 以魚朝恩為...

武德以制始... 長安中蕭然一空... 士以共雪國恥... 將軍長孫全緒... 以疑吐蕃... 為西京留守... 十一月前程元振... 以時秦致上... 度隴不血刃... 下也陛下始... 下必欲存宗... 不感天下不... 十二月上遣... 上至長安郭... 以魚朝恩為...

武德以制始... 長安中蕭然一空... 士以共雪國恥... 將軍長孫全緒... 以疑吐蕃... 為西京留守... 十一月前程元振... 以時秦致上... 度隴不血刃... 下也陛下始... 下必欲存宗... 不感天下不... 十二月上遣... 上至長安郭... 以魚朝恩為...

武德以制始... 長安中蕭然一空... 士以共雪國恥... 將軍長孫全緒... 以疑吐蕃... 為西京留守... 十一月前程元振... 以時秦致上... 度隴不血刃... 下也陛下始... 下必欲存宗... 不感天下不... 十二月上遣... 上至長安郭... 以魚朝恩為...

武德以制始... 長安中蕭然一空... 士以共雪國恥... 將軍長孫全緒... 以疑吐蕃... 為西京留守... 十一月前程元振... 以時秦致上... 度隴不血刃... 下也陛下始... 下必欲存宗... 不感天下不... 十二月上遣... 上至長安郭... 以魚朝恩為...

唐代宗皇帝

苗嘗與連慶龍以事與同平章事 連慶龍去元載權益感以貨納內侍童秀上言所處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  
是命愛之

甲二年春正月詔刑部尚書顏真卿宣慰朔方行營 上之在陝也真卿奉詔召僕固懷恩不許至是命真卿宣慰朔方行營  
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違宮彼遂不成就王退不能釋眾名之厲肯至乎  
且古懷恩反者猶平靈京駱奉傳字紀王通朝恩四人耳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袍王從弟抱真字太為  
朔州別駕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召見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父兄陛下誠以子儀鎮朔方彼皆不  
召而來矣上深之已而真卿

止雍王逆為皇太子  
僕固懷恩反寇太原以郭子儀為河中節度等使 懷恩使其子瑒寇太原不克僕固瑒與太原真京野之太原而遂圍榆次太原府  
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自朕與李隆開朔方將士思公如括旱之望成公為朕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為難乃以子儀為朔內河  
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

僕固瑒為其下所殺懷恩次靈州州名在靈州府 懷恩瑒圍榆次旬餘不獲十將名焦暉白玉攻殺之懷恩聞之入告其母  
曰吾語汝勿及國家待汝不薄今眾心欲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投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  
軍懷恩疾走符見遂與度下三百渡河北走靈州子儀傳瑒首於關羣臣入賀上喜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殺臣斯越深用為  
愧又何賀焉命董懷恩母至長安給侍使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或謂如汾州懷恩之眾數萬志也

劉晏奉命罷罷以王縉字元帥太杜澗潤州平章事 晏生與程元振交通元振擁護有方力焉由是為官官所效與晏皆能  
三月以劉晏為河南江淮轉運使 自魏既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梁洋迂險勞費兵火之後中外餽食關中米斗十錢  
姓接榷榷反以穗以給軍軍官尉無粟時之積粟乃疏浚汴水遠元氣苦且陳漕運利害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  
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為首後來者皆過其法度云

夏五月初行五紀雁  
六月罷河中節度及權德輿字仲宣 郭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致諸道專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太盛已平而所在聚兵私害  
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為始從之

秋七月稅省由錢給官官俸一級稅計五以國用急  
龍淮王李元弼卒弼曰 上之幸陝也李元弼竟連延不至吐蕃退除元弼東都留守元弼祥以就江淮報還引兵歸徐州元弼中

元弼以名將  
兵自隨不三朝

命且揭其印  
至是後使平  
之名即書者  
下不為之用  
以之能實其  
而大民其子  
無一日或死于  
人心也

上恐使使歸國處使命歸已現國至光緒治軍嚴重極願能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眾與郭子儀齊名  
及在徐州檢兵不期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畏其無病愧恨成疾而卒

僕園懷恩引吐蕃入寇詔郭子儀出鎮奉天 懷恩至武以合散亡其眾復振上厚撫其家子詔曰懷恩勤勞著于帝室

竊之端走自奉小君臣之義清昔如初但當許關吏勿有疑懷恩竟不從遂引吐蕃十萬眾入寇京師震駭郭子儀自河

中入朝詔子儀出鎮奉天居間方是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國恩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

部向必不遂以鋒刃相向無能為也已而懷恩道遠承天子復出兵懷恩遂入朝通國吐蕃通奉天諸將皆臣子儀曰唐

可破也若唐而不利則眾心矣故古語有朝臣而夜出者子 亦州攻之不克遂通先其子儀使其子儀使白者懷恩之

古語曰實曰謂其快軍士入村取酒肉甲者其勇實宜入四倍一年甲甲也唐書云頭來兵鳴吐其寶藏之曰

凡神數軍曰公者教勇以是教不從命也左右皆甲甲教海者其勇實宜國宿軍中且孫至孝悅所屬

九月關中再發雲雨

冬十二月加郭子儀南宮令不交 子儀以太宗為此官道皇太子亦為之不敵當遂不受遂鎮河中

戶部奏是歲戶口之數 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

己丑永泰元年春五月以李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 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為兵衝而亂之餘土居民困無以贖軍乃籍民每三

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射獵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二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唐府庫充實遂難視山東步兵

為諸道最

三月命文武之臣十三人于嘉善殿待制 命僕射裴寬郭英又等十三人于嘉善殿待制在杜鴻操及上監曰陸下召等以

而不與其古有容下之名而無能濟之資則臣之所耻也今仰與不忠十年矣人之生定于何物而死者無所歸也

酒肉而食人焉誠使投刺有及得長安城中白雲惟制使不敢治民不敢以國為私其若者其若者其若者其若者

海陸天下之實地今天下惟經方而西有吐蕃惟國之兵足以富之矣矣東則相海而西已窮則窮之而兵不為

上之職曰其一日于上下不能用下下及于可也其地得置也若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吐蕃遣使詣和 吐蕃遣使詣和詔充載等與之盟上問郭子儀子儀對曰吐蕃利我不處若不處而不處則國不可守矣乃遣兵戍

奉天

早 米年十錢

夏四月以裴濟子明為左司郎中 河東移屬使裴濟入奏事上問檢點之利庶入幾何濟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  
菽粟未穫農夫怨怨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

唐代宗皇帝

劍南節度使嚴武卒 武三鎮劍南厚賦傲窮奢侈專殺戮母教戒之武不從及死母曰吾今始免為官婢矣悲吐者畏之不敢犯

其境

五月歲丙申魏王起軍曰上書早地言多給鎮岳之志中有 自春不雨至四月乃雨及是來稔京兆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

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 武多議亡久乃罷之

平盧將軍懷王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陳玉為留後賜名正己 先是侯希逸自平盧叛其軍厚海入青州懷之朝廷即以平

盧淄青節度使伯覽見魏王希逸好遊耽營塔寺兵馬使軍懷王得原心者違忌之因事解其軍懷王是希逸宿于城外宣士閉

門奉懷王為帥希逸奔滑州名還京師以鄭王遺子之為節度使懷王知留後賜名正己 魏王希逸自平盧叛其軍厚海入青州懷之朝廷即以平

盧淄青節度使伯覽見魏王希逸好遊耽營塔寺兵馬使軍懷王得原心者違忌之因事解其軍懷王是希逸宿于城外宣士閉

秋九月置百高麗讓仁王經 內出仁王經二寶典以人為善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幽深百官遵從至寶聖西明寺講之

僕國懷恩誘回吐蕃雜虜入寇懷恩通死名郭子儀也 淫陽冬十月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及通 僕國懷恩誘回吐蕃吐谷潭

常項剌刺 數十萬眾俱入寇令吐蕃趁奉夫常項剌回州吐谷潭奴刺趨靈生回龍吐蕃之僕懷恩又以朔方兵權

之郭子儀奉虜皆騎兵其米如飛不可易也 請使風翔滑州鎮西河南淮西諸節度各出兵以扼其衝要上從之懷恩中道

遇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眾 謂為之怨 怨不及為左右所殺 吐蕃十萬至奉天始列營朔方兵馬使潭城庫驍騎二百

衝之虜眾被廢 破拔房一將 踐馬而進 士氣大振 夜引兵襲之 破十餘人 京師開房至奉天始罷 百高麗讓名郭子儀使也 淫

陽上自將六軍屯苑中 下刺親征 百高麗讓名郭子儀使也 淫 宗社非反 何謂 會大雨旬日 虜不能進 大掠而去 所遺芟度舍 殊未稼 始盡十月 復謀叛 吐蕃退至邠州 還回紇復相與入寇

合兵圍淫陽子儀嚴備不戰時 二虜聞懷恩死已爭 女不相睦 子儀使牙將李元璣說回紇 欲與共擊 吐蕃回紇不信 回紇公在

此可得見乎 光緒通報子儀曰 今眾寡不敵 難以力勝 昔與回紇 契約甚厚 不若挺身說之 可不戰而下也 請將討還鐵騎五百

從子儀曰 此適足為吾耳 報曉叩馬 諫曰 大丈夫國之元帥 奈何以身為虜 每子儀曰 今戰則父子俱死 而國家危 往往以誠與之

言 或幸而見從 則四海之福 也不然 則身沒而家全 以鞭擊其手曰 去 遂與數騎出 使人傳呼曰 令公來 回紇大驚 大帥藥馬 離

可汗之弟也 執子注 天子陳前子儀曰 免賈得甲 救當而進 諸酋長相顧曰 是也 嘗下馬 羅拜子儀 亦下馬 前執藥馬 羅手 泣

之曰 汝回紇有大功于唐 唐之報汝 亦不薄 奈何負約 不入吾地 吾前功結後怨 背恩悖而助叛 臣子且懷忠 叛君 豈母于汝 何

有今吾挺身而來 聽汝殺之 我之將士 必致死 與汝戰 安樂宮 羅曰 懷恩說我言 天可汗已為 當令公亦捐館 中國無主 我是以

高麗讓且以人為善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幽深百官遵從至寶聖西明寺講之

子儀忠誠著 風望天下是以 繼出而不自疑 固執其誠 嚴而不欺 軍使非其人 而難以效勞 為其則事 故能 如風澤 誠實 不克 廣備 又且 遠哉

在竹樓則時  
不飛旋則中  
轉旋以次  
乃有其重  
以形則推  
其形則推  
其形則推  
其形則推

之賜汝也金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之計數便于此不可失也  
然懷恩之子可教兄弟也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同統親者為兩其稍可  
子儀便子儀先執酒為誓于儀解地曰大唐天子萬萬同統可汗亦萬萬  
同之夜復同記遺其首收入見天子無異即采進擊者教復萬計器親征  
開月以器嗣恭奉三人為朔方節度使 子儀以重武初復百姓彫殘落木  
鄂十儀遣河中 子儀在河中以軍食當之乃自耕自收將杖以走為差  
漢州刺史劉審子時 武時以觀西川節度使郭英武 初唐武在蜀奉  
奉任軍司馬杜得年其請郭英武及發兵象之英武奉簡州唐武為普州  
不至英武自精兵攻之敗壞時聞英武英武奉簡州唐武為普州 刺史  
卷四十五 王因宣字英武及發兵象之英武奉簡州唐武為普州 刺史  
卷四十五 王因宣字英武及發兵象之英武奉簡州唐武為普州 刺史  
之賜斯會其利見時無一言言其干犯及為之子朝請必節制謀時上不得  
會楊子琳妻成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大唐元年春五月教復補國子學生 自安史之亂國子監空室賴城軍士  
以戶部尚書劉晏作第五琦分理天下財賦

二月得皇子國子監 釋皇子國子監命宰相神常奉命官御親帥六軍請  
乃學講經為文德龍教書料章司連自謂才兼文武美取與之抗  
張頰真節為以州見別及 元稹稹稹稹稹稹稹稹稹稹稹稹稹稹稹稹  
之舉目今使節者先白本然自能其耳目也李相補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古者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以馬瑞象亦宜節度使 瑛以段實實為都虛保孫處事或中不理亦不  
瑛以段實實為都虛保孫處事或中不理亦不

二月得皇子國子監 釋皇子國子監命宰相神常奉命官御親帥六軍請  
乃學講經為文德龍教書料章司連自謂才兼文武美取與之抗  
張頰真節為以州見別及 元稹稹稹稹稹稹稹稹稹稹稹稹稹稹稹稹  
之舉目今使節者先白本然自能其耳目也李相補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古者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以馬瑞象亦宜節度使 瑛以段實實為都虛保孫處事或中不理亦不  
瑛以段實實為都虛保孫處事或中不理亦不

二月得皇子國子監 釋皇子國子監命宰相神常奉命官御親帥六軍請  
乃學講經為文德龍教書料章司連自謂才兼文武美取與之抗  
張頰真節為以州見別及 元稹稹稹稹稹稹稹稹稹稹稹稹稹稹稹稹  
之舉目今使節者先白本然自能其耳目也李相補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古者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以馬瑞象亦宜節度使 瑛以段實實為都虛保孫處事或中不理亦不  
瑛以段實實為都虛保孫處事或中不理亦不

唐代宗皇帝  
四十四



秋七月遣石勒等侍衛使回紇 回紇可敦死以所為平於使回紇庭詰新曰我于唐有大功唐奈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其  
直斬曰回紇之功唐已報之矣使回紇懷德之報回紇助之與吐蕃連兵入寇逼我郊畿及懷德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  
唐不忘前功加惠而報之不然臣馬不歸矣乃回紇負約唐唐失信邪回紇怨唐厚禮之  
內吐蕃屬益補加詳作孟益會于七月望日具百味五果著室中供賜堂敬寺 內吐蕃屬益賜堂敬寺 內吐蕃屬益賜堂敬寺設七廟拜屋言具敬子  
攝上百官迎謁于光順門自是歲以為常

八月吐蕃寇靈武九月鳳翔郡將李晟字長源 虜吐蕃定奉堡三有注吐蕃是吞刺王 吐蕃寇靈武鳳翔節度使  
李抱玉使其將軍晟將兵五千擊之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兼行出大震關至臨洮唐吐蕃定奉堡使  
其積聚而還吐蕃聞之得靈州之圍而去

冬十二月以馬瑋為涇原節度使 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瑋以回紇兵屯岷州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  
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鎮靈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曰若以遷去荒殘軍費不給則以  
內地租稅金帛助之諸將皆以為然乃徙瑋為涇原節度使瑋在涇州以朔方兵鎮邠州而後 內吐蕃屬益賜堂敬寺設七廟拜屋言具敬子

前少府監李元春字元春 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瑋以回紇兵屯岷州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  
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鎮靈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曰若以遷去荒殘軍費不給則以  
內地租稅金帛助之諸將皆以為然乃徙瑋為涇原節度使瑋在涇州以朔方兵鎮邠州而後 內吐蕃屬益賜堂敬寺設七廟拜屋言具敬子

唐 卷之五十七  
代宗皇帝  
大歷四年春五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角朝恩邀之連季敬言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于今子儀不願  
將士請東甲以從子儀曰吾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言我若安命而來汝當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  
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歎乎

夏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 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為女曰訶謂以為可教五月冊以為崇徽公主遣  
兵部侍郎李涵送之對音曰非涵馬而與涵為市馬賜賜多子嗣之馬 兵部侍郎李涵送之對音曰非涵馬而與涵為市馬賜賜多子嗣之馬 兵部侍郎李涵送之對音曰非涵馬而與涵為市馬賜賜多子嗣之馬

六月郭子儀使鎮邠州 子儀使邠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將將之分守河中此兩方軍士久居河中 郭子儀使鎮邠州 子儀使邠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將將之分守河中此兩方軍士久居河中

心乃定 嚴郭字叔  
郭子儀使鎮邠州 子儀使邠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將將之分守河中此兩方軍士久居河中

唐代宗皇帝  
四



冬十月杜鴻漸卒 鴻漸為其令信則其道合為塔以葬

以裴多同平章事十二月卒 元載以兄老病為制改舉以為相受命之際再蹈仆地未幾而卒

歲五年春三月魚朝恩伏誅 朝恩專弄其權傾朝野凌侮宰相母奉事以必允為朝朝廷政事有不慎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

由我者耶上聞之不得元載乘間奏朝恩專恣不執請除之上令載為方略朝恩入朝常使朝生謂朝恩自入朝後

盡因與元載及楊炎等謀誅朝恩 既定計曰上上以寒食宴責此子集中我守中言省早罷朝恩將出上責其圖略與左右

之尸道其家賜錢以葬

元度支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去宰相領之

以楊師為國子祭酒徐浩為吏部侍郎 元載既謀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自謂有文武才略弄權恣政以

輔政吏部侍郎楊師選平允位介直不附直稱南節度使徐浩負責傾南方珍貨以賂載或以師為國子祭酒引浩代之

秋七月京畿饑 米斗十錢

以李泌為江西觀察判官 上悉知元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然因獨見元載之載猶不悅上由是稍忌之載以李泌為寵

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廣少遊使善行也

六年春二月詔李抱玉軍備隴城詔見 河西靈石山南副元帥李抱玉上言凡所掌之兵當自訓練今自河隴達于扶文二

州州城在文縣外綿亘二千餘里撫御至難若吐蕃兩道俱下臣保固河隴則則不救渠峽一州送

寇逼隴輔首尾不賻道無從顧望得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專備隴城援從之

三月河北旱 米斗十錢

秋八月以李梅為御史大夫 元載所擬官多非法恐為有司所取奏凡別敘除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勅上雖使

之然慮其所為思得主夫夫之不問阿者為腹心漸收我權內出制書以梅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忌

以韓滉之子判度支 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斂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為人廉謹精于簿籍作賦出入之清吏不敢

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倉庫充積始克

七年春正月回紇使者犯朱雀門 回紇使者擡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所司甚之嚴警所司以三百騎犯金末雀門上遣中使

身許與而此知 市以多獲易

代茶政置置 必即應直行 陽陽史者乃 載朝日久一 時強於信且 是則載之權 權所假之有 故時此朝 統一朔一月 之 載夫

朝恩一 載夫 其代宗與元 載不方 載朝 不為不 朝使定 朝恩為 朝恩為

馬軍營數千  
倍且其勇壯  
諸江江漢賊  
人所以有山  
道樂府之利也  
今與哈得及馬  
馬所利得及馬  
計者亦不及內  
此三之一而雖  
權則令各明道  
平官營雖不  
項後而公私利  
便使有見此  
當後云何嘗及  
其意又欲以死  
之聞通雖至此  
復為亦其體微  
俾諸吏者知奉  
至大限在聖其  
明而春用之年

設時所阻國  
監軍數不知其  
其情據律法行  
百其監軍於我  
諸君見不除其  
心之相正否之  
是雖雖雖雖  
設時雖於設  
其

為公請命于  
誠請也冷而已  
上龍之五股

謂之乃止其後康出故人上會不問至明年使有辭歸國賦此說以宋神宗和議一事為四十年來第一事及於神宗上即位後其言活之說  
賜通及馬軍共  
同率千餘人  
秋七月盧龍將吏敬其節度使朱希範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範孫希夷孔目官李懷瑗因眾恚問閣故之東本知所授歸奉劉  
使朱泚弟希洽使百餘人于家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則使不可求皆從之泚遂報知留後遣使言狀詔以泚為節度使山反如  
泚兵未嘗及周及泚為節度明年八月遣其弟  
詔賜兵五千備泚州泚秋上大喜皆賜甚厚  
秋八年春五月詔希範復使歸高平 萬平年時也 年十二將士曾以為泚平偽許之既而讓其叔父學夜奉父喪逃歸鄉里皆以  
學知留後

二月太平節度使令狐彰字伯陽京平 初彰為史京道滑忠三州刺史自拔歸朝肅宗以為滑忠節度使 彰來亂時之後治軍  
皆自備極其嚴法未嘗無備兵三千餘人 及是疾出遣表稱倉庫儲積先已封籍軍中將士女皆待命臣男是等今勒歸  
東都初第而吉劉宴李德可委大事願遂以代臣及卒將士欲立是建寧死不從奉京西歸詔以他代彰  
秋九月召鄭樞入見 晉州男子鄭樞以麻鞋製持竹篋首屠哭于市中入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若言無所取請  
以麻鞋實置篋中棄於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于客省其篋圖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 彰月元  
史不傳 字  
吐蕃寇洮邈郭子儀遣澤潞拒却之 吐蕃寇洮邈郭子儀將步騎五千戰于宜禄 張繼 蜀州 長 宿將 史 抗 等 不用 命 官 軍 大 敗 焉  
亦敵為虜所陷 郭子儀將 曰 賊 軍 之 罪 在 我 不 在 諸 將 然 朔 方 兵 精 聞 天 下 今 為 虜 敗 何 以 當 恥 澤 潞 曰  
今日之事惟理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欺其罪使將兵起朝那 注見虜欲掠濟龍並州刺史李國臣 曰虜來將必犯節度我  
將其後虜必反願乃引兵赴秦原 注見郭奉原 亦曰百里城在今 返澤潞賊遣之于蘆葦得其所掠 虜不出  
人虜遂退去  
甲九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言朔方國之北門戰士稅散存者什一而吐蕃兼河嶺之地雜羌澤之眾勢強十倍願史于諸  
道各發精卒成四五萬人則可以制虜矣 子儀言除朔方國一人不備則在虜不可行以東才難不備 願 曰  
又何咎也 諸君可謂矣  
夏六月胡僧不空死 子儀言朔方僧司空賜爵南國公益大辦王廣智三歲和而  
京師早秋七月雨 京兆尹黎幹 州 作土龍祈雨自與巫覡更身編月不雨上聞之命徽土龍減膳節用七月雨  
九月履龍節度使朱泚入朝 初朱泚道弟希洽奉表請入朝自將防秋上喜為誓第京師以侍之泚至許州 泚有疾諸將請還此





如如

時潘錫謀生朝故不顯正爾其同乳之實然始不實是矣然僅以法吏更定當之真所謂明於小而闇於大

夏六月臨右獻猶蒸同乳 隱右節度使朱泚獻猶蒸同乳不相害者以瑞為宗乘帥百官中書舍人崔祐甫等之請不實曰物反常為妖猶捕送乃其賊也今同乳妖何以買為宜戒法吏之不察好違史之不舉者以承天憲上書之祐甫知逆事數以公事無常象爭奏由是寤之

冬十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命判官杜黃裳好驢驘人主留務事諫光陰謀代子儀補為詔言欲謀大將逼備雅等黃裳奏其詐以諂諛先伏罪子儀請將之難制者黃裳矜子儀之命皆出之于外軍府乃安 吳璣等以討賊軍起已九月官尚書記為節力中子儀不能奉詔郭執而諫遂多以兵將去子儀

以路嗣恭為兵部尚書 上召李泌入見無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除此賊不寒我不見卿對曰陛下知羣臣有不善言者太過故主于此上因言路嗣恭初平頰南叛瑛瑒盤徑九寸朕以為至寶及破賊家得嗣恭所遺瑛瑒徑尺當瑛瑒之必曰嗣恭為人小心多事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為縣令有能名送下未報知之而為賊所用故為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矣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瑛瑒盤罪之亦上意乃辭以嗣恭為兵部尚書

紀十四年春正月以李泌為崖州刺史 常奏言于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首漢高皇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開利弊俟報政而用之

三月淮西將李希烈通西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為留後 李忠臣貪殘好色志以軍政妻劉使承惠先惠先拔擊其橫軍州苦之都虞候李希烈其族子也為眾所服國眾心忿怒殺惠先而逐忠臣忠臣奔京師以希烈為留後

夏五月帝崩太子即位 上崩遺詔以子儀攝冢宰太子即位勅遺種法會馬道院也莫不哀誠臨

閔月賊在柘南為河南少尹 時詔李長服當來以為權臣為新長三年漢文權制猶二十六日元宗以來始服二十七日古者卿大夫從軍而服厚臣當從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其天下更人三日釋服自違道當在柘南以為道詔無朝臣庶人之別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辱已既屢眾不能堪乃奏柘南正情變服之

賊當來為湖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 初肅宗之世天下務嚴軍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或休沐歸第詔書者代署其若而奉之自是毀為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為宰相皆不預朝政家獨居政事堂代二人著名者長服在柘南既而二人表其非罪上問御史言可服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以采為欺因服為湖州刺史而以柘南代之聞者震悚時上居陰陰去政柘南所自皆聽宰相長服竟用象策 初至使以天下開元自許元王聖武始昭公行及象為相思軍其弊由少長積一切不復知與所

詔賜四方貢獻又亂舉國 樂工留者悉集太常

尊孫子儀為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 子儀以司徒中書令領河中尹掌門大都督關內河東劍南西川節度使兼充大政令領不肅代宗欲

分其權而難之至是詔子儀為尚父加太尉中書令所領劍南西川節度使兼關內河東劍南西川節度使兼充大政令領不肅代宗欲

督深誠為單子大都督分領其任曰此乃所以為之地也此乃所以為之地也 詔命公為單于大都督分領其任曰此乃所以為之地也

公之不足畏上專天子 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詔天下得奉祥瑞頒制象出宮女 澤州上唐宗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度宗堂廷珍禽奇獸皆

草莫不何益子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上獻先是外國圖獻馴象上曰象非奉養而造物性野安用之命嚴于荆山之傷及豹

狝女滑波狝女滑波聞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于是中外皆悅滔青軍士至校兵利願曰明主出兵吾猶獲及于

以李希烈為淮西節度使 代宗遣觀官官奉使四方者違聞其所得頗少則以為輕我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路遠重載而歸上

素知其弊遣中使趙无起賜布以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隸七百匹上怒赦无起而流之于是中使之末路者皆得所歸于山

谷避此之莫敢受

以為地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騎士軍將地悉名牧馬廐後得數千人救之數月皆為積輸遣甲必為長租三季稱其所衣以便進

趨又造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為行陣或暴險以道奪俗器械無不精利居一年得道兵三萬薛張廷封字五立人為判官若年

自良為代州刺史委任之

以劉晏判度支 先是劉晏韓混分掌天下財賦晏字河東山南工部卿上素聞洗括充故罷其利權而以晏代之晏以監軍用及

六月詔免滯稅詣三司 及提登聞鼓鼓在兩牆之南 詔天下冤滯聽詣三司使以中丞舍人各一人日子朝堂受詞推決

尚未直者欲聽登聞鼓自今無得復奏實者能及請度僧尼于足提鼓者甚眾第論上議曰訟者所爭皆細故若天子一一觀之

則安用吏理乎上乃悉歸之有司

詔六品以上請望官日令二人待制

以白志貞為神策都知兵馬使 宦官王鳳鶴與集兵十餘年權行中外詔以為東都副使使以白志貞代之志貞名昭

恐其生變崔祐甫召駕鶴與語慰久之志貞已視事矣

遣使慰勞青淄將士 李正己畏上威名未獻錢三十萬贖上欲受之恐其欺却之則無辨崔祐甫請遣使慰勞青淄將士因以賜

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有詩道和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漸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馬明年四月三日上生日四方貢

賦皆不受季正己曰悅各

魏錄三萬山上感 魏錄是以代相

秋七月庚辰朔日食

罷客者 初代宗之世事多留滯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或遲或不達乃于石象堂門置客省以處之及上言言事孟浪者夫職未

百斛 毀元載為瑯劉忠翼之第 天寶中貴戚第舍麗麗而地屋高下猶存制度及安史亂後法度墮弛時官宦稅治第舍各窮

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上素疾之故毀其尤者 馬瑀家富有治第第中于勤貴及是命瑀其第第皆毀之

二人御代宗立瑀為貴 此子謂上遇害而死

誠常百餘十區服玩數千事

罷種酒 以張涉 中 為右散騎常侍 上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張涉為侍讀即位之夕召入禁中事皆咨之明日以為翰林學士親重無

比至是以為散騎常侍學士如故

八月以楊僕舍琳太原同平章事 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十相子在祐而祐甫存矣官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道州司馬用之

琳程奉善狡詭無他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既而祐甫病不視事

遺大常少卿韋倫使吐番 代宗之世吐番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思留其使者得獲其人皆沉江縊上欲以法懲之以倫為使

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數衣而遣之 大悅除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思留其使者得獲其人皆沉江縊上欲以法懲之以倫為使

沈既濟 廣州人上進策議 自兵興以來選法益益甚及是使編律部沈既濟上疏議之

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宜先征四五品以上及原司長官等事也

不稱賞于刺史則曰命官出于吏曹不取吏曹不取吏曹不取吏曹

以曹王真之子子純 為衡州刺史 初衡州刺史曹王真有治行湖南觀察使卓果疾之陷以法貶澧州刺史楊夫如其直及入

相復擢為衡州刺史 始果之遺詔在治念大紀考謂果而或出則國賊誤解入

冬十吐蕃南陷入寇遣神策都將李晟于擊破之 吐蕃南陷洛陽

相復擢為衡州刺史 始果之遺詔在治念大紀考謂果而或出則國賊誤解入

冬十吐蕃南陷入寇遣神策都將李晟于擊破之 吐蕃南陷洛陽

此會時諸臣切 當時之弊是以 皇朝之制又 在州府州府既 不置公而無私 高仍任官得則 其須司故事正 亦謂之吏部耳 亦謂之吏部耳 亦謂之吏部耳





權家頗疾之楊天因欲為我報仇... 分奪其權公宜復舊上從之詔天下... 二月分懸涉使分巡天下... 為強涉使所罷府何資以自衣食... 以殺赤營為可畏鄉

初大曆末元載請城原州事... 西門外... 名在平... 處事方作不可違與功天怒欲赤營為司農卿使李棟光兼源原上... 以朱泚為涇原節度使夏四月行軍別駕劉文喜稱涇州作亂伏誅

楊文將城原州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 又以此懷光... 桂節四月遂據涇州以叛詔泚及懷光討之... 喜獻其首而原州亦不果城... 六月奪朱天城... 數十離六軍之士奪朱天城

同統胡美質... 唐賜道其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太宗宮殿... 此有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東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其相頡美質謀不聽來人心之不從南寇舉手擊殺之而自立遣人入見請冊命詔京兆尹尹源休... 遂尊赤母沈氏為皇太后 上母沈氏吳興人安史之亂陷賊不知所代宗即位遣使來之不獲及是具冊送上尊號上奉冊致

初同統風土樸厚君臣之爭不甚異故眾志專一勳謀無厭及有功子唐... 此有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東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其相頡美質謀不聽來人心之不從南寇舉手擊殺之而自立遣人入見請冊命詔京兆尹尹源休... 遂尊赤母沈氏為皇太后 上母沈氏吳興人安史之亂陷賊不知所代宗即位遣使來之不獲及是具冊送上尊號上奉冊致

初同統風土樸厚君臣之爭不甚異故眾志專一勳謀無厭及有功子唐... 此有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東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其相頡美質謀不聽來人心之不從南寇舉手擊殺之而自立遣人入見請冊命詔京兆尹尹源休... 遂尊赤母沈氏為皇太后 上母沈氏吳興人安史之亂陷賊不知所代宗即位遣使來之不獲及是具冊送上尊號上奉冊致

初同統風土樸厚君臣之爭不甚異故眾志專一勳謀無厭及有功子唐... 此有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東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其相頡美質謀不聽來人心之不從南寇舉手擊殺之而自立遣人入見請冊命詔京兆尹尹源休... 遂尊赤母沈氏為皇太后 上母沈氏吳興人安史之亂陷賊不知所代宗即位遣使來之不獲及是具冊送上尊號上奉冊致

初同統風土樸厚君臣之爭不甚異故眾志專一勳謀無厭及有功子唐... 此有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東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其相頡美質謀不聽來人心之不從南寇舉手擊殺之而自立遣人入見請冊命詔京兆尹尹源休... 遂尊赤母沈氏為皇太后 上母沈氏吳興人安史之亂陷賊不知所代宗即位遣使來之不獲及是具冊送上尊號上奉冊致

初同統風土樸厚君臣之爭不甚異故眾志專一勳謀無厭及有功子唐... 此有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東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其相頡美質謀不聽來人心之不從南寇舉手擊殺之而自立遣人入見請冊命詔京兆尹尹源休... 遂尊赤母沈氏為皇太后 上母沈氏吳興人安史之亂陷賊不知所代宗即位遣使來之不獲及是具冊送上尊號上奉冊致

歐左石皆注于中會舍人易者積分遺諸米太后出以時王道歸之為米運使諸先四人為判官分遺米之知高力士  
官上程官宮中者或言其為元大后乃曰官上程者官官人上程者官官人上程者官官人上程者官官人上程者官官人上程者  
官本非已故也以上各條與國家上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  
程本非已故也以上各條與國家上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

程本非已故也以上各條與國家上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  
程本非已故也以上各條與國家上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  
程本非已故也以上各條與國家上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

程本非已故也以上各條與國家上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  
程本非已故也以上各條與國家上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  
程本非已故也以上各條與國家上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

程本非已故也以上各條與國家上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  
程本非已故也以上各條與國家上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  
程本非已故也以上各條與國家上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

程本非已故也以上各條與國家上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  
程本非已故也以上各條與國家上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  
程本非已故也以上各條與國家上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

程本非已故也以上各條與國家上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  
程本非已故也以上各條與國家上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  
程本非已故也以上各條與國家上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人程者





兵之承請軍前赴鎮善傷者甚且之外館追萬方承不任希烈乃大掠而去承治期年軍府稍完

冬十月魏左僕射楊大 初蕭嵩奏唐臨西江亦曰曲江在西南西蜀之北也嵩字說地為漢州其元宗時魏之

非神堂所託命使之楊大為相主願復其地虛杞固古嵩祠地有王氣故元宗從之夫有異志故取以建廟遂獻崖州司馬道中使復進謀殺之

裕于太廟 先是太祖既定東西之位獻懿二祖皆藏西天室不警善其復奉獻禮東西向堂之儀給正元宗時魏二祖

劉洽 魏州石邑人唐朝臣子大敗青魏兵于徐州 先是徐州刺史李濟以州降魏元已說父兄也魏州刺史李濟

唐朝臣將兵五千人與宣武二年魏濟奉 節度使劉洽神策兵馬使曲璠滑州刺史李澄 魏州刺史李澄

服拜為官武人強之曰乞于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爭奮青魏兵大潰

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糧服解鮮乃謂宣武人曰乞于之功觀與東多乘勝逐北至徐州城下

青魏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 劉洽攻李濟于魏州其外城魏州上李濟米自魏州李濟亦遣人說之魏州刺史李濟

魏州令之曰賊至則止為陳留百騎擊鼓鳴角于營中畢登而止同悅軍畢渡河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神海首成德步騎

四萬騎掩其後乘風舉火賊隊而道賊先除其前草莽百中為戰場結陣以待之悅軍至大止氣吞賊軍擊之悅兵大敗追

奔至三橋橋已焚赴水溺死不可勝計斬首二萬級悅收餘兵走魏州于是年再春以博州降魏魏以洛州降魏魏以洛州降魏

朱治榮忠孝與李惟岳戰大敗之趙州降魏法兵馬使王武俊假道岳京師 朱治榮忠孝以破東魏名將魏州降魏

李惟岳軍大敗跡必殺已故戰不甚力而散惟岳斬原日知軍以趙州歸國惟岳王武俊武俊或曰武俊勇冠三軍全兗難之

除彼加清誰飲此誰飲乎惟岳以為然乃使步軍衛軍武俊率魏州人說武俊于士貞將兵圍守中武俊既出則衛軍

朱治榮忠孝與李惟岳戰大敗之趙州降魏法兵馬使王武俊假道岳京師 朱治榮忠孝以破東魏名將魏州降魏

李惟岳軍大敗跡必殺已故戰不甚力而散惟岳斬原日知軍以趙州歸國惟岳王武俊武俊或曰武俊勇冠三軍全兗難之

除彼加清誰飲此誰飲乎惟岳以為然乃使步軍衛軍武俊率魏州人說武俊于士貞將兵圍守中武俊既出則衛軍

朱治榮忠孝與李惟岳戰大敗之趙州降魏法兵馬使王武俊假道岳京師 朱治榮忠孝以破東魏名將魏州降魏

李惟岳軍大敗跡必殺已故戰不甚力而散惟岳斬原日知軍以趙州歸國惟岳王武俊武俊或曰武俊勇冠三軍全兗難之

除彼加清誰飲此誰飲乎惟岳以為然乃使步軍衛軍武俊率魏州人說武俊于士貞將兵圍守中武俊既出則衛軍

朱治榮忠孝與李惟岳戰大敗之趙州降魏法兵馬使王武俊假道岳京師 朱治榮忠孝以破東魏名將魏州降魏



王國不保專恃  
兵力已難堪  
此固軍海估境  
開界請去宜  
無已助大弱而  
此已既無計用  
擊者何其大  
出走唐之不  
惟耳

括富商錢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歸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李勣言陳京州

兵上從之判度支杜佑太常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數加增攝人不勝苦有

萬緡又括做積買錢凡畜積錢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積蓄百姓為之罷市相率

之勢不可遏後始得免計并借商所得免計二百萬路人已竭矣

趙州刺史田昂入朝 李抱真馬燧數以事相恨皇恩深不復相見由是諸軍

公河疑說乃單騎還抱真抱真相與結歡會田昂請入朝啟奏以趙州隸抱真李

召朱泚入朝以張鑑東原相節度使 朱泚遣人以蠟書遺泚泚欲與同及馬燧

泚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賜春其厚以

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鑑曰無以易御鑑知為泚所排而無辭以

冬十月以曹王皋為江西節度使 皋至洪州為昌黎王老某將孫開其才得

許孟容長安人至是府中事 奇以看別制其才得牙將便快兒州人王

以關橋同平章事 盧杞和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已獲存積薄厚才錄風俗

十一月朱泚田悅王武俊等納誓自稱王 田悅德朱滔與王武俊謀奉滔為

州為四國保攝王而不改平號不然則用兵無名將吏無所依歸滔等皆以

梅齊王業璽告天而受之各置百官皆假天朝而易其名 魏從孫手

為至武備已出師 聖子大文德 聖子大文德 聖子大文德

十二月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詔以李希烈平盧節度使封李希烈

告李勉假道之官勉治榆且候以待之而嚴為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

斬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 水自中平前文行通州州民河而上滔等

幽趙孤軍求入事仰給于田悅聞平希烈軍威頗相恐望乃相與謀遣使

勸希烈降 希烈聞之曰民河而上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

幽趙孤軍求入事仰給于田悅聞平希烈軍威頗相恐望乃相與謀遣使

其意甚妙其術  
不從人及之  
而亦乃其  
乃乃宋四早  
七十言故  
歸名與是  
胡味不知  
多教而後  
高舉此在  
性可及之  
性可及之  
况以七十  
相名者三  
其其之月  
其其之月  
其其之月

四年春正月辛酉詔汝州節度使

李勣以有德為東都汝州節度使

三月曹王景範卒有兵斬其將復

浙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隨戰

手希烈引兵歸蔡州

知之數曾子叔之其堂在都州者

夏四月以白志貞為京兆尹

品官貧者苦之心枯槁

李茂固清苑縣令

成專取深美三州以絕幽魏往來

手把真因使魯謀曹林請武復

謝之

從環繞經萬數功假之真卿已

謂四五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

號而太師適至是天子以軍相

夏四月以白志貞為京兆尹

品官貧者苦之心枯槁

李茂固清苑縣令

成專取深美三州以絕幽魏往來

手把真因使魯謀曹林請武復

謝之

從環繞經萬數功假之真卿已

謂四五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

號而太師適至是天子以軍相

夏四月以白志貞為京兆尹

品官貧者苦之心枯槁

李茂固清苑縣令

成專取深美三州以絕幽魏往來

手把真因使魯謀曹林請武復

謝之

從環繞經萬數功假之真卿已

謂四五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

李希烈兵柵蔡山

時希烈兵柵蔡山

不可攻來登言西取新州引舟師

浙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隨戰

手希烈引兵歸蔡州

知之數曾子叔之其堂在都州者

夏四月以白志貞為京兆尹

品官貧者苦之心枯槁

李茂固清苑縣令

成專取深美三州以絕幽魏往來

手把真因使魯謀曹林請武復

謝之

從環繞經萬數功假之真卿已

謂四五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

號而太師適至是天子以軍相

夏四月以白志貞為京兆尹

品官貧者苦之心枯槁

李茂固清苑縣令

成專取深美三州以絕幽魏往來

手把真因使魯謀曹林請武復

謝之

從環繞經萬數功假之真卿已

謂四五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

號而太師適至是天子以軍相

夏四月以白志貞為京兆尹

品官貧者苦之心枯槁

李茂固清苑縣令

成專取深美三州以絕幽魏往來

手把真因使魯謀曹林請武復

謝之

從環繞經萬數功假之真卿已

謂四五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



武俊乃使林道報紀其陰相約結

初行魏開黎除陌錢法 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郡神策水半宮武淮南浙西荆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

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散庄一間杖六十賞者錢五十餘所請除陌錢者公私賂

八月年考恩恩表城詔發澤原等道兵救之 初上在東宮聞監祭御史趙贊呼名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

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贊以止君民困恐生內變乃上奏論之 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取勝之方在乎得其利

國勢不得止者則財賦止者則國勢安矣 贊又曰人者神之府神者人之主也 贊又曰人者神之府神者人之主也

外則有賦役之重內則有刑罰之嚴 贊又曰人者神之府神者人之主也 贊又曰人者神之府神者人之主也

冬十月澤原兵過京師作亂 上發澤原等道兵救之 贊又曰人者神之府神者人之主也 贊又曰人者神之府神者人之主也

士曹兩寒甚多鴉子弟而來實得厚賜 贊又曰人者神之府神者人之主也 贊又曰人者神之府神者人之主也

京師上遽命賜第 贊又曰人者神之府神者人之主也 贊又曰人者神之府神者人之主也

從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 贊又曰人者神之府神者人之主也 贊又曰人者神之府神者人之主也

主則難制矣 贊又曰人者神之府神者人之主也 贊又曰人者神之府神者人之主也

賞德怨罰 贊又曰人者神之府神者人之主也 贊又曰人者神之府神者人之主也

贊又曰人者神之府神者人之主也

贊又曰人者神之府神者人之主也

贊又曰人者神之府神者人之主也

贊又曰人者神之府神者人之主也

贊又曰人者神之府神者人之主也

贊又曰人者神之府神者人之主也

贊又曰人者神之府神者人之主也

贊又曰人者神之府神者人之主也

贊又曰人者神之府神者人之主也

仰依先帝誓書不得差是與工部侍郎趙鼎等為選用此以司農卿致書實久失兵柄意其必快憤懣者之不納騎士劇  
地入劫之秀實乃謂子弟曰吾當以死殉社稷耳乃往見說之曰搗賜不豈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當以此開諭將士  
亦以禍福奉迎來與此莫大之功也退不悅上雖直道兵入從有上言宋此為亂兵所立且宋成敗宜早修言備慮此以表言曰  
又所身成勳此奉迎乃謂諸道進兵五者皆營于三十里外其公卿謂曰今有制軍者有而違其若何以為臣等不不知此死  
也奉制與諸將之臣使聖情得傳耳  
近奉詔編次說之 吳淑之兄

司農卿致書實謀謀宋沈不克死之 秀實與趙鼎等海濱遼原將吏何明懼賊軍岳謀謀宋沈迎來與未發此道將吳將銳兵三  
千營于近郊曾使奉天秀實謂堂岳曰事急矣使岳詐為姚令言符令等且運其印本至秀實側用司農卿印符追之吳將  
符而道秀實謂同謀曰吳道秀實無頭矣若當直搗此賊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為之位也海濱明懼陰結死士為應更至沈令言  
大要堂岳獨承其罪而死此召李忠臣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常事秀實勃然起奪休姚等前唾此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  
斬汝為殺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沈中其額瀝血灑地海濱不敵進而逃忠臣前助沈沈得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沈曰我不  
同汝反何不殺我象等前殺之海濱捕得見報明程從此攻奉天復謀殺沈亦死上聞秀實之死恨妻用不至涕泗久之

鳳翔將李茂琳殺節度使張鑑降于宋此 鑑性懦緩好修飾連惟不習軍事聞上在本天欲迎大駕其腹用貨財獻于行在營將  
李茂琳嘗言宋此為此所辱行軍司馬解映麟為齊執事之官于鑑曰不去茂琳必為亂百鑑命定琳出屯臨州茂琳夜與其  
黨作亂殺鑑自為節度使降于宋此始以奉天地處險要為國計所重高宗從曰鳳翔將李茂琳嘗言宋此為此所辱行軍司馬解映麟  
日聞此乃止解映麟 前臨字原以疑為之  
宋沈得說 宋沈自稱大奉皇帝改元應天以姚令言李忠臣為中書休同平章事將鎮無系故元豐李拜官有左五弟為皇  
太子沈奉改國號曰漢 理神勇沈臨行在為賊所陷沈以官沈沈食病病病得死 病沈沈之子

李有以陷襄城 哥舒翰食者各洛陽者各陷陷襄城  
以馮河清為溫康節度使 姚令言之東出也以馮河清為判官姚况和州事河清況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受激以忠義發  
甲兵輸行在城中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為節度使况為司馬  
殺左降附雁塞 上至奉天數日崔玄弋至上喜甚換夢有加玄弋退謂所親曰主上聰明英武殺善如流但為履祀所惑以至于此  
因潛然出涕祀聞之與王珣謀陷之會沈下詔以軍為中書令劄詐為宣遺此書獻之祀增置與此結盟納為內應故獨後至上  
遣中使監殺之中外皆稱其克

李懷光帥眾赴長安 上遣中使告難于魏集行營諸將相與幽吳懷光遣赴長安為陸季元引兵歸鎮季元真退屯臨瀛

宋沈杞奉天詔韓遵瑛人 澤城拒之 沈自將還奉天軍勢甚盛亦置留後韓遵瑛奉詔將兵拒此過于醴泉遵瑛請蓋軍

秀曰當急移軍夫以衛天子遠引兵還沈亦隨至澤城與遵瑛戰竟日賊乃退上與遵瑛及韓遵瑛等謀及賊不日克復

澤城賊將下志一函字四征不庭兵馬皆歸沈沈與韓遵瑛共定賊城行及三年者有韓母之喪韓子有韓求之期

韓母求之期不日韓母死韓遵瑛與韓遵瑛共定賊城行及三年者有韓母之喪韓子有韓求之期韓母死之日

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共定賊城行及三年者有韓母之喪韓子有韓求之期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

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共定賊城行及三年者有韓母之喪韓子有韓求之期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

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共定賊城行及三年者有韓母之喪韓子有韓求之期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

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共定賊城行及三年者有韓母之喪韓子有韓求之期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

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共定賊城行及三年者有韓母之喪韓子有韓求之期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

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共定賊城行及三年者有韓母之喪韓子有韓求之期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

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共定賊城行及三年者有韓母之喪韓子有韓求之期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

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共定賊城行及三年者有韓母之喪韓子有韓求之期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

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共定賊城行及三年者有韓母之喪韓子有韓求之期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

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共定賊城行及三年者有韓母之喪韓子有韓求之期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

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共定賊城行及三年者有韓母之喪韓子有韓求之期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

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共定賊城行及三年者有韓母之喪韓子有韓求之期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

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共定賊城行及三年者有韓母之喪韓子有韓求之期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

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共定賊城行及三年者有韓母之喪韓子有韓求之期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

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共定賊城行及三年者有韓母之喪韓子有韓求之期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

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共定賊城行及三年者有韓母之喪韓子有韓求之期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

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共定賊城行及三年者有韓母之喪韓子有韓求之期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

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共定賊城行及三年者有韓母之喪韓子有韓求之期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

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共定賊城行及三年者有韓母之喪韓子有韓求之期韓母死之日韓遵瑛與韓遵瑛

李光儀至奉天詔引軍進取長安 李懷光之赴難也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專任且曰天下之亂皆此輩所為也吾見上

當請謀之杞聞之懼言于上曰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威將皆無守心若使之兼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

今越入朝留連累日使賊得成備恐難圖兵士以為然詔懷光且引軍屯使橋與李晟等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

破此解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快曰吾今已為吾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行

曹王景道使百獻 自未此作亂南方藩鎮各割境自守惟曹王景道使使聞道百獻

十二月貶盧杞白志貞趙贊為遠州司馬 李懷光屯兵不進上表奏楊杞等罪惡參劾趙贊亦各杞等上不得已皆殺為司馬

以陸贄為方功郎中 贄辭曰行罰先貴近而後罪遠則今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錄大勞次偏羣臣則臣亦

不敢獨辭上不許上時贄以當今功將實上論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有懷而已矣奪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急者陛下

不致獨辭上時贄以當今功將實上論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有懷而已矣奪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急者陛下

不致獨辭上時贄以當今功將實上論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有懷而已矣奪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急者陛下

不致獨辭上時贄以當今功將實上論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有懷而已矣奪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急者陛下

不致獨辭上時贄以當今功將實上論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有懷而已矣奪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急者陛下

不致獨辭上時贄以當今功將實上論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有懷而已矣奪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急者陛下

不致獨辭上時贄以當今功將實上論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有懷而已矣奪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急者陛下

不致獨辭上時贄以當今功將實上論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有懷而已矣奪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急者陛下

不致獨辭上時贄以當今功將實上論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有懷而已矣奪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急者陛下

不致獨辭上時贄以當今功將實上論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有懷而已矣奪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急者陛下

不致獨辭上時贄以當今功將實上論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有懷而已矣奪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急者陛下

不致獨辭上時贄以當今功將實上論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有懷而已矣奪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急者陛下

不致獨辭上時贄以當今功將實上論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有懷而已矣奪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急者陛下

不致獨辭上時贄以當今功將實上論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有懷而已矣奪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急者陛下

不致獨辭上時贄以當今功將實上論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有懷而已矣奪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急者陛下

不致獨辭上時贄以當今功將實上論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有懷而已矣奪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急者陛下

不致獨辭上時贄以當今功將實上論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有懷而已矣奪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急者陛下

不致獨辭上時贄以當今功將實上論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有懷而已矣奪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急者陛下

不致獨辭上時贄以當今功將實上論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有懷而已矣奪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急者陛下

不致獨辭上時贄以當今功將實上論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有懷而已矣奪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急者陛下

唐

德宗皇帝

甲寅元元年春正月大赦

先是陸贄言于上曰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楚昭王曰吾國之難出亡父老過之王曰

賢也國與從之請救秦人說陛下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今書詔無所避忌則反側之徒革心向化矣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賜

雖驕將悍年國之無不感激播滂會術者言國家厄運宜有變史重臣請更加尊號上以問贄贄曰尊號之典本非古制行干安

泰之日已累渾冲襲乎喪亂之尤傷事體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慈舊號以祇天戒上納其言但

改年號因以中書所撰故文示贊贊上言勸人以言所感已深言又不切人雖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

得不盡洗刷庭垢宣暢鬱理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然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故文至精止

于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思所難上然之至是乃下制大赦

制曰朕理與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小子長于深宮之中

時若澤下兒情未上通事與乘輿人使親由林省己過用改過近誠然不居上又適于上而願不稱人越于下而願不知

制故正武俊李嗣德以刻各守藩鎮雖無節制亦同符念其功績皆在宜貸如始始惟亦與惟新未若人則何常宜并昭崇

等一如特之如來各稱城本漢道望功過此不問符念其功績皆在宜貸如始始惟亦與惟新未若人則何常宜并昭崇

故東城士並賜名奉天改號功臣其所以使百姓皆官未未刻以前茲從故制赴奉天又赦下四方人心大悅王武俊田悅

李納皆上王號上表謝罪

李納皆上王號上表謝罪

李希烈恃兵強逐謀稱帝遣人間諷于顏真卿曰老夫嘗為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逐稱大楚皇帝

以其黨鄭元璠李元平為宰相遣其將辛景臻謂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大景臻遂止

之希烈遣其將李元平為宰相遣其將辛景臻謂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大景臻遂止

之使希烈遣其將李元平為宰相遣其將辛景臻謂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大景臻遂止

之使希烈遣其將李元平為宰相遣其將辛景臻謂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大景臻遂止

之使希烈遣其將李元平為宰相遣其將辛景臻謂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大景臻遂止

之使希烈遣其將李元平為宰相遣其將辛景臻謂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大景臻遂止

之使希烈遣其將李元平為宰相遣其將辛景臻謂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大景臻遂止

以蕭復為江淮等道宣慰使與李十月間平定中蕭復嘗言于上曰宦官為監軍守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官掖之事不宜

委以兵權國政上下悅又嘗言陛下踐阼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吏盧杞潰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廢志臣敢不竭力

倘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復无山南荆

湖江淮等道宣慰使使曹瑛之也

招復王武俊田悅李納官爵先是李抱真在臨洛洛地其前道遣曹林說王武俊歸國武俊許之田悅欲與武俊共取大

梁悅不欲行而未忍絕潘名官屬議之許士則曰王治悅雖仙居而悅使如李師而李之權有思者林同謀者慶其心腹大

梁悅不欲行而未忍絕潘名官屬議之許士則曰王治悅雖仙居而悅使如李師而李之權有思者林同謀者慶其心腹大

梁悅不欲行而未忍絕潘名官屬議之許士則曰王治悅雖仙居而悅使如李師而李之權有思者林同謀者慶其心腹大

梁悅不欲行而未忍絕潘名官屬議之許士則曰王治悅雖仙居而悅使如李師而李之權有思者林同謀者慶其心腹大

梁悅不欲行而未忍絕潘名官屬議之許士則曰王治悅雖仙居而悅使如李師而李之權有思者林同謀者慶其心腹大

梁悅不欲行而未忍絕潘名官屬議之許士則曰王治悅雖仙居而悅使如李師而李之權有思者林同謀者慶其心腹大

梁悅不欲行而未忍絕潘名官屬議之許士則曰王治悅雖仙居而悅使如李師而李之權有思者林同謀者慶其心腹大

梁悅不欲行而未忍絕潘名官屬議之許士則曰王治悅雖仙居而悅使如李師而李之權有思者林同謀者慶其心腹大

梁悅不欲行而未忍絕潘名官屬議之許士則曰王治悅雖仙居而悅使如李師而李之權有思者林同謀者慶其心腹大

梁悅不欲行而未忍絕潘名官屬議之許士則曰王治悅雖仙居而悅使如李師而李之權有思者林同謀者慶其心腹大

梁悅不欲行而未忍絕潘名官屬議之許士則曰王治悅雖仙居而悅使如李師而李之權有思者林同謀者慶其心腹大

梁悅不欲行而未忍絕潘名官屬議之許士則曰王治悅雖仙居而悅使如李師而李之權有思者林同謀者慶其心腹大

梁悅不欲行而未忍絕潘名官屬議之許士則曰王治悅雖仙居而悅使如李師而李之權有思者林同謀者慶其心腹大

梁悅不欲行而未忍絕潘名官屬議之許士則曰王治悅雖仙居而悅使如李師而李之權有思者林同謀者慶其心腹大

梁悅不欲行而未忍絕潘名官屬議之許士則曰王治悅雖仙居而悅使如李師而李之權有思者林同謀者慶其心腹大

梁悅不欲行而未忍絕潘名官屬議之許士則曰王治悅雖仙居而悅使如李師而李之權有思者林同謀者慶其心腹大

梁悅不欲行而未忍絕潘名官屬議之許士則曰王治悅雖仙居而悅使如李師而李之權有思者林同謀者慶其心腹大

梁悅不欲行而未忍絕潘名官屬議之許士則曰王治悅雖仙居而悅使如李師而李之權有思者林同謀者慶其心腹大

以爲亂處二

後周平定建

功匪僅是定

其時行足時以

目因字別爲

之亂賊定經

幸則爲無逆行

速之致命速

使高梁遊環妻之懷光復遣其將趙平贊入奉天約爲內應昇望漢城自言誠道以上圖且計

人州守奉天休類狗於軍中曰懷光已反遂棄城拒守懷光遣其將五保急將毒藥福連將騎趣南山

彼使我爲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遂帥取而東縱之劉棟由是百官從行者俱得入

懷光皆黜之初淫車之亂兵帥皆歸劉棟以爲財家此召之不起使將領之再往不從棟乃嘆曰

加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同平章事 李晟得除官制拜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

乃治城隍聖物 機緝甲兵爲復京城之計足時懷光米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孫重處其間內無

將士故其眾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遣懷光解覆軍避而論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

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之官以督濟北諸縣爲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法海津泉決志平賊

三月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府 田悅用兵數賊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厭苦

十敗高魏博宣慰使莫文性解博至魏州對其眾爲陳逆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之

拘之悅以歸國徵備備送與左右殺悅及其將佐奄華許士則蔡濟等登城大呼請眾曰緒先相公之

能立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半之士卒百緡賜公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將士皆歸緒軍府乃

權知軍府 朱滔聞悅死遣將馬武成攻魏州 魏州人欲殺武成以爲道節使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

請至平流涕懷光許之既而關晏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國去就懷光乃悅其眾曰今且往河中

此軍一旦陷于不義遂逐歸始懷光方張朱泚與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及懷光已反其下多叛

光怒怒內憂麾下爲變外恐李晟之遂燒營東走掠澤潯等十二縣雖火無遺至河中或勸守將呂

少恐不能支連納之人反行陳州士家萬計歸陳州李太師勸高自來乞歸陳州中至今日自

軍駕至渠州 山南北薄民貧盜賊之餘戶口減大半爲狂躁用願書上欲西幸成都嚴實曰山

李晟方圖收復

唐德宗皇帝

卷五十一





此後引發

以貴賦州船次人為工部尚書 先是歐高山南東連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

澤代歐賦內羅懷中顏色不變雲羅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屬節帥事人不忠請殺之賦曰天子所

命則為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還安

李抱真會王武俊于南宮 朱泚攻貝州自餘日其將馬壹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為李抱真說王武俊使令兵

攻治林曰宋治志各見魏州田使使當節日不戰則魏州皆為西海有失魏州則天下則侯李忠公為之臣而道三道之兵岳以

治治林曰魏州常山明公使使當節日不戰則魏州皆為西海有失魏州則天下則侯李忠公為之臣而道三道之兵岳以

正治治林之魏州常山明公使使當節日不戰則魏州皆為西海有失魏州則天下則侯李忠公為之臣而道三道之兵岳以

行軍司馬盧元御勒兵以俟曰今日之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運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勳將士以雪讎恥亦惟子言終遂行

見武俊殺國家禍難天子播速持武俊受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為兄弟誓同滅賊抱真退入

武俊帳中酬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五月韓洸遣使貢獻 韓洸欲遣使獻羅四十搭子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洸喜曰君能相為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

則新米儲貯已羅門庭矣登舟則營裝器用已滿舟中若每搭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眾自負囊米置舟

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體置五百弩子有寇則叩艇相擊五百弩子發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泚米至減

五之四先是細柳監使已結道小江油贈舉比入關上已西至由關道九洋州見上行在時山嶺地熱土以粟

字德宗諱改名

吐蕃引兵歸國 朱泚使田希鑿以金幣賂吐蕃受之遂引兵去

其鋒宜使督稍前逼之待其饑然後可制也會軍軍進治命明日出戰定請休息數日回統遂于見治回回統受大王金帛牛

酒無算思為大王立效久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郵觀回統為大王勳武俊之騎使匹馬不逐治遂決意出戰武俊遣其兵馬使

趨琳將五百騎伏于桑林

把真到方陳于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與回統戰趨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回

三看注在趙城西

唐僖宗皇帝

本志謂行其  
為德等所敗  
而後則其  
為唐臣子即  
忠軍以之乃  
其兵其以遊  
是亦賊耳其  
時人以此多  
則私情而味  
夫其意者矣

卷之八

能及浴軍皆賊走抱真武復合兵追之浴與數千人走道夜雙管道歸而軍以露不能追也浴歸思誠留守兵與伊州之  
以程日華本名善人為澶州節度使 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為義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孝忠既其將程華攝  
澶州刺史華素寬厚將士安之朱滔王武俊更遣人招華華誓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涉洹境來軍李宇說華表請別

為一軍華從之上即以華知節度事賜名日華令歲供義武糧錢十二萬緡  
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 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引所據城人以所降兵示之飲之酒錢而  
召諸將開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闕居人驚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軍兵

皆聚城中不若自犯北攻之清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軍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謀澤城駱元光尚可  
孤刻期集城下河可監臨賊賊 嚴程軍充塞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嚴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嚴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  
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賊備非計也賊出戰屢敗使兵馬使李洵王必誠之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

抵乾陽最先開墻二百餘步賊斷之嚴怒欲斬萬頃等萬頃帥眾故柵而入必演斷之賊眾大潰諸軍分道並入且戰且前凡  
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張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全合帥餘眾西走光晟將嚴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令諸軍曰嚴類

將士之功克清宮禁豈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愛憎非我民伐罪之意嚴與公等家室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大將高  
明眼取賊妓尚可孤軍士取賊馬嚴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日軍賊賊休兵嚴斬泚黨李希情希德等於市表

室節不屈者劉通將沈等遣書書記於公其人作書布上行曰臣已露清宮禁低錫殺固鍾漢季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  
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賊也嚴之在軍中 嚴與守賊入之乃進者任爾官武曰天子野次豈下知元帥而故上覽之泣下曰

賊曰非朱泚將奔吐蕃其眾隨道散亡以至涇州殘百餘騎田布鑿開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師吾所授也奈何臨危相負使焚  
其門者鑿取節投火中曰運法即此眾皆史運卒遂殺姚全言諸帝鑿降泚與范陽親兵北走涇州泚將梁庭芬射泚墜坑中

健兒穿斬之詣涇州降傳首行在詔以布鑿為澤慶節度使平賊賊之民踴躍之卒而歸歸人非所以制難之望  
而道中使來之

以李晟為司徒中書令澤城為侍中駱元光等遣官有差

上發梁州 詔以梁州為興元府上開國公今主風相諸軍其威因此遠人代李楚琳何如幾上奏曰如此則事同編織以言乎  
取魏州魏州今屬河北 詔以魏州為魏州府魏州今屬河北 詔以魏州為魏州府魏州今屬河北 詔以魏州為魏州府魏州今屬河北

秋七月至澤州 詔以澤州為澤州府澤州今屬河北 詔以澤州為澤州府澤州今屬河北 詔以澤州為澤州府澤州今屬河北

遣給事中孔巢父宣慰河中李懷光殺之 劉元帥判官高郢勸李懷光歸款懷光遣其子璠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詔孔巢父

即往管城為使  
官亦大之養  
村至當時勢有  
不得不然者予  
不物之切也  
其後實定一  
方及至河上則  
事其後其子  
有十前而為子  
復報

懷光既逐至赤  
與楊漢其忌與  
來此子其無可  
故且改時准雖  
為楊兵更帥其  
寔度則杜實或  
越日可謂雖或  
有一則以度其  
不始為度其則  
以早時得度為  
歸動清實實味  
取使之其其皆  
本論年而河中  
捷至孫國有能  
無其則

官欲升其將士悉復官歸漢父至河中懷光素服待罪漢父不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魯公其父又置官於眾曰

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於是懷光左右皆怒魯公懷光不止復治兵拒守

重駕還其安 運城韓遊瓌休顏以其眾扈從李勣歸元光尚可孤以其眾奉迎步騎十餘萬遊瓌見上於三橋

西 先實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為之持涕令左右扶上馬至營每聞日 則懷日視朝三日

歡宴勳臣李勣為之首澤城次之請將相又次之

徵李泌為左散騎常侍 李泌為杭州刺史徵詣行在日直西自朝野皆矚目上以河中外憂必曰天下事豈有可憂者若惟河中

西此處人性賊悍難馴西賊五十七姓突厥人今吐蕃之勢使不得備兵東陵奈何此手與之且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

八月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 李希烈聞希情伏謀忿怒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

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救報遂縊殺之

以李勣為鳳翔龍右節度等使道野西平王 李勣以涇州侍邊屢奉軍帥奏請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積粟以操吐蕃遂以勣兼鳳

翔龍右節度等使時李楚琳入朝最請與俱至鳳翔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及仄不許以楚琳為左金吾大將軍

至鳳翔討殺張鑑之罪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尋詣涇州謀田希鑾希鑾遣使迎李勣勣之與希鑾不復疑其伏甲

而宴之引見諸將問姓名得前為亂者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

遣潭城等討李懷光軍於同州 上命潭城務元光討懷光遣其將徐庭長軍長春宮 在開州府朝邑西西北以拒之賊等數

戰不利時度支用度不給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許之而度支以懷光所部將士同反不始不衣上曰爾方罪代也

馬延討李懷光取晉陽隴州三州 隴州隴州山西北以潭城為河中節度使康日知為晉陽隴州節度使 懷光遣將守晉陽隴三州馬延

遣人說下之詔以潭城鎮河中三州 隴州隴州山西北以潭城為河中節度使康日知為晉陽隴州節度使 懷光遣將守晉陽隴三州馬延

改日知為晉陽隴州節度使上從之 日知未至而三州降 遣使使兼領之 懷光懼日知且言因降而後恐復有功者 踵以為常上

嘉而許之 懷光遣使迎日知既至 籍府庫而歸之 既而 初魚朝恩既謀代宗不復使宦官與兵 上即位志以禁兵 奏曰志貞志貞

冬十月以實文場王希遷 為監神策軍兵馬使 初魚朝恩既謀代宗不復使宦官與兵 上即位志以禁兵 奏曰志貞志貞

罪上復以實文場代之 乃道長安 願忠者將擢兵多者稍稍罷之以文場 希遷 初魚朝恩既謀代宗不復使宦官與兵 上即位志以禁兵 奏曰志貞志貞

十一月李澄以鄭滑降李希烈 蔡州劉洽 運克州 李希烈遣其將程崇 睡圍陳州久之不克 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 滑州

遂焚希烈所授 程崇歸國 劉洽 運 都虞候劉昌 與鳳翔右行營節度使 曲環 等將兵 救陳 據崇 睡 進攻汴州 希烈懼 李察 蔡州 澄

四

引兵赴汴州希烈鄭州守將田悅珍開門納洽軍李勉果去請自取歸順如燒于學事如故至兵安未服特請鎮會多以勉夫守下難忠烈以悅之卒平大滎

十二月加韓漫同平章事 議者或言漫聚兵修城墻蓄意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漫公忠清儉實無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

所以修城為迎卷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為罪乎漫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譏毀臣敢保其無他上曰外鎮洵河

御佛蘭子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象仲為郎不敢歸省正以誇語弗騰故也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漫他日又言於上曰臣之上

章非私于漫乃為朝廷計也今天下早蝗關中斗米十錢倉庫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眾之惑而輸韓某使

之路觀令漫速還釋備此朝廷之大計也上即下泌章令畢歸觀而諭之曰卿父比有誇言朕不復信關中之糧宜速致之舉至

漫感悅即日發米百萬斛餘某留五日即還朝自送至江上言風濤而道之陳少遊聞之即貢米二十萬斛會少遊死

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請 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韓漫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

謂李泌曰漫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漫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漫入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

是歲蝗大饑

貳貞元元年春正月以盧杞為澶州別駕 盧杞遷故移吉州 注云今江西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欲用為鏡州

史給事中袁高好公願應草制故以白盧翰 注云世宗之劉從一 注云世宗之劉從一 注云世宗之劉從一

願相公故奏翰等不從更命他官入草制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何可復用上不聽稱謂陳京趙雲等上疏曰杞三

年擅權自授天敘天地所知華夷同食倘加巨毒之亂必失百姓之心袁高復于正牙 注云大牙謂高也

故高曰杞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陳京等亦爭之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任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手而起上大怒諫

者稍引即京願曰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謂宰相與杞小州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

望何乃以杞為澶州別駕上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袁自小人竊議此陛下下于桓靈今承德音乃免舜之不逮也上悅

于澶州

三月馮延敵李懷光兵於陶城 注云陶城在滑州 注云陶城在滑州 注云陶城在滑州

馮延敵李懷光兵於陶城 注云陶城在滑州 注云陶城在滑州 注云陶城在滑州

懷光如眾心不從乃詐稱欲歸國聚財飾車馬云侯路通入貢由是得復歸旬月 注云上言懷光有兵不可河中

注云上言懷光有兵不可河中

注云上言懷光有兵不可河中



人餘言不問... 日勝元光以徐庭光母已殺之八月馬遜預首請罪極大怒曰庭光已得公報殺之是無統帥也欲斬之韓連環曰元光殺韓將

八猶如此公殺節度使天子其謂何... 亦謂足與地及... 可也奈何... 凡之逆而謂愈其功十

加馬... 罷討淮西兵... 上聞陸贄公... 國常響... 而突... 心而謀... 人之患... 怨各穿... 西連接... 以張... 表陳其... 西一年... 造敢言... 史運官... 二月李... 夏四月... 督毒殺... 秋七月...

國常響... 而突... 心而謀... 人之患... 怨各穿... 西連接... 以張... 表陳其... 西一年... 造敢言... 史運官... 二月李... 夏四月... 督毒殺... 秋七月...

國常響... 而突... 心而謀... 人之患... 怨各穿... 西連接... 以張... 表陳其... 西一年... 造敢言... 史運官... 二月李... 夏四月... 督毒殺... 秋七月...

國常響... 而突... 心而謀... 人之患... 怨各穿... 西連接... 以張... 表陳其... 西一年... 造敢言... 史運官... 二月李... 夏四月... 督毒殺... 秋七月...

國常響... 而突... 心而謀... 人之患... 怨各穿... 西連接... 以張... 表陳其... 西一年... 造敢言... 史運官... 二月李... 夏四月... 督毒殺... 秋七月...

國常響... 而突... 心而謀... 人之患... 怨各穿... 西連接... 以張... 表陳其... 西一年... 造敢言... 史運官... 二月李... 夏四月... 督毒殺... 秋七月...

國常響... 而突... 心而謀... 人之患... 怨各穿... 西連接... 以張... 表陳其... 西一年... 造敢言... 史運官... 二月李... 夏四月... 督毒殺... 秋七月...

國常響... 而突... 心而謀... 人之患... 怨各穿... 西連接... 以張... 表陳其... 西一年... 造敢言... 史運官... 二月李... 夏四月... 督毒殺... 秋七月...

國常響... 而突... 心而謀... 人之患... 怨各穿... 西連接... 以張... 表陳其... 西一年... 造敢言... 史運官... 二月李... 夏四月... 督毒殺... 秋七月...

國常響... 而突... 心而謀... 人之患... 怨各穿... 西連接... 以張... 表陳其... 西一年... 造敢言... 史運官... 二月李... 夏四月... 督毒殺... 秋七月...

國常響... 而突... 心而謀... 人之患... 怨各穿... 西連接... 以張... 表陳其... 西一年... 造敢言... 史運官... 二月李... 夏四月... 督毒殺... 秋七月...

國常響... 而突... 心而謀... 人之患... 怨各穿... 西連接... 以張... 表陳其... 西一年... 造敢言... 史運官... 二月李... 夏四月... 督毒殺... 秋七月...

以曲理為陳許節度使 陳許荒亂之餘戶口流散難以動輒舉下遂令其開城

八月吐蕃入寇使渾瑊駱元光屯咸陽

九月置十六衛離見上將軍 初上與李泌議復府兵泌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農隙教戰有事徵發則以符

契下州府家給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不精者罪其折衝甚重罪及刺史軍軍則賜勳如賞行有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

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于是始有久戍之役又牛儻客以精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戍卒使以所蓄贖帛寄于府庫

而苦役之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戍卒還者什無二三然未嘗有內叛外侮者誠以顧戀田園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

始募兵其兵不土著不自重惜身徇利楊亂遂生常使府兵之法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上以為然因有是命然

卒亦不能復也

以賈耽為義成鎮觀察使 義成節度使李澄卒其子克寧秘不喪殺行軍司馬墨纘視事增兵城門劉元佐治

州脫名出師境上使人告諭之克寧乃不敢襲位詔以賈耽鎮鄆滑克寧悉取軍資夜出登士刺之殆盡

京城戒嚴 吐蕃游騎及好時吐唐所置好時吐州西流故難州城在京城戒嚴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齊歌見上言曰外間言陛下已理

警其糧人情恟懼天大穰不再陛下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為之動容

李晟遣兵擊吐蕃于汧城吐唐所置汧城吐唐所置汧城地連志汧城有敗之 李晟遣其將王必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

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必用是言尚結贊敗走僅而獲免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為城

澤賦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禁屠掠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營宿而還與王必能吐蕃撤沙堡遇吐

冬十一月韓洪劉元佐曲環俱入朝 劉元佐在汴智解道故事久未入朝韓洪過汴相與約為兄弟韓拜其母其母喜為置酒酒

半浣曰弟何時入朝元佐曰久欲入朝力未能解耳浣曰浣力可及弟宜早入朝文母文母為父人稱妻白不可使帥諸婦女

往填營也只新者母悲泣不自勝浣乃遣元佐錢二十萬緡備行裝浣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為之傾動元佐

十二月李晟入朝 上皇李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張延賞等騰諂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悉遣其子弟詣

長安表請為僧不許入朝楊岳恩解方鎮亦不許韓洪素與晟善上命浣諭旨使與延賞釋怨引延賞詣晟謝因飲盡懼晟表

為延賞為相

三年春正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 李晟為其子請婚于延賞不許為請人曰武夫性快釋怨于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

德不長片廷  
實之好而所以  
飲酒而後已  
不謂其真德如  
德者注者實

士雖外犯難解和內蓄威加致吾得禮說

雲南王莫年奉請內附 初雲南三閣羅鳳傳信州獲西漢川注：今四川故城在今四合鄭回州相通經街閣羅鳳愛重之其子及孫莫

年奉皆師事之及莫年奉為王以回為相號清平官雲南有眾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為前鋒賦徵重數又奪其險要地立城

堡嚴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新莫年奉自歸于唐曰中國尚禮儀有惠漢無賦役莫年奉以為然會四川節度使韋皋招撫雲南

異年奉滑道人因請贖來內附皋奏會招納之以維吐蕃之黨分其勢上命皋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

貶齊映為夔州注：見刺史 張延賞與齊映有隙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上浸不悅延賞因言映非宰相器貶之

劉滋寵以柳渾注：渾州一同平章事 雖渾性可暴方為上所任言無不從他相充位而已百官重吏致過不贈渾雖為渾所引

薦正色讓之曰先相公注：柳渾以楊察為相不滿成而罷今公又喜為余何擇吏於省中至有死者且作福作威豈人臣所宜愧

為之少震威嚴 二月節度鎮海使同平章事韓滉卒 滉強力嚴毅自奉儉素衣裘十年不易及是病卒注：滉在二州其子錫之

以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注：貞年始出監州 上以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柳渾曰志貞儉人不可復用會渾疾不

視事詔下用之渾病阻遂乞骸骨不許

三月以李晟為太尉 初吐蕃尚特贊得延夏州各留兵戍之退屯鳴沙注：鳴沙故城在今又聞李晟克摧沙堡渾感焉燔各舉兵聽之

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韓滉曰今兩河無虞若城原鄆洮消使最及劉元佐等守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上欲從之會渾卒張

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使上亦素恨回欲與吐蕃擊之遂從延賞計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

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留輔朕自擇代者晟為都虞候邢君牙注：君牙遂以君牙為鳳翔尹加晟太尉罷鎮

夏四月以渾瑊為會盟使 先是遣石崖子淮游使吐蕃游說而結實貴以員約尚結實曰破朱此未獲實是以來耳今明公欲修

舊好國所願也然渾侍中信厚關于奧域請必使之主盟及是游遠遂遣瑊與吐蕃盟于清水城將二萬餘人赴盟所尚結實請

盟于土梨樹注：在今平涼 或言土梨樹多險阻不如平涼乃許盟于平涼注：平涼 是元佐奏言吐蕃方強未可與爭強延賞奏以河

閩月省州縣官 省州縣官收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時新除官千五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嗷怨盈路注：武而以李

兵柄故武臣皆憤怨解體不肯為用故也

閩月省州縣官 省州縣官收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時新除官千五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嗷怨盈路武而





危乘輿相與協臂為盟更輕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為某術將軍竊聽其言遂發其言故與叔明有限知昇私出入部國  
大長公主蘇州刺史蘇密以白上上使李泌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播東宮者其廷賞乎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為上言二人之腹且

言昇承恩顧庭實無以中傷而部主乃太子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因請罷昇宿衛以遠嫌從之魏朝  
以韓潭為夏州節度使州治定邊吐蕃之成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尚結贊遣三千騎逆之

悉焚其廬舍毀其城羅其民而去子是割振武之經銀二州以潭為節度使帥神策軍之士五千朔方河東之士三千鎮夏州  
以元友直為諸道司音鈞勅兩稅發帛使 時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宋潘鎮州縣聚斂權率詳見前而以

為軍實自懼違法匿不敢言積故其罪促令革正自非于法應留使以應州留州以魏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通負可  
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敢有淪沒者罪之上喜曰御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所得必多

而速急則競為徵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足以濟今日之急而皆入于姦吏所得必少而遲矣上曰善乃以友直充使以友直  
德信乃品也在官者輸軍餉未入則者輸百計其難及不令命使諸道多自餉于其上  
停西域使者屢給分隸神策軍 初河亂既沒于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阻險皆仰給于度支李泌知胡客皆

有妻子買田宅安居不欲歸命俸其給凡四十人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  
歸乎今當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俾其人生當來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乎于是胡客無一人

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軍兩軍裝械壯威省五十萬緡  
募戍卒屯田京師 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亟減戍卒歸之如何對  
曰陛下誠用臣言可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上

問其計泌曰吐蕃久原居關中今甘肅注觀關中州之閒以牛運糧糶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絲織因實項以布之計十  
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命諸治鑄農器糶黍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

官為糶之粟春種未亦知之沃土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糶價必賤名為增之而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且邊地官多  
闕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糶上皆從之因問曰御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舊制戍卒五年而代今歲因田賦當必不思

歸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問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費饋食遺之不過數番且戍卒皆土著方悉以府兵之法理之  
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強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

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急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圍吐蕃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  
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有五六

八月辛巳朔日食

柳澤罷為各款射常侍 初澤與張延賞謀事數異國延賞使人謂曰相公節言則重位可久矣澤曰為吾謝張公柳澤頭可斷古不可榮由是交惡上好文雅編藉而澤質直無感儀時發俚語上不悅罷之

幽都國大長公主沃李再奔於南 公主女為太子妃恩懷甚厚宗戚皆疾之李素不謹李再等數出入其第或告王淫亂且為厭

榜上大怒幽之禁中流罪等儀表切責太子太子懼情與妃報會上下李法告之且曰封王臣已所立李友誼仁必曰陛下佳可

明日命之必曰臣云吾國無事相之相也李友誼仁必曰陛下佳可

其曰子國使法洋云李友誼仁必曰陛下佳可

事覺下宗使具其罪而宗使數十人論之宗使曰陛下佳可

且法并下宗使具其罪而宗使數十人論之宗使曰陛下佳可

信可法且皇太子居少陽宮下宗使數十人論之宗使曰陛下佳可

曰此親家事何須子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國為臣今國生相之重四國之內一物失所責歸于臣况生親太子矣

太子仁孝無他太子自今國及朕事皆當謀于太子太子曰且上聞朕事皆當謀于太子太子曰且上聞朕事皆當謀于太子

九月回統求和親許之 回統合骨咥祿可汗屢求和親上末之許會邊將考之馬字泌言於上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賤十倍上聞

之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為社稷計臣乃敢言上曰何故泌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統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

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和卿言至於回統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然今日之計回統

必處骨肉之間

委而相與始終

其法是不以天

臣用心者明代

國本一乘朝士

尚須從家屬登

走如以口舌爭

名而干諸國之

其害本為心

耳

耳

耳

耳

耳

唐德宗皇帝

上大書曰必曰何長服御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因問招雲南大貪天空之計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雲南苦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貪在西域為最強與天空皆久奉中國代與吐蕃為仇臣是以知其可招也遂遣回紇使者請許以公主妻之

吐蕃陷連雲堡吐蕃陷連雲堡吐蕃陷連雲堡吐蕃陷連雲堡吐蕃陷連雲堡吐蕃陷連雲堡吐蕃陷連雲堡吐蕃陷連雲堡

保湟西特連去堡為斥堠既陷西門不開門外皆為虜境糧米路絕常苦乏食已而吐蕃城故原州而屯之

冬十月李欽奴等作亂伏誅 賊酋李欽奴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等謀作亂其黨告之上命捕送內侍省推之李殿前之黨作曰嚴賊派去李泌聞其故賊曰嚴斬罪戾中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引必多聞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上從之欽結遊環之子亡抵朔州械送京師與欽奴等皆購斬而朝臣無逮及者游環以欽結誅

大祿詔和羅東奉

自興元以來足歲歲為虜虜五十餘年招附在口羅上視于朝居人民益危守窮時百姓無分財回不樂上

貳四年春正月以劉昌為河東節度使李元諱諱元為龍石節度使 昌元諱皆帥卒刀田數年軍食元悉浮糧稍安

二月以諸道稅外錢常輸大盈庫 先是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賦若直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宮中用度殊不足必

回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供宮中錢百萬緡陛下勿受貢獻及罷貢獻必有所須律杖折稅所市之物準時不使姦吏固緣

誅刺上從之及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大盈庫然上猶數有魚索仍數詰道勿令宰相必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詔李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大盈庫然上猶數有魚索仍數詰道勿令宰相必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贈司徒李泌曰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思邊臣解體矣且主廟祈禱將長巫風令社部註見有舊祠請欲置之則不至

驚人耳目矣且起列國之 將贈三公太重贈兵部尚書可也上從之

夏四月更命殿前射生曰神威軍 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鳳凡十軍

雲南遣使入貢

五月吐蕃寇連雲堡慶州 先是吐蕃嘗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遣其將帥之盛夏入寇諸州無敢

與戰者吐蕃大掠而去

六月徵陽城平元宗定州 為使讓大夫 城以學行者闕唐君柳台在州州之柳谷口張李泌屬之

秋七月以張獻甫為節度使 先是韓遊瓊忌都僕僕命朝中士人眾得心將殺之希朝奔鳳翔上召置帥策軍至是游

秋七月以張獻甫為節度使 先是韓遊瓊忌都僕僕命朝中士人眾得心將殺之希朝奔鳳翔上召置帥策軍至是游

秋七月以張獻甫為節度使 先是韓遊瓊忌都僕僕命朝中士人眾得心將殺之希朝奔鳳翔上召置帥策軍至是游

秋七月以張獻甫為節度使 先是韓遊瓊忌都僕僕命朝中士人眾得心將殺之希朝奔鳳翔上召置帥策軍至是游

秋七月以張獻甫為節度使 先是韓遊瓊忌都僕僕命朝中士人眾得心將殺之希朝奔鳳翔上召置帥策軍至是游

環以弱求歸詔以張獻甫代之未至成卒裝滿羊帥眾作亂秦請布朝為節度使都虛信楊嗣復州人勳兵斬之而進獻甫  
上聞軍威欲得布朝授之布朝辭曰臣畏遠遊之禍而來今往代之非所以防顯親安反仄也上嘉之拜為宣州刺史以副獻  
甫

冬十月回紇來迎公主仍請改號回鶻 回紇可汗遣其妹及大臣來迎可致辭禮甚恭曰昔為兄弟今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  
為漢子當父為除之仍請改號回鶻許之乃冊台骨咄祿為回鶻長壽天親可汗以威安公主如妻之明年冬天親可汗元

吐蕃西寇川象軍遣兵犯聖破之 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瀘水  
北吐蕃水 韋皋乃為者遣雲南王殺其歸化之賊韓致吐蕃始疑雲南遣兵屯會川吐蕃管州 趙以塞其邊蜀之路雲南  
怒歸唐之志益堅而吐蕃兵始弱象軍遣兵拒擊破之于清溪關外陸州 趙山州吐蕃管州 趙以塞其邊蜀之路雲南

十一月以張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 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注見為咽喉地屬徐州都於李納若納一旦復  
有異國劫掠徐州則失江淮矣請徙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則漕舟暢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上從之建封為

橫海節度使程日華卒 子懷真自知留後明年以懷真為滑州觀察使懷真請分滑州為高平滑州滑州刺史上嘉曰三十年  
在今河間府故城縣唐縣在今東光縣西蒙州唐滑州志云程元振明貞觀八年今州屬河間府

已丑年春二月以董實實參字世孫 同平章事 李泌自陳老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因從容論即  
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杞吝邪朕殊不覺必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吝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

殺楊及攝顏真卿于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 聖明亂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又以童子視朕意以  
朕為不足與言以是朕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探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

相不可言君相所以造命也君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復言盧杞小心朕  
所言無不從對曰天言而妄子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吳子彼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

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凌傲好勝之心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朕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既而泌厲實參通貳可  
兼度支鹽鐵董實方正可處門下上皆以為為不可必疾其甚後為二人上遂相之參孫人則果以刻無學術多相數語多事相出

三月申書侍郎同平章事鄭倕李泌卒 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誕誕故為世所輕  
子孫或問之倫曰彼如宰相能否說天下安民所學于上前者不足道也

生六年冬十月回鶻忠貞可汗為其下所殺 回鶻忠貞可汗之弟殺忠貞而自立國人殺之而立忠貞之子阿曷為可汗遣其臣

始知造化之好  
而不知實及之  
不可用可謂見  
目而不見取者  
且斯時則臣之  
望其深淺何  
以不一也及知  
人之明必慎  
言之況其地哉





政府未訂書以  
國書為其前是  
非此出亦何難  
彼此相持雖爭  
其後亦其同而  
書其書其書其  
本情之居居  
各情私者更  
不亦亦何持此  
幸誠為乃且是  
相見其司易日  
各處得不或  
輕信其而前地  
史何事非  
為時清其情  
思其相言若  
假以辨命是五  
年之使士官  
雖失士心守  
其所置其宗以  
免下其謀欺子  
開成代是是  
為其五其其  
法固為大宜  
加甚江乃有  
國得之是冠  
何由得於十

通行賜通一賜與精神滋養不己延及至五日見 至是懷反疑贊非 置之門下由是與贊有隙  
可欺何能自宜于己心 與文以並其神地其受子 雲南王異年春遣使上表 吐蕃雲南日益相猜羣象復遣雲南王書欲與其贊吐蕃疆之雲領之外其地則雲南日  
雲南王異年春遣使上表 吐蕃雲南日益相猜羣象復遣雲南王書欲與其贊吐蕃疆之雲領之外其地則雲南日  
雲南王異年春遣使上表 吐蕃雲南日益相猜羣象復遣雲南王書欲與其贊吐蕃疆之雲領之外其地則雲南日  
雲南王異年春遣使上表 吐蕃雲南日益相猜羣象復遣雲南王書欲與其贊吐蕃疆之雲領之外其地則雲南日

使詣翠上表請素吐蕃歸唐東遣其使者請長安上賜異年春詔令東遣使結指之  
秋七月詔宰相送重筆以處路事 實賦陸贊趙恆處選為相官曰事更讓不言乃奏請依王德故事宰相送重筆即日一易詔  
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置交員耗驥染練庫 戶部侍郎裴廷翰奏檢查諸州各舊錢八百餘萬緡收神員錢御庫 三百萬緡呈禮物三十餘萬緡計別  
置庫以掌之各員皆實人無所償實錢給用極重且極濫練皆在法正物延給按置則庫虛空名數以取上信之以為能  
富國而實之 裴廷翰奏曰 臣聞古語云 財聚則兵強 兵強則國富 臣聞古語云 財聚則兵強 兵強則國富 臣聞古語云 財聚則兵強 兵強則國富

八月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晟卒 冬十二月宣武軍亂逆其節度使劉士賓 劉士賓淫亂殘忍軍中苦之兵馬使李萬榮得承心會士賓出數日不返萬榮召親  
兵詐之曰故徵大夫八朝以吾學留務汝單人賜錢三十婚眾皆聽命乃分兵閉城士宣逃歸京師陸贄請遣朝臣靈壽徐察  
情上破令萬榮如留復養奉曰萬榮得志驕盈不悖則敗與其圖之于滋蔓不若絕之于萌芽且為國之道以義訓人若使傾身  
之徒便得代居其任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但選能臣命為節度與萬榮而別加寵任褒將士而厚賜賞養理必實息上  
不從

卷之五十九 唐 德宗皇帝

貞元十年春正月雲南擊吐蕃大破之遣使來獻捷 韋單道其節度使官崔佐時齎詔雲南佐時至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  
其國異年春令佐時衣祥柯雜見服而入佐時曰我大布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年春不得已乃迎之佐時大言詔書異年  
尋恐覆失色歛受受招佐時因勸異年春悉斷吐蕃使若去其所立之號復南詔舊名異年春皆從之與佐時盟于點蒼山  
自將數萬人踵其後贊擊吐蕃大破之取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眾十餘萬遣使獻捷已而異年春復遣其弟獻地圖土貢及吐

貞元十年春正月雲南擊吐蕃大破之遣使來獻捷 韋單道其節度使官崔佐時齎詔雲南佐時至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  
其國異年春令佐時衣祥柯雜見服而入佐時曰我大布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年春不得已乃迎之佐時大言詔書異年  
尋恐覆失色歛受受招佐時因勸異年春悉斷吐蕃使若去其所立之號復南詔舊名異年春皆從之與佐時盟于點蒼山  
自將數萬人踵其後贊擊吐蕃大破之取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眾十餘萬遣使獻捷已而異年春復遣其弟獻地圖土貢及吐

貞元十年春正月雲南擊吐蕃大破之遣使來獻捷 韋單道其節度使官崔佐時齎詔雲南佐時至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  
其國異年春令佐時衣祥柯雜見服而入佐時曰我大布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年春不得已乃迎之佐時大言詔書異年  
尋恐覆失色歛受受招佐時因勸異年春悉斷吐蕃使若去其所立之號復南詔舊名異年春皆從之與佐時盟于點蒼山  
自將數萬人踵其後贊擊吐蕃大破之取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眾十餘萬遣使獻捷已而異年春復遣其弟獻地圖土貢及吐

貞元十年春正月雲南擊吐蕃大破之遣使來獻捷 韋單道其節度使官崔佐時齎詔雲南佐時至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  
其國異年春令佐時衣祥柯雜見服而入佐時曰我大布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年春不得已乃迎之佐時大言詔書異年  
尋恐覆失色歛受受招佐時因勸異年春悉斷吐蕃使若去其所立之號復南詔舊名異年春皆從之與佐時盟于點蒼山  
自將數萬人踵其後贊擊吐蕃大破之取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眾十餘萬遣使獻捷已而異年春復遣其弟獻地圖土貢及吐

貞元十年春正月雲南擊吐蕃大破之遣使來獻捷 韋單道其節度使官崔佐時齎詔雲南佐時至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  
其國異年春令佐時衣祥柯雜見服而入佐時曰我大布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年春不得已乃迎之佐時大言詔書異年  
尋恐覆失色歛受受招佐時因勸異年春悉斷吐蕃使若去其所立之號復南詔舊名異年春皆從之與佐時盟于點蒼山  
自將數萬人踵其後贊擊吐蕃大破之取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眾十餘萬遣使獻捷已而異年春復遣其弟獻地圖土貢及吐





所便且有不得  
不為致而為罪  
者夫民生利病  
特在司牧者調  
劑而善之不可  
耳若強誣強明  
不遇其名則其  
罪之不得其人  
實足病民夫  
豈意國體此則  
不免道廢為虛  
得而則何之實  
不若其言也

督署以留任選  
除為有留任之  
留任即以督署  
備印為執憑之  
具制廷惟其所  
欲得不得惟其  
軍中印從此遂  
為印信之文  
治者此印信之  
印信行矣

所便且有不得  
不為致而為罪  
者夫民生利病  
特在司牧者調  
劑而善之不可  
耳若強誣強明  
不遇其名則其  
罪之不得其人  
實足病民夫  
豈意國體此則  
不免道廢為虛  
得而則何之實  
不若其言也

延齡奏言督署失勢怨望言天旱民流度支多欠諸軍司糧動搖眾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軍士所  
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為信速遣宮取贖為忠州別駕充洛陽管為州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為縣議大夫拜官不辭人  
皆相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之而城方旌蒙日夜痛飲人莫能與近皆以為虛得  
名耳前進士韓愈字退之作爭臣論以諫之職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搃怨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即  
帥拾遺王仲舒字子微中并補闕能執易在郊字在七人等守廷其門上疏論延齡其俊賢等無罪上大怒欲罪之太子為當拔乃解  
令宰相論遺之至香軒軍中謂延齡曰城其人年八十自是日朝夕相延齡曰城以延齡為相當致白麻環  
之謝哭于廷李繁者泌之子也城蓋數延齡過延密密論之使繁請城以告延齡延齡先請上一自駕疏入上以為妄不  
之省尋改城為園子司業

五月以李說字遜甫世安王為河東留後 河東節度使李自良卒監軍王定遠奏請以行軍司馬李勣為留後說深穩定遠意  
謂監軍印從之監軍有印自此始定遠自以為有功于李說遂率軍攻殺大將劉金精勣其狀定遠請以之為監軍王定遠  
秋八月司徒侍中北平王馬建卒

冬十月橫海軍亂運其節度使程懷直 橫海節度使程懷直不恤士卒出獵數日不歸懷直殺父兄謀信閉門拒之懷直存守  
以懷信為留後

三月以李齊運攝王王為懷邵尚書 齊運無才能學術專以柔佞得幸每宰相對花則齊運必決其議或病臥堂上欲有所除校  
運中使就問之

夏四月魏博節度使田曄卒 曄尚書故公主有庶子三人季芳最幼公主于之曄卒左右擁季安為留後

六月以資文端在仙鳴為攝軍中尉 初上置六院軍視六尚書以處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場觀宰相此軍除麻紙

夏四月魏博節度使田曄卒 曄尚書故公主有庶子三人季芳最幼公主于之曄卒左右擁季安為留後

六月以資文端在仙鳴為攝軍中尉 初上置六院軍視六尚書以處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場觀宰相此軍除麻紙

學士鄭綱等數人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減陛下特以龍文場都遠為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  
過員外將軍衣緋者無幾輔國以來始置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麻天下必謂爾私我為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之謂  
綱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落耳是時實霍某領中外藩帥多出神策軍霍某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

必屢致之為刑部員外郎 初上以奉天宮之故還宮以來專意營築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三國注謂州縣方  
之外則自轉折亦云周度羨餘實或增放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某某往往自入所遺贖什一二季兼在江西有月進章軍  
以贖贖也

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蕭清源以退奉還浙東觀察使判史進來自肅始宣歙判官嚴慶寧留務場府庫以進奉徵為  
刑部員外郎某修進奉旬段始以贖贖上以其名尋還河東行軍司馬不避解州刺史嚴慶寧留務場府庫以進奉徵為  
人今不知所之據道屬馬有驛故不知其處中人

秋七月宣武軍節度使李勣為節度使 宣武節度使李勣病不知事霍德鳴為押牙劉沐為行軍司馬時萬榮子迥為兵馬使上  
遣中使第五守進至汴州宣慰軍士呼曰兵馬使勣勢無賞劉沐何人為行軍司馬沐懼陽中風昇出軍士欲斫守進逼止之遂  
殺大將數人都侯僕衛惟恭汝州人執進送京師詔以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萬榮卒惟恭遂權軍事不道人迥晉晉受詔即與僕

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惟恭以晉來連不及謀乃帥諸將出迥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既入仍委以軍政惟恭厚謀作亂  
晉謀其策械惟恭送京師時惟恭以董晉不仁恐不能集事乃以汝州刺史長安為行軍司馬以從之長源也  
人今不知所之據道屬馬有驛故不知其處中人

八月己未朔日食  
九月以李景畧為豐州都汭使 初上不欲生代節度使常自擇行軍司馬以為儲帥李景畧為河東行軍司馬李說忌之回鶻  
梅錄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錄爭坐次說不能過景畧叱之梅錄識其聲趨而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唐人也梅錄遂就下  
坐坐中皆屬目于景畧說益不平乃厚賜賈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將入寇者上以豐州富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為景畧費

州窮邊寒土瘠民貧景畧以勤儉帥家二歲之後儲備充實雄于北邊  
裴廷齡死 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裴廷齡字至誠元祿之故諱  
冬十一月以韋崇年從從為樞議大夫 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謙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宮中所取信

者裴廷齡李齊運司農卿李實通元王元度翰林學士韋執誼人及累年皆權傾宰相趨附盛門實狡險倍克執誼以文章與上  
唱和年二十餘入翰林梁年形神醜陋尤為上所親視故事上生日用沙門道士講論于殿廷梁年每上每  
對執政滿不過三刻梁年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欺狎往往聞外所為引成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丁十三年春二月築方渠合道木波九城去州方非有不過馬城石邑合道曰城  
今屬陽州縣是方渠故也及四鎮故址在今寧州三城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

唐德宗皇帝

要路欲城之使周師寇節度使楊朝晟須變何兵對曰節宣兵足以城之上曰蘇城盟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遠虜境如此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眾不滅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卑虜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道則運芻糧以資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眾而來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為三各築一城踰月三城成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還城馬嶺而還聞地三百里皆如其素所處之期也

姚南仲

初李復為義成節度使辟盧坦為判官監軍洋珍數侵軍政坦據理拒之盈珍曰盧

侍御所言公我固不違也及是復卒詔以故觀制察使姚南仲代之盈珍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遂潛去既而盈珍與南仲有隙南仲有陳軫等謀殺盈珍以罪貶有死者後上徵盈珍還軍府且首復之罪遂復舊職以開上之疑南仲亦入朝待罪上召見問曰盈珍侵御私對曰盈珍不侵臣但壞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事何可勝數使幸杜復生亦不能行禮佛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

秋七月起復孫茂宗

茂宗許尚義帝公主如之未成各母辛道表請於嘉禮上許之拾遺蔣文舉

上疏曰古有星象以從金革之事者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上曰人關多借吉族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婚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潰也垂蒼之家不知禮數其女孤寡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不悅命趣下嫁之期遂成昏冬十二月以宦者為宮市使先是宮中市外問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為使謂之宮市賈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善故衣敗端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名為宮市其奪奪之害有農夫以負負榮宦者稱宮市取之又就索門戶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紫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感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錢弁升希宦者嘗對曰京師游手無業無上著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時禁軍及是者賜優厚諸將多請還軍遂至十五萬人

九月以于頔

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頔由夔州觀察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請陞襄州為大都督府從之

下頔

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頔由夔州觀察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請陞襄州為大都督府從之

吳少誠

少誠遣兵使探壽州殺鎮遏使已而復寇唐州掠臨頓陳許留後上官況

唐州

唐州

唐州

唐州

唐州

唐州

唐州

板抄抄字意  
並行不悖使  
定備為成謂  
宜也此位或  
亦云甚去其  
以刑民休古  
所載之未詳  
在城自善其  
免若名鳴激  
大遠其高任  
李守官且其  
子出軍官又  
可也

朝廷以說者節度使說欲棄城走營曰劉昌裔嘗戰賊人諫止之少誠書使守攻昌裔舉城出擊大破之賊由是全

陽城為通州刺史 大學生師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使連州清置今城送之郊外上以城實罪人賊道州刺史知

已十五年春宣武節度使董重睿率軍亂殺留後陸長源 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軍中惡之晉年長源知留後揚言曰將士弛慢日

久當以法齊之耳眾皆懼及勸之發財以勞軍長源曰我豈效河北賊以錢買健兒末節賊邪軍中怨怒作亂殺長源監軍俱大

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準王正巨為宣武大將得眾心名之逸準引兵徑入汴州眾乃定遂以為節度使

以李筠為浙西觀察使筠遣劉彥威轉運使 李齊受李筠賂數十萬為之子故用之筠到以事進奉上是悅之

之李守約等皆去 李守約等皆去 李守約等皆去 李守約等皆去 李守約等皆去 李守約等皆去 李守約等皆去 李守約等皆去

以韓弘為宣武節度使 劉全諒卒軍中思劉元佐之恩推其甥兵馬使韓弘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弘將兵歲其才鄙勇

法指願必堪其事先是吳少誠遣使與全諒約共攻陳許使若數軍猶在館孔憲驅出斯之還卒三千擊訴下少故由是失勢

拾刺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兵討之 諸軍討吳少誠者既無統帥進退不一自潰于小澗水

冬十二月書令咸寧王澤咸卒 咸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賁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者前上還自無元

雖一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每奏事不過三四日下唐制凡奏事者不可不也 輒私書曰上不疑我能以功名終

十六年春二月以韓全義討吳少誠 吳少誠為蔡州格討使夏五月全義與淮西兵戰于澗南

又場愛之為子使說諸軍討吳少誠十七道兵皆受節度全義素無勇略既為大帥每議軍事監軍數十人爭論紛然不決而

罷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天暑病疫全義不存無人有難心與淮西戰鋒鎮未交諸軍大潰退保五樓

擊全義全義大敗走保陳州 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卒 建封鎮彭城十餘年軍府稱治病篤累表請代詔以夏夏卿

士為變劫建封于情令知軍府事殺留後及大將數人械繫監軍上聞之以手解為宣慰使顧至召將士宣朝旨諭以禍福脫監

軍械使復其位比顧運情表求揮節朝廷不許加淮兩節度使杜佑兼徐泗濠節度使使討之前鋒濟淮而敗佑不救進朝廷不

唐德宗皇帝

得已除借團練使後名其軍曰武宣以借為節度使初建封之誠病也  
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已峽以前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衆之次也若少誠一曰為麾下所殺又  
當以其官爵授之則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兵貴晚言于上曰賊意亦望息貸恐須聞其生路上然之會少誠致書  
軍求路說監軍奏之招救少誠復其官爵  
臣十七年夏五月壬戌朔日食

以高固為朔方節度使 朔方節度使楊朝晟卒軍中欲奉宣州刺史劉南金為帥南金曰節度使固我所欲然  
非天子之命則不可命固不納衆去詣兵馬使高固因逃匿搜得之固曰諸軍能用吾言則可衆曰惟命固曰毋殺人毋掠金  
帛衆曰諾乃共詣監軍請奏之衆曰劉君必境吾事其稱監軍命各計事至而殺之上聞之遣高固歸內傳薛盈珣往桐里情益  
珍遂以上旨命固知軍事固宿將以寬厚得衆前使息之置于散地同列多輕侮之及起為帥一無所報復由是軍中遂安  
成德節度使王武俊卒 以其子士真代之

秋九月章阜大破吐蕃于雅州 初吐蕃寇鹽州又陷麟州勅阜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阜遣將將兵二萬分出九道  
破吐蕃于雅州轉戰千里又拔城七軍鎮五其堡百五十斬首萬餘以圍羅州吐蕃聞之及昆明城羅州四川道是時  
明年吐蕃救羅州阜擊之獲其將論莽熱吐蕃聞之不敢入羅州之屬西川兵將無所恃以恃之者衆大服

冬十月以韋皋為司徒南康王  
至十八年秋七月詔百官毋得正牙奏事 嘉王諮議高弘本正牙奏事自理通債詔百令毋得正牙奏事如有陳奏請廷英門請  
對議者以為正牙奏事所以達羣情議政事弘本無知無之可也不當因人而廢事

穆于九年夏六月以孫學義為右神策中尉 榮義與右神策中尉楊志廉皆騎衛格權依附者衆官官之勢益盛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冬十二月以高郢鄭珣同平章事 時崔損卒齊抗罷相遂以鄭珣並同平章事

朕親食湯山 京兆尹李實恃恩賂宦為政長吏務復求以給進奉言于上曰今政雖卑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

正字註之附  
微其事以私私  
通屬無知宜  
加禮實其了令  
甲國相也乃  
因此送改第等  
事書因安亦

為人傳過周長  
者之罪若以隨  
行權欲以集  
進人之無且飲  
血而前特以此  
要地取心結清  
勝德者士進  
聖英的中觀他  
日之推奉代神  
神封如揚英  
叔文謂太子不  
宜言外事語似  
忠實其時實  
誠政與其時實  
乃始必脫集公  
正以自結及其  
得志皆私積實  
逐與所不為能  
任文者路路說  
利往為求進道  
者持持而文人  
之風行焉後為  
可破害害獨不  
去之其制制者  
足損者

不免人窮至處坐責員本麥苗以輸官役人成轉端為諸喇之實泰輔端排誇朝政殺之監察御史韓愈言京獲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微未得若請俟來年遂坐殿

初天德防禦使李景略嘗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醴進知簡忌行酒者得罪強飲之歸而唱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景略卒遂欲奉以為帥監軍以聞詔殺之

秋八月以盧從史其先世為昭義節度使昭義節度使李長榮卒上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即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為衆所服中使以手詔付之希皓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乘單來希皓亦必殺事

從史再拜舞端希皓垂回揮同列北面稱賀

九月太子有疾初翰林侍讀王伍州善書王叔文隴州善書俱出入東宮嬖侍太子叔文說諸多詐自言讀書知治道太子嘗與諸侍讀論及宮中事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叔文無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耶叔文

曰太子職當視膳屬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交幸與伍相依附因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未達道者字伯仲吳興人呂溫滑之子

李景儉字子元韓愈字退之陳諫字無功柳宗元字子厚韓愈字退之劉禹錫字夢得等定為死友而凌準字宗程昇字師舉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游處蹤跡恍惚莫有知其端者及是太子始得風疾瘖不能言

配二十一年神宗皇帝正月帝崩太子即位觀講正月朔諸王親殿入賀太子獨以疾不能來上涕泣悲嘆由是得疾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其知兩宮安否帝崩急得翰林學士鄒銜次公字微之等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次公遽言

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家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德王孫繼之不然必大亂烟等從而和之議始定太子知人心憂疑力疾出九仙門內西院東召諸軍使宣節租安明日太子即位以失音不能決事宦官李忠志字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

自惟中可英奏王伍名叔文生翰林中使決事伍入言于忠志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

以韋執誼同平章事王叔文專國政首引執誼為相已用事于中與相偕和

李師古發兵屯曹州時營表使來至諸道義成節度使李元素密以道詔示師古師古欲乘園夜寇隣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密傳道詔是反也宜擊之遂發兵屯曹州且告假道于汴韓弘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耶元素告急弘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曰曹州兵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弘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之慮師古計窮且聞上即位乃罷兵弘少識以牛氏

少識周武王弘節制之曰此法不得以私相能制古昔節制之法

既李實為通州州今州隸順州刺史實踐基格殿及取市里權呼皆袖瓦謀逆何之

以王任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翰林學士任履陌吳語上所表拜而叔文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以任為散騎

常士仍侍陪翰林叔文為學士庶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章敬謹承而行之韓本柳宗元劉禹錫等乘機謀議

退或如狂互相推獎然自得以為伊周管葛復出此輩辱逐逐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其門晝夜車馬如市任亦為

翰林學士

大赦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先是鹽鐵月進羨餘經入益少五坊小兒張捕烏雀于閭里者皆為暴橫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

子門或張井上近之輒曰汝嘗供奉烏雀即痛毆之出錢物未謝乃去或相聚飲于酒肆費者就索其直多被毆辱或時留地一

費者質資者求哀乃學而去上在東宮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

追陞野鴻城赴京師未至卒德宗之末十年無敢辱臣以微遠運者不復敢用至是始得量移陞野鴻城赴京師二人皆未聞

追詔而卒野鴻城之制地也李吉甫字洪憲以杜佑為度支等使王叔文為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賊在手則可以結構用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人心不服

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佑于順稅計事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叔文不以諱善為意日夜

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為

以武元衡字備子為左庶子叔文之黨多為御史中丞元衡薄之劉禹錫去為山陰儀仗使判官不許叔文又使其黨誘元衡

以權利不從由是左遷元衡為左庶子侍御史實奏奏編錄取取取不宜在朝又官制叔文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

立廢王純為皇太子上久疾不愈中外危懼皇太子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疾

叔文等乃獻上居學士薛盈珍等入草制時牛昭容輩以廢陵王淳英睿惡之綱不復請書殿為立嫡必是字皇上上領之乃立滿

為太子更名純百官睹太子儀表大喜相賀有欲泣者而叔文獨有憂色滿杜甫詩好題諸葛亮祠堂詩以自況聞者哂之

叔文黨為眾滿杜甫詩好題諸葛亮祠堂詩以自況聞者哂之

韓愈為眾滿杜甫詩好題諸葛亮祠堂詩以自況聞者哂之

韓愈為眾滿杜甫詩好題諸葛亮祠堂詩以自況聞者哂之

韓愈為眾滿杜甫詩好題諸葛亮祠堂詩以自況聞者哂之

韓愈為眾滿杜甫詩好題諸葛亮祠堂詩以自況聞者哂之

韓愈為眾滿杜甫詩好題諸葛亮祠堂詩以自況聞者哂之

執頭附權恃造  
身生相而謀  
事本能自王  
生一官相實非  
韓愈教言自足  
謂心之論  
怡非心知不可  
而莫敢言律金  
中書則此見有  
故其端增說



世尊亞日可也  
實者故而不記  
制相不和時  
若國事何詳  
若事以知詳  
定不可詳實

夏五月以范希朝為神策京西行營節度使韓春為行軍司馬王叔文自知為內外所嫉欲奪其官兵權以自固始命其使  
主其名而實以奪其事人益疑懼希朝等欲誅希朝

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叔文為戶部侍郎俱文珍等惡其專利削去翰林之職叔文竟曰叔文日至是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  
事刑無因而至矣王任即為疏請乃計三五日一入翰林叔文始懼

六月取羊士諤為宣化節度使宣化節度使宣化節度使宣化節度使宣化節度使宣化節度使  
宣化節度使宣化節度使宣化節度使宣化節度使宣化節度使宣化節度使

王叔文以母喪去位叔文既以范希朝韓春主神策行營邊將各以狀辭中尉官者始使兵柄為叔文等所奪乃大怒密令其使  
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希朝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未幾以母喪去位其執事不用其語叔文怒

與其黨謀起復斬執事而盡誅不附己者王任曰范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為相總非軍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忽叫  
曰任中風矣遂喪歸不出

橫海軍節度使程懷信卒以其子執恭為留後後時  
秋七月太子監國先是草草表請太子監國韓休表曰陛下哀憐成疾請推令太子親臨庶政使望朝能復舊宮又上太子

奏曰臣聞古之聖王受命天下則四方歸安俄而荆南裝均庭宇絕無光河東盧綬腹表總至善觀草中外皆倚以為援至是上亦  
惡叔文黨俱文珍等因屢請以太子監國上許之

以杜佑裴炎瀛州平章事鄭珣瑜高郢飛俱文珍等以黃裳裴炎皆舊臣故引用之  
八月帝傳位于太子自號太上皇貶王任為開州刺史開州府屬縣是司馬叔文為滄州刺史滄州府屬縣是司戶

任尋病死明年賜叔文死  
太子即位是為昇平公主獻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卻之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唯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  
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勿復以聞珣瑜奇獸亦毋得進

西川節度使南康王韋皋卒諡曰皋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賦斂貢獻以結主恩厚給賜以撫士卒卒皆死喪皆供其費以  
是得久安其位士卒樂為之用服南詔吐蕃府庫既實時寬其民三年一復租賦蜀人服其智謀而要其威及卒書褒為上神

祀之

夏縉節度使韓全義致仕全義賊于澠水還不朝觀而去上在瀟湘聞而惡之全義懼乃請入朝杜黃裳直令致仕  
罷表延齡所置庫

遣使宣慰江淮

以郵度慶曆同平章事 貞元中餘慶為相以比戶部侍郎于頔之子坐貶

為同平章事

始令史官撰日曆 從監脩國史章執誼之請也

貶韓泰韓暉柳宗元劉禹錫為諸州刺史

久十月 韓泰 韓暉 柳宗元 劉禹錫 在西安府 韓泰 韓暉 柳宗元 劉禹錫 在西安府 韓泰 韓暉 柳宗元 劉禹錫 在西安府

十一月 附于太廟

禮儀使杜黃裳等議以為國家法周制太祖猶后稷高祖猶文王太宗猶武王皆不違高宗在三昭三穆之外

請遷主于西夾室從之

唐章執誼為崖州司戶 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子版

十二月 以劉闢 字太和 為西川節度使 章丹 字文明 為東川節度使 先是章章卒劍南支度副使

闢不受徵阻兵自守 漢嬰其譴不敢進上怒 唐吉州刺史又以新副位力未能討闢因授闢節度副使

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措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上善其言以丹鎮東川

以昭同平章事 綱曰翰林學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憲宗皇帝

元和元年春正月太上皇崩

劉闢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 將兵討之 闢既得護節志益驕求惠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梓州

闢既得護節志益驕求惠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梓州 闢既得護節志益驕求惠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梓州

險固難取 杜黃裳曰闢在野者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副公可

擒上從之 上封闢上由吳宮之 乃則闢官對詔崇文與神策行營兵馬使李元奕河南西道節度使嚴武

者崇文新以狗劉闢 梓州東川節度使李康崇文引兵趨梓州 闢歸康以求自營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

曰神策自應受恩賜多恩不生 神策軍使高崇文引兵趨梓州 闢歸康以求自營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

法度嚴密 天下可得而 崇文時屯長武城 見練兵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行器械種種一無所闢軍士有食于逆振折人

王成敗 法度嚴密 天下可得而 崇文時屯長武城 見練兵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行器械種種一無所闢軍士有食于逆振折人

王成敗 法度嚴密 天下可得而 崇文時屯長武城 見練兵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行器械種種一無所闢軍士有食于逆振折人

擊其前鋒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觀也昔康伯望以新石徑首龍明帝白  
政行尚書少師文端博士博學無倫當世取法後世所防非其道也上深異之

三月夏竦留後楊惠琳拒命詔河東天德軍討誅之韓全義之入朝也以其甥楊惠琳知留後朝廷以將軍李漢為夏竦度使

惠琳勒兵拒之河東節度使廣嚴奏請討之遣牙將阿跌欽光進討欽光進軍河東及弟光顏起兵將兵赴之夏州兵馬使張承全

斬惠琳傳息京師光進兄弟在河東皆以勇敢聞後賜姓李氏

夏四月以高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客軍遠聞無所資若與梓州緩其士心必能有功故有是命

策試制舉之士于是元稹李元卿之獨孤郁字法真自居易字微之蕭悅字晦之沈傳師字子奇或出馬上以稹悅為左右拾遺居

易為盤屋尉傳師為校書郎魏紳字叔元自薛平字元叔自王岷字德元自田頔字叔平自田頔字叔平自田頔字叔平自田頔字叔平

劉崇官非華者師指命有不便則上其事可也則崇官非華者師指命有不便則上其事可也則崇官非華者師指命有不便則上其事可也

以咫尺之書報之則亦有狀言之士皆受而賞之則君子無行與有罪者小人亦無得其利不為也夫君子之於道也如也

通流於之情通流於之情通流於之情通流於之情通流於之情通流於之情通流於之情通流於之情通流於之情通流於之情

以李真為度支鹽鐵轉運使杜佑清解鹽鐵舉真自代自劉晏之後居職者莫能繼之真嘗使一年征課所入類宴之多明年過

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

蘇勣字處士

秋八月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卒師古卒判官高沐李公度奉帥古異母弟師道為節度副使總攝軍務久之朝命未下或請出兵掠

四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法奉表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以師道為留後

九月帝夜主書讀滑渰伏謀漢久在中書與知樞密劉沔相結杜佑鄭絪等皆善視之鄭錄慶與諸相議

事洩從帝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相四方賂遺無在日中書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生之上命宰相問中書四門掩搜

盡得姦狀賜死籍沒家財凡數十萬

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誅之先是崇文破虎頭關師道以蜀州監軍連戰皆捷詔征蜀藩軍志取崇文處分至是崇文

復屢敗劉闢河東將阿跌尤顏將兵會崇文于行營忽朔一日懼謀欲深入自贖單于鹿頭之西斷其糧道于足驛江州今臨邛

江州今在石名漢州江州唐唐頭諸將皆以城降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克之關奔吐蕃崇文使高嵩嵩州人追擒之遂入成都也

于通衢市肆不驚秋毫無犯機關送京師斬其大將邢此餘無所問命軍府事一遵章高嵩王說王說云故事從從各指攜一境皆平

先是知州崔從以書請闢鎮兵政之從閩守符覺覺覺覺覺覺覺覺覺覺覺覺覺覺覺覺覺覺覺覺覺覺覺覺覺覺覺覺覺覺覺覺覺覺

唐憲字子昌

用兵難論節度  
而曹軍劉闢  
必敗走任崇文  
諸所無善備軍  
備玩之遊備軍  
宗則其時堪登

有可與者當  
為之矣

既不就版又履  
附陳得來想念  
詩少字山人常  
價為字好名  
出仕之戒

漢書也亦當  
有也沈沈之  
實令人驚三  
十餘人宜必悉  
其於何也兩  
數月則用其  
盡得人之道而  
如其子山公  
帶為後宋處  
聲慨此說此燕

初杜黃裳建議征蜀指授方略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濶之弟德宗明降  
即軍臨邛轉州刺史黃裳使謂崇文曰若無功當以濶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賀上目皆蒙曰卿之功也濶至長安  
并族嘗案謀之

徵少室離見山人字渤辟臨以為左拾遺 滄譚疾不至然朝廷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

冬十月以高崇文為西川節度使柳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晟至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成梓州軍士怨怒謀  
作亂盛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謀反者劉闢耳晟言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  
謀汝以為功邪眾皆拜謝請詣成所

十一月以吐突承理吐突承理人為左神策中尉 承理事上于東宮以幹政得幸

回鶻入貢 始以摩尼符來摩尼符而食摩尼符之信也其法曰要日置符處之二年其後在摩尼符處遂平其國  
訂二年春正月司徒杜佑請致仕 上以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詔令佑每月一再入朝因至中  
書議大政

杜黃裳罷為河中節度使 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  
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 吉甫謂中書舍人裴均裴均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日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唯在進賢  
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均取策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無當時會其稱吉甫為得人

夏四月以范希朝為朔方軍節度使 以右神策鹽州定遠軍使范希朝為朔方軍節度使 希朝以舊將任邊將也 希朝以舊將任邊將也  
李錡反制削官爵屠發諸道兵討之鎮海兵馬使張子良執錡送京師伏誅 夏蜀既平蒲鎮揚州自鎮海節度使李錡不自安求  
入朝上許之錡實無行意遂行期稱疾請至咸幕武元衡曰錡求朝得求止得止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計

窮遂謀反復留後王滂割削錡官爵遣淮南節度使王錡統諸道兵討之 錡州刺史錡亦稱病請錡統諸道兵討之  
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子腰斬之 錡統諸道兵討之錡州刺史錡亦稱病請錡統諸道兵討之錡州刺史錡亦稱病請錡統諸道兵討之

今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從之

以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高崇文為節度使 高崇文在蜀養卒謂監軍曰西川為宰相回朝之地崇文豈敢以安屨上表稱

今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從之

今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從之



涼州吐蕃疑沙陀貳于回鶻欲還之河外沙陀懼首朱朱報盡忠與其子執宜謀復歸唐帥部落三萬而東駐着追之轉戰數百合盡忠死部眾亡者大半餘萬人詣靈州降節度使范布朝置之鹽州為市牛羊屠其畜收善樞之詔置陰山府以執宜為兵馬使每有征討用之皆搜靈州軍器

秋七月辛巳朔日食

以盧坦為宣歙觀察使 坦到官值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價錢則商船不來益困兵既而斗米二百高旅轉移民賴以生

淮南節度使王鐸入朝 鐸序進奉賂宦官求平章事白居易言宰相人臣極位非清望大功不應授今除鐸則諸鎮皆生冀望與之則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且鐸在鎮百計謀求自入進奉若除宰相藩鎮效之競為剽劫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

以裴同平章事 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同平章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權為樞密請之曰以太宗元宗猶藉賴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同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同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王其心猶制民稅分上供度用使本留州府三

品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賦額雖倍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估之實實估出雖倍以重斂于民有司于折價則準估以多取斂于民也 同奏請一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州以自給不足其後稅屬州由是江淮稍輕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均獲賞之 同奏請一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州以自給不足其後稅屬州由是江淮稍輕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均獲賞之

李吉甫罪 吉甫病篤者必宿其夢御史中丞齊慶劾吉甫交通術士上大駭詆之無狀辱生厭吉甫亦乞免乃出為淮南節度使 詔公杜黃裳卒 黃裳連擢變有王佐大鳴當大政未久不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嘗所屬意至是卒年七十贈司徒 聖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饑遣使宣慰賑恤 宣慰使鄭敬德等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第一區皆籍其數惟調教百姓則不計費 卿等宜廣此意

鄭綱罷以李藩同平章事 藩為給事中制教有不可者即于黃紙後批之史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教裴均為藩有宰相器上以綱猶思罷之權藩為相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

三月威德節度使王士真卒 子承宗自為留後殺餘淑淑以誅宗繼立馬嗣復宗與客劉士真 閏月制降魯因論祖說出宮人馳進奉禁擅責 上以久旱欲降德音字降白居易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宮人數廣宜簡出之場道橫斂以充進奉南方多掠良人實為奴婢皆宜禁絕上悉從之制下而兩降表賀曰乃知晏先于事故能無憂事至

之謂是以能調 故李時時言 實之定度李希 爾謂人司不悅 知人之望惟所 稱他日有官事 相議公不待得 之此則何成何 語一言以為不 智謀也

而愛無殺子事

詔贈魏徵故弟賜其家 魏徵元孫劉會甚以故弟買錢于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白居易奉言事關激勸宜出

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為聖教有司以官錢贖還上乃出內庫二千緡贖以賜劉仍禁賣

立鄧王璽為皇太子 李璽年長曰陛下臨御四年儲闈未立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故有是命

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反 均與劉潼等 進銀器 均有中人之助于德音後首進銀器千五百兩李絳白居易等均欲以

此嘗陛下顧却之上違命出付度支尋密謂裴院自今諸道宜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居易復以為言上不聽

起復盧從史為金吾大將軍 上欲秦王士真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與師討之以軍河北諸鎮世襲之與裴均曰李師道跋扈不恭王

武俊有功子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阻勸速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乃詔師道曰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

北地諸將正國公不自安臣相與相勸自領其兵師道曰武俊之子師道也師道曰武俊之子師道也師道曰武俊之子師道也

承襲奪奪均權自請將兵討之時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遺表朝廷久未起程從史懼因承襲進說請以本軍

討承宗詔起復金吾大將軍

吐蕃請和許之

六月以飽希朝為河東節度使 朝廷以沙陀在實武進近吐蕃慮其反殺命悉從希朝請司東希朝遵其說賜號沙陀軍處其餘

眾于定夏川 唐武宗大開鹽池 吐安承襲領功德使無修安國寺奉立聖德碑先構樓請教學士撰文欲以萬壽觀之上命李絳為之絳言先所

毀安國寺碑樓 吐安承襲領功德使無修安國寺奉立聖德碑先構樓請教學士撰文欲以萬壽觀之上命李絳為之絳言先所

為鴻木言立碑自言聖德惟奉始望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欲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都上命史制碑樓承襲

言樞大不可史請修毀折上屬聲曰多用牛曳之承襲乃不敢言又用百年史之乃倒

秋七月唐揚州節度使為臨賀 臨賀 西平尉 中丞李長簡 字錫以世王譚京兆尹楊慶貧汚僧復賑臨賀對憑親友無敢送

者標陽射隸極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 州之謂之曰君送揚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願自布衣蒙楊君知贊今日遠

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為謫人所逐賤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稱之于朝後數日李長簡奏為監察御史謂之曰

君不負揚臨賀負國乎

九月王承宗奏欽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許昌朝請之為保信軍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喜昌朝說之以歸 上審

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節度使割其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使輔二稅請官史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謀成德已久一旦

割之恐其愛疑恐復為隣道揚扇為一旅拒倍難處置不若使弟察使以其私諭承宗令其表請幸而聽命于理固屬若其不

東漢以來風氣  
不古而重主  
之理以致門生  
故交相私恩  
禮節事如弁兒  
甚矣公爾志私  
之義勝過以會  
為中丞強利  
京覆足堪強利  
之運策持乙屠







以權德輿同平章事 上問宰相為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泰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允復可見矣上善其言

冬十月以任昉為義武節度使張茂昭為河中節度使 義武節度使張茂昭請除代河北諸鎮互遣人說止之不從凡四上表

上乃許之以任昉為義武行軍司馬茂昭悉以深善管鑰授之遣其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孫累于汚俗茂昭既去都虞候楊

伯玉張佐元相繼作亂將士共殺之奉昉前主軍務時府庫廢闕關亦空虛簡無以備士乃設糶飯與士卒共食之居數門下

輝月士卒感之共請還府然後得安上聞之命以恩賜十萬賜易定將士授昉節鉞徙茂昭鎮河中

十一月以王鐸為河東節度使 上左右受鐸厚賂多稱譽之上命鐸兼平章事李藩固執以為不可權德輿曰宰相非序連之官

今鐸既無忠數朝廷又非不得已何為遂以此名優之上乃止鐸有吏才工于沈密沈希朝以河東全軍也河北北魏舊都

五千匹軍糧餉餉又逾前朝三十萬上復欲加鐸平章事 鐸亦不願三萬人馬不過六百匹軍糧兵至五萬人馬有

李鐸曰鐸在大原雖煩若曠故今因敵家財而命之若此何乃止

裴均罷為兵部尚書 均得風疾上甚悼惜之 十二月以李絳為中書舍人 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為自計則得矣

如陛下下詢訪理道關納直言實天下之幸非臣等之幸也 上遂召對白頭翁易之等易之曰陛下下詢訪理道關納直言實天下之幸非臣等之幸也 上遂召對白頭翁易之等易之曰陛下下詢訪理道關納直言實天下之幸非臣等之幸也

天下各思開口非所以廣聰明聖德也上使侍居易之曰 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知且止絳

嘗面陳吐突承理東捕務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于履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

下言之而陛下聽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直意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為中書舍人 絳上

奏聞上曰今政令不及兩河河東諸將臣在朝廷則言事在疆場則言事 而對力不竭故不可不備朕耳不聞言中則度彼言多誠勿用也

二年李藩罷為太子詹事 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說授兵少陽准西節度吉甫既見上漸欲中藩即奏曰道遠中使假印即與

吳少陽臣為陛下恨之上色變莫自罷藩為太子詹事 上嘗與藩相語及神如李通對曰秦始置漢武有李吉甫之效非在前史大

相繼訪士之說藩為太子詹事 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說授兵少陽准西節度吉甫既見上漸欲中藩即奏曰道遠中使假印即與

以李絳為戶部侍郎 宦官孫季尋在翰林以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上問絳故事戶部皆進表餘卿獨無道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

飯于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况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結納有藉安得羨餘若自左欲輸之內藏以為進奉是猶東庫

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善其直益重之

夏四月以盧坦判度支 或告泗州刺史薛奉有異為不以獻事下度支使理官往驗未返上遣之使品官劉基斯按其事盧

坦曰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往宜大臣不足信于品官乎臣搆先就黜免上乃召基斯還

五月以李惟簡為鳳翔節度使 權州地與吐蕃接壤舊常入攻抄人不得怠慢惟簡以為邊將當謹守備嘗財穀以待寇不嘗

規小利起事處市耕牛踴躍需以給贖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畝歲費給公私有餘賑者流及他方

六月詔有司省身併州縣減任資俸給 李吉甫奏中原宿兵見在八十餘萬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

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

寡舊制一品月俸三十緡職田不過千斛難難以米增價使額厚給俸錢大厯中權臣月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

始立限約李泌稍復增加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閭閻之間厚薄頗異請教有司詳定省員併州縣減入仕之塗定俸給

之數于是詔段平仲武人畫委員許孟容李絳同詳定省併八百八員緡色流外千七百餘人

秋九月某悅報仇殺人杖而流之 富平 此縣所置富平縣也今屬西平人某悅報父仇殺秦來自詢縣請罪教復擊德禮則義

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有集議開奏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律無復讐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

先生之訓許之則人將依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于禮而深浸其文于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

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讐者事發具事申而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失其指矣于是杖悅一百

流循州勳州於廣象

冬十一月弓首庫使劉希光伏謀以吐突承理為淮南監軍 希光受羽林大將軍孫鑄錢二萬緡為求亨勳事嘗賜死事連知內

侍省事吐突承理出為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朕出承理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豈以其驍使之入故

假以私恩若有違犯罷去之程如一毛耳 希光以太子通事給李絳書不使上與絳言涉希光而希光亦知

李吉甫之子也 李吉甫復相多修舊怨上頌知之故權歸為相吉甫善逆上意而絳敢直數爭論于上前上多直

聲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 絳之下不可謂安命今命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四州州大吏皆絳所置也絳之

李絳作相時空位上問絳曰天下不可謂安命今命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四州州大吏皆絳所置也絳之

亦未以備德宗之過也 絳曰德宗在左右見事有得失必問絳絳亦未嘗不為德宗盡忠也德宗之過也

絳曰德宗在左右見事有得失必問絳絳亦未嘗不為德宗盡忠也德宗之過也

絳曰德宗在左右見事有得失必問絳絳亦未嘗不為德宗盡忠也德宗之過也

絳曰德宗在左右見事有得失必問絳絳亦未嘗不為德宗盡忠也德宗之過也

大綸 是歲天下大穡米斗有直二錢者

天子嗟年

世嘗之義在刑 關分事將法紀 不立仗事相身 不得不得為此 論著本平之世 以皇開細民皆 來自抗王章並 其為刑律定所 議判律令則義 為國政其流弊 遠及為刑民籍 口耳尚書明者 其孰諳史者不 可不知 蓋世以監軍為 罪人亦能之罪 所須罰不嚴乎 其罰皆於為犯 罰則其于官中 于開聖之盛哉 深矣其時而供 能自去其五者 所對若若持之 望外其規九載 則點打非錄進 一善其

七年春正月以元義方為鄆坊觀察使 義方頗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托于承璀權義方為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  
 謝因吉絳私其同年持季同以為京兆少尹故出臣鄆坊專作威福明日上以詰絳曰人子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  
 州之人偶同科第情于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  
 年乎避嫌而棄才莫乃使身非狗公也上曰善遂起義方之官

夏四月以崔彥為中書舍人 上嘉翰林學士崔彥諫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彥連署然後進之彥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必如  
 是復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

五月詔蠲淮南租賦 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南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何如李絳對曰臣按淮南諸道  
 奏狀皆云水旱人流求設法拯撫其意似恐朝野非之者豈有無災而妄言災邪此蓋御史欲為姦說以悅上意耳願得其姓名  
 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間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邪因名連鞠其稅上嘗與宰相論諸道于時與日所  
 中與宰相論諸道于時與日所  
 秋七月立遼王恆為皇太子

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 季安病軍政廢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棟為副大使知軍務召牙內兵馬使田興將軍進是為都知  
 兵馬使與有勇力頗能鎮壓田興進安後未幾季安卒上與宰相議將士李吉甫請曰兵之害國者莫如田興  
 大懼以有勇力頗能鎮壓田興進安後未幾季安卒上與宰相議將士李吉甫請曰兵之害國者莫如田興  
 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去奉賞詔以興為節度使

十一月魏博節度使田興奏 田興請去奉賞詔以興為節度使  
 田興請去奉賞詔以興為節度使  
 田興請去奉賞詔以興為節度使

十一月魏博節度使田興奏 田興請去奉賞詔以興為節度使  
 田興請去奉賞詔以興為節度使  
 田興請去奉賞詔以興為節度使

十一月魏博節度使田興奏 田興請去奉賞詔以興為節度使  
 田興請去奉賞詔以興為節度使  
 田興請去奉賞詔以興為節度使

十一月魏博節度使田興奏 田興請去奉賞詔以興為節度使  
 田興請去奉賞詔以興為節度使  
 田興請去奉賞詔以興為節度使

魏博項實軍士六州百姓給役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元帥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強者果何益乎度為陳  
君臣上下之義理聽之終夕不倦請度偏行所部宣布朝命又奉所部缺官請有司注擬奉法令輸稅賦實虛備者皆避不居  
縣德德遠遊家聞說多方與終不聽事與德德合軍討之臣不知判官知府諸行事耳若以此波河戰則以兵數取曹州地  
置軍武德元帥實屬曹州屬屬土尺德德見營田一李壽長表武德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  
從之命度支使盧坦經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

吐蕃入寇上憲之李絳言京西京北始置神策鎮兵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倚角相慮今則解衣美食坐耗  
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違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及得報虜去遠莫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相  
視如平交左右却基育用命請據所在之地割隸本鎮使現今齊一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不知舊事如此當並行  
之既而神策軍驕怠日久不樂隸節度使意為宦官所沮而止

卷之六十

唐

憲宗皇帝

元和八年春正月禮德與花李吉甫李絳爭論於上前德與居中無所可否上郢之故能

貶于頔為忠王紹遠代傳初頔在淮南僭上英威為子李友及高主上以吾盛公主要之因詔使入朝魏宗時如同平章事及既

而頔以久留長安營營不得志有禁正言者自言與樞密使梁守謙同宗頔使其子敬略之求出鎮久之正言詐新露敬略遂其

略不得誘其奴支解之事覺頔素服請罪左授恩王傳詔賜放流雷州雷州府是李友等皆敗官負足以來財交權

神受方顯顯進厚自奉養之不致結至是權中為之官上欲釋之中心存疑不可上遣中使詰盡其

微四川節度使武元衡入如政事

夏六月大水上以為陰盛之象出宮人二百車

使受降賊北注見降賊于夫德軍元和忠天德軍各安北都府節度使而受降賊又費中于大河川而乘威名曰大安軍

州在河東界見降賊武元衡門下今代河溢毀受降賊節度使李元道奏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使于天德救賊

州去中二百里以避河患李絳慮坦以為受降賊張仁愿所築當營口據唐街要美水軍守遠之利也欲避河患遠二三里可矣天

德救賊解羨璠身絳不相應任唐恩唐受勢無由知是無故而感國二百里也賊使周懷良奏利害與絳同上年用吉甫集

古語有云  
德不孤而  
必有主也  
德不孤而  
必有主也  
德不孤而  
必有主也

所以為後天  
九和者為  
兵不為者  
此後之實事  
無非也

以應不虞此不可不於... 九和者為兵不為者此後之實事無非也

秋九月吐蕃作烏嶺橋外... 初吐蕃欲作烏嶺橋於河側... 吐蕃欲作烏嶺橋於河側...

九年春正月李暉罷... 暉歷以疾辭位至是罷為... 暉歷以疾辭位至是罷為...

吐蕃承璽為神策中尉... 初上欲相李暉先出吐蕃... 吐蕃承璽為神策中尉...

五月復置晉州... 李吉甫奏開元中置晉州... 五月復置晉州...

六月以錢弘孺... 弘孺宰相子少有名... 六月以錢弘孺...

秋七月以岐陽公主... 尚主曾取數職之... 秋七月以岐陽公主...

女郭妃... 所生有賢行杜氏... 女郭妃...

至與條謀曰... 上賜奴婢車不肯... 至與條謀曰...

閏月兵少陽死... 少陽在蔡州陰... 閏月兵少陽死...

請阻以烏重胤... 李吉甫以為汝州... 請阻以烏重胤...

冬十月同平章事... 李吉甫年十二月... 冬十月同平章事...

以實其軍至... 死其子元濟... 以實其軍至...

李吉甫奏開元... 中置晉州... 李吉甫奏開元...

弘孺宰相子少... 有名... 弘孺宰相子少...

尚主曾取數職... 之... 尚主曾取數職...

所生有賢行杜... 氏... 所生有賢行杜...

上賜奴婢車不... 肯... 上賜奴婢車不...

少陽在蔡州陰... 亡命抄掠壽州... 少陽在蔡州陰...

李吉甫以為汝... 州... 李吉甫以為汝...

李吉甫年十二... 月以實賞之... 李吉甫年十二...

吉甫為淮西地... 圖未反上而... 吉甫為淮西地...

以實之同平章... 事... 以實之同平章...

宋元濟兵使探及東鐵制其官將發十六道兵討之

紀于年春正月兵元濟反制其官將發兵討之 吳元濟既兵使探及東鐵制其官將發十六道兵討之 又...

三月以柳宗元為柳州刺史 刺史劉禹錫為連州刺史 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執政有儀其才欲漸進之者...

李師道數上表請救吳元濟上不從師道使大將將二十人趨壽春聲言助官軍實以援元濟也師道素養...

且曰觀諸將惟李元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元顏數敗賊軍上以度為知人知制誥韓愈亦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制之餘...

上憲以兵事委武元衡師道還客曰天子所以親意誅於者元衡贊之也請發...

於是不避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至是元衡入朝有政自暗中射殺之取其顛骨而去又擊度傷骨險漢中京賊大...

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憲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如魏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說者金吾皆例察以聞宰相不致私見...

李師道既傳  
元有陽山州  
人期備山  
地勢非不加  
宜治是以  
如足觀之  
之平澤其  
非直能  
元宗之業者也

秋七月詔絕王承宗朝貢

八月乙亥朔日食

李師道遣兵襲東都捕得伏誅

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滑內兵數百人謀突官開城兵殺掠其小卒指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發

兵圍之賊眾突出望山而逃都城震駭時留兵眾弱元膺生皇城門部分指使意氣自若都人輒以安東都西南皆高山深林民

不耕擅專以射獵為生人皆趨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過賊走召其儕引官軍共圍獲之按驗得其魁乃

中獄守僧園淨為師道買田伊闕陸渾山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捕獲伏誅會經其賊不能斬其賊且不能

乃師道也元膺器以聞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是冬道復相慶宗又使賊陳鳳宮

九月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 初上以嚴陵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故使鎮襄陽且督諸軍討淮西政無他才能但傾府庫以

費士平賂宦官擁眾經年無尺寸功矣屢言其軍無政乃以韓弘為諸軍都統弘亦欲倚政自重不願淮西達平時李元頗戰

最力弘欲結之索得一美婦人容色絕世遣使達之元頗乃大舉府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家遠來冒犯白刃元頗何忍獨

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生者皆泣乃即席辱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為元頗多謝相公元頗以身許國豈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

無家矣

軻十一年春正月張弘靖罷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弘靖以為兩役並興恐國力不

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翼上不為之止弘靖乃求罷出為河東節度使

翰林學士錢徽字希聖人知制誥蕭悅罷 時羣臣請罷兵者眾上患之故然微悅以警其餘

制削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 軍實之虛請先取兵元濟復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燕趙皆應之卒

致未此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欲太平之速成政也上不聽諸軍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鄒士美字和文

引精兵壓其境大破承宗之眾於柏鄉魏縣今

二月以李迺言字虛舟九同平章事 迺言知禮節實舉未已事即拜同平章事詔禮部尚書王播字明敏揚州人署樞密

三月皇太后王氏崩葬在莊合

夏四月以皇甫鐸字通州刑度支 鐸始以聚斂得幸

六月唐鄧節度使高靈萬大敗於鐵城在今汝寧府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敗則匿之至是

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令但當論用兵之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



知者如平氏者  
聖子秋已之賊  
主者尤難以爲  
法者故法字  
法者固也道  
爲法者固也  
此九賊非聖公  
人命幾子并  
及王事及上地  
持權持權不也  
是也如唐史者  
之生理而不知  
主者之生理  
理也其論以公  
神也其論以公  
知政亦者

足者助之耳宜得以一將失利過謀罷兵邪於是獨用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  
秋八月韋賈之罷 賈之性高簡好執別流品又數請罷兵故罷為吏部侍郎

九月李光顏為直元拔准西陵雲欄在今陝州府南水關故城先是元顏重元敗准西兵於陵雲欄及是遂拔之  
知李師道檢校司空 師道聞拔陵雲而懼非請轉校上以力未能討加檢校司空

冬十一月以柳公偉為京兆尹 公偉初赴府有神策小將礪馬衝其前導公偉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詰之對曰京兆為華  
教師表令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辱矣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  
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遂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加李光顏等檢校官 封准西諸軍近九萬上怒諸將久無功命梁守謙宣慰因留監軍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功責示以  
無功必罰

十二月以李愬子元祖為唐鄆節度使 先是高寬寓兵敗生貶以袁滋為彰義節度使理唐州滋至州兵元濟圍其新興柳田曰  
在夫有難而向夫身敗 滋早解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朝廷知之貶滋以李愬代之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  
天子知愬柔懦故使持節爾曾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服始信而安之愬親視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展或以軍攻不  
肅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東而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情然後可圖也

准西人輕愬不為備  
初置准西水運使 楊子阮來自淮陰沂淮入順至項城今項城縣入澗輸於郟城以饋准西行營者汴運之費七萬餘  
自十二年春二月置准西行營 准西被兵數年塲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艾魚蟹為獸食之亦盡多降官軍較置行縣以  
撫之

三月准西文城柳元振見上降 李愬遣十將愬中小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邊遇吳元濟投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脫將  
常為東連患眾請刺其心愬許之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縛士良指蓋死以報德愬著為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據文城  
為賊左臂官軍不救近者有陳元洽為之謀主也元洽易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擒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元洽以歸秀琳果以  
柳降愬引兵入據其城秀琳將李憲有才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於是軍氣復振人有破戰之志既而董高齡秦人以郟城

降元濟以高齡為郟城令高齡與兵中楊瑒瑒曰瑒此賢於我遂去去而告元 元濟聞之甚懼時董重質守潤田一名時  
於此河而元濟急發親近及守城年請重質以拒官軍重質曰官軍在許北平郡文城

夏五月發河北行營 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居二年無功月費度支錢十五萬焉李道言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准西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六十  
唐憲宗皇帝

淮西平衆取恒其如檢芥耳上從之罷河北行營

李愬擒淮西將李祐

字慶之文不詳

愬與兵秀琳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為也祐有勇略守與柵柵在進平時帥

士平割麥於張柴村在文城縣之東愬召廟廩候史用故以三百騎伏林中誘而擒之以助將士爭請殺之愬憐時時召祐

及李忠義奔人語或至夜分他人其預聞諸將恐祐為變多謀愬請軍亦日有謀稱得賊謀者言祐為賊內應恐誘先達于上

已不及救乃械祐送京師先各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愬還著殺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客語連曙有

羈縻者但聞祐感泣聲軍令舍賊謀者屬其家愬與其舍使厚待之類及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皆由兵火胡山不利聚

今汝輩胡山不利聚六月兵元濟指降 元濟兵勢日蹙上表請罪願束身歸詔許之而為董重質等所制不得出

仗七月大水 以孔戣為嶺南節度使 先是明州唐置今浙江 嚴實姑 吳理五味自見 始其合反小州而水陸遠夫勢曹華州刺史孔戣奏

罷之至是嶺南將帥宰相兼數人上嘗不用曰頃有陳進姑始者可與也乃以戣為嶺南節度使

以梁度為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使使崔厚同平章事考唐書崔厚同平章事在是年七月內奉與度 諸軍討淮

西四年不克饋運致弊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執言師老財竭愆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雖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

性督戰且元濟勢實窮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請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致賊失上悅命度以

平章事兼節度使仍充宣慰使封處置使使戶部侍郎崔厚同平章事制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子會元 為宣慰使使右庶子韓

愈為行軍司馬將行言于上曰臣若賊賊則朝天子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

士令狐楚字叔士 楚之弟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阻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楚革制失辭罷之度遂行以郾城為治所

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不曰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判則候捷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九月李逢吉罷 逢吉既與度異議上知而惡之遂罷為東川節度使韓愈上疏言逢吉之罪及韓愈言逢吉之罪

李愬攻吳房入其外城 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唐書家說八月以白晝後十八日為往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

意彼以往亡不善虞正可擊也遂往凡其外城而還淮西將魏獻忠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眾驚而走愬下馬據胡林令曰汝退

者斬退師刀戰斬獻忠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威可拔也愬不聽引還

冬十月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濫送京師 李祐言于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攻其城元愬行

者斬退師刀戰斬獻忠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威可拔也愬不聽引還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李愬傳  
李愬字元賓，自蜀州人。少為將，有勇略。元和十二年，以行營節度使討吳元

聞之元濟已嚴備矣愬然之十月遂率書克鄭游白裴度度曰兵非出亦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兵三十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李道諒將三千人敵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六十里夜至張村村蓋其戌卒及婦子燭燭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糲積薪為約留五百人鎮之以斷山敵兵又分兵以斷洳洳及諸道橋梁復引兵出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請將皆失色監軍笑曰果善李祐每計時大風雪莊謀襲人為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為必死愬長想其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城有城也愬自兵少識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告愬知也其城以先登社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折者使擊折如故遂開門納忠雖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于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于此乃率左右登牙城拒戰時重寶寶機精兵為數人陳洳洳曰元濟所望者重寶之救耳乃訪重寶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寶重寶遂單騎潛愬降愬攻牙城境其南門兵爭負薪助之門噴執元濟繼送京師且告于裴度是日申元二州及諸鎮兵二鎮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執愬不殺一人自官吏帳下府廩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于柵場以待裴度始愬于柵場

裴度入蔡州 及建彰義節將降乎萬餘人入城李愬躬具素饗

上下之分數十年吳顧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厚度乃受之愬還軍文城

十一月命御門受符錄兵元濟 上御安門受符以吳元濟獻于廟社而斬之

賜李愬丹澤國公韓弘等進官有差 李祐以功殺神武將軍重寶重寶降上以其為元濟謀主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寶不死乃

以宦者為館驛使 舊制御史一人驛至是詔以宦者為館驛使左補闕裴炎

裴春州 裴春州今齊州府

御批通鑑輯覽 卷六十一 唐憲宗皇帝

以大臣... 皇... 而... 已... 可... 處... 皇... 用... 一... 之...

十二月賜裝度壽國公復入知政事

十三年春正月李師道奉表納質升獻三州 初李師道謀逆命幕僚高沐都財李公度集謀之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謝沐

獲之亦破因及淮西平師道憂懼公度說之使遣子入侍并獻沂海密三州以自贖師道從之上遣左散騎常侍李通字寶達

三月修德殿廢龍首池 詔命李師道遣使與皇太子通書云皇太子通書云皇太子通書云皇太子通書云皇太子通書云皇太子通書云

平營路太多白宰相具有論議裝度言之上怒貶奉國等于是浚龍首池起承慶殿上命六軍修德殿廢龍首池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以外寇初

以李泰同平章事 時李福罷相遂以裴簡同平章事裴簡相數月上方委裴簡以兵裴簡

橫海節度使程權入朝 權自以世襲滄景與河北三鎮無殊內不自安表請舉授入朝許之橫海將士樂自種不聽權去掌書記

林慮請以楊福程乃得出詔以應為禮部員外郎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者所人不詳以策于韓愈曰元濟就擒承宗破膽兵願

夏四月壬午承宗納質請復獻二州詔復其官爵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者所人不詳以策于韓愈曰元濟就擒承宗破膽兵願

得奉丞相書曰言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求哀于田弘正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視請官吏弘

正為之請上許之弘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及二州國印至京師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者所人不詳以策于韓愈曰元濟就擒承宗破膽兵願

賜六軍辟仗使印 舊制以宦官為六軍辟仗使如方鎮之監軍無印及張奉國等得票至是始賜印得料編軍政事任專違失

六月癸丑朔日食

秋七月詔諸道發兵討李師道 先是上謀討師道以李元頗為義威節度使鎮滑州及是下制罷狀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宣

以皇甫鐸程昇同平章事 淮西既平上凌驕侈列及又皇甫鐸鑿使程昇曉其意數進美餘由是有寵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瓌

上遂以為宰相制下朝野駭愕至于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在唐極諫其不可上不聽裴度與小人同列求通不許乃上裴

實之權位中朝裴度可謂忠貞矣裴度在唐極諫其不可上不聽裴度與小人同列求通不許乃上裴

裴度之權位中朝裴度可謂忠貞矣裴度在唐極諫其不可上不聽裴度與小人同列求通不許乃上裴

裴度之權位中朝裴度可謂忠貞矣裴度在唐極諫其不可上不聽裴度與小人同列求通不許乃上裴

裴度之權位中朝裴度可謂忠貞矣裴度在唐極諫其不可上不聽裴度與小人同列求通不許乃上裴

裴度之權位中朝裴度可謂忠貞矣裴度在唐極諫其不可上不聽裴度與小人同列求通不許乃上裴

裴度之權位中朝裴度可謂忠貞矣裴度在唐極諫其不可上不聽裴度與小人同列求通不許乃上裴

冬十一月以柳秘史姓名為台州府是 刺史 上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

大和系... 由志... 一誠不... 傳... 帳... 不... 詳... 所... 謂... 不... 誠... 者

云能合長生藥必言天台山名在今台州所天台山名多變軍誠得為使長吏庶幾可求上以必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

奏以為人主善方士未有使之職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俱具敢言

十二月田弘正將兵渡河通鄆州 先是弘正請自黎陽渡河李師道襲之曰魏博軍既渡河即當仰給度支或與元顏互相疑阻

則必益致遠延與其渡河而不進不若養威于河北宜且使之林為厲兵俟高降水落自揚劉在河東黃河東北渡河直指

鄆州則賊聚糧心失上從之是月弘正將魏博全師自揚劉渡河距鄆州四十里乘其城中大震才將見其軍四十餘人上皆

鄆州刺史各付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皆給路 之賊所降者皆通而已是賊中隨之降者相繼

紀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既歸為潮州刺史 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

十年一開開則威聖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應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

到鄆侍郎韓愈上表諫曰昔者齊魯以來佛骨之說者多矣夫佛骨者西域胡人死時所遺之骨也佛者西域胡人死時所遺之骨也

佛骨為佛所遺之骨也佛骨為佛所遺之骨也佛骨為佛所遺之骨也佛骨為佛所遺之骨也佛骨為佛所遺之骨也

于忠愍宜寬宥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 田弘正李愬屢敗平盧兵李師道發民治城墮役及婦人民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

二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 田弘正李愬屢敗平盧兵李師道發民治城墮役及婦人民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

武進西門路時 將兵萬餘人屯陽城 田弘正李愬屢敗平盧兵李師道發民治城墮役及婦人民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

恐有他志師道遣二使齎帖夜行營刺使兼道令新悟遣素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召諸將謂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

誠無負于司空令司空信境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可罕一人今軍營日感吾曹何為隨之滅族歟與

諸公連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復應者皆立新之眾懼皆曰惟都頭命惟都頭命乃令士卒夜半即

行人街改馬蹄口天未明悟先遣十人宣言劉都頭至比悟軍至城下城中噪聲動地于城門已洞開牙中兵不滿數百皆投弓

矢于地悟勒兵備師道與二子斬之慰諭軍民斬師道遺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函師道父子三首送田弘正營

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早見李愬已破淄青主帥道上帝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為三道以鄆曹濮

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直

連朝廷約東矣 請內印出何史官曰如此以出狀志非所敢也亦許 日教手博而度觀之猛肩樣臂難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容衣以聞上乃以悟為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

以劉悟為義成節度使 上欲移悟他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客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曰遣使者修好以觀其所為悟得鄆州三

日教手博而度觀之猛肩樣臂難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容衣以聞上乃以悟為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



不足與論是非不聽大發江州兵會二管入村士年多唐阮安南桑之遠彼郡獲二管亦形弊惟賊所部暴然  
大木得平賊者上言有案賊在江州山行賊亦不各在江州也則賊必在江州也  
不己臣思賊雨來得首惡賊此賊必在江州也則賊必在江州也  
高必臣思賊雨來得首惡賊此賊必在江州也則賊必在江州也

吐蕃圍鹽州 吐蕃十五萬圍鹽州刺史李元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言于朔方節度使杜  
叔良請兵解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為俱沒矣無何奉敬自他道出吐蕃大驚潰去奉敬  
擊大破之

脫裴滿為江陵令 柳必至台州縣吏民未獲歲餘無所得而懼送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  
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燥渴起居舍人裴滿上言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况金石酷熱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  
也古者君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夫上怒既滿

崔胤罷 初帝問宰相元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胤對曰元宗用純紫朱綠便俱無頭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字文融李林甫楊  
國忠則亂改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胤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  
此理亂之所分也賴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杜撰無稽之福皇甫鎛深恨之及李臣議上專號皇甫鎛欲增孝德  
字者四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鎛言于上曰尊于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鎛給邊軍不時又多陳賊之物軍士怒起流言欲為亂  
李元悅憂懼欲自殺遣人訴之上不信京師惶恐懼具以聞鎛密言于上曰邊賜音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崔胤扇將以曹  
且歸怨于上也上以為然出李為湖南觀察使于是中外切齒于鎛

以狄惠基行擢左拾遺 中書舍人武備衛有象節好言上器之賴待甚優人皆言其且入相今狐疑忌之思有以沮之  
乃惠基行擢左拾遺 中書舍人武備衛有象節好言上器之賴待甚優人皆言其且入相今狐疑忌之思有以沮之  
乃惠基行擢左拾遺 中書舍人武備衛有象節好言上器之賴待甚優人皆言其且入相今狐疑忌之思有以沮之

十五年春正月帝慕廟于中和殿 帝慕廟于中和殿 帝慕廟于中和殿 帝慕廟于中和殿 帝慕廟于中和殿  
十五年春正月帝慕廟于中和殿 帝慕廟于中和殿 帝慕廟于中和殿 帝慕廟于中和殿 帝慕廟于中和殿  
十五年春正月帝慕廟于中和殿 帝慕廟于中和殿 帝慕廟于中和殿 帝慕廟于中和殿 帝慕廟于中和殿

逆其重顧諟之不致封賊但云兼發外人莫能明也 逆其重顧諟之不致封賊但云兼發外人莫能明也  
逆其重顧諟之不致封賊但云兼發外人莫能明也 逆其重顧諟之不致封賊但云兼發外人莫能明也  
逆其重顧諟之不致封賊但云兼發外人莫能明也 逆其重顧諟之不致封賊但云兼發外人莫能明也

閏月太子即位 諸宦官王守澄等共立太子即位 諸宦官王守澄等共立太子即位 諸宦官王守澄等共立太子即位  
閏月太子即位 諸宦官王守澄等共立太子即位 諸宦官王守澄等共立太子即位 諸宦官王守澄等共立太子即位  
閏月太子即位 諸宦官王守澄等共立太子即位 諸宦官王守澄等共立太子即位 諸宦官王守澄等共立太子即位

既皇甫鎛為屋州司戶以蕭悅段文昌同平章事 輒西宮神內臨朝集羣臣于月華門外 華門在殿之南 宣制既鎛市井皆  
既皇甫鎛為屋州司戶以蕭悅段文昌同平章事 輒西宮神內臨朝集羣臣于月華門外 華門在殿之南 宣制既鎛市井皆  
既皇甫鎛為屋州司戶以蕭悅段文昌同平章事 輒西宮神內臨朝集羣臣于月華門外 華門在殿之南 宣制既鎛市井皆

相賀上讓命相令張楚為使使亦得同年進士上欲誅錚使及宦官救之得免

以諱故相人為工部侍郎丁公著

子平子為給事中 故公著先為東宮侍讀及上即位未親政即召二人入侍禁中參預機密

欲以為相二人固辭

尊貴妃郭氏為皇太后 初憲宗即位尊臣累表請立妃郭氏為后憲宗以妃宗門雖感感正位之後復宮莫得違託以歲時祭忌

不許至是乃尊為皇太后

上與羣臣皆釋服

二月款天下 上御休肆故事果陳儀儀惟儀而觀之又辛左神策軍觀手搏監察御史楊虞卿

臣患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折寬如此而不致昇平者未之有也斬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遂改無即上雖不能用亦

不罷也

以柳公權為翰林侍書學士 上見公權書跡愛之問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

其以筆諫也

夏五月以元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 初稹為江陵士曹與監軍在潭岷善上在東宮聞宮人誦稹歌詩而善之及即位潭岷歸朝

為稹上以為知制誥朝論謂之曰稹食肉于腹自有青烟集其上或謂稹所以為稹之

六月葬景陵 在開州府南 稹善曰景陵在開州府南 稹善曰景陵在開州府南 稹善曰景陵在開州府南

以崔羣為吏部侍郎 上召羣對制殿謂曰朕升儲制知卿為羽翼對曰先帝之意又屬聖明臣何力之有

太后居興慶宮 太后居南內每望上上帥百官詣宮門上壽上性侈所以奉太后者尤華靡

秋七月令孤楚罷 楚為山陵使不給人傭且收其錢十五萬為羨餘以獻恐斬盡路故罷之

八月渡魚藻池 在長安西北 魚藻池在長安西北 魚藻池在長安西北

九月大宴 上謂過公除即事遊改聲色賜與無節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廷 子侍讀人帥其同僚上親曰元朔未改山陵尚新難降

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者三年之制猶服心使合機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能已而羣臣入闕諫議大夫郭舉

有餘願陛下與之時久無聞中論事者上始甚許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語言宰相皆賀然



皆不能用也上言諸將事中之言曰諸將人言其能也此其能也諸將人言其能也此其能也諸將人言其能也此其能也

冬十月改德節度使王承宗平詔以田弘正代之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王承宗卒其下秘不發喪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時年

二十日諸公本志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蓋節天子以遺忠烈王王承宗之志諸公肯從之子承元承元乃

授事于鄆將魏寧不稱留使表請除帥諸將及鄆道季以故事勸之旨不聽詔以田弘正為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諸將諒諱不

受命承元以詔旨諭之謂曰諸公意甚厚使承元違天子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未敗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

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帥道則幸矣大將李寶等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承元斬李寶等五人

吐蕃寇涇州 涇州奏吐蕃入寇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中尉梁守謙為神策行營都監并發八鎮全軍救之鄆軍兵以神策

賞厚皆曰人給五十路而不識戰鬪者使何人耶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耶洵洵不止節度使李元龜親為關

陳文美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

韋華清宮 上將幸華清宮宰相兩省官詣延英門三上表切諫上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還明日自上自樓道出城幸華清宮

獨公主駙馬中尉兵千人應從時還宮

穆宗皇帝  
長慶元年春正月詔河北諸道各均定兩稅  
蕭悅罷 悅介然疾惡為相重惜官職少所引致西川節度使王播大借資奉且以賂結宦官求為相段文昌復左右之詔徵播詣  
京師悅慶爭之言播權都不可汗台司上不聽悅遂解位播自是如說五十手班等諷曰雅茶近起負元多事之際今天下  
虛策節度使劉德素官為僧以張弘靖代之 總既故其父兄心常自疑數見父兄為基常于府舍飯僧使為佛事晚年恐懼尤甚  
又見河南北皆促化奏乞棄官為僧詔從之總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涇營為一道平窮鳩糧為一道請除張弘靖歸平為節度  
仗源吳為一道請除盧士攻為觀察使弘靖在河東以竟所得果地以歸人謀變日又甚弘靖以安繼又立得麾下預將有  
功難制者朱九融弘靖之子送京師乞加獎授使然人有慕美頓足保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去自削髮去  
于弘靖朱九融輩久為旅京師至假衣食日詣中書承官植元顯不之省每勅歸本軍帳使九融輩皆憤怨

夏四月改號做李宗閔為遠州刺史楊汝士為開江州刺史

雲對策徵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張徹堂會東山川節度使段文昌

林學士李紳字公垂各以其屬所善進士及侍出二人所屬皆不預而郭舉弟胡襲度子謀宗閔時蘇異汝士弟敬士及弟又

馬言于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皆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稱帥皆以為然上乃命廢然郭等十人而貶敬等或

勸徹奏二人屬書上必審益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呈上君子所為都取而笑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

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五月遣使冊回鶻索德可汗為吐蕃所殺以大和長公主名宗良女吐蕃聞唐與回鶻婚寇青蓋堡回鶻奏以萬騎出北

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秋七月虜亂因節度使張弘靖招來瓦剌為留後弘靖驕貴自尊政事多委幕僚韋雍軍皆年少輕薄嗜酒豪縱戾劉軍士

控馭數以反虜姑之謂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抗兩石弓不若飯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怒怨會雍出遣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

命杖之河朔軍士不賞與受杖不厭雍曰弘靖擊治之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因弘靖殺雍等迎來克融為留後以內省

威德兵馬使王庭湊果悍陰謀作亂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夜結牙兵殺弘正自稱留後遣監軍索簡

遣魏兵歸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果悍陰謀作亂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夜結牙兵殺弘正自稱留後遣監軍索簡

朝廷震駭魏節度使李勉聞變書服泣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安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無辜之是

輕魏以為無人也諸公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眾皆慟天澤州刺史元稹州成德良將也懇仗以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

人以此劍立大功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為度遠元稹以劍帶劍于軍報曰願盡死會懇病作不果出兵乃復起田布

為魏節度使田布而解不獲歸于賓善欲曰吾不遠矣田布魏節度使田布州三十三里魏州刺史元稹

招諸道討王庭湊以牛元翼為源真節度使庭湊圍澤州

九月吐蕃遣使來盟以劉元鼎為吐蕃會盟使命宰相與吐蕃使者論說盟于城西遣元鼎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

詔兩稅皆輸布麻織自定兩稅法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戶部尚書楊於陵言錢者所以權百貨實運有無所宜

流散不應蓄聚今觀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錢七十餘萬歲入百萬今錢十餘萬歲入八十五萬以日增又積

流散不應蓄聚今觀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錢七十餘萬歲入百萬今錢十餘萬歲入八十五萬以日增又積

流散不應蓄聚今觀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錢七十餘萬歲入百萬今錢十餘萬歲入八十五萬以日增又積

得項之厲民乃  
不飲其本會我  
法為身批法不  
陸之論蓋是論  
陸之論蓋是論  
陸之論蓋是論

得先出以先  
以君則神得  
人為其老  
非自為其老  
非自為其老  
非自為其老

有父子孫  
五其八故

於富室流入四夷如此則錢為得不重物為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數帛布錢而禁漸積及出者則錢日減夫  
從之  
冬十月以王播同平章事 播為相專以承迎為事未嘗言國家安危  
以裴度為鎮州行營都招討使

以魏弘願為弓背使元俱為工部侍郎 翰林學士元俱與知樞密魏弘願深相結末為宰相由是有寵無忌于裴度恒以度  
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遂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願從中沮之度上表曰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河朔逆  
賊惟亂山東某閹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惡小禁閹姦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察制斷無以驅除臣蒙陛  
下委付之意不輕違姦臣抑禍之事不少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上雖  
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願無容解換翰林而思過如此

宿州 刺史李直臣伏誅 直臣生賊當死宣官受其賂為之請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  
對曰彼不才者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檢制有才之人安株山朱此皆才過千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

十二月深州行營節度使杜叔良討王庭湊大敗詔以李元顏代之 初橫海節度使烏重元將全軍救深州獨當幽鎮東南重元  
宿將知賊本可破按兵觀釐上怒使重元山南面而收良素事僅倖宦官屬之詔以代重元至是將指進兵與鎮人戰大敗詔  
復以李元顏代之

以朱克融為平盧節度使 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及上即位賞賜無節而幽鎮用兵久無功府庫空竭執政以王庭湊殺回  
弘正而克融因張弘靖罪有輕重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

注一年春正月盧龍兵陷弓高 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謀知之他日偽遣人  
為中使夜至守將遂內之賊眾隨入入圍下博 王師餘人白居易言曰自幽鎮逆命朝廷兵十七八萬四圍攻之已過半年  
心不齊未上功者或已拜官已受賜者不復能更戰賊則以逆命李元顏為將而攻之元顏亦以逆命李元顏為將而攻之元顏亦以逆命

心不齊未上功者或已拜官已受賜者不復能更戰賊則以逆命李元顏為將而攻之元顏亦以逆命李元顏為將而攻之元顏亦以逆命  
心不齊未上功者或已拜官已受賜者不復能更戰賊則以逆命李元顏為將而攻之元顏亦以逆命李元顏為將而攻之元顏亦以逆命  
心不齊未上功者或已拜官已受賜者不復能更戰賊則以逆命李元顏為將而攻之元顏亦以逆命李元顏為將而攻之元顏亦以逆命

心軍中精銳志以委之至是布以魏兵討鎮軍于南宮 魏州六州也綱目祖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憲誠  
因政府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元顏使救深州布軍遂潰多歸憲憲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復召諸將議出兵諸將益懼塞

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致回功不成安即日作遺表曰臣願泉臺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志

此處亦所稱  
漢國為誠  
損結以海  
元為前乃  
如轉皆老  
加轉皆老  
志地內其

後世所稱

即此伏願陛下速效元翼母使義士忠臣皆為河胡屠害奉表號哭拜殺辱優李石中王五王乃入營又重抽刀而言  
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誠聞之遂喻眾以河明舊事果極憲誠為留後招以為節度使憲誠雖外奉朝正然  
內實與幽鎮連結

二月以王庭湊為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慰其軍 庭湊因牛元翼子涿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

之圍錫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適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後亦強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于庭庭湊言曰所以

紛紛者乃此曹所為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特師材故賜之節級不知尚書乃不能與促兒語耶甲士前曰先太師為

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順逆之為禍福豈遠邪自孫山思明以

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獲授官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節制節制者柘

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怒氣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為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

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刺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涿州

下已平制宜清兵諸路軍師數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直要不以國事為念遂可其兵軍士高者皆山澤為盜及

以委諸朝今夕汝不知朝廷何意乎庭湊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順逆之為禍福豈遠邪自孫山思明以

才無過焉元翼史憲誠及元濟等年許帥使之功討賊力盡河朔于承元七亡不能復也

以傳良錫子通為沂州刺史李業以不拜為沂州刺史 樂壽城在今河朔有城 兵馬使傅良弼博野 更名今今屬

鎮邊使李業所成在幽鎮之間朱元祐王庭湊互相誘禍二人不從各以其眾堅壁賊竟不能取政嘗之

崔植罷以元模同平章事裴度為司空東都留守 植怒度欲解其兵納款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度為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

諫官爭上言時未僱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敵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

以李聽為河東節度使 初聽為翰林將軍有良馬上為太子遣左右觀承之聽以職總觀軍不效獻及河東缺帥上曰李聽不與

臥焉是必可任遂用之

昭義節度使劉悟執監軍劉承愾 承愾恃恩陵轍愾數辱奪之陰與磁州刺史張汝謀博悟送關下悟知之譖其軍士殺汝圍承

愾欲殺之奉條曹直言 河朔舊職先為 曹愾曰公欲為李司空耶安知軍中無如公者愾遂謝直言免承愾而囚之上詔博悟承

愾悟不奉詔會裴度入朝上問度宜如何處置度請流承愾于遠州必得出上從之悟乃釋承愾愾得歸河朔

三月詔內外諸軍將士有功者奏與除官 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示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招神策六軍及南

天下之善州與  
正以澤澤使

士民處財道方  
理之時此漢者  
新出地其自  
船水深天然之  
骨實如自其  
理家則其  
以深藏陰官天  
漢本意通其  
前此類皆其  
尚此則其後  
并無其可而  
治者其居之  
處可復也

牙常武官悉加獎擢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來開除官於是商賈奔走爭路皆欲補列將而為之即升嗣蘇士大夫皆  
既脫致思

武官副使王智興作亂詔以為節度使 先是節度副使皆以文史為之上以智興有勇略欲用之于河北故授為武官副使已而

詔遣智興以精兵三千討幽鎮崔彥志之奏請以為他官未報會有詔罷兵智興引兵先入其境彥志遣使迎勞且使釋甲而入

智興不從引兵入府遂牽彥志送至埔橋注見遠探鹽鐵使錢帛及諸道違奉而返朝廷以新罷兵力未能討以智興為節度使

詔留吳度輔政王福罷 度入朝不數日詔以為淮南節度使言事者皆謂吳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制留度輔政以王福代度

鎮淮南備仍舊使

夏四月丁酉朔日食 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言官自羅鹽可獲倍利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以羅

詔免江州逃戶欠錢 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檢責所在贖戶據口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商大賈有違截喧訴者所在杖投陷百官議兵部侍郎

即轉寬中書舍人韋處厚字德武皆以為不可事遂罷職詔賜職外少見錢雖多注見錢雖多用物雖多注見錢雖多不取或如

貴者無從得強自然望失常制如何更有等制若令使家人將鹽至少或有月以食若無口給鹽依時做價官又吏與必居州

後恐因此所在不安是元不可之人者也處厚以為宰相處厚之地難以維持實非所宜言事者皆謂吳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制留度輔政以王福代度

以錢數為相年貶散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大賈人之所不能事必不足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矣 平叔又奏徵連年道

久江州刺史李勣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戶錢四千餘疋當州令嚴早災田損什九陛下奈何于大旱中徵三十六年

前道費詔悉免之

六月裴度罷為右僕射元稹罷為同州刺史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傅于方言于元稹請遣客間說賊軍使出元翼仍勝兵

吏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通今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實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為稹結客刺史度隱而不發實請神策

告之詔僕射韓某等鞠按事皆無驗六月度及稹皆罷相諫官言度無罪不當免相稹為邪謀責之太極上不得已削稹長春宮

使

以李逢吉同平章事 逢吉于上有請侍舊恩逢吉元為客結近侍各拜兵部尚書李實告變逢吉實陰使之居書逢吉本博學識

秋七月宣武押才李齊作亂討平之 初張弘靖鎮宣武庫實以悅軍士李處士繼之薄賞勞而峻威刑其妻弟害凌驗倉軍中

惡之牙將李臣則等作亂斬處士奔鄭州眾推齊為留後監軍以聞詔三省官與宰相議謂實以悅軍士李處士繼之薄賞勞而峻威刑其妻弟害凌驗倉軍中

州兼之劉江淮以南亦非國家有夫杜元振張平叔議本決會宋毫潁州各奏請命帥上大書遣吉請徵齊入朝而以韓弘弟元鎮

御此卷之通鑑卷之六十一 唐穆宗皇帝 三

宣武元帝克復得眾心脫察依拒則命徐許兩軍攻其左右而滑軍賊其北先必得入兵上皆從之齊不奉詔志武李元顏充海  
 曹華實以見海曹華為四州軍皆以兵討齊廢其兵韓元入汴境又敗其兵于郭橋今在開封府祥符初齊以兵為使  
 李質為腹心及齊不奉詔而質屢誅不聽會齊發外家質擒殺之遂迎元充即視人心粗定乃悉籍軍中為惡者千餘人一朝  
 悉逐之曰賊少留境內者斬于是軍政大治齊大將軍

冬十一月太后幸華清宮上攻于驪山

十二月立景王德宗子為太子 上與宦官擊球于禁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得疾不能履地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  
 立太子且請入見言之詔立景王德宗子為太子上疾浸瘳

初行宣明也

三年春二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為王所厚初韓弘以財結中外弘卒孫幼王滅奴與史松于御史府上  
 憐之取其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僧孺不納上大喜遂以僧孺為相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為浙  
 西觀察使八年不違以為李違言排已而引僧孺由是怨愈深

夏四月以鄭權鄭元為嶺南節度使 翼賊入鄭注巧搆傾陷善福人意以善遊四方李勉餌其無頭驗署為牙推浸預軍政安  
 作威福軍府惡之監軍王守澄請去之注舟才也將軍試與之注舟才也將軍試與之注舟才也將軍試與之注舟才也將軍試與之注舟才也將軍試與之注舟才也

久大喜使滕相見之晚守澄入和極密注以西屬于上上亦喜過之旬上有疾首登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  
 與之謀議人莫能窺其逆始則微職巧宦之士或因以進數年之後連官車馬滿其門吳工部尚書鄭權家多姬妾保薄不能聽  
 因注通于守澄以求節微遂得嶺南

五月以柳公綽為山南東節度使 公綽通鄭元鄭元為嶺南節度使 翼賊入鄭注巧搆傾陷善福人意以善遊四方李勉餌其無頭驗署為牙推浸預軍政安  
 殺犯職者公綽列曰職史記法法在姦史亂法法亡亡謀罪文者 有二史一犯職一與文祭謂公綽必

六月以韓愈為京兆尹 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高秋破佛骨何可犯也

秋八月帝幸興慶宮 上自樓道通化門入中興宮興慶宮幸興慶宮至通化門樓投蠟二百匹施山僧上之濫賜賈

此類不可悉記

以裴度為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 李逢吉忌度出之山南不無平章事

九月復以韓愈為吏部侍郎李紳為戶部侍郎 李逢吉結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常非抑之逢吉忌之而上退紳屢  
 不能達也會御史中丞致遠言紳請免官風憲之地以上中丞亦次封官

大史傳之公法  
 所不悉此區區  
 史記法書不  
 林則謂三又人  
 安在耶其大  
 不也必其林  
 楊史白以香  
 會史有相因  
 內史者公法  
 為之性非則  
 五

納其可之會神與京死尹韓愈爭李參知以元宗新除皆稱愈參知而神愈果爭

師仰印神為江西觀察使愈師入謝上各令自叙其事乃深惡故有是命

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後為上餅金石之藥韓愈上疏曰神志危則血氣不和者甚難則與參知有異參知不可

韓愈上疏曰神志危則血氣不和者甚難則與參知有異參知不可

韓愈上疏曰神志危則血氣不和者甚難則與參知有異參知不可

韓愈上疏曰神志危則血氣不和者甚難則與參知有異參知不可

韓愈上疏曰神志危則血氣不和者甚難則與參知有異參知不可

韓愈上疏曰神志危則血氣不和者甚難則與參知有異參知不可

韓愈上疏曰神志危則血氣不和者甚難則與參知有異參知不可

韓愈上疏曰神志危則血氣不和者甚難則與參知有異參知不可

韓愈上疏曰神志危則血氣不和者甚難則與參知有異參知不可

韓愈上疏曰神志危則血氣不和者甚難則與參知有異參知不可

韓愈上疏曰神志危則血氣不和者甚難則與參知有異參知不可

韓愈上疏曰神志危則血氣不和者甚難則與參知有異參知不可

韓愈上疏曰神志危則血氣不和者甚難則與參知有異參知不可

韓愈上疏曰神志危則血氣不和者甚難則與參知有異參知不可

韓愈上疏曰神志危則血氣不和者甚難則與參知有異參知不可

韓愈上疏曰神志危則血氣不和者甚難則與參知有異參知不可

韓愈上疏曰神志危則血氣不和者甚難則與參知有異參知不可

韓愈上疏曰神志危則血氣不和者甚難則與參知有異參知不可

韓愈上疏曰神志危則血氣不和者甚難則與參知有異參知不可

韓愈上疏曰神志危則血氣不和者甚難則與參知有異參知不可

韓愈上疏曰神志危則血氣不和者甚難則與參知有異參知不可

韓愈上疏曰神志危則血氣不和者甚難則與參知有異參知不可

韓愈上疏曰神志危則血氣不和者甚難則與參知有異參知不可

韓愈上疏曰神志危則血氣不和者甚難則與參知有異參知不可

韓愈上疏曰神志危則血氣不和者甚難則與參知有異參知不可

韓愈上疏曰神志危則血氣不和者甚難則與參知有異參知不可

韓愈上疏曰神志危則血氣不和者甚難則與參知有異參知不可

韓愈上疏曰神志危則血氣不和者甚難則與參知有異參知不可

韓愈上疏曰神志危則血氣不和者甚難則與參知有異參知不可

韓愈上疏曰神志危則血氣不和者甚難則與參知有異參知不可

韓愈上疏曰神志危則血氣不和者甚難則與參知有異參知不可

唐穆宗皇帝

彼之新圖而入先是右軍中尉梁守謙有寵每由軍角仗上常左右軍至是上狼狽欲幸右軍以遠不能遂幸左軍左軍中尉馬存亮走出迎自負上入軍遣大將康善金將驍卒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賜死存亮復以騎迎至軍營升清恩殿坐御榻與元明同食回果如子言元明驚曰事止此邪詔懼而走誓全兵至擊賊之餘黨悉獲上乃還宮道所歷諸門監門官門者法當死詔並赦之使仍舊職存亮不自矜委權求出監淮南軍

五月以李程將兵屯王官谷直隸州同平章事上好治宮室故營別殿制度甚廣李程諫請以所具木石回奉山陵上即從之既而波斯離見款沈香亭子材拾遺李漢章字為記淮陽王言此何異瑤室寶室上雖怒亦從之

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初牛元翼鎮是陽數路王庭湊以請其妾庭湊不與聞元翼平盡殺之上聞之嘆宰相非才使為賊縱奉翰林學士韋處厚言裴度勳高中夏復播揚外夷若置之廢處委其家決河北山東必棄顧異仗承陛下當食嘆息無庸會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臣與違言者無私嫌嘗為裴度無辜貶官元翼時與之同州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羣議耳會上見度奏狀無同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違言排沮之狀李程亦勸上加禮于度工乃加度同平章事

夏詔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四却之侍御史溫造野馬獻彈祐違教違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秦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墮落于溫御史矣

冬十月賜韋處厚錦練銀器處厚讓上吳遵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長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故有是賜

十一月恭光陵在河州府屬十二月以劉勰為陳議大夫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賂路王守澄求領鹽鐵陳議大夫獨孤胡等數人請開延英論之上問前及事者不在中邪即日除播陳議大夫而竟以播兼鹽鐵轉運使

罷泗州戒壇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請于泗州置戒壇泗州上監寺有僧智興于此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許之自元和以來敕禁此弊智興欲聚貨有請置之于是四方輻輳智興由此營營甚富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鈐制至隆誕日方停計兩浙

勸宗皇帝

憲宗元年春正月敕上祀南郊遣御丹鳳樓敕天下先是郭令儀發人聞五坊人歐百姓命擒以入曳之于履踏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堂殿是日與諸囚立金雞下下獄也數十人執梃亂捶發氣絕數刻始蘇詔復蘇之

春唐憲宗元年春正月敕上祀南郊遣御丹鳳樓敕天下先是郭令儀發人聞五坊人歐百姓命擒以入曳之于履踏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堂殿是日與諸囚立金雞下數十人執梃亂捶發氣絕數刻始蘇詔復蘇之



論學尤難其  
學亦乃成其  
非客及何  
道者用其  
全在持其  
統以爲其  
而實非也  
百姓之中  
百之於其  
今不無其  
應其難亦  
人復其  
之足其  
運者其  
可念而  
其竟不可  
而中官不  
手成道  
於理未明  
制之古亦  
未盡

中李如土... 李達言從容言于上曰... 所宜矜念上乃慈然曰... 營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

牛備... 二月... 視朝... 夏四月... 如此則... 秋七月... 仲方... 八月... 以張... 冬十月...

冬十月... 長史... 金吾... 歐... 御批...

冬十月... 長史... 金吾... 歐... 御批...

冬十月... 長史... 金吾... 歐... 御批...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六十 唐敬宗皇帝

曰伏誅本為賊首今于嗣特  
改書曰賊首新書之

十一月李驥山温湯

上欲幸驥山温湯左僕射李絳諫大夫張仲方等奉諫不聽捨違難與吹寒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

王幸驥山而為大戎所殺秦始皇幸驥山而國亡元宗幸驥山而祿山亂光帝幸驥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驥山若此之凶相我宜

一性以驗彼言幸温湯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以李絳為太子少師分司東都 僕射李絳好直諫李逢吉惡之故事僕射上日並任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于庭高書以

下每月當牙元和中以舊儀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侍逢吉之勢與絳相遇于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僕射初為正宰相

相禮數至重僕人才泰位宜別殺賢良若朝命守官宜得有鈔法制乞下百官詳定議者多從絳議上聽行舊儀至是以絳有

足疾出之東都

丙一年春二月以度度為司空同平章事 言事者多稱度賢不宜素之潘鎮上數遣使勞問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百

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雖衣小兒服也 其服也天子有口也 字被驅逐也 又長安城中有積豆六國如乾象度宅偶

居第五同 鎮其第五同 鎮其第五同 鎮其第五同 鎮其第五同 鎮其第五同 鎮其第五同 鎮其第五同 鎮其第五同 鎮其第五同 鎮其第五同

度厚度至京師復知政事 官位至宰相 度厚度至京師復知政事 官位至宰相 度厚度至京師復知政事 官位至宰相 度厚度至京師復知政事 官位至宰相

三月罷修東都 上欲幸東都諫者甚衆上皆不聽已使修宮闈裝設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為備迎幸然言多難以來宮闈

營壘百司解舍率已荒絕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下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性如卿所言不性亦可會

幽鎮皆請以兵匡助修東都乃赦罷之

夏五月幽州軍亂節度使宋克融而立其子秋八月都將李藏義 自鎮其山 救之存以義為

遣使迎周息元人禁中 道士趙歸善觀上以神仙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數百歲上遣中使迎至京師館之禁中山亭

九月李程罷 出為河東節度使

冬十一月李逢吉罷 逢吉沮阻裴度入相而不果上知度忠度疏逢吉至是遂罷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十二月宦官劉克明弒帝于室內立時王悟羅 王守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 上遊戲無度押驪養小善擊毬好子

博禁軍及諸道守獻力士又以錢萬緡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 性復褻息力士或恃恩不遵禮數流

籍沒宦官小過動違播提皆怒且懼夜復遣宮典宦官劉克明擊驍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編成

克明等弒帝于室內克明鳴鑼上旨命學士路隋誦弒帝軍遺制以降士悟羅自當軍國事又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于是樞密

...

...

...

使王守登揚承和中尉魏從簡乘守德定謀以牙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軍龍兵進討賊黨孟斯之降王為亂兵所害  
時事起倉卒守登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為辭問于學士韋處厚處厚曰正名討罪于義何嫌又問江王踐阼之禮處厚曰  
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然後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合冊命即位耳守登等從其言以襄慶攝家宰百官  
賜江王于紫宸外無王素服涕泣明日即位更名昶昶為宗  
尊母蕭氏曰人為皇太后 時郭太后居興慶宮寶曆王太后居長安殿蕭太后居大內上性孝謹事之如一母得珍異先薦爾廟  
次奉三宮然後進御

以韋處厚同平章事 上即位詔令儀矩一出處厚遂以為相  
出宮人故慶犬有兒食罷則貯宣索 上自為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事者出三千餘人  
放五坊鷹犬省教坊總監兒食十二百餘員近歲則貯錢教志歸之有司宣索燭燭雖鏗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通  
一二上始復舊制每旬日視朝對宰相奉旨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家延問中外翕然相賀  
以為太平可冀

卷之六十一  
唐  
文宗皇帝  
打太和元年夏四月會處厚請避位不許 上雖虛懷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每從中變事處厚于延英極論之因請  
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以高瑀為門高武武貞元十年以陳許節度使 自本唐以來節度使多出某軍大將皆以倚藉之恩資錢以賂中尉動輒傳焉然  
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鎮刑重獄以償所負及是忠武節帥王沛人許昌 卒某度字士處厚始奏用高瑀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辭矣  
六月以王播同平章事 播入朝力闢大用所獻銀器以十計贊綱以十萬計遂得宰相  
秋七月葬杜陵祔西安府三

八月免海節度使李同捷叛詔削其官爵發諸道兵討之 初橫海節度使李全略歸姓名 卒其子同捷種領留後賴足經歲不  
聞全略年計將滿二年及上即位同捷莫易世之 意貨遣使奉表請還朝旨乃移同捷鎮免海 鎮同捷改命乃悉加  
被已而同捷充為將士所留不受詔詔削官爵 韓重胤王智徽等各帥本軍討之 同捷遣其子承以所統兵  
無但仲獲所為自有別典耳意欲不致與兩使通時 為重胤所破同捷兵王智徽亦奏破州會豐唐年以李義代之策所

唐文宗皇帝  
三五

二年春三月劉宗素制舉人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積建貞天子在其掌權成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宗素字去非

對策甚善其稿春曰陛下直貴受官備極其任天下稱稱海內稱賢又曰陛下下則社稷之禍則居正位而道正人進

惟臣恐曾備位復生于今日又曰陛下下則社稷之禍則居正位而道正人進

上微則則行位而道正人進

立制也又曰陛下下則社稷之禍則居正位而道正人進

除官物詢為然解庄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押之手卻曰劉首下第我輩登科聚無厚顏乃上疏曰首所對策法魏以來無與為

比今有司以首指切左右不敢以聞然忠良道窮網紀遂滅况臣所對不及普違其已臣臣所授以權首直不報普由是不得任

子朝叙于使府 幕府御史 庭塞陰以兵助軍向技乃下詔罪狀庭塞削官爵命諸軍四面討之

秋九月詔削王庭法官爵命諸軍討之 庭塞陰以兵助軍向技乃下詔罪狀庭塞削官爵命諸軍四面討之

冬十二月 中書侍郎同平章李德裕 隋言于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全報瑣碎之務如楊國忠元載輩亦得守各臣所為不足法也上以為然于是

以路隋同平章事 隋言于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全報瑣碎之務如楊國忠元載輩亦得守各臣所為不足法也上以為然于是

裴度解度支許之 配三年春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諸道兵擊李同捷破之夏四月同捷降滄景平 李祐帥諸道兵擊李同捷破德州同捷諸將

不來得其狀  
盡其財之  
功不其不  
三才不  
賦一且  
乃以生  
運今自  
物命之

元領時  
誠不足  
人已  
乃不  
而才  
行神  
賦運  
河其

使何道昭知留後聽其魏州不得入七月遣治出兵擊魏走之時河北久用兵備運不給八月遂以道昭為節度使

以殿前都將德德為節度使

敬王度德德其官爵 庭塞國鄰道徵雲請服之意遂教之

以事宗閣同平章事 徵事德德為兵部侍郎裴度為以為相會宗閣有宦官之助遂以宗閣同平章事宗閣德德裕適已出之滑

州

九月命宦官母停衣紗數履羅 上性儉吝聽朝之服惟以書史自好聲樂遊歌木嘗留意翰馬嘗處仁者天羅巾上謂曰朕慕

御門地清者故有遺尚如此中服聽其化貴戚為之卿不須爾

冬十一月裴獻奇巧及曠曠麗布帛 西川節度使杜元穎以文雅自高不曉軍事城尉士卒衣積成卒皆入壘境鈔盜自給蠻人

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嗾巖遂謀入寇 詔命元穎討之元穎不遵再拜辭反使巖遂其謀

兵使杜元穎其外郭大掠于太白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 巖遂不從遂使上表曰巖遂見南詔發近鎮兵救之巖遂引

二三月與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三月以溫造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討平之 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節度使李絳

募兵千八起之靈道而道昭志麗之歸召新軍諭旨賜以厚奉而道之昏悞快而退巖軍楊叔元素忠厚不奉已以賜物兼救之

眾怒大掠掠庫兵使使符方要登北城或勸將賊而出降曰吾為元帥豈可逃去庾推官趙存約令士存約曰存約受明公

知何可苟免才將王景是賊死降存約等皆逃官叔元奉解收新軍奉直以致亂三官皆上疏共論解竟及叔元赦怒亂軍之罪

上始悟以溫造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討亂兵遂行至褒城遇與元都射衛志忠往擊歸漢之謀以其兵八百人為牙隊五百人

為前軍入府分守諸門視事饗士卒志忠遂以牙兵圍新軍殺之八百人皆死楊叔元走權連親求生遂命囚之詔流崖州

今崖州府

以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 陞北沙陀沙陀神武川素驍勇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綽至鎮表以其酋長朱邪執宜為於山都

督使居靈州塞下捍禦北邊 陞宣武軍節度使公綽為鎮守使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條而信當備

夏六月以裴度為司徒平章兼國事 度以老疾辭位故有是命仍詔三五日一入中書

秋七月以宋中錫拜禮部侍郎同平章事 上意宦官強盛元和蜀歷逆黨猶在而中尉王守澄元稹李逢吉與申錫言之申錫請

漸除其偏上以中錫沈厚中實可倚以事權為宰相

九月以襄度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初襄度任淮南秦李宗閔為判官由是漸復進用至是宗閔度屬李德裕固其辭病出之

冬十月以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德裕至鎮作善道樓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連吐蕃日召老于室旅

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書畫沙推上命德裕修塞清溪漢南

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

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

所置前使日做事不可令臣區區備其則此與杜元穎時無異

入堂會帳日做事不可令臣區區備其則此與杜元穎時無異

五年春正月盧龍將楊志誠率其部度使李載義二月以志誠為留後

計其逆順上從之以黃義恭為有功拜太保以志誠為留後

三月唐澤王泰和之為梁縣公宋申錫為開州司馬

謀王守澄鄂注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唐王上以為信然

亂矣守澄乃止上命捕所告品官安致則于禁中勅之皆自誣服獄成在獄待准元某

大夫王質

慎重兄宰相于上意相併覆房宰相入議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申錫復欲何求且申錫殆不至此法思復按詐覺乃勸守澄

請止行貶職存其即日致仕坐死徒有數十百人

秋八月以崔郾為鄂岳觀察使

人及至鄂岳受司司或問其政郾曰沃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悍校為毒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如變

甚謂此也

九月吐蕃將悉恒謀以維州

奏其狀事下尚書省及百官議皆請如德裕來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夫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作奸好亂成兵中

圍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肯失信食馬

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十里外得首維州何所用之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恒謀悉歸之吐蕃

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其地

其地

其地

其地

其地

其地

其地

其地

其地

其地

其地

其地

其地

其地

其地

其地

其地

其地

其地

其地

其地

十六年春正月帝臣上尊號不交 石橋閣常溫詩以贊之云今水旱為災感非予飾極稱之時上善之辭不交  
冬十月立魯王承子為太子

十二月牛僧孺罷 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轉送憲恒謀以快虜心絕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備張夫兼僧孺內  
不自安會上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于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豈非至理  
亦謂小慮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所及退謂左右曰主上貴望如此吾輩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乃出為淮南節度使

移表節度使劉從諫入朝

以李德裕為兵部尚書 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道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深以為是宗元

尹杜柱謂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當用此為懷德若使之知舉則可以平宿憾矣宗閔曰更意其次柱曰不則用為御史大

夫宗閔曰可矣惟乃詣德裕告之德裕喜注下寄謝重宗閔復與宗閔中楊侯謀之事遂中止

七年春正月加別從軍同平章事 德裕入朝上與之論廟堂事時給事中楊侯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等皆文結侯階階要上聞

二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德裕入朝上與之論廟堂事時給事中楊侯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等皆文結侯階階要上聞

而無之故與德裕言自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他日又復言及則堂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筆臣皆不與美官手

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河宗閔失色

夏六月以李載勳為河東節度使 先是同德入育所過茶採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勳至鎮回鶻使者李端入貢載

美謂之曰可汗遣騎軍入官情好非違將軍漢漢上國也將軍不戴部曲使之使德載美得故之勿謂中國之法可思也于是

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略假服不敢犯令

以鄭軍為衛軍大夫 初李宗閔與德裕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朕備殿衛侍似卿軍宗閔對曰宰相

街管可而然議論不足聽李德裕曰宰相論他人不欲聞陛下欲聞之幸甚後旬日宣出相從中宣出除宰相軍御史大夫宗閔為

樞密使復潭州曰事皆宜出安用中書潭州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慨然而止

秋七月以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

八月詔諸王出閣侍士諫詩賦 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惲詔詩賦又言昔元宗以臨淄王庭內難疑忘宗

室不令出閣議者以為幽閉骨肉虧損人倫天資之未定中之初所以志為安孫山宋此所魚肉者由太子一宮故也陛下誠能

聽其年高處疏者出閣又除諸王上佐使揚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律法一旦去之海內孰不欣悅上曰諸事朕久知其不

可今諸王並無賢才無所施耳于是下詔并侍詩賦然諸王出閣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





正人指人爲  
非人亦指人  
人爲非二語  
在致非正固  
不才則而謂  
實非則非所  
有知李德裕  
之年德裕爲  
正亦其其制  
非謂何言不  
言非之言

訓注謂地方  
未嘗非當時  
非故之之實  
非謂非二人  
在謂非非非  
不謂非非非  
非非非非非

其且其之近侍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仲言之愈著子心本誠安能改上曰達吉其之朕不欲食吉對曰達吉身爲軍  
相乃爲在邪以張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削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曰德裕俾手上之上面頗通見不憚而罷  
涯閣上厥用仲言草謀疏極情激既而見上言豈且感其意遂中變奪以仲言爲四門助教中書王涯許二人曰事公道  
相道今二卿不用地數二人卿領下地數之大焉曰有司封疆宜當守仲言及注皆德裕以宗閣與德裕不相悅引  
宗閣以敵之及是上遂相宗閣而立德裕于長安人曰宗閣與仲言相之德裕以宗閣與德裕不相悅引  
十一月王涯毒死子元逵自知成德留後 元逵父所爲事朝其其德裕以元逵  
以李德裕爲鎮海節度使 先是德裕見上請留宗師上以爲兵部尚書及是李宗閣言德裕命已行不宜自便詔復以德裕鎮  
浙西神德裕宗閣各有朋黨互相稱復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以王璠爲尚書左丞 鄭注深德璠事不見錄之 李到亦與之善共薦之  
元九年春正月浚曲江及昆明池 鄭注言秦地有父且異役以權之也

夏四月以李德裕爲省各分司路隋罷 和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律王博母杜仲隆生宋中僞書殺歸金使認德裕存處之會德裕  
已離浙西德裕留後李璠使知詔旨至是王璠等奉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澤王圖爲不軌上怒甚路隋曰德裕不至此果如所卜皆  
亦應得罪乃以德裕爲省各分司而以隋代爲鎮海節度使不待面辭而去德裕每復與齊州長史謝起處不至又在蜀與德裕  
謝起處不至又在蜀與德裕

謝起處不至又在蜀與德裕

以曹錕時軒人同平章事 錄性楊錄與德裕有隙而善于李宗閣鄭注故上用之

五月以仇士良 魏則與爲神策中尉 初宋中錫獲罪官官其積上不能堪李到鄭注揣知上意數以微言動上上意其可與謀大  
事遂悉以疏告之訓注遂以謀官官爲已任二人言無不從聲勢煥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嘗客填州駭遠山積外人但知到  
注倚宦官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到注爲上謀進權士良以分守澄之權

六月賊李宗閔爲明州刺史秋七月以李國子尚平章事 宗閔記言鄭注爲上合金再須小兒心肝民間謠謔注素無宗兆尹  
楊塞卿與李到共構之云此語出于李康和家入上怒下康卿獄注求爲兩省官李宗閔不許注毀之于上會宗閣數辱卿上怒出  
叱殿之 唐書宗閔今江州刺史 宗閔以年固言爲相訓注爲上書太平之策以爲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決清河北開邊方略如指  
諸掌上以爲信寵任日隆進達三相李德裕路城春天下於是子生輝恩髮怒無不報者 時人皆言注雖口且無神時與史李甘  
字和物長庚家進注注注不致成爲知事宗閔 李甘

以鄭注爲翰林侍講學士貶李鉉爲江州刺史 注好服鹿裘以隱滄自處上以詔反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李璠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六十一 唐文宗皇帝

唐文宗皇帝

唐文宗皇帝

唐文宗皇帝

唐文宗皇帝

唐文宗皇帝

必能制國上  
以行私說乃情  
事而欲圖是知  
以言取人未有  
不為君主所為  
者

御知有郵注平對曰臣豈不知其人喜邪陛下置之恐無益聖德乎是以注為工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既注所集  
皆自為二年宗祧之堂版遂無虛日班列殆至

陳私志伏誅 時私志為興元監軍專制為上謀討元之和之亂其宗之廟當時皆召之至有泥辭此注中廢廟也  
奉國言罷以郵注為鳳翔節度使 初注未鎮鳳翔固言不可乃出固言鎮興元而以注為鳳翔節度使注得進及誓位俱廢  
心願志注託以中外節勢以謀官官故出注于鳳翔其言俱既謀官其國注也注謂雖節度使亦不可或曰注  
之有不測之  
以舒尤與李訓同年章帝 元與為中丞凡訓注所集者則為之彈擊由是得為相上惡二年朋黨必自錄及元與皆孤寒新進

故權為相庶其無黨則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預意任之天下事皆決于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  
冬十月以王涯兼權奉使 先是涯請改江淮嶺南茶法增其稅及天上制郵注以富人之術注無以對乃請權奉以准為使其法  
藉民奉園而量給之頁官自造作人甚苦之注法也

殺王守澄 守澄曰我危王守澄懼注志二人之所稱也然相去之死想故殺之故也 訓注為上謀謀守澄先殺守澄神策觀  
軍容使尊以虛名守澄之權去其道中使守澄第歸殺之訓注本固守澄以謀守澄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任而廢訓注之陰  
狡于是元和之逆常略盡矣

如裴度兼中書令 李訓所獲振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臣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元等裴朝者俊久在故地訓皆  
引唐裴度而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救太平者不惟天子感之也然讓者見其橫甚如將敗矣

十一月李訓舒元與郵注等謀設官官不克以郵單李石同平章事仇士良殺訓注元與及王涯賈餗等 始郵注與李訓謀至鎮  
遣壯士數百為說兵兵奉請入提王守澄等仍請令內宦曹嘉送之因令親兵殺之使無遺類約既定則與其黨謀如此事則注  
專有其功乃以邪行餘中 鎮守靈王瑋鎮河東使多疑壯士為邪曲以羅王言知京兆府事韓約也人為金吾衛大  
將軍又與御史中丞李本 謀并注去之宰相惟舒元與與其謀他人莫知也及是日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庄金

吾聽事後石瑋亦有甘密因賜再拜宰相亦即百官稱賀訓元與勸上往觀以奉天觀上許之元命宰相視之訓運奏非真本  
可宣布上矜仇士良帥諸官有往視之官者既去訓召行會璠定教璠殿東不敢有備行餘拜殿下時二人相約數百行就兵立

丹鳳門外訓召之士良等至左仗輝變色流汗士良恰之俄風吹幕起頓兵者喜家士良等驚走趨上告變訓呼金吾衛士  
上殿衛人一人賞錢百貫官軍理舉歡迎上沈殿後東宮疾趨出羅立日帥京兆連平三百人奉太師御史等從人二百

皆會殿殿學士臣元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從史綠衫衣之走馬而出王涯賈餗舒元等道中書士良等知上殺其謀恐憤

自古臣言之謂  
及甘密之變而  
既注則令謀本  
欲私見賊謀要  
功之者遂與邪  
變之才遂遂  
謀其其數其者  
不若其數其者  
官者其數不足  
為若其數也

元賞徵收軍將  
明者謀力才未  
流之神帥者士  
良難得謀謀  
直折從則其如  
之何因疑注見  
人何為哉

出不曉語上怒懷不復言士良子命在石神策共五百人露刃出討賊殺金吾史等六百餘人諸司吏卒及氏管服在中者皆死  
又千餘人獨對元與王涯王瑄羅立貞等皆蒙兩軍涯年七十餘不勝告自誣服與李訓等謀行大逆某兵及坊市兵少年來歸  
劉稹唐瑊大明日百官入朝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為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上召左右僕射令  
相是奪宰相之悲憤不自勝謂曰是涯子李訓曰是也命定聖奏決機務使是宰相官中外見魏涯等反事海沈仇士良等  
不悅由是不得為相而以齊寧李石同平章事李德裕李本李訓為人所毀傳其首左右神策出兵以訓首引涯瑄立言餘  
元與李本獻于顯社伺于兩市命百官賜餽餉于顯社之下親屬皆死該務無遺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于中尉上不豫如  
也鄭注將親兵至扶風知訓已叛復還京州顯社伏甲斬之賊其家餘屬皆死石軍獲簿約斬之士良除李道階遺除有左右是天  
下事皆決于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即官自是無益每歲延英殿事士良等始行訓注執宰相事李石

十二月召六道巡邊使還京師 初王守澄奏言官者同全操守六人李訓鄭注因違分詔墮靈等道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注  
歐六道使詔皆廢不行至是召之全操守道巡邊詔入城凡僞服者盡殺之乘騎兵馬而入京城說百寇至民  
驚走諸司奔散鄭軍李石在中書曹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急當自守知堅  
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當然之石坐視文景沛然自若至臨乃定  
以薛元賞為京兆尹 時禁軍暴亂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誦李石名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其語元  
賞悅視之云有神策軍將薛元賞趨入書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德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檢出其  
實訴于仇士良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殿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曾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于  
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于宰相屬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為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宋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  
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兩開成元年春二月如劉從諫檢校司徒 昭長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積國養亂去官攜逆訓等曾欲討  
除內臣兩中尉賊賊志遠誣誣以及逆若其實有異國亦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悉行割地延及士庶橫殺殺  
傷臣賊身論國庭而陳賊否惡并陷羊棧事亦無從據當備飭封鎖訓練士卒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仇士良等懼乃如從  
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表讓曰臣之所深憂國大體可聽則難等且其等流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可妄加安有死免不申而生有何益  
因暴揚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軍李石祖龍東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強

三月詔京兆收姜王涯等身死既滅遺骨指諸收瘞之上然久之命京兆收姜涯等十一人仇士良  
潛使人發之棄骨渭水

夏四月以李國高向平章事

國高馬在球球宮

為起居舍人鄭崇以為不可上曰公事莫相違章曰若宰相高則事必有取

陛下者矣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成王在承之以觀風俗耳不謂王者為詩也諫既上時略皆工于時不覺亡國

下何取馬車馬于

秋七月以鄭崇為中書

崇字中書

為補闕

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上取之入宮拾遺魏基上疏曰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定

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上即出之掖奏為補闕謂曰朕選帝女子以賜諸王耳博孝本女孫

露故收養宮中養字最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吝厥祖矣命中書僕為制辭以賞之舉後為起居舍人上就說注職之

外若陛下何以取信于我上乃止又李命其孫大貞為御史官之罪也若陛下下則御史官之此也

夏四月以柳公權為謀議大夫 上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手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漸矣

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亦宜有四邊道進斯退不肯納諫諫諫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嚴崇潔之衣乃未卸耳上曰中書

舍人不慮復為謀議以御有諍臣風寒須臾御為之故有是命

以陳夷行詣陳世家

夷行性介直

同平章事 易行性介直同位多相執摠獨與鄭崇善每議政事當助之疑時

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

初鄭崇奏

經籍詔諸令儒臣校正厚漢書平故事 經籍詔石勒石太學從之既而單以軍

相判國子監奏以起居郎周輝好說人字勳定文字板令上石至是始成十年名儒有不死之解今向矣

三年春正月以楊徽復為中書侍郎

徽復字廷玉石龍為南節度使 上自甘露之變意愈忿忿不樂或傳伺觀皇或獨語歎息

粗立仇士良深怨之滑道崇故之不果石入朝徽復之病為之甚解又有詔命于坊門顯石懼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

何從之

以李宗閔為杭州刺史

楊徽復欲拔進宗閔恐為鄭崇所道乃先令宦官訊上上以語宰相宰相對曰陛下若情宗閔只可實抄

若飲用之臣請近使除長行亦曰宗閔職人罪以朋黨亂政陛下奈何愛之楊徽復曰事者得中與李國高相與立相試計上曰

與一則無傷事者退上謂鄭崇曰宰相道諍如此可乎對曰諍為不可然事者事忠情激不自覺耳

夏五月孫滿道言祥瑞 太和之木杜松葉似胡桐有白沙沫滑尾會五色正見于岐山去門寺氏僧說言佛骨降祥以謂尼

不安之故監軍欲奉之除口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本與復曰光監軍又欲奉之除曰野獸未馴且宜首之自日而能監軍不悅  
圍獻之已御注代標奏紫雲貞文獻白雖是成運有甘露之變及除判度支河中奉福居見百官稱賀上謂怪曰亭到鄭注所因  
瑞以信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奉白兔真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書八卦洛出書大禹以數九疇皆有蓋  
于人故足尚也至于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德裕逆黃龍三見走龍鳳帝待倉福白鹿以駕寶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願隆  
下專以百姓富云爾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其言近詔諸道皆勿以祥瑞聞

秋八月詔神策將史改官皆先奉聞 開出以衆神策將史建言多不奉制直得中書今復奉施行遂改治無虛日至是始詔皆  
先奉聞狀至中書然後檢勘施行

冬十月太子承卒 初太子承之母王德妃無寵為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上召宰相及兩省  
御史即官議廢之皆言太子年少宥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中丞狄仁恭論之尤切至于流涕帝事申章泣曰陛下惟一子  
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翰林及神策六軍使數十人泣表論之上意稍解官官人坐流死者數十人至是承卒

曰太子承非其親也他宮有子  
於外人莫知其詳故云是廢

吐蕃與本誓善兄弟連虜立 曩悉多病妻政太臣僅能自守故不為邊患連虜荒淫廢虐國人不附災異相繼吐蕃盛衰

紀四年春三月司徒中書令魯公裴度卒 度鎮河東以疾求歸詔入和政事正月至京師不能入見勞賜少子至是卒

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羊裘以饋嗣未定為其意不私度身死不輸中人而咸望連連四身見唐使微聞度老少用捨以身  
誓國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夏五月鄭象休更行並罷 上與宰相論政事象休行言不宜使威權在下李珣曰更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者耳臣慮未  
退尚得玉傳臣之言也鄭象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差三年四年殆不如前楊嗣復曰元年二年宰相行用事三年四年

臣與李珣同之罪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遂趨出上召運勞之重起謝曰此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單言政事一  
年不如一年非獨臣庶得罪亦上累聖德退三采辭位上召出之而罷重及更行重性清儉更行亦取介故嗣復得深疾之

秋七月以崔鄭繼之同平章事 鄭重陳更行既罷郭以太常卿入相

冬十月立陳王成美為皇太子 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非第 為嗣上謀于宰相李珣珣之乃立敬宗少子成美為皇太子 上幸

會昌十一年 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非第 為嗣上謀于宰相李珣珣之乃立敬宗少子成美為皇太子 上幸

人欲十等數人責之曰楊太子之旨也 楊史取之是也 咸陽宮後通十一月後少則生思以敬宗當皇太子周時嗣曰

可也聖德上曰楊太子之旨也 楊史取之是也 咸陽宮後通十一月後少則生思以敬宗當皇太子周時嗣曰

同屬相稱羅勿信彭可汗 抵巇引引沙陀兵共攻可汗可汗自投國人立盧取特勤為可汗會成慶宗嘗平馬多死同屬逐東

唐文宗皇帝

唐文宗皇帝

唐文宗皇帝

唐文宗皇帝



賊州侯等

夏六月詔李巨言事母行已留中 詔臣下言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核問母符之留中以杜覆邪其後上聞謂李巨言不若名  
有知姓名者此處人主位領中書人字據不備此乃李巨言所注數大宗之  
刑部下送成此處人主位領中書人字據不備此乃李巨言所注數大宗之

上受李德裕手題歸具 拾遺王哲切諫坐貶

秋九月詔河東報武備回鶻 先是回鶻諸部奉烏介特勤為可汗及是天德軍使四年布之欲擊回鶻以承功奏稱回鶻叛府蓋

艾斯等使遠塞下頭日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以為擊之使李德裕曰窮鳥入懷猶當活之况回鶻康建大功今為鄰國

所破連依天子未嘗犯奉奈何棄其國而擊之宜遣賜者鎮撫賜以糧食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上問德裕曰艾斯等可保

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况最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嗚艾斯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烏介始立自無君臣之

分宜可謂之叛將願且詔河東張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仍詔田牟母符邀功生事從之犯而其後上聞謂李巨言不若名

盧龍軍亂十月魏武軍使張仲武討平之詔以仲武和留後 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爾務表承節

使李德裕曰河朔時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大建軍情遂割據直之數月不聞必自生變今請勿遣使以觀之虎而軍中

果殺行泰立張絳復來命魏朝共亦不問魏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屯吳仲舒表表以聞其後上聞謂李巨言不若名

立功助回鶻人心不在乎人心向之計今軍中已近時矣李德裕曰州府各官皆在州及北邊七鎮處今未敢入魏武軍中

子領七鎮各鎮各同軍魏朝在令唐天唐昌平州西北即呂氏居之塞之一于是李德裕奏行泰等皆使大將上表歸朝足

邀節餞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亂與之有名乃以仲武和盧龍留後仲武辱死幽州其後上聞謂李巨言不若名

十二月遣使慰問太和公主 魏武軍亂 回鶻烏介可汗 先是曼哈斯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既破回鶻得太和公主遣使于

十八奉以賜唐時朝廷奉之如李德裕請遣使齎詔而嗚艾斯訪問公主所在從之及是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焉斯連于

殺之劫公主南渡碛也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為可汗承冊命烏介又使其相上表借張武一城以居上乃遣使慰問厥末

二萬斛于瀛南縣上表當許公主入朝魏朝事宜海濱應必為所吞各遣使行冊命而烏介屢使遣使不果行

姓二年春二月以手紳回平章事 先是崔鄭龍為西川節度使及是紳回准南入朝遂相

以柳公權為太子庶事 崔斯常侍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奏為集賢學士德裕以恩非已出因事左遷之

三月以劉禹為河東節度使 初上以回鶻遣使奉遠直都侍取手執節之巡邊察將帥能否試遣稱禹有威容可任大事遂以禹鎮

河東







珠亦美其賞拜謝而去

吐蕃論贊普攻高碑碑吐蕃名贊普于鄯州吐蕃地

吐蕃鄯州節度使高碑碑行誥言不樂仕遣國人衆之年四十餘無奉

可何互志宗  
雖外子生孫而  
不傳不自已罷  
本雖在叙以其  
斷而雖王下移  
更無餘事也

贊普健起之使鎮鄯州婢婢寬厚沈勇有謀略論贊普謀篡國賊婢婢集其後求兵擊之婢婢謂其下曰恐無之來以我為不足  
庸也不如迎伏以婚之然後可圖也乃遣使攜錦綺且致書深自卑低懇懇喜曰婢婢惟把書奉安知用兵侍吾得當富位以宰相  
坐之于家無所用也乃引兵歸婢婢笑曰我國與王州歸大唐豈能事此大仇乎婢婢擊吐蕃大賊之惡與軍帥走歸唐  
唐人吐蕃為主則相此  
歸唐無為然然復也

秋七月以盧鈞為昭義節度使 朝廷以鈞在襄陽有志致得眾心故使領昭義以招遠之

遣御史中丞李同德李同德良六世孫宣慰河北三鎮 詔道御史中丞李同宣慰河北今幽州早平因勸鎮鎮早平滑河回至河朔弘

以石碣為晉絳行營節度使 李德裕李德裕字昌胤日河朔用兵諸道利子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為功坐食

轉輸延引歲時令諸鎮諸軍 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洛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勣在劉沔沔取潯州皆得取縣上從之序佐行甚難

德裕請賜詔切責仍以石碣為副因以代之 碣與代為節度使交代之明日即歸與碣碣上得書喜甚謂李勣曰

故李勣之破潯州者必勣也詔賜勣常服勣軍門自取一邑餘分封士族

八月詔忠武節度使王罕瑋王罕瑋名也魏州何弘敬叛魏州平因魏州故城在今平因魏州故城在今

武襄戰有功軍聲頗振王罕年方壯謀略可稱請詔宰相將忠武全軍授瑋博取魏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

也從之弘敬聞罕將至蒼黃出師叛肥鄉平恩殺傷甚眾上曰弘敬已叛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待兩端不可得已

九月以王罕兼河陽行營攻討使 時蜀租便牙將薛茂卿攻洛陽科斗寨科斗寨在洛陽天井山會河陽節度使王茂元有疾李

德裕請以王罕為河陽行營攻討使使使以軍軍拔陽軍可臨制魏博從之茂元卒罕軍遂克天井關天井關在洛陽

冬十月以劉沔為義成節度使罕石為河東節度使 沔與張仲武有隙沔與張仲武有隙

壬四年春正月河東都將楊弁作亂討平之 初河東行營兵馬使王逵王逵字奉之益榆社山益榆社山在河東兵說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

河東無兵兵石名橫水成石名橫水成在大同卒千五百人使楊弁將之詣達舊制軍才出征人給餉二匹劉沔之去劉沔之去

石初至軍用之以已彌蓋之纒得一匹時已歲于軍士未過正旦而行監軍呂昌意之弁遂作亂石奔汾州并據軍府使其侄

以科斗寨之功劉沔不知其意其意欲于李引兵攻天井關茂元

以戰走茂元之茂元入澤州遠避吉州許為內應事發在魏州能



聯犛子且阻兵拒命皆誣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實謀以承其此而不謀何以懲惡宜及積軍在境并得等錄之上曰朕意亦以為然乃召石碓將七千人入潯州以應德裕見前詔義五州給復一年諸道將士等級加賞碓王潯州蓋執誼等送京師皆斬之唐初有見德裕人及是起誹謗年

加李德裕大尉賜爵衛國公 加李德裕太尉衛國公德裕辭上曰朕無官賞卿耳初李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其與有三一者昭令下軍前者一有三四軍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相輝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軍中各有官者為監使使軍中號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李德裕事勢小却無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茂劉行深議約救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賞錢一柱密旨以為然白上行之自樂因舊至澤潯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所奏詔更無他詔自中出有說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元和後裴用兵事相或不休沐或權大乃得罷德裕從容裁汰卒平漏下違禁休沐報如令潘然若無事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御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東兵力強強不敵汝以軍官新何知自強之志立

冬十一月敕牛僧孺為備州長史流李夷簡于封州見前 李德裕言于上曰朔從謀謀士董十年太和申入朝僧孺宗國執政不謂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志又使昭義孔目官鄭慶言從謀每得二人言詭皆為吳讓河由少尹李術與德裕書言僧孺聞

謀破失聲數讓德裕奏之上大怒貶僧孺等初僧孺之變事到王維實錄等子為數人皆歸從李至是為所 詔五年春唐臣上專疏 李德裕等請上專疏上不交凡五上表乃許

夏五月以年同平章事 杜悰崔鉉罷同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判戶部如故

謝勣曼斯為吳武誠明可汗 詔以陝就魏德使春秋先冊使武末行會命編事並

秋七月丙午朔日食

詔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 上意僧尼耗奪天下欲去之道士趨歸真身彼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唐僧尼至是毀

上都東都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寸分二寺留僧有差每僧及尼並勒歸俗寺皆立期毀壞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入官寺材以奉公廨縣令銅像鐘磬以銷錢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閣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

凡月並備遺庫 李德裕請置備遺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並備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之一凡諸

遺所運動軍財皆入焉以厚文師中判之

冬十月以崇山道士劉元哲為宗元館學士 元哲因辭還山許之

十二月敕給事中李弘寶言劉元哲曰不防所請之官也 李德裕東政日久好相愛惜人多怨之在臣言其太專上嘗不悅給事中

中李弘寶言弘寶言劉元哲曰不防所請之官也 李德裕東政日久好相愛惜人多怨之在臣言其太專上嘗不悅給事中

實取言由是眾怒食其

高麗來李正旦朝會 初上每方士金丹性加燥急善怒常問李德裕以外書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天下臣下願降

下必寬理之使得罪者無怨為善者不勞則天下幸甚上曰秋來已嘗有疾高道士以為無骨李正旦曰朝會

元六年春三月帝崩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八月 德宗即位

八月 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八月 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八月 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八月 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八月 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八月 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八月 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八月 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八月 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八月 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八月 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八月 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八月 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八月 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八月 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八月 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八月 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八月 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八月 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八月 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八月 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德宗即位王忱太子名德宗即位

于屋而肯之曰天子何汝以方面是得以國家利法為喜忘之資而卒致無華之人乎為一效一方不容宜推上負朝廷使妻无之毋街差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繼其末坐受之辭其背所佐者為之請久乃得之軍中送妻于朝命自裁之其妻始

冬十月帝受三洞法籙于道士劉元幹

十二月戊辰朔日食

卷之六十二

唐

寶寧皇帝

初大中元年春正月赦天下改元

二月單上以皇故戚陽微舉出宮女帳眉隼止營錫命回平章事盧商野囑曰雖難人與御史中丞封敬暉人賈疏理京城數  
因大理卿馬植野囑人奉曰官與犯賊及殺殺人太赦所不免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則免非所以濟  
軍火救和氣也詔兩省議之諫議大夫張鷟等言所原死罪無寬可寬宜如植奏詔從之以植為刑部侍郎

四月教保羅手是時君臣務及會昌之政故僧尼之與皆復其舊

積慶太后此以是時蕭氏崩故也

夏六月以令家駒父子為收功郎中知制誥上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美道通風雨百官皆惟山陵使長而多難重  
駕駕不去誰也對曰今救焚上曰有子乎敏中以駒對且稱其有才高上即擢駒知制誥閣以元和故事駒係對甚忠上悅遂有大

用之意

秋八月作難和殿上教睦兄弟作難和殿於十六宅教睦幸直酒作樂舉極盡歡諸王有疾常親至卧內存問安形於色

冬十二月取李德裕出潮州司馬初淮南節度使李紳按奏江都令吳湘贖罪湘湘元相武陵兒子也

寬治御史寬治御史寬治御史李綱江覆之報前教吳李德裕素武陵既元羅綱湘獄不備更推即如紳奏處死至是湘兄汝納

松湘罪不至死為德裕所枉殺御史鞠之奏狀如汝納言子吳德裕湖州司馬德裕

明年再取德裕湖州司馬德裕

大中及會昌之政... 以時相前後... 夫及是白敏中... 路所傳信不取用之... 會及是白敏中... 路所傳信不取用之... 夫及是白敏中... 路所傳信不取用之...

思以先朝正者

才疏材短正者

不無適合後政

之心及御之

意以私意

人前門戶

所當居者

其所作乃以

之故治法

王侯貴有

者

太阿不

東朝不

李唐中

微物

博學

在夏

神聖

移人

越一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

二月以今錄閣為翰林學士 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錄 授御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 不自治未嘗不任 思賢止之曰 凡求致

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政要于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上教知百官名數胸曰六品以下吏部注雙五品以上政府制

授各有籍名曰具員上命宰相作具員御覽五卷實于案上

作五王院 上欲作五王院以處皇子之幼者召術士孫欽明使其地獄明對曰臣慮遠從不常故有禍福之說陰陽書本不言

帝王家也上善其言賜以朱帛

夏五月己未朔日食 初姝為長成節度使薛韋澳之子 澳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權愕然澳曰

以周姝為桓同平章事 初姝為長成節度使薛韋澳之子 澳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權愕然澳曰

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姝深然之

太皇太后郭氏暴崩于興慶宮 初憲宗之前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上即位侍郭太

后禮殊薄郭太后意快快一日登勤政樓欲自墮上聞之大怒是夕暴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不欲以郭太后附養憲宗有司請葬

於陵外園禮院校尉官王暉奏宜合葬於廟上大怒曰欲中召韓詰之韓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為正妃母天下

應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甚怒韓氣愈厲周姝見之舉手加額歎其孤直韓竟坐貶向容 韓令

乃始以太后配廟 類以文雅少稱公主上之夜女故違尚之舊制以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

冬十一月萬壽公主通起居即御額 類以文雅少稱公主上之夜女故違尚之舊制以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

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大疾預時事 類以文雅少稱公主上之夜女故違尚之舊制以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

已三年春正月以韋宙為御史 上與宰相論元和德吏觀為第一周姝曰臣嘗守土江西閱觀察使韋丹功德被于八川沒四十

年老稱歌思如丹尚存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仍推其子宙為御史

夏四月周姝最為東川節度使 王罕入朝以貨結貴倖求以使相領宣武周姝上疏論之罕遂遷鎮駙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尹姝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為讓讓竟寤姝又諫上聞遽許旨遂罷謝言於上曰周姝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上深感悔如

檢校右僕射

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卒

子直方為留後

五月武靈軍亂

遣其節度使李柳

詔以盧弘止伐之

去廊在鎮不治石

補闕鄭魯上言

其狀且曰臣恐

新象未登徐師

必亂

臣心

唐宣宗皇帝

卷六十二

唐宣宗皇帝

唐宣宗皇帝

唐宣宗皇帝

唐宣宗皇帝

唐宣宗皇帝

唐曰唐武宗以後  
可而德宗憲及  
吐魯及是期諸  
事皆為唐武宗  
所定及是期諸  
事皆為唐武宗  
所定及是期諸  
事皆為唐武宗

違命良帥教此一方上未之肯徐州果亂遂郡上思憲言推為起居舍人以盧弘止為節度使武宣士卒素驕有銀刀都將

秋七月克復河湟 先是吐蕃三州惟德勝三州關隘七關皆在河湟之北六來降諸道皆出兵應接至是澤原節度使

關上御延壽門樓見之歡呼每羅解胡服警冠帶詔蕃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收租稅將吏能為營田者官給牛及種

種溫池唐縣北城在大同 鹽利鹽池有口度支制置成卒倍給衣糧二年一代餘沒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懷德麟

冬閏十一月加順宗憲宗諡號 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實有志復河湟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諡加順

憲二廟尊號以昭功烈

德四年夏四月貶馬植為常州刺史 上之立也中尉馬元贍有力焉由是有寵植與之敘宗族上賜元贍寶帶元贍以道植植

服之以朝上見而識之收其親吏鞠之盡得交通之狀故貶

冬十月以令狐綯同平章事 先是周焘既罷以崔鉉字相之同平章事既而馬植貶魏扶復卒于是崔龜從字元吉及陶相

繼為相六煖于煖年

紆五年春二月以某休為鹽鐵轉運使 自太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沈舟遺謂倉者什不三四大墮割

晏之法休窮究其弊立漕法十條歲運百二十萬斛

以李福節度使自是德遠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行日復面加成勳完項遂安

三月以白敏中充招討完項都統制置使 上以南山平夏完項魏在魏以南山谷州魏結平項魏又未平順厥用兵崔鈺建

議宣遣大臣鎮撫乃以白敏中為制置使兼節度使軍于靈州定遠城見使史元破完項九千餘帳中奉完項平詔南

山完項猶行鈔掠宜于銀夏境內侵以開田或復入山林不受教令則誅討無赦若邊將貪鄙致其怨叛當先罪邊將後討屠虜

南山完項尋亦請降赦之以完項既平罪既中如魏

夏五月吐蕃論恐熱入朝 先是瑪智舉高婢婢逐掠河西阻討魏既而所和以其殘虐多叛恐熱乃揚言曰吾今入朝

借兵于唐來謀不服者至是入朝求為河渭節度使上不許對遣還恐熱快而去眾翕散獲有二百餘人奔于耶州詳見

冬十月以魏奉同平章事 時上春秋已高太子未立憲憲言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道臣以為

憂且泣時人重之



十一月以張義潮沙州為歸長節度使 先是義潮以沙州降唐人皆感之義潮請唐人許其子嗣唐兵定其  
旁瓜伊西甘肅簡陽河峽廊州十州府屬歸義軍至是遣其兄為奉天團練入見于河湟之地盡入於唐詔置歸義軍于沙  
州以義州鎮之

壬午年春二月維山胡三罪注在道果仁州之群盜寇掠果州刺史王贊弘討平之 初道果群盜依阻維山寇掠三州  
及岫南詔果州刺史王贊弘討之山南面道亦奏巴南賊賊言辭慢上怒甚僅錮曰此皆陛下赤子迫于飢寒盜弄兵于紛  
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子嗣招諭之潼言太使君蓋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不戰之  
功議者有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監營弓待之潼直前曰我面受詔救汝罪汝復先左補闕趙璠以口食請罷元會止御宣  
政事相曰天下無事元會大禮不可罷也上曰近華州有賊關中少雪皆朕之憂何謂無事璠亦不可御也

二月以牛養醇琳為睦州刺史 中書門下奏陳官闕員請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養醇琳數人使朕  
日間所未聞足矣久之養出為刺史入謝上賜之紫蓋曰臣所服雜刺史所備也上遂曰且賜綉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雜紫水  
數袋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綉紫為榮

秋九月以高少逸為陝州觀察使 有敕使還硤石驛驛卒故於餅餌使驛吏見血少逸以聞上責敕使請配養政其限上曰  
左右聞之曰道日內侍權勢如何曰曰陛下威嚴非前朝之比上謂曰自非首曰全未全未為良之在案時要出制曰若與外  
議之則有大和之變不若就其中得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求其已以之矣自來神以下皆然也

冬十月以李行言為海州刺史 上繼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曰漫陽今為誰曰李行言為政如何曰性執有強盜數人軍家  
者索之竟不與蓋殺之上歸帖其名于寢殿之柱身除行言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取柱帖示之

詔書王涯賈餗等 上以甘露之變惟李訓鄭注當死餘人無罪詔書其寬

貶九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王元逵卒軍中土其子紹鼎為留後 辛酉年七月

二月以李君奭為懷州刺史 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十數聚于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請  
府已留故此祈佛異誓所願耳及懷州刺史聞上手筆除君奭宰相其之則君奭入謝上以此褒勸眾始知之

夏四月詔州縣作差科簿 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擇人貧富及役輕重作簿送刺史檢署范鎮於今廢有役事委令  
簿輸差

秋七月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勣 勣為平人汝真欲反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歸館而贊弘引兵已至山下營擊滅

唐宣宗皇帝

唐宣宗皇帝

唐宣宗皇帝

唐宣宗皇帝

唐宣宗皇帝

唐宣宗皇帝

唐宣宗皇帝

唐宣宗皇帝

之

三月詔大將軍鄭光焄賜莊免稅役辱罷之 赦免賜鄭光焄等莊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鄭光焄

免似希法憲數曰朕以鄭光元勇初不細思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

有卒當共守之並依所奏 夏六月以畢誠辭解之請為節度使 党項復擾邊上欲擣帥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畢誠論邊事誠復令據古具陳

方略上悅曰不意願牧近在禁庭卿其為朕行子誠欣然奉命說而誠始 閏月以盧鈞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節度使李業煥吏民侵掠難虜由是北邊擾動鈞以鈞代之業內有所恃謂時人莫敢言親

藩獨請駁殿上不許鈞奏奉宙為副使遣詣塞下諭以禍福業其侵掠難虜遠安鈞鈞其為敵者誠代外曰曰連其而人與

李瑋所不可不抑也 秋八月以裴休同平章事 休既相上命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為國人休由是不敢復言

冬十二月復禁私度僧尼 先是道士孫觀觀河人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群僧安坐華屋美衣積餘年以十戶不能

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度僧既復其舊縱不能如武宗除

積弊奈何興之于已廢子願早降明詔罷之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至是中書門下奏度僧不精則或法噴壞造寺無節則

損費過多自今仍嚴禁私度僧從尼之

七年冬十二月以鄭光為右羽林將軍 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鄭光鎮河中入朝上與論政光對鄙淺上不

悅留為殿軍太后數言其貧上報厚賜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

度夏秦歲入之數 錢九百二十五萬餘內五百五十萬給租稅八廿二萬餘給樵薪二百七十八萬餘給鹽利

八年春正月丙戌朔日食罷之會 訥性下急遂將卒不以禮故亂作事聞詔州詔見 刺史杖監軍王宗景配奉陵仍詔自

令或臣失律并坐監軍

崔鉉飛為淮南節度使 淮南饑氏多流亡節度使杜悰荒于遊宴政事不治上聞之罷悰以鉉代之

冬十一月以柳仲印為鹽鐵轉運使 有醫工劉集交通集中上教鹽鐵轉運使柳仲印上言醫工術精宜備醫官若委務銅鹽何

以課其廢置且場官礦品非特教所宜親上遊賜均遂之他日見仲印勞之曰卿論劉集事甚佳自謂求官上不許但一月給錢

三十賜

而巳

十月年春正月以鄭朗同平章事 朗以御史大夫拜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內通使李致言謂朗不避馬胡矣之上讀錄其出而不

之知得皆自也



成納何由引王  
人臣休寧下情  
特權猶恐未常  
非流涕受海之  
一滋然亦清樣  
其平時定政以  
為進退者惟以  
他種百姓皆留  
信為賢令委知  
下巧吏使受其  
下野民有惡其  
上相復世守令  
去任門路路障  
共成官使使舉  
以與謀為可林  
時效公道臨而  
不測其不為白  
局易通者德政  
碑之說者者幾  
矣

二十二年春正月以王式構弒起為安南都護 式有才學至安南樹芳勳力木為桐樹而木曰斃樹有如中林樹木最耐久生深  
盤其外履不能晉選教士李喜銳頌之南蠻大至去城半日式意思安聞遣譯諭之中其要害蠻夜引去都校羅行恭又專府政  
麾下精兵二千都護中軍統威兵數百式杖而熱之

以劉懷珍子生同平章事 璩與崔慎由議政于上前慎由曰唯當戮列品流上酬萬一璩曰昔王更甫祖尚淳華安分流品致  
中原印墟今當備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違以流品為先臣木知教理之曰慎由無以對

二月崔慎由罷 上欲御樓肆赦令狐詢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道有名且赦不可數上不悅曰遣朕于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  
宮四海屬望若舉此禮雖即祀亦可況于御樓時上解方士樂已得騰騰疑忌方深聞之使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

夏四月南軍亂詔以李承公為節度使封置之 嶺南都將王令業作亂因節度使楊發紆紆獻上命李燧鎮嶺南已命中使  
賜之節給事中蕭倣以恩封運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後人追之節及越門而返改授承勳討亂平之

以夏後夜州封事也 同平章事 崔慎由既罷改以兵部侍郎拜同平章事  
五月同平章事劉璩卒 璩為獨手疏論事上甚惜之

六月懷寇安南 初安南都護李承公云曾為安南都護被作都護者則一半非承公之子也不為政貪暴強市蠻中為牛虻蟻恐恐導南  
招僑盜邊境自是安南始有蠻患

秋七月宣州軍亂連觀察使鄭重 先是湖南西軍皆亂連觀察使江西鄭元帥等連帥及是宣州復亂軍州全  
右相發滑上疏言諸鎮致亂之故曰諸鎮之設皆以修之而時時有亂者皆由鎮守之失也

平湖南軍 湖南軍亂後有劫五世世  
河南北淮南大水 徐泗水漲五丈流沒數萬家

冬十月以于延陵為建州刺史 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  
損其遠此隨前制萬里也卿知之乎延陵到官竟以不職致去

十一月以將仲文之子同平章事 仲從容言于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徵澤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徵澤者多  
乃入入宮令其不也

十二月以將仲文之子同平章事 仲從容言于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徵澤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徵澤者多  
乃入入宮令其不也

此亦非難工稱莫再三伸起上三留之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御矣

亂亦非難工稱莫再三伸起上三留之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御矣又對御稱事仲不謂辱拜相  
配于三年夏四月以廢德公主通校書郎于琮字惟明初上欲以琮尚水福公主既而中驛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  
食對朕折之筋性情如是豈可為士大夫妻乃更命琮尚廣德公主字紅玉

武軍軍亂詔以田年節度使 武軍軍節度使李榮不恤士卒卒謀而逐之上以田年嘗鎮徐州有能名復以為帥一方遂安

武軍軍亂詔以田年節度使 武軍軍節度使李榮不恤士卒卒謀而逐之上以田年嘗鎮徐州有能名復以為帥一方遂安  
秋八月帝崩即王准即位諡曰宣宗初上長子即王溫無寵常第三子曼王滋欲以為嗣為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上解李元伯等藥  
璵發于背宰相不得見上密使王福密使王歸長等三人使之備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為淮南  
監軍宗實已殺將出左軍副使丁元覽謂曰聖人不豫踰月今日除改未可立辨也中尉何不一見聖人而出乎宗實情復入  
至寤殿上已崩東宮環泣吳保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得乞命乃迎即王立為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吏名准取歸長等殺  
之太子即位

單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單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冬十一月肅宗崩十二月以杜審權字叔子元同平章事  
令張洵罷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洵執政歲久志願已者中外側目其子滿頗招權受賄宣宗頗言事者親攻其短至是罷復以敏  
中為相

南詔傳捷獲陽捕州

南詔傳捷獲陽捕州 初章牟閣清溪道以通群蠻使入貢又遣李寶子弟際之成都教以書數以嘉廉之既而軍府摩于廉給又  
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僕人沒多杜棟奏滅其數南詔豐祐怒入貢不時踵接邊境豐祐元子商龍立朝廷以名近元宗諱遂  
不行毋禮豐祐乃自稱皇帝改國號大禮遣兵陽捕州

懿宗皇帝

懿宗皇帝 懿宗通元年春正月浙東賊裘甫諡曰本仇作亂 初裘甫攻臨象山山在越州官軍屢敗觀使察鄭祗德遣兵討之大  
敗甫遂陷剡縣今屬嵊州賊曰味開庫府募壯士聚至數千人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弊見卒不滿三百祗德更募新卒遣  
以擊賊又大敗于是諸盜悉集眾至三萬小帥有謀略者推劉旺字少勇力推劉虔劉從簡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及元日

平賊震中原

平賊震中原 懿宗通元年春正月浙東賊裘甫諡曰本仇作亂 初裘甫攻臨象山山在越州官軍屢敗觀使察鄭祗德遣兵討之大  
敗甫遂陷剡縣今屬嵊州賊曰味開庫府募壯士聚至數千人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弊見卒不滿三百祗德更募新卒遣  
以擊賊又大敗于是諸盜悉集眾至三萬小帥有謀略者推劉旺字少勇力推劉虔劉從簡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及元日

英貞陵在黃西府

英貞陵在黃西府 懿宗通元年春正月浙東賊裘甫諡曰本仇作亂 初裘甫攻臨象山山在越州官軍屢敗觀使察鄭祗德遣兵討之大  
敗甫遂陷剡縣今屬嵊州賊曰味開庫府募壯士聚至數千人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弊見卒不滿三百祗德更募新卒遣  
以擊賊又大敗于是諸盜悉集眾至三萬小帥有謀略者推劉旺字少勇力推劉虔劉從簡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及元日

三月以王式為浙東觀察使

三月以王式為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討裘甫破之 即祗德表告急朝廷遣將代之夏侯祐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

王式當之新物  
機與之選軍  
機與之選軍  
機與之選軍  
機與之選軍  
機與之選軍  
機與之選軍  
機與之選軍  
機與之選軍  
機與之選軍  
機與之選軍

王式當之新物  
機與之選軍  
機與之選軍  
機與之選軍  
機與之選軍  
機與之選軍  
機與之選軍  
機與之選軍  
機與之選軍  
機與之選軍  
機與之選軍

以力攻西班中唐... 但得兵賦必可破有官者... 上自九廟下及十軍... 歸始修軍令以命... 得四千人使導諸軍... 與賊十九戰賊連敗... 日賊軍且饑必退入... 凡八十三戰賊請降... 力而圖賊兵賊不... 賽爾為事實須... 夏五司禁州縣稅外科... 左拾遺諫謂言兵... 冬十月道復李德裕... 賜表謂以一官從之... 十二月南蠻引南詔... 嶺復取安南朝拜... 五節人文變入... 名臣大進明... 詔一年春正月白... 宗大漸時宦官請... 以力攻西班中唐... 但得兵賦必可破有官者... 上自九廟下及十軍... 歸始修軍令以命... 得四千人使導諸軍... 與賊十九戰賊連敗... 日賊軍且饑必退入... 凡八十三戰賊請降... 力而圖賊兵賊不... 賽爾為事實須... 夏五司禁州縣稅外科... 左拾遺諫謂言兵... 冬十月道復李德裕... 賜表謂以一官從之... 十二月南蠻引南詔... 嶺復取安南朝拜... 五節人文變入... 名臣大進明... 詔一年春正月白... 宗大漸時宦官請...

以力攻西班中唐... 但得兵賦必可破有官者... 上自九廟下及十軍... 歸始修軍令以命... 得四千人使導諸軍... 與賊十九戰賊連敗... 日賊軍且饑必退入... 凡八十三戰賊請降... 力而圖賊兵賊不... 賽爾為事實須... 夏五司禁州縣稅外科... 左拾遺諫謂言兵... 冬十月道復李德裕... 賜表謂以一官從之... 十二月南蠻引南詔... 嶺復取安南朝拜... 五節人文變入... 名臣大進明... 詔一年春正月白... 宗大漸時宦官請... 以力攻西班中唐... 但得兵賦必可破有官者... 上自九廟下及十軍... 歸始修軍令以命... 得四千人使導諸軍... 與賊十九戰賊連敗... 日賊軍且饑必退入... 凡八十三戰賊請降... 力而圖賊兵賊不... 賽爾為事實須... 夏五司禁州縣稅外科... 左拾遺諫謂言兵... 冬十月道復李德裕... 賜表謂以一官從之... 十二月南蠻引南詔... 嶺復取安南朝拜... 五節人文變入... 名臣大進明... 詔一年春正月白... 宗大漸時宦官請...

情狀諸人守  
可比身後即  
向不克其股  
之害亦多矣  
以重官及文  
亦私恩各從  
之者皆賢人  
情非淺鮮可  
謂針針謀事  
其出而人相  
使下其可知  
既名其奸正當  
正而南以極  
不無及於明  
初略乃以中  
權得不自愛  
亦多其與子  
清而同一謂  
使與此其大  
之權

相當于廷英面以示聖旨明行誅誅公慶去條預兩樞密曰內外之臣事簡一體今主上新張未熟當以仁愛為先宜得選賢成役事相事若習以性成則中制樞密豈得不自愛乎既而事竄觀制許以人選職而後向及諸國之子遂得士

相相因之辭惟道流也  
秋九月以孟得為南詔平蔡使 杜棕上言南詔強盛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諭以祈王名祀廟謹故未行

冊命傅其更名謝庶幾使庶全大體工從之會南詔寇萬州遂不行  
三年春正月群臣上尊號

二月南詔復寇文趾以蔡襲為總署使發兵禦之 南詔復寇文趾親率使王寬果未告急朝廷以襲代之仍許許清徐注刺農潭

郭等道兵合三萬人以按襲兵勢既威當遂引去

夏四月置戒壇度僧尼 上奉佛太過室於政事于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又教老諸寺范與無度史却侍郎蕭傲上疏言

之非帝王所宜業也陛下時聞說非對四顧力求人微度泰來禁飛去諸道非政事上不能從

五月分糧南東西一道以韋雷黎為節度使 左庶子蔡宣世唐多其相以為有吏才奏遣制置嶺南事嶺南分五管廣

柱葛安南昭南兩京奏請分為兩道以廣州為東道邕州為西道使京分領之蔡襲將諸道軍在安南察京忠之

恐其立功奉稱而聖遂遣使無慮請飛成兵從之 蔡襲京之言其不之也

秋七月徐州軍亂節度使溫璋遣之詔以王式代之 初王智與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三千人以自衛

其後節度使多儲臣其兵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不和之節度使即日復門進去田李至與之雜坐飲酒暢言日

萬計猶時請避末己年卒讓代之騎兵素剛性嚴譴之撞撫而瀾操怒騎兵既猜忌意繁謀而逐之時忠武或成兩軍從

王式討蔡南者備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騎兵益懼式至視事三日擊兩鎮將士遣還既而操田執兵命團騎兵盡殺之數千

人皆死 徐州軍亂 節度使溫璋遣之詔以王式代之 初王智與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三千人以自衛

以夏使改同平章事 政前出為西川節度使至是復相

經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趾擊使蔡襲死之 先是南詔半群蠻寇交趾蔡襲告急救發荆湖桂管兵赴之未至南詔已圍交趾

襲嬰城固守至是城陷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數十矢歎趣監軍船船已離岸遂溺海死 南詔王四百餘人走東城東水

水別死 不若還則蠻人以此一船二船亦而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其將楊思賢據交趾城歸洞矣

皆降之詔諸道兵悉召還保嶺南

夏四月畢誠罷為兵部尚書 誠以同列多徇私不法稱疾辭位  
以康承訓自和羅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先是蔡京既逐以鄭愚節度嶺南西道既而蠻寇左右江侵逼邕州愚懼自責僞臣將

畢損任武臣詔以承訓代之  
五月以楊收除之同平章事 收與中尉楊元倫徵宗相結故得為相  
閏六月以曹確字和同平章事 杜審權杜悺相繼罷相確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秋七月辛卯朔日食  
八月以閏八月內官引 吳德應為館驛使 董建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上諭以敕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

劉琬上言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  
軀五年春正月昶起居郎張雲為興元少尹昶遺劉琬為華陰令 初昶以令路滿為左拾遺琬上言滿專家無子弟之法相發行

公相之權雲復言滿父珣用事滿為安南使南蠻至今為梗因滿昶賜父子恩珣執政時人號滿白衣宰相滿亦引避乃改詹  
事府司直正七品 至是珣為其子訟寬于是雲琬皆坐貶

三月舊星出 晉出子婁 三長三尺司天監 三長三尺司天監 三長三尺司天監 三長三尺司天監 三長三尺司天監

夏四月南詔悉州官軍敗沒知康承訓檢校右僕射 承訓至邕州不設斥候南詔帥六萬人將入境承訓遣六通兵凡萬人拒之  
敵至不設備五通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至得免承訓不知所為副使李行素帥眾治液細南舉軍軍已合圍將將請夜分道

斫營擊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將勇士三百夜襲而出散燒營營斬五百餘級蠻大驚解圍去承訓驛奉書表  
中外皆賀加承訓檢校右僕射子弟相視皆奏功受賞燒營小校不遺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

秋七月以康承訓為將軍分司高斯 承訓為嶺南節度使 查甫具知承訓所為以書白宰相乃罷承訓而以張道代之簡不敷  
進度使牧厲統將軍高斯代之聯順諸書好談今古兩軍官官多譽之

冬十一月夏復寇龍以路嚴府 同平章事 收復出為河東節度使嚴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時三十六  
配六年春正月以杜宣獻為宣歙觀察使 宣官多聞人宣獻先為福建觀察使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其官官德之故有是命時

人謂之數使基戶  
冬十二月太皇太后鄭氏崩 昭然在鎮十年為政寬簡軍民便之疾病留兄子景崇告之曰吾兄以汝之幼以軍政授

昭然在鎮十年為政寬簡軍民便之疾病留兄子景崇告之曰吾兄以汝之幼以軍政授

昭然在鎮十年為政寬簡軍民便之疾病留兄子景崇告之曰吾兄以汝之幼以軍政授

方又會領之官  
自使君謂之官  
春而及繼之則  
不為以爲得道  
已無定法世之  
必無定法在彼  
之得法保固不  
足則即即亦不  
及之乎其亦見  
及其能見不已  
視乎  
小則其官其其  
飲之官其事其  
應變之才備天  
平小校乃事法  
者收勝頗有功  
修上朝雖實強  
用其官而百道  
轉不香一惜其  
可以從軍主官  
勇於合其機時  
於軍機以爲



我今汝長矣我復以歸汝努力為之上也朝廷下和御滿勿性存兄之業言而卒既而朝廷以景崇為留後

夏六月魏博節度使何仙收卒為留後  
高駘大破南招安復敗交趾 先是高駘治兵于海門末進監軍李維周惡駘欲去之屢起駘進軍駘以五千人先奔約唯周發兵

遣接駘既行唯周據餘眾不整駘走而反州今屬地即岑州合羅地蠻眾近萬方復因駘捨擊大破之取其所獲以食軍進擊南招安

破之捷奏至海門唯周皆匿之奏稱駘軍不進上怒召駘謂周以王晏權稱代之是月駘復大破南招安殺其眾遂圍交趾城

十餘日晏困感甚城且下會得王晏賂即以軍事授監軍會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駘遣小校曹象入告父誣之使至海

中望見旌旗東來云新蘇署使與監軍也象意難周必奪其表乃匿于島間唯周過即誦駘京師上得奏大喜加駘檢校工部尚

書復鎮安南駘至海門而還異權圍唯周山會諸將不為之用遂解重圍空遁去者大半駘至復督勵將士攻城克之斬首三

萬餘級南蠻半來歸附者萬七千人

冬十月楊收罷 楊元价兄弟受方鎮之賜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元价怒出之後以史載事係

吐蕃拓跋懷光斬論恐執傳首京師 吐蕃自是喪絕乞離胡吐蕃胡胡吐蕃胡胡州州君臣不知所終

十一月以高駘為靜海軍節度使 自李元俊後群蠻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乃置靜海軍于安南以駘為節度使

紅八年春二月駘奏即度使張義潮入朝 先是義潮克復涼州至是入朝命其孫子惟深守歸義

三月以李可及為左威衛將軍 上好音樂宴遊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護不減十餘水陸皆備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

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可及善為新聲上以為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元齡曰朕以侍天下賢士工商雜

流不可處也太和中文宗欲以樂工為王府卑捨遣曹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別除可及官不從

玳九年秋七月桂州戍卒作亂判官龐勛將之北還冬十月陽除州囚觀察使程彥曾備由從

十一月詔遣康承訓發諸道兵討之 初南詔陷交趾勸餘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約三年而代至是成桂者已六

年康承訓運徐泗觀察使程彥曾性嚴刻神術尹勳等用事以軍營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留成一年成卒聞之怒都

虞侯許信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檄權判官龐勛為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鎮莫能禦至

桂州兵士皆不聽入其地乃泛舟沿江東下自湖南入桂南薛度使令薛德運使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

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

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

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

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薛德運使

司機使之而上  
以行軍重任許  
實之盛率帶  
李和行營惟  
唯自亂則復  
轉迭大和近  
轉迭大和近  
轉迭大和近  
轉迭大和近

再注放生龍  
得而昇之樣  
身室之不顯又

卷之六十一

四七

四七

狀乞停尹勤等職任仍請改選將士別置將房曾乃敦勸罪命都虞侯元密將三千討之仍令宿泗州出兵邀擊于密至山  
山縣而前胡兵不進欲俟賊至擊之賊謂知乃說道趨行離在宿泗州兵出邀擊風奔潰賊遂攻城陷之勸自稱兵馬留  
後復掠船順流而下船數入江湖為盜比明官軍始覺狼狽追之大敗密及士卒死者殆千人餘時降于賊賊遂趨彭越時  
城中無備或勸房曾奔兗州房曾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賊也立新言者俄而賊至城陷因房曾殺尹勤等分遣其黨七  
據要害縣鎮遠近郡盜皆倍道歸之由是賊眾益熾詔以康承訓為行營都招討使王晏權戴可師為南北面招討使大發諸  
道兵以練之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以從賊賊使來亦赤心之子帥以自隨詔許之

十二月康勸遣其弟臨濟和州攻泗州不克泗州州人請康勸  
初平雲景之孫鍾寓居唐陵善任侯年五十不仕與泗州刺史杜  
倫相之有舊及亂勸亂理指倫勸避之倫曰安平其稜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為也普與將士共元此城請曰公能如是僕  
當與公同元乃還唐陵與其家訣復如泗州先是康勸以泗州當江淮之衝遣其將李國攻之倫預完守倫賊不能克及是勸  
發兵使吳迴代國進攻晝夜不息時使使報厚本將淮南兵救泗州至洪澤州名在淮安府山陽縣而與泗州時時界  
吳賊強不敢進晝夜乘小舟潛渡說厚本往還者厚本將許之却將素公升帥曰賊勢如此何暇救人讓拔劍躍曰泗州  
死不守則往向為寇地君能與吾存吾今當與君而去

直前擊之厚本急抱止之公升僅免乃回望泗州憫吳終日士  
卒皆為之流涕厚本乃分五百人與之護帥以濟倫亦出兵水裡擊賊賊遂敗走也而賊陷都梁城時都梁本如梁城在今  
按淮口分兵南寇舒盧北使沂海攻陶濠州濠州又掠和州州人又出救泗州後德履晝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  
乘小舟破賊水寨而出明显賊以眾追之護力門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揚州見令鞞綢至泗州州人見杜審權時皆傳

泗州已陷及護至審權乃遣兵一千人與淮南共輸糧粟以救之明年五月  
賊帥士先以四艘來直進天門守其險乃兵雖斷淮流道  
新無阻止此公帥整帥而前賊見其勢阻而退乃入巴山

令勇士乘小船入城賊眾之下以楊州文字焚之  
時賊帥來北賊心水攻亦口使山州州人于手無出四五尺而之明州乃得入賊以焚其財若于故名之

是歲江淮旱蝗

二十年春正月同昌公主適名拾遺韋師師婚  
公主郭淑妃之女工持笈之傾宮中珍玩以為寶送賜第懸戶皆飾以雜寶

井欄築回亦以金銀為之賜錢五百給他物稱是

二月康承訓敗賊于虎塘承訓將諸道兵七萬餘人屯柳子  
相屬使來亦赤心將汝三千騎為前鋒臨城却敵十鎮之兵服其號勇承訓數與賊戰賊之賊將自於淮口之捷

相屬使來亦赤心將汝三千騎為前鋒臨城却敵十鎮之兵服其號勇承訓數與賊戰賊之賊將自於淮口之捷

相屬使來亦赤心將汝三千騎為前鋒臨城却敵十鎮之兵服其號勇承訓數與賊戰賊之賊將自於淮口之捷

萬人夜集鹿塘黎明圍之自謂功存滿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紛移避沙陀燄勝之賊遂大敗官軍燄之于避水  
注見潞元者不可勝計自鹿塘至襄城其諸將皆也今潞州北有細柳城伏兵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賊皆歸唐  
生以爲苦之會有大將來州者皆曰其功人也其後亦有大將來州者皆曰其功人也其後亦有大將來州者皆曰其功人也

夏四月勳勳殺獲唐帝自稱天冊將軍與官軍大戰 唐承訓進與賊將姚周戰一日數十合沙陀以精騎連之屠殺殆盡周  
奔宿州勳守將梁玉斬之勳聞之大懼欲自將出魏州重以才勇自負曰不若達建大魏急兵四出決元力戰殺獲唐帝以絕  
人望勳以爲然投唐帝及幕僚馮履諳等歸唐 監軍和厚本等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

人望勳以爲然投唐帝及幕僚馮履諳等歸唐 監軍和厚本等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  
生戰而不敢死元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  
徐州下曰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

徐州下曰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  
萬人乘勝攻柳子賊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召見勳帥師  
相濡藉灰者數萬人勳走歸彭城

馬舉將兵救泗州賊大敗泗州圍解 先充數可帥戰死詔以前天雄軍本統博陵人由北拒命節度使馬舉代爲南  
而招討使博陵人由北拒命節度使馬舉代爲南 而招討使博陵人由北拒命節度使馬舉代爲南 而招討使博陵人由北拒命節度使馬舉代爲南

而招討使博陵人由北拒命節度使馬舉代爲南 而招討使博陵人由北拒命節度使馬舉代爲南 而招討使博陵人由北拒命節度使馬舉代爲南  
作士擊乃將至吳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分軍三道渡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歛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賊火燒柵賊  
賊之脫耳

五月陝氏作亂連觀察使崔胤 美以器福自矜不親政事氏訴昇堯指鹿前樹曰此尚有甚何早之有林氏從速之免走渴末  
飲氏以渴飲之 美以器福自矜不親政事氏訴昇堯指鹿前樹曰此尚有甚何早之有林氏從速之免走渴末 飲氏以渴飲之 美以器福自矜不親政事氏訴昇堯指鹿前樹曰此尚有甚何早之有林氏從速之免走渴末

以劉崇好與人同平章事 先是蕭實復四月相高崇子相徐商六月相于琮八月相相繼同平章事實祿在任嘗不  
又卒商至是出爲荊南節度使漢素清節劉琫作相以宗人遇之薦爲翰林學士商既罷遂相

秋八月賊將張元綏以宿州將引兵進平徐州 初胤勳怨梁丕殺姚周使張元綏代之以其黨張儒發襄寧將城中兵數萬拒官  
軍至是唐承訓乘勝追抵宿州攻之不能克復遣辯士招諭之元綏嘗戍邊有功雖屬從于賊心常憂譴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

軍至是唐承訓乘勝追抵宿州攻之不能克復遣辯士招諭之元綏嘗戍邊有功雖屬從于賊心常憂譴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  
取多以之乃勸兵斬儒等閉門出降承訓即宣赦拜御史中丞賜道甚厚元綏復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許爲城陷引家應  
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直擒也承訓許之元綏復入城募發平安火時日積薪數千求燬火焚之如賊城軍滿之狀直趨符離

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直擒也承訓許之元綏復入城募發平安火時日積薪數千求燬火焚之如賊城軍滿之狀直趨符離  
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直擒也承訓許之元綏復入城募發平安火時日積薪數千求燬火焚之如賊城軍滿之狀直趨符離 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直擒也承訓許之元綏復入城募發平安火時日積薪數千求燬火焚之如賊城軍滿之狀直趨符離

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直擒也承訓許之元綏復入城募發平安火時日積薪數千求燬火焚之如賊城軍滿之狀直趨符離  
投兵而下崔爲曾故吏路審中聞阿納官軍龐舉直許詰自北河出元綏遣兵追斬之志謀成桂州者親族皆死徐州遂平勳將

唐懿宗皇帝

兵二萬自石山... 遂及之官... 使召見... 流陳瑞... 咸一家... 十一... 賦康承訓... 二月南...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賦康承訓為恩州... 二月南招攻成都...

此處所屬其詳  
句不特言然如  
百二十萬三十  
餘里云云據最  
所據實所有至  
度地則所出  
區大數百人  
自始安得如許  
樂空即請有之  
實是數百五十  
里之遠其阿云  
村之不事竹是  
者甚多而亦其  
解耳

人帥州為留後成德節度使王景崇為新授節度使許之

同昌公主卒臨別時為驛州司戶溫璋為振州驛使

百餘人繫獄宰相劉瞻召使官言之其數道乃自奉之

覽奏不悅瞻又與京兆尹溫璋等力諫上大怒叱出之

樂卒李保衡又與路巖共譖瞻云與巖官通謀謀毒藥

台文等語人巖素與瞻論議不協既貶猶不快聞于道

冬十一月以王鐸為同平章事鐸嘗保衡及當時主文

復以徐州為感化軍先是徐州賊平置徐州都團練防

劉羅劉不格分詳劉羅劉人徐州仍為觀察使劉羅

劉十二年夏四月路巖罷巖與李保衡素相表裏勢傾

若出城路人以凡年劉之老弱極京兆尹薛能曰臨

冬十月以劉鄩同平章事鄩素附李保衡路巖既罷

鄩于三年春正月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卒允伸鎮幽州

爾會為留後允伸病善表納程節而卒已而平州刺史

詔以公素為留後

二月于瑋罷以趙隱時以昭武人同平章事夏五月

琮偕之韶行則角與西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

秋七月以李璣為宣歙觀察使李保衡欲以其黨裝

曰劉廷遺除不應見爾保衡怒出之

八月歸長節度使張義潮卒以其長史曹義金代之

夏十四年春正月遣使迎佛骨夏四月至京師上遣

知此德人通靈

唐懿宗皇帝

唐懿宗皇帝

唐懿宗皇帝

唐懿宗皇帝

唐懿宗皇帝

唐懿宗皇帝

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及至京師儀衛之威逼子即起上降樓膜拜流涕乞應迎入禁中宰相已下跪跪金帛因下德音降中外

秋七月帝崩秦王儼幼孫即位魏執上疾大漸中村劉行深諫文約立上太子秦王儼為皇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帝崩太子即位時年十二

八月關東河南大水

九月假借衛為朔州刺史尋賜死

冬十月以蕭做同平章事 做前鎮長成始朔州河患人為兵部尚書至是遂相

傳宗皇帝

拜魏符元年春正月關東旱饑 翰林學士盧錫卿州人上言曰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及培溉則春夏滋榮今關

東旱災所至皆饑饉人無依恃晝濟整其闕免餘稅粟無可徵而州縣督趣甚急勅加接糶難繼度代本直甚昂子止可供所由

謂使雜酒食之費未得至于庫府也朝廷倘不撫存百姓莫無生計乞敕州縣一切停徵仍修倉益加賑給救從其言而有司

竟不能行

賜路巖死 巖先說新州刺史 巖名巖色進軍在函川巖之子存道削官長流儗州巖死巖之子存道也巖之子存道也巖之子存道也

二月巖罷職在安南府 內有巖曰存道者年十四年一書可紀是以

夏五月以劉曉同平章事秋八月卒 曉之賤也人與賢者莫不痛惜及遷長安南市人車錢在百歲迎之曉聞之改期由他道之

入初曉南運別和短之于章路至是和帶是曉置酒曉歸而卒人以為和賜之也

以崔彥昭野閣同平章事 自揚收路岩嘗保衛皆以朋比受賜得罪及是著做東政彥昭輔之類並前奏彥昭察而不煩梓論

稱之

冬十月劉郭罷以郭吹虛揚同平章事 蕭做在彥昭素惡郭故罷郭同時並相

十一月彥昭上章疏

濮州人王仙芝作亂 自僞帝以來會修曰善用兵不思賦歛食邑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夏閏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道

所在蜂起州縣兵少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王仙芝聚眾數千人起于長垣通稱今歲紀二年春正月以高琳為西川節度使 先是南詔寇大渡河遂陷黎州入印味關在黎州山嶺險峻而軍子紀成都大震縣信遣

明初在四川  
蜀中下德軍  
使往狀世  
徵五道軍士  
之江且得  
官德濟以  
法至安  
於謝就事大  
軍數及多人  
甚長時所為

中唐以來收元  
初嘗嘗有為  
留身勢不致  
唐德宗皇帝  
三月推昭考以王鐸同平章事  
考昭龍為太子太傅郵收數推鐸遂以左僕射逆相

節度使牛勗書云欲入見天子而折寬折今假道者府留止數日最素情性欲許之柳慶復以為不可斷使者留二人遣還校以  
書與魯之變云乃遣訪高歸詣四川制置使李勣以為節度使歸至劍州先遣使聞成都或謀曰變寇遠近萬一輪安奈何  
曰變聞我來遣軍不暇何敢無犯成都今奉我向晚數十萬人糧積城中將成厲疾不可緩也使者至帳民出城各復常業以天  
悅曠方大雅州間之遣使訪和引去騎候兵退至大渡河殺甚眾擒其酋長十人修復印味開大渡河諸城各置兵數千以  
之自是雖不復入寇大渡河地勢險峻非馬牛可渡也大雅州間之遣使訪和引去騎候兵退至大渡河殺甚眾擒其酋長十人修復印味開大渡河諸城各置兵數千以

以用令收領水為中尉 上之為秦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鼠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權為中尉上專事遊殿殿事一委令孜呼  
為阿令孜頗諸善多巧數納賄陰宮不復聞白每見常自備果食與上對飲尚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動以萬計府藏空竭  
今按院上指兩市商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不敢言

浙西鎮使王即作亂 先是趙隱出鎮浙西二月 鎮使王即等有戰功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印等遂劫庫兵作亂攻  
萬人攻陷蘇常州泛江入海轉掠二浙南反福建大為人患王即等戰功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印等遂劫庫兵作亂攻

夏五月同平章事蕭傲卒六月以李尉子尉州人同平章事 時天下滋起宦官持兵柄傲以鞭直見志反平尉代之  
王仙芝陷濮曹州寬旬餘曹州在濮州之北王仙芝及其曠尚君長攻陷濮曹州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不利  
寬旬入黃巢書騎射喜任俠鹿波書傳廉舉進士不第遂與仙芝共叛私盟至是聚眾應之攻剽州縣氏之困于重徵者勇歸  
之數月之間眾至數萬

秋七月大蝗 飛蝗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汝社奉壇不食糠皆抱荆棘而死宰相以下皆賀  
冬十月車蓋高為柳州司馬 右補闕董高諫上通政擊廷上賜金帛以褒之知宦節度使李侃奏為假父求贈官都為擢為上疏  
論之語使宦官樞密使楊復恭本姓楊等許于上遂坐監

十二月以宋威為諸道行營招討使 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請即兵討賊故有是命仍詔諸道兵並取虞分  
炳三年春正月天平軍亂詔本軍寬慰之 天平軍遣將士張憲等救沂州還聞北境有盜使留汴梁晏等不從遣諫起府都將張  
思恭出城慰諭然後定詔本軍寬慰無得窮詰思恭本名思忠

二月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杖版以備群盜  
三月推昭考以王鐸同平章事 考昭龍為太子太傅郵收數推鐸遂以左僕射逆相

唐德宗皇帝  
三月推昭考以王鐸同平章事 考昭龍為太子太傅郵收數推鐸遂以左僕射逆相

卷六十二 唐德宗皇帝  
三

此書以補志  
實之五以是  
而妙其始思云  
之謂之  
其正其意其  
凡自其下其  
止其意其意  
已載

魏州作亂通判史王承願

夏五月以李可舉為盧龍節度使 初可舉父茂勳回纥驍勇使 遷張公素而代之至是茂勳教任請以軍授可舉從之  
六月魏州節度使張公素被賊地寒裂水涌出 填州城及公私廬舍皆盡  
秋七月宋威擊王仙芝于沂州大破之 宋威擊王仙芝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奉仙芝已死報遣諸道兵百官皆入質唐三日州縣

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憤怒亂 仙芝攻唐州 魏州節度使張公素  
協忠武節度使在安海御討王仙芝

九月乙亥朔日食  
冬十二月王仙芝寇淮南諸州 郵政上言曰沂州奏捷之後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屠殘數十里宋威衰病殊無討之意  
曹元裕望風退縮若使賊陷揚潤泗江南亦非國有惟安海望通人張自勉驍勇良將官苑使李泳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  
請以安海為行營都統瑤為招討使使威自勉為副使代元裕上願米其言

以王仙芝為神策押牙不受 王仙芝攻蘄州以書與刺史裴源約欲兵不戰許為之奉官闕城迎仙芝及黃巢入置酒厚贈  
之表陳其狀詔以仙芝為左神策軍押牙仙芝甚喜黃巢以官不及也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而去使此五  
千餘眾安所歸乎固殿仙芝傷其眾譴譴不已仙芝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

分道而去  
酈四年春二月南詔龍元子法立請和許之 首龍為邊患殆二十年及是元子法立好收贖耐飲委國事於大臣嶺南西道節  
度使李裳奏南詔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餽餉艱難請許其和使巖巖思肩詔許之但留制南宜歡軍餘滅六七

春遣使至仙芝處行入南詔說南詔許以公主妻之 仙芝聞之喜甚遂與南詔通和 仙芝聞之喜甚遂與南詔通和 仙芝聞之喜甚遂與南詔通和  
仙芝聞之喜甚遂與南詔通和 仙芝聞之喜甚遂與南詔通和 仙芝聞之喜甚遂與南詔通和 仙芝聞之喜甚遂與南詔通和  
仙芝聞之喜甚遂與南詔通和 仙芝聞之喜甚遂與南詔通和 仙芝聞之喜甚遂與南詔通和 仙芝聞之喜甚遂與南詔通和  
仙芝聞之喜甚遂與南詔通和 仙芝聞之喜甚遂與南詔通和 仙芝聞之喜甚遂與南詔通和 仙芝聞之喜甚遂與南詔通和

秋七月王仙芝黃巢圍宋州 仙芝陷鄆州集陶鄆州沂州至是合軍圍宋威于宋州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之殺賊二千  
餘人賊解圍遁去王鐸虛搆殺使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及節度以為威與自勉素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為所殺不肯者奏  
逆督宋龍元不許

夏四月壬申朔日食  
魏州作亂通判史王承願詔承願承州 承願素有政聲以嚴肅為矚字所通朝廷與食果敢獻者同暇時人惜

承願素有政聲以嚴肅為矚字所通朝廷與食果敢獻者同暇時人惜

承願素有政聲以嚴肅為矚字所通朝廷與食果敢獻者同暇時人惜

承願素有政聲以嚴肅為矚字所通朝廷與食果敢獻者同暇時人惜



冬十一月王托之遣尚居長降宋威款之以獻斬之 招討副都監楊復光固以官場遺人說諭王仙芝還尚居長等請降

宋威遣兵海取以獻奏與戰生擒復光奏君長等降詔御史鞠之竟不能明遂斬之

江州刺史劉重仁斬賊帥柳彥璋 彥璋王仙芝別將襲臨江州執刺史陶祥使上表請降救以彥璋為將軍令眾散以劉重仁為

刺史彥璋亦劉掠如故至是東仁乘驛之官軍舟入賊水寨彥璋出不意即迎拜重仁斬之而散其眾

五年春正月三仙芝寇荆南 王仙芝寇荆南節度使楊知溫知之不設備賊陷羅城知溫猶賦詩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自將

數之有沙佗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荆門唐五代是氏子此置軍遇賊沙佗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笑掠而去死者什

四 招討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申州詔以為招討使張自勉副之 先是郭晔與王鐸盧揚等論用兵于上前晔不勝退上奏曰

自王仙芝假援復安潛首請討之賊不敢犯其境又以兵侵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匱魁手今罷自勉而以所將

兵七千人隸宋威威復奏加詔毀若勒魁學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盧揚不以為然

上不能決晔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欺罔狼藉宜正軍法不從至是元裕大破仙芝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乃罷威而以元

裕為招討使句勉副之 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為留後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為沙陀副兵馬使成蔚州時河南盜賊蜂起雲州

沙陀兵馬使李蓋忠與蔚州將康君立與唐薛志勤相結山程懷信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于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取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會代北不足平也眾以為然代北

存懷濟運不繼防禦使段文楚頗識軍士衣束軍士怨怒蓋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僕我累之君立曰今軍事已泄懷則生變于我蓋忠夜執文楚繫獄克用幸其眾趣雲州行收兵眾且萬人蓋忠送符印請克用為留後而殺文楚克用遂入府視事表奏救命朝廷不許國昌上言請速除防禦使若克用遵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乃以唐國方為防禦使詔國昌請克用令迎候如常俟除克用官必令稱悞始此

二月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黃梅唐時屬新之 元裕大破王仙芝殺五萬餘人斬仙芝首傳京師餘眾散去

黃巢自稱衝天大將軍臨沂濮掠宋汴 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眾歸之惟巢就衝天大將軍此說巢官屬攻臨沂濮掠宋

汴府又陷唐州吉州今今合信 州州今合信

夏四月以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 朝廷以克用據雲中以國昌為大同節度使以為克用必無以拒也國昌款父子

唐德宗皇帝

并據兩鎮得制書毀之殺監軍與克用合兵進擊宣武宣武府今大名府及晉州軍晉州今太原府

詔河南資商張富人錢穀除官有差 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資商張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以空名告身賜之時連歲旱蝗寇

盜充斥耕桑半廢租稅不足故有是命

五月鄭收盧福罷 鄭收盧福鎮南詔事州向詔連攜款和親收不可攜也拂水起袖背墮地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論何以儀

型四方遂陷罷之

以豆盧瑑字希真在流汗內年同平章事 是日宣麻大風雷雨拔樹識者知其不終云時宰相有好約者實自德行施句

六月以高駘為鎮海節度使 王仙芝餘黨劉存浙西朝廷以高駘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黨多歸人乃徙驛鎮浙西

秋七月黃巢寇宣州入浙東注見前 黃巢寇宣州觀察使王凝字成唐拒之巢攻城不克引兵入浙東關山路七百里攻到福建諸

州

冬十月河東昭義令兵討汝陀大敵昭義節度使李鈞字業之戰死

十二月曹師雄寇掠二浙 王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兵使石鏡山鎮名在臨安府制以石鏡山名後改山為平陽山都將黃昌字等將以討

之臨安人錢鏐字員以魏勇事召為兵馬使魏勇事

此等事其意  
免此類命所  
情狀固與舊  
時殊國者皆  
易國之害而  
救除舊黨之  
尤者之而中  
以節度軍馬  
征法無主早  
為所害者亦  
不獲或等邪

唐

傳宗皇帝  
乾符六年春正月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趨廣南  
高駢遣其將張璠梁瓚分道擊黃巢破之降其將秦彦人  
師鐸李寧之項城等巢遂趨廣南

正月庚申朔日食

以王鐸為行營招討都統 上以盧盜為憂王鐸曰臣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詔以鐸為荆南節度使行營都統

鐸家以子係為副使將精兵五萬屯潭州潭州長沙府屬湖南以拒黃巢鐸以其家世也自口才而實無之

秋七月黃巢陷廣州節度使李迥死之 黃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琚以為廣州市舶實貨所聚豈可令

賊得之宰相請除巢率府率一應置左右衛兵各從之巢得告大怒詬執政急攻廣州陷之執節度使李迥使單未迥曰予

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脫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二州通遠自今其地自大廣南廣州擊巢必過此故王鐸以兵三萬守臨

冬十月以高駢為淮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周寶州寶州在湖南永州府屬盧龍人為鎮海節度使

在安海節度使初安海代高駢鎮海州節度使又高駢得自西川則南再使鎮海是安海之極西川在蜀鎮海之南不

黃巢陷潭州遣其將尚讓通江陵王鐸走守將劉洪亮洪亮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圍大

事巢乃自桂州編筏沿湘而下抵潭州李係不敢出巢攻陷之州在湖南潭州縣遣尚讓通江陵取號五十萬江陵兵不滿萬王鐸留其將

劉洪亮守江陵自帥眾趨襄陽漢安大掠北歸為盜後數日賊乃至漢安在湖南漢安縣黃巢趨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晟合兵屯荆門關以拒之賊

十一月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大破黃巢于荆門見前黃巢趨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晟合兵屯荆門關以拒之賊

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晟逆戰陽欺以誘賊伏發大破之斬十七八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貴人有急則

換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官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眾乃止全晟渡江追賊會朝廷除代亦還由是賊勢復振

陷鄂州掠饒州信州等十五州鄂至二十萬

十二月王鐸罷以盧攜同平章事 初盧攜嘗為高駢可為都統至是駢將屢破賊乃復以攜為相凡王鐸鄭畋所除將帥多易置

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廣明元年春二月殺左拾遺侯昌業 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收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改楊子院為發運使 從高駢之請也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常戶胡商貨財之半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飢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

三月以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 崔安潛之鎮許昌也敬瑄為志田令孜為其兄陳敬瑄於田令孜田令孜與敬瑄有隙求兵馬使不得既而安潛代高駢鎮蜀兵士皆安潛舊部安潛與敬瑄有隙安潛欲殺敬瑄敬瑄聞之遣使告高駢高駢遣使告敬瑄敬瑄乃得免

神策軍大至是令孜見關東李昌日熾陰為李昌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楊師立王勗羅元果鎮三川上令四人擊球賭之敬瑄得第一等即以高西川節度使代安潛師立鎮東川勗鎮西川元果鎮南川

以王調從德太子 崇魯子師文留趙崇為參佐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 趙崇為參佐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 趙崇為參佐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

以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 盧攜奏以駢為都統駢乃傳檄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兵七萬威望大振攜病風不能行內使田令孜外倚高駢寵遇甚厚皆昭公行且盧瑑無他才附之崔沆時有微言常為所阻

六月黃巢別將臨睦婺州 黃巢也信州遇疾以卒徒多元張璠急擊之巢以金啗璠且致書請降於高駢駢欲殺之許為之末節賊時昭美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悉還歸之賊知之乃告絕

秋七月黃巢渡江 黃巢自來石渡江圍天長縣今六合縣今江蘇省江浦縣兵勢甚盛淮南將軍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為要危今賊數十萬眾乘勝長驅若不據險擊之使踰長淮必為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璠復元自度力不能制不敢出兵且上表告急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患以兵柄黃巢不足平及至人情大駭詔書責駢駢遂稱風痺不復出戰





官軍以主將民  
謂此出軍先  
擊賊將人心  
之望取道於不  
大自是收為保  
聖安場口亦無  
賊其能固其可  
其其能固其可  
其乃鄭收走  
度不單入賊  
其各善其也  
長安集戶流  
或可雖有傳  
張安之極其  
唐金方注書之  
意其其其其  
如得復元者而  
固其其其其  
大既甘心臣賊  
雖其其其其  
上金考之望  
迎其其其其  
一附十

州募兵得三萬人屯于峰西注見此也反金因說景思曰吾兄可徒父子勇略過人為眾所服請奉天子敵其罷名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服響應賊不足乎也景思遣使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之克用帥達觀諸部萬人來赴

鄭收傳檄天下合兵討賊省州注見此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項羌也糾合夷夏兵會鄭廷節度使季孝昌同盟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請鄭收求自效收乃傳檄天下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收檄爭發兵應之賊俱不敢復窺西而諸道并四夷貢獻行在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賜不乏士卒欣悅

夏四月官軍入長安黃巢走還棗之殺副都統程宗楚鳳翔司馬唐弘夫復據長安是時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收屯藍屋弘夫來龍及之捷遣薄長安黃巢帥眾東走程宗楚先入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民誰呼出迎爭以瓦礫擊賊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姦殺憲宿滿上詢知官軍不整棗之大賊長安中宗楚弘夫死

軍士死者八九處存收餘眾還營棗復入長安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諸軍皆退

五月高勣帥微討賊出屯東塘注見此有雙雉建廣後府舍占者以為城邑將空之兆駢惡之乃移微四方云將入討黃巢發兵八萬舟二千艘出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託尼濤為阻竟不發

忠武監軍楊復光克鄆州黃巢之陷長安也周茂降之嘗以夜宴急召監軍楊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于內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即詣之酒酣茂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舍十八輩天子而臣賊乎茂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戰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為此耳因酒為盟分軍八千人為八都遣牙將龐某

弘魯暉州人王建字元圖韓建字伯時張道李師秦林字伯時龐從曹州人等考異曰上書八都而下有王將之時朱溫方陷鄆州復光帥八都以擊溫賊之逐克鄆州注見此

六月以鄭收為司空同平章事都統如故

李克用陷沂代州克用燔河東稱奉詔將兵討黃巢令其頓進鄭從據開城設備而搗給之克用累日不發綴沙陀剽掠城中大駭尋引兵還洛沂代州留唐代州注見此

秋七月西川黃頭軍作亂討平之田令孜為行在都指揮處置使領賜從駕諸軍無虛日不及蜀軍頗有怨言令孜宴上蜀客注見此

蜀都頭唐中其部帥以金杯行酒因賜之諸都頭皆拜受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實解懸殊頗有缺望恐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上客如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琪曰琪曰汝有功於蜀

光顯則十數千人者証吐乃自酌酒于別樽以賜琪知其毒不得已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升遂斃所部各澤傷腦腸出燥乾微戰

作亂令欲奉天子保東城開門登樓命將軍擊之琪夜突圍出奔高駢于廣陵琪至江岸兵聚宿數日一史從琪解印刻符之

殺左拾遺孟昭圖 昭圖字宗憲 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遞通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

外尤當一體去久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為賊所屠前夕黃頭軍亂陛下亦不召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

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信用若天

子與宰相了無闊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遠宸慮疏入令改序不奉璽詔貶昭圖嘉州刺史

八月星交流如熾或大如杯祝

感化牙將時溥殺節度使支詳詔以溥為留後 支詳遣時溥陳瑋瑋將兵入關討黃巢至東都瑋稱許命還師而東及彭城詳

迎勞甚厚溥說詳曰眾心見迫請公解印以相授詳不能制瑋謂溥曰支僕射有惠于徐人不殺必成後悔溥不許詳歸朝瑋

伏甲于七里亭去徐州并其家屬殺之詔以溥為留後溥奏瑋為宿州刺史尋殺之

壽州人王緒作亂陷光州 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眾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陷光州有眾萬餘人秦宗權未為光州刺

史因結驛佐 唐置驛通使等節 州將王潮字伯光及弟審邦等 審知字信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為軍正信用之

九月高駢罷兵還府 駢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軍事寶及封瓌相鄰數爭細故遂有隙駢徵寶入援寶治舟師以

俟文倭其久不行募客或曰高公有并吞江東之志聲云入援未必非圖我也會駢使人約寶面會瓜州 瓜州在揚州南江

議軍事寶辭疾不往向是遂為深仇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駢上表託以寶將為後患復罷兵還

又十月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作亂鄭畋赴行在 李昌言將兵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嘗稍薄昌言因激怒其眾引軍還

兼府城數畝登城謂之曰行軍節度使兵愛人為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詔以畋為太子少傅分

司昌言為鳳翔節度使

二年春正月以王鐸為靖道行營都統 王鐸以高駢無心討賊自以身為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于再三上許之以鐸充

本統罷高駢但領益鐵轉運使鐸辟崔安潛為副都統以周茂王重榮為司馬諸葛爽

昌拓跋思恭為京城三面都統以楊復光為南面行營都監使

昌拓跋思恭為京城三面都統以楊復光為南面行營都監使





以王敬武州為平盧留後平盧大將王敬武逐其節度使安師儒自稱留後朝廷因而授之時諸道兵皆會關中獨平盧不至  
 王鐸遣判官張濬梓潼人往說之敬武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濬見而責之曰公為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  
 然謝之既而招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晚逆順次知利害黃巢服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  
 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將士皆改容引咎曰讓濬以辭讓大  
 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

十一月李克用將沙陀趣河中 黃巢兵勢尚猛王重榮謀於都監楊復光復光曰雁門李漢射賊勇有糧兵素有狗國之志所以  
 不來者以與河東結隣耳若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乃以聖勅召克用諭鄭從權克用遂  
 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不敢入太原境備以數百騎過晉陽城下別從從從厚贈之  
 十二月以李克用為雁門節度使 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皆衣黑賊憚之曰鴟軍至矣皆避其鋒  
 三年春正月李克用敗賊將黃揆之干沙陀王鐸以克用為東北而行營都統  
 以王鐸為義成節度使 四令收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又無功奪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  
 以田令孜為十軍十二衛觀軍容使 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得國寶列坐真容散家附黃軍為己功今宰相請加賞故有是命  
 魏博節度使韓簡冠鄆州及河陽其將樂行進殺之簡別之韓簡主詔以高留後為節度使

成德節度使王景宗卒以其子鎔為留後鎔生方  
 三月李克用圍華州黃巢遣尚讓救之 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為進計發兵三萬臨府 羊蒸田道斷以通武  
 尚讓高讓救華州李克用及王重榮引兵進戰破之克用進軍渭橋每夜令其將解志勤原若立潛入長安焚積聚斬虜而還  
 賊中大驚

以楊行愬字敬通為廬州刺史 行愬本廬州牙將勇故度有戰功時愬之繼子成行愬繼嗣前高好古與所克利  
 子繼嗣高好古以為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行愬聞州人王高賢各欲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曰子潛好學慎密可任以事弟  
 子繼有氣節可為將行愬召置置門下以愬及定遠人李章為騎將行愬三子皆將  
 夏四月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 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遠等引兵先進與黃巢戰于渭南一日三捷黃巢義  
 武諸軍繼之賊眾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焚宮室遁去多道珍寶千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逐去詔克用同平章事斬巢相  
 崔瑛克用時年二十八于諸將最少而兵勢最猛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諸將皆畏之用一員從妙時

六月黃巢取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降之合兵圍陳州 巢使通義將孟悅襲蔡州宗權遂戰而敗孟悅于樂初陳州刺史趙鼎

陳州元謂將佐曰巢不死兵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壘繕甲兵積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糧移兵擊陳陳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收獲殆盡檣櫓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會兵圍城極整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思罕喻之曰忠武者義勇陳州號為勁兵況吾家父食陳祿嘗與此州存亡且狗國而死不念于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之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城北為持久之計陳州城人馬報生賊已而擊求救于鄆道朱全忠救之賊賊于鹿邑全忠遣陳州鹿邑以劉謙一名知陳州鹿邑為封州刺史 初謙為嶺南小校鄆道使置奇之妻以兄女及是謙屢擊巢有功故有是命胡三

秋七月以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 時汴宋存饑饉軍難制外有大敵眾心危懼而全忠勇敢益振

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于河中中即魏州也復光官者而書 復光陳慨喜忠義善撫士卒及卒軍中慟哭累日大都將各以其眾散去尹令復光復光聞其卒甚喜因橫斥其兄兄魁密使復恭為飛龍使 數與之爭謀失故令復光之

鄭畋罷為太子太保 畋雖當備越猶謹法度田令改為判官吳國求郎官畋不許陳畋瑄欲立子宰相之上畋以故事使相

冬十月李克用取潞州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 邢州以潞州地險人勁屢襲主帥欲遠治所于邢州潞人不悅潛乞師于李克用克

用遣其弟克修擊之取潞州是後克用每歲出兵爭山東三州邢州名 之人半為俘虜無稼穡矣

十二月武將鹿晏弘晏弘復光之據興元 晏弘帥所部自河中南掠襄鄧金洋所過屠滅聲云西赴行在全興元遂逐節度使牛勣勣自稱留後

甲四年春二月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舉兵反三月詔以高仁厚為留後將兵討之 高仁厚之討韓秀昇也陳畋瑄語之曰成功而還當奏以東川相賞楊師立聞之怒令收恐其為亂徵為右僕射師立得詔書不受代殺官告使持節師立及監軍使舉兵進屯活城移檄行在及諸道數陳畋瑄十罪自言集本道將李五萬人長驅問罪師立

夏四月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黃巢退出 黃巢兵高彊周茂時溥朱全忠等求救于李克用克用將番漢兵五萬救之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擊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眾心益固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攻高讓于太原拔

之巢聞之懼解圍而去

五月黃巢起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破之高讓帥眾降巢收餘眾奔兗州 五月大雨平地深三尺許巢營為水所漂且聞李

唐傳宗皇帝

克用將至遂引兵東北趨汴州至尉氏高讓以駿騎五千追逼大梁朱全忠復告急于克用克用追之及於中牟北至滿渡注

滿之野乘其平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高讓帥其眾降巢諭汴而北克用追擊之於封邱又破之巢收餘眾近千人東奔兗州克用追至寬甸騎能屬老練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以糧盡還汴州獲巢幼子及乘輿服器等物得所掠男女萬餘人縱放之

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畏之克用走還 李克用至汴州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注酒甚恭克用乘酒使義語頗

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塞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醉不之聞待者郭景錡扶克

用匿牀下以水沃其面而告之克用始依目援弓而起須臾煙火四合會大雨震雷天地晦冥觀兵薛志勳扶克用隨雷光燄城

得出全忠謀射彥洪陸之克用還軍中注克用與劉氏多智思左右先屬者以他告劉氏不聽立斬之注名大將劉未詳其

能辨其曲直且彼得引兵去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為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

諒察克用乃歸魯陽注劉氏子劉元勳自出上源出失石之間賜酒本朝人名德信劉氏姓見其婿中

六月東川將吏新楊師立降詔以高仁厚為東川節度使 先是高仁厚至德陽注德陽在今瀘州府合江縣也今屬瀘州楊師立遣其將鄭

君雄等據鹿頭關以拒仁厚擊敗之注君雄等據鹿頭關以拒仁厚擊敗之仁厚遣使召君雄等進之使仁厚大敗遂進圍梓州注梓州今屬四川

城中遣其將士諭降及是鄭君雄大呼于眾曰天子所謀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眾大譁突入府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詔

以仁厚為東川節度使注仁厚為東川節度使 尚讓敗黃巢于瓊邱注尚讓敗黃巢于瓊邱敗之巢眾始盡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神沙陀軍

天平節度使朱瑄注朱瑄以官為瑄兄子名加玉瑄也今從海鹽作瑄 擊秦宗權敗之 秦宗權縱兵四出侵噬鄰道天平節度使朱

瑄注瑄在瓊邱 瑄在瓊邱 瑄在瓊邱 有眾三萬從父弟理勇冠三軍朱全忠為宗權所攻勢甚窘求救于瑄瑄遣建寧將兵救

之敗宗權于合鄉注合鄉在瓊邱 全忠德之與瑄約為兄弟 秋七月時薄獻黃巢首 時薄遣使獻黃巢首并其妻妾上御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曾督勸貴子女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

白逆國家以百萬之眾失守宗祧備連巴蜀今陛下乃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實公卿將帥于何地乎上皆默之 李克用表乞討朱全忠詔諭解之 李克用之道晉陽也大治兵甲奉表自陳為朱全忠所圍將佐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

朱李由克用不  
行無益用  
不乞於西

知軍命於上即  
因而下詔諸官  
忠忠其職者  
有功之罪不為  
未有不正乃眾  
白不分一勇欲  
連和耕平之黨  
取與方南表益  
皆逆者及後日  
之臨師與則否  
可觀矣

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計之上京還楊復恭等皆稱吾深知御寬方事之履姑存大體克用終與吾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為之解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重受矣

八月進李克用舟為虜西郡王 李克用請以其弟克修鎮游從之由是昭義分為二鎮昭義一鎮

九月以王徽和京兆事 上以長安宮室災毀故久留蜀未歸以徽為京兆尹招換流散繕治宮室

冬十一月唐晏弘據許州詔以為忠武節度使 晏弘之去河中也王建韓建張造皆暉季師泰各帥其眾與之俱晏弘猜眾心不附田令孜密遣人誘之王建與張造皆暉季師泰帥眾數千奔行在令孜養以為假子拜諸衛將軍使各將其眾號隨駕五都又遣諸將討晏弘晏弘棄魏元陷襄州魏元都元都巨能地與黃金田韓掠房鄧還據許州光緒魏國晏弘還自為留後朝廷不能討因以為節度使二年韓掠房鄧

田令孜殺內常侍曹知愨 初宦者曹知愨有胆略曾集壯士據岷峨山見數遣人變服夜入長安攻賊營賊驚疑不自安朝廷聞而嘉之就除內常侍田令孜惡之矯詔使邠甯將王行瑜邠州襲殺之令孜由是益驕橫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時語左右而流涕

十二月以陳巖為福建觀察使 初黃巢轉掠福建建州人陳巖聚眾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觀察使鄭錕表以自代巖為治有感惠閩人安之

盜殺中書令王鐸 先是鐸以米全忠驕悍難制表請還朝詔從鐸義昌節度使缺詔帥置鐸厚子奉養及是過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鮮華觀博節度使樂彥祖之子從訓圍而殺之掠其侍妾賴以過盜聞朝廷不能詰

已光啟元年春正月詔招撫秦宗權 黃巢雖平宗權復據冠掠艾翁其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麩以從北至衛滑西及開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極目千里無復煙火上將還長安畏宗權為患詔招撫之

車駕發成都 王緒陷汀漳二州汀漳屬福建秦宗權責租賦於光州刺史王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二州兵五千人渡江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無皆不能守也

三月車駕至京師 京師荆棘滿城孤兒橫橫上凍寒不樂時朝廷號令所及惟河西山而劍南數十州而已

秦宗權僭號詔以時溥為行營都統討之 李可舉王鎔寇易定王處存擊破之 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李克用之強而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又河北唯義武尚屬朝廷可舉等慮其害已約共滅而分之可舉遣其將李全忠義州攻易州鎔亦遣將攻無極義州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六十三 唐僖宗皇帝

州 廣龍輝將劉仁恭穴地入城陷易州李克用自將救無極大敗成德兵拔新城處存夜遣兵奪羊皮寨廣龍軍復取易

夏六月盧龍將李全忠殺李可舉而代之 全忠既喪師恐獲罪還裝幽州李可舉自焚死全忠自為留後

秦宗權遣將孫儒陷東都 留守李季之與儒相拒數月兵少食盡棄城西保池儒據東都月餘契苾而去城中寂無難夫

秋七月發右補闕常路 滌上落白階下姑息潯鎮大甚是非功過駢手并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

令孜曰此疏傳子藩鎮豈不致其猜忿貶滿萬州 秦宗權攻郟道二十餘州陷之唯陳垣蔡百餘里兵力甚弱刺史趙舉曰此宗權戰宗權不能屬詔

八月以趙舉為蔡州節度使 秦宗權攻郟道二十餘州陷之唯陳垣蔡百餘里兵力甚弱刺史趙舉曰此宗權戰宗權不能屬詔

以舉為蔡州節度使 秦宗權攻郟道二十餘州陷之唯陳垣蔡百餘里兵力甚弱刺史趙舉曰此宗權戰宗權不能屬詔

王緒前鋒將楊緒奉王潮為將軍 王緒至潭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毋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唯王潮兄弟挾其母以從緒責之

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令也潮等曰人皆有母母之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子緒怒命斬

其母潮等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為之請乃舍之有望氣者縶緒曰軍中有王者氣于是

緒見將軍有勇略及氣冠冕岸者皆殺之衆皆自危行至南安潮說其前鋒將伏壯士董中擒緒反縛以拘遂奉潮

為將軍引兵將遠光州約其屬所遇寇悉無犯行及沙縣潮說其前鋒將伏壯士董中擒緒反縛以拘遂奉潮

潮為州將潮乃引兵圍泉州 潮為泉州刺史潮乃引兵圍泉州 潮為泉州刺史潮乃引兵圍泉州 潮為泉州刺史潮乃引兵圍泉州

冬十月令改道宋致 潮為泉州刺史潮乃引兵圍泉州 潮為泉州刺史潮乃引兵圍泉州 潮為泉州刺史潮乃引兵圍泉州

有復京城功為令孜所擯不肯之克州表數令孜十罪令孜結詔宣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等表以抗之重

擊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怒朝廷不罪朱全忠選兵馬聚結諸胡謀攻汴州報曰待善先滅全忠還掃冀軍如秋葉耳重榮曰

待公自關東還吾為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意遂攜全忠易矣時政昌符亦陰附於全忠克用乃上言政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

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效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運滅全忠以雪讐耻上遣使者諭釋

冠蓋相望致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近侍營云克用所為于是京師震恐令孜遣政昌符將本軍及神策等

軍合三萬人屯沙苑以討重榮重榮發兵拒之告急于克用克用引兵赴之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孜及政昌符詔和解之

克用不聽十二月合戰政昌符大敗克用進逼京城令孜奉天子幸鳳翔長安宮室復為亂兵焚掠無遺矣

壬午年春正月田令孜起而如寶雞田令孜起而如寶雞田令孜起而如寶雞田令孜起而如寶雞田令孜起而如寶雞

入官... 繼至太廟... 燔滿晉之疆... 臺史題百官... 請辦數數... 朱致李島... 叙五百... 夜宿板下... 聯為致... 三月帝至... 得達山南... 按種科... 以孔... 諱能俱... 不肖使... 夏四月... 主上... 紀... 關寺... 狄陳... 新... 國... 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繼至太廟... 燔滿晉之疆... 臺史題百官... 請辦數數... 朱致李島... 叙五百... 夜宿板下... 聯為致... 三月帝至... 得達山南... 按種科... 以孔... 諱能俱... 不肖使... 夏四月... 主上... 紀... 關寺... 狄陳... 新... 國... 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繼至太廟... 燔滿晉之疆... 臺史題百官... 請辦數數... 朱致李島... 叙五百... 夜宿板下... 聯為致... 三月帝至... 得達山南... 按種科... 以孔... 諱能俱... 不肖使... 夏四月... 主上... 紀... 關寺... 狄陳... 新... 國... 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繼至太廟... 燔滿晉之疆... 臺史題百官... 請辦數數... 朱致李島... 叙五百... 夜宿板下... 聯為致... 三月帝至... 得達山南... 按種科... 以孔... 諱能俱... 不肖使... 夏四月... 主上... 紀... 關寺... 狄陳... 新... 國... 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繼至太廟... 燔滿晉之疆... 臺史題百官... 請辦數數... 朱致李島... 叙五百... 夜宿板下... 聯為致... 三月帝至... 得達山南... 按種科... 以孔... 諱能俱... 不肖使... 夏四月... 主上... 紀... 關寺... 狄陳... 新... 國... 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新本據小  
人等不己深  
攻而逆蹟更  
著矣用之亦  
迷尤而致之  
狀雖身家地  
天道之巧於  
孫然

為利州刺史

五月朱致自加侍中以裴澈判度支高駢總中書令呂用之為領而東道節度使

朱致承刺大行封拜以泔鎮受其命者什六

七高駢仍奉職勸進呂用之建牙開幕一與駢同尺牘之腹心及將校能任事者皆逼以從已不復管稟駢頗疑之欲收其權而無如之何用之亦懼訪于其黨鄭杞曰宣我負人無人負我

六月詔岳州都將楊守亮曹州人本姓王為楊氏與王重榮李克用共討朱致初李昌符與朱致謀立夏王既而致自為宰相昌符怒更通表與元致遣王行瑜將兵五萬追與屯鳳州從用夏明蜀今是時諸道實感多之長安與元從官衛士皆之食上梁泣不知為計杜讓能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黃巢相善復光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諭重榮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

初李昌符與朱致謀立夏王既而致自為宰相昌符怒更通表與元致遣王行瑜將兵五萬追與屯鳳州

上從重榮即馳命表獻額十萬區且請討朱致以自贖夏王焜遣使者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上已憂蜀為為藩鎮所推今已受冊克用大怒其父將蓋寓州因說曰譽與播遷天下歸咎于我今不誅朱致勳幸焜無以自滿洗克用從之婚詔書囚使者遣使上表移檄進討詔以虜蹕都將楊守亮將兵二萬出金州與重榮克用共討朱致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致合人情恟

懼表至上出示從官并論山南諸鎮由是帖然然克用表稱以朱全忠為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侯三輔事宜別有進止秋七月朱致遣王行瑜寇興州初江西將閻勣所領戍安南運過潭州遂觀察使自為節度詔以為欽化軍節度使時武陵蠻雷滿據

以周岳為武安軍節度使初江西將閻勣所領戍安南運過潭州遂觀察使自為節度詔以為欽化軍節度使時武陵蠻雷滿據州軍使洪州軍使陳濬洪州軍使周岳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

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

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

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

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

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

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

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

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岳州人周岳據衡州岳州軍使







曹孟德欲取許  
水無有善及無  
一夫又何足錄  
之有

之戰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觀諸縣戶口率皆歸復存府於然野無曠土其勝兵者大縣至七千小縣不減二  
千人為之置令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不能非而為此竟出見四時美者細下馬與他共觀之台田主勞以酒食有監李  
則笑再有四足獵者對擊擊之或謂以人牛則古其類  
責使明之而足歸里有無相助此戶登實五年不獲遂成富馬

秋八月李旻與平隴州李昌符伏謀詔以旻為鳳翔節度使

朱全忠取曹州 全忠欲兼兗鄆而以朱瑄兄弟有功子己攻之無名乃誣瑄誘誘宣武軍士遣其將朱珍善從周州通其謀曹  
州拔之又攻濮州與兗鄆兵戰于劉橋在曹州南殺數萬人瑄瑾僅以身免兵起之瑄開門與汴軍戰而散之珍走瑄復曹州

九月以張洸同平章事 初李旻用素薄潘之為人及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朝廷擇其虛名而用之真曰  
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潘聞而銜之

秦彥魯高駢 高駢在道院左右無食彥魯與畢師鐸出師屢敗駢駢為原勝外圍益急志駢當為內應乃殺駢并其子弟甥姪同  
坎埋之楊行密聞之帥士卒竊素向城大哭三日初駢之在成都始與將也有一婦人臨別投手大罵曰我

又十月楊行密克揚州 虜城中無食草根木實皆盡以糞泥塗土為餅食之餓死者大半宣軍掠人諸肆賣之驅擄屠割流血  
滿市部將張審威帥麾下登城鼓譟外兵守者皆不關而潰先是彥魯師鐸重扶尼奉仙至是問計奉仙曰走為上策乃奔東

塘行密入城改殯駢及其族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餓殍非復人狀行審軍西寨米以賑之自稱淮南留後

十一月奉宗權遣孫儒攻揚州屠高郵 奉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渡淮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為副張洸長安劉建鋒馬  
殷及宗權族弟彥暉皆從抵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彥魯師鐸引兵與合未幾宗權名宗衡等遣蔡柰朱全忠孫儒知宗權勢

不能久稱疾不行宗衡屢促之儒怒殺之傳首于全忠分兵掠鄆州兼至數萬以揚州城下之食還襄高郵屠之強州劉建鋒

伏其衆奉彥魯師鐸即 漢唐書為孫儒所殺

閏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 朝廷以淮南久亂以全忠兼節度使感化節度使時溥自以先進為都統顧不得淮南而全忠得

之意甚恨望全忠以書假道于溥溥不許徐汴始構怨全忠多權欲將往美則其所為權雖與官職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

王建攻城都不克退屯漢州 王建既據閬州東川節度使顧彦胡魏州畏之數遣使問饋陳敬瑄恐其合兵圖己謀于田令孜令

致曰建吾子也今折開弓之可致麾下遣使召之建大喜留其家于梓州帥麾下精兵一千與從子宗鑑假于宗瑤本美宗宗錫

大許人宗保本四節宗弁本美俱西至鹿頭關西川參謀李又謂敬瑄曰王建虎也奈何足之入空彼安肯為公下手敬瑄悔遣

人止之建怒破關而進拔漢州敬瑄遣使讓之對曰十軍阿父名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為顧公所疑進退無路矣令致登樓射

甲七卷之三十一 唐僖宗皇帝

之軍與諸軍羅拜曰今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矣彥朗發兵助之急攻成都三日不克遣屯漢州敬瑄音難于朝詔遣中使和解之不從

楊行密新召用之 呂用之在天長也約楊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錠埋于所居克城之日願備厚下一醉之資至是行密問士

卒顧用之曰僕射許此曹銀何食言耶因牽下腰斬之怨愛剝割立盡雖欲神聖得無以信張守一亦歸行密復為諸將合仙

丹又欲干軍府之政密怒而殺之

咸亨元年春正月以朱全忠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 蔡將石瑋寇陳亮未全忠遣宋致高從周將兵擊瑋之詔以全忠為都

統代時濟諸鎮兵皆受節制

二月以楊行密為淮南留後 朱全忠之兼淮南節度也使其將張延範休使致朝命于行密為副使又以李璠為留後正

範至廣陵行密厚禮之及聞李璠來怒有不受之色廷範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軍赴鎮全忠從之至宋州是範逃歸曰行家

未可圖也乃乘以為留後時璠為時將

帝至長安

魏博軍亂逐其節度使樂彦積推牙將羅弘信舒鵬知留後事 彦積驕泰不法子從訓凶險聚亡命為親兵牙兵疑之羅藉不

已從訓逃出彦積以為相州刺史從訓遣人至魏運甲兵金帛交錯于路牙將蓋毅彦積懼請避位為僧衆推牙將羅弘信知留

後事既而弘信殺彦積及從訓詔弘信為魏博留後

張全義冀河陽李罕之奔澤州 初罕之與全義割臂為盟相得歡甚罕之勇而無謀性復會奉憲輕全義聞其勤儉力穡笑曰此

田舍一夫耳屢求數萬金義皆與之小不如所欲輒械主吏杖之河南將佐皆憤怨全義竭力奉之罕之益驕罕之所部不耕稼

專以剽掠為業至是悉眾攻降絳州進攻晉州全義潛發屯兵夜襲河陽黎明入城罕之踰垣走全義盡俘其家遂兼領河陽節

度使罕之奔澤州求救于李克用已而克用遣兵攻河陽米全忠救却之以丁會為奉為留後全義復為河南尹全義德全忠援

已盡心附之詳之魏州日事冠劫據孟晉韓數百里開州無

三月戊戌朔日食既

安壽王保 為皇太子弟帝崩太子即位昭宗 上疾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學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

王保是日下詔立保為皇太子弟監軍國事中尉劉崇速遣兵迎保入居少陽院宰相以下就見之上崩遺制太子即位更名欽復

夏四月孫儒襲揚州陷之 孫儒德揚州自稱節度使楊行密將奔海陵表襲勸行密歸廬州再為進取之計從之

此以感其德  
隨從將士尚屬  
有志無功者以  
不揚其人安望  
其能與乎則  
王定道實無志  
而態度實無志  
足與之抗衡無  
怪內事之漸衰  
益食之

以郭高田之州人為荆南留後 高初為荆南節度使陳儒江度牙將會荆南叛將張瓌州襄江度逐儒而代之

五月朱全忠舉秦州克其外城 全忠既得洛孟無西顧之憂乃發兵擊秦州大破之克北關門宗權守中州

六月以韋昭度為西川節度使兼西川招撫使 陳敬瑄與王建相攻韋昭度中絕建以成都尚強欲罷兵周厚基母諫以為不可請

據印州為根本建曰吾在軍中久觀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則眾心易離不若鼓敬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為帥以佐之則功

配龍紀元年春二月秦宗權伏誅 先是禁將中袁叔宗權以降朱全忠權送京師至是伏誅

三月進朱全忠為東平郡王 夏六月李克用拔磁沼殺孟方立 李克用大發兵遣李罕之李存孝攻孟方立拔磁沼方立遣大將馬流將兵數萬拒之大敗克

以楊行密為宣武觀察使 先是行密自稱潭州刺史在廣州江濟江孫端張維為趙鏗所敗鏗將蘇場將兵屯易山

城中敬道思以降行密入宣州請將爭取金帛徐溫呼賊山入獨採米園為粥以食餓者



之二世不將  
不得不用  
得使而無  
暗制其心  
恐其自死  
而死者不  
有焉不足

劉友益以  
不憤不  
當其  
若以朝  
無名不  
死即不  
命之有  
日字句  
為九月  
兵船中  
依道  
其不  
不居  
大節  
亦得  
之若  
教王  
使且  
其地  
又更  
始而

湘乃子  
獲其  
之平  
古者  
陽州

為行判  
國之  
以喪  
之餘  
欲為  
英武  
之舉  
橫挑  
復寇  
吾見  
其頗  
沛也  
遂以  
衰疾  
固辭  
不獲  
後為  
陛下  
下

昭義軍  
亂留  
後李  
克恭  
奉全  
忠取  
潞州  
李克  
用遣  
兵圍  
之詔  
以孫  
揆領  
昭義  
節度  
使初  
李克  
用巡  
潞州  
以供  
具不  
辱怒  
節度  
使

李克恭  
怒昭  
義有  
助兵  
統後  
院將  
克用  
將圍  
河朔  
全克  
恭選  
五百  
人送  
晉陽  
克恭  
遣其  
將馮  
霸部  
送至  
銅鞮  
今山  
西沁  
州其  
眾引  
兵入  
潞自  
為留  
後

全忠遣  
河陽  
留後  
朱克  
恭將  
兵入  
潞州  
克用  
遣軍  
圍之  
詔以  
孫揆  
領昭  
義節  
度使  
七月  
官軍  
至陰  
地關  
西和  
陽關  
石寨  
朱全  
忠

為行判官嚴曰國家以喪亂之餘欲為英武之舉橫挑復寇吾見其頗沛也遂以衰疾固辭不獲後為陛下下

昭義軍亂留後李克恭奉全忠取潞州李克用遣兵圍之詔以孫揆領昭義節度使初李克用巡潞州以供具不辱怒節度使

李克恭怒昭義有助兵統後院將克用將圍河朔全克恭選五百人送晉陽克恭遣其將馮霸部送至銅鞮今山西沁州其眾引兵入潞自為留後

全忠遣河陽留後朱克恭將兵入潞州克用遣軍圍之詔以孫揆領昭義節度使七月官軍至陰地關西和陽關石寨朱全忠

遣統將葛從周將千騎潛自秦蘭谷夜抵潞州犯圍入城又遣別將攻軍罕之于澤州奏請遣孫揆赴鎮張濟亦恐昭義

遂為汴人所據據將兵二千起潞州八月發晉州李存孝聞之以三百騎伏于長子西谷中搗揆及中使韓歸范獻

于克用克用欲以揆為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鎮使耶克用怒命錮之錮不行揆罵曰死狗奴錮

人當用夾板汝豈知邪乃以板夾而錮之至死馬不絕聲

九月李克用復取潞州先是汴軍圍澤州呼罕卒之曰相公每恃河東今張相公圍太原萬僕射入潞府自日之間沙陀無穴自

藏相公何路求生邪及是李存孝至重精騎五百統汴寨呼曰我沙陀之求穴者也欲得爾肉以飽士卒可令肥者出關汴將鄧

季筠亦統將也引兵出戰存孝生擒之餘眾遁走存孝大破之復攻潞州葛從周棄城走歸全忠時軍河陽聞之亦引還

匡威攻潞州李嗣源擊走之嗣源性謀勇相兼各相帥勇略無所不為

王建克邛州先是建攻邛州陳敬瑄遣其大將楊儒以兵三千助刺史毛相才儒率所部降建建使全忠見建失威嘆曰唐祚盡

矣王建遂出降建留張琳於邛州為邛州招安使引兵還成都州屬今屬四川皆降于建及是建攻邛州益急城中

食盡救兵不至毛相謂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曰吾不可賣田畝容賊賊使更良何罪爾可持吾頭歸王建乃沐浴以俟乃可知斬

湘以降建入邛州以張琳知留後繕完城壁撫安夷獍總領高推引兵復還成都已而

又十月李克用遣兵拒官軍于趙城見十一月官軍潰張濟建遣還官軍出陰地關克用遣李存本將兵五千營于趙城鎮

關即度使建以壯兵三百夜襲其營存本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集軍自潰河東兵乘勝逐北抵晉

州西門張濟出戰又敗濟與韓建拒守晉州存本攻之三日詰其眾曰張濟宰相之無益天子集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而

軍潰建乃得遁去存本取晉韓建見二州大掠慈惠州今山西隰州之境先是克用遣韓建歸州表公克用曰父子三

御此惡人通盜得也

卷二十六 唐昭宗皇帝

唐昭宗皇帝

唐昭宗皇帝

唐昭宗皇帝

唐昭宗皇帝

唐昭宗皇帝

唐昭宗皇帝

唐昭宗皇帝

唐昭宗皇帝

唐昭宗皇帝

唐昭宗皇帝

唐昭宗皇帝

唐昭宗皇帝

唐昭宗皇帝

唐昭宗皇帝

唐昭宗皇帝

唐昭宗皇帝





王建遂章昭度遣攻成都 章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討使璋三年不能克 璋遣使乞降 昭度欲息兵乃下詔復璋官爵令順  
 朗王建各帥眾歸鎮建見制書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 周厚勳遂請章遣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子是建表敬璋今攻罪不可  
 赦願舉命以圖成功復詔昭度曰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也相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謀之 敬璋瘖瘖責建可  
 辦也昭度猶豫未決建撫其親吏醫係于行府時嘗食之昭度大懼遂稱疾以印節授建即日東還建送之出東門即以兵守之  
 不復內東軍急攻成都環城堞堞互五十里

秋七月李克用攻雲州克之 赫連鐸走吐谷渾 鐸居後克用攻殺之

王建克成都自稱西川留後 陳敬瑄逃內州縣幸為建所取田令政登城謂建曰老夫歸子公甚厚何見困如是建曰父子之  
 恩豈敢忘信朝廷命建討不受代者僕太師改圖復何求是夕令收自攝印節詣建管授之建泣謝復為父子如初敬瑄聞  
 城迎建建下令登焚掠自稱西川留後敬瑄寓居新津 敬瑄與建以一縣相賦贖之辱授建為西川節度使建謂好為士用  
 人各盡其才 敬瑄與建多忌 敬瑄將有功者多因事得之

九月以揚復恭為上將軍致仕 初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于皆為節度使又養宦官于六百人多為監軍上舅王瓌  
 琳始求節度使復恭不可環起詔之復恭奏以為黔南節度使至括栢津 瓌與復恭論江中上深恨之李順節  
 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乃出復恭為鳳翔監軍復恭愠怒不肯行稱疾求致仕從之使者致詔命還復恭潛刺殺之

久十月楊復恭謀反遣天威都頭李順節討之復恭走與元與楊守亮等舉兵拒命 復恭居第近玉山營 楊初分監田縣地置  
 以先鋒軍假于守信為王山軍使數往省之或告復恭與守信謀反上御芙蓉門命順節將兵攻其第不克軍欲掠兩市遇劉  
 崇望立馬謂之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汝曹皆宿衛之士當于樓前殺賊立功勿貪小利自取罪名眾皆曰諾遂從而東守信兵  
 望見潰走守信與楊復恭擊其後起與元與楊守亮等同舉兵拒朝廷以討李順節為名 時東川節度使顧存 以其弟守  
 奉京之師楊守亮將兵攻梓州李順節率命 治金州總管大威之 派行樂守正成均州人

十二月殺天威都頭李順節 順節恃恩驕橫出入常以兵自隨中射劉景宣西門軍遂辱之自上恐其作亂誘殺之百官表賀  
 壬子景福元年春二月以李茂貞為山南西道招討使 先是鳳翔李茂貞與韓建同王行瑜鎮國韓建同州軍王行約泰  
 州 韓建李茂貞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楊復恭請出兵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  
 制下詔和解之誓不聽茂貞行瑜擅舉兵擊興元表請不已道杜讓能西門君遂查茂貞朝廷上意不能答召宰相讓官議之時宣  
 官有陰與二鎮相表裏者宰相不敢言給事中牛勣曰先朝多難茂貞負盛有翼衛之功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但不  
 當不俟詔命耳比聞兵過山南殺傷至多陛下不以此招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上乃從之既而茂貞取興

元 韓建李茂貞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楊復恭請出兵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

制下詔和解之誓不聽茂貞行瑜擅舉兵擊興元表請不已道杜讓能西門君遂查茂貞朝廷上意不能答召宰相讓官議之時宣

官有陰與二鎮相表裏者宰相不敢言給事中牛勣曰先朝多難茂貞負盛有翼衛之功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但不

當不俟詔命耳比聞兵過山南殺傷至多陛下不以此招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上乃從之既而茂貞取興

元 韓建李茂貞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楊復恭請出兵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

制下詔和解之誓不聽茂貞行瑜擅舉兵擊興元表請不已道杜讓能西門君遂查茂貞朝廷上意不能答召宰相讓官議之時宣

官有陰與二鎮相表裏者宰相不敢言給事中牛勣曰先朝多難茂貞負盛有翼衛之功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但不

當不俟詔命耳比聞兵過山南殺傷至多陛下不以此招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上乃從之既而茂貞取興

元 韓建李茂貞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楊復恭請出兵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

制下詔和解之誓不聽茂貞行瑜擅舉兵擊興元表請不已道杜讓能西門君遂查茂貞朝廷上意不能答召宰相讓官議之時宣

官有陰與二鎮相表裏者宰相不敢言給事中牛勣曰先朝多難茂貞負盛有翼衛之功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但不

當不俟詔命耳比聞兵過山南殺傷至多陛下不以此招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上乃從之既而茂貞取興

元 韓建李茂貞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楊復恭請出兵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

制下詔和解之誓不聽茂貞行瑜擅舉兵擊興元表請不已道杜讓能西門君遂查茂貞朝廷上意不能答召宰相讓官議之時宣

元復恭守亮等奏閩州

以時溥為太子太師溥不奉詔

朱全忠連年攻時溥徐泗濠三州民不得耕獲兗鄆河東兵救之皆無功

為太子太師溥恐全忠詐而殺之據城不奉詔

夏六月楊行密擊孫儒斬之遂歸揚州

不利欲退保銅官山

餉奪其俸掠彼前不得戰

將先獲遂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閩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

表田頌守宣州安仁義

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

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商數年之間倉廩自實

冬十月以李存孝為邢洛磁節度使

而克用表存孝為邢洛磁留後

寵子克用存孝欲立大功以勝之乃建議取鎮冀任從中沮之

李聞之憤怒且懼禍及乃誓結王鎔及朱全忠

十二月初行景福崇元恩

麟二年春正月以李茂貞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二月李克用擊王鎔李匡威救之克用還攻邢州

救之又乞師于朱全忠

克用敗之復與連和

李匡威為弟匡新所逐奔鎮州

匡威之族也家人會別以弟匡新之妻兵解而淫之

匡威之族也家人會別以弟匡新之妻兵解而淫之

匡威之族也家人會別以弟匡新之妻兵解而淫之

行營兵馬威眾潰王鎬迎歸鎮州父事之既而匡威謀全鎮州為鎮人所殺

以柳玟為瀛州刺史 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為士大夫所宗玟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宜官多故久擢于外

夏四月王建殷徵瑄因令收 建虜請殺徵瑄令收朝廷不許建使人告徵瑄作亂令收適感瑄言殺之

朱全忠拔徐州時濬自殺 先是濬泗二州刺史濬降于朱全忠全忠遣其子友裕攻濬州濬帥拔之連令移兵擊時濬既而友裕圍

彭城久之不克至是全忠旬將如徐州都指揮使龐師古先拔佛山脚見前山寨遂拔彭城濬舉族避于樓

自笑死全忠以宋州刺史張廷範知感化留後除文臣為節度使及張師之子全忠遣師古使

幽州將劉仁恭歸人 攻李匡美不克奔河東 仁恭將兵戍蔚州過期未代會李匡美立卒奉仁恭為帥進攻幽州不克仁

恭奔河東李克用逐之 五月王潮取福州 先是福建觀察使陳巖卒都將范暉自稱留後

以從弟奔復為都統弟審知為都監將兵攻暉暉年不克白召罷兵潮報曰兵盡添兵將盡添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奔復等懼

急攻之至是暉棄城走為將士所殺潮入福州自稱留後素服其陳巖以女妻其子盧撫其家汀建州降

潰奔以潮為福建觀察使己又以為節度使復潮潮死黃連州黃連州地界之流連連州汀州府屬

秋八月以重王嗣周 能死元舅之一身 事見前 尊極九州不能能我復泰之一暨但觀強弱不計是非體物錫鉅

以權其姓重周所以為其尊極九州不能能我復泰之一暨但觀強弱不計是非體物錫鉅

播越自此何之上想決來討之命 謀能事其 謀能事其 謀能事其 謀能事其

元輔與朕同休戚無宜事 謀能事其 謀能事其 謀能事其 謀能事其

元輔與朕同休戚無宜事 謀能事其 謀能事其 謀能事其 謀能事其

元輔與朕同休戚無宜事 謀能事其 謀能事其 謀能事其 謀能事其

其乃... 阿... 甚... 殊... 為...

中以兵... 百人... 瓦石... 楊行密... 得... 九月... 李茂貞... 匡以拒之... 震茂貞... 梧州刺史... 以章昭度... 門戶終... 冬十月... 之運賜... 五州之地... 十一月... 以大功... 十二月... 開諭之... 邠州刺史... 吾與公... 兵攻潭...

中以兵... 百人... 瓦石... 楊行密... 得... 九月... 李茂貞... 匡以拒之... 震茂貞... 梧州刺史... 以章昭度... 門戶終... 冬十月... 之運賜... 五州之地... 十一月... 以大功... 十二月... 開諭之... 邠州刺史... 吾與公... 兵攻潭...

中以兵... 百人... 瓦石... 楊行密... 得... 九月... 李茂貞... 匡以拒之... 震茂貞... 梧州刺史... 以章昭度... 門戶終... 冬十月... 之運賜... 五州之地... 十一月... 以大功... 十二月... 開諭之... 邠州刺史... 吾與公... 兵攻潭...

中以兵... 百人... 瓦石... 楊行密... 得... 九月... 李茂貞... 匡以拒之... 震茂貞... 梧州刺史... 以章昭度... 門戶終... 冬十月... 之運賜... 五州之地... 十一月... 以大功... 十二月... 開諭之... 邠州刺史... 吾與公... 兵攻潭...

中以兵... 百人... 瓦石... 楊行密... 得... 九月... 李茂貞... 匡以拒之... 震茂貞... 梧州刺史... 以章昭度... 門戶終... 冬十月... 之運賜... 五州之地... 十一月... 以大功... 十二月... 開諭之... 邠州刺史... 吾與公... 兵攻潭...

中以兵... 百人... 瓦石... 楊行密... 得... 九月... 李茂貞... 匡以拒之... 震茂貞... 梧州刺史... 以章昭度... 門戶終... 冬十月... 之運賜... 五州之地... 十一月... 以大功... 十二月... 開諭之... 邠州刺史... 吾與公... 兵攻潭...

甲乾寧元年春正月李茂貞入朝 茂貞入朝大陳兵自衛數日歸鎮

二月以鄭登字龍武同平章事 登好談諧多為歌後伶嬖嘲時事上以為有所益手注班簿命以為相聞者大怒上止佐吉

之察笑曰諸君大謀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登吏曰特出聖意察曰果如是奈笑人何既而賀客至察捧首曰改後龍王作罕

相時事可知矣登舉不獲乃視事既而登罷任

李克用克邢州殺李存孝 先是克用引兵攻邢州掘斬李重環之石當時出於李重環之石及是至石州李重環人

謂書之錄則存孝以爲李重環之石及是邢州城中食麥存孝出見克用克用因之以歸重環于十門軍中及

人言者死克用為之不視事者旬日又有歸而捕者其罪與存孝相侔功也

夏五月劉建鋒馬殷入潭州殺鄧處詢 孫儒之敗也劉建鋒馬殷收餘眾七千南走比至洪州也十餘萬及是至潭州

帥鄧處詢遣其將勛將步騎三千守龍回關龍回關在岳陽處詢遣使說勛曰劉龍驤智勇萬人將士為眾精

銳無敵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矣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運鄉里不亦善乎勛謂眾曰東君許吾屬運安士卒皆嗾呼業旗鐵鎗

仗進去建鋒令前鋒衣其甲張其旗煙潭州守者以為關兵運納之建鋒徑入府殺處詢自稱留後已而納廷以建鋒為武安節

度使建鋒以殷為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殷遂建鋒之

王建克彭州王建克彭州殺楊晟 初田令孜以楊晟為威武節度使治彭州令孜既敗王建遣兵圍之又而不下民自安屋山

王建克彭州王建克彭州殺楊晟 初田令孜以楊晟為威武節度使治彭州令孜既敗王建遣兵圍之又而不下民自安屋山

六月以李綸字暹同平章事奉罷之 以翰林學士李綸為相時綸代方宣制知詰劉崇魯出班掠麻慟哭一召問之對曰綸

姦邪依附宦官得在翰林無相業危社稷綸竟罷為太子少傅上師綸為文皇昭然惡分已權故使崇魯道之綸上表自訟

欲崇崇當庭拜田令孜為朱玫作勸進表慟哭正殿為國不祥詔修崇魯見任

秋八月楊復恭等伏誅 李茂貞拔蘭州楊復恭帥其黨出走建鋒獲之獻關下斬于獨柳茂貞復恭守志書新既任之由云

又十一月楊行密取泗州 朱全忠遣使至泗州度使刺史張諫諫藥州降行密遣押牙唐令回持茶萬餘斤如汴宋貿易全

忠

忠

忠

忠

忠

李全忠遣使至泗州度使刺史張諫諫藥州降行密遣押牙唐令回持茶萬餘斤如汴宋貿易全忠

忠執令回盍取其茶揚汴始有隙

十二月李克用攻幽州克之李匡壽走死

劉仁恭數因孟當獻策于克用領得兵萬人取幽州克用方攻邢州分兵數千納仁恭

不克匡壽益驍數侵河東之境克用怒大舉兵攻匡壽拔武州唐武州也今進圍新州今新州北魏中興名匡善遣兵救之

李克用逆戰破之新州降匡善復發兵出居廣蘭克用使精騎夾擊之幽兵大敗匡善奔滄州義昌節度使盧彥威遣兵攻殺之

克用進軍幽州其大將諸降凡三十世十州而幽州軍民以慶蓋歌鼓迎克用入府舍克用命李存實充幽州刺史劉仁恭舉

定巡屬

以劉隱為封州刺史

封州刺史劉諱卒其子隱居長賀江

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召補押牙表刺封州

世五

紀二年春正月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卒

王重盈卒軍中請以重榮子珂知留後珂重榮子也重榮以珂為重盈之子保義節度使珙晉州

二月董昌得號于趙州 昌為政苛虐加斂數倍以克貢獻由是寵命相繼求為趙王末許昌不悅曰朝廷欲負我矣有詔之者曰

與為越王昌若為越帝于是民間詔言相率填門請昌為帝昌大喜集將佐議之劉使黃碭人曰今唐室雖微天人未厭大王與

于獻受朝廷厚恩位至將相富貴極矣奈何一旦忽為謀滅之計昌謀之及問會稽令吳鉉錄曰大王不為真諸侯以傳子

孫欲為假天子以取滅亡邪昌亦族誅之山陰令張遜曰新宋雖領六州王若稱帝彼必不從後守孤城為天下笑耳昌又殺之

遂稱皇帝先是咸通末吳越開地山中有大鳥四目三足飛云瑞平天瑞見者有瑞民聞多瑞瑞祀之及昌稱帝

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陷塗塗米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相及今後悔尚可及也昌不聽錄以狀聞

復以車給同平章事三月罷 上重給文學復以為相崔昭隱與知岐相結得天子過失朝廷擇事悉以告之給再入相昭隱使告

行瑜曰相者尚書令之命已行矣而尚書昭隱沮之今又引字給為同列相與昭隱感昭隱復有杜太尉之事行瑜乃與茂貞表給

益邪昭隱度無相業宜罷居散秩上報曰軍旅之事朕則與藩鎮圖之至于命相當出朕懷行瑜等請列不已給復罷

以劉仁恭為龍慶節度使 從李克用之請也

崔允胤以王搏辭職同平章事 王珙王瑤請朝廷命河中帥詔以允充護國節度使搏同平章事

以王珂為護國留後 珂李克用之婿也克用表重榮有功于國請賜珂節鉞王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建東上表請珂非王氏子請以珂為陝州珙為河申上報曰先已允克用之奏矣

楊行密敗漢州 行密攻漢州拔之得徐州人李氏子生八年長養以為子長于漢州  
頗異于人也度遠必不能容今賜汝為子溫名之曰知誥誥名溫子溫受之便掌家事家人無遠言及及善  
書善射獵度遠律行密謂溫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知誥名溫子溫受之便掌家事家人無遠言及及善  
夏四月罷諸王將兵 上以郭勳多益至有踰垣入宮侵犯陵寢者欲令宗室諸王將兵巡警又欲使之四方鎮慰漢鎮南北訂用  
事之臣恐其不利于己交章論諫上不得已罷之

五月制劉崇官將討之

王行瑜半校貞德建康兵犯關殺韋昭度更輅 行瑜以不得尚書令怨朝廷畿內有八旗兵隸左右軍節度使劉崇鎮近蕃

州建康之良原建康今平定縣鎮近郿州王行瑜求之宦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王珂王珙爭河中行瑜建及代貞官

為珙請不能得恥之珙使人語三帥曰珂與河東婚姻必為諸公不利請討之行瑜使其弟同州刺史行約攻河中而自與茂貞

建各將騎數千入朝上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踏上詰之曰卿輩不奉請候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為

乎若不奉命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穎進入朝之由上與之宴三帥夾橋南北互有朋黨建穎奉朝政

韋昭度討西川失策李勣作相不合眾心請誅之上未之許行瑜等觀殺之及樞密使康高弼等數人請除王珙河中使王行的

于陝王珂于同州上皆許之李克用聞之顧犯關即日遣使發北部兵期以來月渡河入關始三帥驕廢上立吉王保保也及

聞克用起兵行瑜茂貞各留兵三千人宿衛京師與建皆還本鎮

六月以孔緯同平章事張洎為誥道祖庸使 上以崔昭緯等外交漢鎮明堂相傾思得骨鯁之士故驟用緯洎既而朱全忠

浴上欲復相之也于克用表請發兵擊余宜言帝朝為相臣夕至關詔和解之

李克用舉兵討三鎮秋七月王行約李繼鵬作亂帝如石門鎮今石門在河南安府詔長安志節劉宗出軍和山次石

門李元用大舉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建穎兵犯關賊害大臣請討之又移檄三鎮數其罪行行瑜等大懼克

用軍至絳州攻拔之新刺史王珙至河中王珂迎謁于路王行約棄同州走弟行實時為左軍指揮使奏請幸邠州樞密使駱全

瓚請幸鳳翔上曰克用尚駐軍河中就使至此朕自有以枝梧卿等但各換本軍勿令搖動右軍指揮使李嗣勳本姓關茂貞假

子也謀劫上幸鳳翔中討劉崇宗與王行實知之欲劫上幸邠州孔緯面折景宣以為不可輕離宮闈向晚王行的引左軍攻右

軍鼓譟雲地上關亂登天樓欲驚止之據日都頭李筠將本軍于樓前侍衛李繼勳以鳳翔兵攻筠御衣左右扶上下樓

繼勳復縱火焚宮門烟燄蔽天時鹽州大都兵屯京師意為兩軍所障上急召令入衛既至兩軍退去上幸李筠營據都頭李

居安師眾應至或傳行瑜茂貞欲自來迎軍駕上懼為所迫以約居營兩都兵自衛幸石門鎮出石門鎮幸南山之坊城鎮于

賊遁之於長安克用遣列官王瓊奉表開赴唐遣兵攻華州韓建登城呼曰僕于李公未嘗失禮何為見攻克用使謂之曰公為  
人臣逼逐天子公為有禮執為無禮者子會聞卻欲迎車駕乃移兵營渭橋吐體使本官張承業趙用軍平其軍克用遣其將  
李存貞為前鋒又遣史懷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遣李存信往審會使大節度使李思孝結之靴也賊攻王行瑜於圍寨逼化縣  
宋以嘉州縣文顯明鎬其將王令陶等獻于行在李茂貞懼斬李瓊等首行在上表請罪具遣使求和于克用上復遣延  
王晟至王成玉見賊地謝克用令且款茂貞併力討行瑜  
復以崔允同平章事允雖授河中節不得赴乃復以中書侍郎輔政

制削奪王行瑜官爵以李克用為招討使討之 詔李克用討王行瑜克用遣其子存勳與張討 師論行在年十一上奇其狀貌

撫之曰兒方為國之棟梁他日宜盡忠于吾家胡三卷四十年

車駕還京師 李克用奏請車駕還京師從之時宮室焚毀未暇完其上寓居尚書省百官往往無物寄僕馬

王建遣兵赴援屯綿州 建領兵不進已奏言顧於陣不發兵赴難而畏勢輒重請募兵討之

又十月賊崔昭輝為梅州司馬以孫僣討昭輝昭輝同平章事以昭輝當附賊故敗以僣代之

十一月李克用克邠州王行瑜伏誅 河東將李存貞敗緡率兵于梨園北李率之李存信等又急攻之王行的行實連去行瑜以

精騎五千守龍泉寨龍泉寨在無州三水縣東北李克用攻援之行瑜走入邠州克用引兵逼之行瑜登城號哭謂克用曰行瑜無罪命進乘

與皆茂貞端賜所為指移兵問鳳翔行瑜願身歸朝克用曰王尚父何恭之子甚僕也招討三賊臣公預其一來身歸朝非僕所

得真也行瑜契族出走克用入邠州封府庶撫居人行瑜為部下所殺傳首京師

朱全忠圍克州 朱全忠遣黨從周擊克州自以大軍繼之圍其臣朱瑄遣其將賀瓌許誠柳存諤懷實將兵萬餘人襲曹州以

解克州之圍全忠自中都在平定縣引兵夜追之比明至鉅野鉅野今屬山東南及之屠殺殆盡盡三將俘三千人會大

風晦冥全忠曰此殺人未足耳命所得俘首級之屬三將拘于克州城下謂朱瑄曰卿兄已歿何不早降跪而殺存及懷實則環

名禮而用之瑄理告急于河東李克用遣大將史儼將數千騎以救之

十二月進軍克州將營于克州運營陽 詔李克用進討晉王李罕之黨當詣將佐送官有差克用遣書書記李襲吉為馬入謝訪

乘勝擊連取鳳翔上謀于黃道或曰茂貞復城則沙陀太盛朝廷危矣上乃賜克用詔使其已歿且言不臣之狀行瑜為其茂貞

韓建自知其罪職實相繼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既而私謂詔使曰觀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異心也然不去茂貞則中

無安甯之日詔又克用入朝詔使姓劉名台固執不許入見天子天子未定法當自天子選未定人人心難成大政

語入朝況天下之人中克用用左右克用乃衣曰臣總帥大軍不敢徑入朝堂表至京師上下始立克用為招討兵歸而

建作惟欲其罷歸其意亦非無不從者克用乃衣曰臣總帥大軍不敢徑入朝堂表至京師上下始立克用為招討兵歸而

克用雖強進取其心固不可信其德則其力以克用則京師之建軍師也克用則京師之建軍師也克用則京師之建軍師也





盡

崔允龍以陸康字叔文齊同平章事 上以允龍贈婦之實故罷之而相床

八月李克用發兵入據 韓建移機諸道令樊翰資糧備行在李克用聞之歎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又曰韓建天下疲物  
為賊臣弱者豈是不為李茂貞所擒則為朱全忠所虜且因奏與都道發兵入援

王揖罷以朱朴漢陽同平章事 水部郎中何迎表薦國子博士朱朴材如謝安道士韓晨士亦屬朴有總濟材上連日召對朴有

口辨上悅之曰朕雖非太宗得卿如魏徵矣上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朴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上以為  
然以朴為相朴庸鄙迂僻中外大驚為重利部戶凡重旅財賦一以委之

九月以崔允龍漢陽同平章事 同平章事陸贄奏為破州注見 刺史 允之罷相韓建之志也允嘗求于朱全忠豆教之營東都宮闕表迎  
車駕全忠從之仍請以兵迎駕且言崔允忠臣不宜出外建懼復奉召允為相遣使諭止全忠允感廢代已誣以黨于茂貞而敗

之

冬十月以孫儀為鳳翔四面行營招討使討李茂貞 茂貞上表請罪仍獻助修宮室錢韓建復左右之資不出師招討使

以錢鏐為銀海鎮使節度使去韓復同平章事 先是董昌既誅以韓為感勝節度使鎮浙東至是鏐為兩浙使民上表請儀領浙  
東銅錢不得已復以韓同平章事鏐前領兩鎮改威勝曰鎮東

丁酉年春正月韓罷韓王所領兵及殿後四軍 韓建奏請濟州通判韓儀陳八王胡三有注晉韓王也建起韓儀之名及其世系  
謀殺臣劫車駕幸河中上大驚召建誦之建稱疾不入令諸王詣建自陳建不之見表請勸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

典兵預政上不得已詔韓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建又奏所置殿後四軍頗有厚薄儀當乞皆罷建語亦從之于是天子之親  
軍盡矣韓日都頭李筠石門處從功第一建復奏斬之

立德王裕為皇太子 建既幽諸王子別第上意不悅乃奏請立德王為太子欲以解之本名昭

朱全忠克鄆州執朱瑄進襲兗州兗之朱瑾奏淮南 胤師古為從周并兵攻鄆州朱瑄兵少食盡不復出戰引水為深濬以自固  
師古等為浮單夜濟瑄城走野人執之以獻全忠入鄆州以胤師古為天平留後朱瑾留大將軍儀仗胤師古守兗州自與

河東將史儼李承嗣掠徐境以給軍食全忠遣從周將兵襲兗州胤師古從周入兗州獲瑾妻子瑾及儼等帥其眾奔淮南于是  
鄆齊曹濮兗沂密徐宿陳許鄭滑滑皆入于全忠惟王師範保滑青亦服于全忠瑾至淮南揚行密躬迎之表領武甯節度使軍

南魯曹水戰不習騎射及得河東克鄆兵軍聲大振全忠聞之與引兵進張夫人請見之瑾妻韓夫人各所且泣曰克鄆鄆  
乃吾國也今日子食之

二月孫優朱朴罷 朴既東政所言皆不效外據漢職故與優罷罷

夏六月敗王建為南州唐置今四川是刺史以李茂貞為西州節度使重王嗣周為鳳翔節度使 王建將兵五萬攻東川李茂貞

表其罪故敗之拔茂貞鎮西川重王鎮鳳翔先是遣孟詵使李向和順兩川及是建克梓州南塞會怕至建指執者曰戰士之

情不可奪也茂貞亦不受伐圍重王于奉天韓建移書茂貞重王乃得歸

秋八月韓建劉李逆 韓建王滋誼等十一人 韓建奏請王罷兵尚書陰計願陛下聖斷不執制于未亂上不報建乃與

和樞密劉李逆 韓建兵圍十六宅諸王被髮并屋呼曰宅家睡臥韓建誅韓建也殺兒建蓋殺之以謀反聞

九月李克用攻幽州劉仁恭與戰敗之 初李克用取幽州表劉仁恭為節度使留戍兵及腹心將千人與其機要粗賦供軍之外

悉輸晉陽及上幸華州克用徵兵于仁恭以入援仁恭辭以契丹入寇不出兵克用移書責之仁恭抵書慢罵因其使者克用大

怒自將擊之為仁恭將單可及所敗可及引兵屯魏州克用遣兵圍魏州可及求救于李克用克用遣兵圍魏州可及求救于李克用

又十月以韓建為鎮國匡國節度使

詔削奪李茂貞官爵姓名發兵討之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

王建克梓州顧彥暉自敗 建爭東川三年與彥暉五十餘戰至是攻之益急彥暉自戕建入梓州城中兵尚七萬人建以王宗偉

朱全忠擊楊行密戰于清口在鎮安與海河西南全忠大敗 朱全忠既行交鄆甲兵益盛乃大舉擊楊行密遣龐師古

擊清口葛從周壁于豐 全忠自將屯宿州行密與王瑾將兵三萬拒之師古營于清口或曰營地汗下未可久處不聽朱瑾

襄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以為蒸煎斬之瑾以五千騎引渡趣其中軍士卒倉皇拒戰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督大軍夾

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從周奔達行密理乘勝追擊之從周殆盡遺者不滿千人全忠亦奔還 行密大會諸將謂師古不如此

立淑妃何氏為皇后

十二月威武節度使 王潮卒 王潮以弟審知為觀察制使有過猶加撻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持其子命審知知

軍府事 南詔信佛化上書 南詔上書朝廷欲以詔書報之王建言小夷不足辱詔書臣在西南彼必不敢犯寒夜之警相問有後

貶張道古為花州司戶右拾遺張道古上疏言國家有五危二亂陛下登極十年而莫不知為君馭臣之道先朝封域日蹙

幾盡臣雖微駭竊陛下朝廷社稷始為姦臣所弄朕為賊臣所有也上怒貶之仍下詔罷狀宣示諫官

城光化元年是年八月運春正月詔復李茂貞姓名官爵罷道誥兵上下詔罷已息兵復茂貞官爵仍以為鳳翔節度使

以韓建為傳宮關使初李茂貞以數出兵救東川不暇東邊乘輿詐稱改過又聞朱全忠營洛陽宮置表迎駕與建皆懼請修

復宮關奉土歸長安詔以建為修宮關使建及茂貞皆致書于李克用請和仍乞丁匠助修宮室克用許之

三月以朱全忠為宣武宣義兩鎮節度使以全忠為天平節度使朱全忠遣副使董震字東卿入奏求兼鎮天平朝廷未之許震爭之

力不得已從之

夏四月朱全忠會幽州魏博兵擊李克用敗之拔洛和磁州自此晉許

秋八月車駕至長安

遣使宣慰河東宣武上欲備鎮緝睦以太子賓客張有孚為河東汴州宣慰使和解之克用欲奉詔全忠不從

九月魏博節度使羅弘信卒軍中推其子紹威字紹為留後冬授節度使

冬十二月李堂之據潞州朱全忠表為節度使李克用之平王行瑜也李堂之求帥知甫克用曰行瑜恃功專君故吾與公討

而誅之昨破賊之目吾首奏趙蘇文建趙鎮今連二三朝野之論必謂五輩復如行瑜所為也俟運鎮當為公勳功爾乎之不悅

復求小鎮養疾克用亦不許堂之懼及是昭義節度使薛勣卒堂之擅引澤州兵夜入潞州據之克用怒遣人讓之堂之遂

請降于朱全忠克用遣李嗣昭將兵討之嗣昭先取澤州收軍之家屬送母陽全忠表堂之為昭義節度使已而昭義之死全忠也

起二年春正月崔胤龍以陸扈同平章事允附朱全忠上魏其行而罷之乃復相奏

劉仁恭屠貝州三月朱全忠遣兵擊敗之遂攻河東大敗而還先是義昌節度使盧彥威與仁恭弟鹽利仁恭遣其子宇文將軍

襲彥威奪汴州仁恭遂取滄景德三州以宇文為留後兵勢甚盛有吞并河朔之志至是仁恭發兵討彥威彥威將兵十萬攻拔

貝州城中萬餘戶彥威之由是請城各堅守不下仁恭進攻魏州節度使羅紹威求救于朱全忠全忠遣李思安留將兵救魏

大破幽州兵斬其將軍可及可及及之魏州將精騎已入魏州復與仁恭戰仁恭又大敗燒營而還仁恭自是不

振而全忠益橫從周東勝攻河東投水天軍將魏州將氏叔琮字叔琮拔還州李克用遣周德威守鎮州

魏州將氏叔琮字叔琮拔還州李克用遣周德威守鎮州

魏州將氏叔琮字叔琮拔還州李克用遣周德威守鎮州

夏六月保赤軍亂殺節度使王珣 珣姓徐名雖嘉子親近常不自保至是為麾下所殺推都將李璠為留後都將朱簡

殺璠而代之附于朱全忠改名友讓預于子姪 全忠名

三年春二月李克用治晉陽 李克用大治晉陽城鑿牙對延業諫曰大王齊拔華夷宜揚兵以嚴四境不當近治城墻預

威望而蓄寇心克用諾之賞以金帛

夏四月朱全忠遣兵圍兗州 全忠遣兵圍兗州 兗州刺史劉仁恭獲德州圍兗州仁恭復遣使求救于河東李克用遣周德威將五千

騎救之 魏州刺史劉仁恭

六月以崔胤同平章事殺司空平章事王鐸 王鐸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樞密使宋道弼弼格得專橫崔胤日與上謀

去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嫉各結黨以相傾掙以其致亂從谷子言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

之願其欲未可猝除身使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以速姦變先聞之權掙為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相意掙

排已恨之道未全忠書使表論之上不得已胤允復相之貶德差州司戶流道弼驪州移修愛州皆賜自盡于胤允再制朝政弊

震中外宦官皆側目

秋九月以徐彥若為清海節度使 中龍節度使 崔胤以彥若位在己上惡之彥若亦自求引去時備鎮皆為強臣所據惟劉

薛王知柔在廣州乃求代之 薛王知柔

朱全忠攻鎮州 朱全忠以王鐸與李克用交通擊之鐸懼遣判官周式詣全忠請和全忠怒謂式曰僕屢以書諭王公皆不之聽

今兵已至此期 于無格式曰鎮州密邇太原因于侵暴王公典之連和乃為百姓故也今明公果能為人除害則天下誰不聽

命若但窮威武則鎮州雖小城堅足明公雖有十萬之眾未易攻也全忠笑曰與公戲爾乃遣使人見鐸鐸以其子為質全忠

引還全忠去判官強運言于河東勳勳地今雖有朱氏之號譬如火於于家安能燒遠火乎故與君易文稱州河東若不若勳

冬十月馬殷取桂州 靜江軍 靜江軍 節度使劉士政遣副使陳可璠屯全義嶺 桂林 以備馬殷殷遣李璿等將兵擊之

可璠據縣民耕牛以搗軍縣民怨之為璠鄉道以襲茶城大曰茶城五節門 茶城 可璠遂圍桂州士政出降桂宣徽柳象五州皆

降 宣徽 吳越遣使見于

朱全忠遣兵攻定州義武節度使王郜 存奔晉陽 張存欽攻定州王郜遣兵馬使王處直 存欽 將兵數萬拒之處直請依

城為柵俟其師老而擊之孔目官曹文汶以存敬兵少無用依城示怯郜乃遣處直逆戰大敗郜奔晉陽軍中推處直為留後存敬

進圍之朱全忠至城下處直登城呼曰本道奉朝廷書中于公未嘗相犯何為見攻全忠曰何故附河東對曰封疆適宜增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六十四 唐昭宗皇帝 六

也今請改圖全忠許之處直以總帛十萬撫師全忠乃還仍為處直表求節錄由是河北諸鎮皆服于全忠

十一月申尉劉李廷崇于少陽院而立太子裕自宋進嗣景務伴死宦官皆懷中尉劉李廷王仲先極密王齊範薛齊保等陰

相與謀曰主上體悅變詐難奉事皇慈任南司官吾輩欲置其禍不若奉立太子引岐華兵控制諸藩誰能害我至是上獵苑

中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日日展已宮門不開李廷帥集兵千人破門而入具得其狀出謂崔允曰主上所為如是豈

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為社稷大計非不順也允不敢違李廷召百官陳兵殿廷作允等狀請太子監國允及百官皆著

之將士大呼入思政殿上驚起李廷穿出狀白之曰此非臣等所為皆南司取情不可道也即杖上與何后同輩燒燬十餘人

適少陽院李廷以銀槓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鑿鐵錮之道兵圍之穴竊以

通飲食上求錢帛紙筆皆不與公主嬪御無衣食號哭聞于外李廷迎太子入宮矯詔立之以上為太上皇加百官爵秩將士優

賞凡宮人左右為上所寵信者皆榜殺之魏士傳惠帝時華州上魏建書曰魏公諸地門而諸公欲舉自強此則而不知知之

計無方術以明建書一舉則元凶滅而天下李廷于神前于天下崔允密致書朱全忠使與兵圍反正全忠在定州聞亂

而還李廷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全忠懼未決副使李振字與練獨曰王室有難弱之責也公為唐極

文安危所屬宜暨囚廢天子不能討何以復今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全忠大悟即囚希度遣親吏蔣元暉

文無如京師與崔允謀之

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神策指揮使孫德昭昭等討劉李廷等皆伏誅帝復位駐太子裕為德王神策指揮使孫德昭自率

送等廢立常憤惋不平崔允聞之遂判官石戢說之曰今反者獨李廷仲先爾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為一時忠

義流千古苟振疑不決則功落他人之手矣德昭曰相公有命不敢吝死遂結右軍都將董彥弼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

外以俟之正旦仲先入朝德昭擗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何后不信曰果爾以其首來德昭獻

其首上乃與后毀扉而出崔允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擄劉李廷王齊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視所斃薛齊保赴

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上曰裕幼弱非其罪勉為德王賜德昭姓名李繼昭承誨姓名李繼誨彥弼亦

賜姓李皆以使相留宿衛賞賜頗厚時人謂之三使相上寵待允益厚朱全忠由是亦益重李振

進朱全忠爵為東平王李茂貞為岐王

以韓全誨張彦弘為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 故近年宰相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擁權亂政自今並依太中舊

制僕宰相奉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崔允陸扈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允主左軍奉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

宗真矣上召李繼昭等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不若歸之北司為優于是復以宦

者為中尉又徵行樞密使盛道美為兩軍中尉觀軍容處置後連美曰一軍猶不可為况兩軍乎固辭不起允以官官錄為附  
殿之患欲以外兵制之會年茂貞入朝允擬茂貞留兵宿衛以假子繼筠將之謀議大夫韓僊守其說以為不可曰留此兵則家  
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允不從

二月朱全忠敗河 魯降等州執王珂以歸殺之 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取河中以制河東遣張存敬將兵三萬襲之而自以中軍  
繼其後魯降不音其至皆降全忠留兵守之以拒河東援兵之路珂告急于李克用克用兵不得進報曰不若舉放歸朝河以通  
與兵相和河中若亡則河東無自保天子先克用中安撫國事公此舉茂貞不稱存敬圍河中主珂奔奔京  
師而人情離散不復能出追請降全忠馳赴之至虞鄉州與全忠會於長河中人皆悅珂欲面縛全忠止之曰太師舅之  
恩何可忘若即君如此使僕真日何以見舅于九泉乃以常禮出迎全忠表張存敬為留後珂舉放連于大獲後全忠事殺之  
以王海瑋為平章事 馮常任崔允幕府故允引之與樞同相

三月朱全忠遣兵攻河東取沁澤潞等州 李克用遣使請好于全忠全忠怒其書辭寒傲遣氏叔琮等分道攻之沁澤潞等  
州皆降別將白奉國會成德兵自井陘入援承天叔琮等兵抵晉陽城下允用登城備禦不遑飲食時大雨積旬芻糧不給士卒  
瘡痍全忠乃召兵還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騎躡之獲其眾叔琮等皆死全忠以丁會代守潞州

夏五月以朱全忠為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節度使 全忠奏乞除河中節度使而詔吏民請己為帥  
李茂貞入朝 初楊復恭借度支實錢之利一年以贖軍而不復歸至是崔允欲抑宦官罷之今酷者自造之而月輸錢度支并近鎮  
亦禁之李茂貞借其利表乞入朝論奏錢全誨請許之茂貞至京師全誨深與相結崔允始懼益厚朱全忠而與茂貞為仇敵矣

閏六月解崔允贖鐵使 上之返正也中書令人令狐渙珣之給事中韓僊皆與其謀因擢為翰林學士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允  
宦官側目允欲盡除之韓僊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責迫切更主他變允不從上謂韓僊曰韓僊曰東內之難與使  
朕上曰備是時卿何不見崔允之難曰陛下知者云四家之外餘無所歸夫人主所重者財也財之於國猶若水也水竭則火  
焚其難與使也崔允之難與使也崔允之難與使也崔允之難與使也崔允之難與使也崔允之難與使也崔允之難與使也崔允之難與使也  
之公正則之至于此則此物生則彼物死矣於此則彼物死矣於此則彼物死矣於此則彼物死矣於此則彼物死矣於此則彼物死矣  
以茂貞曰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責迫切更主他變允不從上謂韓僊曰韓僊曰東內之難與使

得允密謀日夜謀所以去允者時允領三司使韓僊全誨等教軍軍對上擅誣訴允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解允贖鐵使時朱全忠  
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允知謀泄事急遣全忠書稱被密召令全忠以兵迎車駕

冬十月朱全忠舉兵發大梁 初韓全誨等懷謀謀以兵制上乃與全忠繼昭繼海彥弼及神策指揮使李繼筠深相結繼昭獨不肯  
從他日韓僊因對及之上曰是不虛矣今狐渙欲取允及全誨等子內殿置酒和解之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獨有顯

從他日韓僊因對及之上曰是不虛矣今狐渙欲取允及全誨等子內殿置酒和解之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獨有顯

從他日韓僊因對及之上曰是不虛矣今狐渙欲取允及全誨等子內殿置酒和解之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獨有顯

從他日韓僊因對及之上曰是不虛矣今狐渙欲取允及全誨等子內殿置酒和解之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獨有顯

錄其要而以  
官人盡其內司  
為此東者不  
不自外則其  
知此則其  
以信其不  
不其不  
其其不

罪數人遂知竄逐發者許其自新庶幾可息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益不自安事終未了爾上曰善既而宦官自恃  
 黨援已成稍不遵教旨或使監軍守陵皆不行上無知之何朱全忠得在允書自河中還大梁發兵上聞之急召韓偓謂曰聞全  
 忠欲來除君側之憂大是忠事然須令茂貞其功恐兩帥交爭則事危矣卿語崔胤連飛書兩鎮使合謀又謂偓曰韓偓乃獨  
 輩驕橫益甚對曰韓事夫之子初當其立功之時但應以官爵田宅全帛酬之不應聽其出入禁中也且崔胤本留岐兵欲以制  
 敕使也今敕使衛兵相與為一汴兵若果必與關于閣下臣竊寒心十月全忠發兵大梁

楊行密遣兵攻杭州擒其將顧全武 先是錢鏐使顧全武克蘇州擒淮南將秦裴以歸隸守隴山下全武引水灌之城及是

楊行密遣李神福等將兵攻杭州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神福聲言運師所獲抗俘走還者皆不追蓋遣羸兵先行而伏兵青山

如蘇州全武追之伏發被擒錢鏐聞之驚泣曰憂我良將神福久攻不拔欲歸恐為鏐所邀乃遣人守衛鏐祖考邱壘又使顧

全武通家信銀進使謝之神福受其誘賂而還既而行密遣全武歸以易秦裴新成及去運之

十一月韓全海等劫帝如鳳翔朱全忠取華州 韓全海等聞朱全忠將至今李繼誨李彥弼等勒兵劫上請言鳳翔上密詔崔胤

曰我為宗社大計勢須西行卿等但東行也是日開延英全海等復侍側同議政事李繼筠遣兵掠內庫寶貨法物全海遣人密

送諸王宮人充之鳳翔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師大駭上遣中使召百官皆辭不至全海等陳兵殿前言于上曰全忠

欲劫天子幸洛陽求陳仲理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拔劍登乞巧樓全海等逼上下樓李彥弼即于御院縱火上

不得已與后妃諸王百餘人皆上馬痛哭而出李彥貞出迎上下馬慰接之遂入鳳翔全忠攝引兵還張洙說之曰韓建茂貞之

黨不取之必為後患乃引兵逼其城建軍騎迎謁全忠以建為忠武節度使以兵送之韓建在華州地當寶鼎韓建是時

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崔胤等列狀請朱全忠西迎車駕全忠復書曰進則懼脇君之誘退則懷負國之慚然不敢不勉

朱全忠引兵至鳳翔城東而還 朱全忠至長安宰相帥百官班迎至鳳翔軍于城東李彥貞登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禮

攝人誤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劫遣天子今來問罪迎尾還宮岐王若不獨謀何煩陳論上屢詔全忠還鎮全忠拜表辭解全忠

北地州州縣度使李繼筠韓建等皆受胤養子及是胤始名韓建本茂貞以胤命從兵河東李克用遣李嗣昭等五十騎馳

晉州與汴兵戰于平耀北城之西胤命度使連行贊亦遣使馳命于全忠韓全海遣中使二十餘人分道勸兵皆行贊所殺全

胤又遣兵于王建定其王宗信等以盧光啟字平 參知政務在允表稱罷 時宰相皆不處從光啟以兵部侍郎權勾當中書事參知機務允拒之罷宦官之意也

十二月清海節度使徐彥若卒 彥若遺表屬劉勳權留後

卷之六十五



天復二年春正月以重賂魏王嗣平章事 賜魏因李茂勳由刺史拜給事中地頗自遠相上

二月孟益發兩廣 魏王嗣平章事 賜魏因李茂勳由刺史拜給事中地頗自遠相上

三月汴兵圍魯陽 先是河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克應限二州進逼晉絳朱全忠遣河中遣兄子友誼兄存子及氏叔瑛擊

之汴軍橫陳十里河東軍不敵數萬深入敵境眾心恟懼及是德威戰賊河東軍潰友誼叔瑛奔虜取慈瀋洛三州遂圍魯陽時

嗣昭德威雖收餘眾得還而城中兵高木集叔宗攻城甚急克用召諸將議走保襄州存信欲入北虜嗣昭德威及李嗣源皆

曰兇軍在此必能固守王勿為此謀動搖人心劉夫人亦曰王常笑王行瑜輕棄其城死于人手奈何效之且一足出城則禍變

不測塞外可得至耶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及安嗣昭嗣源數將散死士夜入叔瑛營斬首捕虜汴軍驚擾會大獲引

兵還嗣昭與德威追之復取慈瀋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事者累年 魏州以城歸德不為李嗣昭所守李嗣源

後表聞說而罷至揚州行密始建制教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徽於紫微宮元宗停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

回駕遣使入貢 回鶻請發兵赴羅土命錄德合諒許之優曰或然不可倚信彼異國家人物乖虛而甲兵凋弊必有輕中國之心

且自合魯以來為國家所破恐其乘危僭位宜當以小小寇禍不須赴難虛憊其意實沮其謀從之

夏五月朱全忠至東渭橋 崔胤請河中泣訴于朱全忠請以時迎奉全忠與之宴虜執訊板歌以備酒全忠乃將兵再馬發河西

霖雨留東渭橋 崔胤請河中泣訴于朱全忠請以時迎奉全忠與之宴虜執訊板歌以備酒全忠乃將兵再馬發河西

崔胤備酒請常 持地三有使居 字稱而甘於誠 前歲魏之權之 此于憂恐之心 既亡尚復何以 自立無怪其候 固而東以項肩 也

起宗時常備酒 國書凡如常節 尚爾凡物自惡 酌事為係以類 酌事為係以類 酌事為係以類 酌事為係以類

公不見其主但恐不報惟其是行密謂公通四州時否公遂疑曰將

朱全忠圍鳳翔 李茂貞自將與朱全忠戰于鳳縣今鳳州府官道縣之北大敗而還全忠遣軍鳳翔城下朝服向城而泣曰臣但欲

迎軍實還宮耳不與以王角勝也遂為五塞環之

秋八月兩浙軍亂 初孫儒死其士卒多奔浙西錢鏐愛其驍悍以為中軍號武勇都至是鏐如衣錦軍在越州宗州并與所屬

為衣錦軍時宋趙匡胤命指揮使徐館治溝澗泉有怨言館因將所部還杭州與左都許再思等合兵焚掠進逼城鏐聞變微

服夜歸踰城而入守之趙館等召田頌于宣州乃遣頌全武向揚行密告急且以子傳璋為質行密許之以女妻傳璋既而館等

果召頌願引兵赴之急攻杭州行密遣人召頌曰不還吾且使人代鎮宣州頌皮鏐次子傳璋質為質乃還

起復李德裕同平章事 貽範之為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以妻罷去日為債家所縶故汲汲于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

李茂貞泉之子是遂起復貽範上先命樞密樞密曰此不可中使奏之上命樞密樞密曰此不可中使奏之上命樞密樞密曰此不可

樞密樞密曰此不可中使奏之上命樞密樞密曰此不可中使奏之上命樞密樞密曰此不可中使奏之上命樞密樞密曰此不可

王建敗興元 西川軍請假道于興元節度使李德裕遣人拒之戰敗奔還西川軍乘勝至城下王宗濬先登克之德裕請降得兵

三萬騎五千詔以王宗濬鎮之宗濬有勇異得來心王建忌之王宗信建濬州人姓等族其功搆以飛語建召宗濬詰責遂縶殺

之咸都為之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咸建以王宗質糾提羅興元留後

九月朱茂貞父朱全忠營敗績 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議引兵歸河中指揮使高季昌子勳與石劉和俊曰天下英雄籠

此舉一歲矣今茂貞已困奈何舍去全忠忠茂貞與壁不出手易請募人為探入城誘致之騎士馬景請行會朱友倫于發兵

于大梁將至當出兵迎之全忠命諸軍秣馬飽士偃旗潛伏營中寂如無人景乃詐為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逼兵獨

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請速擊之茂貞聞門者承攻全忠營全忠鼓于中軍百軍俱出擊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

連運大棗自臨賂傷傷盡茂貞自是憂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矣

冬十月朱全忠遣使奉表迎車駕 朱全忠遣使奉表入城獻食物增帛復遣使請與茂貞連和修宮闕迎軍駕上亦遣

使齎詔賜之鳳翔軍夜過降汴軍者其眾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約增兵防衛汴軍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拒城上人云

劫天子賊京城者詭城下人云奪天子賊是冬大雷城中百有餘人不可勝計或曰未元帥已為人所刺市中賣人肉所

十一月保大中和二年馬道愬節度使李茂勳引兵救鳳翔朱全忠遣兵取郟坊茂勳降

十二月李德裕死 李德裕死於郟坊 茂貞山南州鎮使白入王建關中州鎮皆八全忠坐

今曰天官印上  
誠強則亦臣職  
的宜若君臣職  
制以革則不耳  
所不若主禮數  
與反何異二語  
詞雖俗誠已  
得悉其造情情  
且蓋應世得事  
製麻痺疾相治  
其為禽政之元  
此舉起于多病  
臣實亦因於上  
無明上其爾時  
期故固無一足  
加責者其



人不廣雀情怨秦駝之

賜蘇檢盧光啟死駝王清為實客分司 皆在虜所幕也

賜朱全忠號回天角逆竭忠守正功臣 將佐敬翔朱文寶及都頭以下皆賜號有差

以輝王祚九子為請道兵馬元帥朱全忠守太尉以副之進濟梁王崔胤為司徒兼侍中 上議宴朱全忠欲以皇子為元帥全忠

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為之上曰灑王趙匡胤長胤承全忠密指利子幼冲為之固請從之胤之

駝驛倭為濶州司馬 上嘗謂倭曰崔胤雖忠然頗用機數對曰凡為天下者萬國皆屬之耳目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

雖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上用倭為相倭為趙崇趙匡胤王賢王賢自代胤庶幾其分已權使朱全忠白上曰趙崇

輕薄王賢不才韓偓何得為薦上不得已駝倭上與泣別偓曰是人非彼向來之比臣得壯死為幸不忍見為賊之辱

朱全忠辭歸鎮 全忠奏留安騎萬人于汝南軍汝南以朱友倫為宿衛使張廷範為宮苑使王殷為皇城使將元驍為衛使乃

辭歸鎮上餞之于延喜樓全忠奏曰克用于臣本無大嫌乞厚加撫慰克用聞之大曰比賊欲有事濶青畏吾稱其復耳全忠也

以裴樞同平章事 朱全忠薦之也

三月朱全忠遣朱友實為從周擊王師範五月師範以淮南兵擊斬友實秋七月全忠擊師範破之遣楊師厚師厚攻青州

朱全忠遣王人梁王師範遣兵圍青州全忠遣友實擊却之復擊取師範所置劉鄩兵部由是投他葛從周引兵圍之友實攻拔

博昌博昌今屬濰州師範臨淄抵青州城下師範求救于淮南楊行密遣將王茂章茂章救之茂章與師範大破友實斬之東傳遂

北停斬約盡全忠聞友實死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師範逆戰大敗茂章以眾塞不敵引兵還全忠留楊師厚攻青州而歸

八月遣王建將為蜀王

楊師厚遣青州王師範降冬十月葛從周取兗州 楊師厚屯臨朐臨朐至死範攻之師厚會擊大破之師範走追逼青州師

範以弟故遣請降時朱全忠聞李茂貞將起兵恐其復胡天子而去欲迎軍駕詣洛陽乃受之葛從周急攻兗州劉鄩固守

全忠所報

師厚

師厚

師厚

師厚

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胤子胤傑取刺南表其弟匡明為留後 匡胤父德誥初事秦宗權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朱全忠全忠表為

節度使德誥卒匡胤嗣至是荆南節度使成汭為淮南將李神 福所擊赴水死 全忠見神福擊鄆州將成汭洪洪承嗣于全忠

胤之亡其使皆歸胤志欲歸神福所敗而氏 杜洪鄂州人 武貞國節度使雷彥威之子時諸道兵爭據其地匡胤全

匡明胤子之表匡明為留後時天子微弱諸道多不供惟匡胤兄弟奉輸不絕 雷彥威後唐武宗時為鄂州節度使

李茂元李繼徽舉兵逼京畿 朱全忠之克汜州也執驍騎節度使楊崇本妻子河中而私為崇本怒使謂李茂元曰唐室將滅父

子也 崇本怒視之子遂相與進兵使逼京畿復姓名李繼徽全忠恐其復有劫遂之謀乃發兵屯河中

十一月楊行密克宣州斬田頔 田頔驍騎馮弘韜指楊行密求池歛二州為巡屬行密不許頔攻錢鏐行密又召之還頔遂有叛

志與潤州團練使安仁義結 同舉兵行密使李神福討頔王茂章討行義頔將水軍拒神福神福曰賊曠城而來此天亡也

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發兵斷其歸路行密遣臺濠將兵赴之至是濠擊斬頔克宣州仁義勇決得士心茂章攻潤州踰年始

克之斬仁義 頔之叛也行密使安仁義斬潤州節度使李勣勣通使行密行密作爲日死 勣夫人曰吾不幸夫明子曾知平月事也

未可知 勣火而先初行密與頔同里相善後頔與行密不和行密與頔相善後頔與行密不和行密與頔相善後頔與行密不和

以獨孤損之 全忠與同平章李穀贊罷 損以權部尚書相贊罷為左僕射

朱全忠殺左僕射張洎 全忠與同平章李穀贊罷 損以權部尚書相贊罷為左僕射

謀主不克及是朱全忠謀篡會恐洎動藩鎮張全忠殺之 洎居長水鎮在河南南水官縣西高 王歸範舉兵將欲取洎為

天祐元年春正月朱全忠殺雁眉以權選柳環 初平章事 初雁眉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威震

天下遂有篡奪之志 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安密 通茂貞不可不為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各

募以資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密使屢下壯士 應募以察之盾不之知與京兆尹鄭元穎等繕治兵仗日夜不

息會朱友倫擊球墜馬而死全忠疑所為殺同殿者十餘人 遣兒子友諒 珍 代典宿衛至是全忠欲遣天子都洛忠盾立異

密表盾子專權亂國請并其黨鄭元規等殺之 詔旨貶之而以裝樞獨孤損分制六軍三司全忠密令朱友誥殺盾及元規數人

朱全忠河中表請遣都督長安二月至陝 朱全忠引兵屯河中遣牙將奉表稱孤以兵逼畿甸請上遣都洛陽時上御延喜

樓及下裝樞已促有官吏行驅從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奪盾名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上遣發長安安全忠以張

昇觀為御營使殿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廢舍取其材浮游沿河而下長安遂墟上至華州民矣 道呼萬歲上泣曰勿呼萬歲朕

不復為汝王矣 館于與德宮預侍臣曰郵語云乾于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知志 遂歸杜真華宮三十里也 萬字記其

御七卷八頁卷五

唐昭宗皇帝

三

山見地相宜故使人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雷楪左右莫能仰視二月至陝以東都宮闕未成留止全忠來朝上延入  
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天家夫婦變身全忠矣

王建遣兵迎車駕 上遣閻使以御札告羅于建建遣王宗祐建子將兵會鳳翔兵至興平過汧兵不得進而還及始自用其制除  
官云使車駕還長安矣聞

三月朱全忠判六軍諸衛事 全忠既投崔胤遂專總禁衛

朱全忠赴洛陽 全忠置酒私第洪城私第上臨幸遂請赴洛陽督修宮闕上與之宣差臣既罷留全忠及韓建飲自是后出自捧玉  
危飲之言又或附上耳語建請全忠不欲陽醉而出

遣閻使以密語告羅于四方 上復遣閻使以密語告羅于王足揚行密李克用等令料準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為全忠  
所幽閉語數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道矣

揚行密遣兵擊杜洪 行密以李神福為鄆岳招討使將兵擊杜洪洪朱全忠遣使詣之請捨鄆岳復休舊好行密報曰俟天子還長  
安始敢開命洪與神福平昔以劉存代之明年朱全忠遣使詣之請捨鄆岳復休舊好

夏四月帝幸洛陽 朱全忠宴宮室已戒諸軍駕早發上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變態  
其語牙將寇彥卿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閏月車駕發使全忠迎于新安殺上左右及宮人數人自崔胤之死六  
軍散亡僅盡餘內園小兒二百餘人從上而東全忠慮殺之預遣二百人大小相類者衣其服而代之上初不覺曹曹乃悟自是  
上之左右使令皆全忠之人矣至洛陽入宮以蔣元暉王殷為宣徽南北院宣徽二院中書宣徽使張建範為街使曹曹為河  
南尹又召朱友恭氏叔琮為左右龍武統軍典宿衛

以朱全忠為護國軍武寧義武節度使

更封錢鏐為吳王 鏐求封吳越王朝廷不許乃更封吳王

命魏博曰天雄軍進軍昭威壽為都王魏博以魏州歸天德軍及

五月朱全忠還鎮 帝宴全忠等既罷復召全忠宴于內殿全忠疑不入帝曰然則可使說期來全忠捷期使去曰期亦醉矣乃還

大軍

六月辛亥貞王建寧繼徽合兵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河中 西川諸將勸王建乘茂貞之衰取鳳翔建以問判官溫汾汾曰今安魯  
虎爭敵不兩立若并而為一舉兵向蜀雖得萬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無事則務農訓兵有事則觀變而  
動可以萬全建曰善乃與茂貞修好興茂貞及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拒之河中

衣冠傳而為  
就可得而為子  
以左右使令之  
人一且盡舉而  
代之而歸其情  
然固覺雖不為  
於目而實於心  
矣

秋八月朱全忠弑帝于椒殿太子穆嗣位初全忠見穆王穆眉目甚秀年齒已壯喜之私謂在唐曰穆王本皇帝位且可下父子

之臣安敢竊議此其廢唐實臣且帝自離長安日晷不測與何後終日復留何何不言之唐言于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欲飲或相對

全忠使簡元暉伺帝帝動輒帶從客謂元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齒中指血流元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

自安時委及員等移轍來住皆以興復為辭全忠方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于中欲立幼君易謀穆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

與元暉及宋友恭氏叔琮等圖之元暉還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殺宮人裝負一帝在椒殿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太道欲

之昭儀李漸榮以身蔽帝呼曰甯救我曹勿殺大家亦殺之又欲殺何何后后求哀于元暉乃釋之子是元暉始請負一漸榮

載逆立輝王作為皇太子更名祝于椒前即位輝王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天全忠聞之陽驚天自殺于地曰奴輩負我今我愛結

名于高代至東都伏符宮慟哭叔友恭氏叔琮友恭氏既刑太呼曰實我以寒天下之謗如鬼神何全忠遂辭赴鎮

揚行密以子渡為宣州觀察使 喜慶卒行密以子渡代之徐溫謂渡曰王寤疾而猶出藩此必喜臣之謀他日相召非溫使者

及王今書慎無與來渡謝而行

九月尊皇后為皇太后

冬十月辛卯朔日食

十二月楊行密還馬寶歸長沙 賈性沈勇善行密屢有功行密從容問其兄弟乃知為馬版之弟大驚曰吾嘗怪其度壞僕亦

非常人遣歸長沙資固辭行密固遣之賈性沈勇善行密屢有功行密從容問其兄弟乃知為馬版之弟大驚曰吾嘗怪其度壞僕亦

以劉隆為清海節度使 隱以重賂結朱全忠故有是命

昭宣帝

昭天祐二年 劉友益曰君止歲年改元也昭宣子是時年矣而不改元君之慧則巨子之罪也其罪全

王裕等九人 全忠使將元暉遺德王裕等九人裕等九人王置酒九曲池志蠲殺之投尸池中皆昭宣之子

也

莽和陵在河內 賈出師不惟無功且以長驅驅唐亡也亦其處之不義被吹連之也

獨孤消裝編雀並罷以張文蔚呼昭王楊涉收子州同平章事 初柳璨及第四年為相性傾巧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

驟曲意事之同列裝樞程達獨孤預朝廷宿望意驟之驟以為欲張廷範本優人有寵于全忠蓋以為太常卿樞曰廷範勤

臣幸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指持之不于全忠聞之謂賈佐曰吾嘗裝十四器機真純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謀論本態露

微傳什作六  
性傳請其根能  
惜一節是實以  
因共人此語天  
罪蓋編之得相  
本出全忠之意

全忠近頃入者而已甘心受其

則百官奉行於

仍極其心雖斷

可無見其為優

人所一樂即其

較前數倍不者

非九師之損果

爾則指出元帥

將逐軍之不問

乎其即以其見

殺於全忠也後

何足惜哉

昭宗於重危之

號誠不得辭適

性有處科場忠

習知前此慶王

門主實重不忠

星身請托請昭

公行國已不勝

指數甚多以其

行小人其廷故

被序之嫌大言

夏四月君是出西北長竟天

六月數輩獨孤嶺崔遠陸辰王溥等三十餘人

因疏其素所不快者于全忠曰此曹皆怨望腹誹宜以之塞塞其罪手振固言于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

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則獨孤嶺崔遠陸辰王溥趙雲孫斌王贊賢等官有差自餘或門閥高華或科第自進以名檢自處

者皆指以為浮薄欺之六月朔魏瓘等三十餘人于白馬驛見一夕盡殺之掠尸于河初身振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瓘紳

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輩當自謂清流宜殺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自汴至洛朝臣必有寬達時請之楊果

秋八月徵前禮部員外郎司空圖詠詠字元直入見陽為衰野廢勿失儀琮從下詔曰養高釣名匪夷匪惠雖居公正之朝可放還山

宗屢徵之不起柳璟以詔書徵之圖詠入見陽為衰野廢勿失儀琮從下詔曰養高釣名匪夷匪惠雖居公正之朝可放還山

冬十月全忠擊淮南不利而還全忠遣楊師厚取襄陽師厚字元直復拔江陵師厚字元直師厚取襄陽復拔江陵師厚字元直

屬遇大雨拔光州道險塗滄人馬疲之士卒逃亡十一月渡淮而北光州刺史柴再用伏虜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輜重萬計

全忠悔之躁忿尤甚遂遷大梁

改昭宗諡號起居郎蘇指指字元直書素無行嘗登進士第指字元直昭宗禮試黜之指字元直下永不聽入科場指字元直

十一月吳王楊行密卒行密字元直子渙代為淮南節度使行密長子渙素無令譽軍府輕之行密廢疾命判官周德師召渙隱性蠢

直對曰司徒輕易信讒喜擊球好飲酒非保家之主餘子皆幼未能駕馭諸將廬州刺史劉威從王起微細必不負王不若使之

權領軍府侯諸子長而授之行密不應徐溫張顛謀密言于行密曰王出萬死言天石為子孫立基業安可使他人有之行密曰

五昆眼目矣行密使溫與張顛謀密言于行密曰王出萬死言天石為子孫立基業安可使他人有之行密曰

以朱全忠為相國封魏王加九錫全忠不受先是全忠急于傳禪密使將元暉等謀之元暉與柳璟等謀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

唐故留其弟以須變元暉聞之懼指全忠言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沮我儲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耶元暉曰唐

祚已盡天命歸王但以晉無岐蜀皆吾物敵王遷受禪放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元暉等欲為王創萬代之業具全

忠叱曰奴果反矣元暉歸與魏謀加全忠九錫朝士多不稱儀惟他禮部尚書蘇備柳翽柳翽使獨攝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恩數有

忠叱曰奴果反矣元暉歸與魏謀加全忠九錫朝士多不稱儀惟他禮部尚書蘇備柳翽柳翽使獨攝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恩數有



歸朝廷宜速行... 忠拒之

十二月朱全忠欲太后何氏殺將元暉柳璨張廷範

後子母生全王殿趨殿衝門元暉云與誰廷範子精善夜直對太后焚香高誓復復唐祚全忠信之收斬元暉

殿權如樞密殿衝門宣慶院事殿善選誣元暉私侍太后全忠令殿善殺太后子精善憂斬柳璨于上東門卓製廷範于都市

璵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

罷錫加賜 先是禮院奏皇帝登位應祀南郊敬用十月行之既習儀朱全忠怒曰柳璨將元暉欲弑天以延唐祚璵等權改用朱

年正月至是全忠欲太后母璵等殺以宮禁內亂竟之

三年春正月羅緝成殺其牙軍八千家 初田承嗣鎮魏博遣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十人為牙軍厚其給賜以自衛自是父子相

繼親黨膠固日益驕橫小不如意輒殺其帥而易之自史憲誠以來皆立其子繼紹威感之力不能制詔得朱全忠欲借兵以

誅之全忠乃發兵屯深州營于滄州命全忠安通路威于者早全忠遣將實甲兵于雲中選兵千人為扈天入總詐云會葬全

忠旬以大軍繼其後云赴行營牙軍不之疑歸威遣人入庫斷弓強甲禱之無也 夜帥奴客數百人與牙將會擊牙軍牙軍

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合營踐之凡八千家嬰城無語旦全忠引兵入城已而天雄諸軍皆猜懼牙將史仁暹等作亂全忠

討平之至秋乃還大梁 全忠欲先收滄州乃引兵渡河圍之劉仁恭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

以全忠為三司 制置使 全忠解不受 全忠解不受 全忠解不受

夏四月癸未朔日食

秋九月朱全忠攻滄州 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為難慮欲先收滄州乃引兵渡河圍之劉仁恭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

志自備兵糧指行營 劉仁恭曰賊一圍則士得兵十萬軍于瓦橋 劉仁恭曰賊一圍則士得兵十萬軍于瓦橋

說劉守文曰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果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為之緩攻仁恭求救

于河東前後數百輩李克用恨其反覆未之許存勗諫曰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自河以北能為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

不與之併力非計也為天下者不顧小怨彼當困我而我救其急一舉而名實兩得此乃吾復孫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為然謀

召幽州兵與攻滄州曰子彼則可以解圍于我則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仁恭遣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周德威李嗣昭等將兵

與之共攻滄州 楊漢叔洪州 先是鎮南節度使鍾傳卒軍中立其子匡時為留後傳養子延規恨不得立降淮南及是楊漢遠奉嚴勸兵擊洪州

全忠制山山... 忠拒之

忠拒之... 忠拒之

故名賢而收之  
舉滄州一版賊  
遂不取據者用  
父子惟以拓境  
為務不初使表  
動王則亦惟圖  
自利而已

軍于黎州在今河南中道入于章江以水險注所謀谷廣洲也諸將請阻水立寨裝不從臣時果遣其將劉楚捷之諸將以谷裝表曰臣時  
號勇獨楚耳若帥眾守城不可猝拔吾故以要言誘致之耳破寨執楚遂圍洪州拔之虜臣時以歸馮延巳  
冬十月王建立行臺 王建始立行臺于蜀建本向舞臨疏物言曰自大駕東遷制命不通請權立行臺用李茂鄭收故事承制封  
拜仍以榜帖書諭所部

朱全忠以高季昌為荆南留後 武貞書為恭讓帝荆南留後賀正環聞城自守朱全忠以為怯使李昌代之高氏附此  
十二月昭義節度使丁會降于河東朱全忠引兵還 初昭宗凶計至潞州會帥將士編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潞州會舉兵降  
之季克用以嗣昭為昭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凌虐唐室會雖受其舉拔之恩誠不忍其所為故來歸命  
再克用厚待之位才諸將之上全忠將攻潞州開潞州不守引兵還元是全忠謂河南北開州潞州皆山積及運命危之在唐中  
與其命使之為潞州之為潞州也元是全忠謂河南北開州潞州皆山積及運命危之在唐中

四年四月以昭義節度使丁會降于河東朱全忠引兵還 初昭宗凶計至潞州會帥將士編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潞州會舉兵降  
之季克用以嗣昭為昭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凌虐唐室會雖受其舉拔之恩誠不忍其所為故來歸命  
再克用厚待之位才諸將之上全忠將攻潞州開潞州不守引兵還元是全忠謂河南北開州潞州皆山積及運命危之在唐中  
與其命使之為潞州之為潞州也元是全忠謂河南北開州潞州皆山積及運命危之在唐中

庭中遣白濁果欲殺我邪對曰非敢然也欲謀王左右亂政者爾因數逐所親信十餘人之罪曳下擊殺之謂之兵諫在唐中  
三月遣使奉冊賀如梁 全忠自滄州還感望大沮恐中外離心欲速受禪德魏有疾羅紹威恐全忠襲之說曰及唐室衰微天命  
已改而四方稱兵者皆以興復為名王宜早正位號以絕人望全忠然之乃歸大梁帝遣御史大夫韓師矩鉅野縣人勞之給鉅錢  
以臣禮見北面拜舞于庭遣皇子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安帝乃下詔禪位于梁遣宰相張文蔚楊涉及薛平鉅野縣人勞之給鉅錢  
趙光道字廷之等奉玉冊傳國寶師百官備法駕詣大梁楊涉字直史留侯或言于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  
日涉流涕曰臣等幸甚為之不富者數日

夏四月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 仁恭賙修會養以大安山在今順四面懸鏡築館其上極壯麗實以美女與  
方士煉藥其中悉做境內錢產山頭令民間用星泥土為錢有愛喜厚民其子守光迺馬仁恭杖守光而斥之至是梁遣使慰  
安聖之直抵城下仁恭在大安城幾不守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孤之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春攻大安虜仁恭以歸  
囚于別室守光弟守奇奔河東

梁王朱全忠更名是稱皇帝為梁廢唐帝為漢王 張文蔚等至大梁梁王更名是文蔚等東歸奉冊賀至金祥殿是夜梁  
將多勳所行相  
滿其子自取  
不奉命者于  
及是遂魁名  
費不顧其名  
張文蔚等皆  
衛賢金祥殿  
不從事者心  
亦有恨於其  
失

將多勳所行相  
滿其子自取  
不奉命者于  
及是遂魁名  
費不顧其名  
張文蔚等皆  
衛賢金祥殿  
不從事者心  
亦有恨於其  
失

將多勳所行相  
滿其子自取  
不奉命者于  
及是遂魁名  
費不顧其名  
張文蔚等皆  
衛賢金祥殿  
不從事者心  
亦有恨於其  
失

將多勳所行相  
滿其子自取  
不奉命者于  
及是遂魁名  
費不顧其名  
張文蔚等皆  
衛賢金祥殿  
不從事者心  
亦有恨於其  
失

將多勳所行相  
滿其子自取  
不奉命者于  
及是遂魁名  
費不顧其名  
張文蔚等皆  
衛賢金祥殿  
不從事者心  
亦有恨於其  
失

將多勳所行相  
滿其子自取  
不奉命者于  
及是遂魁名  
費不顧其名  
張文蔚等皆  
衛賢金祥殿  
不從事者心  
亦有恨於其  
失

即皇帝位文符等并發請無實已降帥百官舞踏稱賀梁王與之宴飲酒勞之曰此皆諸公推戴之力也文符等皆俯伏不能對  
獨蘇循薛昭矩咸稱公德宜與天順人梁王復與宗戚飲博宮中酒酣其兄金昱觀之曰朱三汝本瑯山一民也從黃龍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當署兵至河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乎梁王不懼而罷唐帝為濟陰王遠之魯州格<sub>阻</sub>及之以棘使甲士守之

梁以汴州為東都關封府洛陽為西都長安為大安府佑國軍

梁以馬殷為楚王

梁以敬翔和崇政院事 梁以宣武等十書記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事以備顧問參謀議于禁中承上旨宣于宰相而行之宰相非時奏請皆因以聞後廢樞密院以其職事歸之 梁主已攝樞代之際州縣居多

梁以朱友文<sub>攝</sub>判建昌院事 初梁王為四鎮節度使凡倉庫之籍置建昌院以領之至是以友文判院事掌凡國之金版

淮南西川移轍興復唐室 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 建元天祐為朱氏餘皆梁正朔蜀王建與楊茂移 撤諸道云欲與岐王晉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建乃謀稱帝遺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晉王復書不許曰碧于此生塵敗失節 唐末之珠官也 梁書河東晉王恩思軍 承平于制律力

岐王孛茂自關府 茂負遠望實簡無紀律安藏地感不敢稱帝但關岐王所置百官宮殿號令皆擬帝者

契丹遣使如梁 初契丹有八部 五代史契丹部號曰靺鞨分八部 一曰遼 二曰靺鞨 三曰合 四曰 五曰 六曰 七曰 八曰 九曰 十曰

不得已傳檄鼓請帥種落居古澤城 五代史石碣口外澤河注見源深澤城也 今熱山在冷宜 別自為一部 漢城地宜五

是歲帥眾三十萬侵雲州晉王與之連和約為兄弟延之帳中縱酒擲子盡散約共擊梁或勸晉王擒之晉王不許留之旬日厚賜遺之按巴堅既歸而背盟更附於梁晉王由是恨之 始也

終古之羞乎鮮始以隱為不遇于唐德宗鮮必有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梁以高季昌為荆南節度使 依政西魏進士梁書唐末登第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謀留之欲奉為荆官袁忠

之欲去恐及禍乃曰才素不甚豈宜明公不以為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昌許之季昌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

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為謀王呼曰先輩

梁主封其兄全昱為廣王 今昱不樂在京師嘗居陽山故里二子皆封王

梁合蘇循等致仕 循及其子楷自謂有功於梁朝夕以相梁主薄其為人敬翔手振亦鄙之言于梁主曰蘇循唐之賜鼎貴國

求利不可以立于維新之朝詔循等十五人並勒致仕楷斥歸田里循父子乃之河中依朱友謙

六月淮南遣兵擊楚楚大破之遂取岳州 楊暉遣其將劉存許元應將水軍擊楚楚王殷懼軍使楊定真質曰我軍勝矣殷問其

故定真曰夫戰懼則勝驗則敗今淮南兵驍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殷命指揮使秦彥暉黃瑒帥戰艦擊之存等過而

引兵還彥暉連之存數戰不利遣使言詐降彥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鼓噪而進存等走黃瑒引兵合擊大破之執存投岳

州元龜州元龜梁州晉道周德威等救之 梁道康懷貞攻潞州晉李嗣昭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身蝟蟻斬

秋七月梁以劉守先為盧龍節度使 外斷絕晉王以周德威為行營都指揮使救之

八月晉敗梁兵于潞州梁深夾寨守之 晉周德威壁于高河即解縣在今山西也康懷貞道頓騎擊之不克梁主遣李忠安代

之將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莎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安乃自東南

山口築甬道屬于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一晝夜數十發梁兵疲于奔命閉壁不出

九月蜀王王建稱帝 蜀王建讓稱帝將佐皆以為然馮涓獨獻謀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與則未與稱臣職在則不同為惡不從涓

杜門不出建用副使李書記書記見之謀即帝位建以王宗結書記為宰相唐道襲州為內樞密使是時唐衣

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使修舉事故其興章文物有唐之遺風

冬十一月義昌書節度使劉守文舉兵討其弟行光 守文聞其弟守先幽其父集將更大哭曰不意吾

家生此集不孝守先有勝負守文恐梁虛襲其後遣使

請降

五季梁元平分注唐昭宗四年二年以後至周顯德六年俱分注每年甲子下以五代

五季梁元平分注唐昭宗四年二年以後至周顯德六年俱分注每年甲子下以五代



昭宗許晉王克用承制封拜時方鎮多行墨割王與之同每除受表親至是存節始承制除史兄弟張承業并堂拜母賜還

其厚 泗州圍守趙子士民死者大半嗣而崩

淮南張顛徐溫欲其節度使楊渥溫復政顛殺之

王分其地以臣子梁于是顯達其完紀祥麟海集將吏于府庭列白刃厲聲問曰副王奉憲軍府誰當王之三問莫應氣色益怒

為公下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執敢不從顛默然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度商列指使宅賀顛曰汝也

其所以既至可求跪請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妻言先王創業建羅嗣王不幸早世隆演誼行史當立諸將宜負楊氏

善輔導之辭皆明切顛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渥為漢漢稱留後顛以徐溫鎮潤州可求說溫曰公捨牙兵而出顛必

以欲君之罪歸公溫覽曰奈何可求曰顛剛愎而暗于事情為公圖之乃往說顛請留溫顛曰業已行矣奈何可求曰止之易耳

明日可求連騎至溫可求雖自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于外可乎溫涕曰

苟諸公見客何敢自專由是不行顛知可求雖自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于外可乎溫涕曰

軍鍾泰童人等壯士三十人斬顛于牙堂暴其骸若之棄初顛與溫謀殺威王文作溫顛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若猶

用吾兵顛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顛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管左牙兵也由是以溫為實不知謀隆演以溫為左右牙都指揮

使軍府事咸取決焉以可求為揚州司馬溫性又數自毒請諸將以軍旅委可求以謝顛温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若猶

科合肥人蜀岐會公兵攻梁雍州梁遣忠武

秋七月契此茶稅 湖南判官高都請德民自米茶賣于非客收其征以贖軍兵王殷從之請于梁置回圖務

于河南北實之以 易增燭戰馬而歸由是富贈梁兵兵官牙兵州皆入于梁

淮南將吏推楊隆演為節度使 淮南將吏請于梁承制授隆演淮南節度使弘農王

冬十月華原 華原縣屬鞏州 鞏州屬京兆府 鞏州縣屬鞏州 鞏州縣屬鞏州 鞏州縣屬鞏州 鞏州縣屬鞏州

發之 鞏州縣屬鞏州 鞏州縣屬鞏州 鞏州縣屬鞏州 鞏州縣屬鞏州 鞏州縣屬鞏州

二月丁酉朔日食 以大學為東都命養子博王文為的里子

梁政岐取丹廷鄜坊四州 丹州屬宜州 鄜州屬延州 坊州屬延州 坊州屬延州 坊州屬延州

軍由是不振及是保塞軍以中州置一亂指揮使高萬興河面及其弟萬全以兵降于知俊知俊遂攻丹延戰軍郡坊大皆敗

淮南徐溫自領昇州註見刺史徐溫以金陵形勝戰艦所聚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以其假子元從指揮使知諤為昇州防遏原據船副使往治之

夏四月吳以王審知為閩王 審知儉約常臨府詹府舍卑陋未嘗嘗甚寬稱藩賦公私富實境內以安

淮南攻吳越圍蘇州吳越擊破之 淮南遣指揮使周本州人領擊兵越圍蘇州久之不克淮南兵圍蘇州吳越皆得使領事

志之至是使仁章通信入城吳得報而返吳越兵內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擒其將三十餘人周本復遁

五月劉守文執其兄守文進攻滄州 劉守文以重賂招契丹吐谷渾之眾合四萬屯薊州守光迎戰為所敗守文單馬立于陣前

泣謂其眾曰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州人識之直前擒之遣德兵皆遣守光囚守文于別室乘勝進攻滄州判官呂家州人

孫鶴推守文于延祥為帥來城拒守

六月梁劉知俊西奔岐 知俊功名浸敏以梁主猜忌日甚內不自安會僑國節度使王重師被誅重師領兵安平王知俊前

于岐遣兵襲華州守潼關遣人以重利召長安諸將執劉捍送至岐殺之梁主遣近臣諭知俊曰朕待卿甚厚何忽相負對曰臣

不背德但畏族禍詔劉知俊官爵遣楊師厚劉靜等討之鄆王關東獲知俊伏路兵使為前導關東之鄆兵直進遂克潼關知

俊舉族奔岐岐王厚禮知俊以為中書令

秋七月梁以劉守光為燕王 守光既親守文遣使如梁上表告捷故有是命守光表言領節事為以下詳于

淮南取取江西地 撫州刺史危全諷帥撫信表言之兵攻洪州淮南守兵幾千人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于唐後日召倭佐軍

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在南昌府新建縣西不敢進楚王殷遣指揮使阮旻致攻旻圍高安註見以助全諷徐溫問將士嚴可未

可求虜周本乃以本將兵七千救高安本曰楚人為全諷聲援爾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還乃疾馳象牙潭全諷營柵

臨溪數十里本隔溪布陣先使虜兵嘗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來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來

勝克襄州刺史史簡雅遣兵襲饒信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求志誠賊阮旻于上高唐湖南唐州縣名吉州刺史彭玕玕在

為刺史帥眾奔楚信州刺史危仔倡奔吳越越以其姓曰元氏虔州刺史盧光稠唐州人以州附于淮南于

是江西之地盡入于楊氏楊氏說附于梁

兄討樂久之弟  
即珠之亦不為  
過乃野不立謂  
勿殺此無家真  
不攜二毛同一  
迂廣卒以自取  
欺心所謂可笑  
可駭者耳

冬十一月岐道劉知俊攻梁靈州梁遣兵救之大敗而還

岐王欲取靈州以處劉知俊使自將兵攻之胡亥即度使韓遜

遣使告急于梁梁主遣康懷貞寇彦卿將兵攻邠甯以救之懷貞等所向皆捷知俊解圍引去梁主急召懷貞

以身免岐王以知俊為彰義節度使鎮涇州

蜀州刺史王宗升以其子昭顯為節度使

憂而不足奇小人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道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而許之

二月岐王承制加楊隆演嗣吳王命

夏四月梁夏州亂殺節度使李昌

及是都指揮使高崇諱作亂殺彰武軍中將史共誅宗益迎仁福

梁宋州獻瑞麥 梁宋州節度使衛王友諒獻瑞麥一莖三穗

貴友諒以惠王友能呈代之

梁駝寇為遊擊將軍 梁左金吾大將軍駝彦卿入朝至天津橋

彦卿有功命以私財道死者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沔執之

意諷死梁主欲以過失論沔奏在法以勢力使令沔首下手為從不得歸罪

責後彦卿遊擊將軍彦卿揚言有得在沂首者賞萬鎊

五月梁天驕節度使羅紹威卒以其子周翰代之

梁以楚王殷為天策上將軍 楚王殷未為天策上將始開府

秋八月吳越兼捍海石塘

冬十一月蜀主立其假子宗福等為王

初唐末宦官典兵者多食軍中壯士為子以自強由是諸將亦效之而蜀主尤多至百二

錢鏐得海島

胎保隆不遺世

其利甚薄若獲

等州則不先

大之聖至是則

性向北遷使屬 常保其然試而





晉師圍祁驎梁兵救之晉師還

晉王遵周德威史建塘趙彥總

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檄河北州縣諭以利害劉守光聞梁兵敗使人謂趙王鎔及王處直曰聞二鎮與晉王破梁兵衆軍而下僕

亦有精騎二萬欲自將之為諸公啟行然四鎮連兵必有盟主僕若至彼何以處之鎔告于晉王晉王曰趙人告急守光不能

出一卒以攻之及吾成功乃後欲以兵威離間二鎮愚莫甚焉鎔將曰會代與燕接境彼若提我城戍動搖人情亦腹心之患也

不若先取守光然後可以專意南討王曰善會梁驎師厚引兵救祁驎晉王解圍去師厚留屯魏州周德威等亦解邢州圍晉王

命德威以兵戍趙州王曰善會梁驎師厚引兵救祁驎晉王解圍去師厚留屯魏州周德威等亦解邢州圍晉王

命德威以兵戍趙州王曰善會梁驎師厚引兵救祁驎晉王解圍去師厚留屯魏州周德威等亦解邢州圍晉王

命德威以兵戍趙州王曰善會梁驎師厚引兵救祁驎晉王解圍去師厚留屯魏州周德威等亦解邢州圍晉王

命德威以兵戍趙州王曰善會梁驎師厚引兵救祁驎晉王解圍去師厚留屯魏州周德威等亦解邢州圍晉王

命德威以兵戍趙州王曰善會梁驎師厚引兵救祁驎晉王解圍去師厚留屯魏州周德威等亦解邢州圍晉王

命德威以兵戍趙州王曰善會梁驎師厚引兵救祁驎晉王解圍去師厚留屯魏州周德威等亦解邢州圍晉王

命德威以兵戍趙州王曰善會梁驎師厚引兵救祁驎晉王解圍去師厚留屯魏州周德威等亦解邢州圍晉王

命德威以兵戍趙州王曰善會梁驎師厚引兵救祁驎晉王解圍去師厚留屯魏州周德威等亦解邢州圍晉王

命德威以兵戍趙州王曰善會梁驎師厚引兵救祁驎晉王解圍去師厚留屯魏州周德威等亦解邢州圍晉王

命德威以兵戍趙州王曰善會梁驎師厚引兵救祁驎晉王解圍去師厚留屯魏州周德威等亦解邢州圍晉王

命德威以兵戍趙州王曰善會梁驎師厚引兵救祁驎晉王解圍去師厚留屯魏州周德威等亦解邢州圍晉王

命德威以兵戍趙州王曰善會梁驎師厚引兵救祁驎晉王解圍去師厚留屯魏州周德威等亦解邢州圍晉王

命德威以兵戍趙州王曰善會梁驎師厚引兵救祁驎晉王解圍去師厚留屯魏州周德威等亦解邢州圍晉王

九月梁主如桐州冬十一月遷洛陽 梁主聞晉趙謨南伐自將拒之至衡州分食軍前丞晉當已出井陘連命擊北起邢鴻書復

倍道兼行至相州聞晉兵不出乃止刺史李思安不意梁主猝至落然無具坐削官爵梁主尋至滎水水城今在滎陽水城今在滎陽水城今在滎陽

委晉趙兵南下梁主即時進軍至魏縣或吉云沙段至矣士卒懼懼多逃亡嚴刑不能禁既而復吉云無寇上下始定梁主病

已經年以疾塞柏鄉俱失利故力疾北還思一言其此意晉多疑忿功名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眾心益懼既而晉趙兵竟不

出梁主南還始懷州刺史段明遠明遠人後妹為美人明遠饋獻必備梁主悅至洛陽疾復作明年梁主至洛陽疾復作

州刺史馮道字可道奔晉 劉守光謀攻易定道以為未可擊微得免亡奔晉張承業存之晉王以為書書記

德明義武將程叢會于易水攻燕新溝關今在滎陽下之遣攻涿州德威遂至幽州城下守光求救于梁梁主自將救之

兼行至下博馮趙將符習州人引數百騎迎逆或吉曰晉兵大至矣梁主善行帳亟引兵趨東強與師厚軍合師厚急攻東強

拔其城屠之德倫攻停晉將李存審引兵扼下博橋在今涿州上使史建塘導嗣胤分道擄生獲梁軍之糧器者數百人殺

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為我語宋公晉王大军至矣時梁主引師厚攻修承及置營建塘嗣胤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操幟服色與

相若者雜行暮至營門縱火大譟弓矢亂發營中大擾不知所為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梁主大駭燒營夜遁失道毒曲

行百五十里停之耕者皆荷鋤奮捷連之委棄積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還騎視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擊備梁主慙憤

病遂增劇

晉師克瓦橋關 周德威遣將攻瓦橋關其將史及吳州刺史李敏州皆降廉涉領書傳晉王使傳其子繼茂嚴固辭王怒將

斬之教練使孟知祥字德明諫曰強敵未滅大王豈宜以一怒戮勳義之士乎乃免之相三曰五

夏五月梁主至洛陽 梁主至洛陽疾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竟易熾如此吾懼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

我指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嘆絕之而復殞

劉守光遣兵出戰晉人擊敗之擒其將 守光遣其將單廷珪將精兵萬人出戰與周德威遇于龍頭岡今在滎陽曰今

日必擒周楊五情誠以獻既戰見德威子陸單駒逐之擒及德威背德威側身避之會捷反擊于廷珪單駒擒之燕兵退走引騎東

之斬首三千級廷珪燕將也燕人失之奪去

吳鎮南節度使劉威歙州觀察使陶雅宣州觀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聞任晉武忠王

御此卷代通鑑再覽

卷六十五 五季

將有大功以徐溫東政內不能平李璣尤甚詔解使徐斯幹繼往使于吳越溫使說遇入見新王曰公不爾人謂公及遇怒曰君言溫反殺侍中溫者非反邪溫怒以王極樹三者注為宣州制置使數遇不入朝之罪溫禁再用徐知詰制之遇不交代再用功違昇州刺史州長史多武夫事州事城為不恤民事如請在昇州備用廣史解明政稅租延四方士大夫夫吳州選士守德實制人周宗字志安吳人男仁

六月梁末友珪其主冕而自立

梁主長子博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梁主特愛之當留守東鄉次弟王友珪其母亳州

營娼也為控獨指揮使無寵次均王友貞為東都指揮使初張后嚴整多智梁主敬懼之后姐梁主志意聲色語于雖在外常微其婦入侍友文婦王氏色美尤寵之欲以友文為太子友珪心不平梁主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珪攝張氏知之密告友珪曰夫家以傳國實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討生何不攻圍六月朔梁主命欽州

出友珪為萊州刺史友珪怒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勳以情告之勳亦見功臣多被誅懼不自保遂相與合謀以牙兵

從友珪闖控鶴士中夜斬關入至寢殿梁主驚起曰我國疑此賊恨不早殺之女侍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滿足河刺梁主腹刃出于背以傲禮是之瘞于寢殿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友貞殺友文攝攝攝友文謀逆朝友

珪忠孝將兵誅之宣令友珪權主重圍之務藉勳為友珪謀多出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乃發長即位

梁匡國軍亂亂殺節度使羅建 時梁新有內難許州軍士更相告變更不之省亦不為備遂為其下所殺

秋七月梁以楊師厚為天雄節度使 天雄節度使周翰翰勸楊師厚軍于魏州久欲圍之懼太祖威嚴不敢發至是引兵入牙

城據位楊師厚以師厚為天雄節度使從周翰翰宣義魏州文德元年羅建亡

梁加吳越王錫尚父

梁遣兵擊河中節度使朱友謙降晉 友珪既篡立諸宿將多憤怨難曲加恩禮終不悅魏國節度使莫王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

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掖聲聞甚惡吾備位藩鎮心竊恥之友珪加友謙侍中且徵之友謙請使者曰先帝晏駕不以禮告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為友珪遣韓勳等之友謙以河中附于晉以求救晉王自稱而西魏魏州魏州友謙以欲翔同平章事 友珪以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于己欲解其內職恐夫人望遂以為相以孫振充崇政院使類多稱疾不預政事

吳以徐溫鎮海節度使 吳劉威為帥府所忌徐溫將討之威棄家黃浦說威曰公受誘雖深反本無狀若輒舟入觀則嫌疑皆亡矣威從之陶稚亦懼與威符語厲威溫待之甚恭如事武忠王之禮皆遣還鎮由是人皆重溫

冬十月梁師厚入朝 楊師厚得報情又兼都招討使宿衛勤兵多在麾下諸鎮兵皆得預發威勢甚重心性友珪事行不備  
友珪患之發詔召之師厚將其腹心曰往必不測師厚曰吾知其為人矣乃帥精兵萬人渡河友珪大懼至郡門留兵于外與  
十餘人入見友珪喜過詞悅之厚賜遣還

卷之六十六

五季

梁晉兵相持天祐十年五月 春二月梁均王友貞起兵討賊友珪伏誅友貞自立于大梁更名鎮宋友諒復歸梁 友珪遣為荒  
淮內外憤怒騎馬都尉趙嚴與之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嚴曰此事成敗在楊公公執帥得其一言論其軍  
事立解友貞乃遣顧二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郡王是親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棄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  
犒軍錢五十萬魏州與趙師厚之曰方即王叔逆香不能明請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攻顯可乎師厚曰王魏州與趙師厚之曰方即王叔逆香不能明請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攻顯可乎師厚乃  
遣其將王彥質至洛陽陰與魏虎統軍衣象先謀廢歸洛陽亦與象先定計于梁象先等帥兵五千人突入宮中友珪自度不  
免令馮廷諤先殺妻次殺已廷諤亦自剄象先處齊得國寶鎗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即位于大梁  
更名鎮宋之又更名鎮宋友珪為賊人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郡王遣使招撫宋友諒友諒復稱藩

三月晉師徇山後入軍今石州及武州皆下之 劉守光命元行欽募山北兵以應契丹又以騎將高行珪州為武州  
史普李嗣源分兵徇山後入軍皆下之進攻州武行珪以城降行欽以兵攻行珪使其弟行周州尚賀晉軍以求救嗣源救  
之行欽八戰力屈乃降嗣源受其號身奉以為子以行珪為代州刺史行周留事嗣源與嗣源假子從珂分將牙兵以從從珂

夏六月蜀以道士杜光庭字賓至為諫議大夫 光庭博學善屬文說者謂其能九經蜀主重之破與謀政事蜀主重之破與謀政事

秋七月蜀主殺其太子元膺 蜀少保康道震州蜀主嬰也道震太子元膺素惡之屢相譖毀會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  
置酒集王宗翰樞密使潘渚河西翰林學士毛文錫毛膺不至元膺怒白蜀主以峭文錫離問兄弟請殺之元膺出遣人言于

蜀主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欲殺後舉事耳蜀主疑焉遣使請召兵入衛元膺聞之懼遣軍使孫璋孫璋等以  
兵攻道震道震中流安陸馬元舅王命王宗侃等發兵討之斬道震元膺亡匿躍龍池池中明白出而為衛兵所殺蜀主退廢

八月梁賜高季昌將渤海王 季昌造戰艦五百艘治城器械為攻守之具招聚亡命支道去蜀梁于是凌不能制

五季

五季

五季

五季

五季

五季

五季

五季

五季

五季

五季

五季

五季

冬十月蜀王子宗衍為太子 蜀主十一子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有寵使飛龍使唐大庾諷蔡格表請立之格夜以未示王宗保

等許云受宦官景實者名蜀主不得已許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遂立為太子

十一月晉王入幽州執劉仁恭及守光以歸 先是晉周德威進軍逼幽州南門劉守光遣使致書請和德威不答守光解其書曰太深皇

命討非他非防也也不吾共書也而唐亂避虜皆入于晉守光求援于吳丹契丹以其無信不救屢請降于晉晉人疑其詐亦

不許至是登城謂周德威曰僕晉王至吾則開門遂首聽命十一月晉王率騎至城下謂守光曰宋溫基逆余本欲與公合河朔

之兵興復唐祚公謀之不為乃殺彼狂悖鎮定二帥皆使首事公而公曾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

如守光曰今日領上肉耳惟王所裁王謂之與折子矢高誓曰但出相見保無他也守光愛將李喜喜多饗成守光之惡反是

守光將出降小喜止之而自踰城降晉且吾城中竭力晉王誓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守光帥妻子亡去王入幽州以周

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李嗣本為振武節使德威帥其眾今守光將奔諸州連突道為人所擒送晉軍晉王發幽州命掌書記王微

單宣布劉仁恭不誠不知故事書之于布達人叟之仁恭父子皆倚枝于其下

十二月吳遣兵使吳人擊之 梁以王景仁為淮南招討使將兵萬人侵廬壽吳徐溫未理帥諸將拒之遇于越步吳將徐溫

擊海東寇徵兵未集退戰不勝而徐景仁乘之吳吏士皆失色將軍陳紹紹即護糧大呼曰誘敵太深可以進矣躍馬還闕眾譁

之梁兵乃退蓋賜之金帛紹悉以分麾下吳兵既集復戰于雲環梁兵大敗梁于不後置源湖及梁兵敗還表而步弱死者大

守光與吳胡為天祐十一年梁春正月劉仁恭劉守光伏誅 晉王以練新吳之也劉仁恭父子欲殺入于晉陽獻于太宗廟自臨

新劉守光呼曰殺守光不降者李少古也小喜瞞目叱守光曰汝內亂禽獸行亦我敵耶王怒其無禮先斬之乃斬守光板仁恭

至代刺史其心血以祭先王墓梁復斬之

鎮定推晉王為尚書令始置行臺 或說趙王匡曰大王所稱尚書令乃某官也大王既與吳為仇不當稱其官且自太宗踐陰以

果無故當其名為尚書晉王為盟主不若以尚書令讓之遂乃與之虛直各遣使推晉王為尚書令晉王三讓然後受之始開府置

行臺知太常故事

高季昌乞蜀州不許 季昌以愛州忠活四州吳將楊琳別南與兵取之先攻愛州刺史王之成逆賊奉昌驍大船使蜀舟楫蜀

將保八日吳軍戰敗在之恐不得進吳吳其然季昌過邊吳將楊琳別南與兵取之先攻愛州刺史王之成逆賊奉昌驍大船使蜀舟楫蜀

將保八日吳軍戰敗在之恐不得進吳吳其然季昌過邊吳將楊琳別南與兵取之先攻愛州刺史王之成逆賊奉昌驍大船使蜀舟楫蜀

之

又十一月南詔寇蜀道兵擊敗之 南詔寇黎州蜀王遣兵擊敗之字折數萬胡弱死數萬人

長卿之三王其帥志安而居

長卿之三王其帥志安而居

長卿之三王其帥志安而居

長卿之三王其帥志安而居

長卿之三王其帥志安而居

長卿之三王其帥志安而居

長卿之三王其帥志安而居

長卿之三王其帥志安而居

長卿之三王其帥志安而居

長卿之三王其帥志安而居

長卿之三王其帥志安而居

長卿之三王其帥志安而居

長卿之三王其帥志安而居

長卿之三王其帥志安而居

長卿之三王其帥志安而居

長卿之三王其帥志安而居

長卿之三王其帥志安而居

長卿之三王其帥志安而居

長卿之三王其帥志安而居

長卿之三王其帥志安而居

長卿之三王其帥志安而居

長卿之三王其帥志安而居

長卿之三王其帥志安而居

諭之曰今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爾眾汝而止周德威聞郿西上自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見郿已堅塞下山屯于守城郿元氣已竭在馬死殆平扣臨清有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德威急追至南宮擒其斥侯者斬脫而縱之使言曰周付已據臨清矣始朝暮都兵而遇入臨清郿引軍趨貝州軍堂邑吳興今魯德威攻之不克翌日軍于羊嶽而守之自華及河蔡南道以通饋餉晉王軍於華西三十里煙火相望一日數戰既而郿攻鎮定營為將李存審所敗奔還郿不勝者人盡逃戰不出晉人乃以晚時角為半王以臨清郿軍多使晉軍攻之中不知軍情與少平所遣軍之兵在四城則變不可測度數日而晉軍必不利矣何謂將曰晉軍頭一決日何待擊之郿大敗晉人

吳徐溫出鎮湖州留子知訓江都輔政 吳以徐溫為諸軍都指揮使鎮湖州軍團庶務參決如故留徐知訓居廣陵東政

冬十月梁康王友敬梁王之弟五作亂伏誅 梁德妃張氏即魏國太妃卒將葬友敬謀作亂使腹心數人匿于寢殿梁王覺之跣足踰垣而出召宿衛兵索殿中得而于刃之捕友敬誅之由是群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妃兄弟漢殷漢傑從兄弟弟漢倫漢融咸居近職參預謀議每出兵必使之監護巖等依勢弄權賣官嘗欲離間舊將相敬翔李振雖為執政所言多不用振每稱疾不預

事政事日紊以至于亡

十一月蜀遣兵攻岐克晉成秦鳳州岐將劉知俊奔蜀 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嶺在秦州南王宗翰等敗秦州兵于金沙谷

在秦州 克階成州秦州節度使李福崇遣子迎降劉知俊攻鞏虢成州于里于邠州平賊不克聞秦州降蜀妻子皆連成都解圍

還鳳翔禮及禍及帥親軍新固奔蜀軍宗館攻鳳州克之之敗無成功居為秦州降蜀妻子皆連成都解圍

內晉攻吳越天祐十三年梁貞明三年正月梁以李恂為左拾遺 梁王閻李惠學行名為左拾遺充宗政院直學士衛王友諒青車李振等見拜之恂獨長揖王讓之曰衛王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衛王拜之宜也振

等陛下家臣臣于王無素不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罷

二月梁劉郢攻會魏州晉王擊敗之 劉郢閉壁不出晉王乃留李存審守營自勞軍于貝州登言歸晉陽郢聞之秦請襲魏州令澶州刺史楊廷直以萬人會魏州廷直夜至城中連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廷直潰走詰旦郢自華縣乘眾至城東與廷直餘眾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踵其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郢見之驚郢晉王臨之至故元城在今大名府城東唐初元名為方陳于西北存審為方陳于東南郢為圓陳于其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郢突圍走步平七萬餘弱殆盡郢沒河保濟州已而梁主召郢不至郢以郢

有別則見其通  
劉郢士君子出  
之正元承  
既自是奉行  
宜成事委其  
為將其所集  
而弗如從公  
得者主則其  
且與大節而  
相行所謂家  
獨彰耳

梁遣兵夾晉陽晉將安安全全擊敗之 梁匡國節度使王禮字宗憲以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谷至麾下晝夜急攻城墜陷者



數四代比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張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家國請以厚甲見授為公  
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擊梁兵梁兵大驚引卻李嗣昭亦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晉  
陽朝發上黨夕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禮引還晉王性  
矜伐以累非已出故不行實德倫兵多入梁軍梁某聞別都賊又聞王禮無功歎曰吾事去矣  
秋七月梁以吳越王穆為諸道兵馬元帥 吳越王穆遣判官皮光業于岐通表請入貢梁王君之故有是命朝議皆言球之  
人貢利于市易不宜逼以名器假之翰林學士實夢徵徐州執麻以泣坐殿

九月晉王還晉陽 王性孝雖經管河北而還數晉陽省曹夫人嚴再三馬 晉王既用正室劉氏無子寵姬曹氏存焉兄周封  
晉懷州 先是晉王使李存客攻貝州刺史張源德 存客拒守存客圍之已而曹克衡磁沼相拒等州 梁昭德使張筠乘機  
置安國軍 賜寶字環美州州 滄州亦降至是源德被圍踰年欲降其眾不從共殺源德吳城固守城中食盡乃請援申款  
惟梁教節足受賜寶以鄆州降晉 滄州亦降至是源德被圍踰年欲降其眾不從共殺源德吳城固守城中食盡乃請援申款  
兵而降晉將許之其眾三千人出降既釋甲圍而殺之蓋墜于是河北皆入于晉惟黎陽為梁守 考歐陽修五代史張源德  
且蓋墜于此事情傳洩德出逃德不從逃見德逃與以歐陽史所載  
為大蓋然故從前節作寶字環美州州 滄州亦降至是源德被圍踰年欲降其眾不從共殺源德吳城固守城中食盡乃請援申款

及十二月晉以張瑄為麟州刺史 張承業治家甚嚴有姪為盜殺販牛者承業斬之晉王以其侄瑄為麟州刺史承業謂曰  
汝本為賊憤為不法今若不殺死無日矣由是瑄所至不敢貪暴

契丹稱帝敗元 契丹王按巴堅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舒魯氏名平小字阿蘭多 按舒魯氏作 契丹外傳  
契丹二部 按巴堅曰伊魯日業從中國之清太胡安舒魯氏舒魯氏本回鶻思之德大同初太宗入汴以外戚小乘  
姓名係由吳已理字蘇潘新晉三姓官皆始告退受其押曰吾惟琳天不拜人也晉王方難營河此故結契丹  
為親密已理字蘇潘伊魯日業從中國之清太胡安舒魯氏舒魯氏本回鶻思之德大同初太宗入汴以外戚小乘  
作親密已理字蘇潘伊魯日業從中國之清太胡安舒魯氏舒魯氏本回鶻思之德大同初太宗入汴以外戚小乘

巴堅嘗擊突項留后守懷柔軍乘虛合兵掠之后知之勦兵以待奮擊破之由是名震諸夷先是劉守光末年表函遣參軍韓延  
徽守懷柔軍求援于契丹按巴堅怒其不拜留之使收馬于野廷徽有智略頗知屬文舒魯后曰廷徽能守而不屈此今之賢者  
奈何辱以微園宜禮而用之按巴堅召與語悅之遂以為謀主廷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布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  
舉塞荒田由是漢人安業逃亡者少契丹威服諸國廷徽有功為項之廷徽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猛疾之廷徽  
不自安求歸省母遂復入契丹按巴堅待之益厚及是滿帝遂以為相廷徽寄書于晉王曰非不戀吳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歸  
不南救故終詞尤之

世契丹不派人為寇

丁酉岐吳稱帝天祐十四年梁貞明三年晉大興春三月契丹取晉新州 應夏今在化音師攻之不克契丹遂圍幽州 先是晉新  
州軍亂殺其防禦使李存矩香王禕將盧文進 字文用 以眾契丹 存矩在新州時不治晉王使泰山山賊兵及劉守光七年以

州軍亂殺其防禦使李存矩香王禕將盧文進 字文用 以眾契丹 存矩在新州時不治晉王使泰山山賊兵及劉守光七年以

州軍亂殺其防禦使李存矩香王禕將盧文進 字文用 以眾契丹 存矩在新州時不治晉王使泰山山賊兵及劉守光七年以

州軍亂殺其防禦使李存矩香王禕將盧文進 字文用 以眾契丹 存矩在新州時不治晉王使泰山山賊兵及劉守光七年以

州軍亂殺其防禦使李存矩香王禕將盧文進 字文用 以眾契丹 存矩在新州時不治晉王使泰山山賊兵及劉守光七年以

州軍亂殺其防禦使李存矩香王禕將盧文進 字文用 以眾契丹 存矩在新州時不治晉王使泰山山賊兵及劉守光七年以

州軍亂殺其防禦使李存矩香王禕將盧文進 字文用 以眾契丹 存矩在新州時不治晉王使泰山山賊兵及劉守光七年以

州軍亂殺其防禦使李存矩香王禕將盧文進 字文用 以眾契丹 存矩在新州時不治晉王使泰山山賊兵及劉守光七年以

州軍亂殺其防禦使李存矩香王禕將盧文進 字文用 以眾契丹 存矩在新州時不治晉王使泰山山賊兵及劉守光七年以

州軍亂殺其防禦使李存矩香王禕將盧文進 字文用 以眾契丹 存矩在新州時不治晉王使泰山山賊兵及劉守光七年以

州軍亂殺其防禦使李存矩香王禕將盧文進 字文用 以眾契丹 存矩在新州時不治晉王使泰山山賊兵及劉守光七年以

試由以功...

之不為為...

上印前此...

其勢亦俱...

身大不獲...

非在...

不存也至... 德成合河...

彌漫山澤... 州溫從之...

秋八月劉... 紛紛裝為...

股衝之... 會師救...

恐失之... 與存...

騎為前... 汝無欲...

陳斬首... 而進...

又十月... 是軍...

錢積謂... 怒曰...

李紹榮... 王紹...

王紹...

王紹...

王紹...

王紹...

矣曾太夫人聞之遂召名王王復忠叩頭謝請承痛飲以分其過承業不肯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行得進言  
之矣明日王俱至承業第謝之末無求制假承業開府集同三司左衛上將軍貞觀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居宮政身

十一月晉王如魏州 晉王聞河水合曰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度今水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州

十二月晉王襲梁楊劉魏名在秦文后弟阿彌北地有拔之梁王如各陽在漢文梁 晉王視河水已堅引步騎度梁甲士三千  
成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連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拔之先是梁租庸使趙廉言曰陛下踐阼以來尚未郊議者

以為無異蕃係請幸西都行郊禮敬翔曰自劉鄩失利公私困竭人心皆怨今庶幾圖立必行當會是某虛名而受尊卑也且  
勅敵近在河上東曹宜輕動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不聽遂如洛陽聞車服歸宮闕祀郊有日聞楊劉失守詔晉軍已入大

梁扼汜水法見矣梁王復忠逐鹿郊祀奔歸大梁

晉王以兵稱天祐十五年梁四鎮 春正月晉師掠梁濮鄆而還 梁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墮土日曠陛下所與計事者  
皆左右近習豈能敵國之勝負乎李亞子繼位以來攻地野戰無不視苗云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朱勣為士卒先一鼓拔之陛

下儒雅守文要安自若使賀瑛輩敵之而望懷遠寇仇非臣所知也宜訪察耆老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疏奏趙張之徒言相怨  
望梁王速不用

夏六月蜀王建隨太子宗行立蜀名 蜀主文侯晉暨至是增劇以王宗弼為都指揮使召大臣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違諸公

之請而立之若其不堪可異別宮幸勿殺之但王氏子弟諸公擇而輔之徐妃兄弟止可優其祿位慎勿使之掌兵預政以全其

宗族時內飛龍使唐文舉典兵預政欲去諸大臣遣人守宮門宗弼聞其謀排闥入言之召太子人侍疾唐文舉刺眉州以宋

光嗣眉州人 為內樞密使初蜀主難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至是蜀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恐其不為劫主用故以光嗣代之  
自是宦者始用事矣蜀主強太子即位尊徐賢妃為太后徐淑妃為太妃殺唐文舉

吳副都統朱瑾殺都軍使徐知訓而自殺 吳都軍使徐知訓驕居濠寨押備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為讎自為都軍使王為

知訓以彈藥之資嘗使使通于瑾而瑾亦左右其王豈知知訓之不及也徐知訓之弟徐知勳亦為都軍使王先起知

勳以彈藥之資嘗使使通于瑾而瑾亦左右其王豈知知訓之不及也徐知勳之弟徐知諲亦為都軍使王先起知

諲出為都軍使即度使軍在理心恨之而外事知訓愈謹酒徒之中堂伏壯士于戶內出妻拜之知訓答拜理以勿擊之語地呼

壯士出新之投其首馳入府示吳王曰僕已為太王際吉王懼走入內曰舅自為之楊行密先娶朱氏我不知子城使裴虔彭

人等聞府門勒兵討之瑾遂自刎徐知誥在潤州聞難用宋齊邱策即日齊江撫定軍府溫乃以知誥代執吳政宜歸使手無

理通詳報之

梁人決河以限晉兵晉王攻之拔其四寨 梁將謝彥章許州 攻楊劉決河水以限晉兵滿沒表里晉王自泛舟測水謂諸將曰梁

人決河以限晉兵晉王攻之拔其四寨 梁將謝彥章許州 攻楊劉決河水以限晉兵滿沒表里晉王自泛舟測水謂諸將曰梁

人決河以限晉兵晉王攻之拔其四寨 梁將謝彥章許州 攻楊劉決河水以限晉兵滿沒表里晉王自泛舟測水謂諸將曰梁

人決河以限晉兵晉王攻之拔其四寨 梁將謝彥章許州 攻楊劉決河水以限晉兵滿沒表里晉王自泛舟測水謂諸將曰梁

人決河以限晉兵晉王攻之拔其四寨 梁將謝彥章許州 攻楊劉決河水以限晉兵滿沒表里晉王自泛舟測水謂諸將曰梁

知訓為權十者  
凡有心者皆當  
為厚勳之遺米  
理雖以私權  
控然實為私除  
其目官為之  
主持庶幾免  
者知所警場乃  
惟法無難後為

不敷食而致饑  
溫視日深使  
成其富之極  
其度身以未善  
自全而善之  
行治之難區  
子孫

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遂引觀軍先涉諸軍隨之塞甲橫槍結隊而進乃曹桂之稍卻鼓譟復遣梁兵大  
敗河水為赤晉人遂陷濟河四塞

秋七月蜀以王宗弼為鉅鹿王 蜀主不親政事內外違除皆出于王宗弼宗弼納賄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奏主寵  
任之蜀由是遂衰 蜀主又以宦者趙廷勳為中書令廷勳與宗弼同謀殺蜀主不親政事

吳以徐知誥為淮南行軍副使輔政 吳徐溫入朝于廣陵疑諸將皆預未理之謀欲大行誅戮徐知誥嚴可求具陳知誥通惡溫  
恐稍解責知誥將佐不能匡救皆放罪獨刁彦能上表入選有諫者溫嘗之以知誥為行軍副使知誥知誥權潤州團練事

與弟知詢皆不禮于知誥知誥以兄事之知詢嘗與溫違金陵唐政皆決于知誥事吳王立恭恭接士大夫以諫御眾以寬約身  
知誥欲失甲欲殺之知誥知誥以兄事之知詢嘗與溫違金陵唐政皆決于知誥事吳王立恭恭接士大夫以諫御眾以寬約身

以偷求賢才納規諫除燕精杜請託于是士民歸心宿將悅服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宋齊邱說知  
誥曰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賦民棄本違木也請編丁口錢餘稅悉斬殺弟細細區區直千錢者當稅三千

頭三十考綱曰十作或曰如此韓官藏失錢億萬計齊邱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都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益闢桑柘滿  
之十合黎國賦正

野圃以富強 趙去屏神 趙去屏神 趙去屏神 趙去屏神 趙去屏神 趙去屏神 趙去屏神 趙去屏神 趙去屏神 趙去屏神

八月晉王大舉伐梁 晉王謀大舉伐梁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李嗣源及王處直遣將各將步騎萬人及諸部落奚異  
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閱于魏州獨可而上軍于麻家渡

戰者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罵者數四類李紹摩力戰得免趙王歸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繫於王本朝中  
興繫于王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但深居惟房以自肥乎一旦將出存審扣馬泣諫

曰太王當為天下自重先登陷陣存審之謀也王為之懼墮而還他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謂左右曰老子妨人戲乃以數  
百騎拔梁營謝房查伏精兵五千國王數十重王力戰僅得出會生存審殺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為忠

冬十二月晉王與梁軍戰於胡柳陂 晉王欲趣大梁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  
戰百餘日王遣兵距梁軍十里而舍

老賊壞益賊之困在梁于梁王距以謀賊而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入梁周德威曰梁軍尚全輕行成利未見其禍不從然營而進  
衆幾十萬環亦乘營而踰之至胡柳陂侯者言梁兵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已固守備有餘此以退待勞

之師也王宜按兵勿戰而德威以騎兵擾之使其營壘不得成樵爨不暇始因其勢乏而乘之可一舉滅也王曰公何怯也即以  
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陳王軍居中鎮定軍居左幽州軍居右而輻重次右之西王帥

衆槍都陷梁營衝殺梁軍斬獲十餘里梁馬軍都指揮使王彥章軍敗而走漢陽魯陽魯陽王見梁軍強盛遂入幽州軍幽州軍亦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子孫

李奇訓之在東... 骨節之通... 由子... 性... 山... 門... 事... 年... 大... 德... 及... 之... 十... 不... 德...

提亂德威不能割父子皆戰死漢兵四集勢甚盛晉王被高以成飲兵至日中軍復振陳中有土山賀瓌引兵獲之晉王謂將士  
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會登之即引騎兵先登季從阿王建及許州以步卒繼之漢兵紛紛而下遂登其山日向曠賀瓌陳  
于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諸軍未盡集不若飲兵還營詰朝復戰賀瓌曰王彥童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  
歸志我來高地下破之必矣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戰勝縱收餘眾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李嗣昭亦以為言王建及覆甲  
橫梁而進曰王但登山觀臣為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謀計嗣昭建反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漢軍大敗死亡者  
幾三萬人晉王還營關德版父子死哭之慟曰是吾罪也果敗卒走至大梁曰晉人至矣京城大恐漢王驅市人營城又設奔洛  
陽逼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處遺骸各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晉軍之敗李嗣昭不知王所之與曰此漢河兵嗣昭不  
能大勝漢以謂之自是晉人嗣昭情勇

三月晉以郭崇韜代中門副使 孟知祥為教練使郭崇韜能治劇王以為中門副使崇韜個僅有智略臨事政決王寵待  
日隆知祥稱疾辭其位崇韜專典機密

夏四月吳王陸演建國改元 先是吳徐溫自以權重而位卑說吳王陸演曰今大王與諸將皆為節度使不相臨制請建吳國稱  
帝而治王不許至是溫帥將吏蕃鎮以請王復不許乃即吳國王位大赦改元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宮殿文物皆用天子禮以溫  
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東海郡王和詰為左僕射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王令謀為內樞使屢可求為門下侍郎詔知祥  
為中書侍郎

吳越王鏐遣其子劉大德使傳璽與吳越將彭彥章 彥章陳涉拒  
之戰于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傳璽引舟避之既過復自後隨之吳面船與戰傳璽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聞目及船相接觸傳璽  
使撒沙于己船而撒豆于吳船豆為戰血所清吳人踐之皆傷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彥章甚力陳涉按兵不援彥章自  
殺吳人誅涉魯沒家資以其半賜彥章彥章其妻子終身

梁攻普德勝南城不克 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竿大索 聯檣數十餘艘索以千棹設驛脫音通諸女婚之名戰格也  
本朝諸人從瓌橫于河流以斷晉救兵晉王自引兵救之不能進還善游者入城守將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于軍  
中出器以擊瓌橫于河流以斷晉救兵晉王自引兵救之不能進還善游者入城守將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于軍

門幕能破練艘者莫莫知為計李建及由王建及少為李守之妻子與瓌姓請選設即敢死士得三百人披鐵條奔帥之象舟而  
進將至流天兩集建及使操舟者入艫艘間奔其竹竿又以不翼載薪沃油燃火于上流縱之隨以巨艦鼓譟攻之練艘隨潰而

五季

下梁兵勢弱者始平晉兵乃得渡環解圍走

秋七月吳越攻吳常州吳人與戰破之 吳越王鏐遣錢俶瑋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溫帥諸將拒之戰于無錫今屬蘇州府會溫病

熱不能治軍吳越攻中軍陳彥謙連中軍旗鼓于左取觀魏溫者懷甲胃號令軍事項之溫病稍聞出拒之時久草枯吳人乘

風縱火吳越兵大敗殺其將何進斯首萬級俾陳邁去知諸請帥步卒二十襲取蘇州溫曰爾輩固吾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

言諸將亦以為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涸此天亡之時宜盡步騎之勢一舉滅之溫歎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錢公亦

未易可輕若連兵不解方為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多疑何為遂引

還

八月梁以王瓚為招討使非晉兵 智瓚卒梁王以王瓚為招討使瓚為治嚴令行禁止豫普人上游之楊村地名在今大名史河

梁瓚遣浮橋鎮運相繼謂瓚遣浮橋鎮運相繼何以能成府運以軍卒謂瓚遣浮橋鎮運相繼山巨木崩月而成人相與智無慮而晉王與瓚戰于河南瓚先

勝復會將石君立等謂瓚遣浮橋鎮運相繼年復戰大破先名何討晉王乘勝遂拔獲陽梁王召瓚遣以獻思遠代之謂瓚遣浮橋鎮運相繼王瓚石君立等擊于

于梁瓚將欲先離制信之人各有名何討晉王乘勝遂拔獲陽梁王召瓚遣以獻思遠代之謂瓚遣浮橋鎮運相繼王瓚石君立等擊于

吳與吳越連和 吳徐溫遣使以吳王言歸無錫之俘于吳越吳越王鏐亦遣使請和于吳自是吳國休兵息民三十餘州民樂業

者二十餘年

又十月晉廣德勝北城 晉王贊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沙陀人於戰于

河瑭梁人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吳先沙陀部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馬徐行為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追迫得免敬

瑭以是親愛之謂劉知遠始此

分士卒與同甘苦故能得其死力所向立功同列疾之官者真令圖語之曰建及以死財驟施此其志不小王亂建及軍職以為

代州刺史建及由是

夏四月梁宋友據取同州遂以河中降晉 梁河中節度使吳王友諒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為留後宋友即魏不許乃附于晉晉

王以墨制除令德武節度使自是友諒

五月吳王隆濟卒諡曰六月弟溥立 王重輝奉洛徐溫父子專政王重當有不平之意形于言色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

制尤非所樂多沈飲醉食逐成疾溫自金陵入朝謀當為嗣者或曰劉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溫止色曰吾果有意取

之當在孫張顛之初至至今日無任感歎無勇有女亦當立之故妄言者祈乃以王命迎升陽公溥監國王重溥即位

以私圖務遠  
宜斷正德  
當令行既何  
我子與氏引  
慶公之新事  
非正道故也  
知諸國者必  
文重何曾失  
于里

閏月蜀殺其番陽王為其弟所殺  
蜀王作高祖三孫原屬于葛里孫  
后妃百官周慕味作鼓吹祭之士為上疏諫蜀王怒欲誅之太后不可乃流黎州士為感憤赴水死  
石山所費不可勝計數城以強兵士民女子納宮中累送蜀史太后乞教令官每官一官賜教人納器  
名得之文惠殿大學士教讀使使後得平氏女子納宮中以居居居居之諸者如蜀之州一  
梁遠劉都牙討同州秋七月曾連存番救之 李存審等至河中即日海河軍于銅色梁軍亦大集河中友諒諸子說友諒且歸  
教子梁以退其師友諒曰昔昔王親赴吾急夏燭夜戰今方與梁相拒又命將星行分我資糧宜可負報昔人分兵攻華州據其  
外族李存審進道劉都督等悉眾出戰大敗宵遁道擊破之殺獲甚眾存審等移檄告諭關右引兵略地至平邛謁唐帝陵表  
之而還 劉都督與友諒為各其討友諒也克得蜀以備備之月餘友諒不攻  
八月蜀主北迎冬十一月遣兵侵岐不多而還 蜀主下詔北迎遂安成都被金甲冠珠帽執弓矢而行程旗兵甲魚百餘里羅漢  
元君故城在今 今段融上言不宜遠離都多番大臣征討不從十一月遣王宗壽本州州民家子王 將兵伐岐攻隴州岐王  
自將屯汧陽蜀將陳彥威敗岐兵于箭苦積 在今陝西鳳州府外蜀兵食盡引還 蜀王到州之山下龍舟龍舟州江州  
四川保寧府廣元縣是州亦唐置今保寧府屬中縣是

有珠色蜀王見而悅之太后因納于後宮蜀主不欲娶于母族託云奉昭度之孫累加元妃高后益見疎薄至是遂遣還家蜀主  
已春正月蜀主天祐十八年是歲凡六國四國 春正月蜀主遣成都府其高氏 蜀主之高氏無寵而與其妃韋氏者徐耕之孫也  
蜀主少時嘗往其父在往遠通而外人不知其歸者蓋更不絕又而觀之更長其氣結結山及宮殿樓閣于其上或為馬  
行通其時 蜀主少時嘗往其父在往遠通而外人不知其歸者蓋更不絕又而觀之更長其氣結結山及宮殿樓閣于其上或為馬

晉得使國實 考諸國實世以為蜀主王豐領子其事漢元后投階階之得并中徐瑛之退漢獻帝之退是事俱其前  
皇孫宗而王邑不反對蜀主為大太子也魏明宗得之及清泰故以蜀主自號蜀主也又有神龜者不知蜀主何代  
蜀主之說如此是神龜也 蜀主之說如此是神龜也 蜀主之說如此是神龜也 蜀主之說如此是神龜也 蜀主之說如此是神龜也  
左右所屬江左者乃蜀主也 蜀主之說如此是神龜也 蜀主之說如此是神龜也 蜀主之說如此是神龜也 蜀主之說如此是神龜也  
也其又恐起與蜀主深不可測也 蜀主之說如此是神龜也 蜀主之說如此是神龜也 蜀主之說如此是神龜也 蜀主之說如此是神龜也  
遣先王王勸以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走之時賊叛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

誰能集我願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為心慎勿效此曹所為言猶在耳此諫非所敢聞也因  
泣既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今有司市上造法物會魏州僧獻得國寶 四十一年是德貞以為常玉符蜀之或此之日情  
寶也乃將佐皆奉稱稱賀張末業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中子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孺捨財賦君  
行臺觀之

卷六十一 五季

三十五

宋書卷之四  
為從來所無  
獨張本意乃心  
唐室將不漸  
洵為鮮健俊  
且其德在晉  
制書家為編  
傳及在書  
意則已以  
其志亦可謂  
不為善主  
子孫公名  
期方為漢  
已不能先  
已即存善  
溫力戰亦  
之心為善  
其將定宜  
居人下而  
其求立借  
此年深安  
欲求其善  
效忠而細  
守之見耳

補兵馬營

補兵馬營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遠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而列聖之深仇然後求唐後而王之南取吳西取蜀汛掃宇內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之恩欲為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奈天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勸笑曰指使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厥疾不復起

二月成德解張文禮即王福壽子王叔其即度使趙王露而代之趙王露驕於富貴多事遊嬉

又好左道鍾丹榮求長生靈錦館字西山即正定房山亦曰王母山在平山縣西每往遊之

暴露以親矢石而人王竭軍國之用為游畋之資聞城空宮闕月不運使一夫閉門不納從者大王將安歸乎露懼促為帝固

止之規弘起還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刃指張限曰軍勞吳願從王歸國弘規繼而進曰感王者希家也請誅之以謝眾

銘不答弘規呼甲士斬布索首擲于露前露怒遽歸使其子昭符及養子王德明族弘規漢衡收其黨與窮兇反狀親軍皆懼德

明因誘以為亂德明素異志因親之而激之曰太王命臣蓋此廟會從命則不惑不然又夜半親軍千餘人踰垣而入銘方

與道士雙杏受錄軍士斷其首而出因焚宮室盡滅王氏之族凡四世五姓百餘年而滅明德復姓名曰張文禮遣使告札于晉

因求節鉞晉王方置酒作樂聞之投筮悲泣欲討之條佐以為方與梁爭不可更立敵宜且安之晉王不得已承制授文禮成德

留復

夏六月己卯朔日食

秋七月晉以鮮循為節度副使晉王既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宋友謀遣蘇循行臺

見王呼萬歲無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枝謂之畫日筆

八月晉以符習為成德留後討張文禮張文禮越忌故將多所誅滅都指揮使符習將越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

以他將代之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若能為之

復擊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勸哭曰大王今被使輔佐之勤許之復寬習等不敢壞霸府之兵願以所

部復前將取高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王以習為成德留後命闡實史建塘將兵助之自邢洛而北文禮先病腹

疽會晉兵拔趙州文禮驚懼而死其子忠理與其黨鍾正時悉力拒晉九月晉兵圍鎮州建塘中流矢卒

鎮州之降兵使趙王以嚴騎三千

鎮州之降兵使趙王以嚴騎三千



其狀之奇者  
多歸於此  
其名其力  
其狀之奇者  
多歸於此  
其名其力  
其狀之奇者  
多歸於此  
其名其力

冬十月義武節度使王處直為其假子都所囚 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有子得小兒劉雲即之以建德紀得養為子名之曰都

及壯使使多詐處直愛之置新軍使與之處直有假子都無寵存晉晉王克用以女妻之累遷至新州團練使餘子皆幼處直以

都為副太僕欲以為副及晉王存勗討張文禮處直以鎮定居焉恐七而定謀圖謀以為方禦梁寇且軍故文禮晉王答以文

禮報若不可敵又潛引其兵于易定亦不利處直患之乃潛運人語都使怨晉王今犯塞以解鎮州之圍都素疾都買繼其

宗乃遣處直求為副處直許之軍府皆不欲召梁丹都亦慮都奪其處為副乃以新軍數百仗于府第大譟曰將士不欲以賊召

梁丹請令公歸西第乃升其妻妾與之盡殺其子孫及將佐之為腹心者以狀白晉王晉王因以都代處直處直憂憤而卒

十一月晉王自將討鎮州 晉王使李存審守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旬日不克張處直使韓正時受圍出趨定州求救晉王

遣救之 十二月契丹寇幽州 王都說梁丹王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已物也不然為

晉王所有矣梁丹王以為然悉眾而南舒嘯后曰吾有西樓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東危微利乎晉聞晉

王用兵天下莫敢脫有危敗悔之何及梁丹王不聽十二月攻幽州李紹宏本宦者姓馬嬰城自守梁丹圍涿州拔之進寇定

州王都告急于晉晉王將軍五千救之 晉王至新城 梁丹前鋒涉沙河即

入井陘之晉王猶未決郭崇韜曰梁丹不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謀其前鋒逃走矣

李嗣昭亦曰強敵在前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操人心晉王乃自帥鐵騎五十先進至新城比半出桑林梁丹見之驚乃走晉王分

軍逐之獲梁丹王子契丹舉眾退保望都 梁丹前鋒涉沙河即

兵趨望都遇慕容托輝獲五千騎為其所圍力戰出入數回不勝李嗣昭引三百騎橫擊之虜退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梁丹

大敗虜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死者相屬梁丹王乃歸 梁丹前鋒涉沙河即

梁彘晉魏州不克攻德勝比城二月晉王還魏州 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勝必襲魏州不若

分軍備之遂分軍屯涿州魏思遠果悉眾趨魏州嗣源引兵先之遣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拔成安比魏州合大掠而還又攻

德勝比城車壘移壘斷其出入晝夜急攻存審悉力拒守晉聞之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遠燒營遁

御此誌史入通鑑通鑑

卷之六十一 五季

晉師圍鎮州不克退保趙州夏四月晉李嗣昭死

晉閻寶桑曼以圍鎮州決泝沈水環之內外斷絕城中食盡遣五百餘人出

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不為備俄數千人繼至遂壞長圍縱火攻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晉王以李嗣昭

為招討使代寶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獲于九門嗣昭設伏擊之殺虜將蓋鎮兵發天中其腦嗣昭拔矢射之一發而殲是夕亦

平晉王聞之不御酒肉有累日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判官任國三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死也

嗣昭七子懼債長而害其弟繼嗣因之而自立晉王以用兵方殷不得已欲昭表為安義以繼嗣為副使

秋八月梁取晉衛州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遵兒以排優得幸于晉王高利史直事持破防城卒皆臘月謀殺梁既疑

張勳引兵夜襲之詰旦登城歿存儒遂克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鎮名在衛輝其城在淇水之南今屬衛輝府是澧

州之西相州之南晉為梁有晉人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

九月晉師克鎮州張處瑾等伏誅李嗣昭之死晉王以李存進為招討使軍于垣東渡泝沈水環今在正定府立柵未就鎮

兵每至存進出柵橋上殺鎮兵治盡存進亦戰反晉王以李存審代之鎮州舍進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中將李再登投魏以納

晉兵執處瑾兄弟及其黨高奉等送行臺趙人皆請而食之磔張又磔屍于市王銘故侍者得銘遺骸晉王祭而葬之晉王以荷

相副二州置兵守之使與梁而外兵皆當以兵之強弱為斷也

又十一月唐特遣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承業在五月十日承業之子與官曹太夫人指其弟為之行服如子姪之禮晉王聞之亦不食

者累日

十二月晉以趙李良字德壽人為魏州司錄治魏州魏州司錄魏州移多通負晉王以讓李良李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

曰汝職在督稅何敢預戎軍事李良對曰殿下謀以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况河南乎王悅謝

之自是重之每捕負賊

梁以錢鏐為吳越王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以天子之制惟不設元且百官有丞相侍御客省等使

拜行臺左右丞相以質高禮部尚書

梁以錢鏐為吳越王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以天子之制惟不設元且百官有丞相侍御客省等使

內有府院法監其女而制之自少在軍中死未嘗歸葬歸葬則國本小就國本大歸葬歸葬則國本大就國本大就國本大就

三月晉李繼勳以澶州獻降梁其將裴約裴德澤州不下李繼勳為留後終不自安裴德澤球牙將申家復從而問之曰晉朝

裴德澤球牙將申家復從而問之曰晉朝

裴德澤球牙將申家復從而問之曰晉朝

裴德澤球牙將申家復從而問之曰晉朝

無人敢為梁所併耳弟繼遠亦勸之繼遠乃使繼遠詣大其請降梁王大喜以繼遠為節度使安義為將軍於潯州注諸其眾曰余事故使歸二紀見其分財享士志欲仇讐不幸捐館烟燼未奠而即君遠背君親吾寧死不能從也遂潯州自守梁遣重璋何所人將兵攻之繼遠欲討募士先山人報成州少壯欲往應募當散人繁獄繼遠惜其才勇而遣之胡三旬日新

夏四月晉王存勗稱皇帝于魏州國號唐唐是為後晉王集壇于魏州牙城之南四月登壇祭告遂即帝位國號大唐尊母曹氏為皇太后嫡母劉氏為皇大妃妃太妃無子性不嚴肅太后亦不嚴肅相得甚親及受國號太后居宮中相向大歡皇太后嫡母劉氏為皇大妃妃太妃無子性不嚴肅太后亦不嚴肅相得甚親及受國號太后居宮中相向大歡皇太后嫡母劉氏為皇大妃妃太妃無子性不嚴肅太后亦不嚴肅相得甚親及受國號太后居宮中相向大歡

唐以是歲年虛程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唐翰皆為樞密使唐以是歲年虛程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唐翰皆為樞密使唐以是歲年虛程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唐翰皆為樞密使唐以是歲年虛程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唐翰皆為樞密使唐以是歲年虛程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唐翰皆為樞密使唐以是歲年虛程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唐翰皆為樞密使

其衣冠之緒霸府元僚故用之其衣冠之緒霸府元僚故用之其衣冠之緒霸府元僚故用之其衣冠之緒霸府元僚故用之其衣冠之緒霸府元僚故用之其衣冠之緒霸府元僚故用之其衣冠之緒霸府元僚故用之其衣冠之緒霸府元僚故用之

自幽州召還崇韜及其位在上乃薦唐翰而以紹宏為宣徽使自幽州召還崇韜及其位在上乃薦唐翰而以紹宏為宣徽使自幽州召還崇韜及其位在上乃薦唐翰而以紹宏為宣徽使自幽州召還崇韜及其位在上乃薦唐翰而以紹宏為宣徽使自幽州召還崇韜及其位在上乃薦唐翰而以紹宏為宣徽使自幽州召還崇韜及其位在上乃薦唐翰而以紹宏為宣徽使

之度務使孔謙之度務使孔謙之度務使孔謙之度務使孔謙之度務使孔謙之度務使孔謙之度務使孔謙之度務使孔謙之度務使孔謙之度務使孔謙之度務使孔謙之度務使孔謙

唐建東西京及北都唐建東西京及北都唐建東西京及北都唐建東西京及北都唐建東西京及北都唐建東西京及北都唐建東西京及北都唐建東西京及北都唐建東西京及北都唐建東西京及北都

唐主追尊曾祖叔宜曰懿祖昭宗皇帝祖國昌曰獻祖高祖皇帝考晉王曰太祖武皇帝立宗廟于晉陽唐主追尊曾祖叔宜曰懿祖昭宗皇帝祖國昌曰獻祖高祖皇帝考晉王曰太祖武皇帝立宗廟于晉陽唐主追尊曾祖叔宜曰懿祖昭宗皇帝祖國昌曰獻祖高祖皇帝考晉王曰太祖武皇帝立宗廟于晉陽唐主追尊曾祖叔宜曰懿祖昭宗皇帝祖國昌曰獻祖高祖皇帝考晉王曰太祖武皇帝立宗廟于晉陽

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昭懿祖以下為七室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昭懿祖以下為七室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昭懿祖以下為七室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昭懿祖以下為七室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昭懿祖以下為七室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昭懿祖以下為七室

唐遣李嗣源襲梁鄆州取之以嗣源為節度使唐遣李嗣源襲梁鄆州取之以嗣源為節度使唐遣李嗣源襲梁鄆州取之以嗣源為節度使唐遣李嗣源襲梁鄆州取之以嗣源為節度使唐遣李嗣源襲梁鄆州取之以嗣源為節度使唐遣李嗣源襲梁鄆州取之以嗣源為節度使

會鄆州將盧順密奔唐言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為不可唐主密召李嗣源謀之嗣源自胡柳有渡河之懸常欲立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山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唐主悅遣嗣源將精兵五千趨鄆州日暮陰雨道里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敵守卒啟關納外兵進攻牙城拔之嗣源焚其掠撫吏民唐主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果矣即以天平節度使梁王大懼遣使詰讓諸將疑王彥章等趣令進戰

五月梁遣招討使王元章攻唐德勝南城拔之進攻揚劉六月唐主殺之梁兵退秋七月彥章罷五月梁遣招討使王元章攻唐德勝南城拔之進攻揚劉六月唐主殺之梁兵退秋七月彥章罷五月梁遣招討使王元章攻唐德勝南城拔之進攻揚劉六月唐主殺之梁兵退秋七月彥章罷五月梁遣招討使王元章攻唐德勝南城拔之進攻揚劉六月唐主殺之梁兵退秋七月彥章罷

見梁主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強而陛下忽棄臣言臣身無用不知死引繩將自縊梁主止之問所欲言期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彥章為招討使乃以段凝為副應主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朱守殷守德勝城之曰王鐵槍勇決宜謹慎備之守殷尋王劫時所殺者頭也梁主召王彥章問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二日左右

五季

昔失失彗出而日馳至河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子榻打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治者具鞬

會飲尚未散彗竟陽起更求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宋守殿不為備舟中兵舉鏢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彗

章引兵急擊南城破之過三日兵守殿較之不及彗章進攻諸寨皆拔之勢聲大振唐王遣宦者然彗急趨橋劉與鎮使李周

字通理固守唐王命守殿乘北城撤生為機戰兵城守河東下鄉楊劉守備王及陽亦領南城及財牙彗章以千萬萬攻楊劉

內鄉人固守而下各行一月每遇恐而無于中交關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此及陽劉始士士卒之平彗章以千萬萬攻楊劉

垂陷者數四李周志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彗章不能克退城向唐王引兵救之六月至楊劉梁兵壘壘不可入唐王問計于

郭崇勳對曰請築壘于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往唐東平州北鄉劉不遠州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彗章薄我城不能就願

募死士日挑戰以綴之旬日不東則城成矣唐王以為然會梁崇勳請于嗣唐廷考者大原胡人有勇彗章梁崇勳

鄂州之居唐主從之乃遣崇勳將萬人夜發信道趨博州至馬家口渡河築壘晝夜不息唐王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勳

城六日彗章將兵數萬至急攻新城時板築僅畢未有守備崇勳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唐王引大軍救之彗章退保鄆

家口鄂州七月唐王引兵由彗章復趨楊劉李紹榮直掠梁營擄其斥候又以火焚其連艦彗章牙保楊村唐兵追擊

之梁兵前後死者且萬人楊劉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彗章疾趨襄陽漢亂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運當盡誅彗臣以謝天

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于沙陀不可為彗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彗章而端習趙張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

功每促彗章至趙張老歸功于段由是彗章功竟無成梁王猶恐彗章成功難制徵還大梁

八月梁取唐澤州裝約死之裝約遣間使告急唐王曰吾兄不幸乃生梟獍裝約獨能知逆順願謂指揮使李紹斌曰澤州彈丸

之地朕無所用卿為我取裝約以米紹斌至城已陷約死唐王深惜之

梁以段凝為招討使遣王彗章張漢傑攻鄂州 梁王遣段凝監軍河上欲胡李振屢請罷之梁王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

社稷危矣至是疑厚路趙張求為招討使胡振力不從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梁王又命王彗章將保變騎士萬人屯宛鄂

之境謀復鄂州仍以張漢傑監其軍 梁復決河以限唐兵 梁復決河以限唐兵 梁復決河以限唐兵 梁復決河以限唐兵 梁復決河以限唐兵

大河本以限唐 乃唐兵已入大 梁而重軍在河 河上是以梁人 而進以自限此 梁王伯謀不 梁王伯謀不 梁王伯謀不 梁王伯謀不 梁王伯謀不

大舉臣為制兵梁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身勇力待其分兵帥騎五千自鄂州直抵大早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

大悅

九月蜀主章宗臣于宮華苑蜀主以重陽宴羣臣于宮華苑酒酣嘉王宗壽求問極言社稷將危宗壽涕泣不已韓昭曰嘉王好酒悲

因酒笑而罷蜀主以韓昭為左丞相在蜀主為相者皆韓昭之故也韓昭曰臣惟恐陛下不聖也韓昭曰臣惟恐陛下不聖也

無故持國州司馬劉道玄韓昭後主三朝國並作張以張昭方王孫也

久十月辛未朔日食

唐王叔暉鄂州梁師敗績王彥章死之唐王入大梁梁王瑱自投唐遂滅梁

將儀之子紹宏等皆以為鄂州難守請以易衛州及黎陽子梁與之約和休兵息民史國使舉唐王才悅曰如此吾無憂地矣乃

獨召郭崇韜聞之對曰陛下不御沐不誦甲十五餘年欲雪國家雪耻今已正尊號始得鄂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臣恐將

士解體將來食其果故雖重河為堙誰為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廷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晨梁

今悉以精兵殺段殺汝河自固恃此不復為備豈非將材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獨劉自以精兵與

鄂州合勢長驅入汴偽主復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不登軍糧將盡大功何由可成訪曰當道與三年不取帝王應運必

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唐王曰此正合朕心丈夫得則為王父則為唐吾行決矣會王彥章將攻鄂州李嗣源遣李從珂送戰敗

其前鋒彥章退保中都注見捷奏至唐王喜曰鄂州告捷足壯吾氣唐王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存當與各天子魏宮而

之乃濟河至鄂州中夜進軍以李嗣源為前鋒遇梁兵一戰敗之進至中都圍之梁兵潰散擊破之彥章走將軍李紹奇追之彥

章重傷馬蹶遂擒之並擒張漢傑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唐王惜彥章之材欲降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

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豈有朝為梁將暮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于是諸將稱賀唐王舉酒屬嗣源曰今日之功

公與崇韜之力也嗣從紹宏軍語大事去矣謂諸將曰梁所患惟彥章今已就擒是太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何向而可康廷

孝固請亟取大梁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水之扣就使知之即發殺兵且聽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舟楫亦難

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便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自己為吾擒矣廷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

以千騎前驅唐王從之令下諸軍踴躍嗣源是夕遂行明日唐王發中都以至王彥章終不為用斬之越二日至曹州梁守將降梁

王閔彥章就擒唐軍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于臥內忽失之已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乃請指揮使皇甫麟曰李氏

吾世管理難降首降首不可俟彼刀鋒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為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

梁王曰卿欲賣我邪麟將自剄梁王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就梁王因自剄梁王為人誠慕麟均無異道之徒但願信德故

源軍行五日至大梁王瑒開門出降是日唐主亦至入自梁門嗣源迎賀唐主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而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

知此法也

五事

五事

五事

五事

五事

五事

父子之功也天下與之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與朝新君子翔曰吾二人為梁宰相君曾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許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李太保已入朝矣翔嘆曰李振謬為丈夫國亡君死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趙巖奔許州溫昭圖斬之

梁殿廢降唐 殿廢入援以社稷為托曼珠奉子放從性性王為南登至封邱遇李從珂曼珠先降凝眾五萬亦降唐主勞之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

唐貶梁宰相 貶梁宰相以下十一人 以其世受唐恩而任梁責顯也 先是唐兵誅入許故梁主友貞名厚臣聞計歸曰臣有一

人唐嘗以觀其行而恃兵之至梁主曰事竟果實固不足惜但光景可免了也 首又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頭而更及唐主至軍門百官迎過在至見梁主曰

敬翔李振趙巖張深等皆討夷其族 敬翔既死殿廢社稷曼珠一言偽梁要人趙巖張漢傑等竊弄厥福後盡害生不可不誅詔

唐經漢宗廟退廢朱溫未友貞為庶人 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承入朝筆珍寶數十萬編略劉夫人及權貴伶宦宦者中外爭奉之恩

寵隆異 唐以報崇歸守侍中 崇歸權重內外謀殺趙匡勳意無隱願亦薦引人物豆盧革受成而已無所載止

梁河南尹張宗奭入朝于唐 宗奭來朝復名舍我唐主欲殺宗溫基斷棺焚屍全為言宗溫雖國之深仇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

唐滅其家足以為報乙免焚斷以存聖恩唐主從之但疑其關室刺封爵而已

楚王殷遣使入貢于唐 殷遣其子希範<sub>字贊元</sub>入見納行營都統印上本道將吏籍

吳遣使如唐 唐遣使以滅梁告吳徐溫尤嚴可求曰公前沮吾計今將奈何<sub>唐之伐梁遣使讓吳于吳溫欲持兩端可求笑曰聞</sub>

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仰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但當昇辭序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唐使稱詔吳人不愛唐主易其

書用款園之禮吳人復書稱大吳國主如禮如狀表

吳貶鍾泰章為饒州刺史 吳人有告壽州團練使鍾泰章僣市官者徐知誥遣王檢代之以泰章為饒州刺史徐溫召至金陵

使陳彥諱詰之者言不對或問泰章何以不自辨泰章曰吾在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五千苟有他志豈王檢單騎能代之乎我

表不肖固難為壽今亦行況刺史乎何為自辨以彰朝廷之失知誥詰泰章治罪徐溫曰吾非泰章已死于張顛之乎今日

富貴安可負之命知誥為子景通知誥長子初名嬰其女以解之<sub>時張顛在壽州有暴不法強汪天叔聘令受誥知誥遣侍御史</sub>

不行知誥曰何如是式<sub>如知誥曰何如是式</sub>知誥曰何如是式<sub>如知誥曰何如是式</sub>知誥曰何如是式<sub>如知誥曰何如是式</sub>知誥曰何如是式

洪業此等易臣  
弟子李唐故主  
之也誠如河漢  
清波誠溫由為  
保便其先刻其  
躬軒廷宗統備  
義為唐復臣足  
以扶人心而相  
天下社區賦子  
實可憐也



世稱是大布慈道伶官爭為之言曰權輿初無邪謀為姦人所惑耳嗣昭昭賢不可無後楊氏入宮泣請又求展于劉夫人唐王釋之寵待如故繼歸不自安潛遣弟繼遠言教軍士縱火吳復遠已撫安之事世伏誅並斬繼遠

吳復遠使如唐

卷之六十七

五季

中唐德宗二年正月戊寅遣使入貢于唐 戊寅閏唐王入洛內不自安遣其子繼職入貢上表稱臣唐王以其前朝者舊特加優禮賜詔不名拜封為秦王

唐復以宦官為內諸司使及諸道監軍 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浸于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陸愨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懷怨怒

唐太后至洛陽 唐主遣存澤為王嬪及迎太后太妃于晉陽太妃曰陵廟在此若相與俱行庶時何人奉祀遂留不來太后至洛陽

二月唐主祀南郊大赦 唐主將祀南郊郭宗給獻勞軍錢十萬緡宗雖唐人為後魏受封有德所親許之宗曰吾保尉臣其能無懼乎吾特為宗藏以陰謀至先是宦官勸唐主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賜皇子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辨郊祀之勞軍錢宗籍言于唐主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唐主默然久之曰吾雖自有儲積可令祖厲筆取于是軍士皆不滿意始怨懷有離心矣

唐主夫人劉氏 為皇后 先是唐主欲以劉夫人为皇后而有正妃韓夫人在唐主室曰劉夫人韓氏次曰孫太后素惡劉夫人郭崇韜亦屢譏唐主以是不果會崇韜為孽伴物善所嫉 郭崇韜曰劉夫人又次韓夫人劉氏

郭崇韜之於內 崇韜嘗不得志與郭崇韜謀赴本鎮以避之所親以為不可因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为皇后上必喜

內有皇后之助則伶官輩不能為患矣崇韜從其言乃與宰相帥百官共奏請立之 唐主于其時其父曰繼祖為唐王

三月蜀主宴近臣于怡神亭 蜀主宴近臣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冠履擊箸擊自述知制誥李夔植曰君臣沈湎不愛國

政臣悉然此取之祥不聽

蜀主宴近臣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冠履擊箸擊自述知制誥李夔植曰君臣沈湎不愛國

政臣悉然此取之祥不聽

蜀主宴近臣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冠履擊箸擊自述知制誥李夔植曰君臣沈湎不愛國

政臣悉然此取之祥不聽

蜀主宴近臣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冠履擊箸擊自述知制誥李夔植曰君臣沈湎不愛國

政臣悉然此取之祥不聽

蜀主宴近臣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冠履擊箸擊自述知制誥李夔植曰君臣沈湎不愛國

政臣悉然此取之祥不聽



唐封高季興為南平王

唐以李存賢注見前王為虜龍節度使

李存審以不得預克汴之功感憤疾甚表求入觀許之初唐主嘗與李存賢手搏存賢不盡

其技唐主曰汝能勝我當復舊鎮存賢乃小唐主至是以存賢鎮幽州曰子搏之約吾不食言矣

唐認益州考莫偽盛唐末喪亂縉紳之家或以諸葛子族懶遂亂昭穆至有舅叔拜甥姪者選人偽蓋者眾郭崇勳被其輩

請令益州精加考覈時南郊行事官張說事十二百人注官者纔數十人吏毀告身者十之九選人或號哭道邊或餓死道旁

唐遣使按視諸陵

夏四月唐主加尊號

唐遣客者使李晟如蜀 唐遣客者使李晟使于蜀晟無稱唐主取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不久篡竊諸侯曾無動王者王宗傳

請斬之蜀主不從宦徽使宋光祿言宜選將練兵屯成邊鄙積糧治器械以待之蜀主乃以光保為梓州觀察使已而言還去

于唐主曰王衍童蒙荒縱不親政務斥遣故老聘比小人其臣猶諛專志饋貨無厭賢愚易位利賞奢亂大共一臨五解上廟可

相足而待也唐主然之強者乃也唐主令華官中珍玩而蜀法禁錮珍奇不得入中蜀其相

唐秦王李茂貞死 遺奏以其子繼職權知軍府事唐奉以為節度使

五月唐以伶人陳俊儲德源為刺史 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軍所得唐主每思之入汴之日匝獨見泣言臣所以得生皆義數

坊使陳俊內圍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之唐主許之郭崇勳曰陛下所與其取天下者皆吳家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

封賞未及一人而先登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為言唐主謂崇勳曰吾已許周匝矣公言雖正然當

為我在意行之故有是命時魏軍有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唐以曹義全為歸義節度使 時瓜沙與吐蕃雜居義全遣使間道入貢救命之自唐咸通十三年義全為歸

六月唐詔州鎮無得修城築其守具 時潯州牙將楊立保城以叛或有是詔文初有國子李德裕而許地思思與曹義全共

已而李嗣源等平潯州傑立并其黨唐主以潯州城池高深羨羨之右詳錄大城上城曰今潯州城也

秋八月唐以孔謙為相唐使 謙欲為相庸使終不獲之李勣欲相庸使強言于唐主曰吾十年以來唐主正言為之正言

九月唐主獵于近郊 時唐主獵出遊獵傷民不稼洛陽令何澤人 逸馬諫曰陛下欲欲既忘今稼穡將成復蹂躪之使吏何以

為我臣之意行也

為我臣之意行也

為我臣之意行也

為我臣之意行也

為我臣之意行也



此書與前書  
所傳之說  
以之而後  
和志與言  
之志正氣  
之所其為

唐遣使來民女入後宮 唐宦者欲增廣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因言成道乾符時六宮不減萬人今成虛虛故鬼物遺之耳

唐主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女三千餘人以充後庭

夏四月癸亥朔日食

大旱 初五臺僧諫惠自言能降伏天龍命風召雨唐主親帥后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有臣莫敢不拜獨郭崇韜不拜大會旱迎

至春陽使祈雨數旬不雨或謂諫惠官以師祈雨無驗將焚之誠惠逃去慚惶而死

五月唐大妃劉氏卒 太后自與太妃別常忽忽不樂太妃亦邑邑成疾太后欲自往省之唐主以天暑道遠苦諫之乃止及喪

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曰是得疾

六月雨 春夏大旱至是始雨連雨七十五日始霽百川皆溢

唐主作清暑樓 唐主苦海者官者因言長安全盛時宮中樓觀以百數今日官家曾無避暑之所唐主乃命王允平別建一樓宦

者曰郭崇韜常不伸扇為孔謙詢用度不定思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唐主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然猶慮郭崇韜諫

中使諷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行於旱濕被甲東馬視當天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對曰陛下

昔在河上新敵未滅深念瘴疠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膏服故雖珍臺閣館獨覺暑蒸也陛下倘不忘艱難之時

則暑氣自消旱唐主默然宦者曰郭崇韜之勇無異官唐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唐主卒命允平營樓曰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

曰今河雨水旱雖食不充願且自役以俟豐年不聽

秋七月唐太后曹氏殂 唐主哀毀五日方食

八月唐主報其河南公羅貫 貫性強直為郭崇韜所知用為河南令為政不避權豪俗官請託一不報皆以示崇韜崇韜奏之由

是俗官切齒張全義亦惡之遣婢訴于劉后后與俗官共毀之唐主念全義未發會往祀坤陵唐主以中書門下言作坤陵祀于南

廟唐主以中書門下言作坤陵祀于南道澤橋壞於下貫獄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法不至死唐主怒曰太后臨駕將發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

是崇也崇韜曰陛下以易來之尊起一縣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唐主曰既公所受任公裁之拂衣起入宮崇韜

隨之論奏不已唐主自門殿門崇韜不得入貫竟死暴虎府門遠近覓之

九月唐遣使王羅履及郭崇韜將兵伐蜀 唐主與宰相議伐蜀李昭敏欲乘諸事宣嚴使李紹宏紹宏屬紹敏有奇才可大任郭崇

韜曰既疑亡國之將衰詭絕倫不可信也眾舉李嗣源崇韜曰昇丹方城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嗣未立殊功請以為都

統成其威名帝曰兒幼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乃以繼茂充四川行營都統崇韜充都統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

委之將兵六萬伐蜀仍詔工部尚書任國翰林學士李亞並乘預軍機崇韜以孟和祥有薦引舊恩將行言于上曰知祥信厚有

崇韜以羅履  
知祥使食蜀  
歸於王氏人臣  
托以兩國國書  
所必當不得以  
事廷堂料贊之

謀可為四川帥又屬張憲謀重有謀為相

冬十月蜀主東遊 安重霸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州政府著作行宮造取民間女子教養身圖形以遺韓昭蜀主將行產臣諫

皆不聽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帥度利官滿馬卿上表檢諫賊二千言韓昭謂曰吾收汝表俟上主西歸當使獻

史字字間汝表休妻蜀主私馬故銳意欲行十月引兵數萬發成都武興節度使王承俊告唐兵西上蜀主不信大言曰吾方

登樓武遂行在道賊討既不為竟

十一月唐師滅蜀蜀主王衍降 王衍自王建孫也無道 郭崇勳入散關饋運將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崇勳以問李

德裕曰蜀人若其主荒淫暴為之用宜乘其人情窮離處擊擊彼皆善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崇勳信道而進

先是李紹琛起韓政蜀威武武在漢中府降之際其賊卒萬餘人逃去因趣鳳州李康飛書以謝王承俊至是承俊投以鳳興文扶

四州帥迎降 蜀主至利州遇賊武敗早始信唐兵之來乃以王宗敏王宗儼王宗昱為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昭

理等自興州與蜀三招討戰于三泉 唐將戰於興州大敗之斬首五千級餘皆潰蜀主聞宗勳等敗信道西走斷枯柏津

在作軍府起代興東北浮梁命王宗弼守利州李紹琛盡棄行趨之宗弼遣郭崇勳書請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苟不如

約則有滅決戰崇勳納之繼發至興州光復及諸城鎮皆望風款附 宗弼遣王宗弼等書為陳利害宗弼棄利州歸三招討連及之相

持而沒連合謀送款于唐蜀王至成都百官及僮官出迎蜀主入虬蟻中作曰郭降入宮數日宗弼亦至登太元門嚴兵自備

還蜀主及太后後官諸王于西宮收其璽綬及內庫金帛歸其家自稱西川兵馬留後 蜀主之弟王宗弼亦至登太元門嚴兵自備

宗弼乃與唐軍厚入利在連兵得百千緡 宗弼亦至登太元門嚴兵自備 蜀主之弟王宗弼亦至登太元門嚴兵自備

宗弼入宗弼遣使勞軍且以蜀主書遺李康曰公來吾即降或謂康公言建代蜀之策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康不從欣

然馳入成都撫諭吏民告以大軍雖至志命欲去樓櫓蜀主命翰林學士李昊等自書唐降表又命平章事王鐸草降

書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山人奉之以迎繼發崇勳 蜀主命翰林學士李昊等自書唐降表又命平章事王鐸草降

儀衛出降蜀主白衣首經街履屐羊首官哀經徒跣與繼發哭伏命繼發受雙宗船解纜其親承刺釋罪若臣東北向拜謝大軍

入成都崇勳禁使探事不改肆自出師至是凡七十日得節度十州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餘錢糧金銀絹帛共以千

萬計 蜀主聞蜀亡方其夫亡者曰是夫之過也 蜀主聞蜀亡方其夫亡者曰是夫之過也 蜀主聞蜀亡方其夫亡者曰是夫之過也

十二月唐以重璋為東川節度使 平蜀之功李紹琛為多位重璋上而璋素與郭崇勳善崇勳數召璋與謀軍事紹琛心不平

謂曰吾有平蜀之功公不授樞密林樞相從反吃噴 璋公之門謀為傾害吾為斬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罪璋許于崇

王衍荒淫無道 民不聊生 郭崇勳 李德裕 李康 王承俊 王承休 王承德 王承元 王承美 王承慶 王承福 王承壽 王承安 王承慶 王承福 王承壽 王承安

趙十二月崇勳奏瓊東川節度使解其軍職解不屬紹琛愈怒曰吾舅白刃險阻定兩川璋乃生有之邪乃見崇勳言東川重  
地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為帥崇勳怒曰紹琛反邪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而逃

蜀王宗弼王承休伏誅 先是宗弼以蜀主之復宮珍寶賂魏王繼友及郭崇勳求為西川節度使繼友曰此皆我家物美以獻為  
留其物而違之已而宗弼復賂崇勳求之崇勳陽許之久而未得宗弼乃帥蜀人列狀請留崇勳鎮蜀時宦者李從集從繼友在  
軍繼友以崇勳專制軍事心多不平繼友與郭崇勳軍中制置一出崇勳請史蜀宮趙志益與郭崇勳牙門李德裕等固執之  
繼友已從繼友意於繼友曰郭公父子專橫今又使蜀人請已為帥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為之備繼友謂崇勳曰王上倚侍中如  
等益不平

山嶽豈有棄之變易之域且此非子之所敢知也請諸人指鬪自陳于是繼友始疑崇勳崇勳因欲誅宗弼以自明乃微攜軍錢  
數萬歸于宗弼宗弼斬之士早怒怨夜縱火燒崇勳遂白繼友夜宗弼等數其不忍之罪族誅之蜀人爭食宗弼之肉承休等  
至繼友亦斬之

閻王王審知卒子延翰子延翰如吳子 唐以北部留守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議選代者樞密承旨段稠等惡郭都留守張憲不欲其在朝  
唐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 唐以北部留守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議選代者樞密承旨段稠等惡郭都留守張憲不欲其在朝  
廷皆曰憲雖有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更改比都獨擊一方安危其任尤重非憲不可乃從憲為太原尹王正言為興

唐尹史彦瓊為郭都監軍正昏荒度瓊本伶人有寵遂專六州之政厥福自恣後忽將佐正言以下皆請事之  
唐主覆于白沙此在陽之白沙 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軍士多食有虛粟鬻子者老弱餓死流言怨嗟而唐主遑改不息  
繼於白沙後宮畢從六日而還會大雪更卒有僂仆者伊汝間饑尤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甚于寇

漢白龍見 漢主改元白龍更名曰龔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識者滅劉氏者龔也乃採易飛龍在天之義為龔字音儼以名  
馬

長和末帝于漢 長和驛信郵是采晉于漢漢主以其增城公主妻之長和即唐之南詔也南詔說唐史中對百嶺  
閏月唐詔罷折納折納稅之數組配 唐主以軍儲不足歸于羣臣吏部尚書李珣上疏曰古者重入以為出計農而  
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空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始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鑄者租稅苟  
除折納組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唐主即赦有司從之然竟不能行唐主又欲如洋州謝官上言不加折納以足用自

唐遣宣慰使使蜀軍 時蜀中盜賊羣起崇勳遣大軍既去更為後患命任國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未即還唐主遣宦者向延嗣  
促之崇勳待之倍延嗣怒李從襲因謂曰郭公專權如是足誅日與軍中將將蜀士豪傑押使指天畫地追問白其父請表已為

促之崇勳待之倍延嗣怒李從襲因謂曰郭公專權如是足誅日與軍中將將蜀士豪傑押使指天畫地追問白其父請表已為

促之崇勳待之倍延嗣怒李從襲因謂曰郭公專權如是足誅日與軍中將將蜀士豪傑押使指天畫地追問白其父請表已為

促之崇勳待之倍延嗣怒李從襲因謂曰郭公專權如是足誅日與軍中將將蜀士豪傑押使指天畫地追問白其父請表已為

促之崇勳待之倍延嗣怒李從襲因謂曰郭公專權如是足誅日與軍中將將蜀士豪傑押使指天畫地追問白其父請表已為

促之崇勳待之倍延嗣怒李從襲因謂曰郭公專權如是足誅日與軍中將將蜀士豪傑押使指天畫地追問白其父請表已為

蜀帥諸將皆郭武之黨王奇身于虎狼之口一朝有變焉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副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于唐主

請單救羅友則此唐主聞蜀人請崇勳為帥已不平至是不能無疑問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知是之微也廷嗣

曰蜀珍貨皆入崇勳父子故廉官所得不多耳唐主遂怒遣宦官馬彥駐詣成都曰崇勳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遲延跋扈之狀

則與羅友則之房廷見劉后說之曰蜀中事務委任朝夕安能緩急要命于千里外乎后復言之唐主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

豈可遽爾后不得請遂自為教與羅友則令殺崇勳崇勳奉詔班師及于蜀委清羅友則曰即殺羅友則而劫蜀中珍貨歸蜀

以備官也羅友則

楚鑄鉛鐵錢 楚王殷不征商故由是四方商旅輻輳湖南地多鉛鐵故用高都東鑄鉛鐵商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

故能以境內所貯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麻郡命民輸稅者皆以布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唐德宗元九四年四月明宗李元昊元年具春正月唐護國軍節度使李繼麟入朝 繼麟自恃與唐主故舊有功善諸僧宦

求乃無厭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聞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錫之曰繼麟關大軍起以為討已故關兵自

衛又曰崇勳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繼麟聞之懼欲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罪侍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王

上面陳至誠則獲入獲罪矣乃入朝

唐魏王羅友發郭崇勳 繼友將發成都部署已定馬彥璋至以皇后教示繼友曰彼無憂端安敢為此且主上無救獨以皇后教

殺招討使可乎李從義等泣相與巧陳利害繼友從之召崇勳討事從者李璣瓌碎其首並殺其子建海建信推官李松蜀州號

謂繼友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救旨擅殺大將大王奈何行此危事郭繼友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矣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

梯梯為救書用燈印宣之軍中相定崇勳左右皆寬匿獨掌書者張瑒獨留指魏王府勸哭久之繼友命任圖代總軍政

唐殺其睦王存又信及李繼麟 馬彥璋還洛陽唐主乃下詔罪郭崇勳之罪並殺其諸子朝野駭詫保大節度使睦王存入崇

勳之婿也宦官者存又據碑傳竟言解元望唐主殺之景進言李繼麟與存又通謀宦者因共勸速除之唐主乃使朱守殷殺之

復其姓名曰宋友諱特清軍機長官也言來之以圖報崇勳友諱及于繼麟入朝亦為崇勳所害唐主遣朱守殷

唐魏王羅友發成都 先其孟知祥至成都時新殺郭崇勳人情未安知祥慰撫吏民搗賜將卒去留帖然至是繼友留李仁罕

二月唐都都亂遣李紹崇招楊之 唐魏博指揮使楊仁晟將兵戍楊喻年代歸唐以都都空虛悉兵至為變殺留元貝州時天

下莫知郭崇勳之罪民間說言皇后故帝人情愈駭仁晟部兵皇甫暉州因人情不安遂作亂仁晟仁晟不從暉殺之又據

唐魏王羅友發成都 先其孟知祥至成都時新殺郭崇勳人情未安知祥慰撫吏民搗賜將卒去留帖然至是繼友留李仁罕

帶船之死不田  
王仲暉及曾不  
能討通其不  
書其罪立劉后  
起軍討以其輕  
紀過者二親實  
不得其正奉勳  
立后之請固可  
為辭然不應持  
於此時若其不  
權宜官更無可  
權惟是羅友則  
親之今當勳實  
請之而信以實  
行其罪事也  
以委付乃於國  
加使官小侍家  
國而保其姓則  
親其姓則



亦實以失士心  
及河陽泥水雖  
實之而不為  
相侵唐之所以  
信事也師者多  
以懼師為利后  
罪人劉石之誠  
為不足而而  
出師之志則不  
得蓋以歸唐  
者而師聲重  
守新之且以國  
家財賦使中宮  
千領之持莊宗  
果何為者耶

耳今欲與城中合勢請主上帝河南令皇帝河北嗣源涕泣謝之不從遂拔白刃擬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  
逆擊之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寡矣今公敵不惟命是聽嗣源跪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借兵力今外兵  
散無所歸我為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嗣源具俱出城信響散兵稍有所至者

唐李嗣源奔相州 李嗣源之為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眾萬人營于城南嗣源遣牙將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其攻亂者紹榮不應  
及嗣源入郭遂引兵去至是嗣源在魏縣東不滿百丈無兵伐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由是兵稍振嗣源  
欲歸藩待罪中門使安重海州曰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藉口公若歸藩則為據地盡若  
通足以實護唐之口耳不若星行詣關而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吾南趨相州遇馬坊使康福州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  
唐德信河南夏稅稅 唐主以軍食不足救河南尹操借夏稅稅民不聊生祖厲使以倉儲不足願股刺軍糧軍士流言益甚宰相  
懼帥百官上表請出內庫之財以給諸軍唐主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豈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在天人如我何宰相  
又于使殿論之后屬耳于屏風後須臾出器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于外曰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繫以贖軍宰  
相惶懼而退

唐李嗣源及引兵向大梁 歐陽修五代史唐莊宗紀書李嗣源及相州不為尹起事曰嗣源多智解其利之 李紹  
榮遣保衛州奉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軍唐主遣嗣源長子從富前將軍李紹榮之子嗣源所奉書  
為紹榮所遇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于果決而敗于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大梁  
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公引大軍承進如此始可自全虛表誠守守代北日主人無道軍民怨望公從衆則生  
守節必死嗣源乃令安重海移檄會兵時嗣源家在真定虛侯將王建立建先發其監軍由是獲全李從珂將所部兵趣鎮  
州與建立合倍道從嗣源嗣源分三百騎還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為賊軍勢大盛唐主乃詔曰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出金  
帛給賜諸軍軍士詔曰吾妻子已殛死得此何為李紹榮至洛陽曰鄴都亂兵欲濟河集鄴汴願陛下幸關東願陛下幸關東以救唐主  
從之

唐唐故蜀王王行為其族 景道亨言于唐主曰西南未安王行獲軍不少聞車駕東征恐其為變不若除之唐乃遣中使齎敕往  
諕之敕曰王行一行並從殺戮已即盡放屠翰費視就殿柱指去行字改為家字由是獲免者十餘人行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兒  
以一國迎降不免探探信義俱棄吾如汝行亦受禍矣

唐主如關東 李嗣源入大梁唐主乃遣 唐主登洛陽次水或熟手埋埋亡去不從唐主遣之遣之嗣源至  
滑州符習安番通之符習安番通之引兵來會知汴州孔循遣使迎唐主亦遣使給于嗣源曰先至者得之石敬瑭以勁兵入封邱門遂據



翻自兵巧見  
翻之腹即心腹  
誠謂其志惟  
忠其非一目共  
即都之端是入  
收難進不不得  
已而事後之移  
使會若連海天  
星其利之心  
即去子各  
使物又特藉以  
飾其近路而假  
款於許小益或  
萬度於善時安  
歸則已勝計如  
見其亂賊在側  
而不討賊王在  
外而不討賊假  
而實其宗室  
據神若其星高  
何其心既無可  
謀其路亦無可  
怨也

其城使人趣嗣源入大梁是日唐王至亮澤軍命龍驤指揮使城彦溫將三千騎為前軍彦溫即以衆歸嗣源嗣源奉其  
兵唐王至馬勝鎮在開封府開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登歡高曰吾不濟矣即命夜師行已矣嗣源人運送于谷  
道過新土散以卷古物之曰德報能王入道西州宜銀五十萬到京常給賜有日陛下下城已破矣人亦不戰而歸矣  
已入宋相尋隨從官內侍使客皆稱稱給已蓋新土也之曰汝唐若夫社稷官職嗣源也如汝之客亦同歸曰君后否  
爾不慮得也歸于死 聖子谷在沈水縣西 唐王至石橋西置酒悲涕跪入洛城嗣源命石使將將前軍進沈水收撫散兵嗣  
源繼之李紹德李紹英李紹英子引兵來會宰相樞密奏西將軍至軍宜宜且控沈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唐王從之

夏四月唐伶人郭從謙欲弒其王存勗李嗣源入洛陽 唐王欲復如沈水四月朔嚴辦將發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帥所部兵攻興  
教門中五門唐王方食聞變帥衛兵等之連亂兵出時未守殿將騎兵在外唐王急召之守殿不至引兵趨茂林下亂兵更  
與教門礮城而入近臣宿將皆擢甲潛逃獨散員都指揮使李彦卿字冠孫存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皆十餘人力戰俄而唐  
主為流矢中所虜坊人善友及姓杜至終宵殿無下抽天湯德烈后不自省視道官者進路須更速須房等物要而去左右皆  
散善友欲擊郭從謙而焚之則后覺金寶裝馬鞍與中王存進見及李紹榮等慶殿出走未守殿入宮選官人二十餘人內  
于其家于其諸軍大掠是日李嗣源至翼子谷聞之勸史謂諸將曰王上素得士心止為羣小蔽惑致此今吾將安歸乎乃入洛  
陽止于第第無變梓拾莊宗骨于灰燼之餘而燬之謂宋守殿曰公各巡徼以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宮供給不宜豐備吾俟山陵  
畢社稷有奉則歸海為國打擊北方耳是日皇庶軍帥百官上殿勸進嗣源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郭曲叛敵欲入朝自訴又為紹  
榮所隔披猖至此諸君見推殊非相卷願勿言也魏王繼發至興平聞亂復引兵西謀保鳳翔

唐太原亂 初莊宗命呂鄆二內養在晉陽燕處以下承應不暇莊宗既殂推官張昭遠州刺史勸誘燕處承勸進憲曰吾自  
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遠泣曰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有李存勗者莊宗之近屬  
與二內養謀殺燕及巡檢司李彦超弟也彦超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恩不忠為此狗彘而不見于禍乃天也軍士共戴二  
內養及沼憲奔汴州會嗣源移書至彦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安 漢嗣源即位有司  
唐李嗣源監國 百官三殿請嗣源監國嗣源乃許之入居興聖宮百官班見下令稱教 監國使選官老少者數百款之監國曰  
曰宮中無事宜備其事此輩宜知之乃  
悉備用先舊之人其少者皆出之

唐以安重誨為樞密使張廷朗許州人為副使 延朗本梁相庸使性纖巧善事權要故重誨引之  
唐監國嗣源殺劉后及諸王 監國令所在訪求諸王通王存確推王存紀 俱大匡民聞安重誨與李紹真謀曰今殿下既監國與  
喪諸王宜早為之所以一人心密遣人殺之後月餘監國聞之切責重誨傷惜久之劉后奔晉陽在道與存進私通存進為其下  
所殺劉后為尼于晉陽監國使人就殺之莊宗幼子繼高等皆不知所然惟是王存美太子以病為免

唐以安重誨為樞密使張廷朗許州人為副使 延朗本梁相庸使性纖巧善事權要故重誨引之  
唐監國嗣源殺劉后及諸王 監國令所在訪求諸王通王存確推王存紀 俱大匡民聞安重誨與李紹真謀曰今殿下既監國與  
喪諸王宜早為之所以一人心密遣人殺之後月餘監國聞之切責重誨傷惜久之劉后奔晉陽在道與存進私通存進為其下  
所殺劉后為尼于晉陽監國使人就殺之莊宗幼子繼高等皆不知所然惟是王存美太子以病為免

高季興以孫光憲字文寶書記 徐溫高季興間莊宗遇害益重顧可求梁震漢震為孫光憲書書記季興欲改號光憲諱曰荆

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與楚國交惡他國乘吾之弊良可憂也季興乃止

唐監國嗣源殺李紹榮 先是紹榮將奔河中為人所執折其兩足送洛陽監國責之曰吾何負于爾而被吾兒紹榮眼目自覓曰

先帝何負于爾遂斬之復其姓名曰元行欽

唐監國嗣源殺孔謙廢祖庸使及諸道監軍 監國下教數祖庸使孔謙委任使刺窮困軍民之罪斬之凡謙所立苛稅之法皆罷

之因廢祖庸使 舊為三司安宰相一人專判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一國命諸道監軍殺之

唐魏王羅漢章長安自殺 魏王羅漢章退至武功李從德曰退不如進請東行以救內難羅漢章從之還至渭水留守張錢已斷浮

橋乃備水浮渡至渭南腹心呂公柔等皆已宣從從其謀羅漢章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羅漢章非何流涕乃自伏于牀命僕夫李環

繼殺之任團代將而東普州都監李冲殺從賊

唐主嗣源立 有司議即位禮李紹興孔補以為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于唐為唐後帝故

稱唐今稱嗣源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諱宗廟其祖獻祖以吾宗屬魏晉猶子文帝武皇帝先帝垂五十年

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帝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

為路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忘二世高祖君吾曹為人臣者又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極前即位之禮眾

從之監國服新衣于極前即位百官編素既而御袋竟受冊百官吉服稱賀

唐大赦 唐主大赦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二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中外母得獻唐帝奇珠珍司使將有名無實

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畿道以省饋運除夏秋稅者耗諸侯四節首奉母得做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貢奉

五月唐以鄭珪任團同平章事 團晏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絕佞倖期年之間軍民皆足朝綱粗立團每以天下為己任由是安重

誨忌之

唐李紹真字復姓名 李紹真字紹瓊李紹素李紹康李紹奇李紹能各復舊姓名為霍彥威其從蘭州為知溫王李球李重奇

朱君立吳球本王氏子法見故請復姓王

唐以趙在權為義成節度使 在權請唐主李和都唐主使在權義成節度使辭以軍情未穩不赴

唐以馮道題鳳為端明殿學士 唐主自不知書四方表書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讀乃差誘道之學之臣與之共事以

情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以道風為之

孔補以人收得 與方州其字在 樂馬通不傳乃 開嗣源初即 首風而歸賢 輸取是并欲 以其國歸唐 故主者此其 夫為之不如 其後安重誨以 朝議其姓尤 小人當我不知 有若何也於天 聖不足實也

秋七月唐初令百官對 初令百官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對奏事

契丹攻渤海拔其餘地注 契丹主按巴堅攻渤海拔其夫餘城更名曰東丹國命其太子札兒禮魯今破城之號人皇王太子德

光字德禮宋白日本名德禮字德禮 唐遣供奉官杭州契丹 唐遣供奉官杭州契丹

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日何故自立坤為言其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說每多詐又曰聞吾兒好聲

遊豈不憐軍民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眾不飲酒歡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交吾兒所為行自亡矣又曰我于今天子無恙足以

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使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名之曰河北恐難得鎮定幽州亦可

也給紙筆邀令為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

唐豆盧革草諫罷 革說秦事唐主前禮貌不盡恭百官俸錢皆折估而革父子獨受命錢說以孫為子奏官受選人賂除近宮

中旨以蕭希甫宋州為諫議大夫革說復希甫恨之上疏言革說不忠前朝並誣革他罪劾罷革說權希甫為散騎常侍

見前

契丹主按巴堅編目書元合 契丹主按巴堅編目書元合 契丹主按巴堅編目書元合 契丹主按巴堅編目書元合

今寡居法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

八月乙酉朔日食

唐平盧軍亂討平之 平盧軍校王公儼作亂討斬之弄其黨王使唐師 唐平盧軍亂討平之 平盧軍校王公儼作亂討斬之弄其黨王使唐師

將養其室告其友李穀字惟珍曰吳若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中原若用吾為相吳如愛中物耳

九月契丹德光立 契丹舒嘯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札兒俱來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

擇可立者執其酋長知其意弟執德光嘗后曰眾之所欲吾安敢違違立之為天皇王托兒溫欲奪唐后還歸東丹德光專后

為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為后德光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以緯延歲為武事令馳統帥歸唐其月其按已

在右有樂熱者 契丹德光立 契丹舒嘯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札兒俱來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

何為不 契丹德光立 契丹舒嘯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札兒俱來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

山不度 契丹德光立 契丹舒嘯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札兒俱來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

冬十月王廷翰自稱國王 廷翰騎逐逐暴自稱大國國王帝嚴百官皆放天子之制

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道奔唐 文道為契丹守平州唐遣人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于道所部皆華人思歸乃帥其眾十



之心人亦已  
世知如此  
所以若此  
以其其其  
之其其其  
以之其其  
乃其其其  
而之其其  
及以之其  
惟不其其  
實其其其  
之其其其  
之其其其  
自其其其  
由九其其  
於其其其  
之其其其  
反身而止  
軍戰萬人  
首其其其  
之其其其  
其其其其

渡河與軍通合謀舉兵亂其列地宵行嚴於流澤詰朝時兵四分擊之亂兵殆盡四月於處臺亂兵在營家屠至全門處斬郭  
都蘭九指揮之阿駝三千五百家凡萬餘人悉斬之永濟渠帥令衛河為之變亦朝廷難知知盛百亂欲安反側詔加侍中

夏五月荆南自附于吳吳人不受初唐魏王羅夏破蜀逼押牙韓瑛等部選蜀珍貨四十萬浮江而下高季興殺而掠之唐主既  
立遣使詰問對曰欲知覆溺之故宜自檢水神唐主怒會李與裴據夔州李與裴不許李與裴與州謀之請乃削

李與裴將以劉訓為招討使討之會久雨糧道不繼軍士疾疫乃詔訓引兵還至其妻王嚴運使入貢唐主賜之駿馬十美女二  
過江陵李與裴奪之而自附于吳徐溫曰為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少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沂流救

之甚難夫臣人而不能殺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寶物辭其稱臣臣而唐主復命三州李與裴  
六月唐任圓罷任圓性剛勇子敢為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續於出于戶部安東海請從內出與圓弟子唐王前營色俱厲唐

主遣朝官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唐主不悅卒從東海請因宋居唐破州  
唐以馬駝為楚國王殷始建國立宮殿置百官以城彥章汝南人許德勳為丞相

秋八月己卯朔日食  
九月契丹與唐修好

冬十月唐主如汴州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反唐主遣兵討之遣使殺任圓守殷自殺唐主如汴州至滎陽民間謠言帝欲制置  
東方諸侯宣武節度使朱守殷疑懼判官孫吳高勳守殷反守殷遣使延光往諭之延光曰不早擊之則汴城

堅矣願得五百騎與俱從之延光募發未明行二百里抵大梁城下與汴人戰御營使石敬瑭將軍倍道繼之或謂安東海曰  
失職在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為善不如除之重誨奏遣使賜任圓死趙鳳竟謂重誨曰任圓長士安肯為逆公誦刑如此何以

贊圖使至圍掘發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挽唐主至大梁守殷自殺來城者以見乘輿相帥開門降唐主命  
唐免三司通負二百萬緡

吳丞相徐溫卒初溫子行軍司馬知詢以其兄知誥非徐氏子數請代之執吳政溫曰汝不如也嚴可求及副使徐珣屢勸溫溫  
以知誥者謹不忍可求言之不已溫欲帥諸將入朝勸吳王稱帝將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溫因留代知誥執政未果溫

卒知詢敗歸金陵吳王增溫弟  
十一月吳王楊渢稱帝

十二月唐以周元豹為光祿卿致仕初晉陽相者周元豹嘗言唐主責不可言唐主欲召諸關趙鳳曰元豹言已變矣無所復詢  
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心幅輳其間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

厚賜金帛而已

有年 是歲府代總邊粟斗不過千錢

子元年是歲歲四月國三歲春二月丁丑朔日食

吳遣使如唐不受 吳使者至安重誨以為楊薄款與朝廷抗禮遣使覘視拒而不受自是遂與吳絕

三月唐以孔穎為東都留守王建立同平章事 樞密使孔穎性狡佞安重誨親信之唐主欲為皇子娶重誨女循謂曰公職居近

密不宜復與皇子為昏重誨辭之久之彌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唐主許之重誨大怒出詣東都重誨性謹慎安重誨節度

使王建立奏其有異志建立入朝因言重誨與宣徽使張廷朗結昏相表裏去歲唐主怒謂重誨曰今與卿一鎮以王建立代卿

廷朗亦除外官宣徽使朱弘昭入朝曰陛下平日待重誨如左右手奈何以小逆棄之唐主尋召重誨慰撫之會鄭珣請致仕以

建立為僕射平章事列三司

夏四月唐以于從榮為北都留守 以從榮為北都留守為營人唐為副留守楊思權為平為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之唐王謂安重

誨曰從榮左右有為宮殿旨令勿接儒生惡溺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少臨大蕃故擇名儒使輔導之今吾人所言乃如此欲斬

之重誨請嚴戒而已

唐王都反吳契丹助之唐遣招討使王晏球等將兵討破之 美武節度使王都在鎮十餘年自除刺史租賦皆聽本軍及安重誨

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唐主亦以都暴久位逐之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于幽易間都陰為之備及成猜沮腹心和昭訓勸都

為自全之計都乃遣人告北而制招討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使下使圖之不至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削奪官爵以

晏球為招討使發諸道兵討之都以重賂求殺于奚酋托糧五月托糧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追保幽陽本漢上幽陽唐去都

托糧就攻之晏球與戰破之因還攻得其西關城以為汴府使三州都督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契丹亦發兵攻定州與王都襲

破新樂府今屬台丘萬餘人至幽陽邀戰晏球集諸將候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乃諸軍報國之時卷上去弓矢

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于身騎兵先進奮揚揮劍直衝其陳大破之僅尸敵野契丹死者過半餘眾北走都與托糧得數騎便免

盧龍節度使趙德鈞

吳遣使如楚 先是吳侵楚岳州楚擊敗之獲其將苗瑒王彦章此吳明一以歸至吳吳求和於是楚瑒瑒彦章楚王殿歸

秋七月契丹救定州王晏球擊走之八月擒其將特哩裏其官按特哩裏係作焉德今吳正 契丹復遣其酋長特哩裏救定

州晏球逆戰破之追至易州俘斬溺死者不可勝紀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謙還擊之擒特哩裏等數百人餘眾散投村巷打人以

他物身說聖臣  
應止詞以釋其  
謀乃為通敵  
情於敵不謂之  
實國可乎在此  
二三年內使臣  
詞令此身其夫

擬擊其得脫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後唐主不致有憂唐主以始發諸陵疑反覆執所在賜死

閏月魏丹遣使如唐

九月唐溫窮既疑伏誅 先是魏魏以流邊察至唐唐主以始發諸陵疑反覆執所在賜死

冬十一月唐立哀帝廟于曹州

十二月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卒 吳立其子從誨字清望代之從誨與季興同姓曰應遠而與遠同姓曰應遠非誨也乃

唐天祐四年吳太師 春二月唐王晏球克定州王都伏誅獲托得送大梁斬之 定州守備固恩嚴諸將屠有謀翻城應官

兵者皆不其唐主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馳城謂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後

多設積兵無損于賊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唐主從之王都托釋放突圍走不得出定州都指揮使馬讓

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托釋送大梁斬之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射擊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

三月楚王殷以其子希聲字希範知政事總諸軍 自是國政先歷希聲乃達於殷

夏四月唐置緣邊市馬場 先是宣定項旨謂關以實馬為名國要約其直酬之加以館教賜與歲費五十餘萬緡至是始于緣邊

置場市馬不令詣關

唐以子從榮為河南尹從厚為北都留守 先是從榮在北都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遣左右任讓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

思勳從榮多善射西落甲兵陰為自固之備其人懼以告馮贛贛奏之唐主召問推論關亦弗之罪已贛人為宣徽使謂執政

曰從榮剛傲而輕易宜運重亮輔之至是唐主以從榮尹河南而以從厚留守北都史稱從厚與從榮同姓上言從厚先朝皇帝子

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帥時今皇子在身帥事之議從長之體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則選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

能辨不

唐以趙鳳同平章事 唐主謂鳳帝王賜人徵春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唐主曰先朝受此賜者三人崇

繼麟為宰相朕得脫如是楚耳因嘆息久之鳳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秋八月契丹希整殺判官高郁 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為謀主國以富強都國皆疾之莊宗入洛設遣其子希範入朝

身今假子如此解安能得之為乎與希整謀以逆旨問郁司馬楊昭遠希整之妻族也謀代郁任日謂之子希聲希聲言於殷請

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力汝勿為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都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吾營西山賊影射吾將歸老

獅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益怒矯以殷命殺郁誅以謀叛并誅其族黨至暮殷尚未知是日大霧殿請左右曰吾昔從孫儒

從帝以制軍之  
事見其言  
難言其言  
以  
未見而時  
德之實會  
不然而非  
精其自固  
鏡之在正  
日天澤之  
行博遠  
謀皆此數  
陽之廣也

度淮每殺不辜多致訟吳馬步院明諸將馬步院豈有竟死者乎明日吏以郁死告殿符會大恟曰吾老矣政非已出使吾勸焉  
橫覽竟酷虐而頗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

有年 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數屢登西方無事道曰臣昔在先皇暴府未使中山歷并陘之險臣憂馬賊執轡甚謹幸而無天  
運至平路放鷹自遠俄至顛覆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為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隱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于流

殍處豐則傷于殺賊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龔鼎中詩云二月貧新綠五月糶新穀嘗得眼前唐劍卻心頭肉語雖  
鄙俚曲情田家情狀農于四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唐主悅命左右錄其詩嘗誦之

九月唐削錢練官舞 同光末吳越王鏐以中國幾亂朝命不通政元寶正其後復通中國譁而不稱至是鏐遣使重誨書辭懼甚  
僑唐遣使奉官馬昭選韓政使吳越選政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重誨奏賜昭遇死制鏐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凡吳越

進奏官使者綱吏令所在繫治之鏐令子傳璉等上表訟寬不省  
冬十月唐以康福為朔方節度使 前磁州刺史康福善諸戎語唐主選朝多名人使殿訪以時李福輒以蕃語對安重誨惡之常  
戒之曰汝但委奏事會嘗斬汝福懼未外補會朔方軍亂留後韓洙表請命帥重誨以靈州深入胡境為帥者多

遇害以福為朔方河西節度使福見唐主泣辭唐主命史他鎮重誨不可唐主不得已遣將軍術香峰等將兵萬人衛送之  
福行至方渠吳朝出兵阻福擊走之至有別以過吐蕃野利大嘉二族數十萬福遣使呼德學大俄之說俄始盡由是威聲大  
振遂遷至靈州自是朔方始安矣 方深深僻遠故城在今慶州會寧縣東南也唐主選朝多名人使殿訪以時李福輒以蕃語對安重誨惡之常

戒之曰汝但委奏事會嘗斬汝福懼未外補會朔方軍亂留後韓洙表請命帥重誨以靈州深入胡境為帥者多  
遇害以福為朔方河西節度使福見唐主泣辭唐主命史他鎮重誨不可唐主不得已遣將軍術香峰等將兵萬人衛送之  
福行至方渠吳朝出兵阻福擊走之至有別以過吐蕃野利大嘉二族數十萬福遣使呼德學大俄之說俄始盡由是威聲大  
振遂遷至靈州自是朔方始安矣 方深深僻遠故城在今慶州會寧縣東南也唐主選朝多名人使殿訪以時李福輒以蕃語對安重誨惡之常

十二月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 吳諸道制都統徐知誥數與知誥爭權知誥與客周廷望說知誥捐資貨結勳焉知誥從之廷望  
至江都因知誥親史周宗密諭於子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誥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宜亟入謝廷望還以告知  
詢十一月知詢入朝知誥留以統軍遣使金陵兵還江都知誥自是始專吳政知詢又以廷望所告告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為告

我者亦廷望也廷望之吳知知誥兼中書令知誥君知詢歎以金授周宗周宗曰賜卿千載知詢雖有每引他器城之說載曰  
飲之酒金建德

唐以李仁矩為保寧節度使 唐割閬果三州置保寧軍以仁矩為節度使安重誨之謀也先是仁矩奉使荆川不禮于董璋璋欲  
殺之涕泣而免唐主判荆鄂節度使以仁矩為節度使仁矩到以唐主恩將又為安重誨所害重誨遣使召仁矩璋聞之  
無仁知重誨拜請仁矩至是重誨使仁矩調理及狀仁矩矯飾而奏之重誨又使綿州刺史武處裕人兒將兵赴治復使重誨治

遂州城隍唐甲兵益兵戍之璋大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綿龍州龍安府是為節鎮孟知祥亦懼璋與知祥有隙未嘗通問至  
身遣使詣成都請為其子娶知祥女知祥許之謀併力以拒朝廷

唐望處人骨肉之間往來交接其境險要法所不容知誥教而錄之雖能得錄杜豈者未幾而金鐘的賜又舉為之謀而錄於者亦重誨遣與時其何能以對知詢子



唐長安元年是春正月唐唐瑋奉憲餉門與孟和祥上表拒命認討諭之 董璋遣兵集七寨于劍門孟和祥遣趙季良詣瑋修  
好子是知和祥璋同上表言兩川開朝廷于關中建節師遠蓋兵無不憂懼唐主以詔書慰諭之璋等武臣居其所為名而四  
門北布列璋大知祥果表請當安撫監唐主許之 案安撫周縣今寶州府  
雲南縣東監監屬雲南有十三監監以收鹽利今監屬南西北有雲安監屬故城

三月唐立淑妃費氏為后 唐王將立費淑妃為后妃謂王德妃家子 蜀州劍曰吾素病中煩倦于接對妹代我為之德妃曰中宮殿至  
尊誰敢干之乃立淑妃為后德妃事後恭謹后亦憐之初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言於安重誨者對諫侍兒告唐主所納之  
主性儉約及在位久官中用度稍侈重誨每規諫妃取外庫錦造地不重海切諫引劉后為戒妃由是怨之

夏四月唐河中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從珂討平之 初唐主在真定李從珂與重誨飲酒爭言從珂歐重誨既醒悔謝重誨杖街之  
至是從珂為河中節度使重誨辱之唐主不競重誨乃瑞以唐主命諭河中牙內指揮使楊茂溫使逐之從珂出城關馬茂溫  
勅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詰之對曰茂溫非敢負恩受極冤實胡三省注極密密用重三省周重 請公入朝耳從珂使人以聞唐  
主以問重誨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速討之唐主疑之欲誘致茂溫謀其事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 杜  
指揮使廉彦範少卿三 等將兵討之唐主令彦範必生發茂溫吾欲面說之從珂晚入自明唐主責使歸第絕朝請自通拔河中

新彥溫使首以獻唐主於彦範不生效深責之 重誨為通攝奉從列夫守重如唐王曰吾愛為奸實所願未明由公業  
私第寄可兵刃刃復言以索自通河中自通平使誨告稱軍中代數上之以為從珂私通朝正德妃保護得免士大夫不厭  
注見之從珂每有妻孥皆寄河內城行

六月癸巳朔日食  
秋七月唐以張延朗為三司使 三司使設官自此始 考唐未始有三司之名天祐三年置御史中丞為計相任益重  
唐太子從榮為秦王從厚為宋王

八月唐兩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反 唐遣指揮使姚洪 史無將兵十人從孝仁矩戍關州董璋以書至洛告其子宮苑使光  
業曰朝廷割吾夏郡分建旄節又以兵戍之是必欲殺我也汝為我語樞要若再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談吳光業以反書  
樞密承旨李度截未發安重誨復遣別將荀斌又益兵赴關州聞之遂反 重誨遣人就重誨發關曰此兵本至吾父必反吾  
以告重誨重誨不從 利時乃關拒 遂會 三鎮以關安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唐主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  
討之時西川進奉官蘇應在洛陽遣人白孟和祥云朝廷欲大發兵討兩川知祥謀于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關然  
後併兵守劍門知祥從之遣使約董璋璋引兵擊關州知祥以指揮使李仁罕趙建隱張業將兵攻遂州侯弘實 李孟思恭將

兵會璋攻關州已而璋陷關州殺季仁矩執姚洪洪不屈死之 洪相為小故嘗事璋及是姚洪相謂曰我持法厚汝何相負洪曰  
先州府昔為李仁矩家奴得為馬為得一關我死感恩無報今天子

御批唐史通鑑得覽 卷二十六 五季

御批唐史通鑑得覽 卷二十六 五季

九月唐以苑苑光為樞密使 安重誨又奪大權中外惡之 主德妃及武德使孟漢瓊等王蜀 沒用事數短重誨于上 重誨懼表解

機務求一鎮以全餘生 唐主不許 重誨請不已 唐主怒曰 彼卿去朕不忠 無人前成德節度使苑苑光勸留重誨 且曰 重誨去誰

能代之 唐主曰 卿豈不可 延光謝不敢當 唐主遣漢瓊詣中書 議重誨事 馮道曰 諸公果受安令 公宜解其樞密 為使趙鳳曰 公

失言 乃奏大臣不可輕動 以延光為樞密使 而重誨如故

唐詔削重璋官爵 遣天雄節度使石敬瑭討之 唐下制削重璋官爵 與兵討之 以孟知祥兼供饋使 知祥已遣兵攻遂州 唐主

石敬瑭為招討使 夏魯奇副之 唐下制削重璋官爵 與兵討之 以孟知祥兼供饋使 知祥已遣兵攻遂州 唐主

冬十一月 楚王馬殷卒 子布聲嗣 殷遺命諸子兄弟相繼 及卒 布聲襲位 去建國之制 復藩鎮之舊 希範希範與希範容等

唐削孟知祥官爵 并討之 石敬瑭入散關 階州刺史王弘贊 何所人 瀘州刺史馮璋 與前鋒王思同 趙在禮 引兵出入

山 在禮 引兵 入散關 階州刺史王弘贊 何所人 瀘州刺史馮璋 與前鋒王思同 趙在禮 引兵出入

贊等破劍州 而大軍不繼 乃焚其廩 舍取其寶 糧 還保劍門 董璋之陷 閬州 也將趨利州 過南而還 孟知祥聞之 曰 董公退處

中 邊寨 劍閣 非打也 欲遣兵 助守 劍門 璋解之 至是 璋遣使 至成都 告急 知祥懼 曰 董公果誤 我遣指揮 使李奎 將兵 五千 赴之

戒之 曰 爾信 道 乘 行 先 據 劍州 北 軍 無 能 為 也 又 遣 趙 廷 讓 將 萬 人 會 范 劍州 李 筠 將 兵 四 千 趣 龍 州 守 要 雲 峽 是 西 川 牙 門 也

屯 樂 山 村 關 門 守 之 知 祥 曰 使 此 軍 將 劍 州 則 二 蜀 勢 危 矣 遂 引 兵 千 餘 人 圍 劍 州 始 至 官 軍 萬 餘 人 自 北 山 大 下 營 曰

大 營 空 人 謂 曰 東 軍 不 敵 運 明 劍 門 吾 屬 無 慮 矣 隔 城 呼 兵 數 百 此 山 大 營 于 官 軍 營 後 鐘 聲 連 連 兵 自 其 前 急 擊 之 官 軍

聞 州 奔 還 我 亦 城 解 劍 州 之 圍 如 此 則 內 外 受 命 兩 川 震 盪 蜀 國 危 矣 劍 門 空 守 以 城 效 引 兵 直 趣 梓 州 董 公 率

將 兵 三 千 會 李 筠 於 公 屯 劍 州 石 敬 瑭 攻 之 不 克 唐 詔 拔 太 倉 人 李 勣 行 亦 曰 劍 州 石 敬 瑭 攻 之 不 克

契丹東丹王托克查唐 托克查自以失職 帥部曲四十人 越海奔唐 賜姓名曰李贊 華以為懷化 唐州名 州 節度使 光 順

十二月 唐遣安重誨 征蜀 諸軍 石敬瑭 征蜀 未 有 功 使 者 自 軍 前 來 多 言 通 險 復 難 進 兵 關 右 之 民 疲 于 轉 餉 聚 為 盜 賊 唐 主

憂之 謂 近 臣 曰 汝 能 辦 吾 事 者 吾 當 自 行 耳 安 重 誨 曰 軍 威 不 振 臣 之 罪 也 臣 請 自 往 舒 戰 并 辭 使 行 日 馳 數 百 里 西 方 藩 鎮 聞

之 無 不 懼 駭 錢 帛 糗 糧 晝 夜 運 赴 利 州 人 畜 蹶 踏 不 可 勝 紀 時 唐 主 已 疎 重 誨 石 敬 瑭 本 不 欲 西 征 及 重 誨 西 出 乃 改 累 表 奏

諭 以 為 蜀 不 可 伐 唐 主 頗 然 之

和祥將李仁罕圍遂州 夏魯奇嬰城固守 及是 城陷 魯奇自殺

和祥將李仁罕圍遂州 夏魯奇嬰城固守 及是 城陷 魯奇自殺

時石敬瑭屯朔州北山和釋皇帝自以不之晉許三子在敬瑭軍中故其

唐召安重誨遂二月石敬瑭引兵逼歸兩川兵追之臨利州 初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詔事安重誨連得大鎮重誨過鳳翔弘昭迎拜

馬首館于府舍妻子羅拜奉酒進食糧甚豐誨為弘昭泣告讓人文構獲不免賴主上明察得保宗族重誨既去弘昭即奏重

誨歷望有慶言至行營怒擊敬瑭兵柄入遣敬瑭喜言重誨舉止孟浪恐將士疑駭宜迎止之敬瑭大懼即上言重誨至恐有變

宜急徵還宣徽使孟涉境自西力還亦言重誨過惡有詔召重誨遂二月初石敬瑭以延閣既簡糧運不繼燒營北歸重誨至三

吳得詔歸過鳳翔弘昭不內重誨懼駢騎而東南川兵追敬瑭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彦琦棄城走知祥以趙廷隱為昭武

留後廷隱遣使言知祥曰重誨多詐以公重誨因其利於重誨而奔南

唐以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 趙思言于唐主曰重誨陛下家臣終不叛主但不能周防為人所讒陛下不察其心重誨死無日矣

唐主以為朋黨不悅

吳以宋齊邱為右僕射致仕 吳徐知誥欲以宋齊邱為相齊邱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為高歸歸洪州蔡父因人九華山

三月唐以李從珂為左衛大將軍復錢鏐官爵 唐主既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復見吾以為左衛

大將軍盡復錢鏐官爵遣使往諭旨以驚曰致仕重誨場制也

夏四月閩未國節度使王延崇舉兵襲福州敗死 延崇閩閩王延鈞有疾帥其子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延鈞遣樓船指

揮使王仁達延鈞拒之仁達為降繼雄喜登舟懸撫仁達斬之延崇眾潰逃衛之初延崇既立延鈞前將建州謂延鈞曰吾

繼先志毋煩老兄再來及是延鈞見之曰果煩老兄再下延崇然不能對延鈞斬之

撫吏民 延鈞先度備二萬餘人由是閩中之情又行神凶之術通土

五月唐以宦者孟漢瓊為宣徽使 時范廷光請延壽本姓劉姓上人德忠劉義為子劉姓德安重誨以剛愎得罪每事不欺可否

獨漢瓊與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先是宮中頗索物則索度重誨由是與廷光不和廷光亦與廷光不和廷光亦與廷光不和

唐殺其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 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閏月制以太子太師致仕以季從璋太子從唐為護國節度使遣步

軍指揮使廖房獨將兵趣河中重誨子崇質崇緒逃奔至重誨所崇誨驚曰汝安得來既而曰此為人所使耳吾以死殉爾夫復

何言乃執二子表送詣闕明日有中使至見重誨勸哭重誨問故中使曰人言公有異志朝廷已遣廖彦稠將兵至矣重誨曰

吾愛國恩死不足報更有異志重誨國家發兵臨主上之憂罪益重矣 賊使復光郭郭人素惡重誨居主遣詣河中察之曰

重誨果有異志則謀之光郭至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拜于庭下重誨驚降階答拜從璋嘗搦擊其首妻張氏罵殺亦

東海江復捕獲

其國長河杯酒

小嫌謀難成

陰險不可測

而相構害伏於

此且於莊宗親

屬黨而重誨

甲乙卷八十五

五季

之尤為神人所  
備使登羅以正  
其誠天下非惟  
不以為寬而已  
以爲快也舉如  
梓號其諸事以  
實之則非其不  
美對尹諸軍不  
於此持論而斤  
斤於說數任則  
其不相時而仕  
亂世皆不多稱  
堪之見也

揭敵之諷以重譚離間孟和祥董璋錢鏐又誣其欲自擊淮南以圖兵柄遠元隨竊二字歸本道并二字諄之

唐遣兩川將吏還諭本鎮 唐主遣西川進奉宮衛原東川軍將劉澄各還本道諭以安重誨專命與兵今已伏辜孟和祥遣使告

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完固宜歸附璋之孫孟尚何謂焉固是復為冤敵

六月唐均田稅 秋九月唐致解縱五坊營軍 致解縱營軍內外無得吏逼為道曰陛下可謂仁及鳥獸唐主曰不然朕嘗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

熟有獸逸入田中遺騎取之比及得獸除穢無致以是言之獵有損無益致不為耳

冬十一月甲辰朔日食 吳以其中書令徐知誥鎮金陵徐景通為司徒輔政 知誥表請歸老金陵以知誥為鎮海寧國節度使鎮金陵總錄朝政以其子

景通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以王令諒采奔邸為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內樞使以佐景通

知誥子西會舉嚴者疑士大夫與徐徐舉者疑事以國中禁吳曰吳民固苦吾安可獨樂也

唐賜高從誨爵渤海王 三月吳越王錢鏐卒 鏐沒疾謂將吏曰吾疾不起諸兒皆愚憐誰可為帥者眾泣曰兩鎮今公

仁孝有功我不愛數鏐乃悉出印綸授傳璪曰將士推爾尊吾守之又曰子孫吾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太之禮連年

神祠行典內身歸使陸仁華曰公稱先王勳業史且重勳勳勳勳子孫為令主者更設一體故傳璪居之

先王傳璪庶幾位更名元璪以還命去國儀用著鎮法除氏四充絕者相繼其權能院字選舉殿中外有上書告討者皆不

問由是將吏輒睦 契丹遣使如唐 初契丹錫里契丹官名策刺卜其作耶律也 與特哩表注見皆為趙德鈞所擒契丹遣使誘之唐王

謀子產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克還者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還者復生冀州刺史楊纘德鈞名光乾人亦

曰策刺卜契丹騎將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為患必深恐悔之無及既而契丹使者辭歸唐主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

少副其求乃遣策古書作策錫里契丹使領歸契丹以不得策刺卜自是數侵雲州及飛武

契丹使兵數年  
遣使誘和其理  
還者所若唐軍  
已有中物不獲  
可也乃有九朝  
唐主留所請款  
形故以此故

唐書又與... 大忠少則... 蓋從日... 逐逐其... 後之... 逐逐其... 夫

夏四月董璋襲西川五月孟知祥... 孟知祥三遣使... 孟知祥三遣使董璋以上主和禮于兩川苗不奉

表謝罪恐復致討璋不從三月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詔怒不許... 璋詔怒不許孟是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王璋曰劍南萬里成

都為大方孟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自將破白楊林鎮... 孟知祥以趙廷隱為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

璋克漢州和行自將兵八千人趨之廷隱陳于雞籠橋... 璋克漢州和行自將兵八千人趨之廷隱陳于雞籠橋

號卒大諫曰日中曠我輩為何不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鋒... 號卒大諫曰日中曠我輩為何不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鋒

登馮家督戰趙廷隱三戰不利知祥懼以馬蓋指後陣張公... 登馮家督戰趙廷隱三戰不利知祥懼以馬蓋指後陣張公

十人降知祥引兵追璋至赤水... 十人降知祥引兵追璋至赤水

使潘稠使討亂兵獨新璋首以後暉暉舉城迎暉趙季良... 使潘稠使討亂兵獨新璋首以後暉暉舉城迎暉趙季良

奉官季存璋... 奉官季存璋

秋七月唐武安節度使馬希範... 秋七月唐武安節度使馬希範

唐以季從珂為鳳翔節度使... 唐以季從珂為鳳翔節度使

九月唐城三河縣... 九月唐城三河縣

掠取之及趙德鈞為節度... 掠取之及趙德鈞為節度

而戊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 而戊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

冬十月唐大理少卿康澄... 冬十月唐大理少卿康澄

不足懼小人說言不足懼... 不足懼小人說言不足懼

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 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

十一月唐以石敬瑭為河東... 十一月唐以石敬瑭為河東

書然喜聞儒士講經義... 書然喜聞儒士講經義

朔政黷壞不法安重誨死... 朔政黷壞不法安重誨死

宣公主與從榮異母... 宣公主與從榮異母

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 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

而欲專用義誠... 而欲專用義誠

妻知遠帶藏毒塊

基本于此論者  
徒以其言明使  
而進行之亦味  
十五言之奉系  
天

夏四月閏王延鈞龍春正月閩王王延鈞稱帝更名璘 閩人有言真對完兒者閩王延鈞史命其宅曰龍躍宮遂誦實  
皇宮前見受冊儀備衛入府即皇帝位自以國小地僻常事四隣由是境內左安

二月唐定難節度使李仁通卒軍中立其子仁英起為留後

唐以孟和祥為蜀王

三月唐以李彝超為彰武留後安從進為定難留後彝超拒命 先是河西諸鎮皆言李仁福得通契丹併吞河右南侵  
關中會仁福卒以其子彝超為彰武留後安從進為定難留後仍命韓繼師度使樂彥稠將兵五萬以宮死使安重盛為監軍送  
從進赴鎮敘誦銀錢宥將吏彝超年少未能行禦故從之延安從命則有富貴之福運命則有差戾之禍四月彝超上言為軍  
民擁留未得赴鎮詔遣使趣之

夏四月唐以劉瑋為秦王傳 言事者請為秦王置師傳宰相畏秦王從榮請令自擇秦府判官王居敏為兵部侍郎劉瑋子從榮  
從榮請以為傳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諂諛瑋獨從規規從榮不悅榮以僚屬待之瑋有難色從榮戒門者勿為通月賜  
一王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

五月唐之李從珂為潞王子從益為許王

閩地震 閩主璘避位修道命福王璘鵬子之權繼為機輔王高知行與留省皆璘弟  
吳徐知誥營宮城于金陵 宋齊邱勸知誥徙吳王都金陵知誥乃營宮城于金陵

秋七月唐安從進討李彝超不克引還 安從進攻夏州州城締連勃物所聚堅如鐵石劇發不能入又堯項萬餘騎備四野抄  
掠獲鉤官軍無所歸收山路險狹關中兵輸于東東囊費錢數萬民聞圍場不能供食始登城謂從進曰夏州實屠非有珍寶蓄  
積可以充朝蓬則賦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幸與美聞許其自新詔從進引兵還自是夏州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與  
之連以邀賂遺已而城上未絕

唐賜在京諸軍優給 唐主暴得屢疾久未平征夏州無功軍士頗有流言丁是賜在京諸軍優給有差實無名士卒益騷  
唐以錢元璵為異王 元璵子兄弟甚厚其兄元璠自蘇州入見元璵以家人禮事之奉勅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  
賜也元璠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璠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

開以薛文傑為國計使 文傑性巧佞以聚斂求媚及其闕王璘徵位璠曰現任之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榜捶者踴  
前分受仍以銅斗火復之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對時治之光怒帥兵眾且罵人殺奔吳

八月唐主加尊號賜內外將士優給 時一月之間再行優給用度益繁

璘能命語言  
不決失權宗世  
子繼繼之成非  
漢可以繼有者  
乃從道信其者  
折之從道遠為  
衣諸道是從而  
罷其紀綱安在  
夏州從此兵輕  
朝月為群陰謀  
耳本無之遠也

均老太原... 唐以秦王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唐以秦王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大業十帝致仕河澤表請立從榮為太子唐主實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秦王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諒宰相極密議之從榮見唐主言曰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也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朕政欲奪我兵兩幽之東宮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言即以白唐主制以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位宰相上九月唐以趙延壽為宣武節度使朱弘昭為樞密使 秦王從榮請廣衛尉林右相 樞聖 步騎兩指揮為牙兵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不快于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日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求外補以避之唐主以為見已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為齊國公主唐主女 後為延壽言于禁中乃以延壽為宣武節度使以朱弘昭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弘昭復辭唐主叱之弘昭乃不敢言

唐遣使如吳越 吏部侍郎張文寶泛海使杭州船壞水工以小舟濟之風飄至天長見吳主厚禮之資以從者儀服錢幣數萬 文寶獨受飲食歸告辭之曰唐朝與吳久不通問今既非君臣又非賓主若受此物何辭以謝吳主嘉之竟遣命于杭州而還又十月唐以范延光為成德節度使馮資為樞密使 延光屢囚孟漢瓊王淑妃以求出以為成德節度使以馮資代之唐主以親軍都指揮使厚義為樞密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長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密持兩端冀得自全唐主戲范延光曰卿今遠去事宜盡言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參決勿聽羸小之言遂相泣而別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共為朋黨以敬感上聽故延光言及之

十一月唐主疾病秦王從榮作亂伏誅 唐主疾作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唐主使首不能舉從榮出問宮中皆言唐主已昭明且稱疾不入從榮自知不為時論所與恐不得為嗣與其黨謀殺以兵入侍先刺權臣遣都押衙馬處鈞謂朱弘昭馮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二人曰主上萬福王宜竭心中孝不可妄信浮言從榮怒復遣謂曰公單殊不受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孟漢瓊召厚義謀之長誠竟無言從榮將步騎十人陳于天津橋遣馬處鈞至馮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公軍禍福在須臾耳贊馳入右掖門見弘昭長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贊議長誠曰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其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乎長誠未對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梯衣起入殿門弘昭馮資隨之長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時唐主病小愈漢瓊等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矣唐主指天泣下謂長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性鷓鴣指揮使李從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唐主曰吾與爾父冒矢石定天下從榮豈得何力今乃為人所教為此悖逆當呼爾父殺以兵柄耳重吉即帥控鶴兵守宮門漢瓊召馬軍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走歸府僚佐皆實漢瓊牙兵潰去重吉使安重益斬從榮并其子以獻唐主其驥絕而後錄由是獲復剽時宋王從厚為天驕節度使還漢瓊徵之還廢從榮為庶人初從榮受通六軍判官趙德諱曰太王加謂父子至變為可作備不見其世于唐太

榮為庶人初從榮受通六軍判官趙德諱曰太王加謂父子至變為可作備不見其世于唐太

榮為庶人初從榮受通六軍判官趙德諱曰太王加謂父子至變為可作備不見其世于唐太

榮為庶人初從榮受通六軍判官趙德諱曰太王加謂父子至變為可作備不見其世于唐太

榮為庶人初從榮受通六軍判官趙德諱曰太王加謂父子至變為可作備不見其世于唐太

後唐史成夫與 之治不特五季 已自勳亦五季 中之使使者其 長然不可不說 推原得位之始 其故且是則固 無能詳詳者 之見而為後天 過天即如笑者 况天之事理明 見之而胡有深 信不疑遠深其 特于誠心以忘 為其所推其定 信者若謂國時 時之重臣固時 不過五六制動 運政數其言亦 以運之機代亦 真守比之唐產 獲獲于而論者 于持平凡有能 于世道人心尤 不可以不辨

唐主實祖 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于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

十二月唐主使厚立原明帝 唐主自終易月之制即名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政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實柔少斷事惠私

謂同列曰吾君足訪解及吾輩位高貴重事亦堪憂累不敢應為知祥而明宗雖亦謂物佐曰宋王功績

唐元開帝明宗 明宗元年四月以馮道為右丞相馮道又五國三鎮 春正月唐以高從誨為南平王馬希範為楚王錢元璣為吳越王

唐以李重吉為亳州團練使 潞王從珂為石敬瑭少從明宗征伐有功各得歡心朱弘昭馮質位望素出二人下達甚一旦執朝

政皆忌之及明宗殂從珂辭疾不來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從珂陰事于是朱馮不欲重吉再集兵出為亳州團練使從珂

女為尼洛陽亦召入禁中從珂由吳疑懼

吳人攻閩建州 先是閩吳光請兵于吳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攻建州閩主璠遣使求救于吳越及是延徽敗閩

兵于浦城建寧府 遂圍建州閩王璠遣兵救之軍及中途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軍中以閩國人震恐太后及福

州繼嗣法諱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

陳利害璠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為謀文傑出繼嗣伺之門外以笏擊之仆地繼嗣遂言前士卒鬻食之切叙以古制繼嗣

繼嗣而自入馬延徽攻建州垂克徐和詰以延徽吳太祖行宮為太祖之塔與臨川王濠之素善惡其克建州奉濠以圖興

復遣使召之延徽亦聞閩兵反吳越兵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敗之如謂延徽為右丞相

唐以唐洵諱人為樞密直學士 唐主即位為鎮將佐之有才者朱馮皆斥逐之內以文學從唐三鎮而性迂疎故朱馮引異客近

又以其黨陳文懿之

蜀主孟知祥稱帝諱 知祥以趙奉良為司空奉事

吳徐知詰其押牙周宗為池州副使尋復召之 吳人多欲違都吳主遣宗奔歸如金陵謝知詰龍之先是知詰久有傳擇之

志以吳主無失德其素心不悅欲待嗣君宗奔歸亦以為然一旦知詰歸龍自驚嘆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

如江都繼以傳神諷吳主奔歸以宗先已心疾之手書切諫以為未可請新宗以謝吳主乃然宗為池州副使之節度副使李

延勳司馬徐玠等復陳知詰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為都押牙知詰由是疎齋邸

唐以潞王從珂為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成德節度使從珂舉兵鳳翔唐遣兵討之官軍降潰 朱弘昭馮質身不從石敬瑭久在太

原從潞王從珂鎮河東敬瑭鎮成德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臣持宣慰送赴鎮從珂既與朝廷情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瓚權知鳳

翔從瓚性廉率樂禍前代安重誨而殺之 從珂謀于將佐曰古曰主上當于春秋政事出于朱馮大王功名震主繼繼止無全





之不得備而後  
授其棧棧無  
五日頃後子

延朗嘆惜者累日

唐潯王從珂至陝諸行及康表誠皆降

從珂至關鄉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之皆迎降無一人戰者康表誠引兵發洛陽路以

安從進為京城巡檢從進已受從珂書皆布腹心矣從珂至靈寶安慶威安東霸皆降惟保表即度使康惠立山至諸謀圍守陝

嶽從珂前鋒至越上呼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命軍數人果為從黨一城人塗地耳子良士年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亦出迎從珂

至陝移書諭各隨文武士庶惟宋弘昭馮質兩族不殺表誠所部自相結百什為屠華甲兵爭先詣陝降表誠麾下虜數十人亦

因侯騎請降而元張處到武定

唐王出奔夏四月石敬瑭入朝遇于衛州殺其從騎 唐王受駭不知所為急遣中使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赴奔死安從進殺馮

贊于弟傳二人首于從珂唐王欲奔魏州召孟漢瓊使為先其漢瓊車騎奔唐王乃以五十騎出門馮道等入朝及端門閤變

道及劉昫乃歸至天宮守安從進遣人語之曰潯王信迫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殺水奉迎乃止于中召百官

中書舍人盧導字純化至馮道曰勸進之書宜速具導曰潯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

乎道曰事當務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違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潯王守節北面以大義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

宮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安道未及對從進應遣人趣之道等即紛然而去既而從珂未至三相馮道等息于上陽

門外盧導適前道復召而語之導對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矣從珂上殿于太后取進止導自陝而

東四月唐王至衛州東數里馮石敬瑭大喜問以大計敬瑭聞表誠叛去僞首長數數四乃見衛州刺史王弘贇問之弘贇曰前

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使麾下有所瞻仰今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遂以其言

告于箭庫使沙限少派之守榮奔史補曰古稱有姓洪進洪進前責敬瑭曰公明宗受塔富貴相與共之基惠亦宜相恤今天子

播越安計于公冀圖興復言以此四者為解是真欲附賊實天子耳袖佩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聞死洪進亦自刺

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唐王左右及從騎獨置唐王而去敬瑭進趣洛陽

唐孟漢瓊請潯王從珂降從珂謀之 初從珂罷河中歸私第王淑妃數遣孟漢瓊存撫之漢瓊自謂于從珂有舊恩至冠池西見

從珂大哭欲有所陳從珂曰諸事不言可知即命斬于路隅

唐潯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為鄂王而自立 從珂至蔚橋百官班迎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馮道等皆上殿勸

進從珂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勸史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拜從珂答拜道等復上殿勸進從珂曰予之此行

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圖廢權臣當還守蕃服奉公違言及此甚無謂也明日太后下令廢少帝為鄂王以潯王和軍圍事又明日太后令潯王宜即帝位乃即位于振前

收據于從厚分  
式所當與共安  
見者方其相逼  
問計敬瑭與知  
遠孟漢瓊長乃  
悉及之相向重  
戰從解其心欲  
何為子雖以救  
進之從珂他日  
亦舉衛州之事  
相而實則其罪  
甚顯于者十人  
下夫



為之救下國以  
不憚功臣無一  
不憚情之遠  
即高崇之舉  
事亦未因甚  
特物已可養  
此為神道及  
耳若中無如  
之智而取決  
之國不贊之  
明攻不備均  
廷推會聖後  
誦職途時事  
林約且探名  
用則一則五  
相之數不知  
試之與成城  
更及何理是

八月唐詔錫通租三百二十八萬 劉昫判三司命判官高延鈞者窮瘁晉昔年通欠之數委吏利其微責句取故存之昫具奏

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為之必無可償者悉錫之韓昭瑄極言其使八月詔長與以前戶部及諸道通租三百二十八萬成免  
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既而昫與昭瑄同相昭瑄三司吏

父卓 是歲秋冬旱民多流亡同華帝弟大甚

三月唐詔開言路 太常寺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極諫內外文武之士請備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大於盧文紀及補闕劉濟

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今濟等請許世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

夏六月契丹使遣使唐北面總管石敬瑭將兵屯忻州 敬瑭還鎮陰為自全之計德主對劉外事常命瑭與學士李奉

州人皆請加罪唐主謂學士馬周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為朕作詔書宣朕意乃下詔畧曰

數四敬瑭懼蕃修政希免河內請錄其唱者敬瑭命劉知遠斬三十六人以徇唐主聞之益疑敬瑭

唐認劫盜不討賊并縱火強盜並行極法

秋七月唐還北面副總管張敬遠

唐以敬遠為北面行營副總管將兵屯代州分石敬瑭之權也唐主弟以

唐以房為極密使 劉廷胡及學士薛文鴻等居唐中用事易與趙廷壽等為使長敬泰陳後一歸廷朗州鎮自外入者先略廷朗

後議有獻賂厚者先得內地略者晚得遠邊由是諸將帥皆怨憤

冬十月關李傲弒其王瑒而立福王繼鵬更名祖 初關王瑒辱其父陳陳金鳳立以為后后而淫會瑒得風疾后與瑒嬰巨歸

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皆惡之瑒令鑄工作九龍銀人傲之曰誰為可殷常謂皇城使李傲于瑒后瑒既死瑒無

權于福王瑒為傲及鵬皆恨之瑒疾甚傲使人殺可殷后訴之瑒力疾視朝詔可殷死狀傲懼而出俄引步兵鼓譟入宮瑒遂

墮下亂兵刃殺之傲遂與鵬爭陳后使守恩陳匡將后歸歸守明及繼鵬弟繼瑄瑄太子常欲繼鵬即位更名相既而自稱



名相顧失色以張敬遠為西北都部署越敬遠之鄂州敬遠疑懼謀于將佐列宮趙堂字元年勸敬遠赴鄂州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擁戴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堂書記桑維翰呼曰王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敬遠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遣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產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將令主上以及遠見待此非首繼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為兄弟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遠意遂決表唐主卷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至唐主手裂其表抵地以詔答之曰卿子鄂王國非政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卿誠懇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制削奪敬遠官爵以張敬遠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楊光遠為副先鋒指揮使安審信字金全子雄表指揮使安元信字金全子帥眾奔晉陽敬遠委以軍事張武巡檢使安重榮字重榮州亦帥步騎五百奔晉陽

秋七月石敬瑭遣使求救于契丹 敬瑭令桑維翰表稱臣于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投之日劉處龍一道及雁門關以此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兵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主大喜復書許仲秋傾國赴援

八月唐張敬遠攻晉陽不克 敬遠遣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為馬步都指揮使降兵皆隸馬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二心敬瑭抱東城坐卧天石下知遠曰劉敬遠軍無他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經畧外事守城之功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知遠手撫其背而賞之唐主聞契丹許敬瑭以仲秋赴援僅督敬遠急攻不能下每有營寨多值風劫長圍復為水潦所壞竟不能合晉陽城中亦日窘獲儲浸之

九月契丹主德光將兵救石敬瑭唐兵大敗契丹圍之唐主自將次陳州 契丹主將五萬騎自陽武谷在代州而南至晉陽陳于虎北口在大原游水北此謂與唐將高行周符彥卿字彥卿合戰敬瑭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遠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于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遂之至汾曲與契丹兵相衝唐兵斷而為二縱兵與之唐兵大敗

死者近萬人敬遠收餘眾保晉安寨在太原船舫輜輶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出見契丹主引兵會晉安寨蓋營于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跡步不能過敬遠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遣使告敗唐主大懼遣符彥

將兵屯河陽詔天雄范延光盧龍趙德鈞澤州潘瑒共救晉安下詔親征唐主本不欲行張延明劉延皓勸之唐主不得已發洛陽遣符彥卿軍赴潞州為大軍復援唐主至河陽心懼北行盧文紀希言國家根本在河南胡兵侵來忽往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況已發遣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馬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遠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迫亦未晚張延明曰文紀言是也唐主遂近臣可使此行者延明與翰林學士和凝字成慎等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宜遣延壽會之乃

收遠雖敗而  
餘眾未盡  
大有可為何至  
一領得來  
無一徑而不  
能復振其  
時時外師  
止在冀安  
定自無望而  
有守之所  
大原偏不  
大原偏不

唐之亂既既  
時在後聖時  
於其兵兵  
而善之亦亦  
天作又者不  
清國從而清  
有法大其能  
于其法之機  
子

時為兵兵不  
唯命即有子  
用尚恐海濱  
唐元氣五年  
唐走時遠達  
先復而自  
其心遠則此  
其始俱不  
及且但以  
之說其其備  
事達于政治  
之論說

唐走時遠達  
先復而自  
其心遠則此  
其始俱不  
及且但以  
之說其其備  
事達于政治  
之論說

遣廷壽將兵二萬如潯州唐主至豫州問策于唐臣吏部侍郎龍敏敏請立李靜公為契丹主今天維虛龍二鎮分兵送之  
自幽州起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無後選嚴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唐主深以為然而執政  
思其無成議竟不決唐主憂且日夕酣飲悲歌唐臣或勸其比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騰墮地

十一月唐以趙德鈞為行營都統 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殺晉安塞唐主以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及其  
子廷壽馮子西陽 趙德鈞在悉以兵屬焉時廷先受諸將兵屯遼州德鈞志在併廷先軍還留不進詔書屢趣之德鈞乃引  
兵北屯圍柏台口 即柏台在太

契丹立石敬瑭為晉皇帝 敬瑭割幽朔等十六州以賂之 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  
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汝汝為天子敬瑭辭讓數四終多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策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綬  
壇即位割幽朔瀋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粟朔蔚十六州 幽州唐置今順天府順義縣是隋州後唐置今懷州府是唐

見前以與契丹仍許度輸帛三十萬匹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敕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趙學為翰林學士承旨桑維翰  
林學士權知樞密使事劉知遠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 字誠川為步軍都指揮使立晉國長公主為皇后

唐趙德鈞降契丹契丹不受 契丹主雖軍柳林 即柳林在虎北口 每日睨觀結束以備逃遁而趙德鈞欲倚契丹  
取中國至圍柏台輸月接兵不戰去晉安塞百里聲聞不能相通德鈞果表為廷壽求成德節度使唐主怒曰趙氏父子能卻胡寇  
雖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視要君但恐天戈俱斃耳德鈞不悅密使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已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  
丹為兄弟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身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強危廷先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選其歸路欲許德  
鈞之請晉主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說契丹主曰趙比平父子素著異志何可信其善長吏辭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  
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跪于帳前自且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  
此石爛可改矣

唐將楊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降于契丹 晉安被圍數月高行周行房卿數引騎兵出戰無功楊糧竭馬死則食之覆兵竟不  
至張敬 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時勸敬達降于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為元帥而助軍其罪已大况  
降敵乎今使兵且暮且且當僕之必若刀盡勢窮請軍斬我出降未為晚也光遠自審時欲斬敬達審時未決高行周知光遠欲圍敬  
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且某行周未至光遠斬敬達首帥諸

知比臣民通盜書也

五季

五季

五季

五季

五季

將降于契丹契丹主嘉敏達之意必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嘗為人臣當效敬遠也馬軍都指揮使康恩立憤而死晉以趙隆泰維翰同平章事 契丹主謂晉王曰秦維翰蓋皇子汝宜以為相故有是命

契丹以晉王而下破唐兵于園相唐主遣河陽趙德鈞降契丹 晉主與契丹主引兵而南晉主欲留一子守河東契丹主命晉王

德鈞趙廷壽先通諸將繼之士卒大潰死者萬計劉廷朗劉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晉主即位楊光遠降眾謀奪駕宜幸魏州唐

守南北城晉主與契丹主至潞王趙德鈞父子迎謁于高河 趙德鈞之子趙德用之子趙德用之子趙德用之子趙德用之子

唐主還洛陽 符彥範張彥瑒言于唐主曰今契丹天下河水復淺人心已離此不可守唐主命河陽節度使吳元瑜與趙州刺史

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故李晉華于其第 唐主與契丹主引兵而南晉主欲留一子守河東契丹主命晉王

唐主從河自夏死晉王入洛陽 唐主欲復向河陽將校皆已飛狀迎晉主晉主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

通池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雅王重美之子及宋審虔子攜傳國寶登元武樓自焚皇后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寧

居他日重美力死而道然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與許王從益匿于毬場獲免是日唐晉王入洛陽唐兵皆解甲待罪晉王命

劉知遠都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於契丹于大官守城中肅然無敢犯令 唐主與契丹主引兵而南晉主欲留一子守河東契丹主命晉王

十二月晉遣唐主從河為底人以為道同平章事 既而晉以王禮葬從河于微陵南 唐主與契丹主引兵而南晉主欲留一子守河東契丹主命晉王

晉以張希崇為朔方節度使 初朔方節度使張希崇為政有威信民畏愛之與屯田以省漕運從為神雖節度使至是

唐安遠節度使盧文進奔吳 文進聞晉主為契丹所之自以本契丹叛將棄鎮奔吳所過鎮戍召其主將告之故皆拜辭而退

高麗擊破新羅百濟 高麗王建 高麗王建 高麗王建 高麗王建 高麗王建 高麗王建 高麗王建 高麗王建 高麗王建 高麗王建

高麗王建 高麗王建 高麗王建 高麗王建 高麗王建 高麗王建 高麗王建 高麗王建 高麗王建 高麗王建



臣本欲往獲獲  
之深知必欲正  
乃其子曾感父  
而後為不謀已  
天下事孰為得  
已者則此所  
為感也故先示  
不遇于其妻  
其從國與德  
誠莫也其齊  
誠德誠以凡  
不從然而奉受  
手丞相之拜不  
無改已其所稱  
責人則明已  
則官者歟

工部天福二年南唐徐知誥元年春正月乙卯日食  
晉以李松同子章事瓦樞密使桑維翰樞密使 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不服從或雖服從反不委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  
困窮而吳丹徵求無厭輸推勸晉主推讓棄忽以撫藩鎮算辭厚禮以奉吳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  
豐實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

吳徐知誥建齊國于金陵 徐知誥以太尉李德誠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師眾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遇父子用  
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為此可乎其子宏祚勸之不得已與德誠師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  
陵勸進宋齊邱請德誠之子連勳曰尊公太祖元勳今日掃地矣吳太子建納齊王知誥女為妃知誥始建太廟社稷金陵為  
江寧府以宋齊邱徐玢為左右丞相周宗周延玉為內樞使知誥壽更名詔

二月吳丹攻雲州判官吳璠字寶川人拒之 契丹主歸德雲州節度使沙彥珣出迎契丹主留之判官吳璠在城中衆推璠領州  
事聞賊不愛命吳丹攻之不克應州指揮使郭威威亦亦臣吳丹身勇南歸無功歸威亦臣吳丹身勇南歸無功歸威亦臣吳丹身勇南歸無功歸  
吳丹主歸德雲州節度使沙彥珣出迎契丹主留之判官吳璠在城中衆推璠領州事聞賊不愛命吳丹攻之不克應州指揮使郭威威亦亦臣吳丹身勇南歸無功歸  
歸德雲州判官吳璠字寶川人拒之 契丹主歸德雲州節度使沙彥珣出迎契丹主留之判官吳璠在城中衆推璠領州事聞賊不愛命吳丹攻之不克應州指揮使郭威威亦亦臣吳丹身勇南歸無功歸

夏四月晉遷都汴州 天雄節度使范延光聚卒繕兵將作亂自稱大梁皇帝遣使通江淮水陸都會費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  
志唐王李嗣元及范延光會晉主謀徙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費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  
志唐王李嗣元及范延光會晉主謀徙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費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  
志唐王李嗣元及范延光會晉主謀徙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費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

五月吳與吳丹通使修好 徐誥用宋齊邱策欲誘吳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吳丹亦遣使報之  
六月晉先是光奉兵反遣楊光遠等討之 范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押牙孫銳銳恃恩專橫會延光病銳客居澶州刺史馮  
輝通延光反延光亦思張生之言乃從之遣兵渡河莫草市詔馬軍指揮使白奉進軍州屯白馬津都軍使楊光遠屯滑州獲聖  
都指揮使杜重威州屯衛州延光遣馮輝德銳將少騎二萬抵黎陽口

晉以和疑為端明殿學士張謙人為左拾遺 樞密其門不通賓客魏州推官張誼致書于疑以為切近之職為天子耳目宜知  
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為使如賓國何疑奇之屬于桑維翰除左拾遺誼上言此狀有授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備  
違不可自逸以啟戎心晉主深然之

晉魏州都署張從賓反河陽人東都 張從賓擊范延光延光使人誘之從賓遂與同反殺晉主子河陽節度使重信引兵入洛  
陽殺晉主子東都留守重又引兵東魏泥水湖將通汴州羽檄縱橫從官恠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  
改常度衆心安已而從賓敗死亦重主成服服解州并殺魏州節度使若詳  
政常度衆心安已而從賓敗死亦重主成服服解州并殺魏州節度使若詳

能以不足為神

歐陽修于其

世家中其說

高明明于南

漢改元而漢

之亂其作亂

建乎而改元

之為改元則

為漢改元何

漢之帝何其

他帝之改元

他國之改元

他國之改元

他國之改元

他國之改元

他國之改元

他國之改元

他國之改元

他國之改元

他國之改元

他國之改元

他國之改元

他國之改元

他國之改元

他國之改元

他國之改元

他國之改元

他國之改元

他國之改元

他國之改元

他國之改元

他國之改元

他國之改元

他國之改元

他國之改元

他國之改元

神龍元年正月

關作白龍寺 方主言于關王云有白龍夜見關王作白龍寺時百役繁興用度不足有司除官皆令納賂藉而獻之以貨多寡為

是以空名堂廉賢官于外民有隱年者杖背墮口者死逃亡者族果乘輿賂皆重征之

秋七月晉義成節度使符彥範舉兵反指揮使盧順密討平之 白奉進在滑州軍士有夜掠者捕獲五人三隸奉進二隸符彥範

奉進督斬之彥範怒明日奉進從騎請彥範謝彥範曰軍中多有部分奈何無客主之義乎奉進曰軍士犯法何有彼我僕已

謝台而公怒不解豈非欲與廷光同反耶拂衣而起彥範不留帳下申士大譁擒奉進殺之諸軍譟譟不可禁止奉國左廂指揮

使馬萬帥步兵從從亂遇右廂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厲聲謂萬曰符台禮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去行宮纔二百里奈

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滅族乎今日當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者誅萬部兵尚有呼躍者順密殺數

人眾豈敢動萬不得已與攻牙城彥範逃送大梁斬之楊光遠士卒聞亂欲推光遠為主光遠曰天子豈汝等販弄之物晉陽之

降出于窮迫今若改圖再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 吳司從王令謀老幼或動之致任令謀曰弄王大事未畢吾

人眾豈敢動萬不得已與攻牙城彥範逃送大梁斬之楊光遠士卒聞亂欲推光遠為主光遠曰天子豈汝等販弄之物晉陽之

降出于窮迫今若改圖再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 吳司從王令謀老幼或動之致任令謀曰弄王大事未畢吾

人眾豈敢動萬不得已與攻牙城彥範逃送大梁斬之楊光遠士卒聞亂欲推光遠為主光遠曰天子豈汝等販弄之物晉陽之

降出于窮迫今若改圖再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 吳司從王令謀老幼或動之致任令謀曰弄王大事未畢吾

五

字謂曰儀仍其  
舊物非別名  
文也乃制名  
戶起軍軍物  
好其謂是所  
所以外之  
春秋為去春秋  
非則以為是  
即以謂其之  
東晉時如吳  
之機燕行地  
構兵以至武  
河而繼元最  
爾而列國之  
法其在何所  
其通者亦僅  
云境實亦其  
明且為其  
言信之至哉  
南唐書宋政  
實未得謂是  
國是得謂是  
取彼紛紛以  
舉為其有國  
論其欲其  
其說以實則  
史編補之尤

二月晉禁民作銅器 初唐世天下之世 鑄錢有二十六治長亂以來皆廢絕錢日益耗民有銷錢為銅器禁之

晉制諸州奏補將校員數 中書舍人字科上書曰十年以來敕令廢降諸道職守皆許推恩而後方為論動職數百員致優伶奴

僕初節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皆著不分明自今諸道州郡聽奏未記大將未記州縣印信以上

十人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而已從之

夏五月唐主誥遠故吳王子湖州 吳讓皇帝諸從居年德徽等亦庶以為言五月唐主改潤州牙城為丹陽宮從讓皇帝居之

貴制民墾田三年外乃聽徭役 全部郎中張錫 秦鄉村浮戶種木未盈十年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業已為縣司收供徭

役責之重賦成以展刑故不免捐功捨業更使他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從之

秋七月晉作受命寶 以受天明命惟此為文

八月晉上尊號于遼 上尊號于遼主及太后以馮道劉昫為冊使使遼主大悅晉主事遼甚謹奉表稱臣謂遼主為父皇帝每遣

使至即于別殿拜受詔敕威儀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相繼于道乃至太后元帥太子諸王大臣皆有賂遺少不如

意輒采青議多不遵詔朝野咸以為恥而晉主事之曾無倦意然解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其後遼主屢上書晉主上表稱臣但令

為書稱皇帝如家人禮 初遼主改稱皇帝命曰南宮以唐降州趙思溫為留守思溫子延光在晉書

遼遣使如唐 遼遣使詣唐宋齊邱唐主厚賄之使至淮北游道人殺之欲以懼晉

九月延光復降于晉晉以為天子節度使 楊光遠奏馮驥來降言延光食盡窮困時光遠攻廣晉 唐華宗以魏州為廣晉

不下晉主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急入城諭延光許以大藩日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吾無以享國延光曰主上書信云

不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九月遣牙將奉表待罪詔釋之光遠表乞入朝制以延光為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將佐皆除防圍利

史牙將皆打為侍衛親軍 已而延光死

冬十月遼加晉主尊號

晉以汴州為東京開封府東都為西京 晉主以大梁舟車所會使于漕運故定都焉

晉樞密使桑維翰罷 初郭崇韜既死宰相罕有兼樞密使至是維翰卒樞密之宣徽使劉處讓 州人及宦官皆不悅楊光遠聞

廣晉處讓數以軍事術命往來光遠奏請多輪分維翰獨以法裁折之光遠有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

范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晉主不得已罷處讓而以處讓代之



晉加楚王希範為大軍上將軍

唐王遣故吳王楊氏之族于秦州今海州

唐王遣讓皇之族于秦州號永寧宮防衛甚嚴皇太子時自請此居永寧宮

秋七月

庚子朔日食

晉以秦雄翰為彰德節度使 楊光遠疏平章事秦雄翰連除不公與民爭利晉主不得已出雄翰鎮相州

晉以王琚為義武節度使 初王處貞子處遜王都之難奔遠至是遠王遣使來言請使威襲父土地晉主辭以中國之法必自

刺史圍防厚遠乃至節度使請遣威至此漸加進用遠王怒曰爾自節度使為天子亦有階級邪晉主惡其滋蔓不已厚賜之請

以處貞兄孫延廣鎮易定遠王怒稍解

閩王暉本名延義其主昶而自立稱藩于晉 初閩以太祖謂王審如元從為拱宸控鶴都及閩主昶立更募壯士為腹心發宸

衛都撥賜甚厚二都怨望將作亂昶好為長夜之飲連羣臣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醉失權斬之叔父廷義陽為狂

愚以避禍賜以道士服幽于私第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朱文進亦暉連重過人二人怨之會北宮火未賊不獲昶命重過將

兵掃除餘孺士卒苦之又疑重過知熾火之謀欲謀之內學士陳郊私告重過重過帥二都兵迎廷義其攻昶昶與李后如宸衛

都北明宸衛戰敗奉相及李后等出北關至栢桐嶺在福州府使官北界稍遠廷義使兄子繼業將兵追之及于村舍醉而縊

之并李后及諸子皆死廷義自稱閩國王更名曦道商人間道奉表稱藩于晉

八月晉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 詔中書知印止姜上相由是事無巨細悉委于道晉主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

臣書空懼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晉主然之寵過無比

晉以吳越王元璣為天下兵馬元帥 從益尚幼李后晉王后即養于宮中奉王淑妃唐明如事母

冬十二月晉集遣佛牙

順曆天福五年夏二月楚平康蠻立銅柱于漢州唐置今湖南 初漢州刺史彭士愁吳先主弟水人從後引羣蠻寇辰遷楚王

希範遣兵討平之自是羣蠻服于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交趾事見前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一丈二尺入地六尺錫誓狀于上

立之漢州為希範銅柱在今水順州府永南

閩王曦遣兵擊其弟廷政于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夏五月廷政擊卻之 曦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其弟建州刺史廷政積相

猜恨欲殺曦所遣監軍郭翹郭通弟翹聞命自奮奔南鎮廷政發兵就攻敗之曦遣統軍使潘師遠吳行真將兵擊廷政

晉書卷之六十一

五季

五

延政未拔于吳越吳越王元瑾遣監國節度使仲仁諱州都監使薛勳勳將兵救之丞相林鼎漢官諱不聽三月師遂分兵出  
 戰延政遣兵敗之殺師遠其眾皆潰行其將士棄營走延政東勝取水半唐鎮南唐改延平軍 唐鎮南唐改延平軍 唐鎮南唐改延平軍 二賊自是建兵始  
 盛仁諱等兵至延政奉牛酒搗之請班師仁諱等不從延政懼復遣使乞師于曠曠發兵救之遣輕兵絕吳越糧道吳越軍食盡  
 延政以兵出擊于大破之唐主遣使如閩和閩王曠及延政延政遣牙將及女奴持盤書書及香燭至福州與曠盟于宣陵如然猶  
 恨如故

晉主遣節度使李金全昭宗叛降于唐晉遣馬全節昭宗討之唐師敗績 先是金全以親吏胡漢筠為中門使漢筠貪殘不  
 法晉主遣唐史賈仁昭代之且召漢筠漢筠教金全留已而毒殺仁昭至是晉以馬全節代之金全漢筠皆始金全曰遣秦吏遣人  
 來言朝廷候公受代即按賈仁昭死狀金全大懼漢筠圖殺金全自歸于唐金全從之晉主命馬全節討之安審暉昭宗為之副  
 金全奉表請降于唐唐主遣鄂州屯管使李承裕殿丞茶將兵逆之金全詣唐軍承裕入據安州馬全節遣軍與戰大破之承裕  
 南走金節入安州塞驛追敗唐兵殿丞茶戰死唐承裕及其眾悉斬之遣唐監軍杜光業等子大梁晉主曰此曹何罪皆歸之光  
 業等至唐唐王以其違命而敢不受遣晉主書曰邊校貪功來使據鼎章法綱章彼此不可晉主復遣之唐王今以戰艦拒之乃  
 還晉主悉授唐諸將官以其士卒卒為顯表都命楊劉原領之金全至金陵 唐主待之

秋七月晉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 延光請歸河陽私第許之延光重載而行光遠利其貨且慮為子孫之患奏延  
 光叛臣恐其逃入嚴關宜早除之不许請殺延光居西宮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軍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賜我鐵  
 券賜父子何得如此承貴以白父驅延光擁于河奏云自赴水死晉主知其故憐光遠之強不敢詰  
 九月晉罷翰林學士 學士李潛昭宗之幼輕薄多酒失晉主惡而罷之併其職于中書舍人

晉以楊光遠為平盧節度使 光遠入朝帝欲從之他鎮謂光遠曰國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賞今當名除一州以榮之因  
 以其將校數人為刺史徒光遠鎮青州  
 冬十二月晉以閩王曠為閩國主  
 且晉天福六年夏正月吐谷渾降晉不受 初晉主割雁門之比以略連由是吐谷渾皆屬遠若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  
 安重榮獲誘誘之子吳郛萬千餘帳來奔晉主大驚遣使來讓晉主遣兵逐之使還故土  
 閩以王延政為富沙王胡三省曰 延政請于閩王曠欲以建州為成武軍節度使曠以建州為鎮安軍延政為節度使封富沙

王延政鎮安曰鎮武而稱之  
 夏四月唐遣使如晉 唐主遣通事舍人歐陽遇如晉求假道以通遠不許自唐以來天下戰亂十年內諸國各有分土且  
 唐主遣通事舍人歐陽遇如晉求假道以通遠不許

六月晉取德 度使安重榮遣使者上表請依遼重榮臣臣遠見其使者必氣踴躍為之 晉遣人殺之遠以為讓晉主遂謝六月

重榮執遣使伊等 今改正 遣使安重榮執遣使者上表請依遼重榮臣臣遠見其使者必氣踴躍為之 晉遣人殺之遠以為讓晉主遂謝六月

高為廣府廣泰願自備十萬眾與晉兵擊之表數十古大抵斥晉主父事契丹揚中國以煽無厭之虐又為高道朝貴及移藩鎮

云云勤兵典與丹決戰晉主以重榮方擁強兵不能制甚憂之 下則子晉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勢不其其可矣 晉主與重榮謀

今更如美如游觀者矣 閻王疎以書招泉州刺史羅崇遠賜免殺其子于泉州自是宗族數為相繼被誅人不自保諫諍大夫黃

使昇觀詣廟堂極談疏曰老物狂發莫反之 又嘗與晉主子九龍觀戰于理素不能敵與之羅崇遠私與其酒場然其賢者殺之疏

秋七月晉以劉知遠為北京留守 晉主重榮安榮敗危以知遠為北京留守 晉主重榮安榮敗危以知遠為北京留守 晉主重榮安榮敗危

閻王疎自稱大閻王 疎自稱大閻王領成武節度與王廷政治兵相攻互有勝負武判官潘承祐 潘承祐不顧聲色愈厲

從閻王使者知廷政對使者誇許優承祐長跪切諫廷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內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厲

八月晉以杜重威為御營使 馮道李穀廢為重威以為御營使代劉知遠知遠由是恨二相重威所至賄貨民多逃亡嘗出過市

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 晉主知郭都 晉主至郭都以詔諭安重榮曰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爾

欲以一鎮稅之不亦難乎重榮重之無敢後悔重榮得詔愈驕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異志陰遣使與之通謀

吳越王錢元瓘卒于佐 子元瓘 元瓘之子 先是吳越王錢元瓘卒于佐 子元瓘 元瓘之子 先是吳越王錢元瓘卒于佐 子元瓘 元瓘之子

及是元瓘卒將吏以元瓘遺命承制以佐為節度使佐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摘姦伏人不能欺民有獻嘉禾者佐問當吏令舊

積復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河決滑州

冬十月晉劉知遠招緝吐谷渾白承福等從之內地 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指說吐谷渾酋長曰承福令去安重榮歸朝廷威曰

廣惟利是嗜安重榮胡止以袍褲賜之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承福帥眾歸知遠知遠處之上太原 承福今太原府

御此冠代通盛傳記 卷六十一 五季 五九

今汾州府永寧州是之閻表領大同節度使收精騎以隸麾下遼難與必亦必附安重榮重榮怒大沮  
關王曠稱帝

十一月晉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舉兵反 晉主之發大暴也和凝請曰車駕已行安從進必反請密留空名宣赦十數通付留

守鄆王重貴聞變則書請將名遣擊之從之十一月從進舉兵重貴遣高行周宋彥筠州人張從恩討之從進攻鄆州節度使安

審輝拒之從進退至花山在商州府商州南遇漲從進兵不意其至之速合戰大敗奔還冀州

唐定田稅 唐主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租或間稱其平久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歛皆以稅錢為率久而用之

性節常通商民便用賦益暴則應于晉屬州左右使令性老騷官人願歸無事者雖士年皆給祿三年勤于職或以後  
編者無如江表及還不復更業頗傷稼穡危內侍王紹輝上書以為今春以奉事臣獲罪者家中外被懼唐王于紹輝其所以然令  
紹輝外

十二月晉安重榮及晉遣杜重威擊賊之 安重榮聞安從進反遂集境內總民數萬南向鄆都聲言將入朝晉王聞之以杜重威

為招討使馬全節副之重威與重榮遇于宗城西南再擊之不動懼欲退指揮使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

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為公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稍却官車乘之鎮人大潰重榮走還冀城自守鎮人戰及

凍死者二萬餘人已而晉師入鎮州執重榮斬之晉王函其首送于遼



五季

王僧虔七年六月晉主重貴立漢春正月晉以杜重威為順國公德文親自撰作即度使安重榮既誅晉改鎮州成德軍為恒州

二月唐以宋齊邱知尚書省尋罷之齊邱固求豫政事唐主懸入中書又求領尚書乃以齊邱知尚書省事親吏夏昌圖監官錢

三千騎齊邱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齊邱稱疾請罷之

夏四月晉駁張彥深吳越人為龍武大將軍彥深先為彭義軍帥即度使殺其堂書記張式吳口口式又錄論閻松寬晉主

以河陽帥王周代彥深鎮涇州彥深遠至陝虜亡將楊洪乘醉斷其手足而斬之王因奏彥深在虜不法二十六條民散亡者五

千餘戶彥深既至晉主以其有軍功釋不問謀議大夫鄭受益吳州上書彥深凶殘無所忌憚見聞之人無不切齒而陛下一無

詰讓中外皆言陛下受其獻馬百匹聽其如是竊為陛下惜此惡名已彥深罪法以瀆洗聖德疏奏留中刑部郎中李濤等伏

閭極論彥深罪捨甚切至秋彥深削一階降爵一級濤復與兩省及御史臺官伏闕奏請論如法晉主名濤面諭之濤端笏前建

殿陛論辯聲色俱厲晉主怒叱之濤不主曰朕已許彥深不死濤曰陛下許彥深不死不可負不知范延光謀殺女在晉主拂

衣起入禁中既而有是命

漢主魏祖子玠立漢主魏廢疾以其子秦王洪度晉王洪熙皆驕恣少子越王洪昌洪昌子名魏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王融謀

殺曰吾子玠不肖世世做賊欲出洪度洪熙而立洪昌晉主又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

人雖多難辨好自持大器中謂天子為名州刺史窮極無所珍寶以為玉堂珠殿用刑律地有報辨者支解列

地及至其法或與毒地水出能人及之謂之水鏡每殺一人則不勝其志不勝其志不勝其志不勝其志也宋年也

任官者由其國宜者大威及祖洪度即位更名玠以洪熙輔政

五月唐以宋齊邱為鎮南節度使齊邱既罷不復朝謁唐主遣馬王景遂旁問許鎮洪州始入朝唐主與之宴酒酣齊邱曰陛下

中興臣之力也奈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遊客干朕今為三公亦足矣齊邱曰臣為遊客時陛下乃偏裨且明日唐王手詔謝之

曰朕之福性于焉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乃以齊邱鎮洪州

六月晉主敬瑄弟兄子齊王重貴立是為晉遣主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晉主憂悒成疾一旦馮道獨對晉主命幼子重睿

出拜之又令宦者抱置道懷中蓋欲道輔立之六月晉主瑄瑄主在時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從廣謀以國家多難宜立

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為嗣是日即位延廣始用事禁人偶語初高祖晉主疾亟有旨召劉知遠入輔政晉主重貴廢之知遠

由是怨

彥深在虜處  
唐主山陰  
雖有行陣微勞  
本不足以拔其  
重賞主僅以尋  
刑安約曾見道  
縱使當時執法  
不問要有奸邪  
新朝之福子

秋七月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不克歸敗福州兵于尤口尤口也在延

漢循州盜張遇賢作亂 有神降于博羅縣屬民家縣吏張遇賢事之甚謹時循州盜賊群起莫相統一共僑其神神大吉

討之戰不利為賊所圍指揮使陳道厚等力戰救之得免東方州縣多為遇賢所陷則大事可成遇賢遂趨廣州將進

八月會討袁州校之安從進伏誅 高行周圍袁州踰年不下奉國軍都虞候王濬曲周人曰賊城已危我師已老民力已困不早

冬十一月魯復行賣鹽法 先是河南北諸州官自賣鹽鹽收收錢十七萬又散鹽鹽民錢言事者稱民生私販鹽抵罪

者眾不若聽民自販而徵以官所賣錢直欲于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徵而鹽價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董遵欲增求

美利而難于驟變前法乃重征鹽商過者七錢留賣者十錢由是鹽商始絕而官復自賣其食鹽飲之如故

十二月閩以李仁遇同平章事 仁遇閩主暹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于暹以為左儀射與吏部侍郎李平章並同平章事

後漢明宗仁遇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

後漢明宗仁遇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

後漢明宗仁遇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

後漢明宗仁遇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

後漢明宗仁遇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

後漢明宗仁遇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

後漢明宗仁遇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

後漢明宗仁遇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

後漢明宗仁遇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

後漢明宗仁遇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

後漢明宗仁遇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

後漢明宗仁遇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

後漢明宗仁遇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仁遇與李平章之甥也

順治九年正月

東師王師于  
江寧僅一鐘  
故顯目三編所  
此不亦者明  
亡以地其者  
王者使能當  
發者為者不  
可觀于未宋  
安之局惟是  
心既已厭明  
事復不能自  
長江不守能  
于是地地則  
王之所保子  
肥者則不明  
姓二王之實  
無宋及宋末  
是之流離唐  
是正千古不  
之可異也此  
目的著書遠  
入通譯譯者  
書法不思彼  
中國已瓜分  
解不成正統  
不皆伴隨之  
又由于以久  
遠及重實立  
好者者稱以  
臣為其稱  
之其仍其在  
以是稱即問  
應稱無之八  
以相宜者不  
可然而其者  
是當用兩國  
後之文書使  
正其罪且使

何得處為亡國之言若果盡行吾必對百官毀之嚴乃止  
閩富沙王延政稱帝于建州國號殷 延政稱帝以潘承祐為史部尚書楊思忠健陽為兵部尚書  
實軍械不息思恭以善譽欲得幸增田賦山澤之稅至於負鹽蔬果無不倍任國人謂之楊剝皮已而承祐上書陳十事首以兄  
弟相攻為言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故歸私第

三月唐主瑋立 唐主即位大赦改元秘書郎韓德請唐年改元不從唐主為人謙謹不名大臣數延公論論政體宇建勳謂  
人曰主上寬仁大度修于先帝但性習未定苟多無正人恐不能守先帝之業宋高宗時韓世忠嘗以此為才委任之  
已事唐人謂德在唐事韓世忠字知文

漢晉王洪照弑其主玠而自立更名嚴 漢主玠驕奢不親政事居喪無禮左右忤意輒死然敢諫者惟趙王洪昌及內常侍吳  
深恩厚謝不疑常情忌諸弟晉王洪照欲圖之乃欲歸妹姪悅其意以成其惡玠好手搏洪照令指揮使陳道厚刀士劉思  
潮等五人習手搏漢主與指喜而觀之至夕大醉洪照使道厚思潮等扼漢主囚拉殺之洪照即位更名嚴以洪昌為太尉道  
厚等皆受爵賜甚厚魏中領論王洪照果謝劉思潮等以中不從思潮等誅洪照反嚴之子亮

夏四月戊申朔日食  
秋七月晉遣使括民殺 詔以年辦國用不足分遣使者六十餘人于諸道括民殺  
唐主立其弟景暉為齊王景暉為燕王 唐主暉烈祖手誦題意以景暉為諸道兵馬元帥使封齊王居東宮景暉為刺元帥使封

燕王宣告中外約以傳位景暉景暉固辭不許景暉自誓必不敢為嗣更其子曰退身又立景暉為保雷王宋太后怒神夫人屢  
欲害景暉唐主力保全之

九月晉執遼回國使回國使也主與喬崇既而歸之 初河陽牙將喬崇殺趙延壽入遼遼以為回國使往來販易于晉置取  
太梁至昇景暉說晉主囚崇于獄凡途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遼不可負乃釋崇財賜而歸之崇辭其廣

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于北朝者止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為降  
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糧軍劍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崇欲為異時據險乃曰公所  
言願多懼有遺志願記之賊星延廣命史書其語以授之崇具以白遼主遼主大怒南侵之志始決晉使如遼者皆繫之秦雍輸

糧請還解以謝遼每為其廣所沮晉主以延廣有定策功寵冠群臣又總領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事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  
廣必召兵而不敢言但益募兵增置十餘軍以備遼  
冬十月晉主止其叔母馮氏為后 初高祖愛少弟重房養以為子娶馮氏於州女為其婦重房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晉主

御史定式 卷之九 五季

初立納之至是立以為后願預政事凡五時時為鹽鐵判官權為端明殿學士與議政事

十二月晉陽光遠誘遼人南侵 初晉高祖以馬三百借平唐即度使楊光遠景延廣以詰命取之光遠怒誓于遼以晉境大開其謀遣使城南樂及博濟堂晉置故城在今大微近道兵以備之

唐以宋齊邱為青陽州州府屬公遠歸九華 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中書令宋齊邱樹棠傾之宗泣訴于唐主唐主由是齊邱齊邱亦為表乞歸九華舊唐主知其詐一表即從之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齊陽公齊邱乃治大第于青陽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積邑益甚

晉旱水理民大饑 是歲晉境春夏秋冬水蝗大起原野山谷城郭僅存皆滿竹木皆傷盡重以官括民殺使者督責急不暇其食有坐區殺死者縣令往往納印自劫去民餓死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朝廷以恒定饑甚獨不括民殺杜成

趙之定州吏欲殺劉為奉節度使馬全節不許曰吾為觀察使職在養民立忘殺彼所為乎 楚王希範嘗欲無徵務若僱作九龍殿刻沉香為八龍飾以金寶抱柱相向希範居中自言身一龍也

先是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最嚴嘗集為大軍數年之備軍校邵珂以凶悍節度使王令溫河陽之珂隱望密遣人亡入遺言貝州易取會令溫入朝被殺以吳密懼知州事密王而遣兵至曹善主無小乎珂請效死密使將兵守南門自守東門遺王自攻貝州密恐力拒之境其攻吳始蓋珂引遺軍自南門入密赴死死意遂破貝州所殺且萬人晉以高行周為都部署與符彥帥皇

唐主救齊王景遂來決庶政既而罷之 唐主欲徵傅位子喬然二王翰林學士馮延巳等國之破隔絕中外以擁權請救齊王景遂參決庶政百官惟魏岑在文微得白事餘非官對不得見唐主稅之國人大駭駭事中最上疏極論不報待衛都虞侯實業

不得復奉顏色因帝四鳴咽唐主感悔遂收前政 唐主欲徵傅位子喬然二王翰林學士馮延巳等國之破隔絕中外以擁權請救齊王景遂參決庶政百官惟魏岑在文微得白事餘非官對不得見唐主稅之國人大駭駭事中最上疏極論不報待衛都虞侯實業

唐主欲徵傅位子喬然二王翰林學士馮延巳等國之破隔絕中外以擁權請救齊王景遂參決庶政百官惟魏岑在文微得白事餘非官對不得見唐主稅之國人大駭駭事中最上疏極論不報待衛都虞侯實業

使師解不重于戰于今日及見其師解也

晉主自將次澶州遣劉知遠杜威張彥澤將兵禦寇 晉主以景延廣為御營使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畧銳令皆出延廣

延廣乘勢使襄陵梅謫將雖天子亦不能制晉主發東京邊兵至黎陽晉主至澶州遣主屯元城遣劉知遠原劉知遠與白承

福合兵擊之詔以知遠為招討使杜威為副使馬全節為都虞候遣張彥澤等將兵拒遠于黎陽復遣謀者致書于遠求修葺好

遠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太原秦破遣使王于秀容遣兵進去

二月遣兵渡河晉主遣李守貞河陽等分道擊之遣兵敗走 晉博州刺史周德降遠又與楊光遠通情引遠兵自馬家口濟河營

于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晉遣李守貞董道孫漢璋人 薛懷讓人 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遠兵圍高行周符彥

卿及先鋒使石公裔于威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殺行周等告急延廣徐白晉主晉主自將救之遣兵解去三

將泣訴救兵之緩聽不免守貞等至馬家口遠遣兵卒萬人築壘散騎兵于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渡未已晉兵薄之遠騎兵退

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遣兵大敗溺死數十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 魏主得貝州博州諸將

之誠屬馬家口諸將力爭晉

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請遣以救晉

晉格劉知遠擊遠知遠七樂牛法見不進

三月唐保晉澶州不克引還 遠主偽景元城去伏精騎于古頓邱 在魏郡府南 以俟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鄆都

秦虜已遁去大軍欲進遠之會霖雨而上遣人馬飢瘦趙延壽曰晉軍志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

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遠主從之三月朔自將兵十餘萬陳于澶州城北高行周與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遠主以精兵當中軍

而來晉主亦出陣以待之遠主望見晉軍之威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畧陳晉軍不動萬

弩齊發飛天蔽地遠兵稍却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晉復遣兵引去遠主帳中小校亡來云遠主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有

詐聞壁不敢追遠主北歸所遇焚掠民物殆盡

閻指揮使朱文進弒其主暹而自立 閻拱宸都指揮之朱文進閻門使連重通以前執袒握國人之封相與賂晉以自固閻主暹

心疑之賊嘗因醉殺閻指揮使又之閻從則朱文進之妻也又嘗二人相讎後李氏悍而酗酒以賢妃而氏有寵妬之故執

暹而立其子亞澄使人告文進重通曰主上疎不平二公奈何會後父李真真有疾暹往問之文進重通使馬使錢道毅賂于馬

上召百官告之曰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衆莫敢言重通乃推文進升殿被殺先帥群臣北面稱臣文進自稱閻主悉收

王氏宗族五十餘人皆殺之以重通魏六軍禮部尚書鄭元錡抗辭不屈文進殺之殷主廷政遣魏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不

充文道還稱藩於晉晉以為國主

晉穆帝兵 每七戶出兵械資一卒號武定軍時兵荒之餘復有此擾民不聊生

夏四月晉王運大梁以景延廣為西京留守 晉主命高行周王國留鎮滑州運大梁景延廣既為上下所惡晉主亦憚之委唯

輪引兵不救咸城之罪出為西京留守以高行周為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與晉不得志日夜馳酒

晉遣使分道括率民財 晉因遣兵運至關用急場復遣使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以授之使者多從史平攜鐵刀杖

入民家大小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為姦河南府出懸錢二十萬景延廣率三十七萬討賊賊入已留守判官盧儔

航河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取于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為子孫之累乎延廣怒而止先是

六月晉大尉侍中馮道罷以桑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 道雖為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晉主曰馮道承平之度相今親

難之際譬如使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 為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

晉滑州河決發民塞之 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晉主欲刻碑記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

以折從遠字可久中人為府州府谷縣人 圍隸使 初晉高祖刺地以路達府州與馬會遠欲塞從河西之民以資遠東

州大恐刺史折從遠固保險拒之及晉與遠絕從遠引兵深入板十餘寨故有是命

晉復置翰林學士 以李慎儀為承旨劉溫叟人為學士 李幹范質人為學士

秋八月晉以劉知遠為行營都統任威為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使以備邊 每雜輸兩東朝政出楊光遠妻延廣子外至是一制指

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威嚴時軍國多事皆請輸雜輸雜輸雜輸雜輸雜輸雜輸雜輸雜輸雜輸雜輸雜輸雜輸

不能易也然願任愛憎恩怨必報人亦以是少之 而晉無財之難矣故大計皆不得預知也夫知見誠性慎事則守而已然誠見知遠有憂色願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

九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一月閩泉州牙將留從効殺州太守等謀朱文道所著刺史黃昭顯傳首建州 朱文道以其妻黃昭顯為泉州刺史散員指揮

使留從効謂同列曰文道備滅王氏遺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文道事賊一旦當沙王克福州吾屬死有餘愧眾以

此等賊臣豈  
兵革初年身  
集國賊去後  
城之固而不  
是實不給若  
平其財則豈  
利其國及民  
子之節豈實  
無可道乃各  
若國賊不身  
任以給賊豈  
其禍不深耶

光遠及劉興孫  
得又非出其本  
心留之遂以  
表明其罪  
之不為道高  
乃推遣人殺之  
其推遣子劉及  
以晉不勝明  
正其罪劉謂  
繼國之者其  
父以得與光遠  
之在者而殺者  
罪在相等乃殺  
其父而留其子  
是何物動五  
世之亂亦無一  
可與相倫復者  
矣

為於十一月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于從家從幼始之曰富沙王平福州者言今各處皆呼為劉顯君從者言富貴可  
國不誠德且至矣眾皆踴躍綠白駭駭而入執端顧斬之從幼持州印詣王顯顯之子第請主軍府以端顧首還副使陳洪  
進端顧之子第請主軍府以端顧首還副使陳洪  
十二月晉師圍青州楊光遠之子承勳叔其父以降 李守貞圍青州經時城中食盡遂投兵不至楊光遠遂信首于遠曰皇帝  
帝欲光遠矣其子承勳勸光遠降其全其族光遠不許承勳斬光遠反若州官邱濟等送其首于守貞燬火大誇叔其父出居  
私第上表倚罪開城納官軍光遠以病死開城起兵承勳命楊州刺史陳洪  
閏月閩人討殺末文進傳首建州 先是殿主延政遣統軍使吳成勳戰艦千艘攻福州會唐進行營都虞候連錡等以兵擊延

政七建陽建陽林特統軍使吳成勳戰艦千艘攻福州會唐進行營都虞候連錡等以兵擊延  
政七建陽建陽林特統軍使吳成勳戰艦千艘攻福州會唐進行營都虞候連錡等以兵擊延  
今唐建州南師武三國兵置兩軍改軍今為治備福建及是吳成勳聞有唐兵許使人告福州刺史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  
矣福人益懼南師承旨林仁翰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兵三十人被甲懸運重運軍刺  
殺之斬其首以示眾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校矣令重遇已死何不亟取大進以贖罪眾踴躍從之遂斬文進連錡吳成勳入城高二  
首送建州

遣復侵晉 遣復大舉侵晉趙延壽引兵先進至祁州晉主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原鄆郡留守馬全節  
據圖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祁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鄆郡連主以火兵繼進牙于元氏晉主憚遠之風詔從恩等引  
兵稍却于是怯懼無復部伍委棄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

乙巳閏三月閏三月趙延壽引兵先進至祁州晉主欲自將拒之 詔趙在禮運屯澶州馬全節運鄆郡又遣張彥季屯黎陽景  
延廣守胡梁渡在魏東趙延壽引兵先進至祁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鄆郡連主以火兵繼進牙于元氏晉主憚遠之風詔從恩等引  
南邊與濮州刺史慕容彦超起於人將數千騎前視遠兵至鄆郡連主遣兵數萬遇等且戰且卻至榆林店連兵大至二將謀曰台  
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陣自子至木力戰百餘合相視傷甚眾連馬驚走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戰稍解顧知敏已為  
遠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陣取知敏而還賊而連躍出新兵未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  
且暮安陽將將領兵不運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從恩曰虜眾強至蓋吾軍恐不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  
一不濟當兵受之補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賴以見天子遂斡水而連遣兵解去過等乃得還連亦引軍還其來自  
相驚曰晉軍恐至矣時遠主在邯鄲聞之即時北遁晉主法小愈河北相繼告急晉王曰此非安嚴之時乃部分諸將為行計馬  
全節等奏據降者言虜眾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大舉徑襲幽州晉主以為然徵兵諸道下詔親征發大衆

全節等奏據降者言虜眾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大舉徑襲幽州晉主以為然徵兵諸道下詔親征發大衆

抑北寇民有蓋章也 卷三十一 五季





杜康書其法  
無益而有害  
損于後世王亦  
不能明正刑書  
亦且可復改訂  
亦且難於改訂  
于其後此之降  
道引在道科不  
與高晉王倫無  
同實方以定其  
為無異為朝之  
其父之於道唐  
手唐晉已皆唐  
而欲其承之必  
不自唐唐之好  
道之正亦不其  
矣

澤石諸將討皆曰虜得度宜俟風回與我軍相擊陣使行虜帥曰與其束手就禽焉若以身殉國乃其壯勇漢元祐初  
及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懼至遣兵卻數百步風勢益甚昏晦如夜虜等擁萬餘騎橫擊于連兵呼聲動天地連兵大  
敗而走勢如崩山守貞亦全步兵盡散處角出關步騎俱進連北二十餘里鐵騎既下馬著黃不能復上要素馬仗掖地連主乘  
其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素駝乘之而走諸將請追擊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矣素衣素衣李守貞曰人馬渴甚得水足  
重難以退寇乃遣保定州邊至至幽州散兵捕獲以軍大利杖其酋長各數百請將引歸晉主亦遣大梁

五月晉愷國節度使杜威入朝 威久鎮恒州貪殘不法又畏馮遇甚每遣數十騎入境威已開門登陣由是常無所忌憚備城多  
為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間暴骨如莽威見所部殘弊為眾所惡又畏連之強累表求朝不許威不俟報遂去鎮入朝  
奏雖輸曰威居常恃物親遠求姑息及疆場多事曾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之庶無後患晉主不悅曰威朕之密親必無  
異志但長公主欲相見耳公勿以為疑雖輸自是不敢復言以足疾辭位先是晉主自來天無難歸晉主統之威  
六月晉遣使如連 連遣威南使中圖疲于奔命連民塗地連人壽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舒嘯太后謂連王曰使漢人為胡主可乎  
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為漢主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為一羣賊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  
漢地何得一向賦自古但聞漢和善不聞蕃和漢漢地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秦雖輸屢勸晉主復請和于連以好國惠晉主  
遣使奉表稱臣請連謝過連王曰使景延廣秦雖輸自來仍到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晉以遣王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

秋八月甲子朔日食 和疑罪加極使馮玉同平章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晉主自陽城之役謂天下無虞雖多遠近斯  
晉加馮玉同平章事 和疑罪加極使馮玉同平章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晉主自陽城之役謂天下無虞雖多遠近斯  
唐兵拔建州關主延政出降自王審知據福建至延政 唐兵圍建州既久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盍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  
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眾慮其言無報者唐先鋒使王建封上元先登遂克建州關主延政降思安整裝奔泉州初唐兵之  
宋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泰之重敵事伐木開道以迎之至是眾兵焚掠建人大失望思安以王審文為次子

冬十一月晉秦雖輸罷 初晉主疾未平會正旦樞密使秦雖輸遣女僕入宮起居太后因問皇弟秦道讀書否馮玉同請秦雖輸  
有廢立之志李守貞李彥船合謀排之以趙崇柔而易制共為以代雖輸罷雖輸政事為開封尹以崇為中書令李崇為樞密使  
雖輸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柱杜崇喜或謂馮玉同曰秦公元老當優以大藩秦何使之尹京朝儀細之楊乎玉曰恐其反耳曰儒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六十九 五字 五

安龍及玉曰朕不自反恐其殺人

唐高祖武德三年春正月唐以宋齊邱為太傅 唐齊王景達行屬謝仲宣言于景達曰宋齊邱先帝布衣之文今棄之草萊不飲

眾心景達為之言于唐王曰齊邱存望勿用可也何必棄之以為名唐王乃以齊邱為太傅但奉朝請不預政事

唐以李建成馮元己同平章事 建成雖習吏事而懷怯少斷疑已工文辭而狡佞善大言善樹朋黨水部取高越時上書指

元己兄弟過惡唐王怒野越斬州司戶 勳雖生性疏放然于謀中以給事中掌步騎之專與魏徵爭論與中書侍郎

直及沈炯去出為池州刺史使步騎于吳郡

二月壬戌朔日食

夏四月唐泉州牙將留從効逐其刺史王瓏而代之 從効表關于唐唐召瓏勳還金陵以從効為刺史復從効兄願復取漳州

唐不能制乃建清源軍于泉州以從効為節度使從効遂據泉漳 從効勳吳民神內五治

晉定州指揮使孫方蘭 定州西北有狼山 在易州西 亦曰狼山 其土人築堡于上山以避寇堡中有保舍尼孫

深意居之以妖術惑眾遠近信奉之樣方蘭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短事之甚謹深意死方蘭嗣其術稱深意坐化事之如生其

徒日滋會與遠地奸北邊寇盜充斥方蘭行友因帥里安健謀城自保遣人入境帥眾擊願程其軍資人等家住休之者

益眾遂為群盜復為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賞其崇德者東北招討指揮使方蘭遣人不已朝廷不測其意則舉寨降于

遣攝為賊軍以入晉時河北大饑民餓死者所在以萬數盜賊益起吏不能禁天雄軍將劉延翰布馬於邊方蘭執之獻於邊廷

翰逃歸言方蘭欲乘中國山鐵引遼南侵宜為之備

六月晉復以馮輝為朔方節度使 初輝在靈武得羌胡心市馬期年至五千匹晉朝廷之徒鎮朔州又徙陝州中人為侍衛都

指揮使輝乃厚事馮王李李勣借求靈州會是胡作亂 李勣在靈州下 勳子豐厚 勳子豐厚 勳子豐厚 勳子豐厚 勳子豐厚

秋七月河決 河決楊劉西入羊縣 廣四十里自朝城 注見北流 又通唐

八月晉劉知遠殺白承福其族 晉主數召承福入朝宴賜甚厚使成滑州屬敵大熱遠其部落還太原來牧多犯法劉知遠無

所附捨部悉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遠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

多事宜此屬于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喜衣吐谷渾反覆諸邊于內地晉主遣使發其部落安置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

等入居太原城中詔以謀叛殺之合四百口吐谷渾由是遂微

唐攻福州不克 初唐入既克建州欲來降福州唐主不許繼密使陳賢請自往說李仁達必令人朝宋齊邱為竟可使唐主

乃以費為宣諭使厚賜仁達仁達知其謀且齊語色甚恬骨不敵言入朝事而還自恥無功王建州橋路發汀建縣信州兵命馮延壽將之極福州唐主以警軍命大慈群臣皆言其業行不可止唐主乃以王崇文為招討使覺延壽親軍為監軍使又命留從効王建封以兵會攻福州仁達遣使乞師于吳越吳越王佐令統軍使張筠以兵三萬救之會唐兵已入福州外郭吳越兵至禦之不利唐諸將爭功進退不相習仁達固守第二城攻之不克

又十月晉遣杜威將兵伐遼十一月至瀛州與遼戰不利而還 先是自幽州來者言遼廷有憂歸國馮王李崇文杜威故書兵接至是遣使瀛州刺史劉從祚遣樂壽監軍王惠等請舉城內附順言城中兵不滿千人已密與杜威屢奏請其來此可取馮王李崇文信以為然欲發大兵迎趙廷善及廷祚與晉主議之以威為都招討使李崇文為之副趙崇私謂馮李曰社令國威貴為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懷謀豈可復假以兵權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為愈也不從十月下敕榜曰專發大軍往平燕虜先收遼兵安定關南次復幽燕蓋子塞北有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兩騎萬匹銀萬兩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鎮軍者甚艱苦威守貞會兵于廣晉而北行軍軍使公主人奏請出是十一月至瀛州城門洞啟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趙廷善將高讓輸先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漢璋敗死威等引兵南還

遼主舉使晉趙溫州杜威等聞之將自冀州而南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遼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起恒州以彥澤為前鋒與遼天壽沱而軍遼軍營軍營遼沱與恒州合契謀引兵還及聞晉軍舉為持久之計遂不去威性濡怯編排皆節度使但日相承迎賈酒作樂軍軍磁州刺史李穀就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秦約城中舉火相應復募壯士所虜營而入表裏合擊虜必逃遁誓將告以為然獨杜威不可遣殺出營懷孟軍糧遂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晉軍其將蕭翰一名世字罕札進善之子考五代史謂於阿已入汴後字為數姓將百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糧米者遇之盡為所掠有逃歸者皆稱虜眾之盛軍中惶恐十二月李穀自書奏表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幸滑州及發兵守滑州阿陽以備奔衝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言集兵得數百人赴之威又遣使告急遼為邊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聞封尹彥離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事晉主方在死中謂彥離不見又誰敢政言之故政不以為然浪謂所親曰晉兵不血食矣晉主欲自將北征李彥離翰而止詔以高行周行彥卿共戍滑州景延廣戍河陽指揮使王清言于杜威曰請以步卒二十為前鋒奪橋關道公率諸軍繼之傳入恒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道清與李彥卿俱進清戰甚銳連軍小卻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獨敗走清獨帥麾下力戰虜請殺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眾曰上將擁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爾眾感其言莫有退者至善戰不息遂以新兵繼之清及士眾盡死由是諸軍皆奪

知此法代通盛澤覽

卷六十九 五事

五事

五事

亂逾人通以兵環晉營中食盡咸與李守貞李彦筠謀降遂成滑澤順心詣邊主牙帳求重賞邊主始之曰趙延壽感宋素

漢恩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感喜遂降計伏甲招諸將出降表使著名諸將駭愕聽命命軍士出陝于外軍士皆

踊躍以為且戰威亂辭之曰今食盡途窮當為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恟哭聲振原野邊主遣趙延壽衣袍袍至晉營

慰撫士卒亦以諸袍衣感其言皆感之耳咸引邊主至恒州城下順國節度使王周亦出降之邊主每得城州刺史新州刺史

各并天下而為此人所犯至是邊主欲其共至岳州節度使不能死守至千餘里所犯城之降也

白馬津晉主召李松馮玉李彦福入禁中議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明日彦澤自封邱門新關而入城中大擾晉主于宮中起

火自攜劍驅後宮赴人為親軍將薛超趙平所持鐵而彦澤傳邊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且召桑維翰兼定廣晉主乃命滅火與

后妃聚泣乞質質降表請降男出重賞至神德運靈天亡今與太后及妻與氏韓城 面傳佳兒入宣邊主命晉主脫黃袍

服素衫拜受左右皆掩泣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傲笑不應以晉主命召桑維翰維翰至天街遇李松馮玉皆駐馬指宋罪有軍史

二千前抵維翰赴侍衛司唯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彥澤倍坐見維翰維翰責

之曰公領大鎮強兵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彥澤自謂有以于邊主故亦以其主見維翰之乃欲判賜晉人

曰上屬國大領人李海謀未請死彥澤欲笑陳之謂邊曰吾人懼于彥澤而不死不若往見之乃欲判賜晉人

之禮也向使高祖用清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退飲之邊引其而去若無人彥澤遂晉主于開封府

頃刻不得留見者流涕晉主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曰此物不可應也晉主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彥澤僅使李琦以兵守

晉主內外不通所上邊主表彥晉先示彥澤然後敢發晉主使取內庫帛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求酒于李琦琦亦辭不准

欲見李彥範亦不住馮玉佞彥澤求自送國寶彥欲復任用彥澤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邊主云其自經邊主命厚撫其家

高行周行彥帥皆詣邊主賜晉主手詔曰孫勿憂必汝有欺詐之所又以前獻傳國寶非真詰之晉主奏項王從珂自焚

舊傳國寶不知所在此寶先帝所為奉臣備知乃止有司欲使晉主銜使兼羊大臣與卿迎于郊外邊主曰吾遣奇兵取大梁非

受降也不許又詔晉文武奉條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遣兵越河陽捕景莊廣延廣見邊主于封邱邊主詰之曰致兩主

夫歡皆汝所為也十萬橫眉劍安在召為榮使相輯證延廣切不服榮以紙所記詰示之乃服延廣伏地請死乃殞之

大二月深處相別知建亡初朔月四日十二年 春正月邊主德光入大梁殺張彥澤景延廣自殺 正月朔百官通辭晉主于城北

乃易素服紗帽迎邊主伏路側請罪邊主命起改服撫慰之晉主太后迎于封邱門外邊主辭不見遂入門民皆驚走邊主遣邊

事論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置會當使汝曹解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日暮復出也于赤岡

在封邱門內先是張彥澤與晉國門使高勳不協及引邊入汴殺勳叔父及弟至是勳子邊邊主亦怒彥澤剽掠宋城鎮之百姓



之谷何足人  
事畢

晉劉知遠遣使奉表于遼 初晉主忌河東節度北平王劉知遠以為北面行營都統知遠因之廣募士卒又得吐谷渾財畜由

是當強少騎至五萬人晉主與邊將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謀遼人知遠初無進入援之志及聞遼主入汴乃分兵

守四境遣客將王峻字峻字奉表稱臣遼主賜詔褒其親加兇字于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榜虜法以優禮大臣知漢賜几杖

之比而遼主以知遠無望不至使謂曰汝不事兩國又不事此朝何所依恃知遠曰臣自始知遼主知遠曰虜法固可勝助

去雖其利可以行獨其害則甚矣知遠曰此言非也知遠曰臣自始知遼主知遠曰虜法固可勝助

別南節度使高延海遣使入貢于遼又遣使詣河東勸進 唐王立其弟齊王景遂為皇太子景遂為齊王于其為燕王

唐王立其弟齊王景遂為皇太子景遂為齊王于其為燕王

唐遣使如遼 唐主遣使賀遼歲貢具請指長安修復諸陵遼主不許而晉嘉州刺史皇甫暉謀謀州刺史王建侍避遼帥聚奔虜淮

北賊帥多請命于唐唐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陛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則未易圖也時方連兵福州

未暇北顧唐人皆以為恨唐主亦悔之

二月遣行朝賀禮大赦以趙延壽為中京留守 遼主召晉百官問曰中國之俗異于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夷夏之心

皆願推戴皇帝二月朔遼主服通天冠輝紗袍登正殿設樂縣儀衛于庭百官朝賀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趙延壽以遼主

負約心快快乞為皇太子遼主曰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為之豈燕王所可為也因令為廷壽選官時遣以恒州為中京張礪奏擬

廷壽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遼主取筆筆去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

晉劉知遠稱帝于晉陽 河東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并陘迎歸晉陽命指揮仗史

弘肇時化厚備軍集諸軍告以出師之期軍士皆曰今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軍呼萬歲不已知

遠曰虜勢尚強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郭威與都押衙楊氏州人說知遠曰此天意也王不來

此取之人心一核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遂即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關運之名乃史稱天福十二年詔諸道為遼括奉錢  
帛者皆罷之  
晉主知遠自將也故晉主重負壽陽而歸今山而還 知遠自將東也故晉主至壽陽聞已遷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前見而  
還故晉主既出塞遠人無復供給至歸州時天令拜按已堅墓故晉主不勝屈辱曰許始懷我後求善藥欲與故晉主  
俱自殺不果

晉遣賊帥梁暉襲取相州殺連守兵 連王聞知連即位遣使告其守澤潞高唐吳守相州崔延默守河陽以控扼要害時連王多以其子弟及親信為節度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猾者多往依其麾下散之妄作民不堪命于是所在相聚為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洛陽賊帥梁暉有眾數百迭欲會陽州刺史李穆穆表令暉就相州暉偵知高唐吳本至夜遣壯士圍城啓關約眾移連兵數百據州自稱留後已而陝晉潞州皆殺連使者奉表詣晉陽

晉主知連運晉陽 知連運至晉陽讓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本有意澤其民而先奪其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辱人無福言知連從之中外大悅

瀘州賊帥王瓊攻遼將胡烏胡烏今胡五不克而死 鎮寧節度使取俚胡烏胡烏今胡五戩戩瀘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入圍胡烏于牙城連王聞之懼遣兵救之瓊死賊連王自是無久留河南之意矣

連以李復益為許王 唐王淑妃與郾公從孫洛陽趙廷壽夫人明宗女也淑妃指大梁會禮連王見而拜之曰吾嫂也以從益為許王復歸于洛

連以張礪和凝同平章事 東方書益大起陷宋亳審三州連王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亟遣使奉書告武寧符存勳等

歸鎮

三月朔連王入闕禮唐禮天子正殿禮之制有儀禮之制其儀禮也自 連王服縗袍紫紫元殿百官行入闕禮晉主知連遣使安集鬼民保山谷避連者

連以蕭翰為宣武節度使 連王謂晉官曰天時向者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乃以汴州為宣武軍以蕭翰為節度使翰舒魯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為連王后自翰以蕭為姓于是遂后族皆稱蕭氏歸配

吳越遣兵救福州擊敗唐兵遂取福州 吳越遣余安將水軍救福州至白瓊浦即瓊州賊海崖兒潭瑣布竹首乃可行唐軍聚而射之首不得施馮延魯欲擊其營岸而盡殺之碎將孟堅曰浙兵至此已久求一戰而不可得若聽其登岸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不聽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棄眾而走孟堅戰死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軍燒營而遁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資械數十萬府庫為之耗竭余安引兵入福州李仁達舉所部授之仁達舉所部授之

遣王德光發大梁 連王發大梁晉文武諸司諸軍吏卒從者皆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寶以行謂宣徽使高勳曰

吾在上國以射獵為樂至此令人悵悵今得歸死無恨矣至相州

中國如此則法王之罪也 歸鎮曰汝亦有乃及

晉主知遠以其弟崇為太原尹

夏四月晉以劉信通注弟史弘筆為侍衛指揮使楊弘為樞密使郭威為副使王章通注人為三司使

晉以蘇逢吉通注長蘇高廷州同平章事 時制度軍創皆出逢吉其素不學問與高珪同在中書決事多違舊制而逢吉允納

賄賂詩者雜津

晉以折從阮為永安軍節度使 從連入朝更名從阮通注置永安軍于府州以從阮為節度使

遣使瀛州晉遣史弘筆殺之鄭謙守忻代關萬進人通注守處憲守處憲通注在今忻州 遣昭善節度使耿崇美屯深州將攻瀛州

晉主遣史弘筆將兵殺之又以鄭謙為忻代都部署關萬進為處憲都制置使知遠聞遣主北歸故嗟略河面故以弘筆為前驅

而遣二人出北方以分邊兵勢

晉以武行德通注人為為河陽節度使 遣以船載晉監仗沂河歸國命國官獻儀武行德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虜勢

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害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眾以為然即相與殺遣監軍使會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

之瀛州行德遂乘虛入破河陽遣第行友奉蠟表指晉陽晉主以行德為河陽節度使通注開之數日我有三夫宜天下之

唐派陳覺于新州馮延壽于舒州 唐主以矯詔敗軍皆使覺馮延壽之罪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王太符通注對仗彈

馮延已魏岑曰延已延壽岑覺四人皆陰狡弄權應敬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群小今覺延壽雖伏辜而延已岑猶在罔罪異謀人

心疑惡唐主以文蔚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流覺于新州延壽于舒州通注舒州在江州之南 舒州刺史王仲元通注對仗彈

遣主德光通注趙延壽入恒州自稱權知南朝軍國事 遣主至臨城得疾至殺孤林通注在正定府 北王幼學而祖國人剖其

腹實膿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紀趙延壽懷遠主負約即引兵入恒州遣永康王郭約通注 郭約立趙延壽

五月遣郭約趙延壽而自立 郭約名延壽及張碼等欲郭約妻素以凡事延壽從容謂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與俱

入良久郭約出謂碼等曰燕王謀及適已鎮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遣我一善許我知南朝軍國近者臨爾無遺諾而燕王懼

自知南朝軍國並理不復數日其舊漢之臣于府署宜遣主遣制即皇帝位既而郭約以德光有子在國已以兄子襲位又無許

晉太后之命內不自安乃勸兵北歸以滿達勳通注 郭約之即也

郭約之命內不自安乃勸兵北歸以滿達勳通注 郭約之即也

郭約之命內不自安乃勸兵北歸以滿達勳通注 郭約之即也



以破竹可進

晉以劉棠為北都留守

晉主知遠集群臣議道及諸將咸請出師升陞攻取鎮魏知遠欲白石會魏龍超上黨書成曰晉主雖

死軍家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遠傷無應援若舉益合勢共擊我軍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峻少民殘無以供德亦不可由迫者朕嘗恨魏附引兵伐之萬無一夫不出兩自洛汭定矣知遠曰卿言是也詔諭諸道以太原尹棠為北

守節守

楚王希範年昭文弟希廣行什嗣希廣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嘗之使判內外諸司事希範卒將佐護所立張少敵友恭

以武平節度使知承州事希範長請止之劉彥韜李弘學皆欲立希廣希範恒曰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禮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彥韜不從稱希範遺命共希廣少敵退而歎曰福其始此乎與拓跋恒皆稱兵不出

晉主知遠發太原出晉師

晉文弘學在澤州迎將崔廷毅等遁去弘學攻澤州刺史程令奇固守不下知遠以弘學兵少欲召運使問之弘學曰兵已及此

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乃遣軍萬餘就令奇令奇降在廷毅服崇美玉伊刺棟眾北遁遠人在河南者相繼引去弘學以弘學

將前輪刺李從口稱帝于大梁遠北走從益避位 翰嗣劉知遠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吞而去時慮

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輸福進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石已赴恒州淑妃從益匿于徽陵下宮不得已而出翰立以為

帝帥諸酋長拜之百官謁見淑妃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為諸公所推建福昏家也翰留美兵千人為從益衛而行從益

名高行國武行德皆不至淑妃懼名大臣皆曰吾母子為翰所逐守備必無前日也翰遂圍美兵千人為從益衛而行從益

六月吳越王佐卒弟侗嗣 知遠至洛陽汴州百官奉末末迎諭以受遺補署者皆勿自疑疑其言謀而製之命汴州防禦

使郭從義殺妃人先入大梁清宮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毋寒食以一盂奉飯

漢明宗陵乎閣者注下 知遠發洛陽樞密院使魏仁浦自遼逃歸郭威問以兵數及故事仁浦極

記猶威威由是親任之知遠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未降復以汴州為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忘晉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六十九

五季

九

遼主郭幽其祖母于木葉山見 遼舒魯太后聞郭約自立大怒發兵拒之郭約以律王為前鋒相遇于石橋太后以李孝懿

郭太后下 為排陳使虜船迎降于律王太后兵敗郭約幽太后于按巴堅塞故元天懷自魏天授皇帝崇中葉風俗多用晉

臣而廣于酒色輕慢酋長由是國人不服諸部叛故數年之中不暇南使

唐以李金全為北面招討使 唐主聞遼主德光殂前輸棄大梁去下詔曰乃春中原本朝故地以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議程

畧北方聞漢已入大梁遂不敢出兵

秋七月漢以杜王威為歸德節度使重威拒命漢發兵討之 重威自以降遼負中國內常疑懼殺鎮制下拒而不受遣其子質于

滿達勅求據滿達勅遣其將楊長將邊兵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詔制重威官爵以憲行周為招討使長若居趙劉之以討

重威重威之孫者無益之貴以奉軍用復元

閏月漢立高祖世祖及四親廟

恒州將何福進李乃仕 遼遣將滿達勅遣使降漢 滿達勅貪賄殘虐民聞珍價美文必奪服之又捕村民誣以為盜披

面抉目焚爰而殺之常從漢兵稍廢者又損其食以飼胡兵眾心怨憤聞漢主入大梁皆背而歸之志高祖州防禦使何福進

控鶴指揮使李崇潛結軍中壯士奪守門者兵因突入府庫甲庫召漢兵及市人給銀仗焚門與進人戰崇召諸將并力指揮

使白再崇使所人孤疑軍吏逼之不得已而行諸將繼至煙火四起鼓譟震地漢軍死者二千餘前恒州刺史李穆恐事不濟請滿道等至

所說重會秋石乘亂劫掠者竄匿八月朔遼人自北門入焚復抵漢民死者二千餘前恒州刺史李穆恐事不濟請滿道等至

戰所慰勉士卒士卒爭自奮會日暮有村民數千操于城外欲奪漢寶貨婦女眾懼而北遼漢連勅廷契皆奔定州與義武郡

律志志 合馬道等四出女候兵民以再朱位在福建等上乃以為權知留後具以狀聞且請撥兵漢主遣飛龍使李彥從將兵

赴之再朱貪漢人前事滿道輸者皆其財其人謂之白滿道物已

八月漢制盜賊毋問賊多少皆死 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逐捕

楚王希廣以其兄夢守朗州 希廣慮弟希崇性狡陰遣希崇書害劉及端等遣先王之命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崇承希長

端曰希廣遣指揮使周廷誨等將水軍逆之不聽入希崇求遣廷誨勅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寧分邊郡而治之乃

學禮希崇遣朗州希崇書為希崇詞希廣語之勸作惡以告之約為內應

荆南家漢衰即不克 初荆南介居湖南嶺南之間地扶兵弱自武信王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及諸道諸

鎮加兵不得已復歸之及從歸立唐魯遵漢史據中原南漢陽吳蜀皆稱帝從掄利其賜子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九月漢以李自固李自固 李自固 初漢主與曹國因事高祖推相知重及即位欲以為相問賊寇者其大誰可者



漢其復立之功  
何用利於事乃  
爾漢衣領事之  
漢其復立之功  
何用利於事乃  
爾漢衣領事之

趙匪贊牙兵千餘人同拒之恩牙兵亡遺欲文其面微露風旨軍校趙思昭魏州首請自文面以帥下景崇院奉威珍福言曰思昭凶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而將李廷珪聞匪贊已入朝欲引歸景崇遂敗之張度到至寶雖侯益拒之度到以瞻景崇遣賊之于散關

漢主高祖杜重威伏誅國王承祐立 漢主大漸格亦忘侍衛指揮使劉信立遣之須信不得奉許而泣而去漢主召蘇進吉楊師史弘學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是日殂進吉等秘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請詔攝冢暫新之樂尸于市市人爭噬其肉二月立皇子承祐為國王有頃發喪國王即位

三月漢史弘學以母喪起復加兼侍中 弘學喪喪不數日自出朝參政有是命 漢以侯益為開封尹 侯益入朝漢主問何故召蜀兵益曰臣欲誘致而殺之耳漢主哂之益當于財厚賂執政及史弘學等遂以

益行開封尹

漢徵鳳翔兵詣開行至長安軍校趙思昭據城作亂 侯益城毀王景崇子朝言其志極景崇不自安會詔遣供奉官王益如鳳翔趙思昭贊牙兵詣關趙思昭等甚懼景崇因以言激之至長安即度制使安友規出也益思昭前白曰壞秦使之定舍歸于城

東將士欲各入城擊安友規等友規等既入城即大將持白挺入府開庫取錢仗友規等皆逃去思昭遂據城其城中少年得四千餘人旬日間戰守之具皆備景崇鳳翔州吏民表已知軍事府朝廷志之以王守恩子為承興子為承興子度使趙暉為鳳翔節度使以景崇為邠州留後

漢復以孫方簡為義寧節度使遷將朝烏滿達勒掠定州而遁 初意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及北歸徙方簡大同方簡怒志不受命帥其黨三千人保狼山故寨進攻之不克未幾遣使歸漢漢主復其舊官使行遠朝烏聞郭都平常懷華人為安與滿達勒等焚掠定州恐驅其人棄城北去方簡自狼山帥其眾數百還據定州奏以弟行友為易州刺史方簡為秦州刺史每遠入南

侵兄弟各命遠驅畏之子吳晉州縣陷遠者皆復為漢有兵制魏州至其國

漢李漢罷 蘇逢吉者漢相史楊師以為虛費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言不悅李漢首上疏言今關西物擾外聖為急且二經

審官難責而家未嘗宜授以要官大鎮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為珪皆可委也楊師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大

后怒以讓漢主漢主固以詰責宰相馮曰此疏臣願為之他人無預乃罷逢吉

漢獲國節度使李守貞反 始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陰有兵去自以嘗有戰功素好起將士平心漢室新遷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後進有任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治城壁中兵軍莫不恩附下信總論以術媚守貞言其以為天子守貞信之會趙思昭謀

長安奉表獻御衣于守貞守貞乃自稱秦王遣使魏楊王魏州將兵西據靈州

夏四月以備州同平章事郭威為樞密使 漢主與左右謀以太后然李壽歸國威遣兩二樞密以朝非已意左右亦疾二樞  
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制以威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郭威為樞密使自是故事盡失于郭

漢遣郭從義討趙思聰白文珂王峻討李守貞  
五月河漢發池新德池在湖

六月戊寅朔日食

漢王景崇降于蜀 景崇逃入不之蘇州聞其厚州杜許言討趙思聰仍蘇州會兵至是降蜀亦受李守貞官爵

秋七月蜀以王鶴遠人和樞密院事 昭遠幼以僧童從其師人府蜀高祖高祖愛其教習令給事蜀主左右至是授以樞密

府庫金帛皆悉其取與不復會計

八月漢河東節度劉崇表募兵備邊 初高祖鎮河東崇與郭威爭糧有隙及威執政崇憂之判官郭拱人州物崇為自全計崇遂

募募兵四指揮自是遷募勇士格納亡命鴉甲兵資府庫罷上供財賦皆以備邊為名朝廷詔令多不要承

漢以郭威為西面招慰使 漢自河中承興鳳翔三鎮拒命繼遣諸將討之久而無功漢主患之欲遣重臣臨督以郭威為西面

軍前招慰使換使諸軍皆受節度威問策于馮道道曰守貞自謂當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

從之由是眾心始附于威

漢郭威督諸將圍李守貞于河中 郭威與將議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唐彥珩州人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

亡則兩鎮自破矣若險近而攻遠蓋一王趙拒吾前守貞將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于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恩自

潼關三道攻河中中 郭威與將議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唐彥珩州人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

健關好施屢立戰功死城臨大河糧壘完固未易輕也不若且取長圍而守之乃發民夫二萬使白文珂帥之劉長濬募連城列

隊伍而圍之催築休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少年以守之遣水軍順舟于岸寇有得往來者無不禽之於是守貞如坐

網中矣

冬十月漢趙輝國王景崇于鳳翔遣兵救之不克 景崇遣兵出西門趙輝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守大城擊而圍之數

挑戰不出輝將遣千餘人探甲執兵攻蜀城備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米運數千兵出迎輝設伏掩擊盡燬之

自是景崇不敢出蜀主遣安思謙將兵殺鳳翔思謙遣申貴將兵二千設伏于竹林以兵數百圍蜀難而陳漢兵逐之遇伏而敗

蜀兵進七渭水漢益兵五十成蜀難思謙引軍而退 蜀兵進七渭水漢益兵五十成蜀難思謙引軍而退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年以其子保融字德和留後

御覽通鑑再覽

卷之九

五車

十一

一月漢殺其太子太傅李壽滅其家 初漢高祖入大梁馮道及崧皆在真定高祖以道第歸蘇高珪為第賜錄送吉松第中廢

藏之物及洛陽別業遂吉蓋有之反松歸朝自以形迹孤危事漢相權臣甚謹而二弟懷善時來酒出怨言遂吉聞而惡之輸林

學士陶穀字秀實州新平人先為崧所用後從而諧之漢法既嚴而史弘肇尤殘忍及三叛連兵解情廣弘肇遣使京城

得罪人不問情法何如皆專殺之不請雖蓋益存路而冤死者甚衆李與僕大為延遇被與執責遂與蘇達吉之權爭登謀上變

告與謀及遂吉召崧送侍衛殿門詎云與兄弟及家僮二十八謀反亂又遣人給李守貞呂吳丹兵及具獄上遂吉取筆改二

十字為五十字洛林松兄弟家屬仍厚賞延壽等時人無不寒之自是士民家皆畏懼僕往往往為所脅制延壽等時人無不寒之自是士民家皆畏懼僕往往往為所脅制

卷之七十

五月

己漢乾祐二年夏春二月漢以靜州本州建軍五代時改置隸定羅軍 漢詔以靜州隸定羅軍李壽服上表謝奏服以中原多

故有輕傲之志漢人故以恩澤為度今此世州州隸定羅軍 晉主遵于建州未至安太妃卒于路遣令焚晉南向颯之既至建州得田五十餘頃令從者耕以給食頃之遠主德光之子舒嘗

遣騎取晉主寵姬趙氏轟氏而去

夏四月太白晝見 民有仰之視者為過卒所獲史弘學腰斬之

五月趙忠館遣使請降于漢漢從美并執殺之 初忠館少時求為左長衛上將軍李壽為建人而為僕商不納曰是人目亂而

語誕他日少為叔臣壽妻張氏曰君令拒之後且為忠乃以金幣遺之及忠館據長安壽居城中忠館數就見之拜伏如故

禮肅曰是子孟來且污我欲自殺張氏曰易若勤之歸國會長 城中食盡忠館始食人餅又餅以酒與人從人城中食盡

思館向肅問自全之策肅乃與判官程讓能說思館曰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耳今若翻其改圖自可不失富貴思館從之遣

使請降于漢漢以為華州留後已而思館遣使收賊財賄三改行期郭從義殺之密白郭威召思館酌別因執之及其部曲三百

人皆斬于市

六月癸酉朔日食

秋七月漢郭威克河中李守貞自殺 先是守貞出兵攻長圍郭威擊取之擒其將魏廷明王瓌殺以眾降威乘其離散督諸軍百

道攻之及是克其外郭守貞妻于自笑威入城獲其子榮王及所著村相國師總倫等送大梁噤于市威乘其離散督諸軍百

一曰使之以安反也

漢所以唯漢故

漢所以唯漢故

舟內而後法  
死人者引之  
為口實者則  
且又通商則  
唐奉書使臣  
胡竟已涉津  
而竟甘心置  
不問以為一  
保金好田之  
權復知所制  
者此非無也  
清淨日中平  
再然後得勢  
亦不足責也  
其地當三時  
委有開田等  
日每共年所  
多筆毛汗其  
特者田丁不  
賦後雖復滿  
休息之計然  
或在十國中  
為可觀如此  
足使人重而  
得以通商而  
長其者果能  
康息者亦不  
目謀除治賦  
始無仁政乃  
文之政無以  
人而曰果不  
為而對名獨  
不足論也其  
宜何名實不  
核之以實為  
乙其正明核

八月漢郭威以白大河為西京留守 西京留守王守恩性貪鄙事聚故  
楚馬者每攻澤州不克 希希調丁壯作戰艦將攻澤州馬希廣聞之曰胡州吾凡也不可與爭當以圍讓之而已劉彥瑫固爭以  
為不可乃以王資部署戰將大破其兵追希希及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凡齊引兵還希希遂去民諱曰希希  
九月漢加郭威侍中威請加恩將相藩鎮從之 威至大寨入見勞賜甚厚辭曰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兵食實諸大臣居  
中者之刀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編富之乃偏賜宰相相林林 樞密得宜徽王徽三司王資侍衛史弘九人而一如一  
加威兼侍中史弘肇中書令齊自國司徒蘇達吉司空蘇為珪樞密使財諸大臣議以執政既溥加恩恐藩鎮望亦偏加恩有  
差議者以郭威不為有其功惟以公人為其  
冬十月吳越暴民暨田 吳越王徽券民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謂糾民遺丁以增賦說徽杖之圍門國人皆  
悅

十二月漢趙輝攻鳳翔 趙輝急攻鳳翔周舉請王景崇曰蒲雍已平蜀兇不足待不如降也景崇曰善吾史忠之後數日外攻轉  
急景崇自歿死諸將乃降 趙輝上言宜能遣使請其歸國  
漢汝州防禦使劉審文卒 汝州吏民詣闕上書以審文有仁政乞留并汝州得奉事其邱壟許之州人為立祠歲時享之  
夏四月漢以郭威為鄆都留守樞密使如故 漢人以進將南侵議以郭威鎮鄆都使督諸將備之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達  
吉以為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漢主從之仍詔河北甲兵錢糧但見郭威文書立  
皆事應弘肇恐違吉異議達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自是將相始有隙矣

漢以郭崇為貴州刺史 貴州刺史郭崇以人服才附延漢使  
于崇始見此

漢以郭崇為貴州刺史 貴州刺史郭崇以人服才附延漢使  
于崇始見此

漢以郭崇為貴州刺史 貴州刺史郭崇以人服才附延漢使  
于崇始見此

漢以郭崇為貴州刺史 貴州刺史郭崇以人服才附延漢使  
于崇始見此

漢以郭崇為貴州刺史 貴州刺史郭崇以人服才附延漢使  
于崇始見此

漢以郭崇為貴州刺史 貴州刺史郭崇以人服才附延漢使  
于崇始見此

漢以郭崇為貴州刺史 貴州刺史郭崇以人服才附延漢使  
于崇始見此

漢以郭崇為貴州刺史 貴州刺史郭崇以人服才附延漢使  
于崇始見此

漢以郭崇為貴州刺史 貴州刺史郭崇以人服才附延漢使  
于崇始見此

漢以郭崇為貴州刺史 貴州刺史郭崇以人服才附延漢使  
于崇始見此

漢以郭崇為貴州刺史 貴州刺史郭崇以人服才附延漢使  
于崇始見此

漢以郭崇為貴州刺史 貴州刺史郭崇以人服才附延漢使  
于崇始見此

後漢保督志  
之義也

李相今復會飲  
此酒已奉政體  
向使意雖似武  
臣外歸則似武  
文士洲七律  
後易主職諸  
皆力應加議  
後易然其後  
不罷焉復復令  
得如子林酒之  
聞以嗣後督若  
此意遂不亡

向之於毛雖者  
非主章十此又  
謂之下不章又  
甚天此實之  
謂也

日帝信在右漢  
指一日而漢歌

五月漢以折德成似為州國使 時從既舉族八朝故有是命

郭威赴鄴 威解行吉于漢主曰太后從先帝久多居天下事陛下當于春秋有事宜重其敬而行之親近忠良放逐佞邪善惡之

間所宜明審赫達言揚郭史弘肇官先帝舊臣願陛下推心任之至于疆場之事臣願竭愚漢主敏容謝之并成道相議守備

閏月漢大風 漢宮中數有怪大風發屋振水吹鄴門東門而西扉起十餘步而漢主召司天監趙延父問以禳禳之術對

曰臣之職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漢主曰何謂修德對曰請諸員觀政要而法之

六月河決鄴州 秋八月故晉太后季武卒于遼 后病無醫無准與晉主仰天號泣戰于萬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遂卒漢周綱中有自

九月馬希範遣使乞師于唐唐遣兵助之 希範先奉表于漢請別置使務于京師漢主不許亦賜楚王希廣招勸以救陸希聲

以漢廷意佑希廣怒遣使稱藩于唐乞師攻是唐命楚州刺史何徽決行兵往助希聲 希聲等敗希廣入京師希聲等皆

以漢廷意佑希廣怒遣使稱藩于唐乞師攻是唐命楚州刺史何徽決行兵往助希聲 希聲等敗希廣入京師希聲等皆

冬十一月甲子朔日食

漢王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遂弑其主承祐 漢主自即位以來楊

邠總攝政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邠頗心忌門無私楊雖不謂四方饋遺然有餘輒獻之弘肇皆察京城道不

拾遺章君諛遺利供饋不之國家粗安其章各于出納斂刻急邠每制史輸二升謂之在案也李始令史輸二千謂之

而給之漢主左右髮伴進用事太后親戚亦干朝政邠等屢表押之太后弟武德使李業求宦微使不得內客有使問晉卿次當

為宦微使亦久不補義文進人州後匡胤郭胤明皆有寵而久不遷官劉鉢鉢罷歸鉢以在也

王除喪賜賜伶人錦袍玉帶弘肇怒曰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晉之漢主年益壯氣為大臣所制

弘肇嘗謂事于前曰陛下但某聲有臣等在漢主債不能平左右因潛之曰邠等專恣然當為亂蘇道吉與弘肇有隙屢以言

可謀及書生恠法誤人太后不可漢主念曰國家之事非閭門所知拂衣而出業等以告問晉卿晉卿怒事不成指弘肇弟欲吉



大臣遠處  
之謂其夫固不  
行其法得昭文  
世學其德自足  
則其居上王章  
自欲制名若惡  
之謂乃尸起事  
法東歸通于德  
帝其德成之誠  
遠亦折衷而歸  
義之真味于大  
義夫

身廣其德  
之謂其夫固不  
行其法得昭文  
世學其德自足  
則其居上王章  
自欲制名若惡  
之謂乃尸起事  
法東歸通于德  
帝其德成之誠  
遠亦折衷而歸  
義之真味于大  
義夫

之弘羊辭不見與卸華入朝服中甲士出而殺之文選立召宰相朝臣諸軍將校漢主親諭之分遣使收捕邵等親實從蓋殺  
之遣供奉官王崇密詔令鎮守李洪義字叔弘弘羊黨步軍指揮使王殿兵屯州又令行營指揮使郭崇威威人殺  
郭威及監軍王峻又召詔徵高行周村步軍郭從義慕容彥超李穀入朝以蘇述言報知樞密院事劉錫雅知開封府李洪建  
見權判街司事劉錫雅郭威王峻之家其仲其妻無七者命李洪建謀上殺之宋洪建謀上殺之宋洪建謀上殺之宋洪建謀上殺之  
置州洪義不敢發殿因案以詔示郭威威召郭崇威威及諸將告以郭等寬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判棘從先帝  
取天下受託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崇威等皆泣曰天  
子幼冲此必左右者小所為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願從公入朝自訴澤潞軍以清朝廷翰林天文趙修已所數人為  
李守貞守貞負欲反修已為言時冷不可知也曰公使死何益不若嗚眾心擁兵而南此天啟也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  
不聽及守貞收魏為翰林天文時即威在鄴曰公使死何益不若嗚眾心擁兵而南此天啟也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  
崇威前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舍之勸入朝漢主悉以軍事委之郭威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殿亦以兵從遂進  
滑州漢主聞郭威至河上侮懼私謂官員曰屬者亦太草草李崇威請傾府庫以賜諸軍乃賜崇威軍人二十幅下軍半之將士  
在兆者給其家仍使道家信以誘之威至封邱人情悔懼太后泣曰不用李濟言宜其亡也漢主欲自出勞軍太后止之不從時  
尾從軍甚盛至暮不戰而還東日欲再出太后又止之不可陳旆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馬倒引兵退虎下死者百餘人十  
是諸軍奮氣稍降于北軍彥超連與十餘騎奔還兗州漢主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于七里寨在開封餘皆逃漢旦日將  
還宮至元化門劉錫雅在門上射漢主左右漢主回營西北至趙村迎兵已至漢主下馬入民家為亂兵所執蘇逢吉聞警解郭及  
明皆自威威至劉錫雅之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諸軍大掠通夕獲劉錫雅李洪建因之令諸將分郡禁止掠者至曉乃定還隱帝  
梓宮于西宮或請如魏高貴卿故事美以公禮成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東與罪已大矣況敢貶君子為道師百官請  
見郭威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

漢迎實武節度使劉贊于徐州 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早立嗣君太后拈曰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實高祖之弟武  
甯節度使實開封尹承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崇忠之子也高祖受之養視如子郭威王晉入見太后請以承勳為嗣  
太后曰承勳又羸疾不能起令左右以臥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于是郭威與愛議立贊帥百官奏請太后詔遣太師馮道  
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秘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也至是合軍諸將令其兵法軍費之中皆歸郭威為之使也  
漢太后臨朝 郭威帥大臣指之也 威破劉錫雅李洪建及王崇威等首于市而赦其家威謂公卿曰劉錫雅李洪建  
違入破內邸中賊屬威威名克魏陽漢道郭威將兵擊之  
馬希萼陷潭州殺楚王命廣而自立 先是希萼攻岳州刺史王贊堅守不下希萼呼贊曰吾昔約君同行今何異心乎贊曰君王

卷之十 五季



嘗避正西人  
位未成名尚  
未可知李敏  
漢五津官其  
來自金上夏且  
子相階唯不  
無所適則乃  
以其子行爲  
遠有修心禮  
言如明聖知  
應事之哀神  
雖作此志雖  
本終教而履  
之或不異於

漢太后遷居西宮 號昭聖太后

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請湘陰公歸晉陽 初崇聞帝通宮欲起兵南向闕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死爲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

手讓正元陰說崇曰觀郭公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運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

所賣崇怒曰屬僕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出斬之讓守曰吾自脫濟之才而爲惡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

并其妻殺之及嘗廢崇乃遣使請資歸晉陽周主報曰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必令得所公勿以爲憂

漢湘陰公故府華廷基嘗奉兵徐州 廷美楊溫聞湘陰公身失位奉貲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兵周王使資以書諭之

遣使至大梁 遣人之攻內邱也死傷頗多又值月食軍中多妖異遣主懼引兵還遣使請和于漢會漢主劉訥送其使者指大梁

周主遣將軍朱堂報聘且叙革命之由

周以王殷爲鄴都留守 周主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遠境欲以腹心處之以殷爲留守領軍如故仍以侍衛司徒赴鎮

周主爲故漢主承祐舉哀成服

周主歲歲漢湘陰公贊于宋州漢劉崇稱帝于晉陽北魏 劉崇即位于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分折代廢唐隆曆公遣鎮

石十二州之地魏州晉陽開置地在今以判官鄭珙趙羊人等同平章事次于承鈞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劉使孛存瓌爲代州

防禦使攝諸將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稱之頓我是何天子汝曹是河朔度使郭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

家人宰相俸錢月止百斛節度使止三十名自餘兼有資給而已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于此爲李讓立祠歲

時祭之

周亂四方貢獻珍食詔百官上封事 周主謂王峻曰朕起于微寒備官艱苦遭時長亂一旦爲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

命峻疏四方貢獻珍食物詔悉罷之又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

聞周主悉出御書中寶玉器珍之于此曰及爲守主也  
周用此爲乃成左右目今少華比日之物皆得入宮

北漢主遣其子承鈞討兵伐周不克  
二月周主以其養子榮爲鎮寧節度使 選朝士爲之條左以王敏花領子之爲判官王朴字文伯爲掌書記  
遣使使如周報之  
北漢遣使如遼乞師 初遼主聞北漢主立使其招討使潘伊納克遣劉承鈞言北漢主使承鈞復書言本朝論士欲備晉室故事  
求援北朝遼王大喜至是北漢遣使如遼乞兵已而遼主遣使如北漢北漢主使鄭珙以厚賂謝之致書攝姪請行冊禮

五季



有崇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泥動登舟送者皆哭聲徹川谷者亦與將佐士平萬餘人奉下宮至金陵唐主以香鑪鎮洪州希

崇鎮舒州唐百官獨留者北兵多歸屬之臣等總領之十一月周遣王峻救晉州諸軍皆文峻節度使以便宣從事

十二月周主自將救晉州不果行王峻使留州司日周主以北漢攻晉州急議自將由澤州路與文會兵救之十二月朔詔以三

日西征峻因使者言于周主曰晉州城堅不易守據別業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衰耳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

駕出汜水則慕容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周主聞之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乃初罷親征

周王峻至晉州遣北漢兵夜遁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軍乏食遣人思歸聞王晉至現營夜遁王峻聞王晉至現營夜遁

周王峻至晉州遣北漢兵夜遁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軍乏食遣人思歸聞王晉至現營夜遁王峻聞王晉至現營夜遁

之及徐州平秀超疑懼日又謂以書請北漢周主遣使與秀超愈不自安反逆漸露至是秀超發鄉兵入城為戰守之備又多募

者盜剽掠即境周主以曹英曹英即曹武王之子為都部署向訓向訓即向宣之子為都監樂元福樂元福為都虞侯討秀超

二月唐設科舉院而罷之唐主好文學故輔蔡載馮延巳延晉江文蔚潘佑徐鉉之徒皆至美官文雅子諸國為盛然不言

三月唐以馮延巳孫晟同平章事唐以延巳最為相親宣制戶部尚書華錫象中大言曰白麻甚佳但不及江文蔚疏耳

夏四月丙戌朔日食具前嚴素輕延巳謂人曰金孟玉盈乃貯狗矢乎

周主自將討兗州克之慕容超自殺周主以曹英久無功下詔親征至兗州使人招諭秀超不從乃命進攻秀超倉卒人無備

志將軍多出降官軍克城秀超赴井死官軍大掠城中死者近萬人周主欲悉謀其將史翰林學士曹儀見馮道道實與

共白曰彼皆脅從耳乃赦之周主謂孔子相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

六月朔周主如曲阜謁孔子祠仲尼拜其墓周主謂孔子相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

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又拜孔子墓命樂舞採訪孔子廟洲之後以為曲阜令及主簿

蜀大水壘其太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二十一 五序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周大水

周景郊社壇作大廟于大梁 周主自入秋得風痺疾術者言宜散財以禳之周主欲祀南郊又以自葬以來郊祀常在洛陽疑之

執政曰天子所都則可以祀百神何必洛陽于是始築園即社壇壇作太廟于大梁

周鄆都留守王殷入朝周主殺之 殷恃功專橫凡河北鎮戍兵應用教處分者殷即以帖行之又多措斂民財周主聞之不悅因

其人朝留文京城內外巡檢因力疾御殿殿人起居遂殺之下列誣毀謀以郊祀日作亂殺之

唐復制科舉 從知制誥徐鉉之請也

冬十二月周主朝享太廟疾作而退 周主享太廟境及一室不能拜而退命晉王榮終禮是夕宿南郊幾不救夜分小愈

周以晉王榮判內外兵馬事 時榮臣希得見中外恐罷開晉王典兵人心稍安

周主疾篤詔晉王榮聽政 周主疾為侍諸司細務勿奏有大事則晉王榮聽止宣行之

周主病危命上賓成王王當入侍醫藥奈何諸大夫事于外相繼請即日入止禁中周主聞命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隨之

周主病危命上賓成王王當入侍醫藥奈何諸大夫事于外相繼請即日入止禁中周主聞命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隨之

周遣使分塞決河

周以王溥同平章事 周主命趙革制相溥宣事曰吾無恨矣

周主威沮晉王榮立

二月北漢主以邊兵擊周周詔義節度使李筠討之 北漢主聞周太祖避善善遣使請兵于邊邊遣其政事令楊

家將萬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白從輝 北漢主聞周太祖避善善遣使請兵于邊邊遣其政事令楊

均將兵廷戰元徽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埋殺均通歸上黨嬰城自守

三月周主自將與漢戰于高平 漢兵敗績周將吳定能何徽等伏誅 周主欲自將禦漢兵羣臣曰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

人心易怯不宜輕動宜命將御之周主曰秦皇我大矣輕服年少所立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為道固爭之

周主欲自將禦漢兵羣臣曰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怯不宜輕動宜命將御之周主曰秦皇我大矣輕服年少所立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為道固爭之

周主欲自將禦漢兵羣臣曰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怯不宜輕動宜命將御之周主曰秦皇我大矣輕服年少所立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為道固爭之

周主欲自將禦漢兵羣臣曰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怯不宜輕動宜命將御之周主曰秦皇我大矣輕服年少所立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為道固爭之

周主欲自將禦漢兵羣臣曰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怯不宜輕動宜命將御之周主曰秦皇我大矣輕服年少所立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為道固爭之

周主欲自將禦漢兵羣臣曰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怯不宜輕動宜命將御之周主曰秦皇我大矣輕服年少所立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為道固爭之



以彼本路是假  
大性其言如使  
北漢主而周穆  
穆而保珠位周  
之威敗因非所  
介十懷也

人君躬履成敗  
則權不下移好  
政無由得實所  
全實者其誠誠

主見周兵少悔召遠兵遠將楊震東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助敵也未可輕退北漢主奮聲曰請公勿言試觀我戰時東北  
風盛鐵騎南風北漢主度東軍先進擊周右軍合戰木爨則爨能何微引騎兵先過石室濱步兵十餘人解甲降北漢周主見  
軍勢危自引親兵夫石督戰趙匡胤宋太祖時為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可  
破也公引兵東高西出為左翼我為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十人迎戰匡胤身先士卒馳其鋒士  
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張元徽前是陳馬倒為周兵所殺北軍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楊震畏周兵  
之強不敢救且限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時北漢主尚有餘眾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到河至復與諸軍擊敗之迨至高平僅尸  
滿谷委棄輜重器械不可勝紀是夕周主野宿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與爨能等聞投與士卒稍相徇還北漢主帥百餘騎盡  
夜北走所至得食未幾或傳周兵至輒奔黃而去東老力應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周主休兵高平欲謀與爨能等擊豫未之  
以妨張永德對曰爨能等素無大功公肩節望敵先逃死未嘗責且陛下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鯨魚之士百萬之  
眾安得而用之周主稱善即收爨能傲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貨與共到茶耳志斬  
之自是輪轉稍卒始知所懼矣永德稱趙匡胤之智勇周主擢為殿前都虞候宋太祖餘將校邊奔者凡數十人北漢主與  
地勢相周道王通中道楊家驥因領事于道道主許之也而得中稱領事與周道于戰周主稱之賜以歸國與兵何時當  
互得中曰臣受命送楊家驥與周道求取此項中曰公不以實告與兵即至公得無危乎得中大息曰吾嘗聞周道有老母在城  
中若以實告周人少投兵家驥以拒之如此則家驥與周兵即至公得無危乎得中大息曰吾嘗聞周道有老母在城  
不若收身以全家國所得多矣兵數日則人戰之

周道行營部署符秀卿督諸將攻北漢至晉陽今山西太原周主遣符秀卿等北征但欲羅兵于晉陽城下未議攻  
取既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勞注折劉氏賦役之重頓供軍須助攻晉陽州縣亦繼有降者周主始兼并之意北漢  
人先北漢石州  
周中書令馮道死 道少能跨行以取稱于世及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漢益以舊德自處然走時天下大  
亂道視長君亡國本當以清意方自著長樂老奴遂所得累朝皆數官爵以為榮君子鄙之不  
如天下其有不無家俱有不亡者乎道道長樂老奴  
如道以為不可無家俱有不亡者乎道道長樂老奴  
夏五月周主攻晉陽不克引軍還 周主自潞州趨晉陽至其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遣騎數千屯折代之間周道符秀卿等擊  
之使秀卿為前鋒符秀卿輕進為遠所殺周兵死傷甚眾秀卿引兵還晉陽時方久雨士卒疲病會秀卿起死乃議引還將陞匡胤節  
度使兼元福曰進軍易退軍難乃勸兵成列而敵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息遠焚棄器械數十萬夫亡不可勝計  
所得北漢州縣復皆夫之周主以道長樂老奴遂所得累朝皆數官爵以為榮君子鄙之不  
百官之性皆謂陛下下地進退不無家俱有不亡者乎道道長樂老奴  
敵軍皆謂陛下下地進退不無家俱有不亡者乎道道長樂老奴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六十一 五季

于委官見臣  
以委拱為得天  
體而不知朝野  
實難治庶幾如  
所喜得人分任  
而不違其職  
事安必所獲  
賢與能而不與  
知人之樂于職  
周世宗嘗說  
夫而美政又不  
勝善可以知治  
善矣

乃其政之存乎不從  
賜字以歸河中侯人焉  
冬十月周簡閱諸軍蒸壯士以補宿衛 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為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歲老居多但騎塞不用命實  
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主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命以農夫百未罷  
養甲士一余何服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眾何所勸乃命大將諸軍務銳者升之上軍農者斥去之又以驍勇  
之士多為諸道所嘗詔養天下壯士咸遺諸關命趙匡胤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平精強所  
向克捷

周亂諸道巡檢使臣 周主謂侍臣曰諸道盜賊頗多蓋由累朝分命使臣通檢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宜悉召還專委節鎮州縣  
責其清肅

十一月周河隄成 河自楊到至于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分為二派渾為大澤瀾漫數百里又東北壞古隄而出滎齊緣滹諸  
州漂沒田廬不可勝計流民采菰即菰捕魚以給食又不能食至是連年數檢視復塞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畢  
北漢主是矧于鈞立 北漢主自高平之敗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承鈞及是北漢主疽告長于遼遼命承鈞為帝史石鈞  
鈞性孝謹既嗣位勤于為政愛民禮士境內租安其事遠矣再賜詔賜兒皇帝

湖南大饑 是歲湖南大饑周行逢聞言以賑之全活甚眾行逢時子繼嗣知民困憐其自奉慈濟或謂其太弛行逢曰  
賑歲凡五三賑春正月周制給漕運耗 自晉漢以來漕運不給斗耗綱吏多以虧欠抵死至是詔毋解給耗一斗

周遣使如夏州 先是周主圍晉陽折德表將兵來朝因置永安軍以德表為節度使李彝興以德表與己並列耻之塞路不通則  
使周主謀于宰相對曰夏州邊鎮朝廷每加優借府州編小得夫不繁重輕且宜撫諭彝興庶全大體周主曰德表數年以來盡  
力以拒劉氏奈何一旦棄之且及州惟鹿羊馬易多百貨悉仰中國哉若絕之彼何能為乃遣供奉官喬詔書責之彝興惶恐謝

罪

周制奉令錄錄州縣 初合翰林學士兩省奉令錄錄官之日仍善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

周浚胡盧河 浚胡盧河在魏州東魏末周合必浚也河城北城守要口今河在魏州東一在魏州西為西胡盧河以張賊吳范陽人并為沿邊  
巡檢使 遣人屢使河北輕騎深入無備羅之限郊野每因故掠言事者稱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橫亘數百里可渡之以限其奔突

一 詔王秀超名轉通人 將兵大渡之某賊于李善口留兵戍之周主詔張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  
戍兵募邊人號勇若厚其廩給自請附之隨宜討擊從之藏英對官數月募得十餘人秀超等視役官為邊人所圍藏英引兵馳

擊大破之自是河南之民始得休息

一 善舉者姓名  
若貪穢敗官  
並當連坐  
周世宗嘗說  
夫而美政又不  
勝善可以知治  
善矣

二月庚子朔日食周昭王臣極吉得夫 詔曰朕以卿大夫才不能盡知而不敢盡識若不棄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識之淺深如任用之得夫若古之不入罪實在予前求之不言皆將推執

夏四月周廣太梁城 周主以大梁城中迫隘詔展外城先立棧幟令冬農隙與板幕來作動則罷之史侯次年以漸成之

周以王朴為謀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周主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萬朕所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曰中國之失矣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夫微瑣

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萬朕所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曰中國之失矣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夫微瑣

五月周遣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 周主謀取秦鳳求可將者王景為宜徵使向訓詔訓與景偕取秦州

則廢無額寺院禁私度僧尼 敕天下寺院非教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母父母伯叔父之命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挂登帶鉗之類約重流俗者令諸州每歲遣僧祇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廢寺院三萬餘所存二千六百九十

四月見僧尼六萬餘人 有汝州民馬遵父及弟為吏所究死屢經度按不能自伸周主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為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

蜀遣使如唐及北漢 蜀主遣問使如北漢及唐欲與之俱出兵以制周二國皆許之

周以張美時元州人權點檢三司事 初周主在澶州美掌州之全稅隸三司者周主或私有所求美曲為供到至是以美治財精敏當時解及故以權授之征伐四方周度不乏美之力也然思在澶州所為終不以公忠待之

秋九月周始鑄錢 周主以錢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錢益少敕立監采銅鑄錢唯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錢符之類聽留外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輸官受直過期匿五斤以上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

周王景敗蜀師取秦階成州 蜀主遣李廷建伊審俊周兵王景遣韓將以兵赴唐倉

官趙北人 舉城降成階二州皆降百官入賀周主舉酒屬王濤曰建功之成卿擇帥之力也

卷之十 五手



唐主遣鍾謙字少卿李德明奉表于周 唐主先奉表于周稱唐皇帝願以兄事周周主不谷及是以兵屠賊覆亡乃遣翰林學士  
鍾謙文理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請平于周謀德明素期周主知其欲游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重裔宜知  
禮義異于他國與朕止涵一水未嘗這一介以修好惟泛海通契丹蕪華事竟獲義安且汝欲說我今罷非郭載非六國惠主豈  
汝口舌所能移邪可歸語爾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信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二人  
戰栗不敢言

周取唐揚州 周主詢知揚州無備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令坤母至揚州以數騎馳入城城中不之覺唐劉留守馮延魯覺信  
服而逃軍士執之令坤怒詈其民使皆安堵已而周主怒其州  
唐滅故吳主楊氏之族 唐主遣國使尹廷範如秦州遣兵護之族于潤州延範以道路艱難恐其為變置設其男子六十人  
遣報唐主怒腰斬之

岳州圍使潘叔嗣殺王逵迎周行逢入胡州行逢討叔嗣斬之 王逵受周詔攻唐過岳州潘叔嗣然楊善誣左右索賊無厭  
潘叔嗣于逵遠而罵之叔嗣怒恨謂其下曰逵戰勝而遠吾無道類夫乃以兵襲胡州逵戰敗死武勳叔嗣遂據胡州叔嗣  
曰吾殺死耳胡州非吾利也乃歸岳州使將父迎周行逢于潭州行逢至或請以潭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當死以其  
迎我未竟殺爾若與潭州是吾使之殺主公也召為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妻師儀與之  
召使至府受命既至數其罪而斬之行逢乃自稱武安留後奉表于周

三月周主行視水寨 周主至泥橋泥橋以上自取一石馬上投之至塞以供暇從官過橋者人舉一石題區唐東皮船人壽春城中  
城上發連弩射之夫大如椽子射流環以以身蔽之夫中噴箭死而復蘇鐵者骨不可出壇飲酒一大尼令人破骨出之流血  
數升神色自若

唐遣司空孫晟奉表于周 唐主以孫晟為司空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于周請奉正朔守土獲晟揚言延巳曰此行當在左  
相然晟若歸之則為負先帝矣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為謀吾患之熱矣終不負永陵李元昊之後一杯土除  
無所知也既至周主遣中使以盛等語考各城下示到仁瞻只招諭之仁瞻見晟及服拜于城上孫謂仁瞻曰君受國厚恩不可

開門納寇周主聞之怒曰臣為唐宰相豈可教師度使外叛邪周主釋之唐主使手德明最言于周請去崇質到六州周主  
賜酒歸白唐主執之或曰唐主崇質與德明俱歸則唐主誅曰德明與崇質俱歸則唐主誅曰德明與崇質俱歸則唐主誅曰德明與崇質俱歸則唐主誅

唐主以其弟喬王景逵為元帥將兵拒周師 唐主以景逵為諸道兵馬元帥將兵拒周以陳覺為監軍使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  
行軍而說之蓋  
周師其人編不

先於擊討以  
擊之唐德宗  
元以東進北  
得不遠關外  
計至明代事  
關乎而為功  
故其弊不可  
舉自唐德宗  
奉法不知後  
可也

曰信莫信于親皇重莫重于元帥安甲監軍為我從

夏四月唐兵攻六合趙匡胤擊破之 先是周主命匡胤將兵七六合唐將王景進將兵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匡胤曰吾眾不滿二千若往

擊之彼必是吾眾寡矣不若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趣六合匡胤奮擊大破之殺獲五千八百溺死者數千

是唐之積卒去矣趙匡胤到至有敵者數十人論其由以創所其成也

周主如渴口 周主攻壽州久不克失七頭多種運不濟議欲殺師乃先幸濠州會渴口作新得梁成復自濠州如渴口欲逐至揚

州范質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止 周主嘗欲殺師之是有人殺之周主起趙之質趙前收地中渴口傷罪不

五月周主遣大梁留守李重進圍壽州 元因秦事論用兵方略唐主以為能故用之

六月唐遣員外郎朱元 其姓也于唐李貞進任唐將兵復江北諸州 元因秦事論用兵方略唐主以為能故用之

秋七月周以周行道為武平節度使 行道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自史得民為民言者皆去之揮廉平史為刺史燕令境內以

治物遺其弟果州守節與夫人張氏謀之行道悉果 四國諸法現實田至劉管民以老歲時衣布時時戶送租入城行送租見

嚴氏年無樂者四日公用法太嚴 嚴氏年無樂者四日公用法太嚴 嚴氏年無樂者四日公用法太嚴

唐朱元等取舒和斯州周湯淞州守將皆棄去并兵攻壽州 初唐人以谷壁墮民而徵其粟謂之博徵博徵也謂以米

田于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奪牛酒迎勞而將帥不之恤身守得掠民皆失望相聚山澤操卷為兵積聚為甲時人謂之

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為所敗所得諸州多復為唐有淮南節度史向訓奏請以廣陵之兵併力攻壽各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主

者命牙將分部按行城中秋毫無犯州民感悅軍還或負糗糒以送之淞州守將亦棄城引兵趣壽春唐時州州州州州

八月周作飲天忌 王升與司天少監王處訥所撰也 如樂之以經于其於兵解也乃命諸將自守毋得擅出州境

冬十月周立二稅起徵限 周主謂侍臣曰近朝徵斂繁多不俟收獲妨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收以十月起徵

民間便之 周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入朝除太師遣還鎮 審琦鎮襄州十餘年至是入朝除守太師遣還鎮審琦感說周主謂宰相曰近

朝多不以誠信待侍侯雖有欲效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毋夫其信何意諸侯不歸心哉

十一月周設唐使者司空孫威 唐使者孫威鐘謀從大梁周主待之甚厚時召見欲以醇酒問以唐事威但言唐主畏陛下神

武事陛下無二心會得履屨書張公與李重進不相親水陸並進有二三則主不之信已而重進叛周主召嚴實之或  
正色抗辭請死問以唐虛實默不對命承旨曾翰送嚴于右軍巡院與之使酒從容問之嚴默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  
嚴神色怡然索靴袍並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刃從者百餘人皆殺之嚴鍾謀為耀州司馬周主召嚴實之或

周君華山隱士陳搏字國南奉州直隸人詰問尋道還山周主召陳搏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  
乃還還山詔州縣長吏當存問之

丁卯歲德四年北漢天會正月唐遣兵救壽州唐秦王景道遠遠瑠水元等將兵數萬救壽州軍于紫金山在壽州列十餘寨  
已見年及成凡五國三城春正月唐遣兵救壽州唐秦王景道遠遠瑠水元等將兵數萬救壽州軍于紫金山在壽州列十餘寨  
與城中烽火相應又築甬道運糧糧盈數十里將及壽春周宗重進遣戰大破之死者五千人奪其二寨劉仁贍請以邊錫守城  
自帥眾決戰景道遠不許仁贍憤成疾其如于大等劉仁贍請以邊錫守城  
劉氏為不忘之門安與公何而見將士皆感泣

二月周史道隆器器王命國子博士孫崇義字通討論制度為之圖

三月周主復如壽州大破唐兵唐元帥景道遠奔還先是唐水軍銳敵周人無以敵之周主以為恨反自壽春于大梁城西汴水側  
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始將唐兵至是車駕發大梁命王環將之自閩河即縣河自開  
水史河渠志沿潁入淮唐人大驚三月周主渡淮抵壽春城下躬擐甲冒軍于紫金山南命趙匡胤擊唐寨破之斷其  
甬道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米元舉寨萬餘人降周其餘眾沿流東潰周主自將騎數百與諸將夾岸追之唐兵戰死及降  
者治四萬人劉仁贍聞獲兵敗抗吼歎息景道遠陳覺皆奔歸金陵

唐壽春監軍周延禧以城降周唐節度使劉仁贍死之周以壽州為忠正軍從治下蔡周主糧兵于壽州城北唐清淮節度使劉  
仁贍病甚不知人監軍使周延禧等作仁贍表并仁贍出城以降于周仁贍卧不能起周主慰勞賜養復令人城養病後壽州治  
下蔡又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其以為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是日卒追賜勳彰城郡王唐主聞  
之亦贈大師周主復以清淮軍為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

周主之父元祿御致仕崇守禮犯法周主不問守禮及當時將相王溥王晏州州人周主令坤之父遊處賄勢恣橫洛人畏之謂之  
十何父周主既為太祖嗣人無敢言守禮于者但以元舅處之使其俸給未嘗至大梁嘗以小倉殺人有司不敢詰周主知而不  
問

夏四月周主還大梁

御比歷代通鑑輯覽

卷七十

五季

三十

尋年禮為上  
皇為指成立  
德是聖人之統  
轉而後漢之正統  
毛夏五種不  
能如齊秦漢  
不富美其字  
後定本不始  
名官無得本  
起者之約可  
守禮以昭統  
人治得法以  
全忠孝之則  
則直是臣民  
又稱之為齊  
且據言其子  
不而美不美  
其所以則天  
今碑此則不  
為賢者禮也  
乎後禮應設  
由是禮應其  
由人禮應其  
修且從而實  
之至是揚于  
殿之正統

周疏汴水入五丈河在開封府北九城志汴水之有之 自是齊魯丹楊皆達于大梁

五月周作刑統 詔以律令文古難知教格頒部不一命仰御史張漢等制釋刑定為刑統

唐敗周兵斷其停梁 唐郭廷謂郭守城人將水軍斷瀉口浮梁又襲敗武行德于定遠唐以廷謂為恩樣使

秋八月周平章事李穀罷以王朴為樞密使 授卧疾二年九表辭位罷守本官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議政事

九月周以省儉字望之為中書舍人 俄上疏請令有司討論禮儀考正禮律作通禮正樂又論政刑及勸農經武之要以為其

諱人謂人之重其先帝相與有唐之本於周名其始為魏即即三公復好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禮為心規得之也則以

之及謝公遂稱自稱魏其所以其所以其實之平實行之成既成之有則論其後信而致其所首者如此則道不能眾矣又新

不加禮法如前政之禮其如收禮學等科 治代制無不廢元但行之貴速則魏民免得之民免得之民免得之民免得之

冬十月周設賢良經學史理等科

十一月周主自將伐唐攻濠州

遣北漢會兵攻周濠州不克而還

十二月唐泗州降周 唐泗州守將范舟過舉城降周周主自至城下禁軍中易者毋得犯民田民皆感悅事獻易無一卒敢

擅入城者

唐濠州降周周主進兵攻復州遣兵取揚本州 唐濠州團練使郭廷謂舉城降周廷謂上表周主言其在江南命若遠

至是廷謂使者自金陵運入唐不願郭廷謂舉軍守地郭廷謂以兵時周主進攻復州廷謂揚見周主使將

濠州兵攻入長遠指揮使武守琦將兵數百趨揚州至高郵唐人主漢又揚州官府民居驅其人南渡江復數日周兵乃至周主

聞本州亦無備遣兵襲取之已而周克

南漢遣使入貢于周不至 南漢主閻唐舉數憂形于色遣使入貢于周為湖南所聞乃治戰船修武備既而酸酒酣飲曰吾身傳

免字矣何暇慮復世哉

十國通德五年唐中興元年南漢主 春正月周擊鸚鵡水出府城西北今望引戰艦入江 周主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壠

鎮在淮口不得渡欲擊楚州西北鸚鵡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乃自往視之投以規畫旬日而成用功甚

省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唐人大驚以為神

周師拔得前海軍州今州鎮江周師拔得前海軍始通其越之路先是周主遣使如吳越語之曰卿去雖汎海還當陸歸已而果然



周主克唐夏州唐防禦使張彥帥死之周攻夏州圍四旬唐防禦使張彥帥固守不下周主自督諸將攻克之彥帥與都監

昭昭彥帥名卷戰夫刀皆彥彥帥舉城以請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

二月北漢攻周隰州不克隰州刺史慕容建雄唐使楊廷璋字子通謂都監李讓字德明曰今大駕南征澤州字德明無守將河東必生心若秦請待報則孤城危矣即謀讓讓州常讓濟至則保守通未幾北漢兵果至攻城又不下廷璋及其

衆因無備潛與讓潛蒸死之夜焚其營北漢兵望濟解去

三月唐以大弟景遂為晉王燕王其為太子景遂而後太子辭位且言其嫡長有軍功宜為嗣唐主乃立景遂為晉王以冀為太子

于春決庶政

周主臨江遣水軍擊唐共破之唐主遣使獻江北地周主罷兵引還周主至揚州如迎鑿鎮水軍擊破唐兵唐主聞周主在江上恐遂南渡又耻降號稱唐乃遣使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冀使聽命于中國時淮南惟虛舒斬黃末下覺見周兵之盛白周主請遣人渡江取表獻泗州之地蓋江為境以求息兵辭甚哀周主曰朕本典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慰納之唐主奉表稱唐國王請獻江北四州地輸貢物數十萬子是江北志平得州十四縣六十

周主賜唐主書諭以今當罷兵不必傳位

周亦恭成浚汴口導河流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

夏五月辛巳朔日食

唐主更名景云帝號奉周正朔唐主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平章事馮延巳已廢精秘密使陳覺字範給事中以中書之掌印出使有詔當天賜山并曰四官前在成大事與其質詞編受相和

秋八月唐太子冀被其叔父晉王景遂唐太子冀在承宮多不法唐主怒嘗以棣杖擊之曰吾當復召景遂冀密遣洪州都押牙衣從範事景遂唐主不之知

南漢王晟子欽立即位更名貞張年十六國事皆決于龔蓋祖者山盧瓊仙女等臺省備位而已

周遣閩門使曹彬字國平如吳越周遣曹彬以兵器賜吳越事畢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于數四形曰吾終不受是猶名也蓋指其數歸而獻之周主曰卿之奉使者已司無獻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意以散于親識家無留者

冬十月周遣使約定境內田賦周主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農夫婦婦置之殿庭至是詔散騎常侍父顯父以地為氏等三十四人

御此卷入通鑑得覽

卷七十 五事



三月周樞密使王朴卒 朴剛銳明敏志過人及卒周主賜其喪以王畿卹地禮哀數次不能自立

夏四月周主自將伐遼五月取遼省界為遼州遼州有疾乃還 周主以北平入授于紹範征分親軍都虞候韓通等將水

陸軍先發四月通自滄州治水通入遼境稱于韓將軍 周主遣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四月通自滄州治水通入遼境稱于韓將軍

即日帥步騎數萬直趨遼境非道所從民間皆不知之知遼州刺史王洪舉成降詔以韓通為陸路都都著趙匡胤為水路都都

著自御龍舟至海津關韓通等連守將韓通等以城降自是水路漸通乃登陸而西趙匡胤先至瓦橋關連守將姚內斌等

人英州刺史劉楚信皆舉城降五月朔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引兵繼至遼州刺史高方等舉州降于英州刺史韓通等

軍請將子行宮取幽州諸將曰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

周主不悅是日趨先鋒都指揮使劉重進幽州先發據固安鎮韓通等自至安陽水陸兩軍皆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

夕不擇而止孫行友板易州擒遼刺史李在致獻之斬于軍中以瓦橋關為雄州韓通等益津關為州州天德縣命韓令坤陳

思讓等繼之成之遼遣大梁 六月河漢原武周發近縣民夫塞之

唐果州道使入貢于周不受 唐清涼州度使留從勳遣使入貢請進奏院于京師詔報之曰江南近服方務維懷卿久奉金陵

未可改國若置郡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非在于朕 唐城金陵 唐遣韓讓入貢于周周主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周主曰不然時則為擊敵今日

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韓請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

子孫計韓歸以告唐主乃城金陵凡城郭不完者并之成兵少者益之 周主立其子宗訓為梁王 初宰相屢請王請皇太子周主曰功臣之子皆承加惠而獨先朕子能自安乎是不豫乃封宗訓為梁

王生七年矣 周以魏仁浦同平章事 周主欲相仁浦故者以仁浦不由科第為故周主曰自古用文武才略為輔佐者豈盡由科第耶乃以王

溥范質皆參知樞密院事仁浦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趙鼎為入錄理周主性嚴急近臣有言者仁浦多引罪歸己以

周以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趙匡胤三弟皆從後唐始置殿前都點檢官大內樞密使皆從後唐始置殿前都點檢官大內樞密使皆從後唐始置殿前都點檢官

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款水德為都點檢水德周懿親水德妹周有功臣周主疑為室是以匡胤代之

周主崇祖梁王宗訓立魏顯周 周主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謂曰王若無以人藩邸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質等出相謂曰若

終日遊群婦豈堪為相漢母世此言是曰周主矧範質等入受顧命謂曰王若無以人藩邸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質等出相謂曰若

終日遊群婦豈堪為相漢母世此言是曰周主矧範質等入受顧命謂曰王若無以人藩邸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質等出相謂曰若

終日遊群婦豈堪為相漢母世此言是曰周主矧範質等入受顧命謂曰王若無以人藩邸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質等出相謂曰若

終日遊群婦豈堪為相漢母世此言是曰周主矧範質等入受顧命謂曰王若無以人藩邸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質等出相謂曰若

終日遊群婦豈堪為相漢母世此言是曰周主矧範質等入受顧命謂曰王若無以人藩邸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質等出相謂曰若

終日遊群婦豈堪為相漢母世此言是曰周主矧範質等入受顧命謂曰王若無以人藩邸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質等出相謂曰若

終日遊群婦豈堪為相漢母世此言是曰周主矧範質等入受顧命謂曰王若無以人藩邸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質等出相謂曰若

秋七月周以趙匡胤領兵討唐使  
唐鑄大錢 唐自淮上用兵及討江北以事周歲時貢獻府賦空竭錢少物貴鑄錢大錢一當五十錢

九月唐太子莫卒唐主以其子從嘉諱琮為太子唐東宮校尉郭侍郎鍾諫 諫數奉使於周周世宗及唐主皆厚待之情此

從嘉謀與紀公從善封拜善言于唐主曰從嘉德性忠慎又酷信釋氏非人主才位善果敢凝重宜為嗣唐主由是然從從

嘉為吳王居東宮接請令從善以所部兵巡徽都城唐主乃下詔嘉諱流鏡州賊密宣州副使未幾皆殺之廢永通錢

南漢其尚書右丞鍾允章諱以贊澄極為內太師 南漢主鍾以允章潘府舊僚極為尚書右丞參政事是委任允章與潘

乃收允章斬之自是宦官益橫水陸以澄極為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

唐以洪州為南都 唐以金陵去周境僅隔一水洪州險固居上游讓使都之章臣皆不欲從惟極密副使唐錫勳之乃以洪州為

南都命曰南都府 遣使知唐周人殺之 遣主道其勇使于唐周秦州團練使荆罕儒

使韓通元年夏周太祖他皇帝趙匡胤春三月周前都點檢趙匡胤皇帝國號宋廢周主宗訓為第五子周時

容延到休將前軍先發時主少國疑中外乃密有推戴匡胤之意部下誰言將以出軍之日無點檢為天子士民恐爭為

將士相聚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將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不晚也

被酒尉父身徐起將校已露刀列足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為皇帝匡胤未反對贊德已加身矣

宦官專權有人  
為門外乃此輩  
通為玉童下下  
下輩不得任  
用則日有所異  
國事流播若此  
不可亡何特記  
特載之徒竟  
甘心自取求道  
更無復理矣  
他日廣州狀師  
或感其言謂  
首載狀師詞  
盡一炬此且餘  
及乎  
陳煥兵變時  
焚宋王宮焚  
謀臣時長表  
以千足之輩  
皆以復心之等  
其狀師少人



也宋主泣曰敢不受教后嗣謂告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嘗即榻前為誓書于紙尾著曰臣音記誠之金匱命謹書人掌之

遂殞 六月 宋以質王洸魏仁浦周平章事吳廷祚舒暢人為樞密使加周中書門下三品

張大其退擬差除但入執狀書可尋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跡且懼宋主其眷乃請用劄子而取旨遂各疏

其事周列書字以誌宋主從之空論之禮遂廢

三月唐吳越遣使如宋 賀即位也

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會北漢伐宋宋遣兵擊之 宋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

像懸于壁泣涕不已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周舉兵瑒長子守節時年泣涕筠不聽遂起兵令瑒府為數數宋主罪狀盛

軍周先遣等道于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潞州刺史張福據其城

直欲下州城上城懸砲礮向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調于太平驛

悅其說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潞而自引東南向北漢主聞警

與筠兵復遣其平章事樞密卿和之宋主遣石守信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筠

五月乙亥朔日食 宋主自帥兵圍澤州六月克其城李筠死之 宋主自帥大軍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宋主先于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

為大道遂與石守信等會大敗筠眾于澤州南殺盛贊筠走保澤州宋主列柵圍之六月宋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

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北漢主權引師歸

秋七月宋主遣 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勳為將 保融迂緩國事悉委于母弟保勳及辛保勳權知軍府請命于宋宋主授以節度使

冬十月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謀起兵拒宋十一月宋主自將擊之重進自焚死 重進與宋主同事周室分掌兵權常心憚宋主

宋主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宋主遣六宅使解如試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朝

汴左右阻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舊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械結兵遣人求援于唐唐主聞于宋宋遣石守信王審琦率

秘軍徑入汴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宋主自行十月宋主發汴十一月至廣陵即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

赴死死殺此何益耶蓋室自焚思誨亦被害

宋史以神宗年

筠子重進皆三

筠子重進皆三

筠子重進皆三

筠子重進皆三

筠子重進皆三

筠子重進皆三

筠子重進皆三

筠子重進皆三

筠子重進皆三

筠子重進皆三

筠子重進皆三

筠子重進皆三

筠子重進皆三

筠子重進皆三

筠子重進皆三

筠子重進皆三

筠子重進皆三

宋世固為北山  
團費之復續類  
受命始則以移  
變而不自安  
則以得奉而欲  
朝不遂欲不夫  
乃復乘其未定  
之微臣而非周  
之忠臣焉可謂  
日治哉

杜著辭良以罪命宋獻平南宋主其不忠斬者配流牙校遂還

宋以賞儀為翰林學士 宋主嘗召儀等制皇妃門儀見宋主嘗憤慨而內也

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不以禮示天下恐豪傑間而解體宋主欲答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考宋史云儀等請建元年

學士王壽國治吳高本相問目以儀博為議院之而王壽博則云紀元年若直策中儀等位即言門帝怒儀等不威

宋主徵行 宋主欲察奪天情尚背頗為徵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糧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宋主笑曰帝王

之興自有命宋主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言若慮為天下主誰能圖

之徵行懲數曰有天命者任汝為之不汝禁也

蘇頌與蘇軾春正月宋度民田 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宋主謂侍臣曰度田為欲勤恤下

民而民敢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參官詣諸州野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史以春秋巡視者為令又置義倉官所取二稅每

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

二月宋遣使監斡民租 先是潘鎮率道觀史視民租入桑量增益公取餘羨行秀師在天雄軍取民尤悉宋主聞之即遣使諸州

分主其事民始不困

唐徙都洪州 宋主既平楊州唐主景權甚乃遷豫章以太子從者守建康豫章城邑坦溫章臣曰假使歸景欲謀贊行者

夏四月癸巳朔日食

秋七月宋罷其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 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宋主故人有功典禁備兵趨普數以為言宋主曰彼等必

不吾叛帥何受之深邪普曰臣亦不愛其叛也然孰觀數人者皆非統帥才恐不能制服其下若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輩

亦不能自由爾宋主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解左右謂曰朕非帥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

朕終夕未嘗敢安枕也守信等請其故宋主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為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

有異心宋主曰帥等固欲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唯

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學自娛樂使子孫無負之爾帥等何不釋

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使回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

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宋主

從之

宋以李漢超為中為關南兵馬都監 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己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





蘇又以其國四郡... 吳廷祚罷以普代之宋... 錢穀政道精兵則天下自安矣... 宋主匡胤遣鄧玉京劍子房州

冬十月宋以趙普為樞密使... 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久長計其道何如普對曰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嬖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利其

武平節度使高保勳卒... 十一月荆南節度使高保勳卒... 十二月荆南將張文表襲潭州... 衣必亂當以楊師瑠討之如其不能自歸于朝廷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或與行過俱起彼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

兒乎遂襲潭州殺留後康簡據其城... 蜀鑄鐵錢 蜀以用度不足始鑄鐵錢... 南漢主以李托為內太師... 南漢主以李托為內太師六軍觀軍容使... 有奉詔者宋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宋主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違從致任或因違領他職皆以文

臣代之... 宋道恭容延劍李處耘假道荆南討張文表... 宋虛懷忠... 範賢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而下之楚不濟矣乃命容延劍為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率十州兵假道荆南討文表未至楊師瑠已破文表營首領後市處耘至袁州遣丁德裕歸州輸糧以假道之意孫光憲因言于繼冲

宋道恭容延劍李處耘假道荆南討張文表... 宋虛懷忠... 範賢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而下之楚不濟矣乃命容延劍為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率十州兵假道荆南討文表未至楊師瑠已破文表營首領後市處耘至袁州遣丁德裕歸州輸糧以假道之意孫光憲因言于繼冲

宋道恭容延劍李處耘假道荆南討張文表... 宋虛懷忠... 範賢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而下之楚不濟矣乃命容延劍為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率十州兵假道荆南討文表未至楊師瑠已破文表營首領後市處耘至袁州遣丁德裕歸州輸糧以假道之意孫光憲因言于繼冲

宋道恭容延劍李處耘假道荆南討張文表... 宋虛懷忠... 範賢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而下之楚不濟矣乃命容延劍為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率十州兵假道荆南討文表未至楊師瑠已破文表營首領後市處耘至袁州遣丁德裕歸州輸糧以假道之意孫光憲因言于繼冲

自唐中葉以來... 漸削其權以次... 易又使南州... 行十文下收... 更集而無... 之通... 固治矣



主從之

冬十月北漢以郭無為州刺史... 北漢主自敗于潯州日懼宋師之至以趙文度為相文子龍山人郭無為及五臺山... 相機事悉以委之

十二月宋與郭起楊徽之游... 初徽中侍御史郭起在周見宋主握策兵有人望乃指言范... 徽之亦言言于世宗以宋主不宜與禁云云

北江... 世有漢州州有三日上中下漢... 世宗... 徽之亦言言于世宗以宋主不宜與禁云云

宋主曰己約義兵已而先義至設重榻地坐堂中... 徽之亦言言于世宗以宋主不宜與禁云云

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侯制平... 徽之亦言言于世宗以宋主不宜與禁云云

宋主曰己約義兵已而先義至設重榻地坐堂中... 徽之亦言言于世宗以宋主不宜與禁云云

二月宋昭義節度使李繼勳使北漢遣州克之... 徽之亦言言于世宗以宋主不宜與禁云云

宋以陳洪進為平海節度使... 徽之亦言言于世宗以宋主不宜與禁云云

夏四月宋以薛居正為樞密使... 徽之亦言言于世宗以宋主不宜與禁云云

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 徽之亦言言于世宗以宋主不宜與禁云云

宋以秦再雄為辰州刺史... 徽之亦言言于世宗以宋主不宜與禁云云

初清夏辰州... 徽之亦言言于世宗以宋主不宜與禁云云

宋以秦再雄為辰州刺史... 徽之亦言言于世宗以宋主不宜與禁云云

宋以秦再雄為辰州刺史... 徽之亦言言于世宗以宋主不宜與禁云云

宋以秦再雄為辰州刺史... 徽之亦言言于世宗以宋主不宜與禁云云

宋以秦再雄為辰州刺史... 徽之亦言言于世宗以宋主不宜與禁云云

宋以秦再雄為辰州刺史... 徽之亦言言于世宗以宋主不宜與禁云云

宋以秦再雄為辰州刺史... 徽之亦言言于世宗以宋主不宜與禁云云

宋以秦再雄為辰州刺史... 徽之亦言言于世宗以宋主不宜與禁云云

宋以秦再雄為辰州刺史... 徽之亦言言于世宗以宋主不宜與禁云云

宋以秦再雄為辰州刺史... 徽之亦言言于世宗以宋主不宜與禁云云

宋以秦再雄為辰州刺史... 徽之亦言言于世宗以宋主不宜與禁云云

宋以秦再雄為辰州刺史... 徽之亦言言于世宗以宋主不宜與禁云云

宋以秦再雄為辰州刺史... 徽之亦言言于世宗以宋主不宜與禁云云

趙及之知宋主之不宜與禁... 徽之亦言言于世宗以宋主不宜與禁云云

四溪高踏蠻地也唐末蠻酋分據之各保險阻以自固時出巡鈔宋既平湖南播蠻人為其黨所服者得秦再羅武健有奇略宋  
 主召至注察其可任權為刺史使自辟史子以租賦再羅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土兵三千人皆得被甲渡水懸山飛擊殺如  
 猿猴又遣觀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德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荆湘無復遺患  
 六月宋主以其子德昭為貴州防禦使 故事皇子出閣即封王宋主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  
 秋七月宋順帝統 判大理寺黃斌所畫定也

八月宋置權貨務野語此宋初有四時附官權貨估 置于京師及沿江今商散入金帛京師執引諸沿江給茶後解鹽鑪也亦  
 權之

九月宋攻南漢郴州克之 宋潘美從珂州人天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得南漢內侍余延業宋主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作  
 說剝削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又賦斂繁重邑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稅四五錢置福州都督安撫使  
 留人定其謀令入海珠珠所居宮殿以珠璣瑠珀之內宮陳延受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常至月餘或  
 旬日以家民為謀戶供宴橋橋之費宋主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達也漢南漢內侍余延業此五十餘年中國多故  
 行主謀及潘美潘美子潘美今共不與潘美而人主不知存亡天下亂又與亂又必治潘美潘美且進使道于南漢  
 冬十一月蜀約北漢使宋宋遣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伐之 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延壽說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全斌無勳業一

且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并門令發兵南下我自黃花子午合離見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  
 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善其言勸蜀主遣趙希範等以饋蜀開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希範至汴滑取其書以獻宋主宋  
 主又欲伐蜀而無詞及得書笑曰西討有名矣乃命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為副光義字文之孫也宋主宋  
 更名國以原名名號字而改義又又之稱宋主之詳再詳也希範以光義是蜀人宋主不喜遣希範為副劉光義字文之孫也宋主宋  
 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為蜀主治弟于汴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備具召全斌謂曰凡克城寨只藉其器甲易種

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全斌及希範等由鳳州還夏及彬等由歸州還蜀主謂有宋神以玉昭遠為  
 希範等由歸州還蜀主謂有宋神以玉昭遠為

十二月宋王全斌入蜀興州刺史趙希範其招討使韓保正蜀兵大潰 全斌等克萬仞城于二月蜀主在蜀中遣取興州先鋒將史  
 進德與保正等戰于三峽岩壁見敗之擒保正及進等蜀人退保大漫天岩在保寧府城元龜城東距城十里 崔彥進張萬友

與康延澤相之分三邊學之蜀人思其精銳戰大敗而清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渡桔柏江見楚漆邊保劍

以指多老之用  
 兵尚不致勝  
 以敗之說正于  
 通何人乃敢從  
 遣使輕舉是使  
 款宋兵端以是  
 蜀之亡身臨其  
 法歸時內加漢  
 蜀蜀方諸葛及  
 蜀蜀而保林能  
 乘日更置使小  
 人情欲可憐一

十二  
 全斌等克萬仞城于二月蜀主在蜀中遣取興州先鋒將史  
 進德與保正等戰于三峽岩壁見敗之擒保正及進等蜀人退保大漫天岩在保寧府城元龜城東距城十里 崔彥進張萬友

與康延澤相之分三邊學之蜀人思其精銳戰大敗而清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渡桔柏江見楚漆邊保劍





五星聚奎為宋  
朝百有餘年不  
月即有日食之  
變大星果何者  
那好彼者何祥  
而羅又地皆者  
然及而却祥難  
登五十步之祥  
其于數人動之  
之本亦亦失之  
遠矣

神者召張... 仁聘皆... 二月宋... 以珍異... 宋能其... 下將者... 三月五星... 丁卯歲... 夏六月... 秋九月... 元年... 三月宋... 子那安... 宜私... 夏五月... 六月宋... 主曰每... 邊海... 仁聘皆青澤曹彰劉光義以功道高優呂餘慶參知政事仁聘等皆以自充開曰可德與不屬陛下下者一人曰

二月宋以沈義倫... 以珍異獻者皆節... 宋能其... 下將者... 三月五星... 丁卯歲... 夏六月... 秋九月... 元年... 三月宋... 子那安... 宜私... 夏五月... 六月宋... 主曰每... 邊海...

三月五星... 丁卯歲... 夏六月... 秋九月... 元年... 三月宋... 子那安... 宜私... 夏五月... 六月宋... 主曰每... 邊海...

元年... 三月宋... 子那安... 宜私... 夏五月... 六月宋... 主曰每... 邊海...

子那安... 宜私... 夏五月... 六月宋... 主曰每... 邊海...

宜私... 夏五月... 六月宋... 主曰每... 邊海...

夏五月... 六月宋... 主曰每... 邊海...

六月宋... 主曰每... 邊海...

主曰每... 邊海...

雖思繼元曾事  
既知其不能了  
計且端文政漢  
惟使遊正之  
或可差一此子  
特使此舉  
其其時之  
達有均不能  
時此失人欺  
或繼元曾事  
示刻約不能  
其者矣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趙鼎

七

俄而部下卒其不法十餘事遂歸皇恐待罪宋主曰朕方赦過賞功立念信惡邪邊海母在幽州忠難除宋主學賞邊民賜  
侍之仍加優賜至是以夏州邊邊通軍使邊論至鎮召諸將首長諭以朝廷威德蒙皆感悅後數月復來投邊論軍兵深  
入其境俘斬甚眾獲元馬數萬奏落以定

秋七月北漢主鈞殂子繼恩立 初世祖繼文通辭到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二子俱幼孤世祖以鈞無子命養為子鈞首  
謂郭無為曰繼恩異狀非繼世材恐不能了我家事將奈何無為不對至是疾篤名無為付以後事繼恩既嗣位無為初不助  
己且惡其專政加守司空外示優禮內責疎之

八月宋遣李繼勳將兵伐北漢 宋主嘗因謀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宣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問何為因此一方人也若有志  
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遂謀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  
宋主哀其言謂謀者曰為我語鈞爾爾一生路故終鈞之世不如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勳等以禁軍伐之

九月宋李繼勳敗北漢兵于銅錫河 銅錫河出平定州界流而西至太原府同入運漚太原 北漢主初立宋兵已入其境乃  
遣劉繼業北漢世祖繼文通弟繼業人馬峯人等領軍抗圍柏谷 繼業峯至銅錫河繼勳前鋒將何繼筠擊破之斬首三千級連奪汾河  
橋漚太原城下焚夏門北漢主大懼

北漢司空郭無為弒其主繼恩而立其弟繼元 繼恩欲逐郭無為畏其不能決月餘供奉官僕軍輩年十餘人擬刃入闕反局其  
門時繼恩獨處表次見之驚起脫履走霜崇以刀搥其胸秋之無為使人梯屋入殺霜崇繼恩立統六十餘日并人疑無為殺  
意于霜崇無殺之以滅口無為與宰相立繼恩之弟繼元宋議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故嗣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  
慰民望世祖繼文通留契丹使劉繼元遣其弟繼元宋議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故嗣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

元易制立之  
冬十月宋取富德 州解州人為高州司戶參軍 德報利大理寺寺之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趙普增減刑名德儀憤求見宋  
主面曰其事未及引對即直詣講武殿奏辭職復屬丹言普語市人第宅聚斂賄賂宋主怒叱之曰鼎鑄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  
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齟齬上二命左右曳出之詔處以極刑既而怒解止以闕入之罪免之

十一月遣叔北漢宋李繼勳引還北漢送入宋晉絳州 北漢主遣使告即位于連且已師遣主遣郭祥培嘗解脫之恨將  
諸道攝殺之宋主亦遣使齎詔諭北漢主令降約以年虛節度使授之又別賜事無為詔許以邢州節度無為得詔邑動北漢  
主幼歎北漢主不從會李繼勳等聞遣兵將至皆引歸北漢因大掠宋晉絳二州詔郭祥培解脫之恨將

宋主享太廟奠日 初宋主入太廟見其所陳豆羞蓋問曰此何物也左右以禮器對宋主曰吾祖宗靈識此更命撤去違常



胎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判太常寺和峴請遣唐事母室如常食一牙盤從之自是三年而郊祀必先羊太廟禮畢如恩錄故以為常制

北漢主劉繼元欲其母郭氏 繼元妻段氏常以小過為孝和獨憾后郭氏所責處而病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練服哭孝和帝于

樞前繼元道其孽臣况起執而繼殺之宮中嬪御遭推逼者無復孑遺世祖十子錫錫錫錫有賢行繼元聽群小之譖幽囚之木

唐建隆心堂于內苑 初元宗劉清輝殿于北苑命徐遊珙與張洵同御鑄劍人皆為學士入直其中李是唐主復于殿北建

澄心堂為朝廷內地遊與其兄連居中用事即以從子元祐為員外郎凡機事密畫中旨皆自澄心堂出元祐宣行之由是中書

樞密俱同故地官修其有御書殿前有御書已絕處以烟灰塗宋宮中樞密于唐主唐主製小令數詞詞于外后卒唐主立之

宋主自將擊北漢三月圍太原 李繼勳等既還宋主謀再舉以問魏仁浦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重

之宋主不聽命繼勳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元義為東京留守自將發汴三月至太原莽長連城圍之立砦于城四面繼勳軍于南

趨贊軍于西曹彬軍于北黨追 州人軍于東北漢劉繼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皆戰敗而遁宋主又命壘汾營二水以灌城漢

人大恐郭無為復勸北漢主出降漢主不從一日因宴羣臣無為痛哭于庭曰奈何以空城抗宋百萬之師子引佩刀欲自殺其

勸宋心漢主遂降隋觀其手引之升坐乃止 賢問遂主被欲帥甲騎千人馳赴懷州即位政元保蓋號為皇曰穆宗以蕭守與為高書令納其女葉葉

夏四月遣復救北漢宋韓重寶等擊敗之 初宋主度遣人必由鎮定救太原使重寶倍道兼行赴之又聞其分道一自石鎮關

定州西入見旗幟大疑欲遣重寶擊大破之擒其首領三十人宋主命以所獲遺俘示于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判官史昭文

閏五月宋主引道 太原圍久不下宋將石漢卿等戰死北漢兵亦集敗遣復還南大王者將兵援北漢宋東西都指揮使李懷



州來為保自是南曹改智乃葉... 州來為保自是南曹改智乃葉... 州來為保自是南曹改智乃葉...

帥遂運賀州南漢主遣其將伍牙赤以兵援賀潘美以奇兵擒牙赤斬之... 帥遂運賀州南漢主遣其將伍牙赤以兵援賀潘美以奇兵擒牙赤斬之... 帥遂運賀州南漢主遣其將伍牙赤以兵援賀潘美以奇兵擒牙赤斬之...

宋知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夏六月宋詔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 宋知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夏六月宋詔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 宋知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夏六月宋詔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

宋御史中丞劉溫叟卒溫叟為中丞十二年... 宋御史中丞劉溫叟卒溫叟為中丞十二年... 宋御史中丞劉溫叟卒溫叟為中丞十二年...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一 五季...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一 五季...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一 五季...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七十一

五季

生也... 且欲... 夫亦... 且欲... 夫亦...

冬十月癸亥朔日食

十一月唐國號曰江南道使朝宋

唐主事宋其謀每聞宋有危言吉凶之事必遣人貢獻弔賀外示畏服內實修備及南漢亡... 其使者可也... 唐主事宋其謀每聞宋有危言吉凶之事必遣人貢獻弔賀外示畏服內實修備及南漢亡... 其使者可也... 唐主事宋其謀每聞宋有危言吉凶之事必遣人貢獻弔賀外示畏服內實修備及南漢亡...

河決澧州 東瀕于郭淮球民田盡宋主怒皆史

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縱宋援臣孫漢傑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于北朝事成國幸其利則族臣家明

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宋志仁學威名略其侍者竊取仁筆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學也曰仁學

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學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馮叔仁學取... 江南主曰... 江南主曰...

夏五月太湖河決宋主出宮人 大雨河決澧陽宋主命嶺州團練使曹翰往塞之因謂曰朕信宿以來焚香告天若天災流行願

在朕躬勿施于民翰拜曰宋景公一登善言災星為之退舍今陛下愛民如此必不能為災也宋主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

夜聞知所措得非時政有闕邪趙善對曰陛下憂勤庶政苦雨為災乃是臣子失職宋主曰朕恐振廢幽閉者眾昨今徧稽後宮

凡三百八十餘人因翰願歸其家古具以請言得百名悉學賜道之昔等皆頓首服

秋九月丁巳朔日食

宋以阜仲甫州... 為四川兵馬都監 宋主問趙善以文臣有武幹者善以左補闕阜仲甫對宋主遂用之因謂善曰五代方

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之一也

宋初設貢士 翰林學士李昉... 知貢舉有進士徐士廉訴昉情舍取宋主乃釋終場下第并己舉者親御講武致給

紙筆別試得進士諸科百二十七人 進士... 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 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 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

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貴昉為太常少卿殿試遂為水利

夏五月宋行開寶通寶 初宋主命李昉... 宋主命李昉... 宋主命李昉... 宋主命李昉... 宋主命李昉...

交州丁璉入貢于宋宋封璉為文祉郡王 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 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

宋初設貢士 翰林學士李昉... 知貢舉有進士徐士廉訴昉情舍取宋主乃釋終場下第并己舉者親御講武致給

紙筆別試得進士諸科百二十七人 進士... 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 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 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

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貴昉為太常少卿殿試遂為水利

夏五月宋行開寶通寶 初宋主命李昉... 宋主命李昉... 宋主命李昉... 宋主命李昉... 宋主命李昉...

交州丁璉入貢于宋宋封璉為文祉郡王 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 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

宋初設貢士 翰林學士李昉... 知貢舉有進士徐士廉訴昉情舍取宋主乃釋終場下第并己舉者親御講武致給

十二向漢道符李知順攻承美執之置文廷節度使乾德初節度使吳昌文死其參謀吳延珩等請立梅羅州刺史丁節度擊敗  
處珩等自領交州帥統大勝王者其子號為節度使尋進位南漢既亡亡入貢于宋宋授其節度使加封爵號

六月丁卯內閣校書郎孫承美執之置文廷節度使乾德初節度使吳昌文死其參謀吳延珩等請立梅羅州刺史丁節度擊敗  
處珩等自領交州帥統大勝王者其子號為節度使尋進位南漢既亡亡入貢于宋宋授其節度使加封爵號

秋八月宋趙普免 普獨相十年為政頗專嘗以私怒誣馮瓚瓚人李業李穡以賊論死瓚等不附瓚廷臣多忌之宋主嘗言其

本晉道觀史謂市屠材耕巨後至汴治第史因之稱皆大木官稱普市貨鄉都下三司使趙玘以關宋主大怒即欲逐普王溥力  
為救解得止慮多避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宋主滋不悅初富德讓之貶商州也知州吳興希嘗奏德讓望生刑跡流重

或其子有罪普嘗言之擊食聞鼓訴中書不法事宋主怒下御史徹鞠實始疑普詔呂餘慶薛居正與查更知印押班奏事以  
分其權普不自安求罷政遂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以有節為校書普正事召德讓為秘書丞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

輕議皇弟開封尹趙瓚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則昭憲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命知臣者君顧賜昭鑒宋主手封其  
表藏之金匱

宋主封其弟光義為晉王班宰相上 又以弟光義繼見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

冬十二月宋起復盧多遜參知政事 多遜赦給任數謀多身中以翰林學士判史館宋主好讀書每取書館中多遜預戒史令必  
白己知所取書因通夕閱覽及召對宋主問書中事盧答無滯同判皆服拜參知政事未幾以父喪去位詔起復之多遜父德有

高識惡其子所為曰趙普無狀也而小子毀之我得早死不見其敗幸也

北漢主殺其大內都點檢劉繼元世祖 北漢主立親善多所謀放難謝病點居交城唐時今屬 遣人殺之北漢主性殘忍凡

夏五月江南遣使如宋 江南主天性友愛弟從善使宋被留江南主悲慙不已歲時宴會皆能作登高文以見意至是遣常州判

史陸昭符入貢奉手疏求從善歸國宋主不許

秋九月宋遣曹彬將兵伐江南 宋主欲伐江南而無名遂知制誥李昉昉 諭江南主入朝江南主將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

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于九泉矣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其主無入朝江南主

遂稱疾固辭且言據事大朝其全濟也今若此有死而已得白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富強恐不易當也宜

孰思更無貽後悔江南主不從而遣使求封冊宋主不許命梁迥州 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不答迥還宋主乃命曹彬為西

古今集解  
直載一一記  
不具備問即有  
所未知復實以  
對亦何所據學  
問之遺事者之  
權實當夫不故  
為者預探所  
聞者再復實  
成即此飾偽之  
一也七不備以  
對者又感應者  
無所亦及不  
多通心術不端  
于此可見

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為節度使曹翰為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宋主悔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宋主說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圍則李煜一門不可加言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江南屯戍嘗謂每歲安所遣使與但開壁自守奉牛酒犒師尋覺兵于他日池州將戈步彙城走彬入池州敗江南兵于銅陵今江蘇銅陵縣逾次采石磯見

冬十月宋如吳越王徽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先是徽使判官王夷簡字明州人入貢于宋宋主謂之曰江南偏遠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于子言尋密告以師期至是加徽行營招撫制置使

十一月宋潘美渡江江南將郭晞等州拒戰敗走初池州人吳若水字仲如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采石江上乘小舟蕞絲繩其中維南岸登樓板北岸凡十數往還得江之廣狹因指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以為右督善大夫遣使往荆湖造黃雲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短自荆渚而下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潘者乃先試於石牌口今石牌鎮在安徽廣德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因帥步兵渡江若處平地時江南久不用兵者將皆沒主兵者多新進以功名自負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日數十人江南主以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郭彥華督水軍萬人郭彥華其人領步軍萬人同進宗師將江南主誠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彥華以戰艦鳴鼓沂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厚兵擊敗之直以所部接戰彥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閩寶之號益募民為兵民以財粟獻者官爵之

宋始修日曆 史館修撰彙考州知州人請修日曆宋主從之命宰相日錄時政送史館仍以虛多遺奪其職

卷之七十一

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皇帝 祥興二年 已卯凡十八年十三世共三百一十年

太祖皇帝 帝姓趙氏名匡胤涿郡人父弘殷殷檢校司農使匡胤嘗祖唐幽州節度使母杜氏後唐天成二年帝生於洛陽夾馬營今洛陽龍興寺舊觀音殿不識人識之者既長容貌雄偉器宇豁如識者知非常人仕周從世宗征伐屢立大功

歸之及世宗崩恭帝立陳橋兵變詳見遂踐周位而有天下已卯 恭帝 王

建隆八年是歲江南亡南唐 太平興國四年乃亡 太平興國四年乃亡 太平興國四年乃亡 太平興國四年乃亡

破江南兵於白雲洲在江蘇新林港 遣田欽幹州攻溧水江蘇溧水縣 江南統軍使李雄州謂趙子曰吾必死於國難爾曾勉之父子八人皆沒於陳欽幹遂克溧水杉大軍進夾秦淮江南兵水陸十萬陳於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率兵先赴遂涉水大軍隨之江南兵大敗馬軍都虞候李漢瓊州率所部取巨艦實以段軍因風縱火拔其城南水寨又拔關城守陣者爭遁溺死千計



張伯敬本述不  
乃說受職而  
不解則其家  
以得元為幸者  
正備以化津先  
此耳首後結附  
中法與學士道  
是是無巧之流  
宋趙時為  
其所為而不覺  
失

人子遂自經死於殿前李士勉請斬其屍及門  
江南主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煙入宮治裝彬以數  
騎待宮門外左右審謂彬曰煙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煙素煖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煙治裝單逆與其軍相湯悅等四十  
五人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眾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城至摩臣稱賀帝泣曰  
字辦分剖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摧惟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卹之

丙子九年十二月太宗皇帝春正曹彬振旅還謁賜李煜爵遣命侯 彬俾江南主李煜遣汴帝御明德門以煙當奉正朔命勿宣  
露布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呈檄下待罪語並釋之賜冠帶帶鞍馬有差榜煜檢校太傅石牛牛衛上將軍封還命係于煙從  
一百皆錄用之因赦天下

二月以曹彬為樞密使 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潘美預以為質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運廟  
謨乃能成帝善何功哉兒使相樞密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視  
省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未幾乃拜樞密使

吳越王俶來朝 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克復金陵治有大功踐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即當復遣朕三  
執玉帛以見上帝莫食言乎至是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字禹入朝帝賜程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甚厚厚賜俶劍履上殿書誦  
不名命與晉王徵昆弟之禮俶固辭乃止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黃杖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審觀及殿之則皆羣臣乞留俶車  
疏也俶益感懼

三月帝如 京夏四月郊大赦 帝以江表底定方內大同欲西幸以行郊禮三月如西京次鞏縣逢拜安陵隨福賜河南今年田  
租之半奉陵戶復一年至洛陽四月祭天地于南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輕離亂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  
者祭畢大赦軍賜親王羣臣有差

還宮 帝欲留都洛陽羣臣咸諫弗聽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還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其故帝曰吾欲西還據山河  
之勝以去兗兵備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義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曹翰屠江州殺江南守將胡則 江南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賓集眾固守曹翰圍之四月餘則力屈被執翰  
殺之因縱其兵悉取財而屠其民

秋八月遣特衛都指揮使兗進軍兵伐漢九月敗漢兵于太原還救之 帝命兗進潘美楊光美并州人復敗太平思還

文嘉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澤州人等分攻忻代汾沁還石等州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于太原城北漢主思業殺于  
還遷王還其相耶律沙于安路其地救之





若夫編集有司  
信當必擇之而  
全文莫不一及  
則其說之遲矣  
更不待言而可  
知夫

汝姓不從蓋志  
於亡國之時乃  
欲守節於攻王  
少後後以在言  
為策亦何何益  
無知者或以為  
可於有識者夫  
知其非也

後世之徒金...

律編之類皆曰...  
得五正律一二...  
置江南頭榷茶場

二月帝更名吳

夏四月裴永昌...  
裴鴻之子...  
裴鴻之子...  
裴鴻之子...

冬十月初權酒酌

十一月丁亥朔日食既

魏三年春一月立崇文院

館里是成賜名崇文院...  
西館書貯鳥凡八萬卷

夏四月陳洪進獻漳泉二州...  
以洪進為武宣節度使

京奉朝請諸子皆授要郎遣之官

五月吳越王假以其地來歸...  
詔封假為淮海國王

帥並書詔不名之命歸其兵...  
帝不許其臣崔仁冀奸諂

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  
詔封假為淮海國王

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  
孫承祜承祿承祿承祿

范旻...  
范旻...  
范旻...

定難節度使李克敏...  
李克敏...  
李克敏...

秋七月隴西公李煜卒...  
初曹彬令煜治楚煜方以亡國為念

追封吳王...  
命煜為吳王

以孔宜...  
孔宜...  
孔宜...

冬十月置內藏庫...  
帝幸左藏庫

以封括庫屬焉

帝幸左藏庫...  
帝幸左藏庫

帝幸左藏庫...  
帝幸左藏庫

紀四年春正月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 帝謙修漢時居止等多以為不可惟曹彬力贊之帝意遂決乃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

使師在彥進李漢瑋劉遵魯翰米信李漢田重進州軍分四面攻太原城又以判邢州郭進為太原石嶺關見都部署以斷

燕刺獲師遵道道鳴拉美進德府每道軍在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非北朝不援和約故敢

不然惟有戰耳

初以石熙載字誠人食書樞密院事名治此

新澤儀成 司天監生張思訓中本唐李淳風孫令瓚之法創式以獻製於禁中日月行度成於自然不假人運比舊制尤為

精妙置置文明殿東南鼓樓推思訓為澤儀丞

二月帝自將伐漢 帝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言於廷美曰上拂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危從若軍

留務非所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以沈倫為東京留守王仁贍為大內都部署

三月遣韓漢都部署郭進邀擊於白馬嶺州白馬嶺在大敗漢求救於連連遣耶律沙為都統其王迪里字巴圖爾清肅太宗子

把總並為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郭進遇沙欲阻湖以待後軍迪里不從渡湖迎戰未成列連薄之迪里戰死會耶律也

珍字德隆和悅字德隆色珍也作和悅兵至進引師退沙得免田欽非頭石嶺屯甲為否州進不能擊軍於官欽於西

夏四月行營都監折御卿字德隆取漢奇麗軍平並北書取奇麗軍乃史民進敗之御卿分兵攻奇麗軍下之遂取嵐州注見

漢城隆州州是威勝軍州是使解州州是等攻破之 漢人於隆州依險築城以拒帝遣解州折丹榮等先發兵圍之驅遣尹

帝至太原督諸軍圍城五月漢主繼元降詔賜將彭城郡公 潘美等虜賊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漢外援不至鉤道又絕城中

大懼帝至晉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慮城陷殺傷者眾詔諭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納帝親督諸將士進薄城下列陣於前踰

甲交射天其城上如蝟毛五月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繼元親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復詔諭繼元連降當保終始富貴

詔雖入城而諸將銳攻不可遏帝尤慮城陷害良民虎兵少却繼元乃夜遣客省使李勣奉表乞降詔許之因呈城北張樂軍從

臣於城臺明日繼元率官屬編衣紗帽侍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召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詔授特進檢校太師右衛大將

軍封彭城郡公賜養甚厚命郭即中劉保勳字德隆知太原府凡得州十縣一縣四十一帝作平晉詩命從臣和又授漢相李

漢字德隆或人增綱目字元通以下官有差彭城郡王父之卒

徙太原民于并州 詔毀太原舊城改為平晉縣以榆次縣太原府屬為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繼父焚太原廬舍老幼趨

宋太宗皇帝

二君之師政兵 水又今乃破又

城門不及焚死者甚眾

帝發太原六月遂伐遼國幽州秋七月與遼耶律休格字通幽南院額初名烏之子體休格舊作休大戰于高梁河在瀋陽水經注高梁水出朝鮮西北即遼水也帝既滅漢欲乘勝取燕劍諸將以師罷餉置不欲行在輪北易平人獨曰所當乘者此平為五梁山水所經上有橋敗績乃還

帝既滅漢欲乘勝取燕劍諸將以師罷餉置不欲行在輪北易平人獨曰所當乘者此平為五梁山水所經上有橋敗績乃還  
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帝意決遂發太原六月次東易州宋魏文太家魏也東易州當在文安府界遼文不詳今清劉宇以城降留千兵守之涿州判官劉原德亦以城降進次幽州城南遼將耶律希達遼文安府界遼文不詳今清之命宋源崔彥進劉邁五元結知之分兵四城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遼將多降七月遼州州州皆降耶律學古字伊遜伊爾裕悅伯之庶孫特時守燕悉力禦之不能支城中大懼遼遣耶律色珍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伊遜伊爾裕悅伯之庶孫特時守燕悉力禦之不能支城中大懼遼遣耶律色珍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帝引師南還休格退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喪資械不可勝計乃命孟元結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關南漢李漢瓌屯真定而還以石守信劉遇從征失律敗之自是遼好送餽

定難留後李繼筠弟繼捧嗣

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殺 初德昭從帝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征北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任托其尸哭曰瘕兒何至此耶遂封魏王

九月遼寇鎮州都鈐轄劉廷翰等合擊大破之 遼遣南京留守韓匡嗣字子微與耶律沙耶律休格修鎮州報圍燕之役軍於滿城滿城今屬保定府西方陳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格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眾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劉廷翰陳於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瓌崔翰趙延進趙州人兵繼至合擊之連軍大潰追至蓮城注見斬獲萬計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格整

兵而退 以楊業為代州刺史 業即漢建雄節度使劉繼業帝兄太原閻其勇召見復姓楊氏止名業以其老於邊事拜代州刺史業善戰

號楊無敵 冬十月進封齊王廷美為秦王 論平漢功也文武諸臣進秩有差

五年春二月定差役法 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子謀督賦稅以耆長工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

人刀手力散從官給使令 自衙前至手力等皆第戶高下以充所課職役也講職目以人勅之人至是從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

諸州戶為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之役有貧者臨時升降

三月衛公劉餗卒 餗有口辯帝之將伐北漢也宴近臣於禁中餗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偽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

軍中諸臣足能指 在決行亦可守指 或說人謀等說 則皆建而為之 亦未可定矣示 亦奇以行汝自 為時過略雖欲 不死而不能可 知太宗博子私 念不待趨者實 矣而早定於朝 中果抱定是封 固為解於高皇 之通所謂故五 類對平

太原劉繼元又至臣幸先朝勳得執梗為諸國降王長帝大笑至是卒追封南越王  
楊業敗遼兵於雁門殺其將蕭輝里特音取正遼兵十萬寇雁門業領麾下兵百騎自西陲音名在雁門西北出至雁門北口  
南向擊之遼兵大敗殺其節度使駒馬侍中蕭輝里特自是遼畏業每望見旌旗即引去主將多族之或潛上誘書帝皆不問封  
其書付書

交州亂秋七月命蘭州團練使孫全興等將兵討之 交州丁都領及其子連相繼死連弟瑋行軍府事年尚切大將蔡桓幽瑋  
別館而代領其眾時知邕州侯仁實音子之趙普女弟之夫也屢多遊達奏曰交州內擾此實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實其謀必泄豈  
冠預為之備未易取也不如密令仁實經度其事發州內擾此實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實其謀必泄豈冠預為之備未易取也不  
如密令仁實經度其事發州內擾此實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實其謀必泄豈冠預為之備未易取也不  
與等田邕州澄漢等由廣州進桓聞乃遣使為瑋上表求繼位帝不許

冬十月遼寇瓦橋關十一月帝自將禦之次于大名遣軍追乃還 遼主賢圖瓦橋關耶律休格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敗休格  
追至莫州十一月帝自將禦之時關南諸將已破遼兵帝次大名諸將復戰於莫州賊績會遼主引去帝欲逐取幽州李昉力陳  
其未可乃詔曹翰執諸將而還帝自將禦之時關南諸將已破遼兵帝次大名諸將復戰於莫州賊績會遼主引去帝欲逐取幽州李昉力陳  
力善銳以速自突刺避却而河北之既休思矣日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宜止事  
十二月遣以耶律林格為格悅音生而無跡休格智略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謀功諸將故士卒樂為之用

六年春三月皇子與元尹德芳平 贈中書令岐王音康  
罷交州兵 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在今海處古曰白藤海口獲戰船二百於是知邕州侯仁實率軍先進孫全興等頓兵不  
行仁實戰死會及善軍士多死轉運使許仲宣音州人以聞詔班師斬劉澄貫沒於軍撤全興下獄已而棄市考宋史孫全興  
全興棄市非是令依宋史改正

夏六月薛居正卒 居正輔相十八年寬簡不許察取論賢之及卒帝親臨其為喪之流涕居正子雍吉音行帝存問其家因曰  
奈何惟君伏喪則門庭不執起自是盡棄放縱音  
秋七月遣使如渤海 初遣取渤海扶餘城夏東丹府音具至是帝將大舉伐遼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約滅遼之日賜  
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與渤海然渤海無主者前人以謂端定安國王定本馬韓別種其王為元明詔書遣使賜得詔令  
九月乙未朔日食



此之傳其  
成於地事其  
固多通之理  
以自林不遠  
失之一念雖  
多通而於  
大止因報  
老行快日  
一日至  
上言必  
其於此而  
則大民  
夫善言  
論語  
不至之可  
延見

五月賊秦王廷美為滑陵滑陵今重慶縣公安置房州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名德廷美大上言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建美滑陵縣公房州安置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知州事通判州事

定難留李繼捧入朝獻書及經有四月注六月繼捧弟繼遠叛走地斤澤地斤澤在州東州留京居之帝為遣使和夏州授總麻以上親赴關以曹光實曹光實字顯之為四州都巡檢使時繼捧族弟定難軍都知番洛使

既思居之帝為遣使和夏州授總麻以上親赴關以曹光實曹光實字顯之為四州都巡檢使時繼捧族弟定難軍都知番洛使

遣其高祖思恩之弟留居銀州閻使至乃詐言乳母死出葬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出其祖像以示戾人

拜泣從者日眾帝命以繼捧為彰德節度使九月遷主賢卒帝命以繼捧為彰德節度使立復國號曰契丹契丹連主賢如雲州至焦山在今朔州東南有疾命

魏德讓之子耶律色珍受遺詔立其子梁王隆緒連卒隆緒嗣位隆緒字希範尊母蕭氏為太后專國事復國號曰大契丹改

元統和後以德讓為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兵耶律博郭濟字希範為總領山西諸州事耶律休格為南面行軍都統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食

癸卯八月春正月罷樞密使曹彬以王顯字德明明強德超以顯為樞密副使酒坊使孫德超有寵於帝親代曹彬之位乃自鎮州奏傳以急變聞曰彬秉政父得士心將為不利且誣以事為微帝信之郭普極言殺解不聽遂出彬為天平節度使而以顯德超並為副使

二月戊子朔日食

三月夏進士於瓊林苑瓊林苑在帝親試禮部貢士於講武殿始分三甲錫宴於瓊林苑瓊林苑在以詩選為定制

夏四月孫德超有罪流瓊州德超以不得樞密使怨望居常怏怏一日詔王顯榮高錫曰我為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被許大官汝等何人反在吾上我實恥之言顯侵帝顯奏之詔鞠問德超具狀遂奪官秩棊銅瓊州而死帝始悟曹彬之誣待之加厚德超始自趙普曰春州近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選處之普不答至是以顯將成於春州

五月河漢滑州東南入於淮淮水河大決滑州之韓村河大決滑州之韓村汴水潰決滑州壞民田廬東南流之彭城入于淮詔發丁十餘萬塞之時多雨河久未塞帝遣之

六月大水江河漢雖數渾濁水溢溺死者以萬計

宋太宗皇帝

卷之二十一

宋太宗皇帝

宋太宗皇帝

宋太宗皇帝

秋七月郭暫免以李昉參知政事 贊嘗因論事奏曰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帝曰愚直何益於時暫對曰雖然獨得奸邪

至夏以入對宿醒未解出知荆南府 宋以荆南為江陵府 冬十月以姚坦 字明白 為益王 名元本 府 字明善 第五子 同中書政院七品 王作假山召傳屬置酒果皆夏吳坦獨覓首王

體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忌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

皆民稅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為假山未成聞之亟遣馬王每有過天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喜召乳母問狀乳

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遣錫士輔王為善今乃欲使我運正人王年少宜解此也必爾兼教之致

乳母於後園呂坦傲論之

趙普罷 普罷為武將軍 陽州吳節度使 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歸泉下

帝為之動容 普曰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願首領今論普長矣不似頃以他物得善地處之因謂普曰普感陛下 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李穆呂蒙正李至 字子幾 參知政事 昉初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賄昉及多遜敗帝嘗詰及其事昉

頗為解釋帝曰是重之運與琪並相帝謂琪等曰世之治亂在當當其功則當其罪即無不治謂為飾善惡之具即無不亂耶等

慎之又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耳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及於理者則怏怏於心及列於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

其所蘊言武末中亦當會議而更之俾協於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蒙正初入朝堂有胡士指之曰此子亦非其

以呂文仲 字希哲 為翰林侍讀 字希哲 王若 字希哲 為侍書 字希哲 帝勤於讀書自己王申然後釋卷詔史官修

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聞卷有益不為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每暇日則問文仲以經義者以筆

卿雍熙元年春正月求遺書 時三館所貯遺帙尚多乃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五卷者悉錄錄餘者焚之 帝嘗

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由是四方之書聞出矣

涪陵公廷美以憂卒 廷美妻房州長悽成疾卒連封活王 賜 以其子德恭德隆為刺史

李穆卒 穆謹言慎行無有矯飾及是卒帝臨其喪哭謂侍臣曰穆操履純正真不易得朕方倚用遽爾淪沒非穆之不事乃激之

不事也 賜工部

夏四月彙臣請封禪許之五月乾元文明殿災六月詔求直言罷封禪 先是泰山父老 謂 封禪彙臣三上表帝許之詔以

夏四月彙臣請封禪許之五月乾元文明殿災六月詔求直言罷封禪 先是泰山父老 謂 封禪彙臣三上表帝許之詔以





將定將折格木備作救監軍使者與繼遷合繼遷乘勝進攻撫蓋若本隋縣後唐為晉文時仁朗行及絳州注見方譜益兵侯報聞之喜曰戎人常為合寇邊勝則道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請聚數萬蓋銳以攻孤壘撫蓋小而固非決計所能破我

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糧糈三百邀其歸路廣成禽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閑暇酒博博悅等因謀襲之帝聞三檄已陷大

怒微仁朗還下御中檄問狀仁朗對曰臣已定擒繼遷軍會詔至不果因言繼遷得美成情願優招懷來或以厚利收師落酋長

令圖之不爾他日大為邊患帝愈怒待貸死密尚州是月悅等出銀州北破志利諸營其首折羅邁麟州諸營皆請納為贖罪

助討繼遷悅遂與所部兵入濁輪川在復州神木縣西北下流入黃河考宋文及國傳皆載悅等入于河斬首五千級擒

裕木繼遷遁去時詔郭守文字承武與悅同領邊事守文復與知及州尹憲擊鹽城在榆林府遣諸酋焚千餘帳因是振威及

三州者百二十五族悉內附戶萬六千餘繼遷死於樊丹樊丹以為定難

秋九月廢楚王元佐字惟吉初名為庶人元佐少聰警親類帝鍾愛之廷美遣虜州元佐掌力教及廷美死連發狂疾至以小

過操槓及傷侍人疾少間帝為赦天下過重元詔詣王宴射死中元佐以新瘥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急曰若等侍上

宴我獨不預是棄我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其宮帝大怒廢為庶人均州安置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之京師帝許之行至

黃山一名黃山在淮南召還居於南宮

遣使如高麗 時議伐契丹以高麗與之接壤數為所侵命御史韓國華字允相齎詔諭令發兵西會高麗遣廷木即奉詔國華

應移檄留之得報發兵乃還

冬十二月庚子朔日食

宋琪藥為錫免 初詔廣宮城為錫有別第在表識內上言錫易官邸帝不悅為錫又陸結琪為琪請盧多遜舊第帝益鄙之廣南

轉運使王延範江使人瑛子將謀不軌知廣州徐休復字廣初密奏之帝因其錫入對問延範何如人琪高錫未知其端盛

言延範強明忠餘帝意其交通不欲暴其狀詔琪誣語無大臣體能守刑部尚書降為左驍衛大將軍延範及其黨與皆伏

誅

南唐今江西南唐府大雨雪江水水 雪厚三尺江水水合可勝重載

丙三年春正月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為都部署將兵伐契丹 初賀懷浦祖賀正賀正人仕將兵屯三文地名在太原好謀逆事與

其子知雄州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龍傳用事請與其聚以取燕剋帝信之以曹彬為幽州道行營都部署程彥進副之

米信為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字定川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為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此飛狐也田重進副之

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雁門

李重胤 至上疏諫伐契丹因固請解機務帝許之

三月曹彬取涿州田重進敗契丹兵於飛狐北潘美取雲朔應雲州注用彬遣先鋒將李繼隆守蔚州破契丹兵取固安注見新

城唐定府屬二縣進攻涿州克之殺其相賀正注唐兵集於涿州下三百人相與謀殺重胤得大田重進出飛狐南契丹

西南面招平使大鵬翼並來拒重進命將劉嗣子以五百騎禦之契丹兵一萬餘力不敵時諱延美城人注七小沼地

東南嗣請延美列隊平川別遣二百人執白幟於道側前以所部疾驅往襲契丹兵見旗幟疑大軍繼至欲遁去重進來之

契丹兵奔潰生擒大鵬翼飛靈即注大鵬翼皆降潘美自西陲入與契丹兵遇追至夏州破之刺史趙彥章以城降遣固朔州

節度副使趙希贊亦舉城降遂轉攻應雲州皆克之注希贊初諸將陞爵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州卿等以十萬眾坐取幽州且

夏五月曹彬引兵進與契丹耶律休格戰於歧濱注見敗績初諸將陞爵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州卿等以十萬眾坐取幽州且

待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眾救范陽不暇據山後兵及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毋使奏聞帝討其進軍之速彬既

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格兵少不敢出戰復則令輕騎掠其羸弱以誘銳眾畫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

居彬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復糧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及進軍以援弱糧失策之甚也並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漢

河注白漢河以東連於此分界也與米信軍接潘美善策捷則獲重兵不能有所攻敗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襄糧與米信復糧

涿州休格聞之以輕兵來薄伺奪食則擊離伍軍出者由是軍士自敢不暇結方陣墜地兩邊而行時方夏暑軍渴乏并灑淨而

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與其太后自馳籠口注在涿州將大兵應援趙涿州彬信復引還休格因出兵

驅之戰於歧濱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格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注此水本也亦曰

合中散人相馬沙河而登關休格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為之不流景戈甲如邱山休格請乘勝各地至河為畧太后

不從引兵還燕注休格帝聞之召彬信及崔彥道等道令田重沙河定州潘美遣代州使雲應朔夏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

分實河東京西注張齊賢等契丹耶律色珍將兵十萬至定安注在涿州西賈令圍遇之敗績南奔色珍追及戰於五堂死者數

萬人明日攻陷蔚州令圍與潘美帥師往救與色珍戰於飛狐又敗於是澤源注在蔚州應州將皆棄城走色珍乘勢入夏州

殺其守城更卒千餘

潘美副將楊業進兵擊契丹敗績轉戰至陳家谷注在朔州死之契丹復陷雲應朔諸城潘美既敗於飛狐議引兵還雲應朔

史氏內從時耶律色珍已陷夏州兵勢甚盛楊業欲避其鋒但領兵出大石路注在蔚州直入石碣谷注在代州

西北據軍王茂等以為是懦欲從雁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連捷不進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

欲死於國耳

宋太宗皇帝

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查業以不死當為諸公先乃引兵自石跋路即今石跋縣北趨朔州將行注謂美曰此行必不利

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之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敢自愛

子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強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呈此可受擊之不然無遺類矣其遂與仇帥麾下陣於谷口

色珍聞業已至遣副帥蕭蕭達蘭字文珍與業相持按此即蕭達蘭之子業與色珍相持按此即蕭達蘭之子業與色珍相持按此即蕭達蘭之子

進色珍伴賊伏兵四起色珍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在朔州西仇帥自質至已不得業報使人登托連臺在朔州望之無所

見以為契丹敗走欲爭功即領兵離谷美不能制乃燧交河在朔州西仇帥自質至已不得業報使人登托連臺在朔州望之無所

卻走賀懷浦賊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及數十百人

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即律希達望見抱影射之業墮馬被擒其子廷玉死焉考廷玉死焉考廷玉死焉考廷玉死焉

傳希達射業業馬先是被箭項生擒業希達以故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為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

不能為功似射業者希達賊也希達不問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為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

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業此敗處下向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負父母妻子與我於此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史闡業死悉

業城走色珍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大尉削美三任除兇名

六月戊戌朔日食 以辛仲甫參知政事 先是仲奉使契丹太平興國二年拜太師小呂陵契丹遣使來會尋命仲甫報關之契丹主聞日與契丹

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乃厚禮遣還帝曰仲甫使絕域不辱君命更得數人如此朕何患也以為刑

部郎中知成都府至是推參知政事

秋七月賊曹彬為石駝衛上將軍 治其違詔失律罪也崔彥進米信以下貶官有差初米信軍潰獨李繼隆所部成列而還田重

進亦全軍不敗詔以重進為馬步軍都虞候繼隆為馬軍都虞候知定州

以張齊賢知代州 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齊賢以言爭頗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長馬

冬十二月契丹大舉入寇瀛州即著劉廷讓注見前 與戰數績契丹誘執知雄州賀令圖連掠邢深德州 契丹主及蕭太后率

兵南下以耶律休格為先鋒都統時劉廷讓帥師數萬並海而北與李繼源合兵將趨燕休格聞之以兵扼要害逆戰於君子館

在河間河間 天方甚寒士卒皆不能毅了誓會契丹兵大至圍廷讓數重廷讓先分精兵為李繼隆為後援而繼隆退保樂壽

前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李繼源楊重進皆死之先是休格謀給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圖日夕願歸南朝令圖

信之私遣重錦十兩兩也在博重錦二十兩注以二文變行此兩兩神也及廷讓敗休格宣言願免雄州賀便君令圖意其

來降欲擅其功即引數十騎逆之既至帳下休格據胡床罵曰汝常好撻度邊事今乃送死來耶令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自是

物事入於行律 不為善徒無厭 細料事皆亦 非避口舌其 故避口舌其 出善言如規 知之之識不詳 謂之其情不詳 乃主此不察時 地之宜其其 且復心誠欲 意欲事誠欲 深入無復積 欲勝之原因 不容殊致善美 身備隨師戰 實約駐兵各營 決先趨交不 禁制已希統 之誠不亦不 處實全師是 生失使作人 能勝諸性之



使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與焉

以李繼輝為定難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 李繼輝侵擾日甚趙普請復命繼輝鎮及州帝召見加賜而遣之

鄭州團練使使英陳判用鄭州城有罪賜死 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屠虐嚴御借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此命配商州普服

力請誅之帝曰宜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敗乎子何定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而已

復遣使貸之使至新安注見為放溢而踏及出溢易為至商州已學於市矣聞者快之

秋八月鄧王發徽卒 遣封秦國王 志自傲以地歸朝因徒大國 王之封改封王又改鄧王 善始令終賜極富貴福履之

盛近代無比

九月契丹復陷涿州冬十一月遂入祁州 契丹主攻涿州射第書城城中降不聽縱兵四面攻之城

破乃降遂進攻長城 契丹分界處今其地名長城 士卒潰圍而走契丹遂擊之殺獲殆盡因攻滿城 祁州及新樂 皆

陷之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於燕 時契丹虜寇遂謀虜臣上備戎策張洎請於沿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眾處崎嶇而守仍

令親王出臨魏府 名府以控其要宋琪請令大軍於易州備孤山 今曰孤山 在順天府易州 分府易州 沙河 水 易州 沙河 水 易州 沙河 水

桑乾河 源出山西 朔州 平朔 縣 桑乾河 名 桑乾 水 桑乾 水 桑乾 水 桑乾 水 桑乾 水 桑乾 水 桑乾 水 桑乾 水 桑乾 水 桑乾 水

前下視孤壘取燕必克琪又言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

以修好為言帝嘉納之

自二月不雨至於夏五月 詔錄擊因遣使分詣路決狀

秋七月以張齊賢為樞密副使 齊賢復入樞密趙普薦之也

粵星出東井八月敕 司天官妖星為滅契丹之象趙普上疏謂此邪佞之言不足信帝避殿減膳大赦

作開寶寺塔 藏佛舍利 見也高三百六十八丈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知制誥田錫嘗上疏云眾謂金碧燿煌臣以為金碧燿煌

帝亦不怒

都巡檢使尹繼倫 繼倫之子襲契丹耶律休格於徐河 河出易州 五回 繼倫 休格 休格 休格 休格 休格 休格 休格 休格 休格

兵萬餘 獲送糧餉數千乘趨威虜 威虜 威虜 威虜 威虜 威虜 威虜 威虜 威虜 威虜 威虜 威虜 威虜 威虜 威虜 威虜 威虜 威虜 威虜

巡路遇之休格不願而南繼倫曰冠屨視我耳彼使遠則來虜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當吞兵街

杖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厥死猶不失為忠義眾皆憤激從命繼倫令林馬使及人持短兵督躡

以爲過近則  
人有戰心而則  
以會其來正則  
士無從所請  
之死而後  
五百一可也  
百使自此爲  
傳者其意屬  
於備於其且  
於故使夫

其復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木明休格去大軍四五里會食此將戰離陸方陣於前以侍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眾皆  
休格方食夫者為短兵中其臂刺其來善馬先通餘眾引去成明鼓戰野戰自現以繼倫而戰  
大旱 自秋至冬不雨田錫上言此實陰陽失和調度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之失而規過未能疏入帝及宰相皆  
不悅出錫知陳州  
廣德化元年春正月趙普罷 普自再相帝每優禮之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詔對至是以疾力求致仕帝不得已授  
太保兼中書令西京留守

夏四月詔貸江州義門陳規 江州德安人 統陳五都王叔明之後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置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  
羣坐齊堂食成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唐僖宗及南唐時旌其門閭初免後復至統子  
姪益眾苦乏食知州康戡言於朝詔本州每歲貸粟千石 張氏今德安縣地止受管粟之手會歲歲有或勸勉全受而難可  
得善酒飽曰初建於趙家之食貸以公粟宜可賜勸勉

冬十二月契丹封李繼遠為及國王 考契丹及國傳以稱然三年契  
丹封繼遠為及國王今依遺文  
二年春旱蝗 時連歲旱蝗是年尤甚積害無應帝手詔宰相曰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  
閏二月辛未朔日食

夏四月以張齊賢陳恕 字仲言 參政知事汝遜 字仲華 高溫 字仲南 冠準 字仲華 人為樞密副使 初準為樞密專事  
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衣請復生事決乃退帝嘉之及旱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眾以天譴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  
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 宋初中樞樞密是臣即言之 二府入準  
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昧吉職少乃伏誅淮以參政 洪元年二月參知政事 之弟誼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  
非不可而何帝以問馮元 字元 馮元對於是切責元而以準為可大任遂有是命

五月以謝泌 字宗潤 為左司諫 上修正殿願施綠漆泌必為右正言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褚至賜泌金紫拜左司諫泌入謝曰  
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盡誠如唐末孟昭圖者 見前 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  
置諸路及刑官

秋七月李繼遠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 先是趙保也至夏州言繼遠悔過歸款詔授繼遠銀州刺史然實無降心  
也至是與保忠戰於安慶澤 州在延州 繼遠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保忠乞師禦之乃遣程守素 州人 帥兵往援守素至繼遠歸  
款奉表謝罪遂有是命且以其子德明 小字 為管内蕃落使行軍司馬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六十一 宋太宗皇帝 四十







以向敏中開封人張詠字深之同知銀臺通進司

開封人

二司舊隸樞密院至是始以敏中詠同知司事隸門下主

視章奏常以指出入蓋給事中之職也

張選冠軍免以柴嵩錫知樞密院事劉昌言

字希範

避素與準不協一日準與溫仲舒並遣晚歸有狂民迎馬百呼

萬成街使王賓許州許人與選相厚因奏民迎準拜呼萬成軍自辨云實與仲舒同行而選令賓獨奏臣因互發其私帝惡之乃

左降選為右領軍衛將軍出準知青州

秋八月丙辰朔日會

冬十月河決

李昉黃中李沆溫仲舒罷 自七月初雨至是不止京城廬舍多壞陳頴水壘間盜賊並起商旅不行帝以陰陽愆和罪由公府

切責昉等曰卿等盈車交休豈知野有餓殍乎昉等慙懼拜伏遂罷之

以呂蒙正同平章事蘇易簡題昌言參政知事題詔向敏中同知樞密院事 蒙正嘗因召對論及征伐帝曰朕比年征伐蓋為

民除暴苟好功黜武則天下之八增亡盡矣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然之易簡在翰林八年

帝侍之若賓友易簡嘗與中別以水試飲而小黃門奏之帝召問即令取至浸殿親試之易簡曰始帝知之舊制欲授台輔必使天下聽

其名望而後正位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直言時政得失遂入政府自是帝不復有欲接意但正色責更事而已易簡悔之時

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畧遇事敏達凡二邊道路斥城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帝器之

閏月以陳恕為三司總計使 時復置三司使而罷鹽鐵戶部度支三使分天下郡縣為十道曰河南河東西制而

為左計西為右計恕為總計使魏紳州學生人為左計使董徽字望之為右計使中分十道以隸焉而各道則署判官以類其事

凡涉計度者三使通議之恕言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帝不聽

周太后符氏卒

拜五年春正月王小波黨李順陷成都以官者王繼恩為西川招安使討之 李順攻陷蜀邛州永康軍字直幹成都人又陷漢彭州

乘勝攻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子字咸熙及官屬斬關出奔梓州順入城據之借號大蜀王遣其黨四出攻劫州縣兩川大

震帝謀遣大臣撫諭趙昌言獨請發兵急討無使漢曼帝然之遣繼恩等分路討以審有終字道成為峽路轉運使宋以趙昌

趙保吉寇靈州以李繼隆為河西都部署討之 保吉從綏州民於平夏即夏州唐時名部將高文止等圍寨不樂反攻敗

張氏進運至十  
張氏者何涉張  
氏民本不進  
人伏向子與之  
計得已為過言  
至正行此此乎  
論不已以天大  
臣之對矣

亂或皆置之  
集團不可不察  
立同林法與遊  
於此寒後未什  
十而可置從於  
世否來凡端家  
亂民皆之則及  
暴行其風又  
可長半皆在管  
情事之宜得分  
別科罪而得其  
當從未成之  
論未去事也

魏 先是京西賊民相率持杖投券富室取其粟皆生儲蓄而市知秦州張榮獨取為首者枚香餘悉從杖以其事聞帝感悟下

詔褒之置是遣使十七人分詣諸道巡撫帝謂之曰彼皆平民因饑取糧以國法命爾宜悉從未減不可與擅違同科

三月李繼隆入夏州執趙保忠赴京師 保忠聞繼隆將至先挈其母與妻孥避野外乃上言與保吉解怨嚴為乞罷兵帝降奏立

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師慶境保吉固夜襲保忠營欲併其眾保忠方寢聞難作單騎走遠城其指揮使趙光嗣聞之別室開門

迎繼隆繼隆執保忠送汴保吉遁去保忠在汴謝保

夏四月荆越保吉姓名墮夏州城 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以竊據欲墮其城曰豈正曰自赫連慕城以來頗為關石之意若

遂廢之萬世利也乃詔墮之還其民於城銀

置起居院起居院制起居院即門下省人初李昉監修國史復時政記至是石諫議大夫張昉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為起

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院以備修日曆上嘉之乃置院於禁中命洪周翰字元振善書其事周翰請以所撰先遣御復付

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時政記先進御自周翰始

五月王繼恩復成都獲李順誅之 先是李順分遣數萬眾寇劍門上官正字常清為都監麾下有疲卒數百因激以忠義勇氣自

恃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眾大敗之斬賊幾盡時朝廷聞蜀寇甚盛深以授道為憂正以其黨率

眾二十萬圍梓州事張雍德州安都巡檢使盧斌閬州志力御軍之命郭玘閬州人金象以室軍威中城守備及賊至先之

凡八十日王繼恩過綿州達石知顯亦名人來援賊不戰而潰連內賊眾皆潰玘子深州人繼恩遣使諭玘又遣使之

成都府尋降為益州環順等八人於鳳翔市正又屠賊之達官軍軍能止是州年物歸於民

秋七月李繼達遣使來貢 繼達獻馬謝眾又遣弟廷信入觀書達極事出保忠帝召見慰諭之

高麗請伐契丹論止之 高麗數以契丹侵掠請擊之帝以北邊甫甯不欲為外夷開隙詔撫慰之自是不復入貢

八月以王繼恩為宣政使 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欲除監徽使帝曰朕請前代史不欲令巨官預政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破

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帝怒深責之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詠剝立宣政使以授之張洎錢若水皆

同守制故今併歸本條洎通

以張洎知益州 蜀黨寇掠之際民多脇從詠至諭以恩義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脇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

檄詠者詠均見情偽立為判決人皆厭服其為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先是賊中七兵屯三萬人繼平月之食

宋太宗皇帝

宋太宗皇帝

既任以領兵之責必平日必其人集者有以反相一語之權可奪其者先此之漢光武以威是為不及矣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七十二

月得米數十萬石以度有二月乃具奏

以趙昌言為川峽都部署兼龍州鳳翔府 王繼恩在蜀不能戡亂郡縣多叛帝意頗厭兵名昌言謂曰四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

今三十年矣昌言知帝指即前直攻取之策帝命昌言為川峽招安行營都部署自繼恩以下並受命制昌言既行或言昌言

有反相不宜發兵入蜀恐後難測乃詔昌言駐鳳翔時昌言已至鳳州詔追及之因留候館不復進尋罷知鳳翔府

九月以義王元侃為太子為開封尹進封壽王 帝在位久儲戴未立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

者冠準自青州詔遣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冠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

下望者帝悅首久之屏左右曰哀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為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為開封尹進封壽王

以冠準參知政事 先是冠準罷知青州帝念之不置謂左右曰冠準在青州雖有左右冠準在青州雖有左右謂左右曰冠準在青州雖有左右冠準在青州雖有左右

參知政事

冬十二月戊寅朔日食 是日陰宮宦臣以不食

以陳恕為鹽鐵使 總計使事不便於罷之復以三司兩京十道歸三部各置使以恕為鹽鐵使時帝留書金穀召三司吏李溥

河南等州以計司判審簿等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餘下恕等議賜溥等金錢悉補侍禁殿直等

自加恩賜與其中必賜知之卿等但願以類色引合則賜必有所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聞之驚為三等

始為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恕有計覆去福與帝謂之趣趣始為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恕有計覆去福與帝謂之趣趣始為三法行之貨財流通

卷之七十二

宋

太宗皇帝

至道元年春正月帝親燈于乾元樓 帝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

自鄆南歸士庶皆罹剝掠下則犬虜上則慧宇觀者恐憐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既致此

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之志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眾願陛下親近以

及遠蒼生之幸也帝雖意不言蒙正復位同列咸多其仇直

契丹寇府州永安節度使折御擊敗之 契丹大將韓德威率眾萬騎誘党項塔克拉木等襲取正等族自振武入寇御

遣擊敗之于河漢在州府塔克拉木等亂亂及擊德威殺其將吳敏浩里等德威僅以身免

呂正當與  
子正不盡而  
錄之其必東  
公正之心必  
私之其意實  
行之誠恐若  
衣衣之人亦  
為其門之親  
始則其意實  
後則其意實  
宋則未達其  
此高

夏四月呂蒙正殊為錫見聞龍 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關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家對曰臣非執臣不飲用婦道安隨人主意以吾國事因構其人可使餘人不及同列地急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蓋我不知既而卒用其人果獲職去蒙正與蒙中有所謂子每四方人皆謂其必詢其有阿人才者至是罷相判河南

以呂端同平章事張洎參知政事趙鼎知樞密院事 初帝欲相端或曰端為人胡塗帝曰端小事情堂大事不明查決意用之端持重識大體處典冠率同列而已先正台揆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同升政事堂時同列奏列多其端端與所建端參酌乃得開要端意謀一戰書用件字變史書稱端為翰林學士帝嘗謂之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以東士人之也也是見端通判其用準官舍已家後母乃準與準心欲以凡事之極其才亦遂與準同列準之愈謹政事一決于準無所參問惟準修時政

契丹寇雄州何承傑耶之 承矩係于河漢之捷諭州民且揚于市契丹酣戰契丹復敗走帝聞虜入寇之由謂承矩輕脫生事失守禦體亂之

開寶皇后宋氏崩歐翰林學士三為傅知滁州 后疾甚遠于故燕國長公主弟崩權環音佛佈舍諭曰孝章皇后羣臣不成服為傅對各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帝不悅坐誘誣責知滁州為傅立執欲去以直躬行遠為

六月以李繼遷為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奉詔 繼遷遣押牙張浦以良馬索脫來獻帝令衛士射于後園俾浦觀之士皆拓兩石弓有餘力帝笑問浦曰凡人敢敢否對曰凡邪弓弱矢短但見此長矩人則已遁矣况敢敢乎乃以浦為鄜州團練使留京師遣使持詔拜繼遷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受而繼遷以此遠軍守臣保延州東之

秋八月立元侃為皇太子更名恆大赦 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皆悅太子既立廟見遷宮京師民推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憚召寇準謂曰人心遠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路后嬪宮中皆前廢帝喜復出廷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並黑太子有喜語太子以師傳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衣衣辭謝帝不許

冬十一月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有終為西州招安使 十二月契丹寇府州折御禦之年十軍 契丹韓德威謀知鄜州有疾遂率眾攻府州以報于河漢之役御御力疾禦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既而疾甚母吞名之歸御御曰世受國恩還寇未滅御御罷也今臨歎安可素士平自便死于軍中乃其分也為白

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翌日卒詔以其子惟正知府州事 為三年食中 太平興國八年始出居東宮不幾授左監衛大將軍至是授閩州觀察使凡弟弟供億車服賜與會與諸王時

御此惡氏通鑑再覽 卷七十三 宋太宗皇帝



英宗章皇后陵北自后崩至是踰三年而始克葬

分天下州軍為十五路 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荆湖南北兩浙福建川峽廣南東西凡十五路各置轉運使

三月帝崩太子恒即位

帝不豫宮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等謀立楚王元佐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即始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官車已駕立嗣以長嗣也今將如何端曰

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且客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徽殿即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垂簾升殿者視然

後降階奉養臣拜焉

夏四月尊皇后為皇太后

以李至季沈參知政事

五月李昌齡有罪貶忠武軍節度使

討謀立楚王之罪貶昌齡為行軍司馬降王繼恩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

除名長流濤州

府屬廣西

立郭氏之姪為皇后

六月遣復洛王廷美為秦王復封凡元佐為楚王

錢若水請罷許之 初太宗以劉晏言罷問左右曰晏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又曰蒙正望復位目穿矣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如此

此蓋無東除萬道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即欲移疾會西邊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請解樞務章再上乃罷為集賢院學

士若水入耐便殿帝問近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對帝曰此固朕所屬也

冬十月奏承熙陵

在河南府界

海河功業昭著若夫太祖之廟不離年而徵先考陵成功之不得其死樂后之不敵我後世不能

無誤

十二月追尊母李氏

貞定人為皇太后

帝生母也太宗時封夫人尋垂帝即位追封賢妃又進上尊號

李繼遠請降以為定難節度使復姓名趙保吉

繼遠未嘗任帝茲察其變詐方在謀陰姑從其請又以夏綏銀宥靜五州

城在今陝西州來臨銀與之張浦亦連遠

真宗皇帝

咸平元年春正月慧星見詔求直言

慧出登堂注見此呂端言應在齊魯分帝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直一方邪詔求直言避殿

減膳時四日自知果實事出相和帝上言李繼遠不合無異州又不合呼之為趙保吉乃時帝時欲之

夏四月遣使按諸路逋負悉除之

除天下逋欠一千餘萬樞密者三千餘人用三司判官王欽若字定國臨之之言也

知此法者入直學士

宋真宗皇帝









年請暫還山許之邊起居令人家守忠此固佳上其不法事極其罪故曾欲而止杜錫禧因家獄狀歸論山權以誠之誠不

六年春二月以六谷酋長已刺濟州濟州在陝西以首領伏已為朔方節度使 知政戎軍領原隰李懷和言已刺濟州領力

討趙保吉請授以刺史張齊賢請封為六谷王魚招討使帝以問宰相皆曰已刺濟已為商師校刺史太極未頃帝頃加王齊莊

順格討使統不可假外夷乃授朔方節度使靈州西面都巡檢使已刺濟表言感朝廷意信情保吉恆已集騎六萬乞王

師收復靈州帝許之

夏四月副都督王繼忠繼忠封與契丹戰于望都敗績契丹執繼忠以去耶律諾魯諾魯字是謂本相母弟寇聖都高陽關副都督

王繼忠與大將王超奈管等帥兵赴之至康州在陝西與諾魯戰繼忠陣東偏為敵所乘超管皆畏縮是師繼忠與麾下墜馬馳

赴敵飾騎與契丹戰之圍數十重士皆殊死戰且戰且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在得定州南力不能支遂被執帝聞之謂其已死

優詔贈官繼忠見契丹主于度山此又一度山在今宣化府萬全縣西南史記此州有度山蕭太后知繼忠才賢授戶部使之

復以張詠知益州 帝以詠前在蜀朕無內顧之憂矣

六月以寇卒為三使陳恕罷 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命條其中外錢穀恕夕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丁春秋若知有

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殿之職帝曰卿未一人可代者能而去恕遂為準準至三司檢尋恕

後改創之事煩為冊及其所出榜別用新敕躬至聖第請列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稱其賢恕行史記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井鬼天文志南方

十二月右諫議大夫田錫卒 錫居諫著最號微字峰之為人以盡規獻替為已任直言時政得失每指斥將相備位前後章疏凡

五十有二一謂明目作五十二忠義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則示後以責且都及平帝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

方在思慮錫之章疏已至矣嗟惜久之

趙保吉陷西涼殺丁惟清已刺濟會蕃部擊敗之保吉走死子德明嗣 保吉陷西涼殺丁惟清于是已刺濟偽降保吉受之不疑

已刺濟集六谷蕃部合擊之保吉大敗中矢制其奔遂死子靈州境上子德明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贈保吉尚書令奉封德

明為西平王環慶宋以慶環兩州為環慶路邊城以德明初立分降詔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如鎮戎軍曹瑋上言保吉擅河南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七十三 宋真宗皇帝



車于有故事利用慎與丹色不平對曰彼若有所求臣不敢生還帝壯其言

置龍圖閣奉太宗御製文集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與宗正所遺屬籍并置特制學士官自是每帝皆置一閣  
十一月契丹遣寇澶州帝自將禦之 契丹陷德清軍石晉置故城在今遼冀州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贊欽笑自

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寇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平曰陛下

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清母還軍士安力勸帝知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是時以虜寇深入中外震駭王欲若臨江

人也請幸金陵陳克復唐開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者曰誰為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

神武將臣場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師以視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

人心崩潰敵乘勝入天下可復係邪帝意乃決時欲遣大臣議大名李筠等若遂州人李筠等以欽若多智恐安有隙

太子繼隆軍討契丹對蕭道潤 契丹圍澶州李繼隆整軍禦之會有自虜中回者言遼國謀以通明契察繼隆伏兵分據要害頃

之控弦悉至遼國射出津前營戰繼隆將張環守林于營營城機發射殺之遼屬有機勇所領督銳兵既死虜大懼切

以王旦為東京留守 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子留守 留守旦等皆從至是元份以暴疾簡命且馳還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

所陳軍至旦奏曰十日不投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旦至東京直入禁中下令是欲人無知者

十二月庚辰朔日食 帝渡河次澶州契丹請盟而退帝還京 帝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

諸軍日夜望聖德至士氣百倍若回望數步則勇氣百倍矣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過般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

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死軍復入瓊立處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蓋試問瓊瓊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晨發過苦寒左右進貂裘帝却之曰將士皆寒朕安用此帝至澶州南城即魏州之南望見契丹軍勢甚盛眾請

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攝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將

軍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即麾衛士進軍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望

見腳趾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顧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魯英號令明肅士卒畏已而契丹數十騎來等

城下路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遂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歌詠呼帝喜曰準

如是吾復何憂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追求朕當

決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無亦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盡其機臣及獻幽燕之地國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

宋真宗皇帝

唐書高祖本紀  
不常出入使  
長安之西  
以中之其  
此書之  
此書之  
此書之

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富有得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譖準率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成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慳謂曰雖有飲食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夫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謂利用曰吾界我關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利用曰吾周事我朝不知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若割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遠前曰我引眾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而歸吾愧吾國人夫利用曰子益為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盟非國利也契丹猶說關南還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帝不許而子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戒諸將勿出兵還其歸路契丹遣其關門使丁振持書書來以

兄禮事帝引兵北歸帝遣還京  
已二年春正月大赦 以契丹講和天放河北諸州糧杜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十之五錄邊三之二詔緣邊毋出境據奪得契丹牛馬志願還之通互市并城池地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準士安所謀也

置國信司 以契丹修好則有慶幣之使乃置國信司兼王之領以宦者時遣太子中允保僊字保僊兼賀蕭太后生辰數書自稱南朝以契丹為北朝直史館王曾字承流上言春秋書外夷爵不過子今從其國號足矣何用對稱兩朝帝以為然弗果馬僅

隨軍領血豐約中度復奉使者悉循其制時稱得禮  
夏四月王欽若罷以為樞密知政事 欽若與寇準不協表願解政事特置資政殿學士授之

秋七月增置制舉六科 賢良方正等三科久不行至是增置為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博通墳典達于教化一才識兼茂明于體用一詳明吏理可使從政一識詞辯舉運籌決勝一策謀宏遠材任邊寄一凡六科詔中書門下試察其才具名奏聞臨軒親策之

歸幣于契丹 自是歲以為常  
八月有星孛于紫微星

以向敏中知延州 先是趙德明以父有遺命遣使乞歸順詔以敏中為緣邊安撫使受其降時帝幸瀧瀾賜敏中密詔書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感之視政常如日邊嘗以安至是以德明誓約未之權敏中為知鄜州善與知延州安以經畧

冬十月東師侍郎同平章事畢士安字安節士安既卒帝謂輔臣曰士安幼躬長謹有古人之風遂此論及深為悼惜及王旦為相而士安官至輪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未終喪家已誑真不負陛下之所知夫帝感嘆賜其家白金五千兩

十一月契丹遣使來聘 自是往來不絕

契丹遣使來聘 自是往來不絕

契丹遣使來聘 自是往來不絕

契丹遣使來聘 自是往來不絕

契丹遣使來聘 自是往來不絕

契丹遣使來聘 自是往來不絕

三年春二月寇寇軍知陝州 準為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顧不悅他日除官同列日史所例得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

肖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還願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添煥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欲準為其

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沒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

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何恥如之帝傲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學博者輸欲盡乃醫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

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帝由是頗準疑準竟能為利部尚書出知陝州

以王旦同平章事趙安仁子無道河參知政事 帝謂旦曰寇準多奸人官為已也即當棄之

置諸州常平倉 詔京東西河北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多寡量留上供錢處夏秋視市僧賤者量增糶三

年以上不糶即回充糧庫易以新粟其後荆湖川峽廣南悉置焉

冬十月趙德明請降詔以為定難節度使 向敏中言德明屢表歸款復奉表請蓋盟府帝嘉之乃遣使授德明檢校太師兼侍

中充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賜魯甚厚因責其子弟八賢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惟獻駝馬謝而已未幾契丹亦冊德明

為夏國王 先是后嗣權傾沙臺至是始附養水熙陵

長明德皇后 先是后嗣權傾沙臺至是始附養水熙陵

紅四年春正月帝如西京謁諸陵作太祖神御殿三月還宮 又置園子監于西京

契丹城遼西為中京今名大寧府有故大寧城城址遺中京大定府也方輿紀要遼中京金曰北京 遼西幅員千里多大山

深谷險阻足以自固唐初置饒樂都督府以饒樂水名饒樂水方輿紀要以為在大寧城北東北流入于潢河潢在今克什克

綽至是契丹主建都于此做臨潢遼東北也故城在今巴 置宮掖樓閣府庫城市實以漢戶號中京

夏四月皇后郭氏崩 五月丙申朔日食

六月葬莊穆皇后 秋八月權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計錄 自乾德中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于是利歸公上而條案文簿漸為精密

不得售其奸太宗尤留意財用范化初范三司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量儲子簿以聞至是謂權三司使者會計錄以獻因條大

禮經費以備冬冬較優詒登之 冬十二月初詔禮部糊名考校舉人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七十三 宋真宗皇帝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七十三 宋真宗皇帝





作玉清昭應宮

奉天書也知制誥王曾都虞候張昊字元帥封皆上疏諫不納

冬十月帝封泰山禪社首大赦 帝發京師以玉輅載天書先道凡十七日至泰山 王敬石手載天書齋戒三日登山道經險峻降

筆步進園儀衛列于山下 奉昊天上帝于園書陳天書于左以太祖太宗配命 帝親奉香奠 五方帝及諸神于山下 封祀壇帝飲福

酒 儀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乙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置王旦本玉置置于石 儀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飲福

射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帝登園臺閱視祝還御膳宰相率從官稱賀明旦禪祭地祇于社首山如封祀儀禮畢

御書昌殿受董臣朝賀大赦天下文武並進秩令開封府及所過州軍考送舉入賜天下 三日改乾封縣為奉符縣大宴脩清

殿又宴泰山父老子殿門

十一月帝過曲阜謁孔子廟加謚元聖文宣王 帝幸曲阜謁孔子廟行的款禮特展拜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加謚

孔子曰元聖文宣王祭以太牢 帝幸曲阜謁孔子廟行的款禮特展拜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加謚

遷宮 帝遷唐臣爭頌功德德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願陛下陛下于盈成不可遂自滿假知制誥周起亦上

言天下之勢常患恬于安逸而思于兢畏願毋以告成為恃帝皆納之

配二年春三月丙辰朔日食

夏四月丹州大陝西旱蝗

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 謂上封禪祥瑞圖示百官于朝堂百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奉符瑞獻贊頌立稱言水發徐兗旱連

江淮無為 今為州 烈風金陵大火是所以戒輪於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為治道言或不省

五月代州地震

冬十二月罷制舉諸科 上封事者言兩漢賢良多因災變以詢訪開政令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遂詔罷制舉

三年春二月文州將李公羅獻其主黎志遠使人貢詔封公羅為交趾郡王 黎志遠安南 初黎桓死中子龍敏立未幾龍敏

弟龍廷殺龍敏而代之踰年入貢詔封交趾郡王賜名志遠黎志遠人不服大校李公羅為志遠親任乃逐志遠出城而殺

之其二弟明提明相事立公羅又殺之自稱留後遣使奉貢帝曰黎桓不義而得之公羅又效尤為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貴哉

其用桓故事授以官爵賜之器幣

贈呂端弟賜其家 端諸子多不同處第已質于人帝聞之出內庫錢贖還之令其聚居端長子善言貴人恩錢甚多帝則賜內

侍

御批通鑑纂要 卷之七十三 宋真宗皇帝

何是實文  
石於其子  
是實正其  
天下其主  
之成其  
其德不  
野見其

庫金帛俾饋之蕃弟與西京差遣仍令內侍省置簿為掌候探給其家詔樞密院察其妾費王曰陛下推恩舊臣始終委曲至矣

夏五月高麗屢遣使獻其主誦世立誦兄詢而相之契丹主謂羣臣曰康肇欲君誦而立詢因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李

臣昏曰可蕭迎里字天增曰國家遠處征討士卒罷散况殿下在諒陰諒陰在平壤年穀不登制機未獲為夷小國城憂完固勝

不為武萬一失利恐為後悔不知遣一介之使往問其故彼若伏罪則已不然俟服除歲豐舉兵未晚不聽已而契丹代高麗擒

康肇誅之王詢奔平州今朝鮮開平

秋旱蝗

九月內侍江守恩有罪誅守恩擅取民田多德杖殺軍士獄成抵法太常博士俞獻卿字維抗章論救坐貶帝嘗謂輔臣曰

前代內臣恃恩恣橫盜害物朕深以為戒故于班秩賜予不使過分有罪未嘗寬貸王曰等曰前代事跡昭然足為鑑陛下

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冬十二月夏州徽一西夏管內徽趙德明表求舉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曰曰弟詔德明

云已載有司具乘百萬于京師且遣使來取德明得詔漸曰朝足有人遂止

四年春二月帝祭后土于汾陰大赦先是羣臣上表請祀汾陰帝從之以王旦最大禮使王欽若為禮儀使陳旻更為禮度使

儀同封禪正月春大書發京師是月出潼關渡渭河達近臣祀西嶽遂至雷夏縣本漢汾陰縣故實為秦本根宮祀后土地祇大

敬天下文武遺秩建寶萬縣為慶曆軍賜天下醵三日大宴羣臣于穆清殿而還不可考十有日陛下下壇多封又議西幸華陰

王五年卜社堂社堂在華陰又曰夫鬼神之主也足以整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今國家水旱作沴雖在冬乃朕勞民事神其

祭之乎又曰今之患臣以先帝神靈封禪故實陛下以繼先帝先帝神靈封禪故實陛下以繼先帝先帝神靈封禪故實陛下以繼先帝先帝神靈

此所以長厥壽也時羣臣多委辭陳說上言今野無山崩水竭形未雨秋旱冬雪皆由朕躬以故上大則上天不可欺附

三月名陝州隄野子仲元不至野不求聞達居陝之東鄭為詩清帝自汾陰還次陝州達陝令王希召之不起命工圖具

所告觀之野所居華陰

帝過西京遂謁諸陵夏四月還宮

太子太師呂蒙正卒諡文

六月太白見

江淮大水

秋七月畿內蝗蝻眉昌等州皆屬五台並屬地處

八月河大通利軍宋重慶改安州復改平

冬十月以向敏中等為五藏奉冊使加上五藏帝號帝御朝九殿發冊命敏中等充儀衛作會靈觀以奉祀

壬午年夏四月復以向敏中同平章事時舊相出鎮不以吏事為意惟以養心觀事帝助是有復用之意及東封西祀皆以敏

中留守厚重鎮靜人情怡然遂復拜相

五月賜杭州隱士林通字君悅杭州人粟帛連力學善詩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憂知也結廬杭州西湖之孤山

秋八月丙申朔日食

九月以王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節為樞密副使時天下文安王欽若丁謂專帝以封祀春遊日隆欽若自

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宦者劉承珪號五鬼王旦欲誅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謙嘆曰李文字暗真

聖人也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目為瘰癧相性巧數為矯誣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與作能委曲違就以中帝意知節以床

方親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于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也

冬十月帝言聖祖降于延恩殿初汀州人王捷言于南唐遇道人姓趙氏授以丹術及小錄神錄蓋司命真君也是為聖祖劉承

珪以闕賜號名中正得對龍圖閣既東封加聖祖號為司命天尊授中正左武衛將軍至是帝語輔臣曰朕夢神人傳玉皇之命

云先命汝祖趙元朗授汝天書令再見汝翌日復夢神人傳聖祖言吾座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即于延恩殿設道場五殿一

善先闢異香噴之黃光滿殿聖祖至朕再拜殿下俄而六人至揖聖祖皆就坐聖祖命朕前曰吾人皇凡八中一人也是趙之始

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後唐時復降生趙氏之侯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忘前志即繼唐矣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

詔告天下肆赦加恩帝丁謂等皆受封聖祖降于延恩殿聖祖降于延恩殿

十一月以王旦兼玉清昭應宮使詔建康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以丁謂為奉迎使奉安于玉清昭應宮帝率百官郊禱

又詔刻天書于宮以旦為刻玉使王欽若與謂刻之

十二月立德妃劉氏為皇后后又通為虎復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卒后在祚祿而孤鞠于外氏善摘葷人鬻美者以銀銀為

業携之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帝即位以為美人不封貴妃李氏未幾為修儀進位德妃身寵後宮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

劉此無代通鑑詳覽

宋真宗皇帝

卷之三



此之謂也  
此之謂也  
此之謂也  
此之謂也  
此之謂也

契丹伐高麗大敗而還 初契丹以鴨綠江見地于高麗高麗築六城見地契丹與丹貴令視朝詢以  
疾解契丹怒連歲遣耶律質里字以列往取地不從乃遣蕭里討之高麗與文真字以列契丹與丹貴令視朝詢以  
冬十月高麗來貢 自高麗王誦立遣使人朝為契丹所阻不通中國者累年契丹定詢復漢工部侍郎尹穀古入貢詔空州置館  
于海次以待之

十一月玉清昭應宮成 初議營宮料項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役繼蓋每增一壁哈一場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  
製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剝承柱必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奢木幾帝親臨宮奉刻玉天書安于寶行閣以  
御容立侍十側

十二月癸丑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 羣臣衣質

戶部獻天下民數 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 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

加楚王元佐天策上將軍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

夏四月寇復罷 準以三司使林特附會和險惡之每事阻抑帝方寤特聞之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之旦曰準奸人懷忠又欲

人畏威當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為己任此其所短也非王仁之主孰能容之準竟以是罷知準剛忿如之旦曰準奸人懷忠又欲

朝元敕災 禁王元儼字宗 宮火延及殿閣內庫有司勸遣火事當死者眾王旦曰陛下始以罪已詔天下今乃過為殺戮且火

雖有迷安知非天譴也帝欣然納之減死幾百人

六月己酉朔日食

秋九月吐蕃置勒斯資今改正請伐夏州不許 置勒斯資吐蕃贊普之僉念宗鳴漸城在京西而南而西而東來于此置以宗

嗚爾僧孛立遣為論通論通者國相也立遣貪而喜殺國人不附會與淫原於轄曹建戰于三都谷在京西而敗獲饗西涼

府亦敗眾益怨之置勒斯資遂與立遣不協徙居迦川為西涼府而立遣自居宗鳴漸城表請贊普之統朝議以贊

普乃戎王也立遣后置勒斯資下不宜去校止命為保順軍節度使置勒斯資與西夏懷遠每以兵抗趙德明希朝足賜子因是

聚眾數十萬請討平夏以自效帝以戎人多詐或生他變命周文質監涇原軍曹瑛知秦州以備之

宋真宗皇帝

福容直學士知陳州張誅年文忠 詠園懷有大志尚氣節嘗曰事君者應不言賞勳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

君矣故所至以政績聞方疾上疏言不當造營觀場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誅敵陛下乞新謂頭真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新詠賈丁氏之門以謝謂章三上出知陳州卒贈左僕射

賜信州進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 初漢張魯子自漢中徙居信州龍虎山在今江西廣信府貴溪縣西世以鬼道惑眾正隨其後也至是名赴闕賜號王欽若為奏立教錄院及上清觀今曰龍山 編其田租自是凡嗣世者皆賜號

納九年春正月以張夏為樞密副使 先是夏為高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退兵下今太峻兵懼謀欲為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夏則自令帥臣何以御眾捕謀者則震驚郡邑今但權夏使解兵柄及側者當自安夫帝從其言兵果無他帝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夏六月歲內蝗 帝遣人出郊得死蝗以獻因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捕死蝗進曰蝗盡死矣請示于朝幸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為災災弔幸也又何賀固稱不可獲數日二府方奏事飛蝗忽蔽天帝顧旦曰使有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邪

秋八月知秦州曹瑋敗吐蕃于伏羌本唐伏羌縣宋為乾元復置今屬鞏昌府 瑋在秦州屢請益兵帝不悅聞李迪遷將誰可代瑋迪曰瑋知置勒斯魯欲腹闕中故請益兵為備非怯也乃發關內兵赴瑋置勒斯魯與瑋犒犒卒連結入寇使瑋者學言以累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俟其至大破之夏其後帳前首十餘級自是置勒斯魯勢威退保嶺中不出

九月丁謂陳免夏先以陳彭年王曾強知白州今屬河北 參知政事任中正字幾之 人為樞密副使 彭年初入翰林為學士嘗揚王旦旦解不見彭年性奸 翌日向散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矚目不覺曰是不過與建符瑞圖進取耳已而彭年附王欽若丁謂朝廷典禮無不參預詳練儀制前世未有者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帝甚寵過及升內閣而李中諤字昌球 卒楊億彭年獨任事務甚安形神皆耗舉止失措至家人有不記其名者明年二月

以旱蝗罷諸營建李宋史李迪傳謂諸營內藏庫兵儲土不乃一時事也 帝以頻歲旱蝗海岱三司調用不給名李迪問所以濟之之策迪對祖宗置內藏庫欲攻取西北且備凶年今邊章無備債以佐國用則慮幾天下財利寬而民不加賦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馬元方州名 迪以為三司使使其至當出金帛借之迪曰天子子財無內外何必曰借迪又言陛下自祀汾亳以宋土木之役不可勝紀今旱蝗之警見天所以仁愛陛下也願罷而不帝嘉其言 發內庫金鑄賜三司詔罷樂苑校書

警諸路捕蝗遂罷諸營造禁天下貢瑞物殆民能振貧者官之志幾得兩青州蝗蝗互海北

丁天禧年春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 王欽若方於行瑞以園籠位陰能 已者會有詔以曾為會靈觀使曾以權

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傳會國事何據自具報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蓋也

臣為病使待罪學府臣知

臣知



事於敬若則  
本與何謂亦  
始及書之事  
其所為一以  
謂已之道一  
比其及能重  
比所謂其則  
而不謂其門  
戶之其書其  
附解一謂其  
即故曰故亦  
可謂矣

秋八月立子受益帝第六子為皇太子更名楨叔 受益司廢李氏州所生皇后養以為子與楊叔妃州人同撫育之至是立為

太子帝作元良盛賜之

冬十月俄知白罷 知白與王欽若議論多相失因稱疾辭位遂罷知天雄軍

起三年春二月戊午朔日會

得大書于乾佑山山在乾佑縣之北也時寇準方判永興未嘗能附已遂上其書詔迎入禁中外皆譏其詐帝獨信之謂準

人謂準無言臣妄誕以惑聖聽知河陽孫奭言乞斬朱能以謝天下皆不聽準由是得名用矣時欽若思禮度商州稱得道士撰文

易書其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欽若生與之出入遂免以準代相準之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則與準相見

入中書大書年 生與準不相 以丁謂參知政事 謂因準稱疾得知通顯雖同列而事之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汚準指稱徐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

長官拂指都謂大慙恨遂成罣隙

河決滑州 泛漚濮鄆濟徐境

秋七月羣臣上帝尊號大赦 以天書再見也

八月大會道釋于天安殿 凡萬三千八百六人

京東河北水

彰德岳俊馬知節平編正 知節謙敏以方畧自任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性剛直敢言不肯少有卑屈天下稱其貞嘗與王欽若爭

論上前退見王且辭色猶怒善曰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若相爾至是卒

冬十一月帝謁景靈宮奉太廟祀天地于園丘大赦 自是每三歲行禮宮廟園丘必同舉水為定制向敏中寇準並如僕射麻下

帝以即位未嘗除左僕射敏中應善甚賀必多使人密視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閤尚然燭其虎中亦寂無一人帝大天曰向

敏中大耐官職